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捌册目録

明堂圖説不分卷 〔清〕熊羅宿撰 一
禮書附録十二卷 〔清〕陳寶泉撰 一五
禮俗權衡二卷 〔清〕趙執信撰 二三九
勴儀糾謬集三卷 〔清〕孔繼汾撰 二五五
時俗喪祭便覽一卷 〔清〕張大翎撰 三一五
三禮從今三卷 〔清〕黄本驥撰 三七一
夏小正集解四卷 〔清〕顧問撰 四一五
夏小正傳箋四卷附大戴禮公符篇考一卷 〔清〕王謨撰 四五七

周禮彙纂二卷　〔清〕錢世熹撰　五一三
周禮經注節鈔七卷周禮注疏獻疑七卷　〔清〕許珩撰　五七五

明堂圖説不分卷

〔清〕熊羅宿撰

清宣統二年刻本

明堂圖說序

明堂之說言人人殊余舊著通故盈卷未刪衍篋且未有圖因作此補之偶繙書仍有未是復約略爲之說前人巨謬都在誤讀考工疏剔隱滯揭于左首戴記及逸禮遺文既是先秦古書并錄坿參檢示非孤證諸家紛說概置弗道不欲以羣言淆本義也好古君子其以爲何如

宣統二年冬十二月豐城熊羅宿自序

說纔什一適歲暮散假南旋悤悤付印中多未是不及修改然距擬稿時已二旬有奇上距發議時更十有四年矣憶丙申丁酉閒侍

先師皮鹿門先生談經于章門之景陸堂

師嘗以明堂制度相難宿當謂考工五室恐是先儒誤句觀下言內有九室外有九室可知 師甚然之屢促成書未就嗣後頻年奔竄復覊身異國經義一道久荒而不治矣邇來重理舊業增衍成篇雖瑕瑜不掩仍俟磋磨其大致尙云不謬惜 師已歸道山無從請益全書卒業又不知定在何時宿之有負于 先師滋不堪言耳書此以警方來冀他日終有以續成毋再爲半途之廢宿又記

明堂圖說

坿錄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通典引明堂月令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

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堂上度以筵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謹按明堂制度見于先秦古書者祇此三處餘悉後人肊度茲不備載前人就此三說稽別同異咸以考工五室與九室之說大相逕庭聚訟數千年莫能考正愚謂考工明言內有九室外有九室本無五室之言言五室者出自後人誤句曾不思下有明文何可誣妄又不思考工立義本是言脩解家謬以廣求之宜其不可通耳今以三書互相讐勘尺度

實較若畫一因據圖之而別說考工于左數千年之誤一旦昭若發矇熇不可易得不爲之狂喜乎

明堂圖說

豐城熊羅宿譯元著

周禮考工記

夏后氏世室

說曰先夏者以時代次世室卽太室制尊而處中故首舉案下云三四步又云野度以步明此專據度地言殷周始敘建造事度地法當首中區乃與工程事相應可知考工立文先後次序于義理于事實均有其不可亂亂則失所據而迷其解注家不悟旣昧作室求中之法更認地數爲堂室度數有不合輒以異代說之斯不然矣

堂

說曰義當絕句謂中區若四面四正之堂也所以然者度地法首中區以全體言之中區太室也以四面言之中區四正之堂也今匠徒建築猶然法殆沿于古開方術此以下言畫分五堂自中區太室中求之義闕衆制非

直敘一堂事、故知當絕句、

脩

說曰、脩之言直、對上下非對四方、若幾何之垂線然、以明堂取象六合故也、知者、四方分度用四九、明堂大抵五十四、求之通體皆然、是其義證若然、此脩字當據象昊天爲五天所從出、其數懸而不用、故爲不名數、抑以古字義徵之、尤覺可信、所以然者、先秦古書凡言脩、無不據高立義、爾雅、陝而脩曲曰樓、謂陝而高且曲也、禮投壺、頸脩七寸、謂高七寸也、詩六月、駟牡脩廣、脩廣猶言高大、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淮南說林、蘭芝欲脩、必不謂橫長可知、則亦有高義耳、地形訓有脩股民、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更非據高不得言之、易象上傳、六四井甃无咎、脩井也、亦謂高其井甃、以防傾陷、故无咎、此其犖犖大者、觸類而通之、脩道脩德、脩禮樂、脩封疆、脩其簠簋、脩其宗廟、並有引申增高之意、禮檀弓古不脩墓、亦是不崇高其墓、即所謂不封不樹者、若以不葺治言、非人情、不可近、是又人心風俗所關、不止誤解古書已也、故曰讀書宜先識字、

二七

說曰、二十有七步、不言步、以假數故、曷言乎假數、寸若尺均得以之、明堂據用此數、其度不一、故不質言步、今以度地必用步、若數小一位、推算時法多六次、繁而難曉、故直以步說之、亦爲其爲假數也、假數必以二七者、世室象天地變化、變化不可見、則擬諸數理之乘除、乘除生于陰陽奇偶、同相感、異相攻、一與二、陰陽奇偶之微、而先見者、作事謀始義據之、是故二除一得五、乘二得四、堂室之制由此起焉、一合二成三、與五四相乘得二七、脩廣之度、由是生焉、戴記所謂天法也、或曰、堂方八十一尺、二七步爲之倍數、取半爲堂半爲隙之義、故二七步非假數、但後起之出

于人爲信有之天法者自然義在此不在彼因地而爲堂非因堂而制地地出于數數出于天不待作世室義始具也故曰假數也

廣四脩一

說曰此以下詳言度之之法算家所謂步地井用法一次謂之一步此其初步也法據中區之中用二十七步之數乘四以爲廣加一以爲脩度得之地爲五十四步立方形是卽中區用地之數若然地本平方脩爲擬象則僅言廣四抑廣四脩二概以乘數計便矣不爾者僅言廣四則上下無文堂階室屋之高不可得而見欲言脩二是合上二七數之于制度既不相符又無以明二七之數本象昊天懸而不用故不可也且上言二七據脩不據廣此云脩二疑于廣四而脩三是脩二尤不合以言之復言脩一便也所以然者二除一得五五乘二復得一合五爲六此太微五帝同出昊天與紫微立于對待之象所謂六天帝者是也明堂天法二七以象昊天四若一以象五天五天曷爲以四若一言太微五帝迭降精以生聖人當王者貴宜有以別異之則夏以象白招拒殷以象汁光紀周以象靈威仰加一之數所以配二七而取諸脩脩之言直直之言首記曰首也者直也蓋首出之象以效帝出乎震也是故脩與廣同數而異象于數不妨以通稱于象則互有其不可易不可易故象數並同而用不用別焉亦必有以明之也是復言脩一之義也舊解誤橫爲廣誤縱爲脩六合之義以四方求之愈說愈紛其失在知數而不知象

五

說曰義當絕句謂五步以畫五區抑每區用二七之數凡五故曰五也案五區之制如上法步之區方五十有四步五區合二百七十步六乘之方一千六百二十尺四除之各八百一十尺爲九九之數約以宮方三百步是

九而取一·與匠人營國方九里·取其九之一
以爲宮義·合若然·則上言匠人營國·即是營
此明堂·以其制大備·有似國然·故謂之國·實
即大雅所謂靈囿·但記據三代·故言國·大雅
頌周·故言靈·言靈奈何·周之祖感東方青帝
靈威仰而生·明堂祀之·因而頌之·臺門囿沼·
無一不靈·是其義也·舊解以國爲國都之國·
恐非是·

室·

說曰·義當絕句·知者·上言堂·故首堂·此言室·
故首室·記中文義皆然·不合以數字先也·且
下之所云·是脩非廣·別言五義無取·若然·室
亦包舉下文·與上堂字一例矣·故知當絕句·

三四步四三尺

說曰·三四步七步也·四三尺七尺也·合四十
有九尺·爲七几之數·几長七尺·所謂室中度
以几也·但室中實止容六几·脩蓋四十有二
尺·云爾者·此其取數之義·彼其得數之實數
義奈何·則并脩六尺之窻·及下云堂崇三尺
者·取其一歸于室·合爲七尺·而坿加焉是也·
所以然者·上言脩一·是有一二十七步之數
矣·二七步當百六十二尺·爲九九之數者二·
據明堂月令云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適盡其
半·餘半必以法分盡之·故支配于階若堂若
室·室遂于實數外得多六尺·合重屋堂三之
一而七·制如下·若然·是記文一則曰三四步·
再則曰四三尺·必分別言之·正其立義之精
非辭費·但解家率以廣相求·愈求愈亂·不知
記中所據·無一非脩·廣四亦謂廣四脩·觀下
言崇不言博·思過半矣·解家之亂·亂于未達
斯恉也·是誤縱爲脩·脩之過也·

九·

說曰·命分也·當絕句·用此者·以世室之高·合
重屋明堂并數之·止八十一尺·得二十七步
之半·下僅堂崇一筵·必不足以當九九·故設
法分盡·以支配焉·命此九爲實數也·法如左·

階

說曰以下文堂崇一筵差之階當九級級一尺古尺短于今約一與六有三之比級一尺情勢所宜然以數求之亦合舊誤九階爲句鄭更疑爲九出制蓋南面三三面各二義尤無取所以然者賈馬諸儒率以爲階九等其說遠有自來證一古宮室無不堂階同博徧檢經傳未見有出階之制以古人謂堂爲堂上階爲堂下沒階則謂之庭故非同博不可

八

同博安所爲出也證二明堂三代同法下云堂崇一筵證三爾雅一成爲敦邱三成爲崐崘邱上下若一必不謂之邱是一成已有含三之義崐崘三成三三而九故學三年樂三奏謂之小成九年九奏謂之大成亦同此義若然明堂黃帝時曰崐崘是已有九階之制矣證四賈疏謂鄭以夏后氏堂一尺不合爲九等故疑九出果爾則堂高當今六寸有奇無論勢所難堪卽有之亦何以階爲況重之以出是必制將三寸有奇始能別于不階之地豈人情乎證五或謂禹卑宮室容有是制但以疑夏不廟寢同制或可明堂爲祀天地朝諸侯之所卑之若此何以稱黻冕之美而爲致孝鬼神乎證六具此六證是鄭義決不可通鄭義既不可通則九階九尺三代所同亦可證世室重屋明堂塙是異名同物同物則此記所言尺度甚詳正可據以參照他文如戴記明堂月令等書彼此推算得其實在

九

故愚嘗謂明堂之義證以空文說以意見不若求以尺度之足可據依也是今茲圖說之大凡也

四旁

說曰四法數也旁數名也謂以四爲法乘九得三六復以四爲實依九遞商八七六五等數爲法乘得階九級級崇一尺博四尺也謂之旁者以諸商旁本數而生據古書推之大抵平方謂之方立方謂之乘自下而上等邊

斜立謂之旁故史記云三代世表旁行斜上說文旁在上部許云從上闕方聲繫傳謂許氏雖知此旁字從上不知所以從故云闕鍇以爲自上而下旁達四方也今案小徐說近是易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書洛誥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禮聘義孚尹旁達下卽接言天地山川喪服小記上殺下殺旁殺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水波金木土石皆兼上下四方言是其義證此

十

記文依法以四乘九而旁之得數正合所以然者案明堂月令云堂方九丈取九丈之堂而中分之各得四十五尺益以旁得之三十六尺卽八十一尺與通天屋平行適盡九九之餘是亦廣四之義故知其不誤但通天屋本數外有堂崇一筵階之制僅與屋平行曷故則并九級級崇一尺數之仍與之會未嘗少也然則此二數實各九十尺也二七步爲八十一尺者二兩兩相較此二數並得多九

尺矣義又奈何曰此數根之說義蘊弘深未易具舉姑約言之卽九九等數所從來且存此以象昊天亦所謂二七之脩懸而不用何以故餘四堂均各有此合而乘焉卽五九四十五步六乘四五得二七以尺計之亦二七變化無方不可盡也故曰數根也

兩夾窻

說曰謂于室兩兩相夾間爲之窻以達聲氣凡八窻脩六尺戴記所謂八牖是也案世室

十一

之象如井田然中方三十六尺容四筵四正坿加二筵各横列合十二筵卽以方五十四尺法當容三十六筵之正方形消去廉隅九尺是以其夾于兩室間謂之夾以與耳值謂之窻古文有窻無聰尙書達四聰亦據明堂言是知舊解窻助戶爲明喻未當故易之以達聲氣俾就其象若義然則數六尺奈何上言九九之餘因設法分畫而支配于階階三十六尺餘四五尺仍地平面是廣非脩必于

義無當故又取諸窻凡六尺何知乎六尺以
堂二室一例之數自有然不待以言喻抑言
之非有害于象即有疑于數何以故穹故也
其云兩夾何爲也以見室四面面二窻也記
文據脩不據廣象數兩同據脩一足耳何以
兩爲曰兩以當一是即窻與門之比言此者
照下之義知其同數即以喻其同象也故云

兩夾窻

白盛門

說曰盛山名白盛白石之山爾雅釋山所謂
如防者盛也以彼文上下及如防義差之形
必穹此門形亦穹極似焉故以白盛喻戴記
上圓下方漢書橋門觀聽皆其證舊注謂盛
之言成于文爲不辭于義爲曲訓其失由誤
解地官文故知者案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
蜃共白盛之蜃據古今文義通求白盛字必
是實非虛義與蜃器一例鄭于彼即增字解
經訓爲飾牆使白之蜃于此復深據之可謂

十二

一誤再誤竊意掌蜃所云當指蜃有二種一
物化一土化土化即白盛古人知其成由介
屬類實繁多故以皿成言義亦謂之盛上文
掌斂互物即其解抑以左傳皿蟲爲蠱例之
皿殆古介屬之總稱時多取以飾器遂通假
爲器名假義行本義反湮此比多多不足深
異然則皿成爲盛正以喻其出自天然以別
于他之資于物制于人故知指言土化蓋即
灰石等山如雲母石英石膏石脂並同此類

若然白盛解自當深據雅文記用之爲以象
形言門必圓其上門既爾窻可知故並不以
尺度計非不計文不便也但依于堂室定于
三彼此以相況二一以相推推得門十二尺
窻六尺數自無可損與益是爲設法分盡支
配于窻若門之制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說曰此喻言窻若門之數依于室與堂并以
見堂室相參其數均有一與二之比也析言

十三

之堂四面深二筵室四面深一筵堂兼九階面六筵室兼太室面三筵室與堂共制義從堂崇六筵屋與室相連義從室崇三筵門在四正向明之義堂之屬也脩十有二尺窗在四阿從幽之義室之屬也脩六尺重屋不達天陽室中之室崇九尺通天屋四面無壁室中之堂崇十有八尺推而廣焉凡義有堂與室之分殆莫不然也舊讀門字下屬謂爲門側之堂序次淩雜理並難通故知其非是

殷人重屋

說曰重複也複于室上以藏神主說文所謂屋尸所主也屋之制蓋無窗牖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是其證記文亦以勝國喻故曰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

說曰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但重屋之制以堂二室一義差之脩當九尺下連太室上際明堂起五筵訖六筵所謂五六天地之中也六筵合五十四尺以七尋較之贏二尺五筵合四十五尺以室三四步即四十二尺較之朒三尺又自三四步上距七尋合十四尺以重屋九尺較之朒四尺與脩七尋並不相應云爾者亦所謂此其取數之義彼其得數之實也說如左

堂崇三尺

說曰堂謂重屋之堂崇高也出也高出此三尺爲之特申言以示別也據上文堂與室均

有一與二之比差之則此三尺者界在上堂下室間自必一歸室二歸堂故堂以五十六尺減二尺實得六筵其名爲七尋不過數義有然如室以六几之實蒙七几之文亦是此比但以全數計之重屋九尺室四十有二尺入此三尺合五十有四尺是堂所出之二尺減諸七尋之中室所出之一尺仍在七几之內又何以故則以室與重屋以上下分室所出爲損下而益上象不易乎脩故無減重屋

與堂・以內外別・屋所出是以脩益廣・故減焉・若然・則重屋之堂・義可推也・即爾雅所謂陜而脩曲曰樓者是也・何以言之・明堂眾制・脩廣並同・崇三尺・博如之・通例有然・不當獨異・以此相況・重屋之堂・必是數依太室・象法容圓・周遭爲之・中空以納天陽・故堂曰明堂・屋曰通天・義皆可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即是云此・否則雅文幾不可通・奚取此無謂之解釋歟・抑以數理言・七步之室・緣邊各去

三尺・中空三十六尺・上與通天屋脩數平行・自屋以下觀之・合脩廣並同之制・又通天屋上去一筵・實得二十七尺・此堂變方爲圓・法當四分減一・自室以上觀之・亦得二十七尺・仍脩廣並同之制・故知義必然也・舊解以異代說之・于象數義無一可通・其失在不信明堂月令之文・其誤在不審兩堂字・鄭重分明・正以顯同名異物・又崇字含有多出意・鄭亦不之悟也・下倣此・

四阿重屋・

說曰・阿・衺也・曲也・謂室四隅衺曲處・即上所解消去廉隅九尺者・于此爲之重屋・反而內向・廣亦九尺・合脩廣同制之義・內圓外方・外連四正數之・共得八面・知者・素問云・黃帝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是其切證・抑以工程言之・情勢所便・故甚可據也・按明堂月令云・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七宿之象・則重屋當以木爲之・明堂位稱山節藻梲・更信而有徵・又

云復廟重檐・刮楹達向・據此知明堂月令圖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之文・必是周列重檐・檐深九尺・達向即四正並取達觀・刮楹而外・不爲他制・既無所設施・故記文亦不之及・此皆重屋之可考而知・其尺度無一不應者・故知世室重屋明堂・實是一物三名・隨在俱可得其證據・重檐制亦三而減一・與雉不異・四阿之云・並關此義・說詳後文・

周人明堂・

說曰此據通天屋重屋世室三者而總稱之也按此知古來明堂之號當以是爲正即一實三名之義皆可因是而推所以然者分言之則下曰世室中曰重屋上曰通天屋義各有當顯而易見固非多爲之空名統言之則以通天屋四面無壁明光于上下太室之中其制雖室其象則堂故直以明堂稱之亦不必有深解奧義若然則戴記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自得其實後儒或好生曲說義

據南堂其亦可以不必矣言周人者尊王也抑三統迭更周以建子而象天此言通天屋故以之通天屋即明堂之所以稱明也是亦明堂言周之義

度九尺之筵

說曰度度而去之也九尺曰筵謂于屋之中高處度去一筵所以取平而容此屋也知者古宮室之制凡甍材斜下謂之阿阿以雉爲度雉長三丈高一丈準此相況則知屋之近

甍處廣三筵脩必減一筵今以屋重于室室六筵屋可知因就六筵之數四分之分得其數適與三筵合故度去一筵之脩以爲之所義具下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說曰此記文自解其所以度去一筵也試言之通天屋高八十一尺假如東西平行高九筵不爲阿制并其阿之數于南北則南北倍計之爲五十四尺甍材斜下準雉制三面減

一至是當減十八尺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數若四面平減則七九相和得八照上四阿爲斷知明堂必中高四下實是平減若然則除去室五筵重屋一筵通天屋合得二筵連度去者計之適九筵言此者以見全數之支配無餘也故前解通天屋之脩知爲十八尺

堂崇一筵

說曰謂堂基高出一筵也言崇者一筵之地

脩九尺·廣當百六十有二尺·今堂方九丈·四面各負三十六尺·故言崇以別異之·上文堂崇三尺亦此例·若然·負數奈何·則以階與阿兩斜面相乘·但階旁四·阿雉三·則又以疊積之數·與階級相較·消去其差·疊積數太煩·暇日當更推之·茲不具·以此相況·是知阿之制為階所餘·故上可度去九尺之筵·使不入算·而以堂崇一筵喻·為九九之實數有然·故不嫌也·其上據尺以九言·此據筵以一言者·戴

九履一·龜文之義也·明堂效法龜文·故戴記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記數義亦然·故下復云五室·

五、句室·

說曰·五字絕句·謂五筵也·承上一筵為義·故僅謂之五·五五之數有二義·一下自堂崇一筵數之·凡五筵·合四十五尺·適當室之脩數·一上自度去之九尺·連而數之·至五筵·亦與室相值·故曰室也·舊讀五室為句·非是·

凡室二筵·

說曰·此言室之所以居五筵之數也·案明堂脩數·通計十筵·室脩六几·合四十二尺·自外觀之·連于重屋之堂崇三尺·合四十五尺·適得五筵·是凡室得脩數之二筵也·所以然者·太室之義·以一兼五·四面各橫列二筵·是為四室·中方四筵·合三十六尺為一室·若然·是此室有四筵·不得謂凡室二筵矣·云爾者·以重屋之堂·依三十六尺之室·周遭為之·則中

空徑三十尺·不當復謂之室·得為室者·僅六尺·六尺亦曰二筵者·則以重屋之堂·圜周三尺·以是容于方三十六尺之內·則所謂室者·兼有四隅·故實數得有二筵·與四室等也·故曰凡室二筵也·

〔清〕陳寶泉撰

禮書附錄十二卷

清嘉慶二十五年含暉閣刻本

嘉慶庚辰秋鐫

宋太常陳氏原本

禮書附錄

含暉閣藏板

序

先王之治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卽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卽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衺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既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繇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蕝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脩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傅咸極論於晉而詘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其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庬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今上有願治隆禮之君下有博古明禮之臣都俞賡歌於廟堂窔奧之間四方萬里涵泳德化制作之盛在此時矣臣位卑學淺何敢望裨萬一然嘗攷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刑名度數者必辨其制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僅二十年著成禮書總一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闕庶幾古人之髣髴可以類推而見之藏諸巾衍非敢以施當代豈謂伏蒙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曲加采聽特給筆札俾寫上進臣自惟淺陋固不足以承寵靈備甄錄姑塞明詔而已臣陳祥道謹序

禮書附錄目錄

卷一

冕服十二章之次　大裘而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希冕

元冕　裨冕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諸侯

元端附朝服玄　綖

纓　皮弁

韋弁爵弁　裳

五色間色　緣

廣黃夏收商哻　冠制

毋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始冠之冠

齊冠　黃冠黃衣

深衣　長衣附繼袍考

諸侯大夫士中衣　衵

明衣附寢衣考　黼裘

羔裘　麛裘

狐白裘狐青裘黃衣狐裘附褻裘考

虎裘狼裘　熊裘羆裘

天子諸侯大夫素帶士練帶

革帶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深衣帶附束帶考書紳考　舄

繶絇純綦　用屨脫屨之節

童子服屨　后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褖衣士褖衣　景衣褧衣

佩　象環

事佩　金燧木燧鞶

削刀　鸞刀

韍　邪幅附褊裕考

卷二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王城

經涂環涂　王畿附商邦畿考

六鄉六遂附野國中考　都鄙之制

都鄙三等　夏商采地之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尺

步附五十七十百畝辨　通成終同附方里考

廬廛附五畝之宅考夫里之布考　餘夫田

賞田　加田

貢助徹　五溝
五涂　籍田
倉 神倉　人耦牛耦
公桑蠶室　先蠶壇
卷三
千乘之國 附治賦考　諸侯附庸 附庸辨
圭田　五服
方伯連師　力政
軍制　九州 附三分天下辨
五地　十二分 附北辰考

中星　璿璣玉衡 附天體辨
致日月之法 附日至考 用正辨　交食考 伐冰考　日月霜露考
卷四
五門 附三門　路門
應門　皐門
雉門　庫門
觀門　屏
天子三朝 附諸侯三朝聽朝退朝之禮　卿大夫二朝
六服朝覲之禮　朝覲冕服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　諸侯貢享之禮
湯沐之邑　明堂
壇壝宮　盟
聘儀　王及諸侯寢廟制
大夫士寢廟制　寢宮
士庶子宿衛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附虎賁三千考
扆　宁
庭　位
霤 附梘題考　碑
垣墉墻壁序　門制 附户考 屋漏考
五席　衽

几　市制
學校　塾
庠序　鄉官考書考之法
秀選俊造進士升論之法　簡不帥教之法
視學養老之禮　養孤之禮
鄉飲酒禮
卷五
圭　冒圭
鎮圭 附大宗　命圭
繅籍　蒼璧

圭瓚璋瓚　宗廟禮神之玉
組琮　璧羨
瑑玉瑑璧瑑琮　合六幣考附執圭考 享禮考 鞠躬揖投 私覿考
符節附送往迎來考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篚
筐　贄儀
皮帛　羔雁
士昏贄雁　士雉腒
鶩雉童子贄　婦人贄
卷六

大宗小宗　姓族氏附諱名考
宗族　族燕之禮
族飲之禮附燕毛考　冠禮
士冠筮日之儀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醴賓附父命考　婚禮附邦君之妻考
納采問名　親迎
卷七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附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壇墠
不遷之廟　廟位
大寢小寢　廟飾
寢廟薦新　庶人祭於寢
昭穆　虞主吉主
師行載主附社主　坫
禘祫上　禘祫下
時祭之祫　月祭日享
卜祭　六龜
筮法　誓戒
齋宮　齋服

尸　養牲
用牲之別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骨體　血腥爓熟
脯　臘
魚　粢盛
田獵　射角之儀
卷八
大夫士廟門之位　三詔
受嘏附祝考　五齊三酒附沽酒考
六飲　祼

饗食　飯數
大夫士餕禮　脤膰 附祭公歸俎考
祊　拜儀上
拜儀下 附旅酬考　附祭食考　附攝祭考

卷九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圜丘方澤　明堂位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社后土之辨
旅祭　類祭
雩祀　四望
社稷　大夫社
社主　蜡臘
釁禮　五祀 附儺考

卷十
彝尊　卣
罍　壺
豐 附舟於禁　爵觚
勺　斗
鼎　俎
敦瑚璉簠簋　釜

甑　籩豆
鬴　槃匜 水器枓盆　附盤銘考
簞笥

卷十一
射儀　侯制
主皮之射　貫革之射 椹質
貢士與射　大射鄉射 附升下飲考
楅　物
中　乏
決拾朱極　弓
矢　五兵
矛　戟 附持戟之士考
甲　冑

卷十二
五聲　八音
律管　登歌下管 附關雎之亂辨
大鐘　大磬
鐸　鼓
鼗鼓　鼙
琴　瑟

簫　管

堂上樂圖　武舞六成之位

文舞武舞之位　文舞武舞之飾

太常　旂

旗　旟

旐　旜物

旞旌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車制　王行五路先後之宜

大車柏車附輗考　戎路

車戰之法　臨衝

輦輂　驛車

輪　軌

輿附式考　軜

衡附軏考　補菑考　轂

乘車　附畜馬乘考　駕有馬借人考　千駟十乘考

禮書附錄目錄終

右禮書附錄十二卷吾　師陳鳳石先生所輯也原本宋太常陳氏而刪其敘述經文存其融會論說其於四子書有關禮制者則取三禮義疏五禮通考陳氏樂書惠氏禮說金氏通鑑讀禮疑圖典故辨正天文志地理志攟餘說溫故錄釋地圖考諸名論以附益之凡所採取皆有據依而不敢強生臆見蓋其漁也　先生一生手不釋卷自十三經註疏以及史漢百家所甄錄者不下數十百卷而於是書尤專心焉憶從遊時　先生詔之曰三禮浩繁說者聚訟是書精博簡要綱舉目張晁公武陳振孫服膺至矣　宗受而識之不敢忘客歲　先生卒於石埭學署心喪之餘懼其書之久而就湮也勉為校刊以成　先生嘉惠後學之至意自知魯魚亥豕舛誤貽譏而徵材典制舉業家頗為得便由是講求全書未必非陳氏之一助云昔嘉慶庚辰秋日受業馬超宗謹識

禮書附錄卷一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冕服十二章之次

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余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裳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于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衮冕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而不言山則

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物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於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衮以象天則龍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康成釋禮記謂被衮有日月星辰與司服之說不同是自惑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衮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詩曰元衮及黼又曰元衮赤舄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特荀卿謂天子袾裷衣冕諸侯元裷衣冕考之於禮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王之始冠元冠丹組纓聘禮釋幣元纁束昏禮納幣亦元纁束聘禮之篚元被纁裏昏禮之笲緇被纁裏方相氏元衣朱裳銘物亦緇上赬末則元緇所以體道丹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常在上象事者常在下故易稱垂衣裳以取乾坤天元地黃而纁赤黃色則六服皆元衣纁裳矣荀卿天子袾裷之說豈其所傳者異耶荀卿又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蓋山冕卽衮冕也衮冕自登龍言之也山冕本山龍言之也考工記曰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爾雅釋丘曰上正章丘釋山曰上正章山禮記曰龍卷然則火圜山上正而龍卷曲矣周禮交龍爲旂覲禮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衣章之飾蓋亦如此則龍之一升一降乃不爲亢君德之象也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衮

亦有升龍矣康成改章爲獐謂天子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誤
也司尊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明堂位曰雞彝夏后
氏之尊也斝彝商尊也黃目周尊也則虎彝蜼彝爲有虞以前之
彝可知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
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
也五色備爲絺葛之精者爲絺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
絺繡而繡之以爲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康成讀絺爲黹
豈非溺於後代以疑古與史記亦曰舜被絺衣鼓琴

江氏愼修曰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
緇布冠相混又謂續麻三十升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濶二尺

二寸當今尺一尺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二百則今尺
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注論語麻冕謂
古者朝服十五升布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
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
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布如今之一尺容九
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周氏理裒曰孔注論語以麻冕爲緇布冠集注仍之考儀禮士
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士爲初
加之冠冠罷卽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常著
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是緇布冠本賤者之服不得稱冕而注
訓爲緇布冠者何按冕制以木爲體廣八尺長六寸以緇麻布
蒙之爲冕延故亦可通稱緇布冠非卽士冠禮之緇布冠但爲
庶人所常服者也

按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註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
采藻疏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諸侯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
但爵弁無旒也江氏愼修曰雜記者雜記異代之冕制天子用
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
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

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

方氏望溪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
知矣享先王以衮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服
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衮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
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
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邃古如斯不必言也典命職上
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天子法天
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之麗天非人臣所敢服秦氏蕙田曰
方氏所云簡而當也蓋十二章之服始於虞舜三代所同周制
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繁纓十二就

則衣十二章明矣故祀天及五帝冬至則內服大裘裘之外則襲以元衣備十二章名之爲袞若五帝則惟立春爲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袞衣至夏秋以紗爲衣備十二章是祀天祀五帝其用十二章之袞無疑但欲別於祀先王之服故不曰袞冕而曰大裘而冕也自鄭康成造爲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說則尊卑不分等威莫辨而與經文不合矣況質文相變每後增於前周尚文而反減於冕服之章有是理乎蔡氏謂袞冕有二一十二章以祭武王一九章以祭太王王季文王方氏謂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服袞冕以祀先公其義一方氏之說爲是至方氏又云學者終以三辰不見於經爲疑而明具於冬官爲辭然亦非據也要之周禮大抵多因前代因則不同于創無爲特筆以著之又何必以三辰不見爲疑卽如唐虞之制璿璣玉衡見於書不必著於周禮五瑞之制見於周禮而不必詳於書葢古人簡質不獨周禮一書文多互見卽六經之文以互見爲根據者不可勝數也若必以不見三辰爲疑則陋矣

宋氏宗元曰按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則服宜十二章此復何疑而仍訛襲陋者皆以九章爲說不知只就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九章如王之服一句可知王之服有在袞冕而上者矣

大裘而冕

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又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迎送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袞矣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遙燕服玄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履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袞冕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裘冕加袞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皮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語曰褻裘長則凡行禮之裘短矣果服大裘而有加長焉其與褻裘奚異哉（褻衣帶下尺明衣長下膝則凡祭時之裘蓋與明衣齊）夫先王祀天

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邱掃地陶匏槀秸疏冪椫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吕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敬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藻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不特此也以神事之則有五齊以人養焉則有三酒至敬不壇而有壇焉禮曰泰壇祭天是也至質不祼而有鬯焉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禮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是也孰謂祀天之禮一於無文哉

衮冕

春秋傳曰上物不過十二郊特牲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衮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也弁師言繅十有二就以見斿亦十有二言繅斿九就以見斿與玉亦九於王畢衮冕於諸侯畢上公之冕皆指其盛者言之也孔子曰麻冕禮也記曰玉藻前後邃延漢叔孫通之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後方前圜後仰前俛則版質而麻飾之上玄爲延下朱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黃玄也玉十有二則每玉間以寸也而辨物之德應物之事不變之體無方之用莫不該存乎其間命之曰冕者禮爲應物而設故也然服飾於下

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弁五而已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已副編次則大裘衮衣同冕猶三翟同副也康成謂大裘無衮其冕無旒於經無據玉藻曰龍卷以祭其文在朝日聽朔之上則祭昊天五帝先王之類皆以玉藻龍卷此又與郊特牲象天則天數之說合矣蓋先王祭服其內明衣加以中衣中衣繡黼丹朱然後加裘衮焉則大裘之所著見者領而已衮服玄衣纁裳而九章則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繪於衣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繡於裳前後邃延則前十二旒其玉百四十有四後十二旒玉亦百四十有四其韍朱韍其帶素帶朱裏朱綠終辟執鎮圭搢大圭佩白玉而玄組綬赤舄

鷩冕

鷩冕七章鷩雉也雉之爲物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也司服又謂之鷩者別其名也鷩冕以祀先公饗射然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其制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九斿共玉二百一十六玄衣纁裳繪於衣者華蟲火宗彝也繡於裳者藻粉米黼黻也韍帶圭佩綬舄與衮冕同然則饗射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以衮冕故饗與賓射以鷩冕祭祀以衮冕故大射亦以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燕射於寢則皮

弁而已賈公彥謂賓射服皮弁燕射服朝服然鄭氏釋司服謂驚
冕饗射者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則賓射不以皮弁矣又皮弁即王
之朝服耳離而二之其說誤也

毳冕

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衣有宗彝之
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毳冕王所祀四望山川之服也
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皆十有二前後皆七旒其玉百六十有
八絺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韍帶圭佩舄綬與
驚冕同詩曰毳衣如菼菼之初生其色元則如菼言其衣也又曰
毳衣如璊璊之爲玉其赤色（說文璊玉赤色）則如璊言其裳也劉熙釋名

以毳爲藻文鄭司農以毳爲罽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爾
雅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曰蜼似猴而色黑尾數尺鼻上向雨則以
尾若兩指窒其鼻蓋虎取其義蜼取其智

希冕

希冕三章王祭社稷五祀之服非卑之於饗射也以社稷五祀之
所上止於利人故衣粉米而已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
爲飾以飾爲刺謂希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繡陰功也在
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其
說非也希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五旒其
玉百二十賈公彥謂天子九章侯伯七章大章也章各依命數數
章也則九章章皆十二七章章皆七若然則舜十二章之服日月
星辰之類皆十二乎必不然也考之於禮升龍降龍爲一章虎彝
蜼彝爲一章則山火而下蓋皆左右畫絺之也

周氏理表曰趙注袗畫也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堯賜舜袗衣
與琴正義曰絺細葛布衣也愚按絺衣即袗衣書所謂絺繡者
是鄭康成注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黹刺也古冕服
衣則畫繪裳用刺繡故或稱袗衣或稱絺衣寔一而已孔氏書
傳以絺爲細葛而史記正義因之非是

元冕

元冕一章王祭羣小祀之服其衣元而無文裳黼而已其章不足

道也故以元名之元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
三斿其玉七十二而王之齋服亦用焉荀卿曰絻而乘路卽元冕
也諸侯之齊以元冠不以元冕及親迎則元冕齊戒攝盛故也宗
彝於十二章之服在裳於九章之服在衣粉米於七章之服在裳
於五章之服在衣蓋次服之首章上服固已升之矣夫乾居西北
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艮居東北而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
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
歸於復小而辨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
官終於黜陟分北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然剛
斷者先王之所沈潛非向而上之也故黼衣設於後席用黼純設

於下而中衣繡黼設於中皆六服後黼之意也詩曰玄衮及黼黻衣繡裳當服黼冔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凡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

裨冕

裨冕覲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成釋覲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為裨衣拘矣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上公能衮 侯鷩冕 伯鷩冕 子男毳冕 王之三公鷩冕 王之孤卿毳冕 王之大夫希冕 諸侯之孤希冕 諸侯之卿元冕 諸侯大夫元冕

公卿大夫之命以四以六以八陰數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五以七以九陽數也典命上公九命衣服以九為節司服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是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是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覲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

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詩言周大夫之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則希冕元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孤自希冕而下其服二服雖不同而冕同賈公彥曰諸侯繅玉同文唯有一冕以冠五服其說是也弁師諸侯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鄭氏謂上公繅九就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玉五十繅皆三采孤繅四就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玉八繅玉皆朱綠考之聘禮諸侯朝天子圭繅朱白

蒼大夫問諸侯圭繅朱綠則朱白蒼者君之繅朱綠者臣之繅冕繅之別蓋亦如此鄭氏之說是也希冕三章鄭氏謂孤繅四就蓋孤四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眂其命之數則服雖三章而冕四斿四就無害其與服章異也晉武公之臣請服於周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以示不敢上眂侯伯姑請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孔穎達謂卿從車六乘旜旗六旒弁飾六玉冕六辟積然則卿服雖五章而冕繅六旒斿六就猶大夫之服三章而繅四斿斿四就也不特人臣之冕如此王服九章而繅十有二斿斿十有二就是繅斿與服章不必同也鄭氏又曰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然典命言各眂其命之數果一命之冕無斿則眂其命

之數云者爲虛言也夫冕之有斿爲蔽明也繅之就數固雖不同蓋皆其垂過目而每就幷止一寸每就一寸殆王之十有二就者然也射人三公執璧執璧則服毳冕而已蓋其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於王射降而服毳冕矣鄭氏曰諸侯入爲卿大夫各服本國服章與在朝仕者不同然卿大夫出則伸而加一等入則屈而降一等則各服本國服章之說無是理也周語單子譏陳侯弁袞冕而南冠春秋伐楚之役許男卒而以袞斂夫陳侯有袞冕許男以袞斂者尊三恪而優死王事者也左氏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是以有袞斂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然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蓋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

諸侯祭服

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玉藻曰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及王者之後袞冕餘皆元冕考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以其致隆于公不敢與己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希冕祭于王端冕祭於己宜矣然玉藻元端以祭言其服也元端無章則三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爲冕過矣

元端

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袂侈則元端之袂端可知也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服元冠元端爵韠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元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元端以祭特牲冠端元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齊之端衣亦元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衣以元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元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

受元端則朝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鄭氏曰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齊則衣裳皆元非齊則裳不必元未聞以素
裳也鄭氏釋儀禮謂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
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服元端者冠則緇布冠齊則元冠特天子
齊用冕燕則元冠而已然齊或用素端則其冠不元矣鄭氏曰素
端爲札荒有所禱請是也

江氏愼修曰按鄭康成注士冠禮云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
布冠陳之非也朝服元端。及深衣皆用元冠。雖不爲緇布冠陳。
亦不可以元冠名服。

惠氏曰正幅爲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大夫
以上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衣袂之侈何害於衣
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
曰委端亦曰端委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爲
元端而襲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皆元冕也。章甫
委貌皆元冠也。元冕元冠同曰元端。則元端所包者廣矣。

附朝服攷

曹氏寅谷曰孔安國鄉黨注云朝服皮弁服邢疏據士冠禮皮
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注此與君視朔之服謂魯自文公不行
視朔之禮孔子惡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
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此不然按玉藻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朝
服者十五升布也。衣與元端同。而用皮弁服之裳。裳則以素繒
爲之。故鄭曰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也。皮弁雖天子之朝服
然素服素裳皆素繒而非布名之曰皮弁服不名朝服侯國亦
從未有以朝服爲皮弁服者且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
之禮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服告朔禮終脫去皮弁服
而後服朝服是孔注之說非也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
也據家語夫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
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注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
諸侯明朝服不以縞是縞者因視朔以視朝則然魯君而不視

朔矣君不服其服而臣服之則朔禮亾臣非所服而服之且常
服之則朔禮亾而朝禮亦廢鄉黨書吉月必朝服而朝亦一月
更新示不忘君之意非從而視朔也假使子徒以愛禮之故服
皮弁服而往而餼羊空設子又無廢然而返之理其將卽服此
而朝君歟則聖人從康子後也是邢疏之說亦非也余謂朝服
當卽禮所謂元端服。賈疏朝服亦名端。論語注謂端諸侯視朝
之服是也。古衣與冠相配。禮稱元冠朝服。而衣不言色者。凡染
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疑元爲六入。元卽緇色之小別。明乎
朝服之爲緇布衣也。鄉黨書吉月之朝於羔裘元冠不以弔之
下。凶主素。吉主元。其卽吾子之所謂朝服者是耶。

綖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左傳曰衡紞紘綖國語曰夫人織紘綖先儒謂延冕上覆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上元下朱以表裏冕版三十升則麻之尤精者也書稱康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顏淵問爲邦孔子曰服周之冕則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故荀卿曰郊之麻冕喪服之散麻一也

纓

說文曰紘冠卷也纓冠系也緌系冠纓也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

禮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緌冕弁紘而不纓春秋楚子玉爲瓊弁玉纓非古制也夫懸鐘磬者亦謂之紘繫車蓋者亦謂之紘佩容臭者亦謂之纓馬之膺飾亦謂之纓旌旗之旒亦謂之緌禪被之識亦謂之紞則紘纓緌之名非特施於冠冕也

皮弁

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邸用象而託以皮者也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又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齋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璂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記曰王三王其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

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其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其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

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禮不同

韋弁爵弁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氏釋周禮謂以韎韋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旣曰韎韋爲衣又曰韎布爲衣旣曰韎韋爲裳又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然賈服之徒謂韎韋之跗注者袴屬於足跗也袴屬於足跗則非衣也詩於兵服曰制彼裳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裳載是常服春秋傳曰袀服振振則兵事上下同服

矣詳不可知也或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弁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矣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曰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其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

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氏爲之二說是自惑也

裳

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喪服裳內削幅幅三袧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鄭氏曰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明衣裳不辟喪裳一袧則吉裳不特三袧而已明衣長及轂則凡裳不特及轂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縓綼緆緇純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袘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知也玉藻

曰衣正色裳間色然冕服元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深衣長衣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間色也蓋衣之元緇所以象天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爲裳纁陽之間也不可以爲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間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元爲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蟻裳元彤裳纁詩曰毳衣如璊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亦黃色以土無正位故必托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其

事而服之孔頴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

江氏愼修曰論語非帷裳必殺之王肅注曰衣必有殺縫帷帷裳無殺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已

五色 間色

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染人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鄭氏曰緅今禮作爵如爵頭色又染以黑乃成緇矣凡元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又曰三入爲纁四入爲朱與蓋青元赤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孔子曰君子不以紺緅飾淮南子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涅黑色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

深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說文曰緇黑色綠青黃色絳大赤也纁淺絳也縓赤黃色紅赤白色綥蒼艾色綥與綦同紫青赤色而與緅色不異其說誤也然則考工記繪事則青白赤黑元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赤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繢陽事也輕清而在衣繡陰功也重濁而在裳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江氏愼修曰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緅又入黑爲緇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縓矣邢疏不能辨正集注亦因之耳周柄中云按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鍾氏注緅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儀禮士冠禮爵弁注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据此則爵弁之色即緅也緅既可用以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且以紺緅爲赤黑之間色不與紅紫混乎考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繢繢畫文也尊者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亾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畫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較確

江氏愼修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冠紫

綏自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價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而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周氏理衷曰按正義六書故云紅紫色之艷者故不爲褻服此卽注中近於婦女服之意

緣

爾雅曰緣謂之純古者衣裳冠帶韠屨席皆有緣而純袘紕緆袡襈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縓緇中衣黼領之緣朱丹童子

緇布衣之緣錦婦人褖衣之緣纁屨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或綠或元華席之緣或粉或黼或繪韠之緣爵與素其他不可考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裡縓緣既祥然後縞冠素紕大夫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

虞黃夏收商冔

世本云黃帝造冕史記云堯黃收純衣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氏釋王制謂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士冠禮記云謂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白虎通曰弁攀也攀持其髮此雖不可攷然周禮掌次之皇邸樂師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爲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黼冔云者所謂黼冕也冠禮記與郊特牲以收冔對弁言之者三王共皮弁素積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檀弓曰周人弁而葬商人冔而葬

冠制

荀卿稱魯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曰古者有務而拘領（書大傳務作冒拘作句）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爲首飾則古者冒而已及冠冕纓緌之作

皆有所象也檀弓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蓋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衡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右爲陰左爲陽凶陰事也大功以上右辟而縫之所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以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也其飾有緣其貫有笄其束有武其係有纓其垂有緌記曰素冠徹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非居冠不屬矣喪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古之冠制其飾不過纓武緌其名不過毋追章甫委貌而

已

毋追冠（狀如覆杯）

郊特牲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氏謂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大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服以行道白虎通曰夏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

章甫冠

論語曰端章甫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邸也古者喪冠厭而無邸吉冠邸而不厭章甫之邸枝木猶皮弁之邸象與

江氏慎修曰按雜記言委武元縞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未必有取于殷冠孔子年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似章甫與委貌亦微有異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當時章甫與委貌可通行亦可通稱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周氏理袁曰按章甫元冠也或以爲緇布冠非是緇布冠染麻爲之爲冠禮初加之冠冠畢即不復著元冠染帛爲之夫既祥縞冠素紕禫而纖皆絲也則元冠不以布可知矣

委貌冠

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朝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弁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冠異矣

始冠之冠

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氏曰皆始冠之冠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元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唐志天子始冠緇布冠五梁非古也）元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繢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家語大戴禮公冠四加元冕賈公彥謂天子宜五加袞冕觀成王加元服其頌曰去幼志心袞職則五加袞冕可知

齊冠

司服其齋服有元端素端記曰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又曰齋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齋元而養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荀卿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蓋太古之齋冠以緇周之齋冠以元天子齋則元冕而端元所謂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元冠元端而已所謂元冠丹組纓元冠綦組纓是也然諸侯與士之齋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說文綦作綥蒼艾色詩以綦巾爲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爲士弁禮以綦組爲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

者之禮也天子諸侯大夫齋祭異服特天子元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齋同而其異者元服元端而已士之齋祭一於冠端元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然則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齋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元冕齋戒魏文侯端冕以聽古樂則昏以元冕攝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

黃冠黃衣

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然則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磔禳及蜡祭也王於蜡服元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與（史記堯有黃收漢有黃頭郎蓋黃收冕也黃頭賤者之帽也）

深衣

深衣袂肘以爲袂殺袂以爲袪三袂以爲要倍要以爲齊續衽鉤邊則曲而當旁前後交合矣緣廣寸半則純緆表裏共三寸矣袂圜以應天袷方繩直以應地幅十有二以應時及其節也要在要志平心而已此所以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也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

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縓則大祥純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矣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衣在周以爲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夫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

幅則凡裳皆然不特深衣而已

周氏理喪曰深衣之裳舊說謂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殺謂要殺於齊一半也萬氏充宗云用布六幅解爲十二片四片屬於後衣四片屬於前衣四片屬於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兩頭並濶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濶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或三寸濶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爲一尺二寸濶頭在齊爲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二寸齊得四尺八寸是謂齊倍要江氏愼修云裳十二幅前後八幅是正裁兩旁四幅是斜裁斜裁者名衽與朝祭喪服垂下揜裳際之衽同名但彼屬於衣而垂之此屬于裳而縫之以合前後也愚按深衣法服斷無裳幅皆欹邪不正之理玉藻云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一所字則裳幅惟在旁名衽者用交裂其餘在中者皆用正幅可知舊說非是萬江二說皆通而江說尤確此不易之論矣

長衣

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孔穎達曰中衣之制與深衣同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言深衣之制而間以長中繼揜尺深衣與長中同制與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所謂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袂之末揜餘一尺長衣之揜以布中衣揜或素或布各象其衣然也若深衣則緣而已此其所異也蓋以其衣裳連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褎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附緼袍考

曹氏寅谷曰集注云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按爾雅袍襺也詩疏襺是袍之別名謂裝緜著袍者也說文以絮曰繭以緼曰袍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秦風無衣云與子同袍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注衣有著之名也纊謂今之彰緜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疏鄭以好者爲緜惡者爲絮據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卽袍也袍必有絮寔其中古無木棉祇取繭纊與縈枲之亂者搏而爲絮以纊爲絮卽謂之繭袍以縈枲卽謂之緼袍

諸侯大夫士中衣

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繡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曰黼領謂之襮蓋素以爲衣繡黼以爲領

丹朱以爲緣諸侯之服也禮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蓋爵弁而上則衣以帛而中衣亦帛皮弁元冠則衣以布而中衣亦布故大夫祭於家則中衣必布士祭於公而中衣亦帛以其所以裏朝服與爵弁服異也皇侃說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如侃之說是中衣施于裘葛之下也然裘上之裼衣卽朝服耳其言裼衣之上又有朝服是襲鄭之論也

袵

袵所以掩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袵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袵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袵未嘗縫之以合

也棺之小要謂之袵以其揜縫若衣袵然非爲小要而名之是衣袵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袵或襭袵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袵也袵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袵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袵書曰四夷左袵語曰被髮左袵是也

明衣

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又曰明衣不在筭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然則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古者將祭而齊明衣布死以齊終亦明衣布然則凡親身之衣不以布與

江氏愼修曰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之明衣其制同否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時制之與。周氏曰按明衣布裳是爲死者而設故前後裳不辟而長及轂豈齋服而可服此乎惟其爲親身之衣則同耳。王藻云衣布晞身。輔氏曰衣布、如今之汗衫。古所謂明衣也。浴竟卽著明衣。故知爲親身之衣也。其外有元端服。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郊特牲云齊之

元也以陰幽思也是明衣之外又有元端服也若札喪有所禱請。則齊用素端。

附寢衣考

周氏理表曰孔注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愚按孔說可從蓋此條是因長短而類記之褻裘既長而右袂獨短被又特長至一身有半皆孔子之獨異其製者故知非錯簡也毛氏大可曰考禮並無齊衣之文亦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內古衣被二字本同義當從孔注其說是已而齊之用被未有明證愚按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卽被也齊設錦衾則不必別有寢衣而寢衣之爲被無疑矣。

黼裘

周禮獻皮以掌皮功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粗蓋謂狐青麛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麛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太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

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冠大祭祀納享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豈重于旣薦幣貴于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莅之則義常肅于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用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羔裘

王大裘以祀天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蓋羔取其有禮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固先王之所向也然大裘尙質羔裘有文故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總數也爾雅曰緎縫也孫炎曰緎界也蓋羔裘以素絲爲組施於縫中以爲英飾其界有緎有殺有縫其別爲紽其聚爲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豻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褎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其托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善用之則爲武不善用之則爲暴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褎飾

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麛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爲貴則狐黃之裘無異褎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也

江氏愼修曰按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韠韍亦象裳。故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緇衣羔裘諸侯與臣視朝之服。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之。孔云羔裘裼用緇衣。其上正服亦緇色。又與元冠相配。則上服固以十五升緇布爲衣。是朝服也。但朝裳用布而色素。祭裳用絲而色纁。其裳別耳。按王制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是大夫以

朝服為祭服。如冬月必是緇衣羔裘。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如夫子未為大夫。以元端祭。亦必緇衣羔裘。必兼朝、祭義始備。俗解遺祭服者非

麛裘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麛卽麑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麛又出于天性故先王取為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孔子曰素衣麑裘鄭氏釋聘禮曰麑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麑裳素衣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裼掩而充裘曰

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崔靈恩之徒以為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儀禮曰練衣黃裡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詩曰衣錦尚褧蓋惟錦加絅以惡文著餘衣罔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紫衣狐裘至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未聞紫衣之外復有衣也

周氏理中曰素衣麑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也。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朔受聘之所服也。其上則皆服皮弁服。故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據鄭氏儀禮注則麛裘之裼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衣也。鄭氏以絞衣為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愚按皮弁以白鹿皮為冠。其衣用白布。其裳素積。稱此。而裼則素衣為宜。若據鄭氏之說何他裘之裼皆有定而麛裘獨無定耶熊氏謂君臣異裼孔子大夫也而何以素衣耶禮書謂絞衣卽素衣此說得之

江氏愼修曰疏云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君臣皮弁服受聘享。故聘使亦皮弁服。旣服皮弁。則必素衣麑

裘矣。自是服制尊卑相次當如此。並無白色上取義之意俗解白以昭忠信誤矣聘享又必兼視朔義始備

狐白裘狐青裘黃衣狐裘

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豹褎元綃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蜡與燕服也玉藻曰天子卒食元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老之禮虞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縞衣周人元衣於夏言燕衣則深縞與

元皆燕衣也蓋天子齊則元端而冕燕則元端而冠卒食元端則夕不必元端也諸侯夕深衣則并夕不必深衣也故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之燕服豈特元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終南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黻衣繡裳蓋始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爲行禮之服謂狐白之上衣皮弁與并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

曹氏寅谷曰邢疏云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俗解蜡祭服者謬

周氏理衷曰賈公彥云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愚按如孔氏之說則裘上外物尚有裼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而賈說則少一重襲衣賈得而孔失之蓋皮弁祭服皆直領領之內有左右二衽各屈其衽於內則露裼衣爲見美衽左右交則不見裼衣爲充美耳陸稼書讀禮志疑云露裼衣者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愚按去而露之者無事之裼直其領而露之者行禮時裼襲之裼袒而露之者袒裼之裼三者不容無辨玉藻鄭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然則裼衣本以覆裘而反以見裘爲裼可乎玉藻見美方美注疏及諸家並以見裼衣之美爲見美覆蓋裼衣之美爲充美美指裼衣言不指裘言何義門以見裘不見裘爲裼襲之分非是又云裼與裘同色加露緇衣則知是羔裘露素衣則知是麑裘故曰裘之裼襲則但見上服而已故曰服之襲非裼外別有襲也

附褻裘考

江氏慎修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

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于行禮也
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
裘亦不裼也

虎裘狼裘

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
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
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幦之
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矣

熊裘羆裘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鄭氏曰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熊如羆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天子諸侯大夫素帶士練帶

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
厲大帶也易言鞶革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愼服虔杜預之徒皆以
鞶爲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爲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
杜預之徒皆以厲爲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爲如裂亦誤也辟
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
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元華
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

則士練帶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
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
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於自
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
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
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辟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
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
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
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
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

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
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
蓋亦二尺五寸與

革帶

內則曰男鞶革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韐帶搢笏鄭氏曰韐
帶靺韐緇帶不言靺緇者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笏搢於帶之
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尺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
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古者裼衣象裘色韠屨象裳色而革
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韠同色與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卽命民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縞薄繒也與素帶不同吳季札以縞帶遺子產蓋吳地之所宜者縞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成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縱而跂訾者也然則處士卽居士也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與

深衣帶

深衣曰帶下無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玉藻曰紳三尺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然則人長八尺紳三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為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當無骨者以適便為貴則其下無四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朝祭無異帶矣深衣之帶其飾蓋若大帶與

附束帶考

周氏理裘曰按武曹云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元端。所謂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蓋緇帶卽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辟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也。

愚謂帶制不一。有革帶。有雜帶。有大帶。語言立朝服正服。則宜大。帶。革帶鞶韠與佩之類。左氏疏云易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謂革帶。所以繫韍與佩在大帶之上故云鞶紳帶也据此則革帶在于大帶之上矣。雜帶為燕私所用。玉藻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三禮義疏云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深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疏云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服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據此則雜帶惟燕私所用。其制下於大帶矣。而夫子言亦何以獨舉束帶者正是舉一束帶以該冠裳韠舄邪疏所謂盛服束帶是也。內則疏云子事父母一節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總訖加髦著冠冠畢然後元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大戴禮帶銘曰火滅脩容注云雖夜寢其容不可以苟帶先釋故因言之據此則知帶為後加。又為先釋。舉一束帶而冠裳韠舄胥統此耳。

附書紳考

趙氏鹿泉曰疏述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然未詳書之若何玉藻記書笏矣笏可書紳不可書玩鄭讀玉藻辟字如

禆冕之禆謂以繪采飾其側竊謂似可如字作襞積之辟卒郇
綷音律謂緶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郇紳
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此士乃仕列之士。故下别言居士錦尙
文縞尙質然則子張是時其錦帶與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
刺文于其上與或曰紳有囊盖書而貯之

舄

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
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爲繢次
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爲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約繶純白屨
緇約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盖尊祭服之屨故

飾從對方之色則凡舄之飾如繪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約青
緇黑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約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
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約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約繶純黑舄
配冠弁服而赤約繶純

繶約純綦

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繶爵則繶緣也鄭司農曰赤繶黃繶
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鄭康成曰繶縫中紃正義曰繶者互底相接
之縫綴絛於其中鄭釋屨人曰約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舄之
頭以爲行戒盖約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偪所以自偪束也童
子不約未能戒也喪屨無約去飾也人臣去國鞮屨不約以喪禮

處之也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爲口緣儀
禮曰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約內則曰屨著綦鄭氏曰綦
屨繫也所以拘止屨也

用屨脫屨之節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
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
坐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士虞禮曰尸坐不說屨曲禮
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侍坐于長者屨
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
而遷屨俯而納屨內則曰屨著綦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屨少
儀曰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
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謖餕食之節皆不脫屨
而尸坐亦不脫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
於長者無不脫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
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於戶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
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
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
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䂮子

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脫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
屨然後升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屨也

童子服屨

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禮所謂采衣也不裘爲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爲其未預事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絰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典也先王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畧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凡皆以爲不可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于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后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　三夫人及三公之妻侯伯之夫人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　子男之夫人闕翟鞠衣展衣褖衣　九嬪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之妻鞠衣展衣褖衣　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展衣褖衣　女御公侯伯子男之士之妻褖衣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裡后之服裡而不襌以陽成于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素質義也青質仁也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尙義故褘衣爲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于揄狄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

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爲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褖則循褖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爲循褖而已后行之盛也王藻所謂夫人揄狄君命闕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大夫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

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于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欲禕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袂不侈

景衣褧衣

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景乃驅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

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爲絅則景蓋亦禪縠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

佩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

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于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豈適而非道耶蓋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事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蓋玉之貴者莫如白玉賤者莫如瓀玟山元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元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當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象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家語稱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佩象環而綦組綬夫孔子其服也鄉其冕也從衆以爲大夫也不敢舍車而徒以無臣也不敢爲有臣而葬然佩不以大夫之水蒼玉而以象綬不以大夫之純而以綦者孔子制行有從衆者有違衆者要適於義而已考之於禮象次於玉綦下於純則象環綦綬聖人之謙德也

事佩

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

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
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觽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次設
德佩也君在不設佩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鄭氏以
爲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相必鳴玉是與世子之
禮異也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
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觽童子佩韘以言無
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者也子衿云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言
之

金燧木燧鑒

古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

月以其祭時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考工
記曰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
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
然則鑒金爲之則夫遂亦金矣內則以夫遂爲金燧是也鑒之體
方則夫遂圜矣世謂鑒爲方諸是也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
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
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
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莊子
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故四時變國火
者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而木遂

取火蓋不必然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
燧以取明火特施于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
燧有間於陰晴耶

曹氏寅谷曰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古者水火並改改水唯一見于此而改火之制獨詳淮南子曰
燧火望星辰鑽木生火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者燧人氏作觀
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而辰戌者火之二
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
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
歲仲春司烜氏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

掌行火之政令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
民咸從之時則司火合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
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厲而民以寧也禮注鄭
氏衆曰鄹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尸子所云下察五木以爲
火者是也馬融論語注引周書月令更火之文與鄭引鄹子說
合又集注所自本也顧寧人謂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
取之於日近於神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
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
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

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削刀

考工記曰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曰築氏爲削長尺博尺合六而成規桃氏爲刃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詩曰鞞琫容刀書曰赤刀大訓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

鸞刀

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毛氏曰鸞刀刀有鈴者割中節也孔穎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也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

韍

鄭康成曰古者佃魚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爾雅曰蔽膝謂之襜釋名曰韠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是知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元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元端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韍所謂一命緼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元冕元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爲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質則曰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元端皆言韠特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齋服皆爵韠

記曰齋則績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賤者以韎韐即所謂緼韍也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衣之上韠猶尊上元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爲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

江氏慎修曰按黼與黻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靑與黑之文繡作兩巳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左傳云袞冕黻珽當作韍乃與下文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傳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邢說誤集注亦因其誤

周氏理裒曰黻與韍通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黻冕服之韠也韍或作黻左傳袞冕黻珽杜注黻韋韠以蔽膝也此黻與韍通之證明堂位孔疏云有虞氏直以韋爲韍未

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此又禹致美乎黻冕之証則黻爲蔽膝無疑矣至黼文黻紩繡之於裳亦配冕而言稱黼冕黻冕而此經之黻必爲蔽膝者以黻是祭服鄭康成謂他服名韠。祭服名韍。尊祭服。特異其名。禹之致美。正以祭服故重之也。

邪幅

詩曰赤幅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舃內則曰偪屨著綦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邪幅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卽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內則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幅特婦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姑無偪

附絺綌考

曹氏寅谷曰毛西河引安國註暑則单服絺綌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正義曰暑単服絺綌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也則是袗絺綌者謂絺綌単服在內也若先著裡衣則不単矣必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衣表絺綌矣其說亦是但据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王藻袗讀爲振註並訓作单卽引鄉黨是文疏言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夫曰不入公門則私居有袗者矣聖人并私居亦不使見體故必先着裡衣此必於禮之禮也又据聘禮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单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

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余意夏亦必有襯身若今之汗衫是朱子此注正足補注疏非背注疏也至所引鄘風之詩古人斷章取義往往有之讀者勿以文害辭而已矣

後學張善理 校字

禮書附錄卷一 終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璧氏校刊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十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十步）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掌固掌修城郭溝池封渠之固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詩文王有聲曰築城伊淢作豐伊匹（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四尺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爲）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春秋隱七年宣九年定六年皆書城中城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尙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元或疑爲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推此說小國大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

王城

典命上公九命諸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故上公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子男各殺以兩城之里數無所經見蓋國家之禮宮室車旗衣服之制必眡其命而城則不然觀公侯受封地百里而不必以九以七爲節則城豈以命數制哉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祭仲曰都城不過百

雉雉袤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鄭伯爵也城千五百步則五里而已然則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子男國也鄭康成嘗謂周城九里公七里又謂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宮方九百步是自戾也詩曰築城伊淢蓋言爲之城以捍患爲之洫以利水而已鄭氏以成方十里言之是不知考工記所謂成閒有洫者非謂成包以洫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矣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爲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郭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其廣不特又九

里也說文曰郛郭也蓋郭有重口之義而郛猶孚甲之於物與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其說又與尚書大傳不同皆不可考

周氏秉中曰孟子集註郛外城毛大可云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如城成郛城西郛郛者郭也謂郭是外城錯矣愚按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並不言無城左傳魯定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夫衝者攻城之具詩言臨衝以伐崇墉戰國策言攻城輿衝櫓又言千仞之城百尺之衝是也無城焉用衝為至魯之城成郛城西郛則以城不皆郭故因備敵而

增築之若據此謂郭本無城則春秋書城祝邱城內城諸及防豈城亦無城乎管子云內之為城外之為郭則城是內城郭是外城又何錯焉若春秋城中城杜註中城魯邑在東海厚邱縣西南而禮書謂是內城此則陳用之之誤

經涂環涂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鄭氏曰天子門通十二子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蓋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涂言經緯猶所謂廣輪阡陌也賈公彥曰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然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者非謂各由一塗也詩曰宛然左辟此所謂婦人由左

王畿

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面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 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謂之郊以與邑交故也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家削之地所以封大

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邦縣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于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邦甸浸廣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為公邑邦削至都又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為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間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康成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或然也然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所謂二百里州是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之縣載師所謂縣地是也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是

則五服甸
在畿內

附商邦畿考

周氏理喪曰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自契至湯凡八遷也史記契封于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亳本帝嚳之都故書序曰從先王居八遷之可考者惟此路史謂昭明自砥石遷於商上甲微居鄴可考者六不足信也後之五遷有三說馬融鄭康成王肅並謂湯始居商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是為五邦孔安國不數商邱而數盤庚遷亳為五竹書紀年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囂相耿庇奄為五邦。路史主此說孔穎達謂竹

書不可依愚按祖乙再遷雖不見于經然書序言祖乙圮于耿圮而遷焉宜也鄭康成謂祖乙修德以禦之不復徙此臆說耳五遷之說如馬鄭兼數湯之商邱則商邱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如孔氏兼數盤庚遷殷則盤庚上篇明言先王有五邦此未遷時作豈容逆數殷為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前當以竹書為據盤庚遷殷有二說竹書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束晳謂洹水南有殷墟今安陽西則殷在河北書序盤庚治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史記殷本紀盤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鄭康成謂西亳即偃師。正義亦謂偃師。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則亳殷實湯之舊都在河南。當以尚書為據束晳所謂安陽之

殷在河北者及河亶甲所居自此以後武乙自殷遷河北又自河北遷沬文丁仍自沬歸殷邑路史謂武丁遷沬自沬徂亳庚丁遷北殷武乙遷朝歌其說不同有商一代建都始末大畧如此

六鄉六遂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揔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以祿之然王畿受天下之財

貢六鄉六遂乃軍之所在而邦家之本繫焉是祿養之繁先王不以為費也夫鄉以鄉於內遂以遂於外內者謂之民則以禮義為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外者謂之甿則以功事為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故鄉大夫鄉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而比長則下士遂官謂之為邑者而其爵皆降鄉一等故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而鄰長則非士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教藝事（學記曰術有序）鄉之所辨有貴賤遂則辨老幼廢疾焉鄉之徵賦有閭師遂則里宰徵斂而已鄉則大祭祀羞牛牲遂則凡祭祀共野牲而已鄉陪鄉器遂陪家器鄉

大比以三年遂大比以三歲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三歲大比則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則賢能不待歲而後明功事必待歲而後見凡此鄉遂之辨也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于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事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管仲相齊使居則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十里爲連十連爲鄉出則五人爲伍十伍爲戎十戎爲卒十卒爲旅蓋倣先王之遺制然

也

附野國中考

周氏理褒曰鄭康成注周禮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朱子然之此節注云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野郊外都鄙之地二語亦本之鄭氏其實不然按周禮王畿百里內爲六鄉之地去國五十里爲近郊去國百里爲遠郊所謂國中郊門之內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鄙在遂中而其地屬野也二百里外至三百里爲稍地三百里外至四百里爲小都四百里外至五百里爲大都鄙近都遠中隔稍地大司徒以八則治都鄙蓋自縣鄙至都家通六鄉以外之地言之也都鄙固是野而遂非國中鄙又不當別出遂外況周禮本文于遂人曰九夫爲井明是助法今反云鄉遂用貢其誤明矣

都鄙之制

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鄭武公爲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於朝常往返乎數百里之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

在朝之日鮮也鄭氏說其果然乎采邑謂之都鄙者都以其有邑都也鄙以其在國之鄙也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其明缺遠日則其明全臣近君則其勢偪遠君則其勢伸故外諸侯世內諸侯則祿而已外諸侯曰君內諸侯則曰長曰主而已其城制不以宮隅而以門阿其經涂不以環涂而以野涂其門不設三而立兩其射侯不射三而射二其守節不以玉而以角其達節不以金而以竹則其邑謂之都都宜矣然有社稷臣民其實國也故亦曰縣內之國與內諸侯

都鄙三等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

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內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爲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別也

夏商采地之制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以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然則王制言王臣采邑之所視與孟子之說不同其爲夏商之法固可知矣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小司徒均六鄉之土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

地家五人遂人辨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禮記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爾雅曰田一歲曰葘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班固曰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三歲者爲再易下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平土可以爲法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然則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田

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為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蕃以及中上者而後慊此富而庶之術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春秋之時楚蒍掩書土地之事井衍沃牧隰皐大率二牧而當一井則三

家受六夫之地與不易一易再易之法同也觀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蒍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以授子木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尺

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指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

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

步

單穆公曰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之間荀卿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然則荀卿所謂六尺者步也單穆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班固論建步立畮亦祖之以為說則古者以六尺為步明矣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畮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晦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寸四分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與荀卿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附五十七十百畝辨

曹氏寅谷曰井田始于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蘇氏謂始于唐虞之世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詩疏引左傳一成一旅之言以爲邱甸之法禹之所定故言田制者必自夏始治始於夏而備於周然五十七十百畝之數諸儒不得其說各以意推之劉氏皇氏謂夏時民多家五十畝殷漸少家七

十畝周民至稀家百畝則天之生人有日益無日損非大兵大疫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際而戶口反日促耶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畝盡稅之則夏民何樂于殷之增稅而歸殷殷民何樂于周之增稅而歸周孟子又何以言什一乎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闢周大備故曰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已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里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此理金氏謂匿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自貢十一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不知夏始畫井何不人受一區而故爲牽配又金氏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八畝豈夏商君臣皆並耕而治其工商皆耕且爲耶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考周禮所謂萊田因其田非衍沃故別給此以補其不足未有一井中而半墝半次半荒半熟者尤不當以此附會也余按古者建步立畮畮從步立而步以尺計。尺長則步廣。尺短則步狹。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釋此文自宜以蔡氏獨斷所云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之說近之。夫天地之數生于一

成于十律度量衡本天地自然之數故十寸爲尺一定而不可易者故周禮鎮圭尺二寸公桓圭九寸周之尺未嘗不十寸。而其實則當商之之八寸。誠有如陳祥道所云黍有巨細則尺有長短者故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所謂周尺非周代之尺而言周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王制所謂古指周言也其所謂今即指漢而言古以周尺八尺爲步者猶言漢以前以周八寸之尺八八六十四寸爲步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者猶言今以周八寸之尺六十四寸爲步而六八四尺八寸加四八三寸二分則一步止五尺一寸二分而視實以周尺八寸者之已古也禮文本

是明白足據是古步八十寸周步六十四寸周之步少于古乙
十六寸也而秦以後之步又少于周一十六寸也以剩一十六
寸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
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爲畝
王制作于文帝時故猶以步百爲畝古一畝百步之田今田一
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
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
畝剩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積步五千多得田五十故
殷七十畝于周爲百畝而周百畝王制以爲當今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所謂尺短則步狹步狹則畝數多者此也此則蔡氏

之說較皇熊金袁諸家爲足據也總之朱子曰孟子之言雖太
三代遺制然盡其大不必盡其細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
數則然耳。井田之制不復行算家必寸寸而推之抑鑿已

通成終同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維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
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禮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
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
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攷工記匠人爲溝
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
十爲終終十爲同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
釆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釆地制
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
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
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

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
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庸
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秋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
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
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
爲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則釆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
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

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
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强者有所
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
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
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
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
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
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
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

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
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
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
大畧云爾春秋之時楚蔿掩爲政井衍沃牧隰皐而小司徒井其
田野則取名于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
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
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
也

附方里考

曹氏寅谷曰趙岐注孟子云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
其田野孟子正義謂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
成耳而其說未詳余按小司徒經土地但有井邑邱甸縣都六
名而鄭注于甸方八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十里爲成于都方
八十里下云旁加一里則得百里爲同又添成與同二名于經
文之外盖小司徒不及溝洫惟匠人始曰九夫爲井井間有溝
十里爲成成間有洫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欲辨井田之有溝
洫不得不添成同二名于其間鄭氏直以匠人文解經此相包
乃成之義也劉氏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數理或然也然則
井田之法必方乎又不然二程子謂不必盡寬平畫方只要用
算法折計授民張子謂先須正南北假饒地有寬狹尖斜先就

得井地處爲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即不成一
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盖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
方田是也使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
横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横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
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幷折半南北
幷折半而以縱與横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孟
子言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
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辨
正云楊文來曰方里而井與方千里方百里之方同謂四面各
得一里也獨王明齋以爲不然謂四面合計得一里其一面三

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耳其說不知何據愚按開方之法合縱橫而計之濶一步長百步謂之畝畝百爲夫此以橫數之也夫三爲屋此以縱數之也屋三爲井此又以橫數之也故濶三百步長三百步爲方里以一面數之三百步只得四之一誠如明齋所云若四面各得一里則當有十六井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矣王制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此縱橫皆以十數之故百倍也方里之方畝積而成故縱橫以畝數方十里方百里之方里積而成故縱橫以里數文承云云當是未曉開方算耳

附授田考

周氏理衷曰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辰農食多惰農食少馬貴與嘗論三說之不同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興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氏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具于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所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歲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攷遂人稽授之法也

廬廛

夫一廛者田中之居也所謂廛舍二畝半是也何休范甯趙岐同說廬舍二畮半而廛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舍在野在邑言之耳其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是也其在野則冬入于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舍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奠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莊周言蘧廬則田之有廬亦若此耳然詩又曰胡

取禾三百廛兮楊子曰有田一廛田亦謂之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附五畝之宅攷

周氏理衷曰五畝之宅孟子未詳其所在穀梁傳謂民居在公田中鄭賈謂在都城中班固趙岐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朱子集註從之按毛詩甫田疏云孟子言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其爲公田言百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若二十畝爲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則民居在公田及二畝半在田之說非矣國語管子曰先生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暱韋昭注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

而已農不在焉則民居在都城及二畝半在城之說非矣季彭
山讀禮疑圖云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是以五畝爲一
處不占公田然取于便農功通饁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
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隋便宜合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
故率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
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
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
之區而已此最分明足正諸儒之失○或引信南山詩中田有
廬以証公田爲廬舍之說此不然詩所謂廬蓋卽田畔稍高處
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
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之地迥別

附夫里之布攷

周氏理裒曰廛是國中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所謂願受一廛而
爲氓者孟子所云市廛是國中最後一區商賈居之集註混而
爲一非也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
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註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又添出
家征一項蓋因舊注而誤朱子謂載師所云以待大夫士之有
土者不毛不耕謂臺池苑囿之屬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
泛之人閭師民無職者方是庶民故其罰前重而後輕蓋載師

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朱子所謂浮泛之人也夫家之征所以罰
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
賦非罰也或問無職事者與無職者其異安在曰太宰九職一
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并不事事
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
無職而不曰無職事經文甚明人多混看又周禮閭師疏劉炎
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何如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
租矣夫布如今筭歛在九賦中者也按鄭氏觧兩夫字不同今
旣引閭師以釋夫布則觧夫字不當仍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
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也

餘夫田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謂疆予者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上地夫一廛田百畮
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戶計一夫一婦而授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芟詩曰侯疆侯以箋云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
任甿班固曰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賈公彦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合謂此餘夫是年二
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
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

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彊禮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中地之萊如田之數下地之萊倍田之數以此推之則餘夫之田亦當上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

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周氏理裒曰餘夫集注程子以弟言毛謂餘夫兼子弟言愚按餘夫固是子弟而子弟不皆餘夫蓋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百畝其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周禮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其或丁男家多五六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六尺以上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賈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夫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且受室之初無丁男助耕而遽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荒蕪乎故餘夫必俟丁衆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槩云三十則受百畝也

賞田

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遠郊二十而三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則賞田無多少之限矣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賞田無上中之壤矣賞田任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則賞田非止什一之稅矣鄭氏謂載師自廛里以至賞田牧田九者通受一夫半農人焉定受田十二萬家以爲九者之地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

一夫九萬夫爲四萬有五千加以六鄉七萬五千夫爲十二萬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上中之壤庸有不易再易之辨乎古者任地之法常以養民爲重故臺榭不奪穡地而牧馬必在坰野則賞地三之一食其稅二十而三鄭司農謂不以美田爲采邑蓋以此也後世賞賜常重於養民故春秋之時或予虢公以酒泉或予濤塗以虎牢或賜公孫免餘以六十邑或賜陳桓子以高唐或賜晉以陽樊溫原攢茅或賜郈班以門之征豈先王賞功之意哉

加田

司勳惟加田無國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先王之于功臣也

以車服不足以旌之故有賞田以賞田又不足以稱之故有加田賞田二十而三則有國正矣加田無國正則正于鄉者容有之也何則王制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則秀士升于司徒者無鄉征周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則國子正於太子者無國正又均人言力政有公旬用之法則役于鄉者非公用之也以此推之凡有田里者正於鄉也又正于國加田無國正則正于鄉而已此所以優功也

貢助徹

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愼釋耡爲助此周之助法也藉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晦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田耕百晦以公田十晦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頴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

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皆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周氏理裒曰孟子言八家同井周禮及考工記則曰九夫爲井其制不同兗宗以八家爲殷制九家爲周制又謂夏時亦一井九區分之九夫但夏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周則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耳楊文來駁之曰誠若兗宗所云則周不獨鄉遂爲貢郎九夫爲井亦莫非貢法而助法蕩然矣此與孟子引公田一節亦不合周柄中云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此注家之說不足爲據者周禮本文明言九夫爲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之明證

充宗之說㝠不誣矣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
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是助豐凶相通徹
亦豐凶相通以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
用辭費哉問徹無公田詩言雨我公田者何曰商八家同井公
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卽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
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然則周何以變
八家爲九夫曰任釣臺嘗論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
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
過甚民數反少于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
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周氏又曰徹法之說不一

論語古注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張南軒述楊氏說以爲兼貢
助而通力也袁氏則專指通用貢助言之橫渠張子謂是透徹
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
則計畝數裒分之朱子據此因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之而
文集中又云此亦不可詳矣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
畝亦未可知則朱子已疑而不能定矣按孟子明言農有等差
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食五
人之別任釣臺云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皆
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井以公田授民而於百畝
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爲常周隨年之豐凶
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
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

五溝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甽則甽非
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甽從則遂橫甽橫
則遂從遂從則溝橫溝以達洫洫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傳稱
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者
乎蓋天下之地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

畝之所嚮溝涂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
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
川之所流當適地勢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圜而匝爲瀨達疏
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
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脩隄防通溝洫行
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
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
匠人之法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
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逆而不倍不
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爲弓輪而河亦

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遍九州被九澤溝洫脈絡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

五涂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鄭氏曰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以匠人之制推之也匠人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由是差之諸侯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或然也匠人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

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去一大防外稠蓋溝成則涂立涂立則防立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然涂不特如此而已亦謂之旅記曰旅樹是也亦謂之行詩曰微行是也爾雅曰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唐途謂之陳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蓋涂莫小於徑莫大於路莫枝於逵書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故也兎罝之詩言在彼中逵在彼中林以中逵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也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欲知所達之遠近視之欲察其涂之修否

曹氏寅谷曰孟子所謂經界即阡陌之謂也漢書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顏師古曰阡田間之道也董仲舒曰曰商鞅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限民名田正爲是也朱文公開阡陌辨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

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

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隱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開墾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竊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裂剗削之意而非

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奸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據此則孟子所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正指商君言之。而論者謂是時商君未開阡陌井田形體固在只是經界不正授受無法小民得以兼并故孟子大意只要正經界此甚非也周顯王十九年秦始廢井田開阡陌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及四十八年齊人築薛而孟子在滕距商君之卒已十有八年矣安得是時尚未開阡陌乎唯是商君之法或止及西陲滕以五十里僻處一隅形勢未盡決裂。此孟子所謂仁政必自經界始也。王厚齋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者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于農伏險于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人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

人之境悲夫

藉田

記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則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至於初吉韋昭曰二月之吉 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宮三月乃行是也其日則剛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勝夫

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師卿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史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一人而發其士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七十二人耕之則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于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尋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元冕祭之

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元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倉　神倉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米廩（鄭氏曰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詩曰亦有高廩周語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曰御廩粢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藉於神倉廩亦謂之倉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曰藏米曰倉廩人以粟爲主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說文曰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倉圓曰廩倉廩之別雖不可得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則言藏之多又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爲倉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修囷倉考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鄭氏曰囷圜倉穿地曰窌荀卿曰垣窌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囷鹿空虛（韋昭曰員曰囷方曰鹿）爾雅曰廩廯也然則倉也廩也廯也囷也窌也鹿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庾地藏曰窌窌或作窖鹿或作簏（晉天文志危星主天倉胃三星主倉廩隋天文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給御糧天廩四

星在昴南一曰天廥畜黍稷以供饗祀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

人耦　牛耦

詩曰十千維耦周禮里宰合耦於耡匠人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耕耦不特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耕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公桑蠶室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宫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趣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當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公夫人世婦使入蠶

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耤后獻穜王射牲口舂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耤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

先蠶壇

呂氏月令言薦鞠衣於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薦鞠衣於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于古食必祭先倉竈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則將蠶而祭先蠶理或然也李林父釋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浴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於志無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少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周氏世禕曰古者蠶事與農事並重故天下無不蠶之女而亦無不蠶之地祭統言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于北郊

以供冕服月令言季春之月后妃躬桑孟夏之月乃收繭稅以桑為均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周禮閭師云不蠶者不帛是天下無不蠶之女也七月之詩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則豳可蠶也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也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也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也汾沮洳之詩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鴇羽之詩曰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則晉可蠶也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也青州厥篚檿絲則齊可蠶也荊州厥篚元纁則楚

可蠶也徐州厥篚玄纖縞則宋可蠶也揚州厥篚織貝則吳越可蠶也是天下無不蠶之地也蠶桑見於詩書者九州之中其八獨梁州未詳按古蠶叢氏為蜀主教民蠶桑後世蜀錦重天下則梁州亦可蠶也○王盤農書云桑種甚多不可偏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葉薄而尖所飼之蠶其絲堅韌魯桑葉厚多津所飼之蠶其絲光澤

禮書附錄卷二終

後學馬兆奎校字

禮書附錄卷三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氏校刊

千乘之國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乘為甸或以甸為乘以甸為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唯社邱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洫言之其實一也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斜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

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卒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彦遂以此爲畿内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彦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

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頗畧先虚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惑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者蓋附庸也

按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蓋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于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虚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虚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虚矣漢志之文疑亦出古司馬法是皆約計通率除三之一耳而鄭注小司徒云一成十里其沿邉一里之地治溝一同百里其沿邉十里之地治洫治澮此鄭以意言之未嘗實計溝涂之積數也溝涂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

周氏秉中曰論語注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據馬注則八百家出車一乘也據包注則八十家出車一乘也朱子或問亦嘗言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疑馬說爲可據而任釣臺謂八百家出車一乘者是周兵調發之數八十家出車一

乘者當是平時脩辨之數任說雖善于調停究于經傳無據不如從馬注爲是又或疑馬所云侯國地依周禮與王制孟子不合江愼修云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溝涂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餘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廣寛者言之孟子王制唯據土地實封耳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猶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得什之一耳大國百里次國七十小國五十猶曰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大約降殺以兩耳豈能截然齊一畧無增損於其間哉

秦氏蕙田曰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之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强出一人也其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何元子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丘甲矣此論最精魯成公作丘甲而魯人譏之丘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今考王制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爲一等其地亦三等不變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如周禮大司徒之云是也馬融以爲千乘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又云惟公

侯之國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爲數語最可玩味蓋左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周封魯四百里明堂位則云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其言曰嘗聞其畧則爲傳聞約畧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當時幾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此說得之左傳鄭子産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議而非核實之論也至於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自著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五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推之侯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爲斷餘說皆不

取

附治賦考

周氏世樟曰侯國之賦重王畿之賦輕王畿千里可出萬乘則六軍者特用其十之一而已而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爲大國一封可出千乘則三軍者乃用其二之一也而亦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爲總而計之侯國之重於王畿五倍者誠以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有公卿大夫士之祿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特輕其賦以恤之且天子無所不統王賦不必自出有所征討卽用諸侯之兵則其兵不必多也若侯國則上聽司馬之調發下供方伯之號召則其兵不可少也然侯國之賦雖重而調遣之時必因一方有變則調一方之兵若其方無變則設而不用者多矣至春秋時列國兵爭各變舊政始壞于齊之內政繼壞于晋之州兵楚之乘廣而魯人亦作邱甲鄭人亦作邱賦下逮戰國尤不可問蘇秦謂齊宣王云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不待發于遠縣而卒已二十一萬是直盡數用之矣○馬氏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凡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卽出于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調

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是以雖在小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少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二十五人是七家而調一人也具此五百一十二家姑以中地三家五人計之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七次調發方及一人也盖教練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少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章氏曰王畿千里爲六軍者十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徧而又三家正羨代更七家前後迭任民生自二十以後六十以前四十年中其爲給役也僅矣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竭民之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猝有四方之役卽用諸侯兵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討淮以江漢畧見于經可考也

諸侯附庸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爲畿內之爵名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從子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辞無所貶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

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
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
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
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
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
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
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
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必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
又以庸為城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

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
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為
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
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
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
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周氏秉中曰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之制周

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後儒陸農師金仁山輩並言周之
幅員不廣于虞夏安得加封若此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
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
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二十里而具千乘伯
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
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
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
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
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按唐氏此說於公侯伯子則以
為兼歷封于諸男則以為舉實數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

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惠半農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
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
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君而封為
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
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
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此說合于孟子而異于
周禮惠氏假借附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謹遵
周官義疏大司徒凡建邦國案云周官所云者制其域也兼名
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
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孟子言

班祿則止計數士而已如今大州縣包給山川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異此

附庸辨

周氏秉中曰註以庸爲通此本白虎通附大國以名通之說按書傳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以達于天子又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墉同猶屬城也二說雖與註異而義亦可通任釣臺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郳小邾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鄫巫屬魯有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雖春秋變制然必古原有此法按白虎通云有德之士封之必先試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爲附庸則古有其法明矣又左傳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註疏謂附庸未受王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郳儀父稱字爲貴之也胡氏則云中國附庸例稱字郳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稱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春秋繁露云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總之不能方五十里也故自春秋所載附庸凡九國顓臾須句任其風姓也葛嬴姓也蕭子姓也他若牟極鄣郭其姓氏不可得而詳也

圭田

士虞禮曰圭爲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其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商制而改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達於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周氏理袤曰孔頴達云圭潔白也德行潔白乃與之田陳大可云圭田亦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按孟子明言必有圭田則不以德行功德而異孔陳之說非也趙注云圭潔也詩天保吉蠲爲饎三家本作吉圭惟饎圭田所以給粢盛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祭以粢盛爲重也圭田蓋取粢盛蠲潔之義云

五服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畿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夏之服甸侯綏要荒自甸至荒凡五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爲方五千里矣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自侯至蕃凡九服服二百五十里則面二千二百五十里矣加王畿五百而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爲方五千五百里矣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即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

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蕃服在禹貢之外然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夏五服之外也孔安國司馬遷王肅之徒其說皆然特鄭康成謂堯之舊制服五百里及禹輔而成之服加五百里則面相距為方萬里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不知經傳凡言萬國者舉盈數也孔穎達謂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迹曲而量之以人迹異耳此說是也

方伯連帥

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衛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夫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憂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國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

力政

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

其厚薄與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畜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蚤舍野遠而役少故蚤征而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鄼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

無不率從也其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釋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

讀禮疑圖云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織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屋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又按周禮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授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役不免也然三者之賦又徵之必以其時警戒之中猶有惻憫焉

周氏世樟曰古者役法役民之身即後世所謂差役而僱役亦行乎其間孟子曰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皆是征其財

也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云辨其可任者任之以徵財征鄭氏皆以征為口率出泉則兼行僱役明矣

軍制

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以國家宮室車旗禮儀言之上公以九為節大國也侯伯以七為節次國也子男以五為節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

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
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
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左氏曰季武子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譏爾古
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
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閒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
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魯襄
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于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
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
中軍又書以正之公羊曰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春秋

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
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五禮通考云因地出車因車成軍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武成分土惟三之舊制也則以公侯爲大國而出三
軍。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而出一軍二軍者爲宜。若只以公爲
大國則周制惟有虢及宋爲公爵而齊魯晉衛皆止侯爵皆
不得爲大國是侯國之得備三軍者絕少矣豈其然乎又云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禮定制魯初封爲大國後削
弱降爲次國則其國本可以爲三軍可以爲二軍故鄭康成于
魯頌亦用二法解之至于作三軍者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故

爲此制通一國之民分爲三耳。本與大司馬三軍無涉。然當作
三軍時公猶有民也。至舍中軍則民皆屬三家。公無民矣。其與
周禮二軍有何關涉。而穀梁反以爲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
爲復古反正之功何其愚乎
方氏望溪曰魯舊二軍皆公室之兵也作三軍者季氏自爲一
軍孟叔共爲一軍而公徒爲中軍也正惟中軍屬公故後復毀
之而叔孫早知其然也鞌之戰四卿並將主師與其佐也以是
知魯舊二軍也中軍既舍則仍二軍矣而昭十年伐莒三卿並
將何也孟叔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肯相下也二卿並聘
而書二卿並會而書亦猶是也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

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晉六卿並出獨書元帥者統于君
也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者散辟
也不屬于君而無所統也
葉氏時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于軍旅大事則
五官預有掌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于卿此有事之時也無
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
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
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家大事
國子游倅雖屬于夏官之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衛兵之權
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

則屬之司馬闕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于司空其戢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于農本無兵之可敍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華氏泉曰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帥則皆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也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穀將中軍一戰而霸則詩書禮樂之效也其大國次國小國軍將必皆命卿何也蓋欲為將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於列國兵權不屬于私人此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也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者所以明分軍帥無隆殺者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也春秋于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如是夫

方氏望溪曰觀魯之軍政而盛衰存亡之由可考也隱之世翬再主兵而有鍾巫之變桓莊懲焉桓之篇君將者四微者之師

四君將者皆大國之事也餘則小國邊邑之事也莊之篇君將者十三大夫將者二於餘邱微國也會齊伐衛亦淺事也僖之篇君將者九大夫將者四其末年遂再主兵而戰鬭萌矣文繼以怠自七年伐邾而外几役皆大夫主之而三桓之勢成矣宣公怵于三桓之勢獨任歸父以抗之而反為所逐于是兵柄盡歸于三桓成襄之世惟伯主在行公乃親會非公能主兵三桓不敢抗霸以取罪耳其餘侵伐皆三桓更將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五十年閒未嘗假手於列大夫蓋懲于歸父之事而併力以公也昭公終世未嘗親將蓋中軍初毀三桓欲私其衆而使公不得近也至定哀而反有親將者民之去公久矣以為不足忌也故私家之兵有事則使公將之猶魯盛時公室之兵有事使大夫將之名為主兵實供大夫之職耳且圖私邑披小弱則三桓尸之犯強鄰結讐纍則公試之據事直書而其惡不可揜矣

九州

禮言共工霸九州黃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已前九州耳至舜之時洪水泛濫通道阻塞乃釐下土方設居方舉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州封十有二山建十有二牧然後政教之所加貢賦之所出有所統焉及水土既平禹又即舊域而辨之以為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傳言貢金九牧則舉十有二州不在治水之後矣孔安國謂禹治水之後始制十有二州誤也禹貢先冀次兗以

治水始於近也周官先揚兖荊以治地先於遠也商書言九有之
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千七百七十
三國則商之九州蓋亦襲夏而已先儒以爾雅之九州爲商制於
義或然然禹貢有徐梁而無幽并爾雅有幽營徐而無梁并青周
禮有幽并而無徐梁則周之時徐梁入於青兖而折冀於幽并矣
班固曰冀州民多慷忮李巡曰兖信也徐舒也揚輕也荊強也豫
舒也雍壅也冀近也（謂兩河之間情性相近）其論俗方之情性大槩或然然
以冀爲近則與班異矣盖民生天地之間其剛柔緩急繫水土之
風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
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峒之人武秦人上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

慮多輕薄凡此皆地使之然也陳楚之信巫重祀衛之亟會流淫
魏之薄恩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跕躧燕之輕色急人齊
之侈許不悄吳粵之好劍輕死朝鮮貴正信而尚禮器重廉恥而
尚禮義宋多君子而好稼穡凡此皆俗使之然也

金氏通鑑前編云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比自陶唐都冀其
聲名文教自冀四訖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
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
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二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
後復爲九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
以殷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荊周之制合梁
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此見于爾雅職方氏者可
考也

周氏理衷曰舜肇十二州一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州爲
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此孔傳及馬融鄭康成
王肅之說也一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
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此漢書地理志及皇甫謐帝王世
紀宋書郡國志之說也以今考之二說皆有難通謂肇十二州
在禹治水後則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豈尚有未封未濬者
且禹置九州舜分之禹復合之不亦紛更多事乎謂肇十二州
在禹治水前則舜即位咨十有二牧益稷篇禹之言曰州十有

二師是十二州之數終舜之世不改未嘗復爲九州也此尚書
一大疑義李安溪云州之有幽并營者徒以冀極塞而青跨海
形勢濶絶建牧分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于冀
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于九而其言曰州十有二師十二師
即十二牧九州爲正幽并營爲附舜典總言之禹貢則以正者
統之也禹貢青州云萊夷作牧牧者州牧（孔傳以牧爲放牧非）自萊跨海
即舜分青地爲營州者以其爲附庸之州與冀之幽并同故附
見于青而不列此言作牧而幽并不言者王畿無外畧其牧號
或以王官兼之如周家內諸侯之例也按此說具有特見觀益
稷篇禹曰予決九川又曰州十有二師或言九或言十二則知

無分合更置之事舊說謂舜禹互相變革不可通矣○周氏又曰幽州北裔之地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闞百史云此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分冀州東北地為幽州其地廣孔疏謂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按此幽州與崇山羽山一例必是荒裔之地闞氏以為其地狹者得之

附三分天下辨

冀兗青徐豫揚荊梁雍禹貢九州夏制也冀雍豫幽營揚兗荊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

分有二宜引商制為說紂都在豫天子圻內無遠屬牧伯之理六州歸附當析出豫言書西伯戡黎解者以西伯為武王黎近帝都文王時不宜稱兵也闞氏曰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成以所爭田為閒田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則活潑潑地矣溫故錄云分音問○猶語云三停三股不過就天下九州計數之詞○有二亦非版圖之入也○今皆如字讀非也

五地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蓋無塊其質也和緩其性也禹貢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所以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墳其起者也埴其黏者也壚其疏者也禹貢壤墳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蓋言其大

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預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于天下也

惠氏禮說云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晳而瘠

原隰豐肉而庳大戴禮五方之民堅土肥墟土大沙土細息土
美耗土飄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早知而不壽南方早壯而夭
西方勇敢不仁北方惷愚而壽中央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
宜山林動宜毛植宜皂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
覈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原隰動宜臝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
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
汾濛濁宜麻濟迴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
黍漢安重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
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
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蓋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

爲五水水土合而天地之物生焉蓋根于中者爲動物命曰神
機根於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癈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
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
而器者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
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五物者
五行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
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
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
和也由是人物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萬物阜安

十二分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
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蓋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
之五星則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
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
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
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
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
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
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邪先儒以爲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

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屬以歲之所在爲福歲之
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
越而吳不利歲淹元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
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
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爲大水以陳爲火則大皡
之木爲火母故也以衛爲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而不相能帝遷閼伯於商邱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
爲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出亦若此也按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兩戒雲漢升沈之

[illegible]而論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袁坤儀亦謂一行之說實勝諸家云

類考云日月行度多從角起角位在辰指其所始者以名之故總稱辰左傳疏云所謂語辰而莫之同者大火謂之辰也北極謂之辰也水星謂之辰也東南隅有辰也十二次謂之辰也然大火則謂之大辰北極則謂之北辰水星則謂之辰星東南隅則方位之一耳論辰之正義必以十二次爲斷蓋經傳言星必言辰辰字與星字相連不與星字相對虞書十二章之服日居其一月居其一星辰居其一洪範五紀之目亦日居其一月居其一星辰居其一蓋辰即天之十二次日月星皆運行乎其間所以獨與星連者以諸星布滿周天辰之所在即星之所在故

爲聯屬之辭耳其實星有象辰無象星有環域辰特虛位不得劈分爲二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康成特分之者彼以徧祭諸神十二次亦當祭故分之歟非也○又按西曆云十二辰在宗動天居列宿天之上列宿東旋有時而移宮十二辰則亘古不動

附北辰考

江氏慎修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爲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注因以天樞釋之其實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語類云未嘗不動而動于其所故集注謂之不動其實是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轂之心旋轉不停此真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真無所爲也玉海云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常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晉書天文志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繞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李氏安溪曰上規下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中謂之滋帶滋之內外三十度許爲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江氏慎修云所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非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中而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遶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坐惟在紫微者居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轉運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不容于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

中星

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五月四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而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書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

昴昏中可以收斂不特是也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

按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恒星當午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曰中星戴氏詩補傳曰凡星每晝夜隨天左旋至正南爲最高猶日當午正爲最高也故未中以前每歷而上既中以後漸流而下據周時季夏昏火中故孟秋之月昏已過中但見其西流耳又書補傳曰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列宿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爲經緯唐虞時孟春日在奎仲春在胃季春在參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以日所躔故伏而不見也稽諸古籍惟夏小正與堯典多合其時未甚相遠也至周則恒星東移已及一次春分日躔降婁月令日在奎昏弧中周末然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横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正在午位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星也夏至日躔鶉火故房心昏中堯典夏小正其象合至周夏至日躔鶉首周初日在柳月令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周末然也豳風七月流火則固六月火昏中矣月令言於季夏與詩合夏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于日心爲大辰秋分以後日所躔之宿也與堯典合至周秋分日躔壽星周初日在亢氐月令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周末然也夏小正十月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恒鄉降婁降婁

値子星紀必値卯日所在之次也十一月則日在元枵春秋傳元枵虛中也唐虞時冬至在虛五六度至周冬至日躔星紀周初日在牽牛月令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周末然也說者咸謂斗牛爲列宿之首故謂之星紀言星自此紀也考周初日在牽牛至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牛特周時之天象堯典仲冬星昴日月之行起于元枵之中不以星紀序首矣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曰火曰虛曰昴蓋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以鳥爲全舉南陸之宿火爲全舉大火之宿者非也猶之古人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更立名事正相類也

璿璣玉衡

若稽曰璇玉璣珠說文曰璿美玉也孔穎達曰以璿爲璣以玉爲衡璣爲運轉衡爲橫簫懸珠以象天而以衡窺之漢謂之渾天儀是也按渾天本乎顓頊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其法也秦火以後器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魏晉以來宗之以爲法唐李淳爲三重儀比舊制益以黃道之法而猶未盡善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儀圖天之象且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又別立仁輪絡于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退一度月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視淳風較精古之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其名而無說周髀有其術而無驗惟渾天爲近之後世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雄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幾乎莫之能違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爲周髀則雄于二者特取渾天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爲天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爲晝日遠爲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日在地下爲夜是以後漢張衡鄭康成之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視青祲察災祥有足驗焉故也

附天體辨

明史天文志云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天有九重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二曰列宿天次三曰塡星天次四曰歲星天次五曰熒惑天次六曰太陽天次七曰金星天次八曰水星天次九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相符注引朱子云天運行有許多重處裏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周氏曰歷家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不過以進爲左以退爲右乃握算之捷法耳要之天與日月五星皆左旋而遲速不同耳蓋七曜之行各分重數愈卑則愈遲愈高則愈速月在最下一重二十七日有奇而右旋一周日在第四重一歲一周天金水下于日其行時速約亦一歲一周天火在第

五重一歲一周天木在第六重十二歲一周天土在第七重二十九歲一周天總之速者進而左則遲者退而右推而至于第八重即二十八宿亦未嘗不右旋其最速者獨九重之天耳南懷仁云七曜恒星之在天自東而西亦自西而東所謂自東西者隨天左旋也自西而東者後天右縮也此左旋右旋之說也然則速莫速于宗動天以七政恒星與之較無一非右旋者但右旋之中又分遲速其進速者其退遲至恒星而止其進遲者其退速至月而止

李氏安溪曰天圓地方之說蓋以動靜體言之實則形氣渾淪相周古人卵中裹黃之喻是已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

循渾淪磅礡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之近爲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晩爲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爲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按西法以地爲渾體南北東西隨處改挽者即昔程子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之謂也又按梅氏云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極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圜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爲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爲最下水以海爲壑海以地爲根水之行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

事徵之江北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江南天頂去北極五十八度浙江天頂去北極六十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遥看異地皆成斜立又况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京師以去北極五十度之星爲天頂瓊海以去北極七十度之星爲天頂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瓊海望京師亦復相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比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又按江氏云地爲圜形周圍九萬里南北則以二極之低昂知之南北行二百五十里極高下差一度東西則以月食之蚤晩知之地赤道經東西相距有七千五百里則月食先後差一時此惟善測者能信地之綿亘甚廣其圜也以漸雖繞地行一周恒以足履

地首戴天必無倒立之時水之附地而繞亦猶是也今試泛舟於江湖登舟之高處望之水之來不見其端水之去不見其尾但覺微有灣環之形惟舟所到即是高處此何也人目能望數十里此數十里即以漸而圜故也而地圜之最可見者如月食於地景月之虧必作灣形由地景圓故也使地不圜何以有此圜景乎易大傳曰坤至靜而德方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皆地圜之證也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知矣水附於地而流地振之而不洩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水載可知矣

致日月之法

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又曰東方

之日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生于西其盛則生于東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黃道也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爲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爲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爲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

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者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考之於經仲夏平秩南訛敬致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則致日不於春秋致月不於冬夏而漢書有春秋致日之事蓋兼後世之法也然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分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而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

附日至考

周氏世樟曰自古造歷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凡若此類蓋一歷自有一元也乃更有上古之元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朱子以上古歷元爲言其說見于兩漢志據西漢志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此一說也據東漢志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所謂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者此也西漢志比東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西漢志云一元之中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初入元百有六年謂之百六之會四百八十年謂之陽九之會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除五十七年爲災歲其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與東漢志同宋中興天文志云歷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歷者逆推而上之惡得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于牽牛之次然後用爲歷元蓋艮丑者萬物成終成始之地故北辰則居其方爲天之樞而七政則會其方爲歷之元也

曹氏之升曰舊說以冬至朔年月日皆甲子爲歷元千歲之日至集注主歷元說乃或者謂歷元之說始自漢人孟子論古斷自唐虞必不爲此荒遠之說也可坐而致不是致那日至之日

是那日至之度蓋天地間所以有晝夜春秋全在乎日於日出没之際指正南一星爲中星以驗之而知天行之速於日由是天日轉而西則日日縮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之時而日躔之次始與先之所躔相合於是因日所經之宿而指其二十八以爲經又分其次爲十二以應月又分其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應日蓋天無所爲度以日之行爲度也言日至者周正建子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衆日至而其餘日躔之度皆可知也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傳曰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即所謂故也以是推之而是年爲正月己未日至可知也又由是推之自周公攝政之五年

爲正月丁巳朔旦日至距戰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日至凡積七十六歲者二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爲魯共公之五年共公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康公四年孟子二十有二歲逆而泝至武王伐紂之年所爲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毛大可云日至兼冬夏言之而所以必兼夏至之故尚未有發明李安溪解堯典申命羲和節云二至者歷之元也二至正則歷本定矣故四時測驗而周官惟曰冬夏至日者以此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屬也冬之屬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于夏言敬致下冬不曰宵短而曰日短蓋亦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槩前義一以夏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言夏至之

景晷冬至者以此觀此則推步之要最重夏至孟子所言必是古法非如漢法之專以冬至爲主也

附交食考

周氏世樟曰日月之行于天也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行高而月行卑若合朔之時日與月同度同道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光爲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分數總由同道對道之多寡也而日食之說歷家又有內外道之辨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每驗若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食每不驗古有兩說一謂對度對道則月

爲日所衝陽極反亢故食一謂日光在外其中實暗對度對道月正當其暗處故食所謂暗虛是也春秋左傳疏云術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　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道不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道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

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起于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疎者月近則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豈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也戴氏詩補傳云交者月道交于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今名中交）自南而北（今名正交）斜穿黃道而過是爲掩乃有食凡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

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于地影日食則主人目葢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步算家立三差求之高下差也東西差也南北差也前人之為術蹟有常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說占家之妄也然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終古不變聖人以為天變而懼何也曰日月之主乎明者常也其有所掩之者則變也君德比于日宜常明而不宜有蔽者也聖人恐懼脩省無時不然所謂日食脩德月食脩形又其敬天變而加警惕耳

附日月霜露考

周氏秉中曰中庸由舟車人力而極之於天覆地載區壤盡矣其又曰日月霜露者何此蓋為下血氣立根邵子皇極經世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今按歷書以度分天即以天度分地自北而南為帶一帶在赤道之下其地日正對而極熱則可謂之霜露所不隊二帶在北極之下三帶在南極之下兩處日極遠而極寒則可謂之日月所不照融結者萬物之死地是以血氣之倫不蕃焉血氣所蕃在黃極與南北二極之中間自距赤道十九度至二十四度正當其處謂之正帶沖和之氣鍾焉經文下此二語特有深意不然所照所隊豈更在覆載外而重疊言之耶

附周正辨

周氏世樟曰周正之說先儒議論不同孔安國鄭康成以為周人時月俱改是也嘗合羣說而考之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為七月八月者五月六月也若非五月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為十一月十二月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梁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蓋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槁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之十月乃周之十二月與朱子所釋輿梁之說合明堂位言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為季夏四月為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夫蜡祭在十月而言十二月是以十月為十二月矣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考律歷志泰誓之春其實在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是以冬為春以十一月為一月矣且春秋書春無氷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氷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考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

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難者曰詩臣工篇言維暮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夫暮春而來牟將熟豈非不改時之証乎四月篇又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夫四月而直稱夏六月而暑已徂豈非時月俱不改之証乎殊不知此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月改時而授時出政仍從夏令周禮一書或言正歲或言正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閱十二月斬氷之類莫非夏正總之以子月起數者周制也而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克寬曰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斯言足以破盡羣疑孟子引曾子言秋陽以暴之夫日莫烈于夏而曾子言秋蓋以午未申之月爲秋耳蔡毋邃曰周建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曾子言秋陽此亦改時之一証也

正之法自夏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甘誓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統絕無子丑寅之說豳風改歲之文繫于十月之後者不過謂大寒將至預備將來卒歲之計耳豈謂一過十月即是來歲乎蔡九峯注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呂東萊解豳風以爲三正通于民俗其來已久此二說者皆非也林氏曰湯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考之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居攝即位皆以建寅之月爲始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恐未可据羅泌曰觀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知其建寅同矣

附伐氷考

曹氏之升曰周禮凌人掌氷春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注鑑如甀疏云漢時甀今之甕也大口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大喪共夷槃氷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氷焉大夫設夷槃造氷焉士倂瓦盤無氷士喪禮士有氷用夷盤可也鄭氏曰謂夏月而君加賜氷此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之說也余按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氷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氷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觀此則伐氷宜兼食說注

但舉其重耳仁山金氏曰伐斬也斬氷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氷非斬氷也豈喪祭則取氷于公故謂之伐歟

後學馬蓋臧校字

禮書附錄卷三終

禮書附錄卷四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五門附三門

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皐門應門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晝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冦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于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衞莊公繹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以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制而已況非魯乎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是禁施于雉門之內而不施于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恠民得以入皐門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

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按大雅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皐應者皆非也明堂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云按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皐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皆通

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釋之于庫門之內家語謂孔子爲衞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天子臯門雖有門未必與王宮相連。蓋臯門內皆官府無民居。諸侯則無此制矣。魯之庫門制度侈大或有之其實是公宮之門非若王之郭門也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鼓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展伐虎門蓋末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應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明堂之南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謂之應門

臯門

左傳曰魯人之臯杜氏曰臯緩也臯鼓臯舞皆以臯爲緩則門之遠者謂之臯宜矣毛氏以臯門爲郭門非也

按明堂位注臯之言高也泰蕙田曰春秋傳澤門之晳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然則澤門。乃國門。非朝門。孟子所云垤澤之門即此。陸德明釋文澤門本或作臯門者誤也孔頴達詩大雅緜疏注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有臯門也是不然矣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蕙田曰鄭仲師以雉門爲二庫門爲三康成以庫門爲二。雉門爲三。今以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觀之則庫門在外。雉門在內。康成之說不可易矣

庫門

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觀門

爾雅曰觀謂之門禮運曰出遊于觀之上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周禮縣法于象魏莊周曰心遊魏闕之下左氏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又曰鄭伯享王於闕西壁蓋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謂之魏以其巍巍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臺門以其高于垣墉若臺然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加其度耳子家駒以魯設兩觀爲僭誤矣先王之時門皆南鄉漢有北闕東闕非古也

方氏慤曰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有臺門而以爲大夫之

僭也萬氏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間
路門內爲路寢即內朝也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郤子在門
臺臨廷即視朝時也然則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别無朝堂秦氏
蕙田曰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即臺門也君曰視朝于
此門之外則廷故古人稱朝廷不稱朝堂也

屏

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
道也當道而設屏此門外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
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
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

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穀梁曰亡
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然記曰亳社
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曰蒲社揜其上棧其
下則亡國之社屋之三面幽閉設牖於北而已與記所謂疏屏者
異矣春秋傳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則亡國之社蓋位于東而非
廟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
謂之樹又謂之蕭牆漢之時東闕罘罳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
若今浮思釋匠人曰城隅角浮思孔頴達謂浮思小樓城隅及闕
皆有之而屏亦然則屏又謂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爲不知
禮禮記以旅樹爲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大夫以簾士以帷於理或

然天文屏四星在端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江氏慎修曰宁有二義齊風俟我於著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
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即省俟于宁是也至
是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于正門天子以應
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
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未可泥門屏之
中間以求之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而
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得之

天子三朝諸侯三朝附

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

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
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
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
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
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
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
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
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
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
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

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
宜亦然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
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
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人掌
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徒行人之所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
夫拜賜于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朝不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
在大門外然大門外則經涂耳非朝位也
按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當以朝士注爲定說先鄭以外朝在
雉門外者誤江氏愼修曰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
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

而舉之謂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
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
過于朝是凡民可以事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惟國有大事詢
及衆庶方在此朝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
不常有君位也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宁徧
揖羣臣則朝禮畢于是君退路寢聽政諸臣就寢門外左右六
府各治其事太宰所謂贊聽治者正謂治事處贊之也寢之路
門外之治朝。與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
廷者平地。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朝士
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

門外是平庭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
在廷中也君退適路寢。則君位廢。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于是
有過位之事。○江氏又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
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是也。一爲與羣
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
旣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
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在內朝也。治朝無
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儞行皆
是燕見時也。鄭注大僕掌擯相以宗人圖嘉事解之寢一邊耳
非爲燕朝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孔子爲司寇在五

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
言于君。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節。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
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
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
門復位之理也

眡朝退朝之禮

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
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
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尊者體盈卑者體蹙體蹙

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㪚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蕙田曰古者視朝之禮甚簡即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事治之處即匠人所謂外九室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于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治事之朝而言也

卿大夫二朝

國語敬姜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外朝子將敬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以下有二朝矣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非是

蕙田曰玉藻揖私朝煇如也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蓋卿大夫有家臣則必有朝家臣處有家事則必有合家事處其有私朝宜也大夫二門則私朝當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陳用之據敬姜謂卿以下有二朝萬充宗則謂衰時之變禮敬姜之語非先王之制其說最當韋昭謂外朝爲君之公朝內朝家朝蓋亦知其非禮而強爲之說耳然則私朝卿大夫自有之但不得內外兩朝如敬姜所云也

方氏觀承曰朝者以下事上之通稱內則子事父母亦曰昧爽而朝唯天子得備其制故其朝也有地有時有器有官而朝之典綦重下此則聽其自相朝而不爲之制大率大夫士隨其時與地與其下相見即謂之朝非當宁之比是大夫之朝與內則之朝無異則有其名而不干其制故冉子退朝夫子不以爲非陳氏據魯語疑大夫有二朝非也

六服朝覲之禮

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僻不數者不至於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衛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從王巡狩各會于方岳矣晉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儒以爲間朝在三年

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而再會再朝之年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為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周三年一朝男服之禮耳叔向之言特為男服而發何耶考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之謂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間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會固疏于朝而盟又疏于會此所以書再朝而會再會而盟非謂會必六年盟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于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大宗伯殷頫曰視鄭氏謂殷頫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公彥謂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而元年七年

十一年甸男采衛皆不朝矣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然觀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執壤奠咸進陳戒則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為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又行人云殷頫以除邦國之慝蓋邦國有慝諸侯乃使其臣行眾頫之禮則眾頫亦無常期此鄭賈立說之誤也

書舜典天子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狩此條極明即如大行人之歲一見三歲一見云云亦即是此例耳蓋言歲一見者乃巡狩明年之第一歲也二歲一見三歲一見者亦是第二歲第三歲非謂每二歲每三歲也蕙田曰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本無二法而孔疏强分之左傳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與書之六年一朝非一法也而孔疏强合之陳用之調停其說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然六服盡朝惟十二年王不巡守乃有之經云六年五服一朝者謂六服遠近六年而遍非謂五服盡朝也今如用之之說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采服雖云四歲見衛服雖云五歲見實與

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耳實豈所謂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者乎陳氏又駁鄭康成元年一服朝之說引書康王之誥以證之其說甚辨愚竊以為不然何者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謂六年之朝期當以巡守之明年為始鄭氏所謂元年一服朝者正謂巡守之明年甸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年非以是為即位之元年也六服分歲而朝者禮之常故可以年計因即位而五服盡朝者非禮之常不可以年計陳氏乃比而同之其不然矣周氏柄中曰據大行人則六服分年來朝以地之遠近為朝之疏數據周官則每至六年五服盡來朝無遠近疏數之殊其說不同孔氏尚書疏謂昭十三年傳叔向言六年一會即周官

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不必其君自朝以此彌縫兩經之異按叔向言一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杜注謂十二年有四朝與周官不合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年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而孔疏强指爲因貢而見其爲曲説不待言已愚謂尚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制諸侯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所言侯服歲一見言六年中之第一年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采服以四年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以六年朝是六年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夷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頫聘之期經傳所言不一當以周禮爲據大宗伯

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也蓋以一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獨朝則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是十二年凡三大聘此周制也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昭三年傳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昭十三年傳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先儒或以爲霸主所制或以不知何代之禮此皆不可爲據者也蕙田曰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不及邦交之文者詳于王朝畧于邦

國也至大行人始述歲問殷聘世朝之制而其儀節則掌于司儀其牢禮則詳于掌客先王之于諸侯使之聯其情而達其好者無一不周浹而賅備故封建千八百侯而無强弱并兼之患爲又云交擯諸侯相朝之禮論語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交擯非旅擯也

朝覲冕服

古者諸侯將適於王則裨冕而出眂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等爲送逆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衮冕矣奚間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

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眂朝皮弁服則謂受朝於廟則冕服受朝於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曰眂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于廟則可施于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元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耤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於廟

也又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鴈諸侯在朝則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服亦冕服可知射于朝以冕服則受朝於朝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退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之事也

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則天子受諸侯朝亦衮冕服則元衣纁裳素帶朱裏終辟佩白玉元組綬朱韍赤舄諸侯之冕服元衣纁裳素帶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朱韍赤舄在朝在廟皆然既家謂在朝服皮弁服者非也當從陳氏爲是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

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皆廟中將幣三享齋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郊特牲曰覲禮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也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雖同然朝宗于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于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于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夷王當覲而下堂故記者譏之賈公彥孔穎達之徒于是謂秋覲無送逆之禮其言與齋僕不合非所信也

鄭氏鍔曰朝禮出迎賓則下堂覲禮不迎賓則不下堂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于外覲則天子當扆而立扆者戶牖之門以象陰之入收藏于內此又朝覲之別也周官義疏云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于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齋僕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于朝正南面之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相悖齋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

乘金路云云此謂朝覲之饗食也陳氏刪脫二字遂生謬解

諸侯貢享之禮

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財貨服斿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荊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類是也其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吊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夏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侯氏奉玉帛以

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稅是也周禮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服斿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嬪物而繼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而下後也甸服貢嬪物內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以器物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畧也材貨邦用所

通服則王身所獨太宰退服在材貨之後此又著其先所養而後其所自養也幣斿物六服所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斿物繼貨物之後事之序也行人無幣斿物貢者以其所共貢者不可六服言之也賈公彥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有幣行人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為銀鐵石磬丹漆而與前鄭異於行人以器貢為尊彝之屬而與前鄭同於太宰以材貢為杶幹栝柏篠簜於行人以材貢為八材是自惑也

周氏理裘曰厚往薄來章句云燕賜厚而納貢薄按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飱牽之類是待來之禮周禮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好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如春秋時天子賜祚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此是往禮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太宰九貢是也義疏云大行人之九貢是諸侯因朝而貢太宰之九貢邦國歲之常貢

湯沐之邑

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

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

通考云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此對文言也其實朝宿之邑皆得稱湯沐耳左氏傳云取以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注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以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注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

明堂

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

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于明堂而玉藻曰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

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橋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

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

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岳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鄭康成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及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于荀卿盛于漢儒于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秦氏蕙田曰明堂宗祀之禮雖制于周公而行之實自武王始武王身有開創之功而爲之父者又文王也故得推尊其父以配上帝其後王烏可援嚴父之例耶且周之王業成于文王而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故特祀之于明堂以配帝此聖人之行權耳若文王可配圜邱又何事創制斯禮以彰嚴父之義哉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蓋祀乎明堂即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也諸經以爲創自周公而此屬之武王何也周公制之武王行之所以並稱達孝也注以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誤矣曹氏曰趙岐孟子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注引用其說而又言以漢時遺址尚在句蓋据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至漢時武帝時猶有遺跡也但按左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也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于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宫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爲舜至岱宗其仍乎黃帝之舊爲之與否既不可知而武王伐商肆覲東后所云建堂于東北阯者亦書無明文惟據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成王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則泰山下明堂當即周公朝諸侯之處其後元子就國即爲魯宗祀文王之堂也孟子曰王者謂文王也文王曷稱王以行王政追王之也文王之政曷稱王以文王之治岐皆王政也孟子疏云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是爲得之

壇壝宮

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國外壝土爲宫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爲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

一等一尺矣春官于東夏宮于南秋宮于西冬宮于北加方明于
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
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
位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堦而鄭氏曰前三階者以其宮四門而
位尚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玉降拜升拜而鄭氏曰
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于下等子男
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者以其致命王授
之玉降拜升拜與覲于廟相類故也掌次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

設重帟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公
彥謂大次去壝遠小次去壇近其說是也壇域君子所設以行禮
者也

秦氏蕙田曰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自朝宗覲遇而外即及會
同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而足天官太宰春官肆師司几筵
諸職則名之爲太朝覲蓋朝覲之禮行于國中不過一方一服
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爲壇壝宮于國外五等謂諸侯同時
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云故云大也若在境
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輂輦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
周官每以會同與師田軍旅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

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大祝
大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別之春秋之世天子不行會同
而霸國大侯假此禮以行之非周禮之舊矣

盟

先王之時結民以信忠誠懇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
詛之末常不弛于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
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
諸侯有盟萬民之不信有叙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
者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
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于坎加

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有
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
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
山川邱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川邱陵升祭
川沈祭地瘞鄭氏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狩之盟其神
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歟經言
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
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
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飾牲爲載以

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
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叚禽曰平王東遷晉北
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鷄犬盖騂旄之
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
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詩曰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書無逸曰
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
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陽虎
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
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
過而或為將來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
蒯聵與伯姬輿猳以盟盖下人君之盟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
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
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
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
或尋或乞或要或逃或淪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
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按凡盟者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
取血盛于玉敦司盟者執其器為歃陳其載辭乃北面讀其載
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取血合同盟者塗口旁尊卑以
次謂之歃血置牲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秦氏蕙田曰穀梁云盟詛不及三五考之書苗民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則三五以前盖有之矣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為罪展禽
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詩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
謂其盟之屢而無信也夫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
知畏于神而不敢欺敬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畏敬之心而
約信畏以先之此盟之所以息邪省形而足以輔治也故周禮
秋官立司盟以掌其事至并盟誓而背棄之則刑罰有所必加

矣司盟亦謂之司載國語司載糾虔天刑是也但古者結繩足
以示信盟詛雖有而不必用去古既遠民俗澆漓盟詛雖有而
如無有升降之際良可慨已盟誓盛于春秋後世間有之學者
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王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
牛耳桃茢之文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盖亦不考之于詩書
爾

曹氏之升曰左傳襄九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注載書盟書也周
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
血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是實字並未可訓載
為加也集注蔡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

之禁蓋全用穀梁傳文也范甯注穀梁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楊士勛釋云莊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洮會云汋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此解不歃義極明又引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于牲上者亦是活牲非死牲理亦通也仍于載書義未辨不足以取證孟子余謂趙岐舊注云束縛其牲。但作載書。不復歃血。此爲明晰

聘儀

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也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頫曰覜殷頫以除天下之慝時聘以諭諸侯之志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氏特來曰聘衆來曰頫聘有圭頫有璋蓋頫爲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弟或稱公子或稱公孫或稱人或不稱氏或不言使其襃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趙子曰凡言聘則知君使矣曷爲又稱君以別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凡聘所以通好則天子之於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所以譏其專行諸侯之遣使非不可以稱使也聘大夫之事也稱弟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也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

秦氏蕙田曰周禮大宗伯大行人俱有時聘殷頫之禮王制亦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故周禮有大賓大客之分大賓謂諸侯來朝大客謂諸侯使大夫來聘也先王之于諸侯既酌六服之近遠而定爲朝覲之期猶懼上下之情不浹也又于其間使卿大夫奉幣入聘以結諸侯之好且以觀其卿大夫之賢否以故六服之遠如在一家而無猜嫌跋扈之患後之儒者掤謂諸侯無聘天子之法而以周官之聘頫爲天子遣使侯國之事夫天子于侯國尚有偏存偏頫偏省之使而諸侯自朝覲以外無一介行李聘于天子曾謂古者有此體制乎儀禮有諸侯邦交之聘禮而聘于天子之禮雖無之其散見于經傳者猶可考其畧也

王及諸侯寢廟制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央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夾西夾賓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

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牖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間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是房無北牖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大夫士則五架有榮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爲簷曰庪棟庪之間曰楣昏禮賓當阿致命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于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廹狹矣

按朱子儀禮釋宮云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房與室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廹狹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周氏秉中曰趙注孟子大室無丈尺之限故言數仞愚謂堂高數仞指堂階之高非指屋室凡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考工記堂崇三尺史記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蓋每等高尺三等則高三尺矣若云堂屋世豈有三尺之屋哉但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以孔氏八尺爲仞鄭氏七尺爲仞計之即天子之堂亦止一仞有餘耳戰國諸侯雖踰制亦不得高至數仞以此知四尺爲仞之說正有自來○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

朱子釋宮云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士冠禮注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設于西階前當內廉然則西堦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拔餘說云古階制以堂為限天子之堂九尺階即九階九級以每一尺為級也有九級即是九等以每一級為一等也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當五尺之堂五尺之階也連步以上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拾者歛也與聶字同義盖升階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如先左足者左足躡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此一等不踰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至于臨上堂時右足必䟦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足仍連左足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即鄉黨攝齊升堂之說也至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散等固是散步與拾級連步相反然鄭氏謂即栗階孜燕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盖近地諸階猶是拾級之法兩足合一階而至于近堂三等則左足躡第二等右足即躡第一等然後左足又一發而升堂也謂之散等其實連步多而散步少故不過二等鄭義謂升一等而即散升非也又歷階則自下至上皆散步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但越步而不越等賈氏公食疏謂歷階越二等亦非也若躐階則不循階級越等而走公羊傳趙盾躇階而走是也但躇階雖越等而實無定等賈氏謂躇階越三等又非也古數級之法自下至上一級為一等而經言等往往以近堂上級為首等如士冠禮降三等鄭氏謂下至地也則士三等階反從堂上而下數至地此又鄉黨降一等沒階趨之說也

寢宮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二寢 卿大夫之妻二寢

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祭義曰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使蠶穀粱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盖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于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央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

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何則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高寢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妄也

士庶子宿衛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授次舍之衆寡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于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徼侯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爲遠尤貴其來也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蓋亦如此

附虎賁三千考

周氏秉中曰書序云虎賁三百人以有革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止合有三百人若是則孟子何以云三千人也蓋車是車人是人不相牽合則三百亦可三千亦可且即以人配車又自有說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紂。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據司馬法一車甲士十人。三百乘當三千人。其數適合虎賁安知不指甲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愚謂據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耶

扆

黼或作斧扆或作依則依欲其有所依黼欲其有所斷也朝於寢覲于廟射于郊學朝于明堂皆于戶牖之間設之其制則左右有張容焉荀卿曰居則設容負張扆容之爲物蓋若唱射之容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觀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知矣然

禮言負黼依則張容可晝黼矣詩曰旣登乃依士虞禮佐食無事
出戶負依南面蓋諸侯至士皆有依焉或晝或否不可考也

宁

爾雅曰門屛之間謂之宁詩曰俟我于著記言天子春朝當宁而
立則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屛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
夫士預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屛

庭

詩曰不入我陳又曰中唐有甓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
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
有二分鄭氏曰堂前若今令辟械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
蓋令辟即甓也械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記曰立而無
序則亂于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
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著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
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曲禮曰下卿位
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論語曰過位色勃如也

按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蓋燕朝階
下中庭北面之位。即鄉黨所謂復其位之位也。陳氏以過位混
之殊失分曉

霤

月令曰其祀中霤先儒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
中霤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于戶內大
斂于阼阼遠于戶內戶內遠于牖下牖下遠于中霤則中霤爲中
室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擧巨囊至于中霤亦
中室也然禮有東霤有門內霤有重霤重霤非屋霤也

朱子釋宮云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爲交
牕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
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
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
內也鄉牖一名也論語注禮病者居北牖北牖當作北墉儀禮
旣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遂相沿而誤按古之
室制北爲土壁曰北墉南啟交牕曰南牖惟亡國之社屋之則
于北墉開牖以通氣耳則知室無北牖之名信矣

附椽題考

周氏秉中椽屋椽也爾雅䟽屋椽齊魯名桷但屋椽數尺不爲
過長何以言非古之制趙注云椽題屋霤也按考工記殿四阿
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霤者屋檐滴
處爾雅釋宮檐謂之樀郭注云屋梠邢䟽屋檐一名樀一名梠
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椽題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

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邃可知。此所以為奢汰而非
古也。

碑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
聘禮醯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
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
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
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
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窆用木

垣墉墻壁序

爾雅曰墻謂之墉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
也儀禮于房室言墉于堂下言壁墻之卑者也書有東序西序爾
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墻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
則垣宮室之外墻也考工記曰墻厚三尺崇三之則墻者垣墉之
總名與

門制

爾雅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
之戹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又曰橛謂之闑楣謂之梁蓋界于門
者楣也亦曰柣曰閾中于門者闑也亦曰闑曰橛旁于門者楔也
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椳樞上之橫梁楣也樞達北檐落
時也月令曰以修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
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
復瞻九蓋彼皆繼耶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
木曰闔竹葦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夫
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入以自高為戒故賓不履閾君入中門
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諸侯來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
闑東左由闑西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燕禮大夫皆入
門右臣統于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伉于主也聘享公事也故入
門而左所以致敬覿面私事也故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秦氏蕙田曰古人門制兩旁有棖中間有闑棖闑之間為中門
棖者門之兩旁長木闑則兩扉相合處有一木常設而不動者
門以向堂為正故闑東為右闑西為左東為主位西為賓位闑
東主所出入闑西賓所出入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就東階賓入
門而左就西階是也臣子在本國則出入皆由闑東曲禮謂士
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若聘于他
國則玉藻謂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聘享用賓禮私事
覿面用臣禮也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由東扉之中玉藻闔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臣子不敢當尊鄉黨立不中門曲禮
為人子者立不中門此東扉之中也兩君相見則賓由西扉之

中臣爲賓則否玉藻賓入不中門此西扉之中也是知賓主有闑東闑西之分君臣但有中門不中門之分未聞君左臣右之說也至人臣出入由闑右即不敢當中即當稍近闑而行陸稼書謂由闑右即拂闑之義江愼修以爲或稍西近闑亦通

附戸考

秦氏蕙田曰易曰不出戸庭又曰闢戸謂之乾闔戸謂之坤一扉爲戸兩扉爲門故戸陽而門陰六書精蘊戸室之口也古人堂內爲室室東南敞一扉曰戸戸之制隨室而移詩西南其戸疏在北者南戸在東者西戸廟之室在堂北南向有牖故知爲東西戸也玉藻君子居恒當戸檀弓當戸而坐注謂當戸向明

非是蓋戸開則直東南隅之壁尊者居主奥適與戸相對故曰當戸而坐坐于奥也所謂居恒當戸也

附屋漏考

朱子釋宮云室之西南隅謂之奥邢昺曰室戸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處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曾子問謂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當室日光所漏入也故謂之屋漏吳氏曰孔子曰有陽厭有陰厭陰者室之西南隅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深奥處也以其幽闇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周柄中云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主祭祀言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易倦故以不愧戒之曾子問謂當室之白屋漏之非暗室明矣朱子註詩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不欺暗室云爾屋漏因非暗室然在爾室對上友君子友君子爲明則在爾室爲暗凡無人處即暗室豈必其地之昏黑哉

五席

司几筵之席莫貴于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于篾席而篾席亦黼純司几筵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繢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席王席三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專重敷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公食大夫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爲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侍所尊者敬無餘席爲人子者坐不中席食坐則前席虛坐則後席有喪者側席有憂者專席此禮之大略然也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

王無與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彥釋禮器謂天子大祫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上公大祫四重諸侯大祫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書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席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席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按論語邢疏云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鄉西向以南方為上是禮之正也葉少蘊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變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此解正字與集注不同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

之耶朱子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衽

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周禮曰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氏曰衽卧席也卧席北趾然請衽何趾則趾特未定謂之北趾拘矣管子曰低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以始衽故也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趾玉藻曰君子之寢常東首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蓋寢東首者庸禮也昏寢前首斯須禮也其他不必皆然至疾病則復其庸禮以正終焉鄭司農釋玉府云衽單席也賈公彥曰下莞上簟內則云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則卧之簟席也然衽于文從衣非簟也

按喪大記孔疏云病者寢東首于北墉下是恒在北墉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毛大可云古室制尊西君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

几

周禮司几筵五几莫貴于玉几書之四几莫貴于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

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士虞禮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少牢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卒賓而厭祭設右几鄭氏謂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而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故也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吉事尚文而几必變凶事尚質而几常仍故也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昏禮主人拂几授校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于序端受宰几攝之以授賓賓進訝受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二手橫執以授尸尸二手橫于手間則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荅執之或橫或中攝授之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其避拜

送也或以几辟或不以几辟其敬父母不傳其誅于長者必操以從是皆稱情以爲文故也几所憑以安者也王于朝覲會同立而不坐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優至尊也若鄉臣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與與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酒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几不特施于行禮而已燕居亦有焉不特施于燕居而已田役軍旅亦有焉春秋時智伯在軍投之以几是也不特所憑以安而已尸與嫁者或用以乘車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是也

市制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

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府以斂賖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徙有時古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歌舞于市井士相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管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風俗通曰人有所鬻必濯于井上然後至市何休曰因井田以爲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于中朝市于東夕市于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哉衛之時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張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其法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鬬囂虣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之于門質人舉之于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于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行而已然市不特立于國中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爲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惠氏半農曰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信而

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征一名征廛廛人斂之入于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法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爲斗斛淳制爲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不征廛

學校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是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是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

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盖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盖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庠虞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秦氏蕙田曰天子之學有五中為辟雍亦曰太學天子視學則臨之其南為成均亦曰南學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居之成均者五帝之學也其北為上庠亦曰北學學書者居之上庠者虞學也其東為東序亦曰東學學干戈羽籥者居之東序

者夏學也其西為瞽宗亦曰右學亦曰西學學禮者居之瞽宗者殷之學也辟雍居其中四學環其外辟雍為天子講禮之學雖世子齒學亦不得就焉四學為學世子及學士之法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司成論說于東序大師詔禮于瞽宗典書者詔書于上庠祭義言四學據世子齒學而言學禮言五學據天子入學而言其寔一也以四學對辟雍則辟雍為大學以郊外之小學對四學則四學亦為太學矣案陳氏所說止有三學由不知成均與辟雍非一地又誤以上庠為虞庠耳

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立直于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貴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太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太子入學學者所入之學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

蕙田又云周于國中立五學而辟廱居其中其東西南北四學則為教國子肄業之地故武王臨辟廱而四學之士咸來觀禮莫不感化于德心悅而誠服周之作人於斯為盛經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成均上庠瞽宗東序之學者非泛指四方之人也

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視先賢于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祀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盖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

蕙田曰祭義注以西學周小學為西郊之虞庠不如陳氏主瞽宗之的然陳氏謂天子視學在成均則又誤以成均辟廱為一

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于一邱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頖
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
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
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
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
于郊者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
朝故也

蕙田曰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諸侯皆然陳用之
說非是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頖

宮周學也頖宮泮水也其制半于辟廱而水盖闕于北方也諸侯
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
而示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
于上帝則于是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盖亦設于頖宮之左右
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與

蕙田曰魯立四學其中為泮宮其北曰米廩其東曰序其西曰
瞽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也魯之四學在國中故水經注云靈
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
十步臺西水南北四十步東西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
佑通典云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宮
其不在郊外明矣南郊與泮宮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
必定往郊外諸儒強以為大學在郊之證皆不然也○按諸侯
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為詳鄭氏因謂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
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子稱王命公侯伯子男反
養老于東序是諸侯皆有東序又稱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
先師釋奠者當于西學則諸侯皆有瞽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
不可知耳諸侯亦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
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
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

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
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
仕者教子弟于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
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二十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
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
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鄉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
可知也

蕙田曰古字術與遂通用月令審端經術注云術周禮作遂水
經注引此文亦云遂有序陳澔謂術當為州非也

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

之節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于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進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漢明帝時視辟廱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盖億萬計則周人辟廱之制亦宜然也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鄭康成謂周有西郊之虞庠王肅謂辟廱即明堂耳此皆不可考

塾

說文曰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

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 庶老少師也）食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于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于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更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

庠序

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于賓席之東盖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于房戶之間鄉飲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于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豫（鄭氏曰今文豫爲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盖本於此

蔡氏德晉曰立學之制鄉則比無學而閭有學族無學而黨州

鄉有學遂則鄰無學而里有學鄼無學而縣鄙遂有學閭里之學皆名塾而在巷首黨州之學名序當在中間鄙縣之學名校當在中里也鄉學名庠遂學名序遂降鄉一等遂學既名序縣鄙之學不得不名校矣左傳鄭人游于鄉校鄭風子衿刺學校廢康成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盖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也觀承曰黨庠遂序之名雖不同然鄉尊于遂故遂學僅與鄉之州縣同名爲序正是可通惟校無考据則校爲鄉學之名亦可徵矣蔡氏謂縣鄙之學名校者恐不足据榕村李氏以校爲鄉學之名極是蕙田曰以王制內則明堂位考之當云虞曰庠夏曰序而校無

明文或云殷曰校想當然矣周則鄉學曰庠遂學曰序州黨學亦曰序其鄙縣學蓋曰校何休曰中里爲校里屬于縣鄙則縣鄙曰校可知也蓋兼三代之名而命之

鄉官書攷之法

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

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于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須分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攷校之法也鄉之攷校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趋上之所造也

秀選俊造進士升論之法

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進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于司徒而不掌于鄉俊士升于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于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簡不帥教之法

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屛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

止于二不變則屛之者先王以爲西庠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嘗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攷故必在于四不變然後屛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屛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饋撻其重者不過屛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視學養老之禮

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

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乎仲秋仲春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于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

秦氏蕙田曰庶老謂士以下致仕者庶人之老別有引年之法

不養于學也陳氏指庶人之老言非也所養之老有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皆養于學若庶人之老則有引年復除之令而又制民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孟子所謂善養老者此也徐氏乾學曰孟子言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而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不同何也王制言養血氣以食爲先衣爲後孟子言王政之序足衣而後足食王者之養老扶其衰而適其體有如此其周備也邱氏濬曰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于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于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于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于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于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于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者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戸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

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遂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

蕙田曰三老五更鄭氏及白虎通漢官儀俱以爲一人惟蔡邕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而陳祥道亦宗之然記稱天子之養老

更其禮甚尊非尋常之老足以當之說者謂三老選三公之老者五更選卿大夫之老者公卿大夫其人數不多未必齒德俱尊者一時頓有八人也白虎通云父事三老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其說簡而明矣觀承曰古制已亡謂三老五更止各一人亦据漢禮言之耳則蔡邕三人五人之說亦不可謂厚非也如三公九卿之類俱人如其數但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老五更亦不必備有則全之無則以一人兼之亦無不可也諸說當兼存之

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中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

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慝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告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元衣盖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王制義疏云周人修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用燕饗禮秋冬用食禮拘于飲養陽食養陰之說恐未然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析理獨勝盖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則又膠于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享諸侯來朝來聘及諸侯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袒而割牲他燕饗有

其儀乎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于老致敬如賓與祭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

養孤之禮

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况出身致力而死于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饔酒正遺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于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

之財養以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趣利者知所愧而狗義者知所勉矣家人之職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爲主秋食耆老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爲主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師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于學孤子亦養于學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春秋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兩馬繫兩邑焉且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乃救鄭又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事之家

歲使使者勞恤其父母漢有孤兒兵凡此皆有所爲然也

鄉飲酒禮

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于耕穫則曠于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于是因其暇時制爲飲酒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鬭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之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坐僎於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師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尊于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

五禮通攷云鄉大夫興賢飲酒之禮三年而一舉。儀禮鄉飲酒

所言是也。州長習射飲酒之禮一年而再舉。射義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黨正正齒位飲酒之禮歲終而一舉。鄉飲酒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也。其一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周禮無其文鄉飲酒義所謂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者是也。

阮氏芸臺曰論語之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朱子注豪無異辭乃呂大臨艾南英方苞如韋劍爲空論曰鄉人偶然聚會不在鄉飲四事之內今天下靡然從之以孔子身爲大夫與興賢之大典辭爲村農醵錢共飲之事毀聖誣經莫大于此揆其意似第爲鄉人所惑別無確據也余試山左浙江而

出此題無能正之者獨不見禮記鄉飲酒義乎記曰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曰鄉人鄉大夫也又儀禮記曰鄉朝服鄭又注曰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此可不煩言而解其餘謬說亦不足辨矣

後學沈天彬校字

禮書附錄卷四終

禮書附錄卷五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圭

典瑞王搢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左氏曰衮冕黻珽昭其度也禮器曰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爲椎于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寔一也典瑞曰

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之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

冒圭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虞書曰土長冒槪下冒上也瑁圭謂之冒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

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孔氏之言豈非惑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 附大宗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山之大者四方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為瑑飾于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用玉全無雜也其中有必防失墜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曰必讀如鞸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可以召彼卹凶荒亦所以鎮之也小行

人作瑱典瑞作珍故書作鎮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是亦一說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禮大圭不琢而大琮謂之內鎮蓋亦刻鎮山以為飾而與大圭不類也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二寸言其方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為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為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后

命圭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雖立不撓而以安上為任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侯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于長人而可以養

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于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鷩冕其執七寸之信圭及大射則王服鷩冕故公降服毳冕降服毳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案王氏昭禹曰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執之以行禮故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用之以合符故言用玉人斷玉以為器器以將禮而守之以

保其國故言守覲禮侯氏入門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投之玉侯氏降擯
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於坫之上明堂位所謂崇坫
康圭者此也若夫壇壝宮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矣
賈公彥曰壇壝上無坫當約聘禮側受宰玉其說或然易曰艮其
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爲躬信躬爲身直信
圭則身可知鄭氏敢信爲身不必然也桓說文作瓛

按惠半農禮說云春秋文二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此臆說也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
于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天子爵命其在除
服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命於即位魯桓衛
襄錫命于既薨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
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
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圭大尺二寸
謂之玠玉人之鎮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尔介圭以作尔寶毛
傳云寶瑞也鄭箋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二寸
非瑞也故以爲寶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
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節
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與箋義失之傳義爲
長而禮書又有介圭一條以爲當從鄭氏以所錫之圭尺二寸
者以韓奕之介圭爲享玉者殊非故未錄

繅藉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瑑圭璋
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有繅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
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覲禮侯
奠圭于繅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
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元纁繫
長尺絇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
襲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氏謂繅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
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爲一就蓋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眂
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
柔順藉之于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
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王亦
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
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
各眂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
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子男之繅三采再就則三采
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

則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諡
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璧組是也先儒以垂繅爲有
藉屈繅爲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玉有以繅爲之藉以束帛爲
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于束帛而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
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盖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
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也

馬氏晞孟曰玉有以繅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以繅爲藉所
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之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之說特施於
束帛之藉而已考之聘禮方聘之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其襲
而不裼者以未有束帛之藉故也及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

其裼而不襲者以有束帛之藉故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爲垂繅
無藉爲屈繅非也繅可言垂屈不可言有無也

蒼璧

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
至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用黃琮
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氣之色是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
至則兩圭而牲幣盖用騂黝矣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
也禮神之玉盖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
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蔟之類以
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
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盖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青圭禮東方
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
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畧不應如是之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
之康成以祀爲禮其神其義或然冬至祭天必以璧何也蒼春天
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
陽氣之始故也

圭瓚璋瓚

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
后之亞祼與王之巡守以璋祼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

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也祼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圭瓚璋瓚
則玉爲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
典瑞掌祼圭之名物鬱人掌祼事之儀節涖玉鬯則大宗伯贊祼
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祼獻大宗伯攝后之祼此王與后祭
祀賓客之祼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肆先
王玉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璋然後
爲鬯故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
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于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
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

文仲以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太室祼記曰旣灌而後迎牲則尸入祼之然後后再祼爲后再祼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祀盖一祼也內宰大祭祀后灌獻覲行人祼侯伯子男一祼則小祭祀一祼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之禮也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贊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禮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此王適四方會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一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贊鬯之器盖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鎭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四望祀日月星辰之玉特於宗廟言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祼圭非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祼用圭璋用玉氣也則宗廟之玉祼玉而已然考之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鄭氏皆以玉爲禮神之玉又書稱周公之禱大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反必設奠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祼以求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而禮則祼圭非禮神之物也祼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祼以圭璋又禮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祼與造贈異玉況先王乎然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耳

駔琮

玉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駔琮與駔圭璋璧琮之駔同以爲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駔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元闕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縣此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駔琮以爲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立市故也

璧羨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羨徑也鄭康成曰羨不圜之貌延其袤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制十寸皆爲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

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故鬴深十寸內方八寸而為嘉量幣長一丈八尺而為制幣凡此皆璧羨縱橫之尺然也度心為璧以起之則圜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度起於璧羨權起於駔琮樂起于黃鍾之長則先王制器豈徒然哉凡以存天下萬世之法耳

易氏祓曰璧圜象天琮方象地萬方之數莫不取數于天地故權度之器法度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托于琮璧使定于一而不可易也鄭氏鍔曰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纂五寸之琮以為權蓋獻繭稱絲則用之又曰權不用璧而用琮者蓋莫高于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於地輕重

之所由積所以審輕重者用法地之器

瑑玉瑑璧瑑琮

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為之瑑磨圭璋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頫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頫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享天子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禮亦享夫人以琮諸侯享玉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后用琮其大各加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

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為二王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加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頫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可知泉按鄉黨魯使孔子頫聘魯侯國也行享禮只宜束帛加璧彼及圭璋與琥璜者非也帛所以藉璧馬所以代皮彼以帛璧皮馬四物平列者亦非也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為公何也弁師諸

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蘧啟彊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殷覜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聘王以圭則啟彊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矣至于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於圭璋也

合六幣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賄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賀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于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于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與

附執圭考

惠氏半農曰聘用瑑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斫鄂瑑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繅皆三采三就瑑玉之繅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人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是也鄉黨執圭包氏註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偶承其誤江氏永曰朱子晚年修禮書引瑑圭賈疏入聘禮則亦

知此圭非命圭但集注未及追改耳○蔡氏德晉曰先王以六瑞等國邦以六摯等羣臣人臣惟摯國君則執圭禮也乃臣爲君聘必别有執以通信豈以人臣而執主器夫禮有封圭桓信躬蒲穀五等諸侯執之以朝天子而見同列若使臣出聘不得執君之圭於是乎有瑑圭長皆八寸繅皆二采雖下於封圭一等然皆制自玉人掌於典瑞與命圭同載王靈者也憶使聘之初公服南向乃啟櫝而取之自公左而授之則尊君之重此圭者已至及至聘之日公當楣再拜乃側襲而授之及賓出而始授之則鄰君之重此圭者又然以故當境肄儀朝服而執尊圭故不敢褻也迨其入境展幣不敢執亦不敢琥也夫出聘而飛

繅以延命始以嘗一執之。反命而乖繅以北面終亦嘗一執之。
惟是賈人坐取。上介不襲。賈人執圭乖繅以授上介。上介執圭
屈繅以授使者。而使者于是襲而執圭。禮曰執圭無藉者則襲。
圭璋特故襲也。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
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是也。又曰入門。鞠
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也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
記異說也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
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唯舒武。
舉前曳踵。玉藻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踖踖如也。

附鞠躬揖授考

江氏慎修曰鄉黨三鞠躬惟執圭鞠躬見于聘禮記曰執玉入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又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
讓。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據此惟入門時鞠躬。他時
不然禮曰入門容皇。惟其鞠躬。所以皇然盛也。設也直躬如常。
則視門內如視門外。何以見其有殊衆之觀。禮曰入門主敬。惟
其鞠躬。所以昭其敬也。設也挺躬以行。則在門中已無儀。何以
見其有謹恪之度。有此二意自聘時入廟門前章入公門不得
混用也○又云鞠躬是入門時。以下是入門以後。有庭。有階。有
堂。有楹。有序。須一一設身處地想其如何行禮。揖授卽據聘時
說。大有手眼。褚寅亮云試觀其揖。始則每門每曲揖矣。繼及廟
門而揖入矣。繼且階前有三揖矣。從後諦觀。可知爲上。例以授
而差下焉。揖乃從授而上見矣。試觀其授。賈人啟櫝授介矣。上
介屈繅而授賓矣。使者受堂授君矣。從旁審視。幾忘爲下。準以
揖而差上焉。授斯因揖而見下矣。

附享禮考

江氏慎修曰惟時既聘以出。主君既裼。擯者出請。使者亦裼。庭
寔陳。玉帛載。曰既聘而行享禮也。在禮享幣則束帛加璧也。庭
寔則若皮若馬也。前此宰書幣。而陳之以授使。使者受幣。入境
及郊及館。再三展視之。其愼重也如此。且夫圭貴其德。特達以
將。璧獻其情。非帛莫藉。故以財相交。先王所以通人之情也。圭
以申信。他無所陳。璧以交歡。庭必有寔。故以貨行禮。先王所以
達人之歡也。前此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
當其禮之盛也。至于享。擯者請事而不辭。則所謂不腆先后之
敝器者。在圭而不在璧可知矣。肉好之制。追琢之章。豈曰不珍
而弟以爲寡君有好問。不敢不致命也。則一名一物。而自有等
殺之文。前此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之
無所藉也。至于享。主賓皆裼而不襲。則所謂禮不盛而服不充
者。在璧而不在圭可知矣。元纁之幣。虎豹之皮。豈曰不美而第
以爲供君之府寔。不敢不薦陳也。則充美見美固已有質文之

異。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于盡物者貴盡志也。禮曰及享發氣盈容。于於是有容色云尒。

附私覿考

徐氏士林曰自再拜受幣。賓告事畢。乃復奉錦總乘馬入門而右者。何也。曰私覿也。蓋先國後已。畢讓之道也。如天之福。德其忿以相宥。下臣其何敢德。君事未畢。雖欲私面不得也。自上而下。隆殺之儀也。以君之靈。得徼命于執事。行人豈無榮施。賓禮告終。卽不私獻其能已乎。始者受命于朝。出圭璧而親授之。陳圭贄。不陳臣贄。則皮馬之文。不敢大寶器之重。等殺自見於儀物之間。其後晝宮於境。假登降而先肄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則私面之禮。不廢於將幣之時。輕重自存於行人之掌。且夫從寡君以會時事。儼然圭璧以相將。是之爲偪。偪則有外交之嫌。陳旅而示無友。侈然庭寔以相覿。是之爲僭。僭則有貳君之罪。今日者寡君亦倦于行矣。一臣備一介之使。幸得嘉禮有成。惟茲私覿。物卽不腆。藉以拜下風焉。則吾見向者自闑西。今者自闑東。賓也而有臣道焉。請覿則入門而右。擯辭復入門而左。臣也猶不改乎賓道焉。奉束錦而奠于北面。總乘馬而贄以二人。夫亦曰敢布外臣之忠信云尒。由是介有覿。士亦有覿。而見君之儀始全。異時覿其卿。亦覿其大夫。而爲賓之道始盡。凡此者皆以私全公也。

符節

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

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六節八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際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

附送往迎來考

周氏秉中曰周禮掌節之所掌者八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
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此用以使者並與送迎遠人無涉遠人是蕃國諸侯商賈行旅
當主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注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
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則包括
得凡爲遠方之人。是柔遠送迎事。若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
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疏云
常事謂朝覲會同此以待朝聘之人在懷諸侯內矣○按委積
亦有別如大司徒小司徒之令野修道委積掌訝之戒官修委
積掌客之五積四積三積皆以待朝聘諸侯卿大夫委人所[illegible]

以稍聚待賓客者與遠人無涉至委人云以甸聚待羈旅。懷方
氏掌遠方之民而送迎之。治其委積飲食。此方是柔遠送迎事。
○章句以符節屬送往以委積屬迎來此互見之法符節本兼
送迎。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是也。委
積亦兼往來禮注謂從來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按孟子符
節註云以玉爲之或謂據周禮小行人符節以竹爲之而掌節
另有玉節注不當合爲一物此說非也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
而漢亦有銅虎符竹使符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符或言節
或並言符節寔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文
獻通考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

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此足以
證明集註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然肆師掌
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
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宗廟則元纁雜焉聘禮制元纁是也
其數則十端爲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元纁束是也其長則丈
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于几上曾子
問奠於殯東几上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
子問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

以大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則小宰曾子問世子
生小宰升舉幣是也大夫則祝而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
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
若大祀用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
器之色是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
帛而庭寔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
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
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

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
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
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荘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
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此燕有酬幣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
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薳啟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
於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
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
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
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

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
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
享禮皆曰宥以宥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寔觶舂人凡
饗食共其米鑑人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寔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
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暨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之承筐是
將序曰寔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寔儀禮公食大
夫簋寔寔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眾介米六筐
記曰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禮記曰𥁋則績而蠶有筐又曰具
曲植蘧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氏曰筐筥屬說文
曰方曰筐圓曰籧盖筐有頃筐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
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寔五斛小筐寔幣帛簋寔而已筐正也
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篚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元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
禮斝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
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
以盛苴茅可以代所俎可以寔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罋
此篚之寔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寔寔于甕簋寔寔于筐而篚者筐

類也其用以實簋寔宜矣

贄儀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
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
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
榛栗棗修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
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儐還之大夫於
常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婿於舅
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摯童子於所奠則委摯此禮之殺也
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

納其德也媵之所以用其德也然媵夫之所受媵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媵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卽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皮帛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爲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

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然則古者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元纁故婚禮納徵元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元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賓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賓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羔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命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珪陳實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羣魏司空征南

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大畧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

士昏贄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彼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

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與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袡領必潁黼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說歟

士雉腒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

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腒鱐同意臣之於君委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鶩雞童子贄

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鶩然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敢還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爾雅曰舒鳧鶩李巡曰鶩鴨也野曰鳧家曰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言賤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裘屨不絇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婦人贄

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笲腶修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腶修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惧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

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棋榛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腶修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夫人之用棗栗豈特爲贄而已哉

後學馬寳錫校字

禮書附錄卷五 終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illegible]氏校刊

大宗小宗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稱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爲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

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卽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子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卽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賢者不敢干其位貴者不可攙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輿不肖然後易之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棠棣行葦之美作于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于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

呂氏大臨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于親親親親之法非廟

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于祖廟不主乎祖宗

呂氏祖謙曰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詩云君之宗之公劉整率其民上則皆屬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如此○又曰別子爲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旣立則慶父叔牙季友爲別子繼別爲宗如公孫敖繼慶父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爲大宗而其繼公彌者爲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爲小宗不繼祖故也

秦氏蕙田曰或謂惟大夫士有宗法天子諸侯不爲宗非也書稱高宗中宗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宗子惟藩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則天子諸侯亦稱宗。明矣。蓋自爲天地宗廟社稷之宗。

而非五宗之所得擬也。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于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

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著也

秦氏蕙田曰姓者因於生而受賜者也氏者分於姓而辨族者也族者本乎姓氏而別宗者也姓原於上古而少氏分於中古而多族滴于後世而雜氏本乎姓氏著而姓晦氏分爲族族私而民多故古者論氏後世論族而已書曰錫土姓左傳曰賜姓命氏前人論之詳矣大傳曰庶姓別于上故氏亦曰姓今之所謂姓者皆氏也卽庶姓也善乎陳用之之言曰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盡之矣故曰古者論氏後世辨族辨族則譜族之學不可不講也

周氏柄中曰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獨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言曰如魯與鄭皆姬姓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姓之分爲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爲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氏又分七穆之子爲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爲族也以陳用之之

言證之西河說爲是

惠氏士奇曰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瞽矇世奠繫鼓琴瑟杜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康成謂世之而定其繫書於世本然則繫者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以姓故曰繫世古有正姓有庶姓庶姓六世而別正姓百世弗殊周語司商協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人始生吹律合定其姓名易京君明識音律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故繫世必鼓琴瑟以定焉司商者大司樂瞽矇其屬也協名姓者同姓合族異姓主名故昏禮問名協猶合也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聯兄弟也定世繫者蓋以協名姓聯兄弟與太史掌同

律以合陰陽陰爲柔陽爲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以播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姓此之謂也殷之德陽以子爲姓周之德陰以姬爲姓故殷王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姓有陰陽出於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

附諱名考

周氏柄中曰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始有避諱之禮矣周禮小史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葉竹堂禮經會元云王制大史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詔忌諱即奉諱惡謂惡事之當忌諱者非名諱也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則周人不諱于詩成王名誦而周禮撢人曰誦王志瞽矇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則周公不諱于禮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則孔子不諱于春秋由是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愚按名終則諱自是周制不得以左氏爲誣

宗族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元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

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類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元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

族燕之禮

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爲宰異姓爲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

置西序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族飫之禮

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屨升堂坐而不立其牲體折節而殽烝所以致愛飫不脫屨升堂立而不坐其牲體半解而房烝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故立成禮烝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爲之也國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

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以其戒慎尤在於厭飫之時也

秦氏蕙田曰先王之世近自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羣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愿以見其愛有文以見其禮故禮行而天下服此古所爲燕也行葦之詩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燕九族同姓也常棣之詩兄弟具邇和樂且耽燕兄弟也伐木之詩矧伊人矣不如友生燕朋友也若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也又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爲燕者非自以爲主也故王燕飲則爲獻主於太僕見王所以燕者必內朝也故曰王燕則太僕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故孔穎達謂天子燕禮已亾也

方氏觀承曰儀禮有公食大夫禮有鄉飲酒禮有燕禮鄉飲酒與燕其牲皆狗骨體致敬庶羞盡愛亦可云曰食而曰飲者有舉有薦薦爲舉設故曰飲也公食大夫其牲則牢其儀則具饌于東房而無尊雖酒亦寔于觶加于豐而寔引奠于薦右而不飲其後有卒食之文而無卒飲之文故曰食禮食與飲之分各

有其具者如此至王之食禮九舉公侯之食禮七舉王燕飲酒膳夫爲獻主是其等威之辨也而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共之注云酒禮燕饗之酒飲酒食之酒曲禮之酒漿處右卽食酒所謂酳也又酒正掌三酒四飲之辨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以祭四飲清醫漿酏皆以共食淸卽醴也凡醴啐而不飲故冠昏饗食之禮皆設醴而不酌酢閒有酢者亦啐之而已此蓋飲與食所分之明証也夫饗禮鄭氏以爲無正文然體薦殽烝立以卒事其文具在由是推之則飫飲之禮其卽饗禮乎族食其卽食禮乎族燕燕有賓主固不曰燕禮而曰族飲者亦卽賓主以爲言曰族燕不卽賓主以爲言曰族飲非二禮也若公與

族之私飲酒是固有私飲時與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薦脯醢
注云稍事是小事與臣飲酒大事則有燕饗也故止設薦脯若
此則王與族人圖大事設族飫其小事則私飲酒然則禮于異
姓有饗有食有燕有稍事之飲而在同姓則有飫飲族食族燕
飲以及私飲酒之儀相配以成文于以見王道公私之無間禮
文雖缺義可互參也
附燕毛考
曹氏寅谷曰全謝山謂西河以燕毛序齒兼異姓言蓋誤讀祭
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
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
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
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
之禮是也余謂此乃祭統十倫之第四倫明尊卑之等非序長
幼西河所主是第九倫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
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賈公彥曰賜爵謂祭
末旅酬無算爵時陳祥道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
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
後此時不唯昭穆以齒并衆賓及執事之同爵者亦以齒西河
見宗廟禮次燕毛於旅酬遂謂在獻爵加爵致爵酬爵無算爵

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爲燕毛而又爲之說曰賜是錫
予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如大雅鳧鷖直以儐尸名燕飲者
是不知公尸來燕是明日繹祭之事孔氏詩正義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徐常吉曰案楚茨鼓鍾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褻而轉爲次日之燕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據鄭康成郊特牲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繹又於其堂孔疏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是與祭
畢而燕之燕在寢者固判然兩禮儐尸雖有燕名卽亦非燕毛
之禮祭統賜爵並未名燕也賜爵兼同異姓。而燕毛則止及同
姓。先王於同姓有時燕。國語所謂時燕不淫也。有因祭而燕。楚

茨之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詩集傳祭畢旣歸賓客之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又曰樂具入奏。正以寢在廟後。
故曰入。雖舊注謂甫田雩祭大田報祭楚茨南山爲致福之祭
不得援宗廟之禮相取證而燕之禮與燕之名並不可沒。賜爵
並無燕名也。且燕卽有異姓。亦非卽賜爵。禮文王世子曰若公
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行葦詩祭畢燕父兄。而曰序
賓以賢。序賓以不侮。所謂異姓之賓也。蓋君與同姓無賓之之
禮。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但助祭之賓皆出。則此異
姓。乃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非外諸侯之爲賓
者也。三獻禮成則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

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主之。所謂飫辭維主也。其樂無算。其爵無算。厭厭夜飮。不醉無歸。詩曰在宗載考。考成也。所謂同姓則成之也。是則自有燕毛之禮以來。鄭孔注疏無一不主親親之說。而章句因之者西河乃欲以二人之私言起而更定之不自知其謬也朱子又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謝山謂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衞之武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爲序而已余按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耄。其禮雖不必行之於寢。而坐次以毛。如祭畢而燕之禮。是則朱子之說也

冠禮

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則冠禮其可不重與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爲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喩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加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天子則始加元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五加袞冕矣家語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袞職而賈孔皆言天子當作袞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儀禮所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士冠筮日之儀

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筮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特牲筮祭同服元端少牢筮與祭同服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服

冠日服元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愼德愼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曰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

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附父命考

陳氏亦韓曰按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魏獻子知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于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至女子之嫁士昏禮云

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女之辭曰戒之戒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然則冠云父命嫁云母命孟子亦約畧分言之耳愚按冠言父命父爲冠主也嫁言母命授女以母也雖約畧分之亦正與經義相合

婚禮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摯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婚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祖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迎乃卜卜婚之禮蓋亦如之）則是告廟始于納采問名之後矣大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太姒親迎於渭又孔子荅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詩者之篇刺不親迎而

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于渭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亦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趙氏之論正矣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何有繼後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

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爲丈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illegible]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考也○方氏慤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爲一國之小君而人所事也然非夫之也故稱人周南王者之風故關雎言后妃召南諸侯之風故鵲巢言夫人此非所辨與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與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天而在下者妻之位也禮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

附邦君之妻考

禮記曲禮義疏云妻者齊也敵體之義天子六宮唯后與君齊德諸侯三宮惟夫人與君齊德故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孟子述初命曰毋以妾爲妻是左右媵卽不得有妻名況女御乎周禮女御不言數鄭氏以昏義之八十一御妻寔之不知昏禮御妻妻字乃御女之譌文而八十一之數亦逃以三倍加之非確也蓋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其文義謂天子有后夫人嬪婦諸侯有夫人世婦以備內官名分甚嚴天子惟后爲妻公侯惟夫人爲妻餘皆妾耳非謂天子世婦嬪之下又有八十一妻諸侯夫人之下又有三婦九妻也諸侯之夫人必命于天子子男之妻則命爲世婦然于其國統曰夫人優之也猶諸侯於國皆曰君死皆曰公也孔氏謂夫人之姪娣稱世婦何據乎至謂二媵及姪娣六人爲妻尤謬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何稱此六人皆曰夫人乎又案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則曲禮云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亦必擯使將命之辭非必與他國君口稱必以相饗寔之亦泥矣公侯之妻命爲夫人見天子則自稱老婦伯子男之妻命爲世婦見天子則自稱婢子禮之等也

納采問名

禮言昏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

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畧也士昏贄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盛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往來理必不然盛氏世佐曰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孫叔孫之類男子恆稱姓婦人恆稱氏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旣笄之後卽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祁東郭偃之妻曰東郭姜是也非常稱也春秋定名而于嫡庶尤嚴妾母見于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

與正嫡無异皆所以明其失禮也○按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
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字爲氏如詩稱戴嬀大任皆曰仲氏是
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
女名矣注誤以問名爲問姓疏家主於護註遂泥於婦人不以
姓行之說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于人非
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
之例矣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
名不由於相媒氏知之而男家則必待問也

親迎

將迎則齊戒居外鬼神陰陽也及期則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至於門外主
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立于房中南面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雁
從至于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
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几壻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
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
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
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

曹氏寅谷曰親迎古禮也有迎則有送古有送車之禮女家自
以車送之詩曰王姬之車是也又有反馬之禮送車至婿家則
壻家留其馬與車俟三月行祭而後留車而反其馬齊高固以
秋迎婦而冬來反馬是也鵲巢詩百兩御之御者迓也此迎車
也百兩將之將者送也此送車也泉水詩還車言邁鄭注還車
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送車也詩有還車春秋有反馬送女
自是古禮但非卽孟子往送之門之送禮送女以卑送尊不以
尊送卑故齊侯送姜氏于讙春秋以爲非禮舊說孟子往送之
門是送至壻門謬也往字一讀卽下往之女家往字門是祭門
謂母自東下階降由闈門至祭門也郊特牲男出乎大門而先
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陳氏澔曰大門女家之門也
說苑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則母之不送至壻門明矣

周氏柄中曰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左氏謂天子不

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諸儒迄無定論惟陸淳言尊無二上
不當親迎其說較是夫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
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
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
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
於天子天子命之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有命之者也○

周氏又曰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
言往送之門穀梁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
止于階矣但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

送至堦門者殊謬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壻同並無送至堦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

後學沈天彬 馬益穎校字

禮書附錄卷六終

禮書附錄卷七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天子七廟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禮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

按漢劉歆云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作

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或言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則名與實違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

秦氏蕙田曰天子七廟之制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當矣而孔疏又因馬昭難王義以附會鄭注遂啟後人之疑案馬昭引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証夫諸侯立四親廟天子無四廟之禮劉原父則云此一句則上有脫簡吳幼淸謂而立四

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謂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今以大傳禘之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此說似有據而可從則喪服小記所云固不得爲王者立四廟之証矣馬昭又引周旅酬六尸并人發爵則七尸爲証案宗廟以七爲正數則七廟七尸自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案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因殷禮自開國已然是時文武正是七廟之數至兩世室正立在懿王孝王之世何得以祭法所云強入懿孝之後而謂文武不在七數邪其爲穿鑿附會明矣馬昭又引曾子問七廟無虛主及周禮守祧八人爲証案七廟無虛主是孔子特明齋車必載祧主而言正足爲七廟之証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於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加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祧遷之列何必又創爲世室之名且與不毀之義大不相符矣馬昭又稱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案七廟自太祖外三昭三穆皆親也諸侯及其高祖天子益二廟以昭尊卑之分所云降殺以兩不可易也乃強以功德不遷之祖入于親廟之數而造爲有其人無其人之說即無功德之祖豈

無高曾之父祖邪又云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夫禘非合食不及羣廟何有毀廟牽連混淆彌見其說之誣耳

諸侯五廟

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爲祖則祖其先代之王者宋祖帝乙是也

按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並未言以禘禮祀於文王

廟。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未聞太廟世室而外立文王廟魯頌鋪張寢廟奕若閟宮一篇毛鄭以閟宮爲姜嫄廟呂氏大臨非之朱子以爲魯之羣廟。則太廟世室皆在其中。若魯果有文王廟閟宮何不頌之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魯臨于周廟卽周公廟也。乃鄭氏於郊特牲公廟設于私家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而孔疏卽引傳周廟爲証誤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若魯祖文王則太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得爲祖稱太廟是証不得引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以爲有功德者皆得援爲例也

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皇考王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

曹氏寅谷曰論語子入太廟包注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余謂廟是太廟祭卽是大祭注無明文蓋卽禘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注言廟如天子之制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用之久矣夫王禮天子之禮也周末惟魯爲秉禮之國孔子仕魯見魯以王禮祀周公其中服器之盛如伊耆葦籥女媧笙簧且有不止四代者其心敬謹自形于問不是以問爲敬謹也○按孔子世家云孔子少時貧且賤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按年譜孔子二十歲仕魯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至二十九歲方入衛則入廟助祭當在此數年中也閻百詩云乘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者是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是此非無與于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嘗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雍雍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呶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廟當時隔日宿齋始可毋事問者是也不然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藏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想亦不必毅然立辨矣

附庸五廟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杞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杞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荅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也

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蒲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
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
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以爲周大
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
也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周氏柄中曰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
太祖兩說不同鄭氏以王制爲商制然家語謂大夫士廟制皆
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則王制非商制明矣而
何以互異也毛自云王制之祀太祖爲別子言之也別子得祭
所自出若制法所云則爲凡爲大夫者統言之凡爲大夫祇及

父祖曾而不及太祖然凡爲大夫者得祭曾祖而別子何以反
不得祭也萬充宗任釣臺又創爲同廟異室之說萬云大夫三
廟者一昭一穆高與祖一廟曾與禰一廟皆異室任云大夫三
廟無太祖者則虛其中高及祖一廟曾及父一廟常祀止及曾
祖于祫乃及高祖此說尤非祭法云大夫立三廟顯考祖考無
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顯考高祖也經明言顯考無廟何得云高
與祖同廟官師一廟而祭二世故經云王考無廟而祭之若大
夫三廟而祭四世經何不曰顯考無廟而祭之而曰有禱爲壇
祭之也凡七廟五廟三廟之主四時皆有常祀今既高與祖同
廟乃必于祫然後及高祖而常祭不及以情理揆之同列于廟

而四時享嘗獨不得與爲曾祖之禰者其能坐享子孫之祭耶
且必有大事見省于其君而後賜之祫今云高祖與祖合廟將
預設高祖之主于廟以待于祫乎倘君不賜而祫不得與則高
祖之主不且虛設乎至謂大夫士庶人皆當祭及高祖者此伊
川程子之說而經無其文以義取之則可而據以說經則非矣

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
考無廟有禱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
士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

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
按毛大可據曾子問廟無二主以駁鄭氏祖禰同廟之說周柄
中云士喪禮有朝廟禮二廟者曰朝于禰廟先禰而後祖也一
廟者曰朝于祖廟舉祖以包禰也則官師之禰廟亦稱祖廟其
必有王考之主明矣記云廟無二主爲一君而作二主者言之
非謂一廟必不可二主也
賈公彦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
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上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壇墠

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等威之辨理或

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之設爲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

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毁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

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

秦氏蕙田曰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者主未毁之廟祧者主已毁之廟設官不曰守廟而曰守祧蓋尊之也以仁率祖則主近爲親以義率親則主遠爲尊遠者以祧爲主故言祧以該廟蓋祧本以祧遷爲義後遂借爲祖廟之通稱也如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昭元年左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左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廟祧處之有明証矣諸侯以太廟曰祧從遠祖爲義且以示謙非百世不毁之廟云爾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先儒皆以五世六世祖爲祧蓋親盡勢遠漸卽祧遷享嘗乃止禮亦從殺鄭氏誤解以文武二廟當二祧遂至七廟常數反缺其二且二廟不祧反稱二祧名實乖違又謂祧主所藏曰祧據先公之主藏后稷廟先王之主藏文武二廟則明有三祧與二祧之文不同蓋由誤解祭法而卽與祭法之文相戾弗思甚矣服虔先君之祧謂曾祖之廟則知諸侯不拘何祖通謂之祧鄭氏以爲始祖廟亦未見其必

然也陳用之訓祧爲兆從壇墠爲義頗但兆旣非廟又非壇墠不審何者名爲兆恐仍不若鄭作超解於祧遷之義或近耳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向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揖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入大門東行至廟其閒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廟各有門門之旁有牆牆之中央通門與祖廟以西闈門者三東行而歷三門及至祖廟則

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周氏世樟曰廟之外爲都宮諸廟在內各有門堂寢室墻宇環之太祖居北其餘以次而南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若羣廟之主合食于太廟則唯太祖東向而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若禘祭則於太廟中特設所自出之帝於東向而太祖退居南向以配之太祖之主不遷其餘親盡則遷遷昭之首廟主則以次廟末廟主遞遷而上而以新主祔於末廟遷穆廟之主亦然總之昭常爲昭穆常爲

穆有時子在三昭父在三穆似乎倒置然廟有門垣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爲尊卑也凡遷主必毀其廟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謂更而新之移置其主也古者遷主皆入于太廟東西兩夾室至周則王季以上之遷主入于太廟文王以下穆之遷主入于文王世室武王以下昭之遷主入于武王世室凡藏主必藏石室之中左傳昭十二年鄭原繁云我先人典司宗祏所謂宗祏者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大寢小寢

詩曰奕奕寢廟又曰寢廟奕奕周禮隷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民有寢廟又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此古者前廟后寢之象也

案隷僕注云五廟之寢。蓋以藏先世之衣冠。祭則設之以授尸。月朔則薦新中庸所謂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亾如事存者也祭祀畢又燕飲于寢。小雅樂具入奏。孔疏云祭時在廟。燕時在寢。故祭時之樂。乃復入于寢奏之也。

周氏柄中曰毛西河云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而祭之然按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謂靈座魂衣也此是喪中所設至於祭祀。則司服云。共其衣服而奉之。守祧云。各以其服授尸。無魂衣設座之文。毛說未確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屛天子之廟飾也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其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礱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穀梁之言黝堊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爲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北堂問于孔子彼皆斵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在貴久也魯廟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斵而礱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

藻棁又僭於天子

周禮守祧義疏云典祀注修除謂芟埽之有司修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禮記修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謂芟草萌除塵壤也

寢廟薦新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葢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葢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古者掌外事之

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隸僕祭祀脩寢祭祀脩寢則薦新葢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畧也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時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江慎修云中庸薦其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與月令薦新不同。周柄中云時食在庶人爲其祭祀之好羞。註引羞豚羞香之類是煎和之味非祭祀所用。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宗廟之祭祀。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江愼修亦云羞豚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或又引月令季春薦鮪孟夏嘗麥等則是薦新中庸時食謂正祭品物不可以薦新當時食也

庶人祭於寢

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在外之適寢與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昭穆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亾則中一以上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

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毁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毁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並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周氏柄中曰序昭穆中庸章句言子孫之序安溪李氏謂於經傳無証據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故以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合食之南北言或言祖考何待於序此大不然曾子問

祫祭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於太廟而可云無待乎序乎孔安國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毁廟及羣廟主皆合食于太祖此可以証安溪之說然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卽主子孫之昭穆未爲無証宜並存之○序子孫之昭穆舊說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爲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於西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推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則以官此鄭賈諸儒之說也任釣臺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類族辨物禮之大者混同姓於異姓豈類族乎愚意阼階世次則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故親不敵貴也任氏此說極精然其中義例尚不止此楊文來曰序昭穆有二義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吳爲太王之昭二虢爲王季之穆魯衛爲文王之昭晉韓爲武王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辨親疏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是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衞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

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兼此數條而序昭穆之義備矣

虞主吉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附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後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重主道也

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王準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成許愼謂大夫士無主按少牢饋食爲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

汪氏鈍翁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凴以班昭穆乎

師行載主 附社主

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齋車則社主亦齋車矣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

社則社稷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爲社主恐不然也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蓋有所授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廟肆師用牲于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祓社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坫

坫者以土爲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王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圭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隅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

蕙田云按儀禮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于房戶間獻酬畢後反

爵于篚無坫燕禮是燕其臣尊于東楹之西獻酬畢後亦反爵于篚無坫唯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有坫陳氏謂坫以土爲聶氏謂坫以木爲登堂隅之坫以土爲之兩楹之坫以木爲之存疑再考

禘祫上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獻祼爲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

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士虞禮曰哀薦事祫事虞而欲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祫祭也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

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爲禘可知此五年而禘之證也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祫及其高祖是學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可施于羣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祭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祫之年月經傳無明文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禘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羣祖必以十月以其萬服歸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鄭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烝爲三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

禘祫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廟之主舉矣鄭康成

謂禘祭毀廟不見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元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魯語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商爲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此推之魯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與康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躬牛郊禘之事有全脅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則登有大於此者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之大者明矣

秦氏蕙田曰大宗伯宗廟六享首重肆獻祼饋食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見大傳祫則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見於公羊傳義本粲如自春秋時魯

禮上僭王章下替聖人果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達準魯推周魯據所聞著爲傳記紛淆如矣諸儒發難異同蠭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據公羊以定祫宋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成之蠶叢擴剔無餘而大宗伯之六祭昭如日月矣○又曰禘祭之義傳記及陸氏朱子諸儒論之審矣而祭之名曰禘其說則尚有未盡者漢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杜預左氏傳注三年喪畢致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諦二說大指畧同然昭穆尊卑人所共見何須審諦方性夫曰禘之爲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毁廟祫祭及其毁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至於禘然後及焉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遞也然遞及之說雖有親疏遠近之別而無等級隆殺之分猶未圓也今案禘字從示從帝帝者五帝也禘者享帝之祭也何以言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大夫所祖者公子也公子有宗道而別子爲祖故大夫不得祖諸侯則不得祭諸侯也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始封者諸侯也以諸侯爲祖而不得祖天子則不得祭天子也惟諸侯而有天下則可以祭天子而爲祖故有虞氏舜諸侯也及爲天子則禘黄帝黄帝者顓頊之所自出也不以幕爲祖而祖顓頊則可以舉天子之祭禘黄帝也夏后氏禹諸侯也及爲天子乃亦祖顓頊而禘黄帝也殷始封之契

諸侯也殷以爲始封之祖及爲天子乃祖契而禘嚳嚳契所自出之帝也周始封之稷諸侯也周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祖稷而禘嚳嚳稷所自出之帝也故曰禘者享帝之祭也此之謂不王不禘不王不禘者不爲天子不得祖天子而行祭帝之禮也明乎此而大傳小記祭法之文一以貫之明乎此而夫子荅或人以不知及治國如指掌之義亦可想見諸儒紛紛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禮記王制義疏云周禮與詩祠與禴嘗與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礿夏禘礿猶可言卽禴而禘之名迥殊故鄭疑爲夏殷禮虞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蓋王制作於漢作者不見周禮而雜

采四代禮爲之也趙伯循據大傳駁之謂禘大祭非時祭漢儒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故誤則僖公之禘書秋七月漢儒何不見而誤云秋禘歟周以重祭賜魯未聞賜晉何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與是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有大祭不必以記駁記也○又禮運義疏云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又言成王康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于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爲非禮歎爲周公之衰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于成王伯禽獨將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爲得其實但細按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不可不辨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之禘

亦與天子之禘不同天子之禘追所自出魯之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于周公之廟魯頌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也卽禘禮祀周公所用者詩言白牡用殷天子禮也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用夏天子樂也明堂言殷之玉豆夏之厭俎虞之雕篹雜用三代天子器物特比于三恪以尊公耳其餘犧象山罍玉琖爵角璧散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降則仍上公耳至于關春一祭無皐應二門皆諸侯制也烏覩所謂王禮乎子家駒謂設兩觀乘大輅舞大夏大武久僭天子蓋關門之作煬公時亦因周廢象魏而作其後周復象魏而魯仍而不革大武原無八佾只

朱干玉戚爲僭耳餘皆惠僖以下爲之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惠公怒止王使則惠公之罪其于楚之問鼎晉之請隧矣安得以爲成王伯禽罪而反出惠與僖乎鄭氏于凡周禮無考者悉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卽王禮也趙匡釋魯禘以周禮推之曰周禘追后稷所自出爲帝嚳魯必追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似此附會而成王伯禽遂爲敗法亂紀之首矣商沃丁八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之禮成王以禘禮祀公亦猶行先民之道也但因此賜而僭端以開矣

時祭之祫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

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迎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于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於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

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楚茨之詩始
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
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尊神於烝
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于一而薦於皇祖者以祫也嘗禘所以
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
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
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于未毁廟之主大祫
已及於毁廟之主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廟之
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曾氏寅谷曰禘嘗之義大矣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
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
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
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
舉其盛者爾是禘嘗皆時祭也乃朱子以時祭注嘗而禘則特
舉大祭者周禮大宗伯鄭氏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蓋以肆
獻祼爲大禘以饋食爲大祫合四時之祠禴嘗烝爲六享六享
皆祭宗廟之禮則大祭時祭皆所以祀乎其先也○又云宗廟
之禮歲以四舉而大禘大祫二者即比次錯舉于其間司尊彝
所謂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者是也大禘不于春則于夏舉

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大祫必于冬故亦名大烝而舉時祭
則不舉大祭故名數之則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于時祭之
中總名間祭張純云禘以四月閒于春夏祫以十月閒于秋冬
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
是不必追所自出而後謂之禘也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
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大有小耳然則中庸一舉
大祭一舉時祭而統曰禘嘗之義又何也祭統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魯頌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
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

禘連言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亦是以大禘禮行
之於秋嘗也中庸禘嘗之義大祭統時祭也
春秋繁露曰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
祖父母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
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鄭氏鍔曰禮不豐不殺
所以稱時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春夏以蒐苗而奉祭
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祠爲主夏以樂爲主而已尙祠
者爲物不足以言詞道其意也尙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
此以少爲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
秋以薦新爲主冬以備物爲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于是而

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于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爲貴也

月祭日享

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日祭月祀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祭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于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

秦氏蕙田曰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已的而後鄭易之謂追享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受朝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此以祭法之壇墠有禱釋追享以五廟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故玉藻疏穀梁疏公羊疏論語注疏並從後鄭不知祠禴嘗烝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邪○又云案古天子須正朔於天下預次每月所行之政以敬授民時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則請於祖廟而行政焉此敬天勤民尊王親祖之義也告朔之文見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春秋文十六年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傳並云告朔又曰告月見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又曰視朔見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又曰聽朔見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其在歲首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是五者稱名不同其禮則一但主乎告廟而言則曰告朔告月朝正主乎聽政而言則曰視朔聽朔言非一端亦各有當而已蓋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于天也諸侯聽朔於祖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告廟之禮尊卑之次也春秋譏閏月不告朔蓋一月有一月之政閏雖無常而政有常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左傳以爲棄時政是

也公羊以爲天無是月穀梁以喪不數閏爲証並以不當告爲
說其義非矣告朔必有朝廟之禮春秋書猶朝于廟是幸其禮
之不盡廢公羊穀梁均以爲猶可已之辭豈聖人愛禮之意乎
告朔雖有特牲朝廟別無祭禮注疏皆引司尊彝朝享及祭法
月祭爲說豈知朝享乃大祫之祭且有祼獻朝踐饋食之節其
禮煩重非每月可行之事月祭又薦新之祭與告朔告廟無與
牽合三禮爲一禮則鄭賈孔之誤也

卜祭

周官有太卜龜人占人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表記則曰
天子無筮禮器言諸侯以龜爲寶表記則曰諸侯有守筮蓋天子

主於龜而未嘗無筮諸侯主於筮而未嘗無龜鄭康成謂天子至
尊大事皆用卜此皆指其所主言之也周官凡祭祀之禮肆師於
卜日宿爲期太宰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太史與執事卜日郊特
牲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龜筴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
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儀禮特牲少牢士冠皆筮於廟門之外
則人君卜於禰宮之內大夫士筮於禰門之外也考之於禮大夫
有筮無卜筮則有筮史卜則請於君故臧氏居蔡孔子所譏卿乞
請卜子產弗與則士又可知矣

六龜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
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
雅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
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龜俯者靈仰者射
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龜策傳八龜一曰北斗
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
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然
則爾雅所謂射卽澤屬也不類卽雷屬也不若卽若屬也天龜俯
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前弇南龜後弇皆
其甲然也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

前弇也其色則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黑此
所謂各以其方之色也樂記曰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傳曰
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頓然則六色之龜亦視其
頓而已其長則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
龜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
也凡龜取以秋攻以春其藏有室其釁有時奉之必襲而臾匯冀
之必端而辨其首卜則腹骨灼則四體而太卜或作或命或貞或
陳其事不一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
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書曰乃命
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蓋占

龜之法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坼有微明雨霽蒙驛克其兆狀然也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事戸然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策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劉向曰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然則蓍龜皆以久而後可用也龜為龍物而屬乎陽故知象蓍為植物而屬乎陰故知數屬乎陽者其長或尺二寸或八寸成之以陰也屬乎陰者其長或九尺或七尺成之以陽也

筮法

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巫咸作筮商為筮咸後世有神筮季咸蓋祖其名耳九簭之名見于周禮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蓋

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名書非若龜之八命也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春秋時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自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先卜後筮失之矣古之筮法見於春秋多矣有以前卦統後卦有以後卦斷前卦有兼二卦有止一卦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其吉在於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崔杼筮娶遇困之大過其凶在於困于石據于蒺藜此以前卦占之也魯桓公筮季友遇大有之乾其吉在於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以後卦占之也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其吉在於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莊叔筮穆子其凶在於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

言為讒此兼二卦占之也秦筮伐晉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筮與楚戰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止一卦占之也然禮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故以私志而問者兆不必應若魯穆姜居東宮遇艮之隨其辭元亨利貞无咎南蒯筮叛遇坤之比其爻黃裳元吉皆卒以此凶此又吉凶在人也

誓戒

戒者勑以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郊特牲誓於澤澤郊學也卽其所擇而誓之也繼之以庫門太廟者庫門之內象法

之所在戒百官于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天子諸侯誓以卜吉之日戒宿以卜尸之日大夫前有十日之戒與天子諸侯同後有一日之宿與天子諸侯異此所謂有曲而殺也士有筮日而無諏日有宿而無戒與大夫異宿以三日而不以一日與天子諸侯同此所謂有順而摭也

齋宫

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處于內是也祭有大小齊有輕

重先王之時蓋有三日齊者國語所謂百官各卽其齊三日月令
天子迎氣亦齊三日是也考之儀禮大夫旬有一日筮日前祭二
日宿戒尸明日筮尸又明日乃祭士筮日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
先儒謂人君卜日則散齊卜尸則致齊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則散
齊九日致齊一日士前祭三日筮尸則致齊與人君同而散齊與
人君異然致齊不必繫於筮尸大夫致齊一日散齊九日於禮無
據古之齊也非特施於祭祀而已故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
浴則見君必齊矣昏禮元冕齊戒則娶妻必齊矣周禮金路以賓
謂之齊車其僕謂之齊僕其右謂之齊右則會同賓客必齊矣死
於適寢以齊終也則疾必齊矣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祭

祀恭敬也則不齊是凡所以致恭敬者未嘗不齊也
江愼修云按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檀弓云君子非有疾也
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寢卽不居外寢亦是居必遷坐之一
事○朱竹垞云今人多以茹蔬不食肉爲齊考之古不爾也周
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牲盛饌曰
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
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齊食仍肉食有加矣
論語齊必變食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而孔子惟
酒無量則齊日幷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
足據按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蒜葱之屬其氣不潔故
不茹之原非不食肉之謂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卽齊宮乃淳濯
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此注雖引莊子文
而於家禮則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
爲據也

齊服

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
元裳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元冠元端所謂元冠丹組纓是也
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元冕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
其齊則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守天
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端元而已其元冠蓋與

朝服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爲組纓
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者陰陽之雜士以爲組纓以其未純於
德故也儀禮曰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士元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於義或然然齊之飾不特此而已其明
衣布其爵韠其佩綪結其車羔幦鹿幦
周柄中云按士喪禮明衣裳布是爲死者而設故前後裳不辟
而長及轂豈齊服而可服此乎惟其爲親身之衣則同耳何以
知之玉藻云衣布晞身輔廣源曰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
衣也此注云浴竟卽着明衣故知爲親身之衣也其外有元端
服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

明衣之外又有元端服也若札荒有所禱請。則齊用素端。[illegible]
凡着齋之服止宜用布。而不宜用帛。非惟惜福。亦以便[illegible]。今人
蓋常服皆然。獨着此一字於明衣下者。以明齊雖易衣。猶[illegible]異
用。則他可知也。

尸

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祝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鬼鬻之序官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唯奠與祭殤無尸春秋傳曰夏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白虎通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杜佑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禮記曰凡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與蓋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禮皆祝迎尸於門外祝入門左則固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立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卽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挼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士大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畧可見矣

秦氏蕙田曰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者三事。曰薦。曰厭。曰奠。是也。後世祭不立尸强名曰祭實爲薦爲厭爲奠而已豈知古人之祭必設尸以事之者易所謂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形。故陟降飲食。必有所憑依。几筵祝奠。實有其對越。固非聖人莫能制而非人所能盡喻矣○又曰虞而立尸。此立尸之始也。父母之神去而體魄留。故立重立主以存其神。體魄歸于土。又立尸以存其形。然則主者神事之也。尸者形事之也。孝子之志合於冥漠昭於法象此所以致愛而存致慤而著也夫

養牲

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特牛也絼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又曰楅衡其角為其觸觝人也康成於詩合楅衡以為一於禮離楅衡以為二是自惑也蓋楅衡以木為之橫設於角絼則少儀祭祀所謂紖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惟具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蓋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求牛猶曲禮所謂牽牛春秋傳所謂牽牛馬也以授職人而芻之則職人者充人司門之類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於郊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於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古者之於牲也視之則召見之則下於歲時則齊戒沐

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巡之牽之必親殺之必射割之必袒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致嚴於鬼神又三牢云養馬謂之閑養牛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固之各象其牲而制之也然牢不特施於牛而已羊之所在亦曰牢禮凡言少牢是也○又云在牧為牛在滌為牲在滌而傷則不成牲也

周氏柄中曰趙註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毛大可謂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吏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

用牲之別

牷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然牷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禮凡言牷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為純可知也先儒謂陽祀祀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四嶽四瀆也然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之騂牡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脣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

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矣湯之告天以元牡用夏禮也揚子雲曰元牛騂白其升於廟乎兼三代言之也先王之於牲以牡為貴而賤其牝以小為貴而賤其大以純為貴而賤其尨以充美為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用元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犉牡此以牡為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高氏愈曰享牛享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牛求抹通角小貌卽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賓客之牛角尺校人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此以小為貴也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犬人凡幾珥沈辜用尨可也以用尨為可則不若齊豪之為貴者也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

驪色而沙鳴貍豕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莊周以爲不可適河則牛馬犬豕鳥之疾者其可以祭祀哉此以充美爲貴也

周氏柄中曰論語犂牛之子家盐公云耕犂起于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子蓋犂用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覲周禮牧人祀牲必用牷牷純色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𦙍頌夏而楅衡是則言角之意也愚按犂必犗牛而後能耕非犂卽耕也淮南子說山訓髟屯犂牛旣犐以犪决鼻而羈生子而犧卽論語此節之意髟屯醜牛貌犂雜文色醜也犐無角犪無尾形之醜也論衡云毋犂犢騂毋害犧牲犂與騂對皆以色言非耕犂也

角爲周正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盐公以楅衡解角字亦非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眂滌濯省牲鑊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眂滌濯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寇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然則夕牲之禮於宗伯言省牲則就省之也於王言納亨納其所亨而不就省之也祭之日王祖牽牲子姓答之卿大夫序從之樂工奏昭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于庭而麗於碑則王射之卿大夫祖而毛王執鸞刀以刲焉方是時也不特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冦奉犬司空奉豕而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又太宰太僕贊其事封人共其水稾諸侯則士執芻充人共其互與盆簝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然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則射牲豈特禘郊哉諸侯殺牲之禮蓋與天子同大夫士皆視殺于門外惟其視之而弗親外之無不入所以爲卑者之事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義疏云祭祀自國君以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熟始則第視殺而已又禮記雜記義疏云王制凶年不儉所謂下牲者乃如本分應用之牲不必擇其肥腯中選者耳然說苑引曲禮有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是降等亦未嘗無是禮也又云曲禮大夫以索牛儀禮大夫止少牢鄭謂用牛者天子之大夫用豕者諸侯之大夫是也

骨體按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故也

周禮王之牲事冢宰太僕掌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饔割亨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羞諸子正其牲體蓋司士掌羣臣之版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凡預祭者皆在所掌故割羞正體與焉按割不正邪謂解牲體脊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毛大可奉此以證集注不知少牢禮舌皆切本末鄭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貫疏引孔子割不正不食證之此解與集注同毛氏謂割與切異正字亦不作方解未考耳夫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正脊之前則脰也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兩觳正祭不薦於神尸主

人之前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
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骰而爲十九矣若夫正祭則天
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骰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熟其骰謂解之爛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也儀禮有
言合升有言升左胖有言升右胖者士冠禮特豚載合升喪禮大
斂亦豚合升則豚於吉凶之禮皆合升也用成牲者然後升其胖
豚合升則髀亦升矣士喪禮載兩髀於兩端是也升其胖則去髀
矣既夕禮實羊豕左胖髀不升是也既夕升羊豕左胖士虞升左
胖公食大夫鄉射記少牢皆升右胖特牲尸俎右肩蓋禮以右爲
貴而喪以左爲上觀吉禮魚寢右喪禮魚左首則喪之反吉可知

矣少牢尸俎羊豕體十一侑羊體四豕體三主人羊豕體各三主
婦無豕體而羊體三侑則左肩而已特牲尸之牲體九祝三主人
與主婦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而
下皆殺脅尸脊無中脅無前此尊卑之辨也祭統曰商人貴髀周
人貴肩以周人之禮觀之脅貴中而賤兩端骨貴右而賤左貴前
而賤後貴上而賤下貴上則祭不升髀以在體之左後故也賤下
而苞取下體者以脛骨可以久藏故也貴前而祭不用臑者以非
體之正故也特牲尸俎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胙俎亦正脊二骨長
脅二骨少牢脊三脅三皆二骨以並蓋肩臂臑膊胳之骨不折所
折者脊脅也脊二以並多爲貴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脅則先短

脅以屈而淨之故也士虞禮尸舉魚腊俎俎釋三箇特牲佐食盛
胙俎俎釋三箇則士虞釋三箇者不盡人之歡也特牲釋三箇將
以改饌陽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
少牢以羊左肩七箇犆豕以左肩五箇膳以肩不以膊者貴其前
也肩以左不以右者右以祭也

按儀禮特牲饋食義疏云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
而論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由前體而
論肩最貴臂次之臑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骼
最貴肫次之髀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此篇歷叙俎之牲體幷
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

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右肩臂臑
肫骼祝俎之全用右髀胙俎之前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
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之骰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
之而幷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
用餘體之可骰者而幷不言折矣衆賓衆兄弟以下之骰烝是
也骰烝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
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
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
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
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

二則十有二爲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推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替之等亦可想見矣

血腥爓熟

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用氣也商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則自氣至於臭其禮浸文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則自血至於熟其禮浸殺矣蓋宗廟之祭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則坐尸於堂血毛詔於室乃腥其俎熟其殽進於尸主之前以行朝踐焉鄭康成謂腥者豚解而腥之以法於上古熟者體解而爓之以法於中古是也及退

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設饌於堂延尸主以入室於是還堂止之饌進於尸主之前以行饋食焉鄭康成謂薦今世之食是也特牲少牢有饋食無朝踐故有體解無豚解惟士喪士虞有豚解七體鄭康成謂豚解者解前後脛脊脅是也祭義曰爓祭腥而退則爓祭固已體矣禮運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非體解之也辨其體以陳之俎也楚茨之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則剝者解之也肆者陳之俎也然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熟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熟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長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加以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陳氏蘊之曰九獻注疏已有成說但雜見于籩人司尊彝與其他官職今取注疏及禮圖之說類聚爲四蓋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即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泉按祭之日王及后入廟君在阼夫人在房祝迎六廟之主于太祖廟祝酌奠主人再拜稽首祝此即祭統所

謂詔祝于室周官太祝有祝號之掌是也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尸入王立于阼階下尸升自西階王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之從祝尸入室即席祝主人拜妥尸尸坐于主北尸主各席於是王以圭瓚酌雞彝之鬱鬯獻尸尸以祼地降神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自既灌之後王出迎牲於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于神座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泉按亞祼以後堂上樂作以降神矣即周禮太師大祭祀率瞽登歌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降神鬼是也鄭氏先奏樂而後祼之說蓋不足據時樂既作王出迎牲祝延尸在堂坐尸于堂西南面坐主于堂西東面尸主之前后薦豆籩王牽牲入廟麗于碑詔納于庭王親射牲卿大夫贊君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

室朔蕭焫燎王乃親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出以墮于主前所謂君親制祭也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而血祭畢乃割牲先升首解而腥之爲七體以薦于神坐卽以俎執燔肉而祭謂之朝踐之禮於是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所謂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所謂四獻也 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

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獻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泉按薦腥薦爓所以享神也三獻四獻之時堂下之樂作矣周禮太師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周頌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是也然後退取爓肉體其犬豕羊牛更合亨之后薦饋食之豆籩薦定小宗伯迎饋人之奠齊于門賓之以薦于神座前是時大合樂矣大司樂所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是也祝更延尸入室卽席坐于奧從堂上之饋于室於是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乃羞饔進熟授尸祭肺尸飯告飽祝

侑之蓋士三飯卿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可知也尸又三飯士至於九飯畢則大夫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也 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盎齊獻尸司尊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九獻也泉按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因朝踐之尊故亦名王酳尸爲朝獻此七獻也是時賓長以肝從矣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取少祭餟并黍稷以假福王王乃執爵以出量人與鬱人授之王乃以玉爵獻卿可以賜爵祿蓋由酳尸以前承奉鬼神未暇秉命至此尸食已畢可行爵賞也于是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醴齊以酳尸變酳尸爲再獻以饋食時后之獻也此八獻也是時賓長以燔從矣尸酢后如王后在東房受之周禮所謂小臣徹后之俎是也諸侯爲賓者又以

瑤爵酌壺尊醴齊獻尸此九獻也尸飲七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王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皇尸卽祭統所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者也 以上正獻謂之九獻九獻之後遂行王爵爲旅酬矣

脯

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脯腊膴胖之事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曰大饗尙服脩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先儒謂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然則腶猶濁氏之胃脯也食貨志注胃以椒薑腶折而段之脩則其體長矣脯之於禮可以爲輕可以爲重可以用之於前可以羞之於後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

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爲輕故也大饗有腥熟尙服脩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又昏禮婦摯服脯以見舅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爲重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羞之於後則籩人加籩之實棗栗是也蓋脯割之也謂之尹曲禮士虞所謂尹祭是也體之直也謂之脡士虞禮所謂脯四脡是也脡亦作挺鄉射禮所謂薦脯五挺是也脡亦謂之職鄉射禮薦腊用籩五職祭半職職長尺二寸是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故五挺士虞士禮也故四挺春秋之時齊侯唁昭公於野井以四挺脯蓋在野之禮與

周氏柄中曰曲禮脯曰尹祭鄭注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邢叔明論語疏亦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此與集注小異然不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周氏又曰按禮云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內禮少儀其以乘束酒一犬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似此傳記所謂束脩皆泛支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為束修之禮。故孔注以束修為束脯。鄭康成注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書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與鄭注同。示見編以

束脩為檢束脩飾。據後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修至行。皆同一義。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卽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之意。三說皆通。按家語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敎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康成之說尤長。

腊

周官獸人于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蓋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禮有薨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或取以用或不用或取以祭或不祭或在庶羞或不在庶羞或先舉魚後舉腊或先舉腊後舉魚聘

禮賓之飪鼎九有魚腊鮮魚鮮腊上介飪鼎七無鮮公食大夫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所隆也少牢鼎腊一純特牲士冠昏之類皆用全士喪士虞既夕胖而已則不用全者禮之所略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則天子之腊凡田獸在焉儀禮大夫腊用麋鄭康成曰士腊用兎然特牲腊用獸則苟有獸為可也孰為必用兎耶

章氏世純曰魯秉周禮其簿定於周公孔子因而正之為定諸侯士祭禮其咼俎三則豕魚腊其豆兩則葵菹蝸醢其籩兩則棗栗其羞四豆則膮炙胾醢也為定諸侯卿大夫禮其咼俎五

則羊豕魚腊倫膚其豆四則韭菹醓醢葵菹蠃醢其籩四則麷蕡白黑糗棗栗脯其羞兩豆則羊胾豕胾也餘若肵俎一鉶芼兩大夫士俱以牲心舌與膚從獻二俱以牲肝膰其器有數易造也其實邑民所賦水陸之地皆有易供也是故天子祭極四海九州之美而人不見為侈諸侯祭極四境之產而人不見為踰卿下而庶人祭不外雞豚而人不見為儉

魚

月盈則魚腦盈月虧則魚腦虧故特牲少牢尸俎魚皆十有五取盈數於三五故也若夫飲食之禮則不然公食大夫魚與腸膚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

十有一特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然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左首或右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或進腴或右鬐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橫於人爲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鬐卒塗之奠左首進鬐少牢右首進腴盖鬐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鬐而喪奠與虞進鬐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䱷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薨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

諸侯之禮備薨濡其說是也魚之爲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鬐美冬右腴夏右鬐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少牢之所進者異矣䱷人春獻王鮪潛之詩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魯語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於是乎講罛罶取魚嘗之則大寒降者季冬取魚之時也土蟄發者春獻鮪之時也此特薦其新者而已然王於凡祭祀奚適而不用魚哉

按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注敗臭壞餒肉爛論語疏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皇侃云肉臭壞也說文云魚敗曰餒皇侃云魚敗而餒餒然也孔安國云公羊傳梁亾魚爛而亾也注百姓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

粢盛

天子藉於南郊正陽之方也廩于藉東南長生之地也舂人祭祀共粢盛之米楚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盖祭祀之禮貴於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獻穜夫人親桑君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夫婦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鬼神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人繅絲不過三盆則舂盛之禮盖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大

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大祝齍號之類皆言齍而不及盛也甸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饎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則兼言粢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爲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齍者玉敦也大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爲扱非是

按大雅彼疏斯粺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

侍御七跪云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
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
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是知粗者
莫過於跪細者窮於御也又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舂
八斗曰𥻆字林糲米一斛舂八斗曰鑿說與此異江愼修云古
人禮食以簋盛飯尊卑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儀禮又謂之敦
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又加之則麥苽其非禮食則盛之於
簞以七出之食飯於豆其七又謂之梜札管子弟子職篇云左
執虛豆右執梜札周旋而貳惟嗛之視同嗛以齒是謂貳紀此
謂弟子侍長者數入食飯從旁益飯之禮七是盛飯入豆非載

鼎食之七

按論語食饐而餲孔安國云饐餲臭味變也皇甫侃云饐謂飲
食經久而腐臭也餲味經久而味惡也按論語以饐與餲分言
之故皇氏分晰其義如此而爾雅則云餕謂之餘注云說物臭
也食饐謂之餲注云飯穢臭也說文云饐飯傷熱也餲飯餲也
字死云饐餿臭也字林云饐傷熱溼也餲食敗也墨子辭過篇
夏則飾饐江愼修云按爾雅合饐餲爲一別有餕餘爲物臭說
文以饐爲飯傷溼以餓爲飯傷熱集注合飯傷熱溼解饐本字
林以餲爲味變本皇侃此爲定詁味變則氣亦變今謂之餿飯
是也飯傷熱溼者水火不得宜氣味變者陳久所致

按論語失飪不食失飪孔曰失生熟之節爾雅摶者謂之糷米
者謂之𥻆注云糷米飯相著𥻆米中有腥䟽云飯淖糜相著也
米飯半腥半熟名𥻆即論語云失飪不食江愼修云按說文飪
大熟也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
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爓
祭禮腥法上古爓法中古熟之爲臉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
不可不爇也膾與糜腥之類用腥者有葱薤及醯以柔之有醬
以和之也

周氏柄中曰疏食有三說集注云麤飯一也孔註云菜食二也
月令鄭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三也蓋蔬疏古通用故也何燕

泉主孔說謂疏食乃乏米以蔬充食引東觀漢記趙孝常蔬食
而以穀食陰讓弟爲証然惟鄉黨疏食對下菜羹自是麤飯若
述而篇之飯疏食或可如孔說耳

田獵

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
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
蒐以致振旅夏苗以教茇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
於凡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
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爲表百步則一表爲三表又五十步
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至質

明帑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于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銜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爲防是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穀梁所謂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是也其未由也教戰于此及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須禽則饁獸于郊者月令所謂誓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須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

則夾弓庾弓矢則鍭矢殺矢其出也用牲于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帟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祖纖之以饁于郊愼之至也詩傳言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旣殺之時也出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射禽之儀

馭法曰逐禽左秦詩公曰左之則禽之入防翼五豝奉辰牡而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右之禽以逮於左也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骼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盡中心而死速者上殺也以爲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以待賓客中腸胃汙泡而死尤緩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爲詠降也不成禽不獻爲殀夭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乾豆賓客君庖各十也

秦氏蕙田曰古人田獵重於秋冬春夏雖有其制而不備也考之經傳謂四時皆田者周禮左傳穀梁傳曰謂夏不田者公羊傳何休注及春秋運斗樞也何休竟以夏無田獵詆穀梁爲短

固爲非是鄭康成則以緯書爲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陰書于緯而於春秋則仍用周制其說穿鑿而害道皆未細玩月令季春羅網毋出孟夏毋大田獵及穀梁四用三焉之義觀王制獺祭魚云云亦專指秋冬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卽周禮所載儀亦惟治兵大閱特詳于振旅茇舍古聖人順天時以取物因農隙以講武春生夏長之候決不肯多殺以擾民也然四時皆有農隙而武備不可以不時肄故尉酌于四時之中而有詳畧之别焉其義精矣〇又觀承云周禮四時皆田以四時皆有農隙則乘其隙而行之可也然王制已有天子諸侯無事則一歲三田之文

菁夏禾方盛於田獵甚不相宜因思先王車攻詩特標出之子
于苗句此與六月之詩同意葢宣王非無事之時旣盛夏興師
又行夏苗之田以習軍陣也則平日之田不必四時皆行故周
禮尤詳大閱之禮而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載纘武功亦總
在冬時然則田雖備四而行之當酌其宜要惟秋冬爲重也
按獵較之説趙氏張氏不同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
正祭器相應。自從趙義爲長。周柄中云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
獘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于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
少則獲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嘗推求獵較之故大
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
卷將祭請田子産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
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
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不
禁。而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也。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
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價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
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
邪如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説矣
按田獵之器物非先時而爲之備則其事不濟而豫備者莫先
于車馬旌旗考春官巾車云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去飾
也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以爲田於縣鄙是也故

有佐車有驅逆之車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其所以使佐車之掌其政令者當田則用不當田則止也
驅逆之車者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也若夫
始設旗以致民後植旗以告獲山虞植虞旗澤虞植澤旗以爲
獘禽設月令季秋之月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周禮司
馬職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
司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詩曰我車旣攻田車
既好詠車也我馬旣同四牡龎龎四黃旣駕兩驂不倚詠馬也
建旐設旄悠悠旆旌詠旌旄也車攻吉日二篇之所陳葢畧備
矣

後學馬代杲校字

禮書附錄卷七終

禮書附錄卷八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起宗珮聲氏校刊

大夫士廟門之位

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入視殺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言作龜于禰宮則不於廟門矣太宰祭祀贊王牲事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玉藻曰惟君補裘以誓省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按詩小雅楚茨孝孫徂位鄭箋云堂下西面位也儀禮特牲饋食及筮日主人即位冠元端即位于門外西面祭前一夕視濯即位于門東主人揖賓入即位于堂下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視側殺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即位如初自此主人及祝與佐食陳設陰厭後迎尸正祭又獻尸獻賓獻衆賓又於室中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姑姊妹及宗婦事畢皆云復其位又少牢饋食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又曲禮上篇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祭器廟堂之下君在阼據此則主祭之位有二筮日筮尸宿尸宿賓則位于門東西面視濯以後諸禮則位于堂下阼階東西面天子與諸侯大夫士相同此所謂位即指門外西面位及阼階東西面而言也中庸云踐其位蓋先王當日祭祖考時曾在此位行禮故以爲踐其位

三詔

禮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于堂又曰詔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又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祼既祼則迎牲牲入則用幣于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爓於堂又用羹以告其飪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儀禮大夫士無祼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祼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于堂西東面祝乃燎膟膋于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坐主于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向無是理也

受報

禮運曰脩其祝嘏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
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之類是也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皇尸命工祝承
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釐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
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
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
受以東北南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
黍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拜尸

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蓋士賤而
禮簡故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
佐食兼受二敦黍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
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嚌之乃詩懷之而又嘗其實于左
袂所以便執爵也挂于季指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于主人酳尸
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
不嘏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

附祝考

先王事神如事人人必得介紹以傳命而後賓主之情通鬼神
亦然故先王立大小祝之官使之辨其名號潔其牲幣恭其拜
跪善其詞祝以順道鬼神之欲惡而宣達祭者之悃愊則神無
怨恫而幽明之際渙然融洽足以召福祥而弭災變矣孔子曰
祝鮀治宗廟蓋重之也（按趙鹿泉云祝鮀治宗廟所取于祝鮀之才者自非以其佞蓋古嚴祭祀其儀鄭重皆掌于宗祝故太祝居六太之一其所掌贊詔儐相出入始終最為難稱非惟祝冊一事然必有獨嫺其任者若專信以佞為才豈謂鬼神亦好佞乎殊非立言之體也）此古昔盛王必使先之後之有光烈能
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
宜威儀之節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
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
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墠之所上下之神氏族之
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故禮運云宗祝在廟樂記曰宗祝辨

乎宗廟之禮荀子云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
是也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所以通上下親
疏遠近也尸祭有九太祝辨之祝號有六太祝辨之其相尸也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其求神也直祭于主索祭于祊而且祭莫
重于敬敬莫著于拜故拜各有所施施必不失其節而後禮可
觀太祝之辨九拜所以教敬也夫豈失其義陳其數哉

五齊三酒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
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
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

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罍蓋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涚酌而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是罍尊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盎則罍之所實盎之下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而薦盎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記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元醇厚爲上以顯著清美爲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醆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粢醍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酌用茅明酌是也盎齊涚酌則以酒涚而後酌此記所謂醆酒涚于清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緹齊言粢醍指其材而

鄭氏又以明酌爲事酒而澄酒則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澄酒三酒也於禮運則曰澄酒沈齊也）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大祭中祭小祭皆備五齊三酒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周官酒正五齊主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盎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盎之尊。然齊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濫供。三酒則每所用之酌。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

妄費。而及其饗耆老饗庶子也。則皆其其酒而無酌數。要皆以醉爲度也。至於王之燕飲。以示慈惠取醉而已。而必先計其獻酬之酌數。使之不節而自節。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是故始以式授材。終以式誅賞。唯緜緜乎期守于式之內。而酒之美惡畧而不言。而且彝有舟以示其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浸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爲孤。散言其窮而致散。先王於禮用之疵。每致戒焉。夏絕旨酒。商戒酣歌。三王寧有異哉。

附沽酒考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榷酤之酤朱子云沽買也蓋從鄭義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有榷

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周柄中云酒誥戒羣飲周禮司虣
戒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又周禮萍氏幾酒謹酒註云
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斯可謂沽酒作據矣漢書食貨志酒
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食求福扶衰養疾百禮之
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
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
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注中不精潔傷
人之意本此

六飲

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無

清內則有醴清糟酏漿醷濫而無水涼醫玉藻有水漿酒醴酏而
無涼醫者鄭氏曰清謂醴之泲者則酒正之清與漿人之醴一也
內則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三醴皆有清糟則糟醴
之濁者也醴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酏內則所謂黍酏醫內則所
謂醷也涼內則所謂濫也鄭氏曰醫與醷相似濫以諸和水也水涼之味薄非酒正
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而畧之
也夫飲之齊必寒飲齊眂冬時其設必重泲者爲清醇者爲糟糟用柶
清不用柶后致飲于賓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曰醫酏糟皆糟也
夫人飲于賓客則有清焉故漿人曰清醴醫酏糟則醴清而醫酏
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於王也六飲無酒五飲有酒異

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爲多鄭氏曰五齊正用醴爲飲者
取醴恬與酒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其說是也然儀禮士冠醴
子醴賓士昏醴賓醴婦聘禮醴賓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醴而公食
燕禮大射鄉飲酒特牲少牢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尚醴文
者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厚其親也聘禮醴賓厚其私覿也士
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外此無所事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柶
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
甘淡故有間也

祼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

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
入太廟王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
也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
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
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
肆先王以祼賓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
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太宗伯凡
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
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
祼諸侯有祼而鄉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

于祼者此也

鬱鬯

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鬻鬱草和之也鄭司農云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瓚資鬯於天子則諸侯受封未嘗不資鬯而後祭也傳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誤矣特牲少牢大夫士有奠而無祼傳又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不可考也

按灌者孔註云酌鬱鬯祼于太祖以降神也疏引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秦蕙田曰案周宗廟之祭以祼爲重九獻之禮以祼爲始其祼之制有彝有卣有圭瓚有璋瓚有秬鬯有鬱鬯彝有六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其用之各有時司尊彝祠禴嘗烝追享朝享每祼用二彝是也（祠禴用雞彝鳥彝嘗烝用斝彝黃彝追享用虎彝蜼彝）然考詩江漢書文侯之命並稱秬鬯一卣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鬯人廟用修鄭註修讀曰卣卣是也王祼以圭瓚祭統云王執圭瓚祼尸明堂位灌用玉瓚玉瓚圭瓚也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后亞祼以璋瓚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則贊祭統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以夫人有故大宗伯攝之也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詩棫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爲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宗伯攝行之祼矣鬯有秬鬯以秬黍爲酒未和鬱者盛之於卣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廟用修（讀卣）是也有鬱鬯築鬱金香草煑之和秬鬯實之于彝春官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按秬黑黍王親耕以供秬鬯之用鬯人釀之鬱人煑築和之主秬言則謂之秬鬯主鬱言則謂之鬱鬯考鬱字從鬯則鬱以秬鬯得名而秬酒謂之鬯則又以鬱之香得名先儒因周禮分鬯人鬱人二職遂以鬱鬯爲和鬱者秬鬯爲不和鬱者不知秬黍所以爲酒必和鬱而後爲鬯不得謂鬱人和鬯而鬯人之秬鬯不和鬱也有鬱無鬯固不成酒有鬯無鬱則與五齊同何以謂之秬鬯乎先王謹于祭祀以釀黍築煑事各不同故分二職以掌之耳注疏謂鬱鬯唯用之于宗廟之祼其餘止用秬鬯者非又有以鬱爲鬯草及合和而鬱積之諸說俱非）其儀節前一日司尊彝陳六彝鬯人共

秬鬯肆師爲鬱鬯鬱人共祼器典瑞設圭瓚璋瓚祭之日逆尸入室（太祝小祝）君袾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祭統）鬱人濯圭瓚璋瓚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奉王沃盥（春官）王入太室祼（洛誥）執圭瓚祼尸（祭統）小宗伯授王圭瓚小宰贊王授尸（小宗伯注疏）尸受之灌地以祭之向口啐之奠之于地（小宰注疏）是爲始獻后以璋瓚亞祼內宰贊之后若有故不與大宗伯執璋瓚攝后祼（祭統注疏）尸受祭之啐之奠之（小宰注）是爲亞獻既灌然後迎牲坐尸于堂行朝踐之禮（並郊特牲）其云祼將者周禮鬱人詔祼將之儀小宰贊王祼將之事小宗伯以時將瓚祼詩大雅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疏並言將送也猶奉也小宰奉瓚祼而授王賓客以瓚鬯而授小

宗伯謂之祼將惟殷士祼將孔氏以為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灌是也何氏楷曰小宗伯職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小宗伯送瓚于王以行祼禮也今此詩明言祼將非言將祼正如孔氏舉祼將以表祭事之說矣

惠士奇曰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于此取名鬯人沃盥故祼亦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鬯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祼之節則亡矣其畧有三瓚鬯皀于六彝為祼之初節播芬芳于二瓚為祼之中節達臭陰于淵泉為祼之終節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事有二名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祼禮始于肆成于獻故曰祼獻肆者肆師築而鬻鬯人實而陳祼者小宗奉而授小宰贊而行獻者獻于尸奠于神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太祝令鼓鐘肆師詠息設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鬯人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馨聞威儀衰而腥聞嗚呼奈何弗敬

飯數

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再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太祝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益禮殺者儀戲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約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侑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之不食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祼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凡非大食無鐘鼓與

按論語既云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案左傳向魋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等也通志畧云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

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籥鈇皆名也少師樂師之佐名陽擊鼓者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周禮膳夫王食一舉以樂侑食夫王食必以樂侑者闓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于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也陳氏謂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恒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云以樂徹于造正朝夕恒食也既有樂侑則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畧之耳或以其事相因則宜膳夫令之如太祝之來瞽令皐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鼓鐘而舉樂如進禨進羞工乃升歌之例與

大夫士餕禮

祭禮利成則尸謖尸謖則命餕士餕舉奠與長兄弟則上餕下餕二人而已故一籩一鉶所謂佐食分簋鉶是也上大夫之餕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餕亦餕四人而已故兩鉶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於下餕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天子諸侯之餕自君以至百官煇胞翟閽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夫之餕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于其臣也士之餕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餕籩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施神惠也其禮則降與侯命而後升祭舉祭鉶而後食拜酳祭酒而後飲其位則上餕東面下餕不酢而先降上餕酢而後出餕之大畧也

脤膰

腥曰脤熟曰膰脤蜃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春秋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故歸脤而已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有交福于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致膳以肩不以膞胔其前也肩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犆豕則以豕左肩五個用葷桃茢被不祥也王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拜送拜返重其禮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受而膳之同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脤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脤雖正然諸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

附祭公歸俎考

詩楚茨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俎豆孔既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于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

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歸之俎所以尊賓客
何氏楷曰今案歸賓客俎豆禮無明文惟孔子世家云魯郊不
致燔肉于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是亦歸俎之一證奏惠田云
論語祭于公不宿肉孟子云燔肉不至皆足爲歸俎之證與祭
統明祭之必有惠正相發盖賓客尊于兄弟豈同姓有燕私有
脤膰而賓客不先加以神惠乎則此歸賓俎當在祭畢之後燕
私之前也。按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祭。
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故膰不致。指不歸俎言也。祭公不
宿之肉。亦即君使歸之俎也。時說直謂君所須祭肉不知臣助
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可知歸俎與賜胙本爲
兩節。不得混淆○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宜兼致福賜胙言。而云
不出三日者。按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繹卿大夫
曰賓尸與祭同日。恐分其誠敬之心。本日無暇致胙。又玉藻云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昆弟逮燀胞翟閽須有先後。故
必待三日而徧。不然何待三日此引何義門說而引伸之如此

祊

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西尊其右也
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
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爲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
也正祭之祊位于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爲門內繹祭之
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蓋祊其位也
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
特施于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
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
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
祭之牲而已有司徹爇尸俎是也盖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祭輕
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爲則絲衣其紑載
弁俅俅者士而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
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

按秦氏逦攷云正祭有祊見于經傳者非一而其禮不傳今遍
攷經文約其節次總當在朝踐之節索祭祝于祊祊稱索祭乃
是求神之祭求神乃朝踐之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祼鬯以
求諸陰燔燎以求諸陽祊祭以求諸陰陽之閒斯時事尸于堂
薦血薦爓無有飲食之事固是尚氣且恐神之尚未憑依也故
曰于彼乎于此乎至饋食時則事尸于室以人道飲食之曰神
嗜飲食曰神具醉止則尸實神所憑依而無恍惚求索之語矣
何元子曰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餐尸據此則索
祭在朝踐時無疑矣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
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器設
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爲祊乎外又一證也祭統詔

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于祊明一時事又一証也馬氏文獻通攷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恐非其序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最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竒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

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其君者尊主人也

閻潛邱曰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禮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禮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于不受。周柄中云凡再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是爲再拜稽首。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是爲稽首再拜。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拜受君賜之禮。子思主于不受。故先稽首而後拜耳。潛邱之說極細

拜儀下

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朞以下之喪拜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盖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復知後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

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

江眘齋云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于覲禮者三覲時拜送圭請事時王勞之及賜車服拜受命皆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乃升成拜若享時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而擯者不辭盖是時王之尊盎君侯氏之卑盎臣也見於燕禮者三公取觶酬賓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于公皆于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觶後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觶升酌時亦如之賓媵爵于公自

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輟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羃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於他國之臣見聘禮者一私覿時賓降階東拜送幣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堦升再拜稽首成拜若醴賓時受幣雖將拜而公辭即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見公食大夫者一拜至時賓階下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乃再拜稽首至侑幣時則賓降將拜公辭賓即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賓降階東再拜稽首公降荅之不辭之使升者明

禮有終也又已之臣亦有在堂上拜時燕禮無算爵公賜之爵則降席再拜而不下階再拜者禮殺從畧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醴賓時公拜送几賓荅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畧也

附旅酬考

許氏謙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主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大抵是禮有三節自賓三獻後行致爵禮及致爵畢行旅酬至旅酬畢行無算爵禮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算

儀禮特牲饋食禮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注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疏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

按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與主人黨也

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

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

此酬賓卒觶主人酌而自飲以導賓飲也

主人奠觶於薦北注奠觶於薦左非為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薦南明將舉

禮案云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故獻之禮成于酬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也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以上主人酬賓長賓長奠觶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禮案云獻衆賓在酬賓前獻長兄弟衆兄弟在酬賓後均是正獻原非旅酬

獻內兄弟內兄弟內賓宗婦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以上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

以下長兄弟為加爵衆賓長為加爵爵止嗣舉奠

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旅酬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一觶此弟子復舉東階一觶皆為旅酬啟端因於此時告祭設羞先旅西階一觶加爵者即作止爵次旅東階一觶又次並旅東西二觶而神惠均于庭矣 以上弟子舉觶於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張爾岐以為旅西階一觶是也 以上賓與兄弟旅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于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

長兄弟酬賓亦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 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觶不言卒受者實觶於篚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疏奠觶者即上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賓舉奠觶於長兄弟行旅酬盡皆徧長兄弟舉觶于賓行旅酬亦皆徧交錯省文

案此衆兄弟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與賓互相酬以徧

張爾岐以為旅阼階一觶也以上為旅酬正數以下為無算爵 以上兄弟與賓旅酬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於薦右 敖氏曰奠觶為右此為無算爵始

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 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

張氏爾岐以為二觶並舉也按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為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蓋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為婦人旅也

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內賓姑姊妹也

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宗婦族人之婦也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注西面者異于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

周氏柄中曰下為上逮賤之義諸說不同孔疏旅酬時使卑者舉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此解下為上主於卑幼先飲為讀如字言下者反為上也蔡虛齋云舉觶非就是勸其長飲酒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此解下為上主於代長斟酒任鈞臺云此特長賓有奠觶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非奠觶無以相酬故弟子舉

觶然後行旅此觶下爲上重在代長舉觶楊文來云三獻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復獻衆賓徧乃又酌酬賓是惟酬賓一人而于衆賓則止有獻酢而已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儀更爵亦是皆止有獻酢而無酬也長兄弟視賓例應酬而主人未之酬故旅酬之先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尊故主人自酬長兄弟親故兄弟弟子代主人酬義各有取也此解下爲上主于酬酒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前二說異胡應麟云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

下爲上此解下爲上亦重在舉觶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楊說同毛大可云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此以上爲鬼神下爲祭者與楊胡二說又異朱子語類云旅酬逓逓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此以酬及小臣未吏爲逮賤與祭統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逮下之道也同意孔疏云又制受爵是逮賤也此以特牲禮所云長者受爵答拜揖弟子復位諸儀節爲逮賤蓋早幼見答于長者所謂有事爲榮也愚按下爲上之義蔡說大非孔疏毛說亦不可用逮賤之義孔疏語類俱非的解楊氏胡氏任氏三說于義皆通當並存之以備採擇

附祭食考

春官太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九祭皆謂祭食也命祭者玉藻云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延祭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是也炮當爲包包猶兼也少牢云有司賛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是也周猶徧也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特牲少牢未食之前以菹擩於醢祭于豆間是

也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之特牲少牢尸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振者振動其手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鄉飲酒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是也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是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是也江氏曰按古人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者如大蜡祭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之夏官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祭先炊也先炊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臧文仲燔柴祭之謂是祭火神孔子以爲非禮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

閻氏百詩曰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君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此引玉藻爲解周柄中云夫子本僅侍食不爲君所客而猶先飯者是於常禮有加謹也按玉藻所載雖有君客之與不客之之異然考儀禮注疏則皆是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是也趙鹿泉云儀禮公食大夫有賓祭之文爲聘客也此言君祭則明不以客禮待矣故鄭注止言若爲君嘗食然今注沓以不敢當客禮者疏言敵客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君賜之食則不祭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

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然則夫子此爲恐君祭已而命之祭仍是疑于客故言不敢當以申之非漫衍也若江愼修所云鄉黨記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非是路史以君祭先飯爲句飯讀去聲云祭乎其先飯者則與侍食不相應謬誤無疑按正嘗食膳宰取君前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附攝祭考

按儀禮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鄭注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賈疏云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按桓八年經書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兹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休云禮本下爲士制四者士有公事不得及兹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若然則士不暇不得祭又不得使人攝矣若諸侯有朝會之事則不得使人攝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明堂位云是故夏礿秋嘗冬烝鄭注云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狩以春故闕之是諸侯朝會不得攝以諸侯禮大故也君若有病故則得使人攝祭祭統云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若大夫時至惟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

子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註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于心與不祭之同據此則孔子是時爲大夫方得使人攝也

禮書附錄卷八終

禮書附錄卷九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受業

天帝之辨上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

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與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所稱天及五帝類皆泛言之而已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

攟餘說云禮以郊特牲名篇周氏諝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于郊牛二蓋一則用于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于北郊以祭地祇是天地皆用特牲春秋繁露云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父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行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道此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之說也按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其主宰乎上故曰上帝朱子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是也

禮記義疏云鄭氏於上帝二字如爲一而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又折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王肅辨之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然孔云指其清虛在天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別有五謂之五帝以五配一故謂之六五帝者非天何以同服大裘則孔固以天爲一矣若夫郊之配以后稷報本之義取諸冬也大饗之祀以文考告成之義取諸

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明證也鄭既以祭法之禘爲圜丘而配嚳郊爲祭上帝而配稷祖宗爲祭五帝于明堂而配文武又以大傳之禘爲郊祀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邪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吕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

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分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祀王肅嘗攻之矣五禮通考云陳氏此說極明夫昊天上帝者猶易卦之乾也說卦傳曰乾爲天是也五帝則元亨利貞在天爲四時在地爲五方所以運轉乎陰陽寒暑之氣而爲生長收藏之主宰者也譬之在人性則乾之體也天也心則其主宰而曰君猶昊天上帝也五帝則仁義禮智性之德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各有主宰而分見者是也五帝與天同其隆者四端皆性也異乎天以致其辨者偏端之見非心之全體也其理一也鄭氏六天之說則失之僭從緯書而各爲之名字則失之誕王肅以爲即五人帝則又失其本皆無足據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比其無司四時者乎按迎氣之祭祭天太皞等五帝而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軒轅配土金天配金高陽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黎配祝融句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熙配元冥諸侯迎氣則止及五神

五臣不及天帝也王子雍有五人帝五人臣而無天五帝五神亦非篤論葢有日月即有日月之神有山川即有山川之神烏得謂四時五行獨無四時五行之神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修與熙者葢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聲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昊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爲正

禮記義疏云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祭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及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狩而柴

大故而旅皆因事而祭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巡狩天地合祭葢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殯宮異尸異几忌日亦分祭廟祭則同尸同几天地以覆載生成而論則分故圜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而論則合故凡告祭則同其從祀則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祈年祈穀及風雨星辰大社及五嶽四瀆山川王社止圻內山川大饗大旅止及五帝不及地祇其配位則圜丘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以嚳配周公制禮乃定以始祖配祈穀祈年以后稷配也

圜丘方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

此所謂爲高必因邱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矣五禮通考云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馬氏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壇蓋王者于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築壇郭璞曰地有吉氣土從而起禮器云因吉土以享帝於郊是也爾雅非人爲之丘吉土必高故曰丘築壇象天之圜故曰圜丘亦曰泰壇泰壇卽圜丘圜丘卽吉土故曰至敬不壇蓋以自然之丘爲壇爲高必因丘陵而非謂祭天無壇也記曰于郊故謂之郊則舉一郊而圜丘泰壇統之是無二地矣祭祀必於自然之邱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

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五禮通考云祀天圜丘祭地北郊皆謂之郊然其禮有與祀天異者有與祀天同者澤中方丘夏日至玉帛犧牲瘞埋樂舞皆與天異者從其類也至卜日誓戒陳設省視酒醴粢盛籩豆器用服冕車旗及祭日儀節始終之序皆與天同者均其尊也

明堂位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以配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禮記義疏云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王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爲亦非周公不能贊詩序曰豐年秋冬報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謂周公嚴父也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云蕙田按秋冬報鄭箋謂嘗也烝也鄭解此與噫嘻載芟良耜異者絲詩明言烝畀祖妣知是祭于宗廟非祭外神禮書以爲明堂及郊非是至冬至郊天一歲之正祭雖亦可謂之大報而曰由內及外由親及疏鑿矣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

五禮通考云禮書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巳然則成王終喪之後當改以武王配帝邪康昭而後亦各以

其父配邪此蓋泥孝經嚴父配天之說而失其旨者也夫明堂宗祀之禮雖制于周公而行之實自武王始武王身有開創之功而爲之父者又文王也故得推尊其父以配上帝其後旣無武王之功而其父之德又或不如文王則烏可援嚴父之例邪且嚴父之說在周亦有不得已者周之王業成于文王而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故特祀之於明堂以配帝此聖人之行權耳若文王可配圜丘又何事創斯禮以彰嚴父之義哉然則斯禮也周公制之武王行之所以並稱達孝也與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祀地就陰位矣五禮通考云北郊字經文雖未明言祭地而周禮太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禮記祭統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祭天于南郊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純陽爲尊而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故王后親蠶于北郊以純陰爲尊而就陰位也經文每多互見親蠶在北郊則祭地北郊可知即不得謂北郊之不見于經文也漢匡衡引禮記之文曰祭地于泰圻在北郊則其所本者遠蓋不止注疏之言爲可據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黃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

書經傳說云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之郊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與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注疏家鄭賈之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謂祀于北郊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祀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圻之文疏云此論祭帝於南郊祭示於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辨而可知也

社后土之辨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太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太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則古者亦名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

有土云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五禮通考云陳氏分正祭古祭極是但以
冬至圜丘爲冬報以祈穀大饗爲正祭說尚未的以方澤爲地示
正祭以祀社爲親地則千古不刊之論也至周禮有大示有地示
有土示有后土又有社稷陳氏辨注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者
也可謂抵鄭之隙矣但謂后土非地示畢竟后土何所指則不得
其說矣竊謂大示即地示地示即后土對天神而言則曰地示以
其配天神而非五土之示則曰大示以其尊于土示而君之則曰
后土后土亦即地示也若土示則五土之示社稷則建國之土神
而已鄭氏注后土謂土神又注爲社神自岐其指矣
禮記義疏云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北郊就陰
位也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致天神以夏日至致地示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
方澤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
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釁其社稷此血祭之禮禮

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
畿內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
社祭一里之地天惟天子得祭之地則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
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
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爲社也惟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
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
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
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旅祭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
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
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
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
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
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
或言旅葢故有大小而禮亦隨異也

類祭

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卽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
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
或以大烖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祈也不若大旅之

有所告而已故太祝六祈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
類爲日月星辰葢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
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葢以太祝太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
非大烖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
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葢造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類
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特禡
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還柴於上帝成王營雒位
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葢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
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
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

則師之旣事邑之旣成可知也

雩祀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爲遠誤矣春秋言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亢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斂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

意也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五禮通考云月令曰大雩帝左傳云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即詩頌序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禮天子諸侯皆有之然天子所雩者上帝故曰大諸侯特雩境內之山川不名曰大春秋書大雩僭禮也孟夏大雩雖無水旱亦行之禮之常也若國大旱則無論夏秋皆得雩至冬則無雩春秋大雩二十有一書雩以記災書大以志僭也○又曰大雩祭不列於周官惟大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其他司巫女巫舞師大祝小祝等職所載皆旱暵之事是皆所謂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因旱而雩非常祭也唯左傳云龍見而雩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先儒因有四月常雩祀天之說後世因之制爲禮典然所雩之地經無明文鄭注祭法雩宗曰水旱壇注月令雩帝曰爲壇於南郊之旁禮書所謂魯南門爲雩門論語有舞雩先儒謂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之說蓋有所受吳氏澄曰魯有舞雩禮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于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

四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爲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以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于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五禮通考云小宗伯四郊之兆各爲一壇以望祀一方之名山大川舜典望于山川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是望爲祭山川而屬地祇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天子於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望泰山河海也鄭康成以魯境不及河乃以淮易之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也皆祭山川名望之證也鄭衆以四望爲日月星海許慎以爲日月星辰河海太山賈逵服虔杜預以三望爲望魯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陳氏禮書因謂兼上下之神非也

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趙佑云季氏旅于泰山此蓋季氏自至泰山祀也○古者望于山

山皆非祭于其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謂祭五帝及五嶽四鎮四瀆旅陳也疏云望爲壇遙祭之若以其神之衆曰旅以其地之遠曰望魯望三淮海岱岱最尊唯天子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爲禮言升中史言封禪所主餘皆不得而干焉魯最近岱禮止于望其或有事專告庋亦命使而已未聞君舉者季氏于其山行之僭名曰旅既非有故又非奉使不惟僭禮大而褻神求福實開後世奔走禱祠厲階故子以責冉有之救

社稷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

之功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祭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馬氏睎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耤則命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案祭法疏引崔氏說謂王社在藉田中陳氏辨之甚力夫大社爲民而立尚在國中王自爲立社自不宜在國外陳氏說恐是疏謂與大社同處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張子謂大社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恐非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賈疏以祭爲同壝其位則一壇也陳氏以社東稷西則二壝也以理論之社稷本二壝禮書說爲是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祀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

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禰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尊有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周官義疏云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匠人云左祖右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則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此惟言社壝經傳亦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異壇同壝祭同舉也

五禮通考云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生國以民爲本故建國以社稷爲先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

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予地之中別而爲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逼乎上下也○王鄭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后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其失者社卽地示一也稷爲原隰二也稷爲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其失者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二也朱子注孟子云社土神稷穀神最爲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祭之若云地祇則惟天子得祭而非社之謂矣○又案社神穀神鄭王之辨詳矣仲長統以爲社五土之神稷原隰之神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爲土地

所在之名稷爲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盖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始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作乂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國而後有國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自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邱陵墳衍之有則主人土者固非而謂爲五土之示者亦未是矣至以稷爲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矣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古者立社皆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惠半農禮說云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立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盖木之茂者神所棲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

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古文栗作𣚼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盖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傳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廹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鄭孔皆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孔穎達抑劉扶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孔之說然則田木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盖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今人謂之田祖盖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

焉是謂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賈公彦以田主爲神農其說難通案宋史志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皆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唐東都置大社禮官議用家田木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議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大社也淮南子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用石周人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與韓非子曰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齋車者也春秋鄭

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橐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亦附槐榆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大夫社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封于社是也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族黨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禜酺之等差耳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右師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請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而說者謂宜長五

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蜡臘

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醢享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山澤川陵以致土示天神其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畝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

嗇約百姓於井閭之處也爾雅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
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
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五禮通考云八蜡之目注疏以昆蟲爲第八者固不合卽
謂蜡祭昆蟲乃祭禦昆蟲之神則豳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當祭田祖之神且地官族師有祭酺是祭捕蝗之神不當反以昆虫名
其神也張子獨據經文祭百種何而以百種易昆蟲始爲穩妥故陳氏從之若蔡德晉去昆蟲而析郵表畷爲二則割裂不通矣然
司嗇卽古稷官稷爲百穀之長祭百種以報嗇是報司嗇之神而百種乃其祭物耳不當又分爲二也王肅舊說則先嗇一司嗇二
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亦只就經文看出因迎貓迎虎本分爲二而亦分之爲文順也且祭各有尸昆虫之尸難作
卽百種之尸亦當作何狀貌邪則不如此說爲當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于蜡
資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
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案鄭以皮弁服
爲蜡服黃衣黃冠是臘服陳氏以爲俱是執事者之服方氏愍以爲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三說之中當以
方氏爲長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
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
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
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
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於十有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
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
行而無常時繇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旺日祖以衰日臘其失
先王之禮遠矣

按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

大蜡八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當時萬寳告成㙛功
旣畢敎民報本反始息老送終小民終歲勤動始得醉飽歡樂
又因以敎之禮讓。党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是也周衰禮廢一國之人皆若狂然此飲酒意
在勞農休息。故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雖若狂未足深
過月令曰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臘矣孔疏謂當時有臘祭
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以經傳考
之蜡之祭。自先嗇至水庸猫虎。臘則止先祖五祀而已。蜡之祭
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祖五
祀之禮。此蜡與臘所不同而不舉蜡者仍復舉臘也

釁禮

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
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
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
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
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釁供羊牲將以釁廟也
雞人釁供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
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
釁寳鎮及寳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廄以至社

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豹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騂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刵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趙岐孟子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太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孫奭疏云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猶治亂謂之亂也。然釁禮之小者也。故宗廟唯用羊。若器則雞豚之屬而已。釁鐘以牛。非禮也。

五祀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中霤戶竈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用祭法之說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說各有所主也按禮文散失儒者妄援經傳凡祀之有五者比而同之不知人神之有勾芒等五官也宗廟之有禘祫與四時祭也五時之有迎氣也周禮之有司中司命也皆王者之祭不可以通乎下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寧可舉之以為五祀證與故言禘祫是以內而參外舉五官是舍近而求遠首司命是以神而亂祇及大厲是舉異以參常陳氏謂諸經各有所指是也而祭法則漢儒祖述國語之言尤不可信鄭氏昧其義乃於大宗伯曰五官於小子職引月令于王制言祭法夫先自惑也已況王制言大夫之祭豈容有司命而反遺戶竈而周禮五祀上有禋祀祀上帝槱燎祀司命下有祼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若五祀已賅而存之其文不已贅乎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卑等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二祀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通考云聖人之制祀典也報功而重五祀者上棟下宇修水火之制而奠民居厚民生者也門與戶所由以出入井竈人所由以飲食中霤人所資以覆庇是故戶奇而陽陽出祀之門偶而陰陰長祀之順

時合也夏屬火而祀竈冬屬水而祀井從其類也中霤爲土於季夏祀之時之中也所謂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若夫祭之神則以五者之靈爲之中而有功於五祀者配之如竈祀火神而以先炊配類而求之門戶諸神亦可知矣若夫祀行廢井是秦呂氏之謬也至于門之有磔攘也井之有祈祀也非正祭也大水之用牲于門也魯之燔柴于爨也失之誣也而五祀之正祭則固覩于人而不可去垂諸典而不可參考祀典者所當詳辨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從月令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按井水竈火皆功在養人夏火冬水亦于義為合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于汲道之旁故云行與禓用修云行即井也入家同井由家至井井開八道乃八家所行誠妙解也然生民詩取羝以軷以與嗣歲軷道祭謂祭道神之名則周于歲莫賓祀行又何必非先王之冬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凡祀五祀于廟有主有尸朱子曰竈之尸恐膳夫之類門之尸恐閽人之類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

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皆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有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攟餘說云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鄭注竈在廟門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俎西又設盛于主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宗廟之禮孔疏少牢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奧門外西室之奧知西室者以神位在西也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筵前設于奧者其時

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也朱子集注正本此說葢五祀皆迎尸于奧故奧有常尊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賴養于竈故曰當時用事淮南子云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則時俗媚竈之語誠非無自王孫賈以奧喻君以竈自喻特借以諷孔子耳○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奧尊之也祭于所近褻止祭于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攟餘說云論語祭神集注云祭外神也孔舊註謂祭百神宗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數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孔子爲魯大夫則所祭乃五祀之神也鄭氏謂五祀祭于廟孔氏謂殷于廟周于宮馬氏通考云康成注月令言祭于廟注周禮宮正言祭七祀于宮中大夫五祀皆人生日用起居所係當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以他神則五祀皆宜祭于宮也通考王氏曰所謂迎尸于奧者不在于廟而在于所居之室其說甚明惟是神席設于奧疏以爲廟門之奧何也葢廟之奧廟主在焉必不可以設神席若後寢之奧衣冠藏焉亦非其地古中霤禮於祀竈言席于門之奧其諸皆門堂之奧與但五祀外神非先祖之比論語何以亦言如在葢古者祭先祖有主有尸祭五祀亦有主有尸亦且有侑酳與酢淮是吾子半生逆旅惟行神一祀爲數道途僕僕諒亦不過具

文他如戶竈中霤恐亦未遑備物乃祭則受福而亦如祭先祖之愾乎聞僾乎見者祭統所謂身致其誠敬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附儺考

秦氏蕙田云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幽明之故聖人通之故有儺神禮以驅疫焉疫者四時不正之氣邪鬼或憑之以爲癘鬼神之有邪正猶人之有君子小人也神之正直者不畏人鬼之奇衺者陰氣之慝以陽剛之氣懾之則遊散而不爲害亦其理也周禮所載狂夫之狀雖近于誕然豈非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乎樂書曰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暴厲

之祭至周而用方相氏夏官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鄭氏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王厚齋謂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于下是謂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夫唯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驅疫如東京賦云方相秉鉞巫覡操茢者可也而必蒙熊皮黄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矣禮緯云顓頊有三子亾去而爲疫鬼固不足信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驅疫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本此月令孔疏言季春唯國儺仲秋唯天子儺季冬則下及庶人故云大儺然則鄉黨亦於十二月民庶得儺而言也。郊特牲鄉人禓

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孔氏謂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身著朝服。存安廟室之神。所以朝服者。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也。馬氏晞孟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于神明矣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邱氏濬曰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禮也。若無此禮聖人豈苟于同俗者哉

禮書附錄卷九終

禮書附錄卷十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彝尊　五禮通考云莫重於彝瓚尊罍簠簋鉶俎籩豆願其用之也有漸其陳之也有時所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蓋亦詳矣尊爵所以陳明水酒醴必先以遂鑑取之以茅沛之以勺挹之以巾冪覆之如是而後可以獻也簠簋所以陳黍稷必先以饎爨饎之以七盛之如是而後可以薦也若夫牲牢之用則在滌也有福衡焉豢焉其牽之也有紖焉其殺而肆之也有鸞刀焉互焉盆焉簝焉其熟之也有雍爨焉牛羊豕之鑊焉其載於俎也有扃焉冪焉其自俎而俎也有七焉畢焉其於鉶也有柶以祭焉自鉶而薦也有登焉如是而後可以饋也其進於鬼神又必盥而洗之罍洗槃匜簞枓之設于是先焉鏝扃甗甑則鑊之屬也冰鑑所以禦暑也杖咸所以御老也若夫几席則神之所憑藉也次則尸之所更衣也此尤其鉅焉者記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嘉薦普淖非徒簠簋俎豆爲禮器而已

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伐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夷商以斝周以黄目蓋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書稱宗彝絺繡而宗在周爲毳衣則虎彝蜼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壺昆吾尊昆吾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燕人以斝耳賂齊則斝固有耳矣記曰黄目鬱氣之上尊黄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黄其色也目其象也蓋先王

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
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
尊以犧象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以雞鳥均羽物
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
著壺均無足故也又周禮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
彝以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又周禮云追享朝享
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然雞鳥虎蜼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
或畫不可得而知也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特司尊彝言獻
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尊之用也先儒讀犧爲娑讀斝爲稼或云
犧飾以翡翠象飾以象骨或曰犧飾以鳳凰斝飾以禾稼皆臆論

也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則象尊尊爲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大射尊于東楹之西兩方
壺膳尊在南皆元尊酒在北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元酒
特牲尊于戶東元酒在西記亦曰凡尊必上元酒則兩尊之設一
以盛元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
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斝黃虎蜼之相爲用亦若此也尊彝之量
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
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與

卣

書曰秬鬯二卣詩與左傳曰秬鬯一卣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又曰
卣中尊蓋卣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受鬯以卣不以彝則鬯之未
祼也實卣將祼則實彝矣

罍

司尊彝犧象之尊君與后之所獻罍諸臣之所酢則罍賤於尊矣
記曰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瓦甒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
壺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士旅以壺則壺賤於瓦尊矣有汙尊然
後有瓦大有瓦大然後有山罍罍之別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
水罍也周禮鬯人祭祀社壝用大罍則盛鬯者也儀禮罍水在洗
東則盛水者也然則罍之爲器豈施於一哉諸侯燕羣臣用壺天
子燕諸侯之臣亦以壺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是也詩言我

姑酌彼金罍其饗臣之禮與

壺

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卿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
屈也士旅皆圜壺以其遠尊而伸也鬯人禜門用瓢齎而已與壺
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爲樽爾雅曰康瓠謂之甈賈誼曰斡棄周
鼎而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爲器其體有大小其制
有方圓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壺瓠而已

豐 附舟 棜 禁

司尊彝六彝皆有舟燕禮公尊瓦大有豐聘禮亦瓦大有豐少牢
禮兩甒有棜鄉飲鄉射尊皆有斯禁士冠婚特牲尊皆有禁禮器

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之禁
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大夫之棜亦
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棜蓋禁棜同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
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豆
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豐者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觶爵
棜者士既夕以之觶衣特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以便於
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禁欲其不放也棜
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

爵觚

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斚周以爵琖象棧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棧卑而

淺爵象雀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而斚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
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瓘斚則三者之飾可知矣故
琖斚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
記曰琖斚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之爵者常大爲物所爵
者常小禽之名爵以小故也火之名爝亦以小故也爵資於尊而
所入者小其實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爵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
升獻以爵而酬以觚韓詩説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觚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
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觶鄉飲鄉射亦獻以爵酬以觶鄭氏釋梓人
謂觚當爲觶古書觶從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説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酬
以觚一獻而三酬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
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
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凡獻皆以爵而燕禮大射主
人獻賓獻公以觚禮器曰宗廟之器以小爲貴貴者獻以爵賤者
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人初獻以爵主婦獻以角賓
爵而佐食加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
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一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
然爵如雀觚不圜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古者破觚爲圜殳體入觚壇有入觚則諸觴形制安
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咤則周之爵又謂

之同也先儒謂爵盡也足也觚寡也觶適也角觸也散訕也又謂
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此不可考要之爵觚觶角皆示戒也
温故錄云禮器有一爵二觚三觶四角五散皆以盛酒之數爲
名觚自當從酒器之正。漢以後木簡亦名觚。故文人有操觚之
説丹鉛錄云春秋時未有也然注言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自
取諸詩卷耳疏所述韓詩説觚寡也飲當寡少皆釋其名而未
詳其制集注亦第言其有稜而已尋因校四庫書閲明劉績三
禮圖所記云觚考古圖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
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
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稜削之可爲圜故

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官鳳闕取以爲角隅故曰上觚稜而栖金爵也博古圖有容四合至一升者又云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墜觚爲稜以礙手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案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爲稜腹足皆具之如廉隅之象以比人之耿介故從孤名觚夫子之歎不觚處當時已爍其礙手而削圜之。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與。其猶謂之觚者葢容二升如故耳

勺

彝巾以畫布而勺有飾明堂位曰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禮器曰犧尊椫勺以素爲貴是也龍勺刻之以

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龍水蓄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酌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工記曰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則枘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

斗

詩大東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行葦曰酒醴維醹酌以大斗（毛氏曰大斗長三尺正義曰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葢用大器挹之于尊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葢斗亦謂之勺勺非斗也勺挹于尊彝而注諸爵瓚斗挹于大器而注諸尊彝舊圖尊受五斗斗實五升勺柄長二尺四寸斗柄長三尺其所傳者尙矣

鼎

鼎之器于象爲倂鼎之齊于金爲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茅爲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扃木爲之大者廟門容七个小者闈門容三个詩稱鼐鼎及鼒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飧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

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士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于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于特牲之制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庸禮也既夕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芼則藿（牛）苦（羊）薇（豕）也其臭則膷（牛）膗（羊）膮（豕）也自羹言之則曰鉶羹自器言之則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爲庶羞則曰羞鼎其實一也

按一鼎特豚也士冠醮子士昏婦饋舅姑小斂之奠朝禰之奠以之三鼎特豚而配以魚腊也故牲爲上鼎魚爲中鼎腊爲下

鼎昏禮其牢陳三鼎於門外以及大斂之奠朔月之奠士奠其本以之五鼎羊豕而配以魚腊膚也少牢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膚從豕二鼎在豕鑊之西倫膚九魚用鮒十有五腊一純聘禮致飱則以之諸侯朔月則以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也而亦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也特牲三鼎士之常也而亦有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遣奠陳五鼎于門外是也七鼎九鼎者大牢而以魚腊腸胃膚配之配之者爲七公食下大夫之禮也又加鮮魚鮮腊者爲九公食上大夫之禮也太牢者牛羊豕也十鼎者正鼎七

陪鼎三陪鼎三者又曰鉶鼎曰羞鼎其實一也聘禮之設飱是也十有二鼎者正鼎九陪鼎三周禮膳夫鼎十有二是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

俎

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商以椇周以房俎蓋斷木爲梡橫距爲嶡椇之木多梡房之制有戶闑虞氏之俎斷木四足而已夏氏之俎加橫距焉商曲其足若椇然周又設下跗於兩端若房然是商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

俎距此橫距也莊周曰加肩尻于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于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牲體之在鼎曰脀在俎曰載魚載則縮肉載則衡鼎俎貴奇籩豆貴偶奇以象陽偶以象陰觀聘禮有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腊之九鼎膷臐膮之三鼎少牢五鼎五俎特牲三鼎三俎而肵俎非正俎周官膳夫鼎十有二陪鼎非正鼎玉藻諸侯日食三俎朔月五俎則鼎俎奇可知矣然有司徹有六俎者蓋尸也侑也主人也主婦也各一俎司馬之羞羊湆也司士之羞豕湆也各一俎俎列而陳之則貴奇散而用之雖偶可也

馮復京詩名物疏云俎之制有四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

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胉與脊爲七體此上古之禮也二曰薦爓謂體解而爓之又分豚解爲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爓者先煑於鑊既熟則以鼎重煑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又割其餘以制之則有燔炙之事俎由鼎而升有九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爲七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爲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爲三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別也爲俎骨有貴賤鄉飲鄉射禮賓俎脊脅

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之類是也又有陪鼎非正鼎則有鄉膮
臐之三臛臐者羹也即鉶羹也又有肵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
皆從獻之物故鄭箋以爲從獻之俎九俎皆進於神前其尸飯
嚌而反其餘於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婦祝
佐食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牲
之升俎必有物以盛之意即掌蜃之蜃器也主人受尸酢之俎
謂之胙俎其俎最尊天子之祭膳夫親徹之王賓客禮食亦有
焉

敦 瑚 璉 簠 簋

敦者養人之厚也璉者養人而不絶者也瑚以玉爲之玉有美而

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爲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竹爲之竹者和而
有節意養人所以能節者簠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
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儁於前與陸氏鍾曰敦亦簋也蓋或以對
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匭以此兩敦黍稷四璉黍
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考工記旗人爲簋實一㲉
崇尺豆實三而成㲉㲉容斗二升崇尺中縣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
之籩瓦豆謂之登說文古簋作朹蓋簋豆有以瓦爲之有以木爲
之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
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儀禮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
瓦豆矣敦則簋之類簋則簠相須者也士喪禮有瓦敦而簠之有

瓦與否未可攷也儀禮曰蓋執豆又曰簠有蓋冪又曰設四敦皆
南首則簠簋敦豆登皆有蓋而敦之蓋有首先儒以爲簠簋敦之
蓋皆象龜形義或然也管仲鏤簋禮以爲僭則大夫士之簋刻龜
於蓋而已非若人君全鏤之也簠內圓外方其實稻粱簋外圓內
方其實黍稷周官掌客五等諸侯簠數有差而簋皆十二簠或不
預是簠尊而簋卑也籩有縢緣其實乾實豆若脰然其實菹醢登
之其實太羹之湇旗人簋豆皆崇尺則簠登籩之崇可知簋實一
㲉則敦簠之量可知士喪禮敦有足則簠簋有足可知士虞敦有
籍則簠簋籩豆之有籍可知特牲籩有巾公食大夫簋有蓋冪則
簋登豆之有巾可知有虞氏曰敦夏曰璉商曰瑚周曰簠夏楬豆

殷玉豆周獻豆而虞氏之敦在周用之於士大夫故儀禮大夫之
祭有敦無簋特牲佐食分簋鉶而先儒以爲同姓之士得從周制
是也夏后氏之楬豆在周用之於喪禮故儀禮士喪毼豆兩實葵
菹是也毼白也周曰獻豆非不以玉飾也士虞禮獻豆兩豆之則獻豆
猶所謂獻尊也周禮玉府有玉敦九嬪有玉齍先儒以玉齍爲玉
敦豈以其盛黍稷而名之乎天子玉敦大夫金敦少牢夫人載金敦士敦
無飾周官掌客公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而簋皆十二公食上
大夫之簋八下大夫之簋六聘禮饔餼上大夫之簋二十詩云天
子之禮陳饋八簋玉藻言諸侯朔月四簋詩言每日四簋多於天
子公食上大夫之簋與天子禮同何也蓋聘禮上大夫之簋二十

掌客諸侯之簋十二公食上大夫之簋八有所存者焉天子八簋則其所食者也公食下大夫六簋則公日食四簋可知日食四簋而朔月亦食四簋此異代之禮也觀周官王之日食用六牲則諸侯月食非止特牲也王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諸侯日與朔食非止三牲與五俎也而玉藻所記一切與周禮不類則異代之禮可知也

周氏兼中曰瑚璉之制鄭注明堂位未詳其制其注周禮舍人方曰簠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簋而脫下是璉亦方也瑚璉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彦謂亦以木爲之陸農師云四璉黍稷稻粱六

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

釜

周禮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小宗伯祭之日逆齍省鑊小司馬禋祀五帝實鑊水士師祀五帝洎鑊水少牢饔人陳五鼎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詩傳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又曰鑊鑴也鍑釜大口者又曰朝鮮謂釜曰錪鬵大釜也一曰鼎上大下小曰鬵爾雅曰款足謂之鬲釜鑊也鑴也釜也鬵也錡也鬲也錪也鍑也皆烹飪之器也錡有足者也鬲空足者也鬵大釜也鍑釜口大者也詩以錡釜湘菜以釜鬵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于釜矣

甑

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少牢禮雍人摡鼎七廩人摡甑甗爾雅甑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甗陶器也春秋之時齊有有玉甗則其所以寳者也鬵大釜也毛氏許慎以鬵爲釜屬而爾雅方言以鬵爲甑則其名同者也考工記豆實三而成斛則觳之所容斗二升矣庾實二觳則二斗四升也聘禮十六斗曰庾申豊曰粟五十庾杜預亦曰庾十六斗則庾固有大小者也鄭司農曰甗無底甑鄭康成曰甗如甑一孔蓋無底則一孔而已實溢臨者

豆而量容四升亦曰豆容十六斗謂之庾而容二斗四升亦謂之庾有脣謂之釜而無足亦謂之釜則釜屬謂之鬵甑亦謂鬵可也謂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鬵則鬵非特名甑而已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人物考釜用之以煮者冶人爲之甑用之以蒸者陶人爲之詩小雅云執爨踖踖傳云爨雍爨廪爨也疏云饔以煮肉廪爨以炊米

籩豆

周官籩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豆與加籩加豆羞籩羞豆凡二十有六祭祀之籩豆其數如此則饗食之禮豈過是哉禮器所謂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是也推此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少牢大夫四豆蓋大夫食於公與祭於已者異

矣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六子男豆二十有四而食皆稱之（先儒謂豆正羞食庶羞庶羞亦豆也）公食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然則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春秋之時鄭享趙子加籩豆六品晉享季孫夙有加籩葢古者籩豆有加者皆所以優尊之也豆實菹醢者也而晏子豚肩不揜豆菹醢濡物也而田獵所獲爲乾豆者葢豚肩不揜豆譏其用小牲非必以豆實豚也醢醬必乾折然後漬之非謂以豆實乾也鼎俎奇而籩豆偶而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數不皆偶者此又視年高下而隆殺之不可以常禮限之也

楊氏復曰禮器天子之豆二十六以下言豆不言籩周官掌客豆四十以下不言籩及夫人致禮方有豆有籩葢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葵菹蝸醢及迎尸饋食之時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及主婦亞獻尸始設籩賛籩祭少牢厭祭設韭菹醓醢葵菹蠃醢及迎尸饋食之時尸取韭菹換于豆間及主婦亞獻亦未用籩也逮明日賓尸於是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于房設𪌉蕡白黑四籩後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於此可見矣

鬴（考工記鬴亦謂之釜重一鈞容六斗四升律歷志鬴重二鈞容十斗）

㮚氏以鬴爲量而法止于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爲量而法備于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于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于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㮚氏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鬴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鬴律歷志之鬴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鬴葢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周禮上年人食四鬴則二斛五斗六升中年人食三鬴則一斛九斗二升食貨志八月一石五斗五人終年爲九十石然則四鬴三鬴云者亦月食也其多寡不同皆其大率然也律歷志五量止于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于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子曰甬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甬皆量器也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與（經傳鬴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䥶升或作勝葢古字通用）

周氏秉中曰論語集注釜六斗四升此據左傳豆區釜鍾各自

其四以登于釜之說邢士登古今律歷考據管子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泉也釜十泉則鉅二泉也夫釜粟百泉而鉅二十泉釜粟十泉而區二泉差以五倍則井四區爲釜也周氏按管子注二升八合曰鉅則已非復四豆爲區之區矣此猶今之各方斗斛同一名而大小異不得據此輙排前說聘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逾即庾也考工記庾實二斛鄭注斛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儀禮異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亦牽率之辭耳姜上均歷考經傳以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記十六斗之籔自包氏注疑庾爲逾而魏晉以來遂沿其誤夫子華不合與粟姑少與以示之故于其請益而與釜之外加以二籔之庾其意可默會也戴氏東原曰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益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籔誤也但據考工記㮚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爲瓦器大抵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故昭二十六年孔疏云彼陶人所作庾自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聘禮記四秉曰筥注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稽名此禾數也又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此米數也禾米之秉其數不同冉子與粟五秉是米數據儀禮爲八十石徐氏說文繫傳云禾數百二十斤爲柘二柘爲秉粟五秉十石也此以禾數言非秉有二法

槃匜　水斝枓盆

盥水者斝也斞水者枓也盛棄水者洗也天子諸侯之屋四注故洗當東霤大夫士之屋兩下故洗當東榮水在洗東祖左海也南北以堂深則遠近也公食大夫鄉射鄉飲言洗與水而不及斝大射燕禮言斝水而不及枓少牢兼言斝水有枓互相備矣故鄭氏于少牢言凡設水用斝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然斝洗者臣人之所就耳人君與尸則有槃匜焉公食大夫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特牲尸盥匜水實于槃中少牢小祝設槃匜蓋人君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匜則匜之用猶斝水也槃之用猶洗也

附盤銘考

周氏秉中曰大學章句云盤沐浴之盤此用鄭注但考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請沐聘禮管人爲客亦止五日具浴三日具沐惟盥手類面每日如是若從沐浴之說似與日日又日銘辭未合不如於鄭注盤銘刻戒於盤也上補用內則注槃承盥水者一語於理較優且大戴禮武王三十七銘中有盥盤銘盧辨注云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游溺武王銘辭自新即指湯盤言其爲盥盤無疑矣○應氏鏞曰沐先稷而後粱櫛先樿而後象浴巾下裕而上絺先蒯而後蒲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故先用其粗及整治之後則用潤養之功而已此章句所謂沐浴其身以去垢之說也

簞　笥

儀禮士冠士喪實櫛于簞特牲少牢盥以簞巾禮曰凡以簞笥問人者左傳曰吳王以一簞珠問趙孟諭孟簞食鄭氏曰簞笥也釋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簞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也

禮書附錄卷十終

禮書附錄卷十一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射儀

古者祈子帶弓韣生子懸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士也試以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邪然則弧矢之作始於黃帝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曰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侯以明之見於虞書至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虎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干侯故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

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豻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故也射人言士豻侯二正則三侯之爲虎熊豹二侯之爲熊豹大夫之侯亦爲麋可知也蓋大射以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尚者志威以服猛爲事而虎熊豹皆獸猛者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虎熊豹才以除害爲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麋士以有事四方爲能以勝夷狄之守爲善故士賓射之侯以豻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止用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衞上大夫隆其才以至于威士隆其志以至于才此燕之爲禮所以異乎大射賓射之嚴分守也麋鹿類也豕亦害物者也春秋以冬多麋爲災詩以町畽鹿場爲患禮記以食田豕爲虎之功此麋鹿豕之不可不除也然則畿外諸侯大射以大侯參侯干侯何也大侯熊侯也參侯麋侯也干侯

豻侯也諸侯三侯熊爲上故曰大侯大夫麋侯參於天子諸侯之侯爲三故曰參侯天子得以兼諸侯之侯故有熊侯諸侯得以兼大夫士之侯故有麋侯豻侯康成以參爲糝謂糝侯豹鵠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忌上下相犯士用鹿豕不忌君臣相養非射禮之意也鵠取名于鳱鵠正取名於題肩皆鳥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爲儁爲其義則鵠者直也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衆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而已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鵠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其廣正居一也蓋弓二寸以爲中虎侯九十弓則大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鵠誤也

侯制

周禮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大射量人以貍步量侯道蓋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貍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貍再舉足亦六尺其爲步同其所用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步中以爲弓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道之遠侯中之廣者雖不止

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尺三丈中其身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綱也籠綱者緝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二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者也故有僚友而無臣遂無大射擇士之禮○司裘大射諸侯共熊侯豹侯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是也侯步之

制蓋與天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鄉射記言獸侯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蓋白德之成赤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也君陽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二考工記曰張獸侯以息燕鄭氏以息爲休農息老物於義或然古者燕服黃衣狐裘蜡亦黃衣狐裘與蜡同服則射之同侯不亦可乎

主皮之射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有主皮之射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卿大夫或用之於澤宮卿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

之以詢衆庶在和以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敖氏繼公曰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畫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爲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爲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爲確按論語講家因見儀禮鄉射記云射不主皮有指

纔射者固非或又謂大射之侯棲皮爲鵠不主皮專指大射言亦非是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巳。是禮字該舉大射賓射燕射而言也

貫革之射 椹質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禮記曰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傳曰楚使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鄭氏釋司弓矢曰甲革革甲也釋弓人曰革謂干盾齊語定三革。韋注甲胄盾釋樂記曰貫革穿革甲也考之國語有三革之制則射革非特甲也。○司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圉師射則充椹質

鄭氏曰質正也植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共椹質之弓矢則射於射宮不用椹質矣。射椹質必以王弓弧弓充椹質必使圉師者蓋椹質以強弓而後入圉師以所習而使共也

按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樂記所謂貫革軍旅之射也。主皮者張獸皮射之。貫革則周禮司弓矢射甲革椹質是也。

貢士與射

射儀曰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書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絀爵之罰則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宫飾之於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有遺乎

大射鄉射

鄉射於序而用鹿中鄭氏謂士爲州長者之禮也然其言射必兼庠序言禮必兼大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射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爲之也大射設次於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次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於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於乏鄉人賤也故獻卽於侯也大射鍾師以鍾鼓奏祴夏鄉射以鼓奏祴夏以君尊故有鍾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度侯道以貍步鄉射則度以躬大射之侯西十步北十步鄉射

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

附升下飲者

曹氏寅谷曰儀禮他篇言禮大射乃言儀者賈氏以射禮盛威儀多故氏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論語所言是大射儀其言升言下言飲凡三節則是大射儀三耦再射之禮按鄉射無次大射設次在堂下東南隅其始司射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堂下三揖也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所謂堂上三揖也射次在堂東故惟出次西面揖餘俱北面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此司射誘射之儀卒射揖

如升時則前所揖處皆揖堂上下亦各三揖也其既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堂下之揖三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堂上之揖亦三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二耦卒射亦如之此三耦初射之儀也特誘射教弟子以射儀未主于中故不去旌初射學司射之射儀未主于勝負故未釋獲二者皆無飲射爵之禮由是請再射三耦取矢于楅出次揖當楅及楅揖挾乘內還揖退與進者相左揖此諸揖皆在未射時及司射作射三耦自出次以至及階之揖禮師初而堂下亦各三揖則以爲揖而升也有然卒射自出物以至及階三揖禮師初而堂上亦各三揖則以爲揖而下也有然于是小臣師執中而獲者有左賢右賢之告也于是司宮士奉豐而射者有執張執弛之命也于是勝者之弟子洗觶僕人師繼酌射爵而升飲者有取觶卒觶之文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是即一飲而升亦揖下亦揖則以爲揖而飲也有然由是適次釋弓射爵辯乃徹豐與觶而射儀以成總之

儀禮誘射初射皆有升下而無飲論語兼飲言故斷以爲再射之禮凡射以讓爲容而讓以揖爲節自升而下而飲其揖也皆其讓也故子曰揖讓而升下而飲讀論語者當取大射儀文兼鄉射禮節參考之而得其說也

按集解王云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此以揖讓升下專屬飲時說禮記射義鄭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云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亦以揖讓屬飲與王注同揖讓是統言射禮分作升下飲三層平說爲是○按飲罰之法有謂分賓黨主黨是射者處不勝黨雖中多亦受罰若處勝黨雖中少亦不罰則飲爵以一黨爲勝負也殊欠分曉郝氏

云算獲之法概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庇而多中者蒙枉罰何以別乎然据飲觶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爲勝負也。逐耦而算何至十純豈算獲則併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與。○按一耦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階下亦然。此所謂讓也。讓字原與揖字對。時講反以揖卽是讓讓則不爭將揖讓二字囫圇說去亦欠理會

楅

鄉射記曰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半其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梱之

所以齊矢也

物

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爲下物右爲上物其畫也若丹若墨其設也兩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弓長六尺而兩楹之間容弓笴長三尺而物如笴武長尺有二寸而距隨長武一縱一横縱長而横短此所謂度尺而午也前足至物之左端後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射及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侯此所謂以志正體直可以祈中矣

中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大夫射則兕中士則鹿中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則皮樹虎兕之制蓋亦然也惟君有射于國中而燕射大射賓射異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同中君射則始納于西堂下纔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於堂西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楅西當西序其觿則東面籌雖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釋於左則賓主之黨辨矣鄉籌八十而中實止於八者籌八十以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算焉射未必皆中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

乏

正面北乏南面故文反正爲乏侯各有獲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爲之鄉射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之乏以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曰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也

決拾朱極

詩曰決拾既佽又曰童子佩韘鄉射曰袒決遂大射又曰設決朱極三內則曰佩决捍蓋决著於右巨指以鉤絃者也極著於右三指以釋絃者也拾著於左臂以遂絃者也大射朱極三士喪禮纊極二則生者以朱韋所以致飾而三以致其用也死者以纊所以

復質而二以明其不用也鄭氏釋周禮謂士決用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釋大射曰決以象骨爲之遂以韋爲之賈公彥曰大夫以骨不必以大象蓋皆推士禮而擬之也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決捍是也極亦謂之韝詩所謂佩韝是也儀禮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薰襦燕禮記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大夫則歛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則歛衣而已鄭氏謂拾所以蔽膚歛衣者此也

弓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書曰和之弓垂之竹矢弓人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檿桑橘木瓜荊次之竹爲下禹貢荊州貢杶幹栝柏

惟箘簵楛考工記荊之幹妢胡之笴家語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羽而鏃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古者弓矢之材以木若竹弓以木爲上以竹爲下矢以竹爲常以楛爲異弓材謂之幹矢材謂之稾弓之長短視人之形體弓之強弱因人之志氣矢之安危以濟弓之強弱故人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別則弓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六尺二寸之制往體寡來體多者王弓弧弓也往體多來體寡者夾弓庾弓也往體來體若一唐弓大弓也材強則往體寡材弱則往體多強弱中則體若一材強故利射革與質往體寡故合九而後成規材弱故利射侯與弋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強弱中故利射深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王弧王之弓唐大諸侯之弓夾庾大夫之弓王弧則雕之詩曰敦弓既堅荀卿何休曰天子雕弓是也唐大則彤之荀卿何休曰諸侯彤弓是也司弓矢以唐大授使者勞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錫晉文公則唐大彤之可知儀禮大射鄉射大夫士用夾庾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黑之可知然士合三而成規則六弓之外弊弓也司弓矢勾者謂之弊弓儀禮士亦用夾庾者蓋士之鄉射有大夫存焉非鄉射則弊弓而已先儒謂士不用合三成規之弓周禮託士而言其說無據明堂位殺梁曰大弓天子之戎器公羊曰弓繡質繡其拊也蓋魯之大弓亦彤天子之弓亦繡質不然不可謂之天子之戎器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以強弱辨其等以安危因

其弓辨其等所以明分因其弓所以利用然王之田獵未嘗不以夾庾學射未嘗不以唐大所謂合九合七合五合三者其大致然也○說文曰弓象形史記曰揮作弓弓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所以爲深絲所以爲固張則筋外而角內弛則角外而筋內弣把中也簫弓端也隈其曲也茭其接也詩曰象弭魚服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曰左執鞭弭蓋無緣之弓以骨飾其弭而已曲禮曰凡遺人弓者張角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爾雅曰蜃小者珧郭璞注云珧小蚌也

按考工記弓人云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王氏昭禹

曰射之道其中在巧其至在力巧存乎志慮力出乎血氣射者血氣志慮之所寓者也人之射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故爲弓者必因之也

矢

槀人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枉矢則飛如變星者也殺矢則中而必斃者也矰矢則弋高者也恒矢則常服者也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則其達遠故利火射用諸城守車戰殺矢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則其達遲故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七分四在前三在後則其行高故用於弋射恒矢庳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則其行平故用諸散射枉矢絜

矢兵矢也亦可施於田故鄭氏以矢人之兵矢田矢爲枉矢絜矢是也鍭矢與茀矢異殺矢與鍭矢同故鄭氏以矢人之茀矢爲殺矢以殺矢爲茀矢也詩曰四鍭如樹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則金鏃不特鍭矢有之茀矢以上皆然故鏃謂之鍭也君子志於中而不志於殺故禮射習射之矢皆謂之志也射必翦羽尚疾也志不翦羽尚舒也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害及左傳言賜諸侯皆彤弓一彤矢百周官司弓入束矢于朝鄭氏亦謂其百箇則古之束矢皆百也詩曰束矢其搜毛氏謂五十爲束者荀卿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弩一而矢五十也弩一而矢五十弓一而矢百兵法重弓以備毀折則百矢分而二之理固然也

五兵

夫兵之原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以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盭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盧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殳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者

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爲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摏可以斬可以繫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周官有司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威武戢伐戰戮皆從戈則戈奚適而不用哉

矛

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爲酋矛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三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說文曰矛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則爲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爲句兵蓋矛之爲器上銳而旁勾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勾所以象物生之勾酋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詩曰二矛重喬又曰二矛重弓朱英綠縢則矛之飾以朱而矜飾之間飾以羽毛矣鄭氏曰矛戟柄竹欑柲則矛之柄亦以竹矣然詩厹矛鋈錞爾雅曰厹矛三隅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說文曰鋋小矛也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矟則矛之制固不一矣

戟

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考工記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鋝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賈公彥曰必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也觀春秋傳言衛公戟其肘史言戟手罵之則援上向可知也晉人以戟鉤欒樂而殺之宋狂狡倒戟以出鄭人於井則胡之下垂可知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孑而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而先儒以爲戟屬則戟之異名多矣

附持戟之士考

周氏柄中曰按持戟之士。衛士。非戰士。失位。謂前驅行列不整。意事。非逃陣去之。謂罷遣之。非殺也。閻潛邱引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以証此持戟之士爲大夫守衛者孟子即所見以爲喻此說得之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者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

甲

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爲鎧不可考也甲之制腰以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左傳射中七札屬其續也合衆札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其鍛欲摯其鑽欲小其裏欲易其朕欲直飾之以組衣之以囊在首謂之胄在臂謂之釬在頸謂之錏鍜此甲之大略也古之甲有至五屬而魏之武卒則甲三屬甲以犀甲兕甲合甲而楚人加之以鮫革則後世之制尤堅矣春秋作邱甲非人所能爲杜預以爲使邱出甲失之矣井田之法四邱爲甸乃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哀公用田賦不過十二之法豈成公之時其法已重於

十二乎公羊曰譏始邱甲也穀梁曰邱作甲非正也其說可取古者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崤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冑

兜以兜之猶史所謂兜符也鍪以蒙之猶荀子所謂冠有鍪者也甲曰鎧冑亦曰鎧說文曰首鎧曰冑是也冑曰兜鍪亦曰鞮鍪長

楊賦曰鞮鍪生蟣蝨是也魯人之冑綴以朱綅飾以貝文則古者貝制蓋亦類此張儀傳曰虎賁之士跿跔科頭科頭不被冑也冑首飾也故長子亦曰冑子

禮書附錄卷十二

涇上陳寶泉鳳石氏輯　受業馬超宗珮聲氏校刊

五聲 周禮義疏云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宮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字而命之曰宮音商音者此也周禮六樂十二律皆調也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私應之律則五聲具備焉

五聲生於黃鐘黃鐘為宮而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數多者濁數少

者清清濁者大聲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別重敏約留抑先儒曰宮音重而尊商音明而敏角音約而易制徵音泛而不留羽音渙散而抑其配土火木金水揚子曰聲生於日則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亦所以配五行其象君臣民事物蓋土安於四方之中而有以宅人故為宮為君金行於南北之間而有以通物故為商為臣木與陰角而出故為角為民火出無徵有故為徵為事水之翕張因時而已故為羽為物民生於物事生於民君生於事臣生於君物生於臣此五行之相生者也物勝事事勝臣臣勝民民勝君此五行之相勝者也民臣與物為不變而變者君與事而已故五音無變商角羽而有變宮徵也按五音相生始于宮宮為君聲不能有生宮之聲終於角角生變聲不能有生正聲之理方

舜之時琴五絃以寓五音及周增二絃以備七音七音雖始于周而變宮變徵之寓古蓋有焉時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七音之律昭之故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樂所以成也五音以物言之則徵猶豕之負駭者羽猶馬之鳴野者商猶羊之離羣者角猶雞之鳴木者宮猶牛之鳴窌者以身言之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然一音之變而五者具焉故凡律之爲宮者或爲徵角商羽爲商者或爲宮徵羽角更十二律而爲六十加二十四之變音而爲八十四此六律七音之大致然也故聞宮聲則使人溫

良而寬大聞商聲則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則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聲則使人儉而好禮則五音其可斯須去身哉祭與佩玉無商音者鄭康成曰大司樂三宮無商祭尚柔剛故不用也趙慎言曰商聲金也周家木德金能克木作者去之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任釣臺云樂有聲有音有律而聲又有人聲器聲聲是单出的或清或濁或高或下只得一樣若合清濁高下而連絡之則成音矣音有五最濁爲宮次濁爲商清濁各半爲角次清爲徵最清爲羽凡人矢口而歌亦必有此五者即隨舉一器擊之吹之亦必有此五者但不以律統之則其音必參錯而不調所以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五禮通考蕙田案雷出地奮豫雷在地中復二卦象乃樂律之微妙根乎天理自然之理也樂記曰凡聲陽也陽天之道也陽之動者發于聲而爲雷是宇宙間凡聲之動皆雷之象也卦爲震乾初爻也在地中爲復是雷爲衆聲之始而復之初爻雷之兆所由萌也一陽之氣初動于五陰之下此黃鍾所以爲律本也由是而爲臨爲泰以至于坤仍反爲復其六陰六陽之消長猶六律六呂之相次相生相合也六十四卦均六十甲子猶律呂之有六十調也調變而爲八十四猶卦氣之有閏也八十八調統于七音即七日來復之義也黃鍾數九即陽爻之數也紀之以三即三畫之象參天之數也平之以六六畫卦之義兩地之法也成于十二乾坤之全也此易所以爲樂之原而黃鍾爲律本正應日至此可以見天地之心也

八音 蔡氏曰一曰金爲鏞爲鎛爲編鍾爲錞爲鐲爲鐃爲鐸爲鋁二曰石爲球爲編磬三曰土爲塤爲缶爲土鼓四曰革爲鼓爲鼗爲拊五曰絲爲琴爲瑟六曰木爲柷爲敔七曰匏爲笙爲竽八曰竹爲管爲籥爲篴爲篪爲牘爲應爲雅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之從

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李氏光地曰琴瑟細恐其過于羽故尚宮鍾聲大恐其踰于宮故尚羽石聲清和而角在清濁之間故其音獨相得也匏竹者人氣所吹也人氣高下在心有所取裁故曰利制又曰尚議革木無五聲為樂之節而已故曰一聲八音之序金石為先金聲玉振樂之綱也其次琴瑟以叶升歌諧人聲者也其次匏竹土貴人氣也又其次乃革木以為諸音之節此八音貴賤之等也此國語伶州鳩所言是也又按周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此以成于天地者為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絲革成于植物者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蕙田云聲有五而音數八聲本於陽五氣之流行者也故其數奇音麗於器器屬陰八方之對待者也故其數偶陽根於陰五聲必附八音而出陰統於陽八音不外五聲之用此聲音之道所以與天地通也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為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為金故其音金而風閶闔乾為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

坤音瓦而風涼鬣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虛之意與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石聲磬磬以立辨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鼓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蓋竹聲濫石聲清濫則立會以阜財清則立辨以死節絲聲哀鼓聲讙哀則立廉以制行讙則立動以致功鐘聲不讙不哀不清鏗鏘以立號足以肅衆橫而不屈足以立武此所以聽之有合也

樂書云乾之為卦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聖人鏗之以為鐘以譬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聖人擊之以為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終則反道之要以立本○孟子測云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音也其次則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音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革音一句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

者八音始終之綱紀也以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五禮通考蕙田云八音之中金石為衆音之綱紀所謂金聲玉振也而黃鐘應鍾夾鍾林鍾皆以律名頌鐘笙鐘頌磬笙磬各以用別太師所謂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也金聲玉振特懸之鐘磬也特懸者包衆樂而括始終在堂上者以節歌聲書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是也在堂下者以應笙鏞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頌鐘笙鐘頌磬笙磬編縣之鐘磬也編縣者分堵肆而諧律呂后夔之擊拊商頌之依聲小雅之同音孔子之擊磬是也自雅樂失傳周景制大鐘漢武稱萬石而特鐘之制紊矣周禮鳧氏鑄鐘不分大小而編鐘之

制亾矣春秋以玉磬止兵告糴漢武有浮金輕玉之磬而特磬之制亾矣周官磬氏爲磬不辨厚薄而編磬之制亾矣唐宋以來歷代史籍所謂定樂制器者亦未考求制作之精蓋千百年來一大疑案也惟律呂正義一書能考定黃鍾真度以爲律呂之本制鍾準以輕重厚薄之實體中空容積之度分而不分大小形容之別異摩磬則一本磬氏之尺度而知石音不分于長短而分于厚薄準以黃鍾之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諸磬之度分于是十二律呂清濁二均七聲之準靡不諧合八音之紀綱于是乎立而始終之條理可考而求矣

律管

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太簇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太簇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聲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則太簇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以至十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與二變旋之爲十二宮析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

第之至六爲變宮又第之至七爲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中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贊陽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又曰武王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戎布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觀此則十二律之名義畧可見矣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

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止也夾鍾亦謂之圜鍾函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閒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生規言之也函鍾以夏芘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體也閒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某律特中央曰律中黃鍾之宮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中央無正律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焉量起黃鍾之宮亦此意也

禮記月令義疏云蔡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蔡得之蓋嶰谷之竹出于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蔡謂律出于鍾鄭謂鍾出于律則鄭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奏一律之音則先擊此律之鍾故曰金以聲之若先有鍾以爲諸樂器之綱紀則諸器受法于鍾已足又安用此裁竹者爲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蔡以律之空圍各如其長短亦鄭得之蓋樂之聲陽也陽之數極于九故必圍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猶樂之舞陰也陰之數極于八故必佾用八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爲舞列之全而六佾四佾之次有所降譬之權度必先有一定者以爲法而後無定者以爲宜未有無一定之經而以權相權者也又每月所中之

律亦指中氣一日而言如歷法之舉中星也其實歷度無日不推移舉其中而前後之升降推移舉可定耳○周官大司樂義疏云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制十二律說之者曰自黃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于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閒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黃鍾之宮爲黃鍾所含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筩以別律聲而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鍾之宮爲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者此也月令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黃鍾之宮所謂黃鍾少宮也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爲黃鍾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爲黃鍾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黃鍾清聲爲律本其所首重也呂氏所云三寸九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訛云含少者則宮少之訛耳二說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別以一管爲黃鍾之宮則一也○又云樂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故編鍾編磬必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律爲宮使商角不僭陵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避也○又云奏與歌各爲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笙師職供其笙鍾之樂鄉

飲酒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禮管新宫三終皆奏也奏其律即以其律爲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用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即以歌者之均爲均而不另爲鈞其以琴瑟者若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即謂之合樂也黃鍾大呂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爲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爲鈞之樂配之下皆仿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登歌下管

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

子之樂也康周公故賜魯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雅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摹禋季札言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爲武王詩誤矣然晉享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書曰下管鼗鼓周官小師教簫鼓笙師教竽笙塤籥簫篪篴管大司樂祀天神有孤竹之管祭地示有絲竹之管詩曰嘒嘒管聲磬管

鏘鏘簫管備舉則管之用重於笙矣故鄉飲鄉射燕禮皆以笙配歌特大射將祭擇士之禮乃用管焉則祭享而管象宜矣然鄉飲燕禮有歌笙與間而後合樂鄉射有合樂而無歌笙與間大射有歌而無間笙有管而無合樂歌必鹿鳴之三間歌必魚麗之三笙必南陔之三間笙必由庚之三合樂必周南召南之三大射之歌止於鹿鳴而管止於新宫何也鹿鳴之三忠臣之事也南陔白華孝子之事也華黍則物之豐而已此笙歌所以異也魚麗雖物也以之告神明故兼嘉魚之與賢有臺之得賢而歌之由庚崇邱由儀則物之遂而已此間笙歌所以異也蓋鹿鳴魚麗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歌之堂上南陔由庚所以象庶民萬物之治故奏之

堂下特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歌與八音合奏焉然風可施於鄉而燕禮亦用於國小雅可施於國而飲酒亦用於鄉者蓋禮盛者可以進取禮輕者可以下逮故用之鄉人者可用之邦國用之邦國者可用之鄉人也鄉射志於射而已故止合樂大射主於擇士而已故歌止於鹿鳴此所以與鄉飲燕禮異也然則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則有歌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致天神地示無歌猶大神之不祼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祭祀不與舞也

李氏光地曰戛擊搏拊古註皆以爲樂器之名惟沈括以屬于鳴球琴瑟爲作樂之義於理爲優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

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匏竹即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蓋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鍾今曰笙鏞以間則爲歌笙並作明矣合樂之時則舞入故春秋傳曰見舞韶箾者則箾韶九成之爲合樂又可知矣此舜享于宗廟之樂也○又曰鐘有頌鍾有笙鍾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商頌庸鼓有斁當包鍾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

磬別也虞書云笙庸以間此直言庸以人聲爲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商頌所云庸鼓有斁當爲間歌萬舞有斁當爲合樂蓋未至間歌則笙庸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樂之相依者則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又曰周禮太師帥瞽登堂而歌將歌之時則令小師擊拊乃歌擊拊者或當擊或當拊虞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正與此合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下堂下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而樂器從之下管之時樂器既播亦令奏鼓朄管乃作也虞書曰下管鼗鼓其文正與此合然其下有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鄉樂猶必有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備四節之樂可知然經不言者蓋間則歌管之迭作合則歌管之竝與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蕙田云樂有登歌有下管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稽之傳記合以路鼓路鼗陰竹之管爲堂下之樂龍門之琴瑟爲堂上之樂堂上堂下更遞迭奏爲間歌堂上堂下一時並奏爲合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則合樂之事也○合樂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與笙磬並作儀禮鄉飲酒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子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是也一則疏家謂編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是也周禮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賓兼此二義

附關雎之亂辨

周氏柄中曰關雎之亂蔡虛齋謂樂至此猶盛故特舉終以該始顧麟士謂樂至合樂始盛是以最盛者言汪氏考儀禮注疏與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不合不知以詩言則風卑於雅故鄭氏有進取下逮之說以樂言則惟合樂之時歌瑟笙磬一齊俱作聲音至此始盛顧說與注疏原不相礙也至鄉射之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大射之有歌管而不間合其義亦爾鄉射止有合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樂則工不告備可見樂必至合而始

葢非此則不傳也汪氏之駁顧氏非也按亂字之解不同鄭注
云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
聲而首理其亂者此以亂爲紊亂之亂此一說也史記云關雎
之亂以爲風始此是治亂之亂又一說也朱子以亂爲樂之卒
章此爲確解而又分兩層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謂舞
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則亂爲整治之亂國語那輯之亂
韋昭注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亂爲變亂之義按合
樂之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齊俱作與前之歌吹分奏不同
謂之亂者其亦取變亂之義歟

儀禮鄉飲酒義疏云太師卽國之太師如有事于君所則來者

工而已太師不與也若太師無事于君所則亦來與此禮聖人
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則魯行鄉飲之禮師摯葢嘗
與焉

何氏讀書記云論語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
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繳如內方可用繹如則清濁
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此只論音聲非五音六律旋相爲宮之
說也

大鐘

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单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
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月
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
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鐘體之别五銑于鼓鉦舞是也鐘磬之
别二甬衡是也衡上有旋旋飾有蟲介於于鼓征舞之間有帶率
于帶間有枚鳧氏曰以其鉦之長爲之甬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
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鄭司
農曰旋蟲者旋以蟲爲飾又曰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賈公彥曰鄭
以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乃盤龍辟邪亦獸名

按孟子以追蠡句豊氏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又因蠡蟲附會以爲鐘鈕卽謂之旋蟲本非定訓後人吳之無

玆謂當爲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推
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江愼修云追卽考工記所謂
于上之攠謂之隧者是也以其窪深謂之隧以其槌擊謂之追
擊處本若攠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
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周柄中云竊疑追字是遂字之訛考工
記爲隧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遂與追形聲相近蠡者蚌殼遂
蠡言鐘之受擊處窪深似蠡也解經忌改字因義有難通姑識
之以俟博學此說亦與江氏合

按鄭康成注周禮郭璞注爾雅並以鏄爲大鐘韋昭注國語杜
預注左傳並以鎛爲小鐘許叔重直謂鎛爲錞于之屬周柄中

云鎛之爲大鍾爲小鍾經無明文然無論爲大爲小要是特縣之鎛非編鍾也白虎通云鎛者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百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亾亾與昌相迫故謂之鎛鎛之名義如是而可謂鎛鍾爲編鍾乎

大磬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明堂位曰叔之離磬蓋編則雜離則特叔之離磬特縣之磬也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堂特則堂上亦有特縣磬矣世本曰無句作磬垂作鍾書曰垂之竹矢蓋叔與無句非二人垂之爲工非一伎皇氏謂無句叔之別名其說或然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

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蓋鍾圜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爲一股博一律也股爲二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推此可知矣

按律呂正義云昔人言磬有二玉磬堂上石磬堂下不知古時凡石之美者皆名以玉豈必藍田夜光詫爲華飾哉書云戞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總歸于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而已又樂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先儒謂石聲難和石聲和則入音無不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先王所尤重焉至於取材之地載於禹貢徐州則泗濱浮磬雍州則貢璆鐵銀鏤砮磬圖書編謂泗濱浮磬後世以其聲下而不和以華陽所出者易之則雍州之産也近多用靈壁石則仍徐州産也要之不必拘于所出惟期應律諧聲以成大樂庶幾神人上下涵泳太和而不失古聖人制作之微意焉耳

鐸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蓋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聲淳則有所合故於鼓倡而和之聲濁則有所制故於鼓行而節

之聲高則有所辨故於鼓退而止之聲明則有所交故於鼓作而通之司馬職曰兩司馬執鐸又曰三鼓摝鐸三鼓振鐸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夏書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周禮大司徒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樂記曰天子夾振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鐸雖用之於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也晉荀氏得趙人牛鐸然後諧諸樂則古人之爲鐸鐲鐃錞施於聲律皆有當也

四書辨正云論論木鐸注有兩說楊子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
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駕說正注中後說所本乃見封人知
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鮮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
爲言也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此即
古注所云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者詳孔演圖之意蓋謂聖
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之意正相脗合
馬貴與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
則言而爲教。其說較圓

鼓

鼓其聲象雷其大象天其於樂象君故凡鼓琵鼓琴鼓鐘鼓簧鼓

缶皆謂之鼓以五音非鼓不節也○周禮籥章春秋擊土鼓吹豳
詩以迎暑迎寒祈年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吹豳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蓋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而周家王業之興本於
豳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蜡息老物則復本反始而已故所
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也○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鎛人掌金奏之
鼓此所謂懸鼓也明堂位曰周人懸鼓然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與越
戰載常建鼓韋昭曰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植之則晉路建之於軍猶路鼓建
之於寢非此則不建矣○靁天聲也靁鼓鼓祀神而救日月亦天
事也靈地德也靈鼓鼓社祭而攻猛獸亦地事也鼖鼓鼓軍事鎛
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
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此所謂三鼜也掌固亦曰夜三鼜以戒
號蓋鼖鼓之於軍晝以作衆夜以警之書言鼖鼓在西序詩言鼖
鼓維鏞則此鼖鼓與言鼓軍事者異矣○役事以勿亟爲義故以
鼛鼓節之春秋傳曰魯人之皐皐緩也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
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以鼓節
之而弗止詩曰鼛鼓弗勝

鼗鼓

月令曰修鞀鞞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
鞀謂鞞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鼗倚於頌磬
西紘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瞽矇掌播鼗柷敔塤

簫管絃歌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蓋鼗之播也有瞽矇
者有眡瞭者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
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故其賜所以
不同也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
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豈其然哉儀禮
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
柷也文不備耳

鼙 應鼓號應鼙 朔鼓號朔鼙

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
鼓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儀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鼗鼓應鼙在其東

南鼓西階之西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詩之田爲輴輴小鼓應應鞞也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然則大祭祀皆鼓輴擊應大射有朔鞞應鞞詩又以應配輴則朔鞞乃輴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輴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輴周禮有輴無朔鄭氏以應與輴及朔爲三鼓恐不然也

琴

琴操曰伏犧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邪以正人心也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爲君而居中央商居右旁其餘

大小相次不失其序則君臣之位正矣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有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寬和而温小絃爲臣清廉不亂騶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然則琴之大小雖不同不過五絃七絃而已先儒釋爾雅謂大琴二十七絃或作於伏羲或作於神農不可考也其長或八尺一寸或三尺六寸六分蓋大琴中琴之辨與春秋傳穆擇美檟自爲頌琴杜預謂頌琴猶言雅琴也

按陳氏樂書云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琴之爲樂所以咏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夏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闗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黄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鐘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名號之別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

瑟

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

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灑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燕禮曰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練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於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周禮小師掌教絃歌瞽矇掌教琴瑟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冬日至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宗廟奏之則鼓瑟未嘗無琴也樂記獨言清廟之瑟鄉飲酒禮亦獨言瑟者舉其大者故也

何氏楷曰琴瑟其聲尚宫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古人作樂聲

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
中琴必以小瑟配之雜說云琴統陽瑟統陰以陰從陽不可易
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瑟而陰氣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琴而
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
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

籥

明堂位曰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笙師掌教籥籥師掌教
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吹豳籥蓋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
之律呂于是乎生命之曰籥以黍籥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
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其小謂

之約廣雅曰籥七孔毛萇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
曰籥三孔而短當從郭鄭之説為正

陳氏樂書曰震為萑葦為蒼筤竹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
極元氣函三為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于子參之于
丑得三而籥之為器本於黄鍾之籥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
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葦籥居其先震為六子
之首籥為衆樂之先其斯以為稱始乎葦伊耆氏施為索饗也
成乎竹用人以之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為堯堯時八音已具
豈特土鼓葦籥而已哉

管

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籥管眡瞭掌播籥管磬師掌吹竽
笙塤籥簫管大司樂圜丘孤竹管方丘孫竹管宗廟陰竹管燕禮
大射皆下管新宫禮記曰下管象詩曰磬管將將簫管備舉爾雅
曰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
説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成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
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廣雅云管象篪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夫併兩
而吹之固象簫矣管或作琯則古者之管有以玉為之也

陳氏樂書曰管之狀如篪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
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
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又吹苓展管則管

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于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
于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
人鬼凡皆從其類故也

堂上樂圖

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而
繼之以擊石拊石夫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拊搏鼓類也是舜
之時堂上有戛擊堂下有柷敔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
拊搏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簴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鼗磬柷
敔簫鼓備舉皆在周之庭儀禮樂簴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
也商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言堂下之

音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詩注玉磬也觀周書有大球春秋之時齊國佐以玉磬賂晉魯饑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荀卿曰縣一鍾而尙拊大鼓禮曰縣一磬而拊搏則自虞至周堂上皆有玉磬矣有磬必有鍾此荀卿所以有一鍾之說也燕禮鄉射大射皆席工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則堂上之樂蓋皆西陳而北面也儀禮工入則瑟先歌後獻工亦瑟先歌後而樂正常立于西階東周禮登歌先擊拊是樂正居東歌在瑟西而瑟又在拊西其他不可考也周禮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春秋傳曰入門而金作記曰入門而縣興國語曰金不過以動聲又曰金石以動之先儒謂凡樂先擊鍾次擊鼓是也小胥下管播樂器合

奏鼓鞞朄瞽矇眂瞭凡樂事先播鼗鞞則引大鼓者也鼗兆鼓者也觀眂瞭播鼗擊頌磬笙磬詩言鼗磬柷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紘言鼗必及磬設鼗必倚磬之紘是鍾磬作則鼗作矣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鞞以先之是鼗常在前而鞞常在後也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以鼗不以鞞則鼗先於鞞可知矣鍾磬之應歌者曰頌鍾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與頌鍾頌磬之意同周禮有鍾笙與笙鍾笙磬之意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歟然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鼙在西應鼙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也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者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觀鄉飲酒鄉射之用樂皆樂正告備于賓特燕禮告備于公以明君臣之分而已則樂爲賓設可知矣

武舞六成之位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又曰先鼓以警步三步而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表爲四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

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表爲八變則神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成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綴以夾

振之而肆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肆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夫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騵彭彭是也復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亂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

周官大司樂義疏云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為進退頗類大司馬大閱之法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否更以推之他舞文恐難通如賈說一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遽止二變者至第三表而遽止似不成舞也如一

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變八變九變亦必不然矣舞以八佾則八人為一列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則左右分為兩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干職舞者既陳授樂器是舞者就位乃執每變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斯其相距不宜甚遠斯與西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蓋其縱橫分合往來嚮背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非直進退之間而已況大韶之舞則當象其至德升聞揖讓雍容喬裳恭已之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舞佾之數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二說不同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宋太常傅隆亦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為是論語馬季常注亦曰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故夫子譏之家廟指桓公廟廟制室外為堂堂下為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佾歌雍是一時事而三家皆桓出故並稱三家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先稱季氏蓋魯論之書法也季氏者非桓子

乃平子也又樂師義疏云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席于階上學士則升階而立于其側而偕瞽者並歌與大司樂帥國子而舞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之則學士當次于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于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朱子集傳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來雍之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文舞武舞之位

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樂之後是以周官樂師樂成告備然後詔來瞽皐舞春秋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于

舞在詩序則舞蹈後於嗟歎永歌在樂記則動容後於言志詠聲在孟子則舞蹈後於樂之實以舞者所樂之極故也夫舞有文有武有大有小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護大武皆舞之大者也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此舞之小者也大舞有其章而無其儀小舞有其儀而無其章大夏而上文舞也其執以羽大護而下武舞也其執以干則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用大舞之章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莅位者鄭也正之所以辨其序列者佾也巡之所以肅其慢春秋之時鄭伯享王徧及六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則合舞之禮東西蓋有辨先後蓋有序矣考之于經舞干羽于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于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然則古人之舞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先守成常在後唐太宗謂封德彝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安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觀此則古人舞序先後之意可見矣

文舞武舞之飾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蓋周之典也功莫大于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爲鏚柲是也舞武而執干戚則舞夏執籥翟矣舞夏而裼則舞武襲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

太常

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魯頌與明堂位言魯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旂承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弧以張縿也鄭氏謂崇牙飾之以者爲崇牙以飾旒之側）旒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鄭氏曰畫枉矢恐不然也）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而已至於拜日禮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

皆載焉祀方明遂會諸侯則所會之旂與朝之大赤異矣治兵大閱然後田則治兵大閱之旂與田之大麾異矣鄭氏謂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之田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太白然則治兵非即戎也治兵大閱未即田也孰謂行師而不建大白田而不建大麾乎然常之三辰則日月北斗而已與衣服之畫星辰不同曲禮曰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不過畫北斗耳漢郊祀歌曰招搖靈旗則後世旗亦畫北斗也

旂

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巾車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樂記曰龍旂九旒天

子之旌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史記曰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旒九又曰有鈴曰旂先儒以爲王之太常曳地諸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觀太常之旒使人維之則曳地可知矣旒多者曳地旒少者至於齊肩侯伯建常七旒子男五旒而均於齊軫以其皆君故也春秋之時楚令尹爲王旌以田芋令無宇斷之齊欒高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吿請斷三尺而用之以其不可與君同制則諸侯齊軫可知矣

旗

司常熊虎爲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然九旗亦旗猶五侯皆謂之侯八法皆謂之法也又曰釋名云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通白爲旃雜帛爲物則其等有辨矣然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羽爲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周禮言旗言大旗言旗物言旌旗言旗鼓則旗與大旗云者熊虎之旗也旗物旌旗旗鼓云者有非熊虎之旗也故鄉邑以旗物及田之前期致民則以司徒之大旗鄙長之作民以鼓遂之起野役致民則以遂之大旗然則熊虎之旗尊卑者所得而有邪致民則以旗既至則弊之故司常曰致民置旗弊之大司馬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蓋設而致之使之一於所視弊而弊之使之一於所聽

也

旟

司常曰鳥隼爲旟爾雅曰錯革鳥曰旟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然司常之大閱州里建旟司馬之治兵百官載旟何也軍法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諸侯載交龍之旂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旟於前郊野載龜蛇之旐於後王載太常於其中而加高焉此所謂招搖在上也然則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干旄曰孑孑干旟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下五旗皆畫則旟畫鳥隼信矣

旐

司常龜蛇爲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司常又曰縣鄙建旐大司馬曰郊野載旐蓋田役軍旅王之事也雖命數不同而同於四斿其所辨異者有名號存焉先儒謂旐正四斿鄙師三斿其說無據詩曰孑孑干旄孑孑干旟孑孑干旌又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又曰建旐設旄爾雅曰注干首曰旄注旄首曰旌孟子曰羽毛之美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旆之賈公彥曰太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又爲旗焉此所以道車斿車之所載澤虞之所建與夫飾旗者異矣

旜物

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爾雅因章曰旃左氏曰亡大旆之左旃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蓋旃大赤也物少帛也旃爲大飾故孤卿建之物爲少帛故士建之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是旗以上其色赤而不緇其幅長而不特尋也旃物之斿經無其說周禮典命自上公至士其車旗各眂其命之數而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皆以命數爲節然則王之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旃物之斿蓋亦稱是與旂旗旟旐之斿有常數者異也聘禮載旃禮也既夕士載旃攝也

旞旌

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而有旞旌者蓋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載旞田則建大麾鄙則載旌旞旌皆注旄而旄與羽又注於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書曰羽畎夏翟攷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古人於羽固因其自然者也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有虞氏之綏於官言夏采於旗言建綏則所謂綏者旌旞而已復于四郊豈非其燕出入之地與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蓋田獵用皮冠斿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旃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燕游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春秋左氏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

按四書典故辨正云斿車載旌斿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

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旜。
故卽以旜招大夫。此以司常辯孟子固自有說陳氏禮書所言
恰合○周禮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注云全羽析羽皆染五
采繫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疏云注旄於干首爾雅
文也據爾雅注旄首曰旌則旞旌非直有羽又有毛也左傳祀
宣子假羽毛於齊晉人假羽旄于鄭杜注云以析羽爲旌王者
斿車之所建也此旌兼有羽旄之証。惟兼有羽旄故司常曰析
羽爲旌爾雅云注旄爲旌可以偏舉而互見也大抵旗皆有旄。
故書曰秉旄詩曰建旄此通稱之號。而羽則惟旞旌有之。疏謂
旄有羽。又有旄。艮是先儒謂太常以下皆有羽旄恐未必然

車制

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
軒冕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
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軾而後戶前軌而後
軫旁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對人者謂之轛如舟者謂之輈
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輒之上平謂之衡衡之
材輿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輿輢之下木皆
曰軹以其旁止乎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
前橫木可以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
有短轂者有㪺輪者有倅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又

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者有
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单
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
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
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
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王行五路先後之宜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
塾之前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曰大路繁
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

路謂之大輅獨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路則木路而已春秋傳與荀
卿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大路
商路也孔子曰乘殷之輅皆木路也然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
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
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
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商之次路五就七就
庸豈一車邪鄭氏以七就爲誤是過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
於玉路也先路象路也以其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
以其次於象路故也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
路木路而金路綴於玉路之後觀書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

路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之時鄭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

禮記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先儒以爲殷制。大路者木路也周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故自樊纓十二就損而至于五就。貴其文也。殷以大路爲尊次路爲下。故自樊纓一就推而至于五就。貴其樸也。誠以大路郊之車也我周圜丘之祭亦以木路升壇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自不得與焉

大車柏車

書曰肇牽車牛輈人曰大車轅直必縊其牛則大車牛車也牛車

大則柏車中車羊車小車也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車人所謂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此大車柏車之辨也鄭氏謂羊車若漢定張車宮內所用蓋有所受之也大車兩轅也故車人言凡爲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鬲長六尺輸廣六尺則與駟車八尺之轍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衡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廣也大車轅長輪高而轂短小柏車輪卑轅短而轂長大者以行山澤不同故也柏車較短而轂輻牙長羊車較長而輻轂牙短者亦以所行之不同也輪人之牙車人謂之渠輿人之軫車人謂之牝服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其箱方而不廣其制異也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轅端曰軏牛車轅端曰輗理或然也

按考工記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次于輈人之後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墨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事。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轛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兩馬之車。車人三車之輿皆狹而長。則專主任載故也。乘車之軫六尺有六寸。又三分去一以爲隧者。御與左右並乘。必衡廣乃能容。而從不可長也。大車鬲廣六尺而牝服

則八尺者橫狹而從長。然後載物多。而當轅一牛可駕也。馬車之轅曲而向上。以馬頸高也。牛車之轅直而平駕。以牛頸低也。馬性驟故轂欲長而安。牛性緩故轂欲短而利。而惟山行者轂長則又斟酌于安與利之間也。御馬車者繫六轡于車上。君子所事。牛車則旁牽之者野人而已。馬必二馬始可駕。加兩驂則爲駟。再加之則爲五爲六。牛則一牛當轅。若重載力不能勝。其前及左右自可遞加數牛而以牽屬之。以無關車制故考工記不言焉。

附輗

按考工記車人鬲長六尺。注云轅端厭牛領者三禮義疏云鬲

卽輗論語所謂輗指此則知此鬲卽所謂軏大車兩轅端之橫
木也牛領卽厭于橫木之下註云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似別
有軏縛于輗下恐未是

戎路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春秋時襄二十三年齊伐衛有先驅申驅貳廣啟胠大殿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有廣車軘車宣十二年晉楚之戰有左右廣襄二十四年鄭射犬御廣而行定四年史皇乘廣而死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之萃左傳邲之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則是游闕者游車補闕也苹車之萃鄭氏曰萃猶屏也對敵之車也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陳輕車之萃鄭氏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孫武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則馳車輕車也詩曰輶車鸞鑣爾雅曰輶輕也鄭氏以輶車爲田僕所設驅逆之車以王制佐車爲驅逆之車然田車以木戎車以革則驅逆之輕車與馳敵致師之輕車不同戎路卽革路也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晉侯獻楚俘王賜戎路之服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漢淮之軍楚鬬丹獲戎車皆其君之所乘者也然周之鋒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則自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

車戰之法

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衞將卒有所芘衣械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郯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

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九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按兵車之制與乘車並同但車建大白車前樹二盾以爲異耳樹二盾者小戎詩所謂龍盾之合是也左氏傳云建大車之輪以爲櫓葢以爲衞櫓則司兵疏所謂五盾之一也考工記車六等第有四兵註云戈殳戟矛皆揷兩輢疏謂以鐵圍範邪置於輢之上下乃揷而建之據舊圖殳戟皆揷于車之左旁叉邪向前則所謂揷于輢者卽所謂兩旁如闌干之輢也按左傳敎晉人脫扃杜註扃車上兵闌兵闌可脫當在輢外賈疏所云以鐵圍範者是也其建之則短者在前長者在後與

臨衝

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葢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也左傳楚子使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葢臨車之類與

輂輦

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氏曰輂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止所以爲營衞說文曰輦輓車也從車從輦

在前引之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二十人而輦商曰胡奴十八人而輦周曰輜輦十五人而輦一斧一斤一鑿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孔穎達曰輦謂之輜亦謂之重故晉楚之戰楚重至於邲則重輜重也說文曰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藍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所載者重車所挽以人謂之輦其實一也詩曰我車我輦左傳曰秦堇父輦重如役皆輜輦也

驛車

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爾雅曰驛遽傳也春秋之時楚子乘驛代庸晉人以傳召伯宗鄭商人弦高使遽告於鄭皆傳車也

輪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故察車自輪始蓋輪之制視馬以為之高下視地以為之厚薄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故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故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行澤者必倒其踐也故杼之然後塗不附行山者欲必等其上下故侔之然後鑿不甐不特此也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其行也有輔傳所謂輔車相依是也其止也有軔說文所謂梠是也轂以火則陰陽齊牙以火則內外善輻以水則平沉均轂以黍則廣深同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則車所任者在輪而已觀輪扁之斲輪徐而弗甘疾而弗苦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扁不能以語其子其子不能得之於扁則輪之難工可知矣

按夾車兩旁而運轉者曰輪輪之外輮而行地者曰牙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輻之所湊而貫軸利轉者曰轂轂亦謂之軝見詩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軹鐵轂中轂中空壺處容軸者曰藪轂外以皮約束之而畫以五采曰篆以革輓轂曰幭輻之近轂稍粗處曰股輻之近牙稍細處曰骹楅榫之入轂鑿者曰菑楅榫之入牙鑿者曰蚤轂與輻之交菑蚤曰鑿鑿有橃以固之曰槷輪牙稍偏于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曰綆輪轍謂之軌

軌

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轊亦曰軌少儀曰祭左右軌猶之兩轊曰軹兩輢下木亦曰軹也考工記曰應門容三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轍車迹也則轍亦曰轍

按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為度軌自為轍迹之名說文曰軌轍也從車九聲蓋兵車乘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出門不合轍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轍中有鮒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廣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輢且以為

輢外設扃建兵地也

輿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權輿爲始輿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軫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之十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其數廣狹大小崇庳皆起於輿廣此輿人以輿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輢在兩相式在前軨在後較

則輢上出式者也說文車輢上曲銅軹則衡植於輢者也轛則橫植于式者也式必曲爲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猗重較兮是也

按車身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曰軫全輿之底亦通曰軫亦謂之收見詩小戎車兩旁爲闌者曰輢輢之植者橫者曰軹輿轛未同名兩輢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憑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軨兮輪郎此自較以前揉曲以周于當面人可俯憑之以爲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如兩重較然故曰重較若牛車及後世之車無高低兩層故曰軨式之下植者橫者曰轛江云輿之三面及底皆以板作之其交接處牝牡相衙以爲固輿後橫木爲軫以爲車之本板之上端有式有較以爲憑較式之下各有橫直之小木爲軹爲轛作于板內縱橫相持皆所以固板者也輿自後升蔽後戶者曰簟第以竹作之

附式

江春齊云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言其前後之深謂之隧三分其隧一在前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謂之式三分其隧二在後深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者爲兩輢輢上各一木縱置之謂之較其輿之形前低而後高式高三尺三寸兩輢上之較高五尺五寸經文與鄭注本分明後之作圖者皆不知作前低後高之形而輿制失矣葢式是揉木作三面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下接兩輢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所以必曲木者者欲合曲處彎環不觸人手也若較自是兩直木置輢上人長八尺較高五尺

五寸小俯則憑之其憑也立左可憑左手立右可憑右手不能兩手俱憑也曲禮孔疏誤

輈

輈車轅也詩曰梁輈則梁衡也輈持衡者也輈從軓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輈縱而衡橫縱者若輈橫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輈也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輈之身丈四尺四寸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前爲頸後爲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近踵以當兎當兎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軫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兎之圍則圍尺四寸有奇矣按賈氏曰當兎謂輿下銜輈之處歐陽氏曰兩伏兎居兩旁輈在中央所謂當兎之圍謂輈也

江氏曰伏兎即加軫與轐之轐置于板底有軸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其高加于軸上稍過于轂使轂可轉其銜輈之處今人作乂銜之古制亦當然也轐又謂之輹左傳車說其輹易大畜九四輿說轐說輹則輿與軸離不能行矣小畜九二輿說輻輻亦當爲輹也三分其兎圍去一以爲頸圍則圍九寸有奇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圍七寸有奇矣江氏曰輈有三處粗細之不同當兎特粗以其全輿所著九又駕時與軸互貫也至踵而細其承載與板一面必平而外必殺也當兎之前亦應漸殺以承軓而又漸殺以至於頸矣凡此大其兎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

按車轅曰輈前曲如梁謂之梁輈詩輈之前持衡者曰頸又輈前胡曲中曰疾見大行人輈之後承軫者曰踵輈之當伏兎者曰當兎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曰任正左右併前軓爲三任正之當前一面曰軓任正三面亦通曰軓大馭𩌏祭軓少儀祭軓考工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氏曰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植持車正也輈之前頸所持而下屬兩軛以駕服馬者曰衡兩軛之間曰衡任兩端貫于轂中橫輿下爲伏兎所鉗而承輿者曰軸軸末以鐵上輪之外軼者曰[illegible]上連輿底下鉗軸爲駕說之用者曰轐一曰伏兎亦謂之轐

衡

輪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輈人爲輈五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衡任之圍衡任兩軛之間則衡長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

詩曰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驂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如有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端持衡曰軛軛下曲曰軥軛軥曰韗音見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則軏在轅端衡在軛上軛軥輨在衡下而軛與軥輨一也按軛又名烏啄詩曰鞗革金厄厄即軛毛傳訓爲烏蠋爾雅蚅烏蠋即詩所謂蜎蜎者蠋蠋蟲行屈中即名厄也蜎蠋曲貌釋名曰烏啄向下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又名兩軥服虔曰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衡上有采以爲飾詩曰錯衡是也軛上有鐶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轙是也說文轙亦作钀

附軏

按三禮義疏云衡下之軏蓋即論語之軏以曲木爲之左傳又謂之軥以其句曲故曰軥以其扼馬領故曰軛而軏其異名也

古注謂轅端上曲句衡以駕馬恐非是轅端上曲即輈頸與輈相連非別一物未可與大車之輗對○又車制圖解云說文曰輗大車轅端持衡者鬲者大車衡名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

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軿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芸臺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自分明又按楊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即楊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也

補蓋

考工記輪人爲蓋蓋崇十尺蓋爲兩而設也平時則撤之故蓋杠曰桯蓋頂曰部上貫部下入桯者曰達常四面有弓弓根於部上覆以衣旁帷以蔽以紘維之巾車及銮執蓋從車持旌道路王下以蓋從春秋傳言若敖射楚子汰輈而貫笠轂杜氏曰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笠依轂而立則兵車固與乘車異矣

綏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僕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曲禮疏云古者僕用好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士大夫別有人牵馬駕車而此僕既知事事故監駕也駕竟奮衣由右上者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少儀疏云良綏君綏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以散綏本繫於車僕者擥之而登也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

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昔范鞅逆魏舒請参乘而持帶亦備隊之意也江愼修云升車必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綏正立於車下而挽之以升也既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說非是陳氏未免沿誤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馭爲能而周官太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江氏愼修曰升車尊者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尸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愼也疏謂几在式上誤昏禮婦乘以几注尚安舒也疏云此几謂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按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又禮記少儀云僕者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注幦覆苓也音覓疏云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後面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

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幦上此謂僕者安置君
綏以俟君之升也。曲禮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疏云君初
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
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此謂君
執綏初升之時也。

乘車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
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
車者必愼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乘車者不敢
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
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
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邱緩
爲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未郤克傷矢而未
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揚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
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
戒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
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
御在中不下可知也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最是左人持弓也

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
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
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春秋將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駕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駕二馬三馬驂四馬駟古者軍容則有騎記曰前有車騎
春秋傳曰齊魯遇于野井以戰爲凡史記趙靈王胡服騎射國容則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
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士乘衷甸兩牡
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乘車二馬遺孔子蓋

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衷甸則四
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兩牡爲鄉車
誤
詩四牡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騑騑駕彼四駱采芑言方叔之事
曰乘其四騏四騏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
四牡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
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獻馬於王皆布乘黃朱則天子之駕無過
四者特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
子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
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
秦漢制耳商周損之以四而後世又復之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鎗鎗則

蓋亦駕四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以騑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子解左驂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驂以弔館人陽處父釋左驂以贈孟明言左則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干旄之詩曰良馬五之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邪皇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毛氏以大夫乘駒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六尺以下爲駒觀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斋則言騋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庳則馬庳

是兵車乘車則駕騋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於馬諸侯所駕上至於騋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外入有脅驅矣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

附畜馬乘考

嘗聞之翟蘭陵師曰司馬法通爲匹馬甸出長轂一乘畜馬乘之言蓋舉六十四井賦稅皆其所有非僅有馬四匹以供馳驅也如此看乘字則百乘六千四百井在百倍之矣推之千乘萬乘又皆十倍其數以相積而原其始乘之數却出一而積耳梟

後見戚學標四書偶談云按書大傳士飾車駢馬駢馬二馬也詩四牡騑騑孔疏謂大夫以上乃得乘四牡然則乘字當作四字解而畜者猶言備也如此說方見士初試爲大夫者若渾云良馬在閑何以別其爲大夫士邪

附千駟十乘考

周氏柄中曰閻百詩云余讀郝氏解益决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于王畿歷時

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孟子云繫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中者也（國語衛人出廬于曹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昭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禮書亦謂景公之千駟過于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爲官馬也衛文有騋牝三千秦后子私車千乘更有無祿而益馬者則知古人以多馬論富非偶然也若所云陳文子有馬十乘是世守采邑所出每甸出車一乘十乘十甸之地蓋采邑之大非專論馬匹也

附有馬借乘考

趙氏鹿泉曰人必先自處有餘然後能應人之不足先王[illegible]以

以馭富。士大夫皆得數馬以對。自易好行其德。若彼北門賦而仕切憂心。北山歌而役多鞅掌。其于親戚朋友間可知矣。春秋末政以賄成。或則不勝其富。或則圭竇是譏。士之從大夫後者。大都有畜馬乘之名。而實不足以自給也。遑及借人。然則慷慨之難。不盡由于鮮推之吝。則子所致嘆于有馬者夫。

禮書附錄卷十二終

舍車閣

禮俗權衡二卷

〔清〕趙執信撰

清康熙刻本

昔者太公之在齊也因其俗而治齊之俗舊矣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今以囿於俗之身而欲與積習之人言禮徒見其不相入而已矣然吾聞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吾雖不敢以之繩人獨不可以之律已乎雖不能遠施之族黨獨不可姑行之門内乎余所居齊地也山陬僻陋其人讀書服禮蓋未能漸乎宋元以前余幼而習之不能知其是非中年以来多涉經傳兼浪遊南北耳目所觸發覺鄉之俗殊有不可解者屬家門多故期功之喪無歲無之而凶禮相承彌為淆亂心議之而未敢顯言頃當過庭家大人有所感而命之適與小子相合因歷述諸所見以請皆不責其誤且曰爾盍筆之於書乃退而論著自安弇鄙不敢雜徵妄引第就見聞所及推本禮意以稱量俗之可否其不甚背於禮者與夫不能周知者類無譏也書凡二卷名之曰禮俗權衡客有見者曰是可為一鄉之書也余謝曰是大人之意為一門之書已矣抑鄉鄰之君子有欲因俗而行禮者或有同好焉康熙已丑中秋趙執信序

斷斷不可通者

三黨之說由來久矣王肅云父之族四母之族三妻之族二為九族是古今之所共循者也三其綱也六其目也

父母之族於人最重坊記孔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則不睦者之為不孝可知也故曰重也

敘族以服為斷九族者皆與身為服屬者也故祖母之族不在焉而況高曾祖母之族乎引而親之有差等矣妻與父母之族並舉而不僭者記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之主妻也者親之主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敢不敬與昏義云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今俗士或無禮於婦家而倡為異說者不知故也

三族者為父母及妻之同姓也其六族則次而之異姓者也陋儒不察槩而論之曰必先父族於母族先母族於妻族是昧於輕重之序而不可行者也夫父之三族者父之姊妹所適人與其子已之姊妹所適人與其子已之女所適人與其子母之二族者母之母族母之姊妹與其子妻之一族者妻之母族皆異姓也今使母之兄弟為已之從姑之夫或母之從兄弟為已之從姊妹之夫得去其舅之名而敘父族乎娶於母之表兄弟得

不稱妻父乎壻者父族之末也得先於母妻二族乎故必先三而後六異姓不得加同姓不可易者也

所適人與其子云者不可以波及他人也若姑姊妹及女之壻若甥皆其子之屬也母之母族妻之母族者不可以旁引他姓也若其遠族亦難泛施也因母與姑姊妹而及他人者嫌也因妻與女而及他姓者辱也辱之為者尊人且不可矧藉妻與女而自尊者是不可言也已故斷斷乎無溢於九族之外

父之中外兄弟父之婚姻兄弟不在九族之中而亦不容不脩其敬律以父之執友可矣婚姻兄弟見詩疏

兄弟之婦家於我為何等族耶子之内兄弟若姪於我為何等族耶又況羣從兄弟從子之婦家姪婦之父族耶

祖母及高曽祖母之族亦親之者我自重其先人因母族而錫類及之者也情與文皆不能不殺也若我以之加人則不可也何也姑姊妹之孫若曽孫祖姑曽祖姑之子孫是不可以父族槩之者也況乎疎族之姑若祖姑我與之無服矣而顏傲然臨其孫曽真妄人耳

聯宗者世情交道之一端不若師生同年猶以天合焉而泥之太過至於互子弟其子弟互宗祖其宗祖念之

令人面熱此種交分不過本身及其子而止耳無連及伯叔兄弟増室礙焉

稱名

記曰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懸斯三語者於吾鄉數百里之内可以解惑可以砭俗可以驅草野而歸彬雅矣然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名非供諂之具也余行南北聽其親串間相呼北言多質南言多婉質則易俚婉則易文夫名也者言也言也者文也君子於此必能審所從矣

生曰名死曰諱字者男子之美稱古人言必自稱名朋

友相呼以名子孫不諱父祖之字近代此義日微往往自諱其名頃在真州晤一俗士問其字應曰字某又自解曰緣諱某故也余不覺絶倒吾鄉惟新城王氏父兄呼子弟之名古禮也諱家尊之字東漢時已然近遂有孫不知祖字者習俗日深靡由更正姑存此論而已

外祖稱祖妻父稱父母舅稱舅姑丈姊妹丈稱姑丈姊妹丈或曰夫從母之夫稱姨夫天下所同然也惟於中外兄弟南中呼表兄弟北則直斥其姓而加行第曰幾兄幾弟於表伯叔亦然妻之伯叔南中呼伯公叔公呼妻之母舅曰舅公北亦但加行第於伯叔之上與己之

伯叔無別也呼第幾舅與己之母舅無別也之數者惟斥舅家兄弟之姓為不可女子以姓為諱嫌於母也與表伯叔之嫌於祖母者皆宜隐其姓而從表妻家之親皆宜著姓其伯叔或加岳字以別焉

按後漢書稱祖母之兄弟亦曰舅今稱之同於外祖不敢僭父也姊妹之夫互為僚妻之姑丈亦僚耳祇可敘他親或從世法常稱若相呼以姊妹丈及稱姑丈不亦恧乎

父母祖父母之於子孫也呼其乳名至年大則呼其行第伯叔亦然或於行第下著官字於古有之海内畧同間於從子之有年位者呼其字舅於甥翁於壻時復呼字長者之為稱如是止矣過於此者替矣

妻之祖父及親伯叔呼壻皆宜以字表叔於表姪姑丈於内姪之年長者皆宜然此外非齒德之尊者於後輩祇可稱兄或有名位者從世法稱之斯為至當今於婚姻兄弟之子弟稱親家可也槩施之其羣從未可也

鄉俗之最陋者稱伯叔母從伯叔母之兄弟皆曰舅其人亦居然以舅自安也呼妻之姊妹之子曰甥也稱子壻孫壻姪壻妹壻曰姐夫也夫舅也而顧執途之人而漫稱之是不敬其母之大者若夫自安於舅呼人曰甥

稱女夫曰姐夫者不睹稗官小説中此言出於何等之口皆未之思也

都門相稱最鄙子弟稱諸父壻稱妻父與奴僕之稱主人無別鄉俗近有效之者何以自異於僕隷耶

吾鄉鄙夫妄自尊大非惟記傳所無直是人理所罕有再從叔祖母之姪女之女夫而呼之曰姊丈者有疎族之姊孩抱中許字一人未久姊夭所許人長而貴遂呼之為姊丈終身者有於母舅之女之女人而以舅自處者有於從姊妹所適人之姪孫而以外祖自處者有於族祖姑之曾孫族姑之孫而以表叔自處者名刺直作

眷生辭之反以為恨嗚呼其可哀也乎

名刺往還着弟生侍晚等字蓋昉於近世爾仕途相襲森然如律例仕途之不可行於鄉猶鄉俗之不可通於世也然則鄉之中以何為準曰自卑而尊人盡之矣口語亦然

北人相呼無少游移於父之相識輩行輙稱伯叔不苐荒忽之中表久遠之姻婭而已甚且有因伯叔而遞上之者昔侍王阮亭司寇語次及此嘆其不倫竊見南中人士於父之婚姻兄弟稱老親家猶之舅與姑丈名實相副未為無禮奈何以伯叔之尊親泛加之乎然則九

族以外若之何稱之曰先生也親丈也親翁也酌而施之其可

南士稱妻父之表弟曰表叔公則支離矣吾鄉不敘為允又吳下呼他家之僕曰大叔殆不可曉北人樸僿者聞之無不驚笑也

儀節

五禮之義後世僅存固非末學所敢議及乃若耳目所接宴賀婚娶之文地異家殊得失互見準經義以協人情又覺質勝於文多多矣故舉其什一於左設為通人所笑亦無辭焉

父事兄事隨行雁行禮之節也仕宦中循之甚嚴近亦浸微矣通都大邑猶尚知之僻壤下士去之甚遠可恕而不可責也其或明知而故違之者奚以見相鼠之詩人也耶

經云鄉黨莫如齒記云再命不齒於鄉二者相持孰能相下以余論之昔人以得齒遇為榮以人所不齒為辱則是序齒亦必相等夷者非謂負販傭保之流皆可以齒尚士君子也若記所謂鄉者蓋泛指鄉之人耳非族姓戚屬也彼驟貴還里而恥與中外至親為伍與夫市井賤人目無顯者皆背謬也之二者君子宂薄貴人曰

彼不憶記之自卑而尊人也耶

外祖母舅之尊不啻從祖從叔也妻父稱外舅同於舅也行則隨之拜則受焉禮也舅與妻父受再拜而止亦禮也北方子壻不隨行坐次在諸親之上杭人畜壻如子姪次於內兄之下過猶不及皆乖禮意余於諸舅及外舅始脩隨行再拜之禮鄉之從者什二三爾

宴賀之儀豐嗇量力昔繁今簡隨俗順時安能瑣瑣繩之中間小未安者莫如黜偽而崇真也鄉黨相賀不過魚肉蔬果羊酒之類隨宜增減若浮華之流羅列金幣喧騰車馬既為受者之煩亦恐後來難繼有識者裁之

宴席以適可為佳交親篤厚醉飽流連亦貴有節至於僕飫饘粥馬足芻豆殆不可少者今或矜飾供張殷勤賓主而騎從萎薾相視內慙甚者草具固留不恤寒餓是曰薄俗又作偽者之所羞矣

禮筵公宴卑幼告坐以余四方所見不過長揖而已曩歲有事於鄰邑大家見其子弟臨席僕僕跪拜無數使為客者跼蹐不寧將謂長幼之節果盡於斯乎斯亦近偽而可損者也

吾鄉婚禮遠勝南國者有數事焉不受聘財一也妝奩不責厚薄二也必親迎三也乃若撒帳鬧房一切惡習

自昔未染所謂鄒魯之遺風非與其間小節出入苟無害於義可無置喙

昏姻惟相近郡邑十餘舊家世世相結既無非我族類之嫌亦得女貞不字之實而且氣習不至懸殊來往亦省勞費小釁易弭大勢相維方之朱陳殆無愧焉屬有貪利慕勢之夫不慎審擇輕冒非偶之愆潛取不測之辱可憫也

婚後惡俗莫如續娶者將新婦詣前妻之母家謂之替頭拜前妻之父母呼為父母於其家老幼一一如親而彼家亦受之不辭留止愛暱畧如亡女甚者或過之認賊作子惑之甚者而為新婦者去閨中幾日矣在室深自避匿雖從兄弟外來至戚不易見也今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兄弟子姪罔非胡越晨夕食宿了無嫌忌試為設身處地有難為情者他方未之聞也余家遵先慈之戒遂痛絕焉

壻偕女歸寧止之同居於內親之也而非禮也禮貴有別夫室中豈無他女與子婦乎深有不便者存

表兄弟若內兄弟與壻相狎謔他方亦有之不至如鄉俗之悖動則訕父母詬室家以為歡笑反以異己為迂恐名教中人未合如是請相與損之何如

家箴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火烈水濡之義非第行於國也昔之君子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彼獨非家也與哉余家世著寬厚然節文內蘊古道斯在今日者壞矣恣睢始於一二人而禮度失之千萬里余欲泛論家庭之際恐來反唇之譏且他人家事余曷知焉故第以門內言之賢者以為規不肖者以為罪聽之而已德非揚朋何暇他稱庶後世子孫有所防焉

鄉黨序齒況於同姓廟中之華行即平時之秩敘也吾家先人過長者家必隨行遇諸途乘輿馬必下以慶弔

來拜之今則迎送拱揖不異他客然猶未至以小加大久則不可知矣夫臨卑幼以齒而陵長老以勢是無往而不自大也願以斯爲戒

大邦人士於父兄伯叔及先生長者朔望必揖省候必揖將出行必拜父母歸亦如之今俗諺云家無常禮於是相見惟通寒溫而目直視兩手下垂若麋鹿然不已野乎

父坐子立千古常經余兒時見諸大父侍曾大父側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家大人及諸父在大父前亦如之今則岸然就坐顧盻自豪諧笑無忌雖父兄相寬假抑豈

不稍自覺耶

父前四拜禮也余家皆連拜簡也父坐而受諸父立而受宜也余家父母亦立受過也竊謂宜改從四拜父母坐受非大慶賀命之簡則再拜固命之乃連拜先祠朔望當再拜從伯叔亦當再拜

先祠自春秋二祭外元旦及已之生日皆一連拜而止竊謂未安夫事亡如存孝道也祖父母父母之存也於是日皆鄭重拜之今顧苟且如是可乎秋冬上冢於他所皆別拜之二者相衡是非瞭然矣若朔望一再拜可也

兄前再拜禮也余家弟拜則兄答之猶曰可也既起而兄復拜弟弟亦答之如兄可謂陵替矣無怪乎弟之視兄蔑如也余始不拜弟若循禮而行當自兒輩始

聞諸老成當再拜者而四拜焉則答其二母舅也妻父也兄也庶母也從叔則不須也當答二拜者而連拜焉則跪一膝而受之舅及妻父可不須也嫂可無拜也而並拜者褻也

吾家往時已之生日必徧詣叔祖父母伯叔父母拜之甚至從兄嫂亦詣之殊荒怪自余乃止

嫂叔非公見不必相見至於從嫂彌當推而遠之若無

事而見且有戲侮之言此何心哉新婦於此等叔當避之如讐

兄弟相戲始於家塾之童時而漸於羣居之酒後然不可爲訓也始或無心繼且相尋矣既犯諸兄浸侮諸父矣嗟乎吾見其人也

行第之重自唐已然族姓繁衍動連數十亦盛事也況於一祖之孫歲時在前積而日多秩然不紊既快心目亦便呼遣殊有益於天倫者也

兒輩幼時雖童婢稱之亦宜加乳名於上既受室或遊庠而後定其行第則定矣

昔人諱嫌名唐李長吉以之罷舉韓文公為作諱辨不能奪也豈非仁人孝子聞其聲而怵然於心耶今世雖不然若自名其子文字亦多矣於本宗先祖之諱同音者避之不亦可乎

謝太傅千古風流而不可以稱儒者夫期功不廢絲竹老年疾病者可耳與子弟決賭則兒戲矣至若攜妓一事宜大為之閑蓋人心如川易流而下血氣未定何必少時忽有自陷溺者遂致父子兄弟之間儀檢蕩然動成笑柄可不慎與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又云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悲夫

禮俗權衡卷下

益都趙執信紫叟著

服制

喪服之制間見於經歷代相沿不無損益今者禮律昭然較若畫一士大夫雖有專家之學無容拘牽經文而行古之道也若其閭閻纖悉之節一邑一里家不同矣苐求不違乎律不遠於禮而得其心之所安其可乎

三年之喪通於萬古而行之者或相去遠甚北方皆著重衰粗布自始至禫雖褻衣衾藉之屬無用帛者自淮而南則大不然久客其地者有庶見素衣冠之歎積習

所使固無足譏而吾鄉近亦浸趨於薄矣先大父居先曾祖父母之喪不御內不茹葷三年如一四十年來不聞遠邇更有能者若不免於御內而笑人之飲酒食肉或飲啖於室而責人之與席聽歌特五十步百步之別爾是在自致而已君子益無言

杖期所以別於期也鄰邑名家衆孫於祖父母之期皆執杖若以祖在為祖母承重擬之可也若以庶母及妻擬之可乎不可吾無取焉

期服有禫雖見於記乃古人父在為母服故十有二月而禫十有五月而除頗有涉獵經傳而未深識者於期

服適踰九月而著青黑之衣曰吾禫也或者非之彼反笑人之不讀書爾

吾鄉期服衣裳冠履皆以素無用帛者大功小異小功以下青黑其冠纓而已二十年来漸不及前時期服者或内著青黑帛衣尚以布素大功僅素其履耳將何以為之規竊謂老親在堂當有避忌者為卑幼服者皆可從今否則仍從其重者緦及降服準是可也

親在則服從輕於禮有之記曰父母在衣冠不純素

為殤服有七月之大功焉律無而禮有之也

外家之服服於家不可以入祖廟妻家之服服於室不

可以見父兄

家長無為妾服之例近世名公援禮為貴妾緦之文以緦其寵嬖誤也春秋列國夫人小君之媵皆以姑姊妹故得為貴爾若買用千金可謂貴乎喪服小記第云為妾有子者緦

婢有子者嫡子衆子為服庶母之服於禮於律蓋無其文余竊以為未安當其婢也蓋以奔走給使於子女之前者也烏可以母之若其所生之子若孫為之服則可矣其子貴他子壓於貴其亦可矣苟為之限亦慈父之用心也

居喪

喪以哀戚為主况於始死何暇旁及自昔所傳附身附棺而外哭爾踊爾復爾斂爾成服爾不聞有他余行南北所見類不甚相遠吾鄉之俗於斯時也極可笑詫家大人力矯之猶未能盡變故詳列而深辯之於篇

親老而多忌諱是無可如何者也若其不然則棺槨衣衾宜夙辦也往往於此則忌之而親病未革輒具衰絰帷幕袴履之屬氣甫絶而滿堂如雪矣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不為也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蓋不欲有死其親之心也是安可以

責市兒女子

古人斂以時服吾鄉為親製附身之衣惟用絹而戒用綢叚云綢者仇也叚者斷也直是愚騃稚子語而世家皆守之夫絹與綢叚皆出於蠶絲機杼而顧受命於音然猶無害於事也衣雖盛夏必實重綿曰後福綿綿也子孫取無益之讖而亡者有速腐之虞殆未深念之矣

三日而斂斂而成服遂為口語而莫能遵之記問喪篇曰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

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如禮所言則夫未斂而成服者亦為不欲其親之生也曷以亟為三日而斂亦有不可執者則夏日也既畏炎蒸復忌雷電肖翹蠅蚋亦屬可虞不如早斂為安雖成服緩庸何傷

至惡最陋之俗曰捨勞始死者骨肉未寒棺斂未具男女盡室棄之而出前持紙錢以桶舁水謂之漿水城居則詣城隍廟村居則詣土穀祠拜於神焚紙錢以水澆地羣哭而歸如是者日三舉至第二日之夜夜半出去家以遠為期族黨奔赴里巷雜遝焚芻靈喧鼓吹謂之

送盤纏雨雪無阻至第三日未曉而返返之夕而殮其奔赴者謂之陪勞眾多則人以為榮少則以為辱近余家閭有日一出者其夜出槩不遠行婦女絕不出鄉之人是非相半余中年喪妻承大人命遂斷此舉諸母及嫂或悲之曰某妻貴人也歿不得少漿水余聞之不覺破涕而成笑

送死大事不可使婦媪與聞彼其昏識僻見堅不可奪妄引曲徵動相罪過荒迷之頃徒亂人意倘是尊行尤難故違遂致心知其非而躬蹈之余見之數矣

惡俗大不可解亦大不可言夫漿水將謂亡者得飲之也求諸廟謂其在鬼録也竊以神道怳惚罪福難問然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事死如生人子之情也豈有魂氣未離乎體而已被拘係之理且以桶水覆地而飲之是視其親為何物耶其尤甚者以紙錢曳地徧行廟中何處絓止則曰亡者在是相與痛哭有時著於刀山油鑊之間則哭彌厲真可為之噴飯夫使其親善人也不至是也使其親惡人也陰譴尚不可知而子若孫先播之於眾也非大惑與然近歲士人家無之矣

婦女俱出是為大不可言酷痛撓亂之際妝而出乎不妝而出乎頗有薄自修飾者是何肺腸也而閭巷無賴

招呼聚觀指點好醜白日之下無少遁形迨夜而紛紜往來冒涉多露或值雨雪益復不堪夏需絺葛隱見肌膚冬踐冰霜顛倒屐襪遺羞存亡莫此為甚矣

深夜遠出為大不可忍而且有大可慮者存焉屍體未斂宛然在牀兒女崩奔不相守視徒委之衰嫗稚子中夜煢煢或至倦臥狗鼠之不戒縱免傷殘保無凌踐而孝子方在遠野為無益之擾攘孰重孰輕可忍不可忍當自決之設因室空無人偷兒潛入罄其資藏後此之謀生猶緩目前之成禮何憑更有劫質孝子變出非常安親之道固如是乎

佛事宋儒不為將以陰道為無知也夫芻靈見於經紙楮錢帛之設方如伊川不能革也是獨為可知乎竊謂佛法靈異昭於今古延僧禮誦正復何損楮帛之焚反恐太過耳近有偶效他俗焚亡者之衣冠更不必也作佛事必延名僧致誠敬不必於家也乃若市井僧徒不知戒律不習經咒惟以彈絲吹竹為事甚者做技戲優伶之所為喪家崇尚里黨聚觀或與道流競勝騈肩於市列陣於野其為惡狀不可殫書恐汙吾筆耳黃冠法籙北土失傳其齋醮經咒皆村學究依釋典為之了無文理更復竊其法器習其梵唄堪資捧腹爾奈何信之

五七七七之說相沿久遠無害於義然人家有幾子者即不作第幾七以為禁忌不知何故安得家家有八九子乎鄉俗尤重五七盛設祭筵親族畢會遍日往往減入一二日為之皆師巫之見耳

始喪匆迫百事未及先於門外立小竿書亡者鄉貫姓名生卒月日於紙錠上掛之纍纍然弔客望之而入五七滿而撤挂既葬而仆竿年久不葬竿有朽者殊亦無謂百里外即無是矣革之可也

弔祭

知死者弔知生者唁然記又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弔亦不主死者也通都大邑開弔皆有定期以訃狀達之非其日則不受鄉中不然蓋亦絀於人力非簡略也故五七中無日不受弔祭是不必改至於繁文細目亦有可議焉

昔人以不執孝子之手為任誕則弔而哭者禮也吾鄉弔於至戚好友鮮不哭者南中不爾皆寂然一拜而起雖服內子姪有哭者則羣笑之頃歲鄉曲孺子亦以哭友相嘲誚是南兒也

辰日不哭自古皆然唐文皇辰日哭張公謹白傅歌詠之以為希有盛德矧子弟之於父兄何忌焉假如死以辰日將無哭乎弔客有忌者固無不可

弔婦人之死非服屬可無哭也婦人出弔尤須審量鄉邑婦人弔於姻家必哭遂至哭親家翁此淚為何而設耶

孝子之於弔客稽顙而不拜禮無文客於孝子亦當有以相成故既拜而退無所庸其酬接脫欲有言更於苫次就之可也今或立談良久慰藉殷勤可謂賓主交失復有既拜之後重拜孝子者或孝子辭則一跪而起者非弟煩碎直是大謬

弔祭用名刺皆從死者而喪家則以孝子之名復之竊以為未安夫死者安可與生人来往徒以紙楮祭品皆緣死者不可以遺生者耳不思孝子可以名復亦何嫌乎於婦人之喪尤不可通豈生時名不出於閫而歿後乃有交際耶斷斷宜從主人

弔客自九族而外鄉鄰朋友而已鉅公名閥則有門生故吏同年世講益以本土官長異鄉知舊止矣昔人固以會者數千人為榮亦以非我族類為辱若死生皆不相知可無弔也其人或是先人所不齒辭之可也故弔於人及受人弔咸自審焉

五七之為時甚寬弔客每易因循喪家輒至懈玩届乎期迫遠邇内外蜂擁蟻附彼此皆困鄒平張忠定公家令以日中前受男子弔婦人以午後内外秩然深可為法余妄欲竊取其指以立弔規於一七二七受本地人弔三七受百里以内弔四五七受遠方弔其遠而早至者重拜之近而後至者或以疾或以遠歸及有不䕶已辭於主人而後主人受之是自愛愛人之道也願質之高識君子

弔不以人至而附致名刺者慢也受而不辭過在主人

祭品之見於經者羊豕酒醢黍稷果蓏自餘奢靡繁縟徒損生人無益亡者有識無取焉東漢詔書云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至哉言乎夫喪家惟力是視期於備物致誠若他人當有限制竊擬香楮而外米豆粉麪蔬果餅餌海錯南珍可以供客可以經時其多寡厚薄緣情守分三牲不必設油蜜堆砌之屬不必作合用猪羊者或致其值或生遺之既惜物力亦利存亡庶幾可久

吾鄉神饌極為巨耐每盌蔬肉必高數尺内以棉子小豆實之甚者用木石泥灰一陳列而已其物皆穢敗矣或遇炎暑氣臭四出過者掩鼻不識何所取義家大人

深惡之常與親知語及必苦相勸止也

殯葬

殯者置棺之所今俗呼葬曰出殯是也相沿漸訛昧其意義至問葬期曰何日殯則大誤矣余與葬合而論之者欲人之分之也

每見故家皆殯於寢延客於堂作佛事亦在堂中獨吾鄉殯於堂縛竿覆席為棚於庭中使客拜於堂下非禮也又令僧徒道士喧雜共處混不可禁而其棚夏秋畏雨冬春防火故當變而從他

葬有期矣徧告於曾弔之客禮也以求請送葬為辭則

非也遠来之客皆浼親族主之禮也喪家設宴召優無異吉禮亦非也至於以厚賄邀顯官以重賞聚惡少烜赫出入自謂豪舉非我所知矣

喪葬厚薄百里殊風何以要之其惟夫子之答子游乎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烏乎齊夫子曰有勿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而孟子又曰得之為有財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無而强致與夫有而過禮雖曰非也不猶愈於有而謬飾於無藉口於禮以便其私者耶

葬之費莫大於結布席為棚一於門前曰門綵三於墓所曰停靈曰拜曰堂祭侈者費踰千金尋常亦以百計墓前左右列小棚張幄幕以待賓客之飲食憩息鄉俗首憚乎此夫以千金之重營於經年而盡於崇朝似乎不必然欲革而去之則勢不能也何者棺未下不可以露止客之来不可以野處况有風日雨雪之恐安人即以安親也惟堂祭一棚可無設爾門前者雖無用也藉令空然如平時雖村翁愚婦有匿笑者矣斯不可以禮律裁之者也為之奈何曰無太過無不及循聖賢之言自此而降亦不足憚矣亦可以損矣往歲結棚之役皆宛轉親族分而任之既貸物力且紓

人勞比日風尚益漓巧詐百出或有年久家落不能報施者固無望也爾乃設謬數以徵償擿前非而避責橫目者寔恥之無如量力而自營焉

葬時紙楮侈汰彌甚為幡幢多至數百掛大都隨風飄散徒供路人掇拾比至塋域十不存五或有風雨不出郭而蕩盡僅餘戢戢竹竿耳更復堆紙為大宅連亘數畝樓閣堂廳容人出入無識男女縱觀嘆羨未火而盡略如幡幢通計所費亦半布席徒欲去彼而存此何與謂堂祭一棚可以無設者何堂祭尤宜刪也分請至戚二家半出勉强而應堆油塗蜜而外間以花草像設近忽益以古玩金帛往往假之親友陰相煽助致其相競以勝遂使同室分顏姻婭成隙無益有損莫過於此吾里孫文定公遺命絶之良有以也

道祭者亦名坐祭郡城最盛近漸行於鄉邑其祭量墓遠近設於道周不一而足有類禮所謂出祖者祭品棚幕視堂祭微矣各請親友主之無傷於侈反覺可遵惟鄙俗有路祭者與道祭同名而異實葬期既届比屋邀請不問親踈不擇流品多至數十百人皆具一案一倚一盒迫近神道左右列置半令稚子主焉分張潦草甚於村社柩至其間止而不前主者背柩而拜衰者在其

後倉皇顛頓移時乃畢鄰邑遂有刻木為肴果或使僕輩衣冠代了其事者余家革之而里中方熾也

送死大事也葬大之大者也柩至於墓矣惟葬為亟既下棺而封矣送者拜而反禮也雖貴官遠道豈有以禮来而不能俟須臾者每見停柩不下先肅貴客次延堂祭又次餘客咸拜而出乃遷棺焉寒天短晷或致草率是狗人而輕其親也余謂孝子則奉棺而窆若葬未竟而客入使羣從拜之可也

賻古禮也而今成惡道漫投者輕人也濫受者自輕也竊謂非懿親執友可無相賻乃若未嘗葬而先計賻是

子柳所謂家於喪者君子恥之

鄉中造墳昔惟用磚石三十年来競尚灰隔其制小異於金井正自精堅而好為觀美者於容棺之前更築一室著几席琴書明器之屬使地中有空處非古法也

青烏家言自管郭而後代有能者迨於宋儒朱蔡彌加尊信今其術微矣其書龎矣將烏從而知之曰内省吾心外殫吾力可以安焉斯已矣若夫因陋就簡歸其過於先人行險貪天受其成於下士嗚呼尚忍言哉

葬後三日而上冢忌日祭於墓寒食十月朔日掃墓俗也即禮也鄉俗一塋之中數世葬焉附者無算吾家每當掃墓徧拜附葬者不問其親疎乃若世父之親及尊行有德者雖望見墓門不往拜也余竊非之夫無過不及之謂禮若寧厚勿薄耶則何不小紆道而拜親有德者也今在一塋是就便爾為生者爾何厚之有且所貴乎有子孫者奉祭祀守墳墓也從祖若族父之無後者拜之禮也而泛拜者無以別於其子孫也禮不欲煩煩不可久請遂已之

以余所見於他方葬之際有絶可怪者今姑舉其一二長子婦扶柩而出其歸也乘輿而抱木主或有結綵為船而乘之者坐是多啓爭端有長婦續娶不逮舅姑其

娣不甘者有無子而見陵於庶之有子者於是有同扶焉並乘焉適供外間談噱吾鄉婦女不俟葬而先歸或是新兆則不至也是俗之善者

亦少子負重者自五七以来所積僧道疏牒及一切煩碎之物皆令少子戴之而行數人扶掖殆不能勝若在稚幼尤難堪忍此則於陵之北數邑爾爾余無由請其說或云是長孫事

南北多有即墓次携酒肴葬甫畢而苦勸孝子者或曰除憂或曰開葷期於沉醉昏迷不記歸路而止余親見之其孝子勉從迫制或有既醉而長號者深可憫也吾

鄉亦無之
三年之喪既終則親族為之除服或以幣或以酒肴或治具而邀之吾鄉間有行者為慰耶為賀耶稍有知識必不爾矣

勔儀糾謬集三卷

〔清〕孔繼汾撰

清乾隆刻本

先聖師表萬世漢魏以來秩祀儒宮內而京師外
而郡國遠而邊僥偏陬咸飭酒醴笙簧春秋享
禮重以
昭代
聖
聖相承尊
師尤切禮樂之數極明極備士人自束髮遊庠序
開疇弗修鼓篋之文樂弦歌之化乃搢紳先生
經東國者輒紆塗道鄒魯叩謁宮牆低佪瞻拜
之餘復殷殷諮問冀益見所未見而聞所未聞

此豈闕里規模果殊於他郡邑哉亦謂地本
先聖故鄉井邑不改子孫百世纘修俎豆作賓于
王家其車服禮器萬有存者而魯國諸生近
聖人居誦其詩讀其書習其禮流風餘韻所漸自
彬彬如也矧爲後裔者乖承
祖教荷
國恩上之紆青拖紫下亦儒服儒冠不儕於編伍當
玆明備之期敢弗彊勉訓行以翊
雅化而爭人望惟是日引月長後生者不及接高
曾矩矱甚且囿於咫聞罔求追先典於是俎豆

枉列鐘鼓枉縣而有司失其傳者蓋有之矣繼
汾自幼年入廟向族中諸長者考詢名物究厥
本原往往有疑而未安者不敢率爾質言退而
參諸經籍證以
憲章得失昭然判也如是者閱有年矣久蓄於衷
不能自已閒一就正於宗者族彥乖聞者不甚
以爲非而宗子亦樂從其說如迎神送神不參
以俗樂崇聖啟聖並先大成酌獻墓祭不用中
元常薦省臘八而增歲暮繹奠香帛特送廟庭
不入粢盛之數凡此之類皆已見諸施行且屬

以發凡起例遂竟所欲言以資商搉繼汾毋遜
謝不敏謂於禮樂之事無能爲役又念禮者履
也必可以履之之謂禮亦惟身履之然後能因
名考義而知禮意所緣起也事無有久而不敝
者
先聖去今二千四百餘載縱如古所云諸生以時
習禮其家苟非有有志者相繼修明之何以區
區魯邦至今猶稱秉禮也今繼汾自解組家居
從父兄後駿奔廟庭又歷有年所可謂履其事
矣儀文度數亦既因其名而考其義矣雖誠謭

陋其能竟喫喫而已邪且嘗徵文獻而有感也
闕里禮樂自罹宋元兵燹之會蕩棄無餘賴有
三氏教授導江張𨗨善璽詳加考訂生徒始得
有所循習明世考訂之人不可得聞我
朝康熙中有族祖聘之一經倫次今所行者大抵聘
之所訂也張氏之說全本朱子聘之閒附會經
傳增益繁文矣然自康熙甲子迄今殆八十餘
年中間豈無一二損益乃事有不合經傳不出
會典者輒指聘之爲口實聘之肯盡𥿄其咎歟獨
恨當時未有論說晒示後人遂令情文不著其

果盡爲所訂與否亦無從考見轉不若張氏之
全書雖亡尚有儀注一篇自序一首散在故籍
可以略見去取之意於萬一也繼汾用是發憤
緣宗子之意著爲此集名曰劻儀糾謬隨事論
列得如干條其中未更正者固直抉舛誤即已
經更正者亦必仍詳故事非敢謂深通禮意上
擬張氏之書不過聊獻一愚備採擇或於
祖廟精禋亦不無小補且欲使後之人見其書知
其用意之所存集中倘有紕繆咎寧敢辭若後
人別有增損非繼汾所經參酌毋似聘之枉蒙

不白之冤也玆事體大恐所論尚未盡他日續
有所得須別錄以附其後故書無體例不加詮
次第約爲三卷一曰祭儀二曰祭品三曰祭器
以綜其大要云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仲冬上浣孔子六十
九代孫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繼
汾謹序

劻儀糾謬集卷上

孔子六十九代孫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淸吏司主事繼汾敬述

論祭儀
誓戒　誓戒儀注
祝文　家廟祝文
讀祝官　恭閱祝版香帛
致齋　視㮣
觀樂　迎犧牲
迎粢盛　宿縣
省牲　視饌

爲位　分獻官位次
糾儀　執事者先行禮
樂生就列　唱樂
迎神　奠斝
升獻贊唱　酌酒
執事者進帛爵　導引各分獻官
飲福酒　受胙
謝神　進徹
焚祝版　升降出入
拜跪之禮　家廟奠帛爵

崇聖啓聖祠攝獻　崇聖祠分獻
祭期　釋菜
時節常薦　薦冰
墓祭

誓戒

先釋奠三日旣腸執事於廟庭宗子具朝服入廟集凡與祭執事官生及宗族人等於同文門下班定樂舞生考鐘伐鼓宣戒辭已更戒鐘鼓讀誓辭曰

國有常憲

明神鑒焉讀已宗子以下行一跪三叩禮懸戒辭於同文門下東楹桭閒導引樂作陳誓辭官恭奉誓辭出陳於弘道門正中香案上宗子以下各退案周官大宰注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據此則誓與戒本爲一事今則誓與戒不同辭然所以示

國法而著

神鑒卽之以鐘鼓亦爲恐弛約慢

神特致丁寧與古人重失禮之意一也其陳於廟門者正欲使入廟者觸目而警心爾但今入廟惟宗子擧大禮由快覲門歷弘道東角門而入其他及尋常出入率皆由毓粹觀德兩門弘道門非人之所必經歷惟同文門則有事於廟庭

者咸在爲竊謂誓戒畢遂可卽陳其辭於同文門下俾履其庭者咸有所儆亦事之因時制宜者也又疑誓辭雖稱

國稱

神究爲宗子誓衆之辭南面陳於門之正中亦覺未當其設也似當於門之東偏若云上有

國憲

明神字南向設之則可矣至於戒辭舊文曰欽遵

皇帝令典於乾隆某年月日丁某祇行釋奠禮於

至聖先師孔子廟庭凡爾官員師生宗族執事人等自今日爲始沐浴更衣散齋二日各宿別室不飮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致齋一日同宿齋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各宜精白乃心益加敬謹戒之哉後以

國家齊戒之制大祀三日中祀二日文廟秩在中祀若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則爲三日擬於大祀故改云自明日爲始散齋一日以私意繹之似猶未協祭義云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於外者齊在身也於內者齊在心也故祭統曰散齋七日

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非宿於廟中者謂之致齊。宿於廟外者謂之散齊也。若如今所云。則失其旨矣。凡制應齊戒二日者。通散齊致齊皆在此二日之內。

會典齊例甚明。若致齊秖一日。恐精明之至亦未易厎也。又況所謂同宿齊所者。今廟中惟有直房兩廊各五間。實無他室可容衆官生羣集宿處。何用此具文爲。記云思其居處云云者。謂致齊則志慮齊一。他無所思。孝子存著之情。惟從此數端以致其思耳。今去

先聖數千年。何從得其居處笑語而思之邪。非聖無以知聖。又何從得其志意及所樂所嗜而思之邪。襲空文而無關實義。甚無謂也。再所謂不茹葷者。以葱韮之類氣味辛烈不正耳。若夫斷肉食蔬。則佛氏之敎。非聖人之徒所宜用。考周官膳夫職。王日一舉。齊則日三舉。諸侯下於王。其變食之道。亦必加三俎而爲五。加二簋而爲四。必不至如子卯之稷食而菜羹可知。今之絫食不知始於何時。特以沿誤旣久。事屬飮食。疑

於貪口腹之慾。故知之而竟莫能改也。雖然。口腹之慾不可貪。佛氏之法又奚可訓。

會典齊例。方策炳然。非遵

王章者所宜秉乎。故不揣冒昧。謹準齊例。去陳言。擬爲戒辭曰。欽遵

皇帝令典。秖於乾隆　十　年　月　朔越　日

丁　釋奠

至聖先師廟堂。凡爾官員師生宗族執事人等。自明日爲始。沐浴更衣。致齊二日。毋理刑名。毋辨事。毋宴會。毋聽音樂。毋入內寢。毋問疾。毋弔喪。毋飮酒。毋食葱韮薤蒜。毋祈禱報祭。毋祭墓。各宜恪守

功令。齊乃心。揚乃職。服乃事。敬哉。

誓戒儀注

戒約眾也。誓堅其約也。拜跪之儀爲履廟庭故禮神也。先誓戒而後行禮。若爲詛盟拜誓辭矣。繼汾謂行禮宜於未宣誓戒之先。

祝文

祝文有定式。故事書祝版。公府掌書官掌之。其文則前期由四氏學繕錄申送。糊祝版必四氏學攢典彼此相維審校再三。不敢稍忽。成式。汾嘗恭繹祝文。旣稱維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敢致祭於

至聖先師云云。則以孫告祖。不宜稱姓。白於宗子。遂告司其事者令嗣後毋書姓。乃書者疑於不符所送。懼有脫漏之愆。送者謂式有一定。非奉明示。恐有擅改之罪。屢經講論而後得刪一字。已繕寫恭送訖。比習儀而讀者默識舊文。復云孔某如故。此雖習爲不察。亦見故典之守惟謹也。若事皆詳究所守不益精乎。記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然則因其數考其義。非祝史之責也。嗚呼。不有祝史。莫陳其數。孰謂祝史而可少乎哉。

家廟祝文

家廟時祭與大成殿崇聖祠釋奠不同。大成殿

主祀

至聖先師。故祝文去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

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崇聖祠亦然。家

廟四時祫祭自宜云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

某敢致祭於

始祖考至聖先師文宣王。 始祖妣至聖先師文

宣王亓官夫人。 二世祖考泗水侯。 二世祖

妣泗水侯夫人。 三世祖考述聖沂國公。 三

世祖妣述聖沂國公夫人。 四十三世祖考文

宣公。 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

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繼配李夫人云云。其儀

注亦應徧獻帛爵畢。乃詣讀祝位跪讀祝者讀

祝。舊來獻

始祖畢。即讀祝。而其文曰。以 二世祖考妣 三

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祔。似非祫享之義。亟

宜講求更正。

讀祝官

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相尸禮。大史與羣執事

讀禮書而協事。執書以次位常。秦漢因之。置大

祝大史大宰等官。屬奉常。凡祭祀。大史掌奏戾

日。大祝掌讀祝及迎送神。大宰掌陳饌具。故漢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太常祠曹掾辭對

三公府。故事辟雍禮未行。祠

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

備爵。大祝。大史自是古來官名。非執事也。讀祝

者依今制宜稱為讀祝官。乃假以大祝之號。誤

矣。又以一人副之。而曰大史。皆未設執事官時。

直以官號冠於諸生。謂之大祝生。大史生。尤誤

之甚者也。宜去史存祝。官則曰讀祝官。生則曰

讀祝生。

恭閱祝版香帛

故事。祝版不預塡名。先祭三日。公府掌書官恭繕祝版訖。陳大堂上彩亭內。導引樂作。遇國忌設而不作。舁送於廟。恭安奎文閣正中案上。將祭讀祝各官生恭奉詣詩禮堂安正中案上。宗子具朝服出齋所。率攝獻分獻各官及執事陪祀各官生詣詩禮堂。宗子就東偏案塡名訖。讀祝各官生恭奉分送祠所置祝案上。宗子已下皆序揖。乃分詣祠所行禮。今略此繁文。於送祝版之日。卽己塡名。但止由掌書官呈紅簽白請塡名。塡訖。粘於祝版上空處。未有恭閱祝版之禮。謹案

會典。

皇帝釋奠。祝版尙經

親閱。矧宗子自祀其先。尤當致敬者乎。其名簽用紅紙。乃出於吏僚致敬府主之私。亦非嚴事

神明之道。且

國家凡大祀祝版塡寫

御名。但各從其色。未聞更覆以黃紙也。又祝版。非執事牓文必應揭示於誓戒之先者比。若閱送之期在三日前。則尙未致齋。不若行於致齋日將

入廟之時。庶幾尤見精誠耳。謹擬撰儀注。釋奠前二日之晨。執事者設三案於奎文閣內正中。庋祝版者在中。庋帛者在左。庋香者在右。竝南向。前設香案。又設三案於視事大堂正中。前設香案。亦如之。陳綵亭二於大堂月臺正中。祝版亭在前。香帛亭在後。陳導引樂於綵亭之前。掌書官具公服恭繕祝版。卽實塡名訖。恭陳二祝版於正中案上。就香案前一跪三叩興。退。管勾官具公服奉香帛送公府。由公府中門入恭陳帛篚於左案上。陳香盒於右案上。就香案前一跪三叩興。退。管勾官掌書官東面序立右楹外以俟。提調官稟辦具。宗子具蟒服出。就香案西偏東面立。掌書官進詣祝版案前恭啓袱。退原位立。次管勾官進詣帛香案前恭次第啓帛篚香盒。退原位立。宗子進詣祝版案前次第恭閱訖。次詣帛案前香案前各恭閱訖。退原位立。掌書官進詣祝案前恭加袱。退原位立。管勾官進詣帛香案前恭斂帛篚香盒。退原位立。執事者展拜氊。宗子就位。行一跪三叩頭禮興。退原位立。掌書官進詣香案前一跪三叩興。恭奉祝版

次第置亭內。管勾官進詣香案前一跪三叩興。
恭奉帛香次第置亭內。導引樂作。管勾官掌書
官扛綵亭前雙導。俟出儀門宗子入。祝版帛香
至奎文閣下。掌書官恭奉祝版安正中案上。訖。
就香案前一跪三叩興。退。管勾官恭奉帛安左
案上恭奉香安右案上。訖。就香案前一跪三叩
興。退。

致齊

前釋奠二日。宗子致齊于齊所。是日午前宗子
公服乘肩輿儀從前導至快覩門外下輿。引贊
導入至奎文閣前拜位北面立。引贊曰揖。宗子
揖。退詣齊所。謹案
會典釋奠儀注承祭官並不於廟內致齊。然前期
一日有正殿上香之禮。今宗子入廟致齊。僅於
奎文閣前肅揖。似覺太簡。應詣大成殿上香行
三跪九叩禮。崇聖祠攝獻官亦如之。

視摡

先釋奠二日之晨。廟丁陳祭器案於詩禮堂西序。南北竟堂深。守衛百戶官啓禮器庫。監守庫者出祭器。令廟丁摡畢。以次陳於西序案上。凡爵斝尊彝登鉶簠簋籩豆巾篚罍洗。各以其類南列。日中。宗子具蟒服入廟。致齋于齋所。少憩。率與祭各官詣詩禮堂。就西序恭視禮器畢。就東序公座。奎文閣典籍官呈禮生名冊。宗子按名點畢。率眾官退。謂之觀禮。明日。百戶官令廟丁以籩豆簠簋送神廚實祭品。其爵斝尊彝洗

篚陳於奎文閣下。如祭時之位。日中習儀畢。乃實酒於尊。實帛於篚。同爵斝之屬。改饌於祠所。案少牢禮。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凡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特牲禮。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特牲告濯具在視牲之前。而不言其摡器。少牢視摡在視殺後。而不言告濯具。猶之特牲但言視牲。少牢但言視殺。互文省也。大抵卒摡。即實之陳之。既饌。乃告濯具也。今視摡在兩日之前。爲時既遠。中間不免要積塵垢。且尊彝之屬習儀時所必須。廟丁雜沓遷運。未必盡能潔靜。不復再摡。不聞告濯。禮儀似尚未備。擬於習儀畢。令所司要濯之。而後實之。而後陳之。宗子於省牲視饌後。及攝獻各官分詣祠所。各視濯具。則禮儀既備。誠敬益昭矣。

觀樂

先釋奠二日之晨。司樂官啓樂器庫監守庫者出

欽頒中和樂器陳金絲堂正中案上。植樂縣於堂上夾兩楹。爲舞位於庭中露臺上日中。樂舞生畢集。各司其事。宗子旣詣詩禮堂觀禮。遂率與祭各官詣金絲堂。恭視樂器畢。就東序公座。點樂生名已。司樂官令學長鼓諸生。宗子興。遂合樂。樂闋。宗子還齋所。案故事惟合樂。不習儀。近或陳列樽俎。輒事各官因習禮儀。益樂之和。不徒聲

容之鏗鏘已也。必比於禮。使疾徐應節。而後謂之和。禮儀之嫺。亦不徒升降周旋奠獻拜跪已也。必比於樂。使規矩悉中。跬步不忒。而後謂之嫺也。先祭一日習儀於奎文閣。未嘗不合樂。先二日預合於金絲堂者。恐樂舞諸生或有不熟不嫺。故但輒事各官。或供事日淺。保無有未臻嫺熟者乎。奎文閣習儀。雖非承祭。在今日已成典禮。四方來觀者往往如堵。更先事習之。俾進退有度。不致隕越貽羞。此制最爲盡善。不寧惟是。樂舞生每月有兩次合樂之期。凡遇合樂。即

鳩廟庭輒事各官。隨時肄禮。使所輒者。不必有一定之事。與此選者。萬不至有未嫺之儀。不亦更盡美與。

迎犧牲

先釋奠一日之晨。管勾屯田官陳犧牲於仰高門外。牛在前。羊次之。豕又次之。腊在後。司樂官陳導引樂於仰高門內。宗子具朝服。出齋所。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詣仰高門內。宗子及子姓立門左。北面。異姓立門右。南面。贊者曰滌牲。管勾胥役執篲滌於門外。牽牲者牽入門。贊者曰數牲。庖人數牲。導引樂作。牽牲舁腊由弘道中門入。過奎文閣。由閣左掖門。歷金聲門。送神庖。掌宰官押至神庖。過金聲門時。大成門下鳴

鐘鼓。宗子已下由兩角門入。班奎文閣下。鐘鼓聲止。宗子已下向上揖。退還齋所。竊謂牲宜夙滌。自古無臨時滌牲之禮。且執篲灑水。聊一拂拭。恐未足以昭潔也。再三牲之外有負及腊。古禮視牲時皆並陳焉。今迎牲時惟有腊在。負則入於粢盛之數。亦事之須釐正者。

迎粢盛

先釋奠一日之晨。管勾屯田官陳粢盛於快覩門外。負在前。酒醴次之。黍稷又次之。菹菜又次之。鹽椒薑桂醯醬之屬又次之。白黑又次之。燭最在後。宗子既迎犧牲。少憩。出齋所。詣快覩門。宗子及子姓立門內左。南面。異姓立門內右。北面。贊者曰數粢盛。管勾胥役以次數畢。導引樂作。司饌官送粢盛由弘道中門。過奎文閣右掖門。鐘鼓作。歷玉振門。入神廚。宗子已下班奎文閣前。如迎牲儀。案故事。迎粢盛因迎香帛。近改

香帛同祝版先祭三日送入廟恭置奎文閣內。是已。尚有宜改者。負應與腊同歸犧牲之後。白黑餅應造於神廚。不應炊自廟外。酒應陳所用物。不必空存三酒五齊之名也。五齊三酒之名。見於周官。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

下堅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康成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歷考釋奠舊儀。開元禮犧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政和禮殿上東南隅犧尊四。象尊四。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神位前大尊二。一實泛

齊。一實明水。山尊二。一實醴齊。一實明水。殿下著尊二。一實盎齊。一實明水。犧尊二。一實醍齊。一實明水。象尊二。一實泛齊。一實明水。壺尊六。三實元酒。三實三酒。皆設而不酌。二禮所用。三酒有備有弗備。五齊則皆弗備。近世五齊皆廢。三酒亦惟用清酒。蓋清酒本祭祀之酒。事酒昔酒則人所酌。今世祭無酬酢之文。故弗用也。其五齊全無當於用。且在先鄭已云古式未可盡聞。今必虛陳瓶甒。指數空名。將以侈備物邪。抑以存古意邪。無謂之文。可汰也。

宿縣

先釋奠一日之晨。樂人張樂縣於奎文閣前。編鍾在東。編磬在西。鎛鍾在編鍾之東。其東楹鼓。特磬在編磬之西。其西足鼓。瑟二。在鍾北。琴三。在瑟北。磬之北亦如之。並北向。鼗在琴瑟之北。其閒容歌者。鼗北相。相北搏拊。搏拊北柷敔。柷在東。敔在西。麾又在柷敔北。並東西相向。羽籥植於桶中。東西各一。在樂縣之閒。旌二。在其北。相向。習儀畢。樂人改縣於大成殿露臺上。闕里舊式。歌工及鍾磬琴瑟鼓搏鼗相在堂上。匏竹

柷敔在堂下。乾隆十二年。肆
欽頒新樂成。始依太常式並移於堂下。如今位列。或疑登歌奏拊則琴瑟搏拊與歌者並當在堂上。今位於堂下。何也。繼汾謂此自是今古之制不同。古者鍾磬之編縣者各二肆。笙磬笙鍾在東方。頌磬頌鍾在西方。今則鍾磬各一肆。鍾東而磬西矣。古者鍾磬在兩階之外。匏竹在兩階之閒。今則匏竹夾中階而分列矣。若謂舊式琴瑟歌工在堂上爲是。鍾磬並縣於堂上。則又何說。樂不相沿。三代尚矣。禰今之器。奏今之樂。自當

從今之制。

省牲

前釋奠之夕。司樂官陳導引樂於神庖門內。掌宰官莅庖人繫犧牲陳庭中。前設香案。庖人瓢鸞刀夾香案列以俟。宗子具朝服。出齊所。率攝獻分獻陪祀執事各官詣神庖。就香案前北面序立。庖人告宰牲。椎牛刲羊豕畢。取毛血實碟內。宗子已下退西旁東面立。掌宰官恭奉正位毛血碟。陳設禮生恭奉各壇毛血碟。以次由中路出。導引樂作。掌宰官及陳設禮生各奉詣祠所。跪奠案前正中。退。躬視殺。親致力也。取毛血。

告特殺也。禮雖簡于古之射牲意則一也。近時庖人㩁牲牢繁庶。各壇少牢並先事宰殺。惟餘正位三牲。以應典禮。於是各壇毛血並取於一牲。其謬之甚者。各壇毛血碟亦瀝以大牢之血。告虔之謂何。而如是其草率也。況夜分而祭。夕而視殺。牢雖不一。而封擊者亦實繁有徒。何患其不給。而汲汲乃爾邪。

視饌

前釋奠之夕。司饌官莅廚役設案於神廚正中。陳各壇饌盤於案上。前設香案。宗子旣省牲。遂率各官詣神廚。就香案前北面序立。廚役告饌具。宗子已下退西旁東面立。司饌官恭奉正位饌盤。陳設禮生恭奉各壇饌盤。以次由中路出。導引樂作。司饌官及陳設禮生各奉詣祠所。跪奠案前右偏。退。宗子已下還齋所。案朱子考定釋奠儀注。掌饌者率其屬實饌畢。贊禮者引初獻官常服升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降就次各服其服。乃行釋奠禮。今視饌之禮。舉於神廚。所司者惟以饌盤告具。典禮雖存。籩豆未能徧審。及陳設畢。備則惟監祭官檢察門戶闌人出入而已。若宗子於此時率攝獻分獻各官分詣祠所。更加覆審。庶於期潔豐而正舛誤之道。更極周詳愼重焉。

為位

堂下之位謂之拜位。堂上之位。讀祝時則曰讀祝位。獻爵時則曰三獻之位。受福胙時則曰福胙位。國學堂下之位。承祭官分獻官陪祭官竝設棕薦。堂上普藉以棕薦。闕里堂上無藉。上下之位竝用茜紅氊薦。但堂上惟宗子之位預設。分獻者則其僕以氊薦相隨旋設旋徹。僕隸賤人令往來於俎豆犧象閒。似覺已褻。宜一概官為預設。凡僕從人等悉屛于廟門外。斯閟宮之中益嚴肅矣。

分獻官位次

國學釋奠王承祭拜露臺上。大學士承祭拜露臺下。分獻官並拜於下。其位承祭大學士在甬道中。近階。分獻十二哲先賢翰林官二員爲一班。次之。分獻兩廡從祀先賢先儒助教官四員爲一班。又次之。一品以下五品郎中以上文武陪祀官員各以其班夾甬道。又在分獻各官之後。蓋分獻官以事序。特出陪祀衆官之前。不計品秩之崇庳也。闕里舊儀。寢殿分獻官一員。位宗子之後偏左。十二哲分獻官二員。次之。其兩廡分獻官六員。雖卽次之。而不上甬道。繼汾見其不符

會典。屢爲分獻者言之。近分獻之班。始一如國學。其兩班陪祀者竟有時出分獻官上。雖兩廡分獻者資望本輕。然有國學成例在。禮制所關。不可不審。

糾儀

糾儀官治失儀者也。自獻官已下。凡與祭者及百執事有不應禮節皆得檢察糾舉。繼汾嘗陪祀辟雍。見大學士承祭御史二人立庭中。親王承祭御史二人立露臺上。

皇帝親釋奠御史二人立殿上東西兩扉內。雖以

至尊。不廢監史也。闕里釋奠向立糾儀之官。以執事官內嚴重有德貌者充之。大成殿糾儀二人。對立露臺下東西兩班之首。竊謂儀文之委曲煩重者多在殿中。且宗祝有司駿奔走焉。殿上似不可闕糾察之官。應徹殿下東班糾儀官。改立殿上位西扉內東面。如此則宗子承祭既致敬矣。專責糾察亦見跬步不敢忽之意也。其他祠所糾儀官才各一人而已。亦均應各增一人。與大成殿同。而他如釋菜常薦行香等禮。凡有事于廟庭。亦皆如之。

執事者先行禮

開元禮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尊罍篚者入立于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元敎授張翌考定釋奠儀注闢戶初獻官點視陳設畢略就次糾彈贊禮檢察殿上攝掌儀殿下攝掌儀各先就殿下兩拜自東階升殿依次而立掌樂亦先於殿下領樂生兩拜掌儀曰行事今闕里釋奠鳴贊唱啓戶行掃除典籍官司樂官管勾官百戶官及攝提調官由

殿東扉入自西扉出列簷下一跪三叩頭興分兩班在旁階上東西對立遂迎

神及祭畢樂闋樂舞生學長二人引樂舞生班樂縣內一跪三叩頭退其餘糾儀監祭各官及祝帛爵執事各官生鳴贊引贊相禮各禮生均不行禮準之前典此處似覺缺然

樂生就列

舊儀鼓三嚴樂舞生百有八人班兩階下對面北上東西各一人執麾居首司柷敔者各一人搏拊鼗相各三人次之歌工各三人執手版又次之司笙者各三人執笙又次之琴瑟各五人又次之司簫笛壎篪者各十人各執其器又次之編鐘磬各正副二人鎛各一人鼓各正副二人又次之執旌者各一人孰舞生各十八人執羽籥最在下學長東西各一人領班首敎習各六人押本部之末鼓絕宗子出齊所旣詣拜位

啓戶掃除鳴贊唱樂舞生就位樂舞生乃歷階旋折而上杏壇擊鼗鼓節其步武謂之轉班樂生旅進鼓以節之使周旋有度亦見樂和之一端但承祭者鵠立殿庭遲之又久須其就列未免煩文縟節故今鼓聲初絕卽已轉班比宗子至拜位則樂舞生皆就列矣獨是樂生之進也雍雍然濟濟然迨大樂旣闋各釋其器羅列縣

開參拜

聖師遂無復定節不幾前整而後棼邪

唱樂

凡樂將作。司麾樂生唱樂曰。樂奏某章。舉麾樂乃作。考之

會典。典樂官掌唱樂。蓋贊禮郎之職事也。今卽以執麾者兼之。於儀注未協。當別令一鳴贊禮生立於麾右西面專司唱樂。再舊止唱樂奏某章亦與

會典儀注不合。如唱迎

神樂則應曰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奠帛初獻以下倣此

迎神

饋食之禮。未迎尸。佐食設俎。主婦設敦。祝酌奠主人拜稽首。祝告神。謂之陰厭。專有事于神也。旣陰厭則正祭。有事于尸矣。祝乃出迎尸于廟門外。釋奠之禮不立尸。停饌而已。故謂之釋奠

舊儀。鳴贊唱迎

神。司麾生唱樂奏昭平之章。樂作。祝史降庭中。祝酌酒進爵。宗子跪酹酒。史受爵反爵。興。祝出大成門外。宗子詣大成門內西面立。分獻以下對面序立。導引樂作。祝史對引

神入大成門。宗子以下跪候。過復位。導引樂行至大成殿簷下立定。祝史入殿中扉。導引樂止。三獻畢送

神出大成門亦然。

先聖神靈洋洋在上。苟致誠慤。呼吸可通。況儼然肖像凝旒被袞。實式憑焉。豈比皇尸自外而入者乎。今惟酹酒如故。他儀一切刪去。眞有合於所謂大禮必簡者。又不獨鄭衛之音。不溷於雅奏已也。

奠斝

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孔子殷人。故脩殷器也。今降神之初。祝酌斝主人酹酒。在古人謂之陰厭。特牲饋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是也。若因其酹酒。遂名之以灌。而謂尊當用彝。則誤矣。且有未合於古者。古人凡酌。未有不洗者。今獻爵皆洗于臨時。此斝獨不復洗。不疑於褻乎。禮稱奠于鉶南。則在室中也。今乃在庭中。似非求神于陰之義。卽以爲灌。灌有不在室者乎。夫爇香旣在室中。則酹酒亦宜在室中。更無疑矣。

又旣酹酒。則反置其斝於禮。尤爲無據。禮。凡奠器無反置者。在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反之言還也。故明堂位反坫注云。反爵之坫也。誤讀反爲反正之反。遂使器置非其道。誠所當考禮更正者也。

升獻贊唱

凡獻官升。引贊唱升壇。案壇者封土之謂。不可稱之於宮廟。今通以籩豆鼎俎具爲祭一壇。乃俗稱。非古訓。竊謂贊者宜改曰升堂爲安。

酌酒

朱子考定釋奠儀注。將獻。贊禮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凡三訖。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

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酌犧尊之泛齊。初獻官以爵授執事者凡三訖。興。執笏。詣

至聖文宣王神位前云云。獻必先洗酒必親酌古

之禮也。至元時此禮稍晉教授張埏考定闕里儀注。其序曰。犧尊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云不坐實爵者。謂尊在高几上也。今則幷不自實爵。而假手於司尊者矣。由不自實爵。故贊者直云司尊者舉冪酌酒。竊謂酒尊用案已久。似不必定復古初錯之於地。至酌酒實爵。終當出自主人。以示盡誠盡力之道。贊者當以司尊者舉冪爲句。酌酒別爲一句。則此禮可復。再今盥與洗爵同位。惟初升殿上香盥手。餘惟洗爵而不盥手。亦於古未合。當依朱子儀注。

於凡洗爵前皆增盥手。則益昭誠潔矣。

執事者進帛爵

記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今執事者奉進香帛爵。雖立獻。無弗跪者矣。太常分獻儀注亦然。不獨施於

至尊前也。

導引

國學釋奠。承祭官贊引對引各一人。分獻官惟有導引一人相導升降。不贊唱。闕里禮生。凡引分獻官者亦皆贊唱。竊謂詔相禮儀。固防疎失。然一堂之上。贊聲喧雜。亦非肅靜之道。習禮之謂何。一奠獻拜跪間而待諄諄相告乎。

飲福

古者三獻尸皆有酢。惟初獻尸以黍命祝嘏主人。爲異於亞終獻。今之飲福酒。是其遺意。但古人以釋奠爲禮之簡者。不立尸。遂無酢爵致嘏事。後世自開元禮釋奠三獻胥受福矣。至政和禮惟初獻官受福。亞終獻則否。開元禮三獻皆受福。故各受爵於其登獻甫畢尚未復位之時。政和禮惟初獻官受福。故其受爵在三獻禮成之後。自明以來。三獻專在一人。其於獻畢受福。斯尤宜矣。但開元政和二禮皆有卒爵之文。今直受而不飲。疑於虛神之惠。況通稽古禮。雖在喪祭猶曰嚌之啐之。

受胙

古禮尸俎謂之肵俎。主人之俎謂之胙俎。然尸嘏主人。則嘏以黍。故開元政和二禮受福時授胙肉兼授黍稷。自明以來。始專受胙。不復受黍。竊謂所受之胙。其體極宜辨。古時祭享割牲之法有三。曰全脅。曰房脅。曰殽脅。謂骨折。惟親戚燕飲用之。祭禮則天子諸侯乃有全脅房脅。大夫士止有房脅而無全脅。全脅者解牲之左右肩髀及脊與兩胉爲七體。謂之豚解。禮運腥其俎是也。房脅者體解之。兩肱各三。上曰肩。中曰臂。下曰臑。兩股各三。上曰肫。中曰骼。下曰觳。觳體賤不用。而以肫上之兩髀足之。脊分爲三。前曰正脊。次曰脡脊。又次曰橫脊。兩胉各分爲三。前曰代脅。次曰長脅。又次曰短脅。凡二十一體。禮運孰其殽是也。據少牢特牲二禮。士禮九體。大夫禮十一體。降殺以兩。則諸侯蓋十三體。天子蓋十五體。與尸俎並升右胖。胙俎下於尸俎少二體。而升左胖。開元政和二禮受胙並以正脊橫脊。其體之數雖與古不符。然尚用體解薦熟法也。近世無貴賤牲皆薦腥。并廢豚解

之法。闕里之祭向於受胙時旋解肩臂臑三體。總以授初獻官。近又以盤不能載。割去臂臑而專用肩。愚謂開元禮用正脊橫脊者。盖以此二體本特牲少牢胙俎所用也。但古人牲體以四肢爲貴。自當用所貴者。古禮胙俎。皆以臂爲首。脊脅次之。則今之受胙。亦宜以臂。若井及肩臑。則非禮文所有也。或疑諸矦以上之俎體多。或有之。然書缺有間矣。受胙當用左臂爲正。

謝神

開元禮。受福者堂上再拜。降反位。在位者皆再拜。惟受福者已拜。不更拜。今受福者堂上拜時。庭中分獻陪位者隨拜。及復位。在位者皆拜。受福者亦同拜。非今之縟於古也。堂上之拜。拜而受也。堂下之拜。爲致謝也。故

會典儀注。堂上之禮。一跪三叩。堂下之禮。三跪九叩。向並行一跪三叩禮。緣舊文而失之耳。近依

會典更正。是也。

進徹

太常儀注凡供祝帛及恭取奉詣燎位皆一跪三叩。香饌但跪徹不叩。闕里帛親獻。祝讀祝訖。恭置祝版於篚內。亦三叩頭退。及奉祝帛詣燎位。皆不叩。香則不徹。陳設生徹饌及毛血往往有叩頭者。繁簡不應節。皆應遵

會典畫一更正者也。

焚祝版

太常祭祀儀注凡焚祝版讀祝官恭奉祝版置爐內。故會典開載每年各祭祀應用祝版共三十九方本寺行文工部移取。今闕里儀注焚祝帛時引贊唱數焚某所祝一版。其實但揭取祝文置爐內。版仍貯庫。竊謂禮貴整肅。祝文粘版上臨時揭取勢必有殘缺邊幅難完。似宜倣照

太常并版置爐內。以昭嚴敬。

升降出入

古者自天子下逹。惟有東西兩階。東階。謂之阼階。主人專之。其尸祝賓客及百執事皆由西階。謂之賓階。今士大夫以及庶人。皆止一階。
帝廷殿陛。則前有三階。旁各一階。階各九級。三重。闕里象
王居而殺前一階。旁各一階。階各七級。再重。國學亦然。而階不重。國學承祭官升降皆由東旁階。分獻官在東者由東階。在西者由西階。而闕里儀注。則承祭者升階由左。降階由右。惟分獻官各

由側階升降。與國學同。竊謂主人升降。似宜有一定之階。況中夜行禮。勢必須秉燭導引。故事。導引燭止殿門外。以升降異階。此等人不可越神道而西。故輒由殿後簷下右旋而西。大成殿之後。即寢殿之前。在大成殿固嚴肅矣。自寢殿視之。終嫌雜沓。嘗見出入廟門。均有一定。寧登獻降反獨無一定之階乎。出入廟門。若迎犧牲。迎粢盛宗子及子姓出入皆由東角門。異姓羣有司皆由西角門。是也。但其中亦有須商者。四氏學學錄本孔氏世襲。向以隨教職班西階下。遂由西偏出入。孔氏族長林廟舉事亦與教職為一班。而歸於西。則何故耶。此誤已久。不知昉自何時。竊謂均宜改歸東班。學錄舉事。各以秩班。族長則不以秩。獨列班首。

拜跪之禮

古人行禮。不過再拜。今世禮以九拜爲隆。釋奠儀注。酌獻行一叩禮。奠幣讀祝及受福胙。行三叩禮。迎送

神及謝

神。皆三跪九叩。惟

皇帝親釋奠。兩跪六叩。及

奉闕里。特隆其禮。三跪九叩。若遣官承祭。雖崇聖祠亦三跪九叩。無兩跪六叩者。闕里崇聖祠。獨兩跪六叩。與會典儀注不符。似應更正。惟啓聖祠。

乃孔氏家廟。上溯所生。與釋奠官祭不同。制節謹度。行兩跪六叩之禮。則得之矣。

奠帛爵

舊來儀注。凡奠帛爵。奉帛者恭奉帛立供案前之左。奉爵者恭奉爵立供案側之左。以俟。引贊導承祭者詣香案前。贊跪叩興。承祭者跪一叩興。贊奠帛。承祭者進詣供案前。奉帛者西面跪進帛。承祭者受帛。向上拱舉。恭奠於案前。已贊獻爵。承祭者轉詣案側。奉爵者西面跪進爵。承祭者受爵。奉詣神座前。向上拱舉。恭奠於案中坫上。退就案側。向神位行一叩禮。不贊。其兩廡因地狹。奠帛爵已。仍就其案前行禮。惟家廟則

向因地狹。不親獻。奉帛者奉爵者並先立供案前以俟。引贊導承祭者詣香案前。贊跪。承祭者跪。贊奠帛。奉帛者跪進帛。承祭者受帛拱舉。復授奉帛者。奉帛者受帛興。代奠案前。退。贊獻爵。奉爵者進爵。代奠坫上。亦如之。贊叩興。承祭者行一叩禮。興。向來相沿如此。夫賓客之事。尙以躬親致爵爲敬。等祀先之禮。而可假手於他人乎。跪拜之文。若九叩。若六叩。乃等威之辨。不可踰者。至於主人親致爵。豈有所限制乎。況家廟規模。又未嘗隘於兩廡乎。竊謂此等處。儀節雖

徵。似未可以因仍簡略也。

崇聖啓聖兩祠攝獻官

明宋濂孔子廟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此論極爲嚴正。狂濂雖爲顏曾配享堂上父列廡間而發。其實大成殿崇聖祠兩處酌獻行禮之先後次第亦宜討論也。闕里釋奠舊儀注。凡崇聖祠啓聖祠家廟各攝獻官皆隨大成殿班行禮。俟讀祝既行分獻禮乃各分詣祠所。追禮畢。大成殿三獻猶未克終。三獻畢。仍各歸原班行禮。

今廢此儀注。甚有合於不先父食之義。然釋菜尚沿舊儀。則其義又未竟也。惟寢殿分獻官既以分獻爲名。又已俟分獻時乃詣祠所。則祭畢不歸原班者自屬失禮。

崇聖祠分獻

昔配食從祀諸先賢先儒在啓聖祠時攝獻官兼獻配位。其從祀分獻則必與獻西配位同時。一如大成殿之儀。迨乾隆丁卯移配位及從祀於崇聖祠儀注猶如故。厥後承祭者憚於將事。私誘配位於分獻者。行之既久遂成故事。又慮

獻

五王畢乃分獻。則後先不相及於是獻

肇聖王畢輒讀祝。獻

昌聖王時卽分獻配位。獻

啓聖王時分獻從祀。但取分獻官與攝獻官同時畢事。而未深計其必不可也。葢祝辭本通告

五王。故必徧獻已乃可讀祝。今甫獻

肇聖。已通告

五王。突然無序。此必不可者一。酌獻配位本承祭者所有事。故四賢獨載於祝辭。今畧而等諸從祀之列。與祝文不符。此必不可者二。獻從祀尚須與配食之末位同時。乃獻配位竟越在

啓聖之前。先後毫無倫次。此必不可者三。憚一獻之勞。輕變舊章。致使儀文倒置。此必不可者四。

所當亟爲改正者也。

祭期

闕里故事以四仲上丁釋奠。而家廟及啓聖祠。即於是日致祠禴嘗烝焉。月之朔釋菜。望則行香。而家廟及崇聖祠啓聖寢於元旦。上元端陽中秋重陽冬至歲除復有常薦。迎神設饌行酌獻之禮。終歲閒祀事相接。揆之祭義。似疑於數。然記不云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但家廟時享與釋奠同日。則神靈來享將於此乎。抑於彼乎。且使他人攝獻。而主鬯者不得致如在之誠。終不若別諏吉日於義爲得也。再洙泗書院釋奠以緐事者不能給。舊用次丁。今書院額外禮生遵例裁革。則聖澤中庸兩書院亦有不能不改用次丁之勢。尼山書院舊不祭丁日。春月用忌辰。秋月用誕辰。亦與祠令不符。若家廟等處時享別諏日。則緐事及贊唱之人均足敷用。凡書院皆祭上丁。尤爲允協。

釋菜

月朔釋菜。望則行香。禮也。若釋奠值朔日。其晨仍釋菜。疑於黷矣。國學是日仍釋菜與否。雖未及深考。然其釋奠乃

遣官。釋菜則祭酒事。雖仍釋菜。不得用爲例也。惟十月朔因墓祭不釋菜。則以私祭而廢公事矣。且以祀其先人而廢賢儒之享矣。似乎不可。

時節常薦

釋菜大成殿。分獻賢儒。官祭也。時令之祭。薦於家廟。若遇朔望。釋菜行香於大成殿如常儀。非朔望。則專於家廟。宗子之私祭也。獨及崇聖祠。溯

先聖所自出也。祭啓聖寢不祭正寢。家廟之祭已奉夫人配也。惟崇聖祠祀及配位。并分獻賢儒與釋菜同。則於義未協。如云與享者不可輟。何以配食大成者。竟恝然無一獻之禮。如云宗子報本追遠之禮。所不應及。則崇聖賢儒非一例乎。或舉或廢。宜折其衷。

薦冰

豳風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之月。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春秋傳。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二月天氣未溫。卽薦冰者。聖人所以輔相陰陽。初非爲禦溫氣寒饌具也。故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蓋用冰於夏。而啓而薦之則必於春也。今之薦冰。不於仲春時祭。而於端午。常薦。似失禮意。

墓祭

往時祭墓歲凡三次春用清明前三日秋用七月半冬用十月朔乾隆二十六年宗子以中元之說出於釋氏罷之今祭期正矣而祭法尚有應議者自先聖迄宗子之考凡七十世中閒十三代褒成烈侯漢時徙家長安三十五代文宣公三十六代文宣公三十七代文宣公三世避亂寧陵凡玆數世皆畱葬其地其餘諸先公竝族葬於此是春秋應掃者盆六十六世之墓也又襲封世爵餘歷二千年有兄終弟及者有世

絶未續者若二十代襃亭侯完四十五代文宣公延世四十六代文宣公聖佑四十七代奉聖公若蒙四十八代衍聖公端友四十九代衍聖公玠五十代衍聖公搢拯揔五十一代衍聖公文遠元措五十二代衍聖公萬春五十三代衍聖公洙湞治五十四代元襲衍聖公思誠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雖非宗子嫡祖然皆身紹世封統承聖緒內除端友玠搢文遠萬春洙六世襲封於南宋其墓皆在衢州又思誠乃治之子治之得受封爵本弗以正弗厭人心致族

衆攻訐元仁宗於是爲之奪思誠之爵推求派系更授爵於五十四代文肅公是二公者事乖世及其應否祭掃或不無可議若夫完延世聖佑若蒙拯揔元措湞宏泰九公之墓則府鄉之所必應遠及者也今宗子祭掃者惟三代沂國述聖公以上五十四代衍聖文肅公以下封阡相接祭享不替自四代至五十三代凡五十世所上之壙惟四十二世泗水令公四十三世文宣公及四十三世文宣公繼室李夫人四十四世文宣公四十五代贈諫議大夫公四十六世

衍聖公五世六墓而已餘皆失墓所在不可考其經襲封而非祖者則惟四十七世一墓而已竊謂凡殤無後者林中尚置壇壝分以血食豈於遠祖先公轉如此其闕略尚宜就林內殘碑斷碣逐一搜尋如萬不能一一考得其湮沒難考者亦當爲壇望祭以展孝思他如四十四代尚書工部侍郎勛雖其人亦足祀然支分派遠不應祭法非可用主鬯系絶諸先公爲比例而乃春秋拜掃相沿到今不亦過乎

劻儀糾謬集卷中

孔子六十九代孫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司主事繼汾敬述

論祭品

制幣純制　載幣
陳幣　墓祭無用幣禮
犧牷牲　牲牢之名
牲俎之數　黍稷稻粱
籩　籩豆之實
形鹽　薨魚
棗㮚　脯
白黑　菹醢
脾析豚拍　蕭
家廟祭品　釋菜品物
湯麪

制幣純制

古人制帛長短廣狹度有定則。以官治之。幅不中量。不鬻於市。故周官內宰佐后立市。曰出其度量淳制。質人成市。曰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其純制之量。據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𥿄。鄭康成云。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古三三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後世相因。自開元禮以來。制幣並皆長丈八尺。今會典制帛有六。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曰告祀。俱織成滿漢字。與白色素帛爲七等。釋奠所用禮神制帛也。闕里不能有制帛。向以白絹充之。但因純制時無恆量。短長闊狹。隨其所用。繼汾謂奉幣事神。所以將敬。縱不能如太常特成制帛。亦當考古純制。使帛幅均齊。以展誠敬云。

載幣

古者用幣必以束。束者五兩也。倍端爲兩。兩兩卷之。說者以爲應天五地十之數焉。然小爾雅云。疋有謂之束。自開元禮以來。篚載一端幣或本此矣。今太常制幣亦竝每段爲卷。承之於篚。闕里展帛幅疊之寘于篚上。良非是。

陳幣

太常祭祀。爵皆預洗。與香帛竝陳於尊案之次。闕里洗而後酌。獻帛篚遂與爵竝陳於罍案。昝張教授論釋奠儀注曰。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戺。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以開元禮幣篚本陳尊所。而當時失之故云也。闕里儀注自張氏考定後。已遵從肆習。不知何時復誤陳階下。今宜尋究張說。亟更正之。且今香盒在尊所。豈幣之重而不與竝列邪。

墓祭用幣

墓祭自秦漢以來尙矣。然上自天子亦惟奠饌上食。無用幣之文。葢墓祭所由起。以仁人孝子不忍忘其親。故於體魄所藏。動展謁焉。時物所有。因潔薦焉。尤追孝繼養之近於事生者。若用幣則儼然廟享矣。況徵諸近古。初無所聞。

犧牷牲

凡牛羊豕雞之屬。色純者謂之犧。體全者謂之牷。始養之謂之畜。將用之謂之牲。

會典載牲色有二。或騂或黝。文廟之牛。例用黝。周官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以陽祀爲春夏。後鄭以陽祀爲南郊及宗廟。二說不同。而今釋奠用黝牲。或以人鬼屬陰祀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者。謂三兩寸之間。一手可握者。過大固非。過小亦踰其等也。又曲禮曰。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然據疏說。諸侯對天子稱肥牛。對大夫亦得云犧。至於索牛。則求得而用之。不必在滌之謂。其在滌。大者牛羊必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故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今

會典。凡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文

廟秩在中祀則大牲當有一月之滌。而閭里未有養牲之所索牛以祀。於廣孝敬之道得毋尚有未盡其極者與。

牲牢之名

大戴禮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牢者俎也。牛羊豕三牲之俎。謂之大牢。羊豕二牲之俎。謂之少牢。故天子之祭有用特牛者有用犢者。貴於大牢。而不以牢名。以牢名者。具三牲二牲。不可以牲名也。用何牢。因俎以何牢名祭者有之矣。今直以大牢呼牛。以少牢呼羊。殊失名義。

牲俎之數

故事四配先賢每位少牢一十二哲先賢每六位共少牢一崇聖祠四配每兩位共少牢一其大成殿兩廡從祀先賢先儒東西各二十八壇每九壇十壇共少牢一而其牲體不全或以羊前體豕後體或以羊後體豕前體崇聖祠東西從祀各一壇亦如之國學祭制十二哲舊用特牲每位各豕首一兩廡及崇聖祠配位無牲每壇豕首一每位豕肉一崇聖祠從祀惟每位豕肉一乾隆十八年用

會典館言改十二哲用少牢東西各一俎兩廡從祀東西各少牢三俎崇聖祠配位從祀共少牢四俎概不復薦豕肉二十一年

上命闕里太常寺官先期來視禮樂為言加牲牢本末因遵新制改兩廡之俎並用全牲而崇聖祠從祀牲俎尚如故似宜一并增改以符典禮

黍稷稻粱

古人於百穀中以黍為先稷次之故凡祭祀賓客以黍稷為常膳稻粱二物乃穀中之精者故以為加膳今祭祀兩簠兩簋者得兼有黍稷稻粱一簠一簋者但有黍稷去加膳也四者之中稻為今白粳米夫人知之固不須辨粱則以蜀黍混之不可不辨黍稷之用雖不墾然世之論黍稷者或稱粟為稷稱稷為粱亦不可不辨如當湖陸氏黍稷辨因郭璞注爾雅粢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遂謂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又因郭注爾雅虋赤苗云今之赤粱粟注芑白苗云今之白粱粟孔穎達疏生民詩云穈芑是稷并以為稷味美者謂之粱是粱與稷無別矣何以古之人異其用於常膳加膳乎而說者見郭以粱與粟並文復疑虋芑是粟非稷夫虋即穈也穈字轉音又或作穄高誘注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云關西謂之穈冀州謂之緊然則穄又是粟乎凡名穀之字非從禾即從黍穈下從黍遂以為不得謂之稷然則穄亦得謂之黍乎羅願爾雅翼云粱者黍稷之總名實

思勰齊民要術云古者粟為黍稷粱秫之總稱
二說最為得之總之分五穀者在辨其秸稈顆
粒不得輾轉求之于聲音訓注之閒東南多稻
他穀閒有種植者而弗能徧故南人言百穀往
往狂疑似之閒不能確指其實近世稱能辨物
者以李時珍為最其說謂稷黍之苗雖頗似粟
而結子不同粟穗叢聚攢蔟稷黍之粒疎散成
枝蘆穄即蜀黍也其莖苗高大如蘆而今之祭
祀者不知稷即黍之不粘者往往以蘆穄為稷
又曰稷之粘者為黍粟之粘者為秫粟即粱也
穗大而毛長粒粗者為粱穗小而毛短粒細者
為粟苗俱似茅云云據此則今所用米黃大而
粘可用以作酒者正是黍其色微白不粘名為
穄者正是稷惟未解粱本粟類而以蜀黍當之
為不當其物此種本出西蜀今江北偏種之實
非古人所用以其地言之謂之蜀黍又曰蜀秫
以其形言之謂之蘆穄木稷荻粱亦曰高粱俗
以其有粱之名遂誤以當粱因高粱之名而誤
以蜀黍為粱猶之因蘆穄之名而誤以為稷因
粟呼粢而誤以稷為粟因糜芑曰白粱赤粱而

又誤以稷為粱也

羹

和羹菜芼之羹。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荁葵冬荁。以其有五味之和。謂之和羹。盛于鉶。文謂之鉶羹大羹。則惟有肉湆而不以齊。貴質象太古。故謂之大羹。凡羹臛視牲具。故特牲禮兩鉶。皆豕。少牢禮兩鉶。一羊一豕。公食大夫禮用大牢。爲六鉶。牛羊豕各二。大羹湆則自特牲已上皆有之。今制。惟大牢之俎有一登。故但有牛大羹而無羊豕鉶。則大牢之俎亦惟用二。少牢則或二或一。繼汾謂大牢之兩鉶宜一牛一羊。

少牢之兩鉶宜一羊一豕。其一鉶者宜用羊不用豕。向通用豕鉶。似非是。又大羹湆者純肉汁也。向竟𩱾一大臠肉亦大謬。且家廟四壇皆少牢。正位獨加牛大羹文甚誤也。家廟時享而羹飪資釋奠大成之牲。既乖特殺。況王制云庶羞不踰牲。

籩豆之實

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一曰朝事之籩豆。宗廟之祭薦血腥時用之。二曰饋食之籩豆。凡薦孰者皆用之。三曰加籩加豆。亞獻所加也。四曰羞籩羞豆。所謂房中之羞羞于主人酬尸時者也。所用各有一定之品。若用之或異者。先儒則以爲豐之若少牢饋食而有韭菹醓醢是也。後世約其物而通用之。數有降殺。而物無應用之等。今釋奠祭秩。自十籩豆以下。凡朝事之籩豆各四。白黑形鹽。蕡臭。韭菹醓醢。

菁菹鹿醢是也。饋食之籩豆各二。棗榛實脾析豚拍是也。加籩加豆各四。蔆芡栗鹿脯芹菹兔醢筍菹魚醢是也。饋食之籩與加籩均有栗知其爲加籩之實者。對加豆之實皆四也。然自開元禮列栗于榛實之前。誤入饋食之籩矣。其陳設之次。據特牲少牢二禮。鉶在敦西。豆在鉶北。俎在豆東。籩在敦南。觶在鉶南。以尸言之。蓋右籩左豆也。今則左籩右豆矣。玆因辨釋名物。考稽禮經。附誌之。以著今古損益因革之異如此云。

形鹽

周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而籩人朝事之籩有形鹽無苦鹽蓋形鹽苦鹽是一物互文以見義也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康成謂散鹽鬻水爲鹽織汾每讀衆說而有疑焉鹽之產各因地別有積於鹵而生者今西北塞上之鹽是也有風其水而成者今河東之鹽是也有煎於火而就者今長蘆山東及淮浙一帶濱海之鹽是也有汲於井而爲之者今雲貴之鹽是

也大抵西北之鹽出于天然東南之鹽成由人力若謂不湅者爲苦鹽鬻者爲散鹽是苦鹽恆生西北散鹽恆出東南矣天子玉食萬方何珍蔑有若齊魯之邦奚從得苦鹽以供籩實故嘗疑苦讀如盬或與沽同義是鹽中之粗者供籩實散鹽則研治之供食啗若少牢禮取肝擩于俎鹽是散鹽之用也又先鄭說形鹽引春秋傳鹽虎形云築鹽以爲虎形後鄭不從但云鹽之似虎者是出鹽直用與杜說正合或更伸其說以爲積鹵所結掘地得之如此則無論瀕海之鄉難覓結鹵即在塞上亦安得若干鹽之虎形者以足賓祭之需邪先鄭築鹽之說似於理爲長再細繹左氏傳文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然則鹽形之必畫虎與否亦正未可知特他無可見故先儒據以說經後之備物者寧能舍虎而他爲今之形鹽築鹽一圭圜直如杵狀古訓無聞竊所未安奚若守舊說築虎形猶爲有據乎

薨魚

薨魚乾魚也。魚生者曰鱻。乾者曰薨。周官𢾾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鱐。鄭康成云。膴。膴生魚爲大臠。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然則𢾾人所共之鱻膴是也。其薨鮑與鱐是也。鮑則若今江南餈魚。鱐則若今東海上乾醃魚矣。祭制籩實有薨魚而不言其名。竊疑若鮑若鱐。二者之中可用其一。今祭用生魚是鱻非薨矣。先聖之祭也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曲阜地處平原雖東境依山之茂林豐草。故不產鹿。秋稼既登田中有兔亦不足供四時之腊物。故向以羊代鹿。亦間以雞代兔。物雖弗備於簿正之義尚有合焉。若夫鮑鱐二物。乃市之所鬻。不難正其誤者。豈四方難致之物比乎。

棗㮚

記云。棗烝。㮚擇。注以烝擇爲互文。繼汾謂必烝必擇者。尙嘉品且致潔也。今棗㮚並擇而烝之。極是。但羣儒與享籩豆孔多。每兩廡者遂不烝。相沿既久。竟若隆殺宜然。不知隆殺之文在度數不在精粗也。

脯

脯。肉乾也。兩端伸處曰脡。中屈曰朐。故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周官加籩之實。其四爲脯。鄭康成說薄析曰脯。而不詳何獸。開元禮四籩已上用鹿脯。二籩已下用牛脯。用牛脯者通以羊。今用鹿脯。因開元禮也。無鹿。亦以羊代之。周人作脯。用鹿與否不可知。要必乾肉乃得爲脯。今作脯用腥肉。又寸斷之。皆非也。

白黑

周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今制用十籩豆者。無麷蕡。有白黑。制爲餠形。白謂之白餠。黑謂之黑餠。舊來相沿。白餠蒸白麥麪爲之。黑餠蒸蕎麥麪爲之。案周官注。鄭司農云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今以麥爲白。則名白而實麷矣。百穀之中。以黍爲貴。蕎最居下品。從未有用以供祭祀者。今用以代黍。愈失其宜矣。又案揚子方言云。熬煎。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凡有汁而乾謂之煎。許氏說文云。熬乾煎也。據此則白黑不但非麥與蕎。幷非若今蒸麪食。又斷然矣。

菹醢

菹酢菜也。菜細切爲齏有辛味之和。菹則切四寸生淹之而已。今作菹法猶是惟莖切過細長不及寸。非古法也。繼汾官京師時嘗觀

壇

廟祭品菹菜尚皆四寸。醢醬也。有骨者謂之臡。無骨者謂之醢。醢多肉汁者謂之醓。鄭康成云。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致甀中百日則成矣。如鄭說則近時俗用肉醬臭于醬正是古人之醢。其不同者。

今人以成醬和臭肉旋作旋用。不須要雜酒麴遲之百日而成耳。案記云毋歠醢。禮云取菹擩于醢。明醢是有汁物。周官醢人惟鹿與麋稱臡。明鹿與麋無醢法。他亦不可爲臡。而非菹醢醢已下。兩兩相配。蓋所謂用醬各有所宜也。今祭祀之醢。並不去骨則名醢而實臡矣。又膊之而不成醬。醢亦無汁則近於胾而并非醢矣。經傳具存考古者尚宜詳究。

脾析豚拍

周官醢人注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案古人解牲之法。尸俎載右體。胙俎載左體。又右胖之體惟登尸俎不以充餘俎。而脅之登於俎者短脅正脅代脅皆才二骨以並。餘者因以充豆實理或然也。故康成雖存或說終義歸於豚脅。今俎實用全脅脅與肩兩無從取。僅以豕肉充之而不拘其體。然豆實皆用別豚。又惟正位十籩豆乃有脾析豚

拍各一豆。若考明牲體必用豕脅亦事之無難者。或曰。豚拍既是脅非肩何以記云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曰。此譏失禮也。而足法乎。又案周官饋食之豆。脾析蠯醢。豚拍臭醢。今有脾析豚拍而無二醢。殆有如論語所謂不得其醬者。然此自開元禮以來失之久矣。

蕭

祭時焫香所以求神於陽也。古不用香。於既薦陰厭時取蕭與脂及黍稷焫之使香氣上聞達於牆屋。故詩云取蕭祭脂。記云蕭合黍稷也。今世以香降神而闕里復於簷下置鑪以麥麩和脂焫之存祭脂之義。繼汾謂既已焫香升臭則此為複矣。似可不必定拘於古。若必欲用之則當以脂和黍稷而入以蕭。

家廟祭品

家廟四室自昔相承皆少牢俎十籩豆。後以子思子配食大成殿才八籩豆。伯魚子配食崇聖祠才四籩豆。因改家廟二世三世兩室並為八籩豆。四十三世一室為四籩豆。細尋禮意終覺未安。繹竊為

國家秩祀主於崇聖褒賢。故上自國學下逮郡縣承祭之官階級懸殊皆得以太牢從事。雖闕里本

先聖家祠主鬯者繼世孫子。既祀比黌宮不敢稍

異也。若家廟時享則宗子自奉先追孝。論祠烝嘗理宜用生者之祿。未可以儒宮之祭例之。禮自開元而後損益相因。宋元度數大旨不遠。明制果六菜蔬及脯醢各三。肉負饅頭糕各一。羹飯各一。肝一。肉各二。既無籩豆之設。復無隆殺之文。我

朝會典未著品官家廟祭制。然竊見

太廟時享籩豆十二。與開元禮正同。禮有之。降殺以兩。今宗子爵列五等階首百僚。籩豆之數正合用十。況

今制未詳欲則古爵舍開元其奚取乎。古者大羹之用本爲尸不爲神。故少牢禮不儐尸直無登。但開元禮凡籩豆用十者皆有登。家廟舊雖用十籩豆。惟正位有一登。若仍舊用十籩豆。則旁三室應各添一登。至登之應用羊清不得用牛清已具大羹條下。此不復論。

釋菜品物

釋菜本禮之最簡者。故其品物度數。於古無徵。今闕里釋菜陳四籩二豆。籩實果核。豆實菜菹。未知所始。竊謂籩豆之數自古相配。而菹與醢禮經所載各兩相比合。今以二豆配四籩。又有菹無醢。皆非也。似宜用二籩二豆。如開元禮籩豆用二者。籩則一果一脯。豆則一菹一醢。

湯麪

五月二十九日為　四十三代公誕辰。是日質明宗子具禮服率廟庭執事各官及族人等詣家廟恭奉　四十三代公及　夫人三神主致祭於詩禮堂。讀祝三獻飲福受胙如常儀。祭畢。仍返　主於家廟而退。其祭品黍稷乾實菹醢之屬悉如時享。惟無和羹。主各一鉶實以湯麪。不經之至。夫禮所以訓後世也。昔屈到嗜芰其子屈建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不以為違。生日湯餅。俗也。而可登之於俎豆乎。請主時覆以紅帛為辟塵且安主也。有司供者。相沿不察每主前陳金花各二樹。此又不待辨而知其誤者矣。

劻儀糾謬集卷下

孔子六十九代孫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繼汾敬述

論祭器

祝版　篚

供爵　坫

冪　盝

籩巾　福胙案

薦冰之具　罍洗

燭　庭燎

附論

樂器　虡業

足鼓翣相　腸

徹腸　執事官

樂舞生禮生　廟戶正身

祝版

祝版載祝辭之牘。少牢禮。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其辭也。而未聞載辭以簡。祝版之用自開元禮始。其祝版長一尺一分。廣八寸。厚二分。政和禮祝版長尺二寸。廣八寸。蓋古簡長者二尺四寸。短者半之。宋人用其短度也。今所用祝版高七寸五分。長才八寸二分。制太小而不中於度。似應依古制長尺二寸廣八寸爲是。再簡本方牘。故小者謂之策。大者謂之方。今太常祝版猶用方也。闕里祝版挫上兩角。其義未聞。以意求之。蓋示有所詘謙也。可仍左右各剡寸有二分。

篚

篚。方竹器。少牢禮。勺爵觚觶實于篚。又云。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簞亦竹器。曲禮注云。圓曰簞。方曰笥。蓋亦篚之屬也。據此則古人凡物皆有器承之。今惟帛用篚。巾則施於枷。勺則加於尊罍。而爵獨無器以貯之。錯陳於罍案。不若準古更載以篚爲安。又案聶崇義曰。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笭。又云有蓋。今帛篚長一尺九寸廣五寸六分。高二寸八分。而無蓋。亦器之不同於古者也。

供爵

供爵奠爵也。先事實酒陳之。別於獻爵。謂之供爵。今家廟儀注。預酌酒奠香案前。迎神時酌之。是卽特牲禮奠于鉶南之觶也。其從享賢儒。凡數位。或數十位。統獻三爵者。每主前預奠一爵。奠而不酌。謂之供爵。十二哲東西各六壇。共陳一案。獻爵三。陳於案之正中。供爵每位一。各陳於神主之前。嘗見設於案上兩端與中間三獻爵相配。若以爲獻爵。則已預奠。若以爲供爵。則又與神主不相當。此陳設者不詳考名義之誤

也。至於兩廡從祀先賢七十七位。先儒四十六位。凡五十六室。廡每位供爵一。乃器向弗備。每室總奠供爵一。崇聖祠配享從祀先賢先儒東西各二室。每室分獻三爵。遂不復有供爵。因陋就簡。均有未安。今通計各壇應用爵數。共用獻爵九十。大成殿正位三。四配共十有二。十二哲共六。兩廡共十八。寢殿三。崇聖祠正位共十有五。四配共六。兩從祀共六。啓聖祠三。寢殿三。家廟共十有二。后土祠三。供爵百四十有八。大成殿十二哲各一。兩廡共百二十有三。崇聖祠配享從祀共九。家廟共四。福爵四。大成殿。崇聖祠。啓聖祠。家廟。各一。凡爵二百四十有二。而廟庫見存之爵。除大成殿獻爵供爵三十有三。有雍正十年

欽頒者。又寢殿獻爵三。大成殿福爵一。已於乾隆十二年依

欽頒爵式補鑄。又家廟獻爵奠爵福爵一十有七。繼汾於乾隆三十一年別敬謹成造。合舊存各爵百四十有三。共有爵二百有一。向省供爵七十有六。凡用爵百六十有六。是以未見不足。若供爵如位全增。尚缺爵四十有五。應補足也。

坫

凡累土成臺可庋物者通謂之坫。有堂隅之坫士冠禮待于西坫南是也。有室中之坫內則士於坫一是也。有楹閒之坫明堂位崇坫康圭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是也。禮未聞有承爵之具名爲坫者今闕里有爵坫方七寸八分高一寸二分。以其半爲足面上中凹一分而圓之徑五寸七分。或以銅或以木其式如槃。雖名之爲坫實異於古所云矣。考坫之名始見於開元禮。大抵因古者兩君爲好會獻酬畢反爵於楹閒坫上而誤得此名也。其所以誤或又因世俗呼器之有物承藉者爲墊墊與坫音相同。遂附會反爵之文而以坫名此器耳。或曰射禮設豐注云設豐所以承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當是此物古圓而今方耳。考大明集禮圖坫形圓正似豆也。

冪

冪者所以覆物。爲辟塵致潔也。周官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今尊皆有冪彝獨無冪。制未備也。

蓋

蓋謂之會。禮。惟黍稷之器有會。少牢禮。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其他籩豆登鉶之屬。皆未聞有蓋。今則一切皆有之。祭品畢陳。乃以次啟蓋。設於籩豆之外。左右各以其列。如陳設之次。繼汾未出仕時。猶見如此。近年乃不復以蓋竝陳。啓會之文。著於禮經。似不可廢。凡籩豆登鉶。惟無蓋則已耳。既有之。卽不應虛置。且有司之事。惟必用之具。為不能缺。不然。則歲久年湮。其不至於散失者幾希。

籩巾

特牲記云。籩巾以綌也。纁裏。注云。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舊說云。纁裏者皆元被。鄭知其然者。據昏禮笲有巾。亦元被纁裏也。闕里舊誌禮器圖載之。而闕里實無此物。知其本無此物者。注說優尊者。是據尸言。今無尸。安用此。若云為籩覆塵。則已有蓋矣。不須更以巾覆。而舊誌不考所以然。據三禮圖圖之。臆說無徵。此亦一證。

福胙案

福胙案在拜位右南向。案上陳福爵一。胙盤一。三獻畢。鳴贊曰飲福受胙。祝進取福爵。出詣尊所酌酒奉就拜位右西面立。陳設者進取盤承胙肉。次祝後西面立。宗子升。引贊引詣福胙位跪。引贊曰飲福酒。祝跪授福爵。宗子受卒爵。復授祝。祝受虛爵興。復於案。退。引贊曰受福胙。奉胙者跪授胙。宗子受。復授奉胙者。奉胙者受興。復於案。退。宗子行三叩禮。興。引贊曰復位。祭畢。乃歸胙。案禮。旣畢祝命徹胙俎。福胙案是其遺

也。但崇聖啓聖兩祠及家廟向無此案。祝受虛爵。卽置香几上而退。奉胙者輒復以胙還加諸俎。且習見生常。於是大成殿奉胙者遂亦有加胙於俎之事。福爵無置處。猶失之小者。若夫已受之胙。還加神俎。疑於棄惠褻神。不敬大矣。烏乎可。

薦冰之具

故事。端陽常薦。每室供冰一豆。竊疑冰非豆實。古者仲春薦冰。當別有其器。嘗考之周官凌人職。春始治鑑。祭祀供冰鑑。鄭康成以漢器況之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賈公彥又以唐器況之云漢時甄。卽今之甕也。而廖百子說冰鑑。以爲上體如斗。有疏稜。鏤底如風窗。承以大盤。置食於上。設冰於盤。使寒氣通徹以禦暑。說者不同。大抵似是貯冰寒食物之具。而非薦宗廟之具也。然康成復云春始治

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則又似薦冰亦用鑑矣。古所謂鑑者。今雖不可見。要是瓦器無疑。若酌用今時陶器。或盤或盂之屬盛之。覺較豆爲得。

罍洗

罍貯水之器也。俗呼爲水尊。嘗怪其誤。及觀大明集禮有罍洗盥洗二尊。則此稱舊矣。又罍下尊也。而貯水之器禮亦名罍。則因罍名而得尊名。亦固然無足怪。惟是古者水貯於罍。斞以枓。沃以匜。洗特受棄水器耳。今盥不用匜直濯手於洗。且其形與禮圖亦不類。何必斤斤沿古名爲。大明集禮名其器曰盆。殆近之。然考明禮盥與洗爵異罍。蓋本之政和禮也。開元禮罍洗則惟有一。徵諸儀禮亦然。

燭

古者束薪爲燭。後世易之以脂。其事便。其利溥。而其種亦不一。大抵白蠟者爲上。黃蠟者次之。黃蠟有洗法。經洗後色白而膩。照物甚明。雖品不及白蠟。然遠出黃蠟上矣。聞今

壇

廟亦多用之。其次則爲柏燭。搗烏柏子取油作燭。江左江右皆有之。而今浙江衢州爲最。江北通用油燭。品又次於柏燭。然其中亦有高下。以羊油者爲最。牛油次之。麻子油亦可作燭。則又下矣。闕里祭祀不用脂燭。以黃蠟和麻油煉澆成燭。頗不禁然。風過則燭盤狼藉。又炬本太粗。模範不比他燭之圓如削成。究其所以。則由歲所常需凡千有餘斤。黃白蠟本地皆難於取辦。柏油又非江北所有。牛羊之脂疑於腥羶不敬。故自來以油和黃蠟作之。竊以爲謂蠟難取辦。則可。若謂牛羊脂必不可用。似太惑。牲用太牢。方且祭脂升臭。何獨於照饌之具。疑於羶味。而欲效釋氏之宫乎。物貴適用。不可淆以俗說。燭用羊脂殆無不可。

庭燎

庭燎植於庭以照衆者也。通幹高五尺九寸。幹首以鐵爲籠高五寸徑三寸五分實以松栢柴然之植夾階各二。周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康成云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孔穎達詩疏云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始也。注云僭天子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幷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然則今廟中所用庭燎大異古

制矣。古人尙質今世益文。凡品物制度無關於禮意者原不必泥定古名。而多爲之附會。如堂上之燈臺堂下之高照用宏利溥原未嘗更爲之緘燭而抱燋。何獨於庭燎一端區區欲存古意況已古制盡失徒令烟上樛芬燼堆階砌有近之者火星零碎落人襟袖間。故繼汾嘗謂此具直可廢。

樂器

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中和樂器一副。柷一。敔一。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六。瑟四。笙六。簫六。笛六。壎二。篪四。排簫二。乾隆三十年文蒙

欽頒鎛鐘特磬各二。今陳奏於庭。喤喤然將將然者。皆中和樂器也。其非

欽頒之器尙有楹鼓足鼓。搏拊。鼗。相。與夫舞器之羽。籥引舞之節。令樂之麾。導引部之頭管提鼓拍板頭管之制。繼汾已詳考律呂正義恭載文獻

考中。其他雖云革木一聲於五音無當。然聖人制器於律呂本原皆有所取。繼汾輯文獻考時。但據見器記其尺度。終疑揆之於義未必皆盡善也。凡足鼓鼗相之屬今大樂所無者不可得詳已。其

朝

廟樂中所有之器謹一一考錄制度尺寸於篇以備今制。且使他年器敝復修亦庶幾得所依據焉。謹

案

欽定律呂正義後編。麾黃帛爲之繡九曲雲龍。上鑲

藍帛繡紅日。日中繡中和金篆字。上繡三台星。左北斗。右南斗。闕里文廟之麾式同。而用紅帛上鑲天青帛。下於郊廟也。通長六尺二寸七分七釐五毫。上長八寸一分。(九分黃鍾之十)下長五尺四寸六分七釐五毫。(七倍半黃鍾之度)並廣一尺七分八釐六毫。(倍仲呂之度)雕龍寶蓋高五寸七分六釐。(姑洗之度)雕山水座高三寸六分四釐五毫。(半黃鍾之度)皆用木漆金。朱干長八尺一寸。(九分黃鍾之百)徑一寸一分五釐二毫。(十分姑洗之二)上飾鍍

金銅龍。長一尺九分三釐五毫。(倍半黃鍾之度)龍首曲向前四寸六分八毫。(十分姑洗之八)架高二尺五寸六分。(五倍蕤賓之度)廣一尺五寸三分六釐。(三倍蕤賓之度)漆以金。楹鼓。面徑二尺三寸四釐。(四倍姑洗之度)中徑三尺七分二釐。(面徑三之四)長三尺四寸五分七釐。(六倍姑洗之度)穿徑爲方孔。以柱貫其中而樹之趺。四足飾以卧獅。獅身長一尺七寸二分八釐。(三倍姑洗之度)兩足通長四尺八寸六分。(十倍林鍾之度)廣九寸七分二釐。(倍林鍾之度)厚一寸九分二釐。(半應鍾之度)趺上爲座以受柱。高一尺九寸二分。(五倍應鍾之度)座上圓柱二

尺四寸三分。(五倍林鍾之度)徑四寸八分六釐。(林鍾之度)圓柱之上。刻雲承鼓。縱長二尺五寸六分。(五倍蕤賓之度)廣四寸三分二釐。(南呂之度)横長一尺五寸三分六釐。(三倍蕤賓之度)廣九寸七分二釐。(倍林鍾之度)中厚四寸三分二釐。(南呂之度)柱貫鼓上出以擎蓋。上圓下方。四尺二寸三分四釐八毫。(六倍黃鍾大呂相和之度)高一尺五寸三分六釐。(三倍蕤賓之度)蒙以繡雲龍黃緞。衣蓋上壓梁四角龍頭。出角外一尺二寸九分六釐。(倍太蔟之度)中安金頂。高八寸九釐。(倍無射之度)上植金鷺。高一尺七分八釐六毫。(倍仲呂之度)長一尺九寸

四分四釐。(二倍太蔟之度)鼓面繪五綵雲龍。緣邊金釘二層。繪五綵金蓮花。鼓匡並柱趺座。皆髹以金。鼓匡兩旁各二盤龍。銜小金環四。環及四角龍頭頂上鷺口。並垂五綵旒蘇爲飾。搏拊。面徑七寸二分九釐。(黃鍾之度)長一尺四寸五分八釐。(倍黃鍾之度)腰徑九寸七分二釐。(面徑三之四)漆繪與楹鼓同。匡上施金盤龍二。銜小金環。以紅絨絛繫之。横置之趺。趺高一尺一寸五分二釐。(倍姑洗之度)長一尺三寸六分五釐二毫。(倍大呂之度)廣九寸一分二毫。(倍夷則之度)凡合樂工人掛於頸。以手擊之。節朱

漆木干。長七尺二寸九分。十倍黃鍾之度徑一寸九釐六毫。四倍黃鍾管之徑干首金龍頭。長九寸七分二釐。倍半太簇之度節旄九就。每就六寸四分八釐。太簇之度繫長五寸七分六釐。姑洗之度綏長七寸二分九釐。黃鍾之度自繫至綏通長七尺一寸三分七釐。架與麾同。闕里節旄舊用七就而無綏。繼汾謂應準今制加綏而仍七就。但減去二就。每就六寸四分八釐則太短。不稱。應卽以綏長之度爲旄長。而以旄長之度爲繫長。得通長六尺四寸八分。相去尚不遠也。羽。紅油木柄。長一尺九寸四分四釐。三倍太簇之度徑三分一釐三毫。倍半黃鍾管之徑柄用紅油。上飾金龍頭。長四寸八分六釐。林鍾之度龍口插雉羽。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四倍黃鍾之度籥。竹管紅油。六孔。內徑四分六釐八毫。五倍黃鍾管之徑通長一尺七寸五分一釐。本管倍蕤賓之度最下第一孔。距管端一尺三寸一分三釐二毫。本管倍應鍾之度第二孔。距管端一尺一寸六分七釐三毫。本管大呂之度第三孔。距管端一尺一分一釐二毫。本管夾鍾姑洗相和之度第四孔。距管端八寸七分五釐五毫。本管蕤賓之度第五孔。距管端七寸三分八釐七毫。本管南呂之度最上第

六孔。距管端五寸零五釐六毫。本管半夾鍾半姑洗相和之度拍板。用堅木六片。以黃絨紃聯之。左右各三片。長一尺一寸五分二釐。倍姑洗之度上廣二寸一分六釐。半南呂之度腰廣一寸九分二釐。半應鍾之度下廣二寸五分六釐。半蕤賓之度上下二片。中脊厚四分五釐五毫。十分夷則之一中四片。厚三分八釐四毫。十分應鍾之一

虡業

毛詩傳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正義引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飾之以鱗屬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是牙卽業上之齒也今太常栒虡虡凡三栒通高九尺飾以金上栒長一丈鐘虡之栒雕龍首上施五鸞磬虡之栒雕鳳首上施五鳳中栒下栒竝長六尺四寸中栒上有業無齒業中廣八寸兩旁廣六寸繪五彩雲龍下栒上業牙作水波狀廣三寸每栒下有金鉤各八以縣鐘磬栒端植虡兩虡高六尺四寸承之以趺長二尺四寸廣一尺高一尺趺上周圍有垣高三寸鐘虡刻木作青獅磬虡刻木爲白鳧兩虡貫以入趺栒虡竝廣三寸六分厚二寸七分旁垂五彩流蘇崇牙之制與傳注正合闕里栒虡大段與太常同所異者栒虡竝髹以朱下兩栒皆有業刻爲山形飾以青碧又誤解崇牙可以縣之說於栒之向北一面別簪橫齒以縣鐘磬致鐘磬不當

栒下加以虡制單弱不能任重植於風前全資朱繩維繫乃免傾側太常員役此教肄新樂時爲調人之論謂非正祭可且縣八鐘今乃沿爲故事雖正祭亦縣八鐘矣繼汾謂二八爲肆古之制也今去其半何以爲肆然欲律呂全編縣之非依太常尺寸制度更造新虡不可

足鼓鼗相

足鼓。與楹鼓同而無蓋。先儒說相。頗類搏拊。今形小而長。中不實糠。與搏拊不類。鼗則兩旁有耳。持柄搖之。令還自擊。與先儒之說合。闕里舊有此三器。繼汾嘗疑鼗者導也。所以導舞者。用之於登歌。似失其所。相與搏拊同用。足鼓與楹鼓同用。未必非卽楹鼓搏拊之失其制者。況皆非今中和韶樂所有。戊辰之春。

上幸魯。和碩莊親王扈從。時方領樂部。先期詣廟檢視樂器。繼汾戒司其事者。非中和樂器。卽不須陳。樂人狃於故常。不欲屛去諸器。因別置於側。莊親王見而詢焉。樂人具以故事對。莊親王入告。得

旨允竝陳如故。然至今用之。卒無有能考諸器之所由起者。嗚呼。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蓋振古如茲。不獨俗工爲然也。

牓

將釋奠。書寫官請宗子庀執事揭之於牓。前釋奠三日。隨祝帛恭送於廟。莅守牓者張奎文閣下。是日。遂誓戒。謹案牓式。宗子承祭。定列於首。分獻各官次之。監祭糾儀及他執事又各以序次之。歷來於監祭糾儀之次。卽敘衆職。承祭分獻者反居於後。惟爵帛等執事各隨承祭分獻官以祠所爲次。先後等差。似覺紊然。

徹牓

將祭之夜。執事既飭。塡牓官玆守牓者徹牓。俟祭畢焚祝帛已。塡牓官恭奉幷焚於瘞所。此禮甚無謂。若云牓上有聖賢稱謂。理宜致敬。則廟門告示。皆實貼。文當何如。且揭示執事。乃所以告宗族百司。取而等諸祝帛之例。轉非嚴敬神明之道。徹繳公府備案可也。

執事官

闕里未設執事官以前。有明禮生十人。由四氏學選孔氏生員端謹嫻禮儀者。申送公府。在廟肄習。供小祭及釋菜行香一切香帛爵之執事。釋奠。則專司正獻之祝帛香爵。自執事官設。釋奠正獻帛爵。概用執事官。小祭及釋菜。供事者有執事樂舞生。此選遂罷。廟庭執事各官。雖遴選皆嫻習禮儀之人。然自

翠華屢幸。再有事於廟庭。因得與太常員共肄儀節。故周旋奠獻。益彬彬乎可觀矣。今在職者。半其選也。繼汾謂今雖駿奔濟濟。亦以肄而益嫻。不若復明禮生一項。俾朔望常勷事俎豆閒。更於執事官內擇老成練達者。令其講肄。凡廟中一事一物。咸使之知其然。幷知其所以然。執事官有員缺。因拔其尤者應選。以示鼓勵。將見儀文益懋。美富無慚。於戲。豈不懿哉。

樂舞生禮生

樂舞生百八十六人以二人爲學長餘分七部歌部十六人琴瑟部十四人吹部四十六人擊部二十四人左舞右舞兩部各二十七人執事部三十人部各以年久藝精者二人爲教習禮生額設八十名又額外有書院禮生二十四名亦在廟庭一體供事合正額得百有四名以二人爲學長餘分三部鳴贊引贊兩部各三十人陳設相禮部四十二人亦部以年久嫻禮儀者二人爲教習今遵部議裁去額外禮生須省陳

設相禮部改用廟戶正身惟是陳設相禮等執事恐非戶丁之所能禮生閑館教肄及將事尙容有不如式豈供掃除者而可責以豆籩罇俎之事乎無已則惟有鳴贊引贊可以兼之祭時供贊唱導引祭前佐陳設事不相礙也抑更有可議者闕里樂備禮明天下郡縣學宮遠不能及而海內學者過此輒低徊不能去四仲上丁觀者叢集莫不嘖嘖稱歎以爲得到宮牆不負夙志於戲盛矣然猶周旋贊唱未免或愆於儀登歌奏拊未免或陵其節執籥秉翟未免或失

其容不能比隆國學豈肄之有未至歟由教之不得其術也國學所用係太常樂生其幼也先令習舞既長乃令學琴瑟學匏竹學戛擊其中擇喉音清徹中宮商者令之學歌凡隸其選者執一器而衆器無不精肄此樂而他樂無不能也贊禮郎亦然不徒聲清能贊唱凡讀祝及爵帛之執事隨所用無不精習故能禮樂相比無或奪倫今闕里禮樂諸生非不選自俊秀半爲讀書應考之人祭前再三習肄而樂章復於每月一再合奏無如人執一器以老其身筋骨已

老猶效蹈揚絲竹雖精罔知唱嘆鳴贊引贊不但彼此分部前殿後寢亦皆終始專承遷其地弗能爲良何足怪乎故繼汾嘗謂若欲禮樂可觀必須將禮樂諸生盡除部分各令兼習之並臻嫻熟然後有事則各奏爾能無慚美善矣

廟戶正身

謹案

會典。太常寺鋪排廚役供陳設滌除等級。先師文廟每祭用一百三十五名。皆給淨衣。以月白絹為之。闕里廟無廚役。則用廟戶正身。正身者。廟戶輪役之正戶也。廟故有百戶。今其丁有四千餘。領賦之丁。凡一千九百一十有五。在廟給役者。謂之正身。復其丁賦。其不在廟給役者。出丁賦以食正身。正身又有三。常在廟司啓閉供掃除謹巡儆者。凡十九人。遇四時釋奠牽牲舁祭品者。又百一十人。朔望及歲時常祀需二十七人。所給之役。大抵皆太常廚役之事也。但在前明撥戶之始。本擇民間俊秀身家無過子弟。令其方巾圓領在廟供事。今閱歲滋久。其品漸下。率皆田夫野服。非復當日規模。牽牲薦豆。實不足以表敬。今縱不能仍復初制。俾襴衫角帶等於士流。似可倣太常廚役。酌給淨衣。庶幾襏襫之容。可免溷樽俎閒也。

〔清〕張大翎撰

時俗喪祭便覽一卷

清鈔本

自序

喪禮六禮之一而子道之大者也其制具于三禮諸書第古今體制不同地域風尚各異故有宜于彼不宜于此宜于古不宜于今欲便時人覩覽不得不稽時俗所尚而彙輯之蓋喪祭制度乎時多所未悉又人子當呼天叩地之際痛慘昏迷靡能周匝倘有不檢終天抱恨雖百死庸以自贖乎故彙輯此書俾得藉為指模庶不致臨時周措若夫好豐者增加從儉者節省則又各隨其志好之所為而要務以稱家之有無而取適於中以合于禮斯無貽後悔而免大雅之譏焉

旹

嘉慶甲戌臘月南海鷺田氏張大翊謹識

五十登仕佐郎 從九

六十登仕郎 正九

七十修職郎 正八

八十徵仕郎 從七 儒人

九十文林郎 正七 儒人

昔夫子因樊遲以示孟孫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斯言也至矣盡矣後世風尚陵遲富室巨家生弗能養而其死也縟節浮文以相誇眩嘗嘗之賤卒其所性推甘讓旨而附身附棺缺焉弗謹於其失則均而已此吾友張君時佐喪祭便覽之所以概然有作也予閱其書頗傷煩碎要以便

於覽觀未必不少補於末俗
若夫大雅君子之所研究
大清會典讀禮通考諸書
具在固不屑屑於此也
时嘉慶歲次乙亥春三月書
於恭壽堂
順德高士釗叙

此序文乃何廣譽
賢廬宮友修卜
偶書時道光丁卯
年春三月仁浣也
附之

夫送死為當大事慎終可感人心是百王之
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然禮有合人情宜土俗
要不失乎前古之意乃可通行吾兄鷺田夙
承家學傷古道之殘缺為末俗之補苴爰輯
喪祭便覽一書凡動作儀文巨細精粗無憚
煩瑣靡弗詳盡則不但少助于會典家禮諸
書亦可使世之易而戚者不至于茫然失措
也因為之序而勸之傳
旹
嘉慶歲次乙亥春三月西田弟熊占跋書

目錄

愼終說
三喪訣
生年干支冲犯趍避訣
受死日訣 附六十花甲子
下身褲
下身裙褲
女裝棺內即用各物
訃音格式
頭司即用各物
旐制
上旐贊唱式
答被答祭約則
開祭各親友所司職事列
作佛事說
家祭所需牲醴什物列
家祭贊唱儀節 三獻禮
放水燈路燈行香燒陰宅小略
回煞日期訣 回煞時辰來去方位歌附
重喪伏喪訣
魂遊六道訣
男裝上身衣服
女裝上身衣服
男裝棺內即用各物
棺外即用各物
訃音疑式粗說
句帖格式 答帖謝帖附
銘旌式
補附七星板魂帛式
走使各職事列
吊奠賻說
餘口靈前席面各物列
家祭各親友所司職事列
家祭祝文
治喪說
山葬式
請祠后土帖式 請儀附
請點主帖式
作神主制式
告啟
虞祥禫諸祭大畧
定執事儀仗人夫单
葬山排列儀仗次序
喪服總制 內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絰各制說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
妻為家長族服之圖
外親服圖
徐健菴擬訂五父十三母服圖
斬衰三年服制
齊衰不杖期服制
齊衰三月服制
小功五月服制
葬山所需什物
分別誌銘碑表
題主欵式
祠后土祝文
點主贊唱儀節 贊詞附
墓門碑石式
改葬說
定鼓樂人夫单
妻為夫族服圖
出嫁為本族降服之圖
妻親服圖
齊衰杖期服制
齊衰五月服制
大功九月服制
緦麻三月服制

修改小功緦麻服制

擬條補遺

服上之服

喪外之喪 即聞喪之喪乃喪在外之喪也

殤服

服外之服

喪中之喪 即重喪之喪

生熟麻制辨

愼終說

夫人子事親之道生則奉養盡其愛敬死則斂葬盡哀祭則盡誠已耳方其疾子婦當躬親湯藥坐起挽扶不得專委婢僕晝夜不可離側勿生懈怠每日必齋戒沐浴焚香禱于天地祖宗訪醫調治以冀或愈若不能起而臨終時必加謹愼不可在其跟前啼哭縱情不能禁潛往別室可也至歛而數日有不明頭緒處不得已而問之其餘家事非他吩咐不可問他且戒令內外安靜毋得喧嘩愼勿在其跟前說憐其病勢苦楚等語恐觸動其憂傷驚苦之心則其臨終辛苦更百倍也可勸令萬慮放下一心正念自有神祐以安其心聽其委順大化若氣絶時拈香跪送將其身首手足安放平正諸事停當然後擗踊盡哀易服披髮徒跣各事迨沐浴梳髮務從容周致凡動屍舉棺哭擗無算然殯殮之際亦當輟哀臨視務令安固停當不可但哭而已縱有人代為臨視而哭泣喧嘩亦妨殮工心忙手亂致有錯漏必俟蓋棺方號哭本來殯殮係子女孝屬動手方合令人畏懼故請殮工代之古禮殮畢即設靈牀于柩東陳列一切被褥枕席手澤衣冠襪履之類皆如平生今人多不行祇設朝奠夕奠而已然屋宇寬大者相應如禮可也其各喪制與時俗不相宜者以下俱不詳載

回煞日期訣

甲己子午九　　乙庚丑未八　　丙辛寅申七
丁壬卯酉六　　戊癸辰戌五　　乙亥四

其訣以人之死日干支計之如死日是甲申則甲是九日申是七日合計一十六日一日是一尺魂頭一十六日便是一丈六尺魂頭蓋人臨死時魂昇于天魄降于地隨後其魂一日降回一尺其魄一日昇回一尺如丈六魂頭者待至第十六日自然魂魄合體復成人形故能立各種靈異但不過數時便尔解散不能耐久耳回煞之事自古皆有遍天下皆然第各地日期有不同耳如此處以死日干支計者别處則以首七之夕為回煞又有以三七之夕為回煞者大約鬼俗亦隨人俗若以支干計即以計至之日回魂以首七三七之夕者即以首七三夕之夕為回魂故各處回魂皆見靈驗又合魂之夕各人必要回避何也名曰回殃則有殃與死者俱來若撞見即以為犯煞最是不利至于時辰來去方位不過是道館先生做為此說不宜盡信如某日應回魂合魄其日自寅至未陽氣浸盛陰氣決難發洩必俟申酉以陰氣熾盛便隨時俱可合魂不必拘泥時辰也今將時辰訣來去方位歌并附詳載于後

回煞時辰訣 以人之死日地支計之來去約以二個時辰為度

子午卯酉日酉時來子時去
辰戌丑未日戌時來丑時去
寅申巳亥日亥時來寅時去

來去方位歌 以人之死日地支計之去即在对宫

子向北方坎 北方來 南方去　　丑未坤兑間 西南方來 東北方去
寅申從艮位 東北方來 西南方去　　卯即震東閭 東方來 西方去
辰戌東南角 東南方來 西北方去　　巳亥并乾当 西北方來 東南方去
午自離明上 南方來 北方去　　酉在正西還 西方來 東方去

三喪訣

春季辰日是三喪　　夏季未日正相當
秋季戌兮冬季丑　　喪家值此切須防

重喪伏喪訣 天之喪兮泡在巳地之喪兮他在亥故凡巳亥日俱是重日但非重喪

正月甲日是重喪　甲重庚伏正相當
二月乙重辛是伏　三月戊重己伏郎
四月丙重壬是伏　五月重丁伏癸方
六月倒輪重在己　計伏應知戊裏藏
七月庚重還甲伏　八月重辛伏乙傍
九月再當重在戊　己辰是伏不差謊
十月壬重應丙伏　子月癸重丁伏忙
丑月又輪重在己　己重戊伏切須防

喪家擇日最忌是三喪重喪其次則受死與破閉等日其餘伏喪伏日重日之類一槩無庸論矣又必以交節論之如必至立春乃是春季方算正月必至驚蟄節方算二月如三月十六是立夏則十六以後便作夏季便作四月論矣餘可類推

生年干支冲犯趋避訣

甲庚乙己是相冲
乙辛庚丙是同宗
丙壬丁癸辛丁是
戊甲戊壬己癸同

甲己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子午一冲　丑未一冲　寅申一冲
卯酉一冲　辰戌一冲　巳亥一冲

亦以人死之日論之如死日是乙酉則乙是乙上冲辛是乙下冲卯是酉冲遇有己卯辛卯年生人勿近并忌卯時如死日是庚子則甲是庚上冲丙是庚下冲午是子冲遇有甲午丙午年生人勿近并忌午時餘可類推但忌亦在入棺盖棺二時餘俱不忌正冲即上冲旁冲即下冲其餘的呼忌納音忌之類

魂遊六道訣

六道圖 佛鬼畜 人地天

其法以天地人佛鬼畜六字照圖排左右手掌中男從天順數女從佛逆行俱以其人年歲計之如男子死年是四十六歲則從天位起十歲順行地位二十人位是三十佛位是四十四十一順數到鬼四十二數到畜四十三數到天四十四到地四十五到人四十六歲數到佛字便是落在佛道如女子死是年三十五歲則從佛位起十歲逆行人位是二十地位是三十三十一到天三十二到畜三十三到鬼三十四到佛三十五歲數到人字便是落在人道餘皆仿此若計其人之命中六道則又以其人之年月日時俱要挨數仍照比男從天順數女從佛逆行數法

受死日辰訣

五月子分六月午　七月丑分八月羊（丑屬牛 未屬羊）
九月正當寅虎日　十月申猴是所將
子月卯分丑月酉（子是十一 丑十二月）　正戌二辰倒受殃（正月戌二月辰 倒中此值）
三月亥猪四月巳　日辰值此不為祥

六十花甲子列（比以便查數年歲）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乙丑	乙亥	乙酉	乙未	乙巳	乙卯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丁卯	丁丑	丁亥	丁酉	丁未	丁巳
戊辰	戊寅	戊子	戊戌	戊申	戊午
己巳	己卯	己丑	己亥	己酉	己未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庚戌	庚申
辛未	辛巳	辛卯	辛丑	辛亥	辛酉
壬申	壬午	壬辰	壬寅	壬子	壬戌
癸酉	癸未	癸巳	癸卯	癸丑	癸亥

男裝上身衣服九件 或七件十一件不等以下裡俱用素綢

白素綢紗汗衫一件

西洋布汗衫一件

宗色綢紗綿腰衲一件

白素綢紗長衫一件

香色綢紗長棉衲一件

古同綷紬棉袍一件

宗色緞夾蟒袍一件

天青綷紬棉大褂一件

天青緞夾褶服一件

下身褲五件 或七件

白素綢紗褲

白西洋布褲

香色綢紗夾褲

古同綢紗棉褲

醬色綢紗棉褲

女裝上身衣服七件 或九件十一件不等

白素綢紗汗衫

白西洋布汗衫

醬色綢紗棉腰衲

白素綢紗長衫

古同綢紗夾長衲

宗色綢紗棉長衲

天青緞棉大褂 有誥敕則縫褶服上面

下身五件 或七件

白素綢紗褲

白西洋布褲

香色綢紗棉褲

古同綢紗棉裙

宗色緞夾裙

以上紬緞以素為上如無全素間用花的亦可數日則用单至于顏色則用天青白色宗色醬色古同色茶青蟹青之類年少則用青蓮粉紅金魚紅亦可忌用大紅蓋為大吉色不可用俗說恐其鬼猛忌用藍恐敲染骨石俗說恐子孫藍縷忌用綠恐子孫衣祿不宜帶在棺內黃乃正色黑與灰嫌其色太晦

棺内即用各物

上身衣服

暖帽

方頭緞靴 加大不要氈底

腰帶

飄帶二條 即忠孝帶

香木朝珠 五品以上用

面巾 要花布合用即瞑目巾

扇插

鷄鳴枕

過腰袋 二個形如食袋

手扼

牙髮袋 無則不用

童男女灰 用紙扎男女二個燒灰將灰放在袋内即作俑之意今人不用

銀紙鏡仔 如碗口大用以護心

象笏 三條女用二條

上被 中厚棉

上好淨絲棉 約用斤半

下身褲

風領 要軟的縫在長衫上

白細棉襪 加大

襯袋

充耳 用白細加棗核大以塞耳今人不用

手巾

扇 要無字的放在主宿上面

穩枕

食袋

飯欖　麻餅　柿餅 以上三樣各四粒以小核大放在食袋内

金銀袋 二個將生金銀摺或小錠放在内

柳枝 約用五六寸葉五六片便可不宜多

七星板 今人多不用以以瀉水

定口 金珠銀珠珍珠各一粒米七粒茶葉少許

下被 中厚棉

桐油灰 春至頂熱為度約用四十斤

表補紬 或用布或用三花被亦可　　薰桶香 用小炉盛載

沙紙　　牙灰包 約用四十個以藏在四圍取其穩當

棉花 有旧棉胎亦可用藏至平穩然後蓋棺

石灰 先藏在棺底用以吸水用牙灰更妥若用石灰恐將來骨黑灰上鋪沙紙或布布上鋪衿

釣金魚線 用小紅頭繩八尺餘　　大罡錢十文 穿釣金魚線用

拘衣二條 每長四尺五寸散裝不用　　請帶二條 每長四尺五寸

田字衿 用五幅每長七尺　　田衿外帶 五條每長五尺

申字衿 用六幅中二幅長一丈二尺边四幅長六尺　　申衿外帶 七條每長五尺七即總帶 以上俱排錢尺

紅緞被 結主宿用

田衿申衿并帶四宜用白素綢紗最好其次則用上白素繭紬又其次則用上好白棉布然後結主宿方得根節主固喪事凡用數目俱是用单惟獨不用九數因九與久音仝俗嫌其久長之意有福有壽者問用亦不妨蓋緣衣服七數似嫌其少十一數或覺其多故不得已而用之然除衣服之外別事亦不宜用此數殮法有三一曰大殮二曰小殮三曰散裝用白素綢紗或用頂上白繭紬週身逐節纏縛即手指脚趾亦逐節纏縛堅固名為小殮小殮者微細殮也今人多不用若用田衿申衿結主宿者名為大殮為今人所尚故只載此若散裝則不用田衿申衿并外帶拘帶正款

不結圭宿便是散裝矣仍用絲棉為妙

女裝棺內即用各物

上身衣服　下身裙褲

香髻　香簪

香耳環　黑綢紗帕 約長四尺五寸扎頭用

鞋　膝衣

腳籠帶　水褲 男子不用如下衣不足數連此湊數亦可

其餘與男子裝棺內各物亦如有誥敕則加用

珠冠 金紙扑的　蟒服　霞佩

緞靴　香木朝珠　軟角帶

以上衣服各物不過舉中人之家言之若富者從厚貧者從薄各人自當稱家之有無酌量厚薄大約大富饒者以及好花錢好閑熱者諸事自必豎從豐厚貧者則每事從簡自不必說惟中等一槩以下之家于衣衿棺槨即雖勉強務以努力從厚其餘諸事槩從儉可也論語謂喪與其易也寧戚正與繁文縟節一切虛儀祇徒取說於生人而究無益于死者故不如失于易之為愈也至于棺槨則為先人所身受別事將來尚可弥補此事決則難弥補若一過薄將來縱富至百萬亦徒抱恨于終天已耳豈能償乎惟是從厚之中必須合禮萬勿越禮僭分一有越僭先人固不安于九泉而又取譏于識者何祟之有禮經云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之謂也故殮葬祭三事從厚之中務衍合禮為

再者棺內棺外各物二单必粘在墻上如某物有人去辦則將某物頭上用黑點如已買回則用黑圈至將殮時用大窩箕二隻一隻放上下身服被褥各物一隻載靴帽各件粘出棺內一单逐款對单點過各物齊備然後將单放在窩面至套上下衣服時必要一老成識事之人持单唱與殮工穿由內而外由单

而夾而掙穿好停當放在寫上殮時又必須持棺內單從容逐款
點唱落棺孝属等亦要觳哭臨視則自能停妥無貽後悔矣古人
其殮以時服隨其死之春夏秋冬四時而殮以應時之衣服甚合
今人唯殮以冬衣耳

棺外即用各物 男女仝

瓦香爐一個　瓦大燭枱一對
大泥碗一隻 淺的点材底灯用　小泥碗三隻 一隻点脚底灯二隻装𣎴人客菜
高身小瓦盆一個 𣎴材底灯用　小聚寶盆一個
高身黃甖仔一個 買水後留回装寿飯用　粗葵扇一把 買水用
洗身瓦盆一個 買大𣎴買水後留作七内聚宝盆用　沐浴巾
泥磚二個 頂夫脚用壓心泥一個　火磚二個
請先生開路 千祈言明價艮做完七旬約艮一元左右另酬一扙加艮二兮
壽桃八個 𣎴材底及𣎴十王用　小寶燭 約二十对

清酒 約〻七文　線香一把
溪錢 約斤零　粗錢 約二斤
雙福紅紙七〻張 封神并封送殮利市用　吽人搭棚
白本體紙五六張 封門并寫訃文謝帛用　寫燈籠 大号荔枝様艷春様手灯
白紙一刀　草紙 封各項利市用
厚悪登記部一個　祭禮登記部一個 約五十篇
支用部一個　路徑部一個 矮身一百篇派向怗用
筆數枝 略大的一枝　墨一方
瓦墨碟一隻　找錢
本色白布　水光白布
片糖 四盒用　白豆 四盒用
被頭錢 剪原被或將紅白被二張連剪數十條剪定更為简便然則用紙多少不論
報帛布 水光要花漂布俱可　請人生金銀 三七之日还
棺 要揀夫简然紋幼平実好油遇身無節净骨者為住間或有生節〻亦不妨
開工　殮工 四名
銅釘一副 或用鉄釘用火燒迸漆亦可有用蘇木牌取其不動棺内然非長久堅固之物究不如用銅鉄為住
子孫釘一枝 要銅的用五色細線縛之　棺撘一對
封送寶燭利市 錢数多少分几停　封買水利市

封送飯利市

送斧利市 用茶盃𥿄衣子孫釘片糖白豆桔柏

靈牌 高尺八寸濶一尺零八分架高四寸五排分尺

靈牌套 用白素綾面𥿄花布裡週身寫洋花金邊畫双龍牌樣

紅緞孖桌圍

辞生三牲

安座酒席

安座枱

錫香案一副 乘香案板二塊

安座五果食

銅燭剪

茶船

鑲盃

牙快

定過河衣

五色紬五色線 俗手腳釘邪問效渣店便香

火枝

烏紬帕 長四尺五寸札大牌用

椅披 椅墊 此三件俱用水步布裡

榨面紅緞被 或上舖板更住

人客酒席

安座椅

較杯 用功夫線穿

線香一把

洋琉璃 用碌碟企身机乘

蓋盅

鑲碟

鵝壺

紙大幡一栗 轎灯長班全

小生魚一條 用淺九盆載

日中所着衣服器皿什物

葵墊數張

親友坐夜飯菜餅粥等物

熟鴨蛋一隻 列示五

吹手一副

魂帛 今人不用今用魂𢃇卽此意也

執事人夫十名 肰鑼 練 銀爪 藍傘 掌扇

喪家用字數目

喪家所用字數本地外江則以生老病死苦五字計至生老字合吉福建則以生旺死絶四字計至生旺字合吉故靈牌與神主字少則用六字十一字多則用十七字廿二廿六等字至旐有多用至三十一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六等字俱合吉內十一三十一兩數祇合本地生字其餘字數外江福建本地俱合別事數目若不能兩合寧取合本地生老字亦可

訃音款式粗說

出訃音款式若能合情當理而無遺漏便妥矣如父母死用孤哀子口氣祖父母死父已没用嫡孫或長孫口氣曾祖父母死祖父已没用齊衰五月曾孫口氣子死則父出祖在則祖出媳死則舅出祖舅在則祖舅出禮蓋統于尊也妻死則夫出妾死則家長出兄弟死父已没而無姪者則用兄弟口氣出若兄弟仝居則各主其妻子之喪又父母死其長子先没祇有次子則用嫡孫口氣嫡孫没用嫡曾孫或元孫口氣庶母死用所生子口氣所生長子已没用所生長孫口氣長孫没用所生長曾孫長元孫口氣其所生長孫長曾孫等便是他的承重但庶母無重可承筆墨間當酌量用字可也切思承重是承宗廟祭祀之重則別其名曰承祀孫亦無不通究不如稱之曰承父服孫曾孫則稱之曰承祖父服曾孫則妥甚矣如用嫡曾孫口氣則其次子雖是嫡曾孫之叔公至于筆墨行款及拜跪儀註一切俱要隨着其後蓋此事以他為主所生次子於所生長孫長曾孫亦然又如母先死而乂内祖母又死父先死而乂内祖父又死則將先出訃音揭去另出祖父母的若祖考先故乂内父又故祖母先故乂内母又故則父與母俱無庸出若父在外路先故而乂内祖又故或祖母先故而乂内父在家又故則將先所出揭去另行合出一張可也又有主喪嫡子護喪叔護喪兄各種款式大約有祖父則用祖父口氣主喪無祖父則用孤哀子及承重孫曾孫口氣自無不妥毋庸瑣瑣也款段頗多不能悉筆而要務求干淨簡明當情合理者姑載數則于後以為粗式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若庶則雖壽享百齡祇合稱母不能稱妣何也蓋妣者比也比美于考之謂也嫡乃能比美于考而庶又云比美其為僭嫡也甚矣而禮經所云生曰母死曰妣者實指嫡而言非為庶而設又嫡者有一無二之謂故一繼再繼莫不是嫡其所生子莫不稱嫡子有謂再繼便作妾論之說而遍查律例家禮諸書無是明文至查請封典例上有云再繼不准加銀則可云云切思如五六品官封贈一代誥命二軸爾用若干銀只應請兩軸誥命有再繼室的便要請至三軸他便如何肯若照每軸銀若干分筭加請一軸之銀即可與一軸誥命則知再繼室非作妾論確可知矣前所不准者特為銀少耳若庶室銀雖加至數倍豈能增請半軸耶

訃音格式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分十行每行廿四字

顯考

皇清例封父林郎諱某字某號某某府君痛於某年某月某日

某時病終正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積閏享壽幾十

歲哀此訃

司書期服姪△△抆淚

齊衰五月曾孫△△抆淚稽首

齊衰期服孫△△抆淚稽首

孫　子　某△△泣血稽顙

聞

如有繼母在堂有嫡孫前哀子哀前孫子等款未嘗不通未色乚不

見大方若嫡孫哀子則用栗色单柬寫奉　繼母命稱哀有再繼

母則寫奉　再繼母命稱哀字樣粘在訃音聞字旁以便干淨明

簡至於積閏若得五十八歲便積二十三個月可寫積閏享壽六

十歲矣若得六十一歲積得二十五個閏月便算多三年可寫積

閏享壽六十四歲必至連積閏計得六十歲方可稱享壽必稱享

壽方能計積閏六十以下則稱享年平輩口氣則稱存年或行年

尊輩口氣則寫得年若用孫哀子承重孫曾口氣方用寫長姪或

次姪姪孫等司書不論蓋服斬衰者斯時當哀痛迫切之際司書

其所不暇亦所不能除此則人自可司書奚用別人或竟不用此

司書行款亦可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分九行每廿二字

顯妣

皇清敕封孺人例旌節孝某母某太孺人痛於某年某月某日某

時病終內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積閏享壽幾十歲

哀此訃

司書功服姪孫△△抆淚

齊衰期服孫△△抆淚稽首

孫　哀　子某△△泣血稽顙

聞

家門不幸塞及△△媳分八行每二十字

皇清例封孺人某氏身故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病告終寢所

溯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得年幾十歲謹此訃

聞

曾孫齊衰期服孫△△抆淚稽首

孫　哀　子△△泣　血　稽　顙

功服生某△△抆淚率男期服夫抆淚稽首

有父在則用栗色单柬寫奉嚴命治喪粘在聞字旁或用口氣寫

功服生某△△率男期服生△△仝抆淚孫期服△△抆淚稽首

曾孫哀子△△泣血稽顙若嫠婦分兩三行寫亦可未審妥否

門祢哀薄蹇及 分七行每廿一字
厶弟
皇清國學生諱某字某〻號某厶厶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
寢所遡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行年幾十歲謹此訃
聞　　護喪期服兄厶厶抆淚率姪孫子厶厶泣血稽顙
如子死用父口氣則寫門哀祢薄蹇及幾男某身故于某年某月
某日某時以病終寢所一氣寫下行款寫期服生厶厶抆淚率孫
孫子厶厶泣血稽顙一行直寫不用司書行款

某不幸蹇及 分八行每廿字加配室一氣寫下即分七行
配室 或于配室下寫某氏于厶年厶月厶日厶時病終一氣寫下亦可
皇清待贈孺人某氏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寢所遡生於某
年某月某日某時存年幾十歲謹此訃
聞
齊衰期服孫厶厶抆淚稽首
杖期夫某厶厶抆淚率男哀子厶厶泣血稽顙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分九行每二十字
生母
皇清待贈孺人某母某孺人痛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寢所
距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幾十歲哀此訃
聞
抆期衆子厶厶功服衆孫厶厶仝抆淚稽首
抆期嫡子厶厶功服嫡孫厶厶仝抆淚稽首
孤哀所生子厶厶泣血稽顙齊衰期服孫厶厶抆淚稽首
如無嫡母繼母則不用栗東寫奉　母命稱哀并不用寫所生二
字直稱孤哀子與病終內寢可也司書一行亦無庸寫

某等不孝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分九行每廿二字
所生曾祖母
皇清例封安人某母某太安人痛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內
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積閏享壽幾十歲哀此訃
聞
司書功服嫡孫厶厶功服衆孫厶厶仝抆淚
齊衰期服孫厶厶齊衰五月曾孫厶厶抆淚稽首
承祖父服曾孫厶厶孤哀子厶厶仝泣血稽顙
嫡曾孫衆曾孫與他無服不用寫

某等不孝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皇清敕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諱某某字某某號某某府君痛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病于某旅舍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幾十歲正擬扶櫬歸里就道未遑叠遭凶變復

禍延

顯祖

皇清敕封安人某母某太君痛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內寢距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積閏享壽幾十歲哀此訃

聞

期服姪某某　拭淚司書

期加五月服曾孫某某齊衰五月曾孫某某仝　拭淚稽首

在疚齊期孫某某齊衰期服孫某某仝　拭淚稽首

在疚承重孫某某　孫哀子某某仝　泣血稽顙

如報訃文或有照門外訃音寫者究不如報終不報生為合若於各親友處報訃文則恐間有訃報不週豈不受怪便將乘色單帖寫昏迷失次恕報不週八字粘在門外訃音旁邊可也

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祖妣

皇清例貤封孺人某母某太君痛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病終內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積閏享壽幾十歲處艮未週叠遭凶憫復禍延

顯考

皇清例封文林郎諱某某字某某號某某府君痛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哀痛過傷病終正寢距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幾十歲哀此附

聞

在制功服姪某某　拭淚司書

齊衰期服孫某某　拭淚稽首

孤子某承某某制某某　泣血稽顙

款格頗繁不能悉載始錄九款俾用者臨時得以借為裁酌比議之資以適于理合情當已耳假如兄弟同居各有子孫而同時死又或庶母與嫡子同居同時死而又各有子孫或祖母與嫡叔同時死祖妣則應承重孫口氣主喪嫡叔則應嫡叔之子口氣主喪祖妣是至尊嫡叔是家長已上三款六人俱應出訃音者但世俗無一門出兩訃音之理而兩人口氣又斷難合出一張漏一又不

可此其間未免大費躊躇也
喪家訃聞并各樣司書世俗每多寫長姪名蓋孝子當哀痛廹切
之時何暇自書況擗踊泣血杖而後能起又何能司書而最長之
姪必年壯能書而最親則應佐辨喪事故司書必寫最親最長之
姪名者世俗相沿比比然也如應司書者而有父母旬內喪則不
能司書其司書便要寫次姪或三姪四姪名乃可如無親姪則由
親及踈俱應帮理辨喪事故不論初從再從姪或親堂姪孫俱可
寫司書名惟是孫哀子暨承重孫曾孫口氣彼不能自書方用寫
姪等名司書如用父叔兄弟翁夫及家長口氣則彼自能司書何
用司書姪一款實孝子過哀不能自書矣非喪家必要用姪司書
也世有見用丈夫口氣之訃而亦寫姪名司書者請問是擗踊過
哀不能司書抑係從未學過書法豈不見笑之甚有說謂如兄死
弟在孝子年雖長成訃聞亦要寫護喪弟者亦有孝子雖僅週歲
既用孫子口氣便斷無庸添寫護喪弟一款此兩說俱不得中如
果孝子年屬幼齡未有知識人所共知又何防添寫護喪弟一款
如寫則寫護喪期服弟某抆淚司書可也毋庸寫司書姪一款矣

頭句即用各物列

做旐 即銘旌上下畫花板二塊

青竹 長一丈一尺或用竹尾連葉約六尺 拴在旐末亦可

請人上旐 擇頭貴好命之人

刻句帖謝帖答帖板

去紙店定印句帖謝帖答帖

栗色封套

訃音牌 約高二尺二寸活一尺一寸另架高八寸有結款則上蓋用瓦筒樣 至五旬後放出謝孝二大字

靈幙 札竹架

素珠簾綵

門口白綵門 或用綠色素紬或紙

瓦面布幔

靈前廳中門布簾

靈前扁對 扁約長四尺五高一尺八寸 對長四尺活一尺

看果五盆

裱真容

紬童男女

紬魂旛

旐袋 用赤布做內裁進子紅綠豆柘料市等物

年糕大罡錢 用双口粗夫繩穿之

金花紅扇金攢盒 此四件送上旐賓的

孝思亭 掛在靈幙橫扁上有無俱可今人不用

栗色簽 紅簽 寫生者用

鷄鬪綵 綵旁多結綵紬更好中吊綵紬花 藍白各樣

水光布軟綵

綵紬企陽各樣

天井布搠天

靈前滿堂光并掛燈

各廳掛燈

大樹雙面花瓶 二樹

靈前京果糖果十供各樣

看寶帛二盆 共一盆亦可不宜多

紬喪球 鏡仔要多大些為佳或用紙的

降箱
金銀山金銀庫
男孝衣 新京期功緦麻各樣
三樑冠 三裁衣
草鞋 麻襪
女孝衣 輕重各樣
孝裙
男女藍鞋 派銀付買奇
請人派旬帖
煮壽飯 粘米四五斗金銀器首飾煮三次少則一次
坭磚 十個煮壽飯作灶用
雲板
爵杯三隻
素桌圍
買答禮磁器 大碗 中碗
造旬酒席
酒海
上桅三牲果盒

隔萬
金銀紙徃生錢各樣
各樣孝巾
杖 父竹母木男女皆長與心齊木則上圓下方
麻腰帶 父喪則中間結成丁字男女同
麻頂蓋 頭巾 用細麻布長尺 用以束髮即孝髻
白布男女衫裙
上服利市
吽吹手
紅綠布各一尺 紅頭繩二尺煮壽飯盟用
報鼓
鶴壺一對
獻果品祭禮盆 三四個
素椅披 椅墊
飯碗 茶杯
人客酒席
藍三叉竹 燈籠用

捫白布大小拜墊 地毡 靈前大廳各一張
載壽飯粗碗 竹快子
紅燈籠仔 各女一個家中留一個
出嫁女回去各物 紅灯籠仔祖斋一席豚肉一方果品各樣
車水筒 三四個以防火燭
每夜必令走使人等執籌分班支門更或一個人支一個更或兩人支兩更週屋不時巡邏以防火燭鼠竊之虞

旬帖式 上頁分九行每廿字如銜遥長便分廿二字廿四字廿六字俱可無功名的即分七行 每廿字
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皇清某封某號某府君棄世五內分崩呼天叩地靡所逮及辱蒙
尊慈俯賜吊奠段存均感匍謝未遑茲 月 日屆當 虞之
晨薄具蔬酌敬擧
台車貴臨告次
指示喪儀伏祈
聆臨 曷勝 哀感

右疏 以下寫在下頁

上

請 寫在下頁中間其孫哀子行款俱印在下頁首頁中間印一疏字

如無衔便用通套即于顯考下接連棄世一氣寫下尊慈台車用

雙抬頭顯考指示矜臨俱单抬頭分乂行寫其餘照前謝帖其孤

哀子行欵并謝字印俱在上頁陽板答帖其孤哀子行欵并謝字

俱印在下頁陰板首頁中間俱印一素字

輓文輓詩扁對科類繁多不能錄載况親疎不同情誼各異大約

交處不深不過于人情上應酧而所輓者又不是有福有壽則所

輓詩文扁對宜倣唐皇冠冕勿近纖小若至親至故情重義深交

密世好則其輓言務要哀思攸然情義懇摯讀之必令人心摇涕

墮為妙至靈前扁對及銘旌必要用至親卑輩口氣或世好亦可

平輩次之尊輩口氣則决不宜用也輓詩輓文束而寫輓言可也

或寫祭文祝文可也但不能寫誄欠禮經云夛不誄長賤不誄貴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北之謂也

旐制

旐即銘旌以絳帛為之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

乂尺庶人六尺以粉大書置於靈座之右葬時置於棺上禮經云

銘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録之矣敬

之斯盡其道焉爾又一謂銘旌者銘其先人大功德而旌表之以

為親友羙覲近乃有旌用長至丈餘者又用顕者之名題贈於後

殊非禮制然用顯者題贈亦有數式有寫顯考某號府君有寫通

套某號某公而後用顯者姓名拜題有用顯者口氣寫某親 諱 某

字某 號 某某公而後用顯者姓名填諱者今將古式今式數則并

附于後以備採取

古銘旌式

皇清某封享壽幾十歲某號府君之柩

母則書某封某母某孺人之柩

今銘旌式 此式二十六字

皇清例封文林郎積閏享壽幾十歲顯考某號某府君之靈柩

用顯者全衔年姻家姪某〻頓首拜題

皇清例封儒林郎享年幾十有幾歲某號某公大人靈柩 此式二十二字

用顯者全衔年姻家晚生某〻頓首拜題

皇清例授文林郎揀選縣知縣某〻科鄉進士積閏享壽幾十有
幾歲老姻翁諱某〻字某〻號某〻某公大人之靈柩（此式四十六字一行直寫）
用顯者全銜年姻家姪某〻頓首拜填諱

女銘旌式（此式二十一字）
皇清敕封安人積閏享壽幾十有幾歲例旌節孝某老姻家母某
太安人之靈柩（一行直寫）
用題者全銜姻家晚生某〻拜題

年歲下或寫老年翁某號某老先生大人靈柩
買水上旋必取用水句初長時蓋水初長則積受蓋漸長漸大其
長之日長若水大滿則滿招損其長之日有限其退之日速且長
取意不美也

本月△日延家伯母初虞之辰是日
屈旄茶請
尊衔鴻題爲勝
榮寵

用紅單片照寫另用司書姓名帖
一個大吉一函隨封送去

上旋贊唱式（旋贊附）

於親友中請一人為贊禮生請一人為儐者（即拜中上旋者）將桌一張安放簷下中間設爵杯一隻攢盒一架金花紅扇全一盤又用桌一張安放靈座之右陳列爵杯一隻牲禮一副將旐用大盆乘載放在桌面盤內載糖豆栢桔等物問夜則點燭一對又將梯二張一張放在靈右幔內一張放在靈右幔外執事者一人預立梯上臨上時賓（即上旐官）捧旐盤執旐頭授一執事者執事者執旐頭繩徐放上其執內執事者將繩牽上竹架拴縛堅固上時先命奏小樂孝服人等各跪位次儐吉服拜天地酹酒然後轉身賓東儐西一長揖西執事者捧盤乘爵杯授儐儐執爵長揖賓接爵又揖畧沾唇東執事者再斟再沾唇三斟三沾唇乃接去西執事捧花紅盤授儐儐捧盤長揖賓接盆又揖東執事者接去復一揖然後贊唱上旐

贊唱　奏大樂　請大賓詣上旐所（贊唱就位）　樂止　贊旐　奏小樂
行賀旐禮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進爵　獻牲醴
興　禮畢
賓換素服于靈前上香三叩首畢儐率孝男等稽顙叩謝并謝贊禮各執事

旐贊　銘旌皇皇　壽祿綿長　錫兹祉福　後裔繁昌

又贊　奉揚銘旌　壽考且寧　典型長在　後嗣隆興

附乂星板䰟帛式 今世俗雖不用然是古制聿存其式故補載于此

乂星板

其制用板一塊長廣令棺中可容鑿為乂吼臨殮時用石灰厚鋪棺底灰上加沙紙紙上安板板上鋪褥而後入棺

䰟帛

用白生絹丈二中半摺之得六尺如一人之長俟氣絕後覆于尸上既入棺已盥手結之上出其首旁出兩耳其餘各綰結垂下為兩足之狀蓋古人衣帛依神之意也今人以䰟旛代之迨葬畢是日虞祭後即埋于屑處潔地蓋神主既成神有所依則帛不必用矣即禮記既虞埋重之義重即䰟帛也重主道也始死作重以依神待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

其式不用題考妣

某官封某姓氏字號行幾享壽幾十歲一位真䰟 左旁書生 右旁書終

答被答祭約則

時俗答被如親家用上緞被被裡豬首菓盒來者則答以菜刀一把將柄油紅富厚則用銀打刀雖金一封或[十二件]磁大碗一筒胙肉一方祭品各色如親友中紅緞被則答以雞刀金一封或[十件]磁中碗一筒或飯碗胙肉一方祭品各色上洋布被仝緞被答如粗布被則答錢鷄刀金或[三十][四十]不等磁茶盅一筒胙肉果品其餘或厚或薄臨時酌量可也有人俟答祭時一齊答被者不如預先一起答送為妥事歸畫一不致錯漏若有三兩處路途遥遠知其必來祭者則俟來祭時一俟來祭時一齊答可也至于答祭呈數厚薄則各隨人大約親家呈數折得若干宜答以紬緞疋頭大碗等物其餘親友折得若干宜答銀庶得兩便不致虧折如元數不足則磁器補之開祭每多于三旬前一二日起至三旬之日止或自三旬之日起至後一二日止或兩三日間如親友多則開至四五日不等時俗做三旬興做壽姑碗糕或崧糕油堆煮壽飯各項親友來祭併以此答之至于吊奠贊唱自有常儀人所共悉毋庸再贅若答祭禮不問多少必要挨字號次序答畢一號方至第二號手敏心閑從容在事如此祭禮雖多斷不致于錯亂也

走使各職事列

司報鼓 一名

司中門 二名

司靈前中門簾 二名

司大廳茶烟 兼酒二名

司各廳茶烟 兼酒愈多為好 已上俱要戴白帽腰白花的

傳送祭禮拜匣入內掛號一名 此人要先戴儀事白花帽的

煲茶煖酒 一名

小買辦 二名

厨子

擺枱搬菜 四五名

開祭各親友所司職事列

知客 以多為佳

贊禮二位

掛外號 兼管出帖香儀

幫掛外號 兼辦燒豬食兩盤

掛內號

寫回答帖 二位

咕價 二三四位

管銀數

管綢緞布疋 或兼管磁器

管磁器

收回祭禮 三四位

秤斬燒豬 二位

答祭檢點 每一號答完必親送拜匣出去交還原人細檢視銀錢毛頭等物齊備方可放行此人要擇誠慎小心者

遣帛兼司雲板 孝衣人一位

買辦 管厨

吊奠賻說

以禮恤喪曰吊以品物祭亡者曰奠以貨財助喪者曰賻禮記云死而不吊者三畏壓溺何謂畏自經于溝瀆又或死于污穢之類何謂壓為巖墻所壓之類何謂溺無故而死于水之類又婦人不越疆而吊人夫吊者慰也故凡吊謂吊生者哭謂哭死者與生者死者皆相識則哭畢而吊識死者而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吊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吊而不哭如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上香酹酒可耳跪拜則非禮

作佛事說

古喪禮不飲酒不茹葷不作樂不作佛事蓋以飲酒茹葷作樂皆喜樂者之事而佛事則近于異端夫作佛事者不過欲為其親懺悔而超升之也試思吾親無罪何用懺悔不幸而有罪則豈世俗之僧所能懺悔耶世俗之僧為眞有道行且高絜之士無多品行卑鄙之流則其自懺悔之不暇又安代人懺悔而更能與人超度耶人子又何忍必謂其親為有罪而請僧懺悔耶不過好繁華侈靡者藉以為熱鬧矣故作佛事愈多而面子上愈好看大約陰陽一理鬼俗亦以此為奢華有體面為(此事有確據今不暇詳載)今若有居親喪家道稍富而不為作佛事者世俗咸反譏其不孝故只得從俗為作佛事俗謂之做醮有做假三晝正三晝者有做假五晝正五晝正七晝者九皇會則做至九晝夜者如做正三晝則第一日鋪壇第二晚台匕過橋聽經第三晚散花第四晚放燄口日間則俱拜梁王水懺或十王寶懺楞嚴經各樣又多僧二位設曹官誦金剛經謂之誦曹官至燄口第三日孝眷帶領人將曹官庫錢抬至寺院燒化燒時又請僧六衆拜誦一通然後將柴乘高焚化庫錢有燒四五十觔六七十觔者有燒至一百觔百餘觔者富厚有燒四五百觔六七百觔者婦人則謂其生前有產育死後恐有血難則為之請女尼誦血湖經請男僧破地獄放燄口等事如五晝七晝則將日夜所做事故分匀拜誦是了若做第二壇醮僧家祇台匕而不過橋醮雖多而橋祇過一次道家便做一百壇俱要過仙橋常放燄口有所謂拜諸天者道人用至數十個有所謂拜四大菩薩者僧人亦用至數十個其紙札燈燭各項俱要加增齋備亦不過極陳熱鬧而已道家三元宮其拜誦事故比僧加倍若玄妙觀則其事故格外愈多要之事故雖多未免近于兒戲僧家雖簡不失其為莊嚴至若做火星醮之伙居道士則萬萬不可請矣做醮不論包食不包食主人家俱要于每日清晨擺粥一次午後擺茶一次或餅或粉茶更後拜誦畢擺茶一次至第三日是正醮上十供放生開榜主人家另要待上齋一席每僧饅頭襯錢燄口落棚後請食齋飯道家則飲酒茹葷至于全壇所需抬桌香燭齋果各項請僧家自有僧家常單道家自有道家常單女尼自有女尼常單照單辦買毋庸開載燄口之夕除燄口 棚 香燭齋果大士幽食外其燄 口 棚內所需什物俱是僧道帶齋今將燄口 靈前席面各物詳列于後

餘口靈前席面各物開列

八仙枱十六張 以桌圍一張　大滄枱布一張 要頂大的

大錫香案一副 以西花瓶一對　花果五盆 錫架全

花麵果五盆 錫架全　燒割五盆 要絲豬大滄盆裝

五獸五盆 錫架全要有唐三藏取經故事

高香机一張 上設銅宣爐　兩旁伴小机二張

百果盆一座　兩旁伴生花結成器皿二件

桂州机一度 設玉石山器　兩旁十錦机二十張 設古玩二十件

花菓圓碟十六隻 分兩條長擺　十供一副 架全

素筵一席 擺弟字樣居中　兩旁配糖果圓碟十六隻

高低机一張 上設爐瓶玩器　兩旁小香机二張 上設玩器

雙拼高擺圓碟十六隻 分兩條長擺

葷筵一席 或十六碗或節上高一條長擺

靈前鑲杯碟牙快盖盅飯湯點心各項

大洋燭六對 上用大玻璃罩全置各位　小洋燭六七對 分四隅各位

靈前大洋燭一對 要錫座不用罩

圈手椅一張 用持脚枱西桌高小案座更衣椅枕墊全

椅後屏風一架 排真用　紅羅傘一把 架全

餘口棚前放合仙枱一張奈梲數張樂師放樂器坐立用

超幽 用大士壽一席幽食三盆香衣寶燭每堂各三百六十

送附薦 用三牲香燭每位小陣箱一個衣全

送亡 用命轎一乘轎灯轎班全陣箱夫馬金銀山金銀庫各項

送聖 用三牲香燭　醮事畢

若在屋內餘口自有日中所掛之燈便于大廳後進擺餘口枱于大廳前進擺靈前席面枱若屋內窄小要在街外餘口便于門口分中一頭擺搭餘口棚一頭擺靈前席面枱是日預早叫人在瓦面札竹架挷布帳結備掛燈繩索靈位上掛素裙燈一對香案上掛有姓燈籠一對其餘兩傍掛玻璃燈明角燈炮燈各款中間之中掛大滿堂光一盞中間兩頭掛玻璃盧頭燈二盞將插脚枱二張踏起擺在門側墻傍上安大士設香燭齋幽食掛寺觀帶来之紙風燈一對

古人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而反虞始設祭爲故句内無所謂家祭蓋殮畢即設朝奠夕奠亦何時而非祭況祭者吉名也衰絰在身焉能行之故家祭之設近于世俗爲之耳而設多在反句蓋以首句爲期太早而又有上旐等事三句前要開祭二四六之句又是細句末句則遲又有葬山各事故多于五句之晨設之是日隨改書謝帋牌如不暇遲一兩日亦可

家祭所需牲醴庶羞各物列

剛鬣 即全猪　柔毛 即全羊
五燒割 或五牲五熟　五果
五果麵　葷筵一席
素筵一席　粢盛一碗 即飯
羹一碗　茶一盅
毛血一碗　冠帶一盆
帛三盆　寶一盆
大酒樽一個 有幞　爵杯四隻 香案前壹隻餘放酒樽所
祝文板一塊 有架　围碟十六隻
香燭

家祭各親友所司職事列

主祭　陪祭 庶子眾孫等
通贊一位　陪通一位
引贊一位　陪引一位
讀祝一位 或禮生或孝衣人　靈前執式二位 自此以下皆孝衣人亦宜
香案前執式二位　瘞毛血一位
司樽一位　司爵一位 人少則可攜兼之
司帛三位　司寶一位
司冠帶一位 已上除主祭陪祭外共十七人除禮生功服餘俱孝衣人爲之

家祭贊唱儀節

通 播鼓三通　啟門　序班　班齊　奏大樂　樂止　奏細樂
司事者各司其事　樂止　孝男匍匐出孝幃
引 匍匐出孝幃
通 主祭者就位　陪祭者就位　望靈舉哀　哀止　奏細樂
跪　陪祭者皆跪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陪祭者皆興　行盥洗禮 于哀止奏小樂後應行此禮其一跪三稽顙可不用
引 詣盥洗所　盥洗　淨巾　復位 是復主祭位以下皆倣此
通 樂止　逈靈　奏大樂　樂止　奏細樂　跪　陪祭者皆跪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行降靈禮于通靈禮行三跪九稽顙然後行降靈禮更合

引　詣司樽所　司樽者舉幎酌酒　詣香案前　跪　陪祭者皆跪

酹酒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復位

通　樂止　瘞毛血　奠帛五人同通堂　奏細樂　行初獻禮

引　詣酒樽所　司樽者舉幎酌酒　詣靈位前　跪

通　陪祭者皆跪

引　進爵　獻果品　獻牲醴　獻菜盛　獻帛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通　陪祭者皆興

帛三盆實一盆爵帝一盆司事者五人各持一盆唱司事者各司其事時五人就桌持盆上至香案前右邊向東立至瘞毛血後唱奠帛五人即往香案桌後直上灵位前左邊西向立若唱獻帛一次則一人捧主祭獻獻畢從田路橫行過堂至田位主從五盆俱獻畢唱各恭指燎所然後投容捧至燎所焚化望燎散班

引　詣讀祝所

通　司祝者就位

引　跪

通　陪祭者皆跪　樂止

引　俯伏讀祝文　舉哀　哀止

通　奏細樂

引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通　陪祭者皆興

引　復位

通　樂止　行亞獻禮　侑食　奏細樂

引　詣酒樽所　司樽者幎舉酌酒　詣靈位前　跪

通　陪祭者皆跪

引　進爵　獻葷筵　獻素筵　獻圍碟　獻帛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通　陪祭者皆興

引　復位

通　樂止　行終獻禮　侑食　奏細樂

引　詣酒樽所　司樽者舉幎酌酒　詣靈位前　跪

通　陪祭者就位皆跪

引　進爵　獻剛鬣　獻柔毛　獻羮食　獻茶　獻帛　獻寶

獻冠帶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通　陪祭者皆興

引　復位

通　樂止　行送靈禮　奏大樂　樂止　奏細樂　跪

陪祭者皆跪　稽顙　再稽顙　三稽顙　興　徹饌

司祝者奉祝　司寶帛者奉寶帛　司冠帶者奉冠帶

各恭詣燎所　樂止　奏樂大送灵禮行三跪九叩凡大祭祀于送灵禮行三跪九叩其餘三獻禮一跪三叩可也

引詣望燎所　跪　焚祝帛冠帶　舉哀　哀止　望燎　興
復位
通 樂止　禮畢　散班
孝男等隨即匍匐叩謝各執事是晚帶領孝服人等到各親
友門外匍匐謝吊或別晚亦可不宜過未旬外

祭考祝文

維
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日不孝男某等謹以剛鬣柔毛革筵
素筵果食圍碟香燭清酒牲醴粢盛寶帛之儀致祭于
皇清某封某銜某號某府君之靈前曰嗚呼哀哉
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痛思　府君勤儉是務慈慎性成竭畢生之憂勞無非
上以為供甘旨下以為子孫計未嘗稱豐以自奉也某等正思
從事官場以求升斗之祿勉力經營以求蠅頭微利怡養
府君之天年庶幾稍報高深于萬一也曷謂昊天不弔其奪我
府君使某等長為失怙之人耶嗚呼痛哉某等寧忍欲生為念
宗廟之祭體膚之受苟有所毀傷非所以安在天之靈而重
貽某等之不孝故忍須臾無死欲以承宗廟之祭而開百世
之傳也哀惟　府君孝友信睦禮儀廉節凡所為推重于閭
里者皆足為後世子孫法令而後奚所趨庭而受訓乎晨昏
冬夏奚所從而溫清定省乎典型雖存音容邈矣夢寐思維
慘痛無極謹當某震之晨敬備犧牲粢盛上薦馨香下伸鄙
念伏願靈其在天來格來嘗鑒此微誠錫茲祉福嗚呼

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哀哉痛哉伏惟尚　饗

又祭考祝文

曰嗚呼痛哉惟我
皇考永隔幽宾不念某等失怙零丁忽然棄世含笑長瞑哀哀
劬勞昊天澄澄欲報之德天不遐齡自今以後趨走于庭曷
聞父聲曷見父形某等自思奉養未經人子道缺不孝罪盈
每念及此慘痛難名屆當五虞敬薦香馨潔兹黍稷上獻先
靈伏惟
皇考涉降于庭憫某不孝來格來寧享此清酒鑒此微誠
皇考貽謀勤儉堪銘相戒恪守勿替典型今晨對此涕淚空零
罔極深恩負疚匪輕嗚呼痛哉無盡哀情尚
饗

祭妣祝文

維
某年歲次某ノ某月某日不孝男某等謹以某〻之儀致祭
于
皇清某封顯妣某母某太君之靈前曰嗚呼痛哉吾
母棄不孝等而去矣鞠育深恩無以圖報矣悠悠蒼天曷此其
極痛思吾　父早去　母事
先祖母以孝定省晨昏服勞奉養無少間缺敬愛如親
先祖母賴吾　母以存而　府君得以魂安于死原也迨
先祖母棄世則哭踊呼號操持喪事殯葬稱家備盡婦道至撫
畜某等惻眠乾睡濕食冷餐寒晝夜不寧歷嘗艱楚稍長則
教以禮義延師就學家道不足則針黹女工補之劬勞憂萃
比至某等於成人某等將謂冀獲微名得求
敕命以稍報吾　母之憂勞嗚呼曷謂有志未酬已遭大變吾
母竟棄不孝等而去耶節孝慈儉如此弗獲一日之享皆是某
等不孝所致痛何如耶終天抱憾又何如耶屆當其虞之晨
薄具蔬奠薦其馨香伸其哀慕伏願靈其來歸來享來嘗嗚
呼哀哉伏惟尚　饗

此舉今人雖富厚之家亦不行也蓋甚奢為之極

今人亦有扎作陰宅者不過小小而已更有扎作艇仔小船者畧具而已

放水燈路燈行香燒陰宅小畧

富厚之家而好侈靡者每於旬內夜間放水燈路燈日間則行香等事其執事儀仗雖有定制而燈亭鼓樂則無常類有將各執事頭牌旗宮燈亭傘各樣全用紙扎造成精細者亭上下二層俱點小洋燭又有將工事件全用生花結成故事又用鮮花結成水淹金山香山大賀壽八仙鬧東海孫行者大鬧天宮各樣大座景緻通盤用蘇像細衣人物花草鳥獸錯落點綴人夫每編數十人為一號每挨至七八十號人工共二千有多鼓樂用至三十餘副各親友善奉添財主者則沿途設路祭四至家中盛設筵席以款親友日間行香亦然其細碎事故難以枚舉不過粗陳大畧大約務至做為繁鬧極其奢華而後已焉噫嘻亦運而已矣至燒陰宅則于郊外擇一最空曠之地預先往人扎屋一間有頭廳大廳祖先廳後廳正間偏間書房閑廳花園廚廁亭臺樓閣俱全橫濶四五間各深四五進居然大廈一般屋內所有神樓板障屏門窓扇枱椅硯碟床鋪被褥案工玩器壁上字畫堦下花草雀鳥鷄鵝貓狗宮燈掛鏡筆墨刀尺之類所有日中應用什物一切俱全俱是用紙扎成的儼然富貴人家屋一般燒化一夕便于郊外請僧人放燄口一堂又扎紙大轎一乘轎燈轎班長隨俱全預請人將泥土或紙撲照真容做成一像頭務要顏色面貌酷肖無異然後用全身真衣袍褂靴帽長短衣服齊備如生人一般裝在轎內又將官銜姓號靈牌附載于內至超幽畢臨燒時則用執事頭鑼人夫鼓樂前導孝眷人等後隨將轎舁至陰宅內象俻又拜誦一遍然後用火焚化若燒於隆冬時務使人於山場左右前後枯草碇去淨盡恐火蔓延燒害虫蟻則傷殺生靈太多有損陰隲

此篇所陳說大约上前亦有富家曾為之者也但無為多事將此用度徒勞民傷財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之愚可概見矣

治葬說

禮記云。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于棺。反壤樹之哉。是以士庶人之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速則人子之心不忍。葬遲則親之體魄不安。故定期于不遲不速之間。其有或因家貧。或因他故。不能待至三月。者則不得已而速葬。又因事故或因外出。緣外事羈留。不能于三月內治葬者。則不得已而遲葬。今之有山地者。則多于未旬安葬。早則五旬。如無山地者。則多五旬寄庄。近則未旬。其無山地者。將棺柩暫停寄寺院。然後從容隨時覓地。且免旦夕火燭之虞。未嘗不善。但一停落此心一日懈一日。則歸土為安之事。恐不知悞至何時也。山地要擇藏風聚氣。不受陰逼、則受殺。不踏人棺頭尾。踏則陰魂不安。一則要免殺。二要免蟻。三要免水。三者皆免。便是上吉地。即乘生氣立地可也。如果真龍真脈。縱砂水上稍有未盡善處。亦不妨事。萬勿以父母骸骨居為奇貨。以為吾身并子孫日後富貴之俱。日尋月覓。不顧親骸凍餒。更聽時師催忍取公位吊發。以為房份興衰之說。則其居心豈與葬之人耶。至若改葬。古亦有之。幸勿見不興發無故由東而遷于西。明日又聽時師說此地不吉。欲地乃佳。則又由南而遷北。將親骸視為兒戲。只妄思自己興隆。如此人豈狗彘所如耶。更有一將柩寄下。便莫不關心。一若無此事者。竟不知何所謂尋山。何所謂覓地者。此等以視上之日尋遷葬者。相去寧有間耶。故人子居喪。務要速尋山地。縱不能如期而葬。亦斷不可緩過三年。稍可安穴。便不宜求全責備。蓋一葬後。體骸骨受土氣而煖。陰魂在九泉而安。生順死安。百事乃昌。夫人之發不發。在人不在山。果能盡人事以聽天。安分以守命。則有是心田。自有是福地。故必欲發者。返求諸己可也。奚用求諸家山。委諸命運也哉。

葬山所需什物

造明器 造爲車馬僕各執事奉養之,以象平生而小,謂之明者,神明之意,不必共同真,可用也,今之人不行

大舉 古喪制度甚詳,今不相宜,其有以錦爲柩衣,以彩飾竹格者,非直爲觀美,欲其親勿爲人所惡也

棺罩 以各色絲紬綉之,即以錦爲柩衣之義,下必用車架,棺上高下纓纓飄然平穩中間也

功布 用白布二尺,繫之竿上,一人持之,路有低昂,視此爲節,謂之功者,以其加工人鍛治者也,今人用一對,形如燕尾牌,謂生前有功勳于人方可用

方相 以狂夫爲之,服冠如道士,執戈揚盾以開路,有官者四目方相,無官者兩目魌頭,其引用之者,即周禮儺而逐疫之義,以衛安死者魂魄也,今士人多用

翣 以木爲之,似扇而長,古原則用雲翣、亞翣、黼翣,柩行執于兩傍夾之,蓋古人直以飾棺者也,今人多用

五谷罌 小甖五個,以茶杯大,內載粘粘各項紅豆麥粟,將此五谷和同分載,用紅綠布各方平一寸許,以紅頭繩封扎其口,分作四角中央,埋于壙中之半,切不宜遺漏

山券 其式見下,即古時買地石

神主 其式見下

過頭小寶燭 計定所過廟宇橋塔多少撥定

定旐亭 週圍以雜色綢結之

請題者祠后土 帖式儀注見下,花紅利市攢盒

定花轎鋪執事人夫

定抬棺人夫

定搭山上篷寮 抬椅

定碑石 墓門石,拜台石,界石,后土

人客酒席

路錢

主龕 紫檜的玻璃門,大小高低隨其所宜

運材火枝 約二十枝

定生花燈傘各項 有盆景

請題者點主 帖式儀注見下,花紅利市攢盒

定鼓樂人夫

定鏨山工人

石灰

女白布幃幙 今時不行

祠后土犧牲各項

先夕日晡設祖奠 祖者餞也,將其生平嗜物件做酒一席,以餞之,哭拜盡哀,跪告祝文

厥明設遣奠 遣者送也,將卯出宅,遣以送之也,仍以酒饌哭拜盡哀,跪告祝文

送犒利市 用帋封,單數

檳榔 打包

擺人客茶 糖果餅用九子盒裝

送祠后土點主花紅利市攢盒酒席

山券式

某年某月吉日某府某縣某鄉人某姓某ゝ堂憑中人某姓用時價銀若干兩足兑成員司碼買受某姓某ゝ堂吉地一塋坐在某處土名某ゝ深若干闊若干生某向某兼某發分之原前至某姓后土後至某姓墳塋左至某宅山右至某宅山四至分明即日當中丈量明白竪立界石立契交易銀契兩相交訖隨擇吉於本年某月某日奉顯考顯妣靈柩同時安葬顯考係出某房某祖第幾代孫某號祖考之幾子諱某字某號某ゝ府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終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壽幾十歲顯妣某安人係某鄉某號公之幾女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終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壽幾十歲自葬之後脉隆氣暖永無艱銘曰歸土安而神無不知先靈用妥祭掃勿弛子孫繁盛福祿攸宜

山券用四方碑石二塊合成一底一面將底之裏面揩書寫券鐫刻勻細外面刻山券二字然後以粗銅線并字形縛扎牢固俟土築過棺面之三尺放在塚中再築二三尺高亦可埋五谷罌因嫌其有五谷過深恐惹出蟻易也古人則埋于壙前專防裝掘且以為日後識驗但不僅是防盜賊蓋其有心盜掘何怕你有券無券實恐世遠年湮碑石無存日後子孫只知此是祖坟但不知是何祖開壙取券諦視自知詳細又恐日後久遠被人盜賣則買主開塚見券自然停止矣券內行數字數俱不用拘先將券內字數計過若干然後分勻便了如貧家難買碑石則買缸瓦舖之現成用瓦磚做成的行數有成定其成定的約有十行之間如行數不敷則擇其三兩行之稍闊者用好行寫可也　右無子女則只誌之寫亡妻ゝ氏係我几幾年

俗語謂山券是與鬼者之物要顛倒寫彼方能看讀且買主賣主俱要寫鬼姓名云云大約山券埋在塚中永遠此將真名亦決不宜寫宜寫某定或寫某姓某堂似更妥當

分別誌銘碑表

古人有勲德刻銘鐘鼎至薦叙學行履歷勲業則刻碑表若誌銘祇述爵里名系生卒而已自南宋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銘以其素俗無銘表故以記行自此遂相祖習故今人代人作墓誌遂暢意德學恣叙功勲儼如行述一般殊非體制蓋古之誌銘即今之山券但誌畧而券詳矣券者契也故與買契相彷彿所有買主姓名山墳坐向深闊四至價銀多寡以及安葬日期名系爵里考妣生終年壽銘贊一暨俱詳叙無遺較之誌石為加妥焉

告啟期於親族僚友

謹詹某月某日奉

先考靈柩安葬於某處土名某〻某時發引肅此預

聞

謹詹某月某日奉

先考靈柩往某城門外某禪院停寄某時發引肅此預

聞

若寄庄則竟中間一行寫詹本月某日某時發引亦可用素色單

帖寫粘在旬帖內 如無旬帖用素色折束分四行寫于上頁下頁寫孫子行款外面上頁寫一素字或嚴期二字用紅發生頭素封簡用不用亦可

請祠后土帖式 用素色全帖中用引脚紅签寫題者行款素封套外面亦用紅签寫生頭

謹詮某月某日扶

顕考靈柩某處安葬敬攀

台車賁臨塋次借光

祀典

增賁泉壤伏冀

俯俞曷勝哀感

右 啟 以下寫在下頁大德望一行用紅签粘中如葬在大祥禫祭之後宜改書治葬緦服子〻頂首拜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大人門下　孫子某〻泣血稽顙拜 此寫在下頁边

祠后土祝文

維

某年歲次干支某月朔越祭日干支某官某〻謹以犧牲粢

盛清酌脯醢香寳燭帛之儀敬致祭于

本山土地之神而昭告之曰今為某官某人卜此佳城定兹幽宅

伏願

神其保佑永無後艱

澤惠融洽魂隨往還脉隆氣暖存殁安閑子孫榮盛億萬年間

尚

饗

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行之似乎有僭今擬改后土氏為本山

土地之神又以凶服非所以交于神明故延賓一人吉服北向祭

盖以祖父母考妣形魂托于此也故設祭以定之若請祠后土者

則托親友通言致意俟其已允孝子麻衣孝巾親登其堂致帖再

拜而退不必定見主人不用衰冕者亦以凶服不便入于人家吉

門也至祭時用黃紙書本山土地之神位設廠幄于墓左南向若

限于地則隨山之坐向亦可或用布帳設案桌〻圍爵杯浣盆脫

巾香燭猪羊各牲醴寳帛等物于親友中擇一人吉服如上執儀

注奏樂林中然後賛唱行三獻禮如家道中等則減去猪羊所行

一獻禮仍讀祝文若貧者於孝眷中擇一人香燭寶拜之可也若寄庄亦要擇一人先用寶燭拜佛并拜本庄土地乃可

作神主制式

所以用主者神無依憑孝子所以繼心也作主之法用梓木或栗木為之古制趺方四寸象四時高一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之額而判之居前一居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書官爵姓名行合之置於趺身出趺上一尺零八分并趺共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今制身高八寸半週通每個週通文析排錢尺實高七寸六分半闊一寸半厚八分內座高八分方平闊二寸陷中長四寸闊八分雖高矮大小俱有而比長度為多陷中即底內之地以上俱排錢尺如用栗木面底之山紋俱要合字數亦有用栢香為之

題主欵式

古人必葬而後題主者形歸于土而後依神於木主禮所謂送行而往迎精而返是也題之法以漆和水調鉛粉塗之勿用明油其前以書屬稱傍題主使之名加增及易也則滌而書之外改中不改題時先題陷中次題粉面古人唯命子弟善書者書服題之後便無另有點主之事乃今世上處父必先請一善書而貴者預先書定只存王字留一點然後另延大賓點之令時俗點主法在墓則於別廠正中設公案左邊設靈座盥洗所在寺院亦然在家則不用靈座另設公案上設硯行狀蒼筒新筆二枝墨清水硃砂出許生蓋一圍桌圍椅披紅傘掌扇執事紅白氈各一然後奏樂贊唱

兩旁 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顯考陷中 某號顯考延某號祖考之戢子已配顯妣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安葬某處某山某坐某向某兼某某敬分之原

兩旁 終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外祖兩旁仍書生終字樣

顯妣陷中 顯妣延某鄉某號某外祖之戢女某號府君之原配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安葬某處某山某坐某向某兼某某敬分之原

合葬陷中 顯考延某號祖考之戢子已配顯妣某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奉柩暨顯妣柩合葬于某處某山某坐某向某兼某某敬分之原

主面

皇清某封顯考某號某府君 妣某母某安人之神王

、皇字俱寫在額上

主面

皇清某封顯考諱某字某號某某府君神王 男某某奉祀

請顯者點主帖式 請侯同請祠后土例

謹詹某月某日肅治几筵

恭棨

台車貴臨鑒次借重 又內在家點則書貴臨階次三年四則書大賓就孝舍

鴻題

榮光宗祐伏冀 宗祐之祐音石廟中藏木主石室也

俯俞曷勝哀感 以上在上頁分六行寫

右啟 以下在下頁

上

大德望某翁某老先生大人門下

孤子某泣血稽顙拜

如某在禫服外孫子改書治某緦服子某頓首拜方合

點主贊唱儀節 贊語附

陳設公案執事各項用贊禮生二位執事左右各一先仍於親友

中擇一人吉服拜中如上旒注

啟鼓　啟門　奏大樂　樂止　奏細樂　贊堂

請大賓陞堂（於皂隸一人打發高唱請大賓陞堂賓乃出立椅左）　詣盥洗所　盥洗　淨巾

復位　樂止　奏大樂　孝男請主出櫝朝東跪（朝東跪在公案右紅毡上）

詣點主所　潤墨筆（右執事者潤墨筆授賓）　點主　潤硃筆（右執事者潤硃筆授賓）

樂止　贊主蓋紅（孝服一人預至賓後接筆）　奏大樂　孝男請主返櫝

詣靈位前行賀主禮　樂止　奏細樂　上香　跪　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興　平身　奏大樂　復公座　禮畢

退堂散班

退堂散班孝男匍匐謝賓并謝各執事者

點主贊語　日出東方　一點豪光　千秋奉祀　子孫繁昌

又贊　硃點輝煌　神所依藏　享祀不忒　後祿綿長

又贊　霞彩發豪光　金花伴兩傍

又贊　硃筆加一點　後嗣福無疆

又贊　一点發豪光　生氣在東方

又贊　子孫開億兆　福祿壽綿長

又贊　金花光射彩如虹　朕照東方一点紅

百世榮華長享祀　子孫福祿壽攸同

墓碑石式

此式用碑石藏在墓門石内的即墓誌小畧

顯考廼〻州〻府〻縣〻司〻堡第幾翁系出〻房〻祖第幾代孫某號祖考之幾子也居〻鄉配妣〻孺人于〻年〻月〻日卒柩安葬于〻處土名〻坐〻向〻兼〻幾分之原

皇清某封顯考（許）某〻字某〻（號）某〻某公府君之墓

祀男〻〻孫〻曾孫〻〻仝立石

又式 此式是光石一𥓓的

皇清某封顯考某號某府君
妣某母某安人合墓

祀男〻〻孫〻〻仝立石

反哭虞祭暨祥禫諸祭大畧

反哭 謂既反而哭也主人以下奉靈車徐行哭即禮所謂孝子往如慕反如疑念親之在彼求之不可得見而哀之也故古禮親友復來吊至家望門即哭奉親主置於靈座哭拜盡哀有莫吊者拜之如初期功以下可以飲酒食肉惟不與宴樂

虞祭 虞安也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而返虞始設祭爲此哀奠節目稍備盖魂歸於土而神氣則無所不知故彷徨三祭於殯宮以安之也古禮日中而虞若墓遠則初虞便於所館行之不可出是日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設靈座陳器具饌贊唱行三獻禮讀祝祭畢埋魂帛于屏處潔地罷朝夕奠或朝夕猶上食亦可亦見人子不忍忘親之心也

再虞 遇柔日再虞以乙丁巳辛癸五陰干日爲柔日柔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也儀如初虞

三虞 遇剛日三虞以甲丙戊庚壬五陽干日爲剛日剛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儀如初虞盖禮告終成其虞祭祀之謂

也自虞祭至祥禫諸祭皆用吉儀

卒哭

三虞之後遇剛日設卒哭之祭謂之卒者始則朝夕之間哀至便哭至此祭而止也盖情無窮而哀有節禮所謂卒哭以成事也儀仝虞祭主人兄弟疏食飲水不食菜菓寢席枕木

祔

卒哭之明日而為祔祭祔猶屬也父則祔於父之祖考母則祔于祖妣妾則祔于妾祖姑以孫祔于祖者盖為孫與祖同昭穆故以孫連屬於祖也質明陳器具饌于祠堂主人以下聚哭於靈座前盡哀如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設父位在其東西向如祔母止設祖妣及母位而已盖卑不敢援尊也乃奉新主詣祠就座儀仝虞祭酹酒三獻焚祝辭神送曾祖考妣神主歸櫝仍奉新主返靈座此是暫祔至大祥日始長入祠祀享也三虞之後而卒哭卒哭之後而卽祔者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歸依也

小祥

祥祭名謂之祥者以暫從吉之義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個月卽初忌也主人以下各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練服儀同虞祭祭畢男除首絰負版領衰婦除腰絰始食菜菓應服期者改吉服

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廿五個月卽第二忌晨也前期一日告期於祠堂約行一獻禮請家主出櫝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塗以粉候干其親盡者用紙裹之暫置椊上盖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先日父主祀則高祖是四代今子主祀則高祖是五代故當考之大祥禮當還祔世次遞遷改題神主擇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為高祖考妣改祖考妣為曾祖考妣改考妣為祖考妣改畢奉主遞遷而虛末一龕以俟新主焚祝辭神厥明奉新主入祠是為神也安神主陳器具饌合祭于祠堂孝眷俱是吉服序立奠拜贊唱讀祝如時祭儀禮畢設靈座所有喪用各物俱於門外焚之謂之除服也然後擇日設親盡位陳器具饌祭常儀祭畢以盤奉遷主送至其墓側埋之四拜而返

禫

禫祭名澹然平安之意也大祥之後中月而禫自喪至此不計閏月凡二十七個月又古人凡期喪皆有禫禮雜記曰期之喪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近世乃皆小祥除服矣
禫祭擇日質明詣祠奉主歸正寢儀同虞祭仍哭盡哀送主返
祠不哭飲酒食肉復寢未葬主喪者不除服至葬時前期緦服
三月葬日仍服斬衰答謝書帖治喪緦服子某〻頓首拜五服
親仍服其服送葬

忌日

死之忌日為遠諱之晨質明主人以下縞冠素裳詣祠請主出
就正寢儀仝時祭去飲福受胙讀祝後仍如舉哀哀止二句古
人每祭必有祝欠其初虞祝辞曰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
寐哀慕不寧謹以清酌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其後再虞三
虞卒哭小祥并仝但再虞祝文改祫事為虞事三虞卒哭俱云
哀薦成事祔祭則云哀薦祔事小祥則云薦此常事大祥則云
祔事已成天叙攸定先靈既妥後祀永昌禫祭則云禫祭有期
追遠無及謹以某〻祇薦禫事忌祭則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
追遠感時昊天罔極云〻詞雖簡易祭必有祝也

自虞祭至此皆近時所不行又家禮禮經所詳載故俱粗陳大畧
耳至聞喪奔喪返葬亦皆家禮諸書詳載易考并無庸再贅令人
所行惟於七旬之外則做百日之晨暨小祥大祥生晨死忌而已

改葬說

改葬之事古亦有之但為律例所禁大干法紀如必不得已而改
葬亦必要具事因開於官候批允乃可行方無後之不虞之患也
按經有五當改一曰塚無故自陷二曰塚上草木枯死三曰家有
淫亂風聲四曰男女忤逆顛狂刼盜刑傷五曰人口六畜死絕田
蠶家產耗散官事不息有此五者當議改改時前期緦服三月蓋
以行將見視尸柩不可無服故仍緦服三月而除之前期擇日詣
祠出主設饌行時祭儀跪告祝詞葬日不用服斬五服親亦毋庸
各服其服

定花輪舖執事人夫

高照四對
香亭一座
方亭九座
敕亭一座 全用黃細結成人夫八名
綵細燈八對
宮燈八對
長旛二對
鑼三度 內腊鑼一度
頭牌
侍衛六名 內紅棍一對
鞭練各一對
龍頭一對
竹拖木板各一對
金爪一對
提籠一對 自有
旗亭 用綵色細結成人夫四名
雲一對 自办

彩旗七度 內生花的一度
真亭一座
亭座六座
主轎一乘
花燈砲燈明角燈 共人夫廿四名
裙燈一對
排旛二對
旗四對 清道廻避飛龍飛虎各一
紅傘藍傘花傘各一柄
吊牌三對 桌花滿角粉棍各一
吊爐二對
劊子手四名
棍棍一對
掌扇一把
大壯四名
功布一對 自办
棺罩 用綵色細結成

方相架一個 人夫四名　頭人十名
已上除頭牌外連頭人共人夫弍百肆拾捌名

定鼓樂人夫

頭號四名 白衣帽　大樂三副 每六名白衣帽
細樂三副 內童子一副每八名俱素袍帽　十番三副 內童子二副每八名俱素袍帽
海笛二副 內童子一副每八名俱素袍帽
已上共人夫八十六名 計十一副

英山排列執事儀仗次序

高照二對　頭號四名
旗四對　旗鑼一度
頭牌　方相一員
彩旗一度　大樂六名
長旛二對　香亭一座
宮燈二對　五果亭
五麵亭　宮燈二對
細樂一副　燒割亭

五獸亭
十番一副
百果亭
砲燈一堂
大師八位
童子海笛一副
生花燈一對
生花燈一對
細樂一副
糖果圍碟亭
彩旗一度
明角燈一堂
道觀高照
磬經亭
旗鑼一度
紬燈四對
紅傘一把
練一對

彩旗一度
明角燈一堂四個
禪堂高照
經磬亭
生花彩旗一度
生花羅傘一把
生花盆景一座
生花盆景一座
宮燈二對
輦圍碟亭
童子十番一副
百花亭
砲燈一堂
羽師八位
大樂六名
冠帶亭
鞭一對
紅棍一對

侍衛四名
彩旗一度
生花燈一對
生花燈一對
彩旗一度
宮燈二對
輦筵亭
藍傘一把
劊子手四名
木板一對
吊牌三對
掌扇一把
彩旗一度
綵紬燈四對
排播二對
真亭
提籠一對
吊爐一對

敕書亭
海笛一副
生花盆景一座
生花盆景一座
童子細樂一副
素筵亭
腰鑼一度
龍頭一對
竹拖一對
樵棍一對
金瓜一對
旐亭
童子十番一副
小侍者四位俊俏沙彌同高矮者為之用盆本塵拂念珠鉢盂宣炉各一件
吊爐一對
文壯四名
裙燈一對
主轎

大樂六名　　功布一對

翣一對　　棺上用罩下用車孝子執翣前引

如有親友所送砲燈蓆燈排播軟額各項則酌量添上可也

其孝服人等則分伴香亭真亭

喪服総制

喪必有服所以為至痛飾也故曰戚容稱其服其五服之輕重年月之等差一以恩之厚薄為隆殺然皆法乎天道焉喪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本之五世親疎之分而制其等級禮心生所不能自已者爾按喪服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為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為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為之服如婦為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乎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為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已嫁為父母服齊衰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降期之類是也服制本於以情酌理非以四等別其輕重也

斬衰三年

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斬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哀極痛甚之義衣裳皆用極粗生麻布為之旁及下邊皆不縫至負版辟領心哀冠袵并裳制其制度尺寸俱見於家禮諸書而其制人皆久廢不行無庸附載今之三載衣古無名文大約即古之負版辟領心衰之類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爲父苴杖者苴黧黑色表至痛色慘也又以父為子之天竹圓象天子為父哀痛亦如竹之貫四時而不變也為母桐杖者桐全也內心同桐乎父其外無節象無二尊屈于父也削之上圓下方者取母象乎地也然其根皆在下竹桐一也所以用杖者孝子哭泣無算身體羸病扶杖方能起也其長各齊心杖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矮以心為斷古禮唯父服暨承重祖父曾祖父服方得斬衰母服亦齊衰三年而已蓋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父母雖敵體而敵體之中有尊卑父天母地天尊地卑故不敢以地并于天也今制服三年者俱斬衰惟杖由分竹木也

墨衰古人居喪惟閉門守制絕不與外事或間有大事不得已而出如臨戎主祭之類則御墨衰蓋即隨其斬齊功緦等粗細之麻染墨色而為衰也若服斬衰者其旁及下邊仍不可縫焉馬褂長衫袍褂亦然

齊衰 杖期 不杖期 五月 三月

今制無齊衰三年凡齊衰服制俱仝斬衰古曰疏衰疏粗也蓋少殺於斬也凡布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升齊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服有正有義有降故同一衰而有分三等者其數蓋不同也齊縫也用次等粗生麻布為之縫旁及下邊餘同斬衰但齊衰升數不同而月數又異有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分者何也將以明服之輕重視恩之厚薄而以次殺焉者也蓋高曾祖父母與繼父之尊異於常親故服之月數為之降而服制不降者不敢以卑者之服為尊者服故曰又高曾雖漸疎遠但為本所原一脉而來故月雖通降而服仍為齊焉若父在母先歿今人仍有齊衰三年者蓋禮記於尊不敢以地並乎天也

大功九月

大功者以布之用功粗大之名也斬衰皆不言布與功者以其哀痛之極未可舉布以為言大功為服漸輕則可以言矣衣用粗熟麻布為之無負版辟領餘制同齊衰

小功五月

小功者其布用功細小者自大功而降衣用稍粗熟麻為之餘制同齊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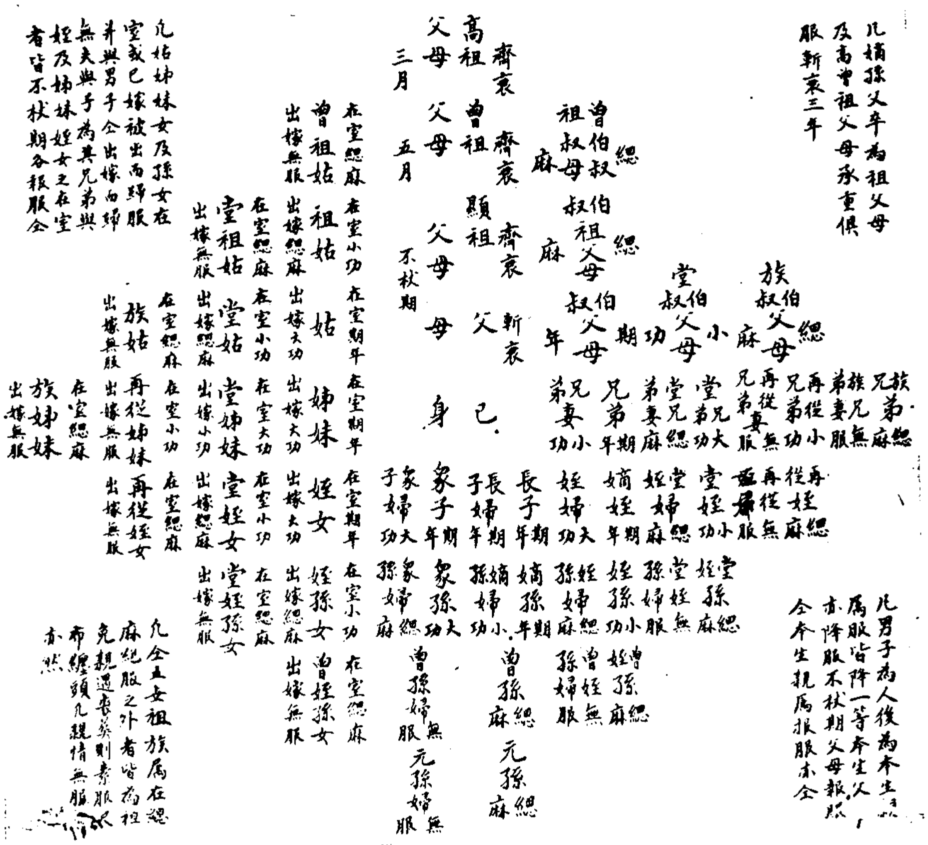
緦麻三月

緦麻者鍛治其縷細如絲也衣用稍細熟麻布為之餘制同齊衰此五服內極輕者也

袒免

袒謂袒去上服免以尺布括髮乃喪服之極輕者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者皆為袒免親遇喪葬則素冠白袍腰間勒帛至首絰腰絰即今之頭帛腰帛但古制別服輕重以麻分之凡禮到親友處吊奠視殮送葬等事則是臨喪必應勒腰帛若至親至故及父之執友等并應繫頭帛方合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



妻為夫族服圖

夫為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承重者并從夫服

夫為人後為本生舅姑服大功為夫之本生親屬服皆降一等

- 夫高祖父母 緦麻
- 夫曾祖父母 緦麻
- 夫祖父母 大功
- 舅姑 斬衰三年
- 妻為夫 斬衰三年
- 夫為妻 齊衰杖期 父母在不杖期
- 長子 期年
- 長子婦 期年
- 衆子 期年
- 衆子婦 大功
- 孫 大功
- 孫婦 緦麻
- 曾孫 緦麻
- 曾孫婦 無服
- 元孫 緦麻
- 元孫婦 無服
- 夫曾伯叔祖父母 無服
- 夫伯叔祖父母 緦麻
- 夫族伯叔祖父母 無服
- 夫伯叔父母 大功
-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
- 夫族伯叔父母 無服
- 夫兄弟及妻 小功
- 夫堂兄弟及妻 緦麻
- 夫再從兄弟 無服
- 夫族兄弟 無服
- 夫姪 期年
- 夫姪婦 大功
- 夫堂姪 小功
- 夫堂姪婦 緦麻
- 夫再從姪 無服
- 夫姪孫 小功
- 夫姪孫婦 緦麻
- 夫堂姪孫 緦麻
- 夫曾姪孫 緦麻
- 夫曾祖姑 無服
- 夫祖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夫堂祖姑 無服
- 夫親姑 小功
- 夫堂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夫族姑 無服
- 夫姊妹 小功
- 夫堂姊妹 緦麻
- 夫再從姊妹 無服
- 夫族姊妹 無服
- 夫姪女 在室期年 出嫁大功
- 夫堂姪女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夫再從姪女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夫姪孫女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 夫堂姪孫女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 夫曾姪孫女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妻為家長族服之圖

妾無子女者作婢論彼此俱無服

- 家長祖父母 小功 修改
- 家長父母 齊衰不杖期
- 家長 斬衰三年
- 正妻 齊衰不杖期
- 家長衆子 大功
- 家長衆子 期年
- 家長嫡長子 期年
- 為其子 期年
- 為其婦 大功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之圖

高祖父母 齊衰 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 五月
祖父母 齊衰 不杖期
祖兄弟 緦麻
祖姊妹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父母 齊衰 不杖期
伯叔父母 大功
父堂兄弟 緦麻
父姊妹 在室大功 出嫁小功
父堂姊妹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己身
兄弟 大功
堂兄弟 小功
姊妹 在室大功 出嫁小功
堂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兄弟子 大功
堂姪 緦麻
兄弟女 在室大功 出嫁小功
堂姪女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外親服圖

妻為夫外親服皆降一等

母之祖父母 無服
母之兄弟 小功
外祖父母 小功
母之姊妹 小功
堂舅之子 無服
母舅之子 緦麻
己身
兩姨之子 緦麻
堂姨之子 無服
舅之孫 無服
姑之子 緦麻
姨之孫 無服
姑之孫 無服

妻親服圖

妻祖父母 無服
妻伯叔 無服
妻父母 緦麻
妻之姑 無服
妻兄弟 無服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妻姊妹 無服
妻兄弟子 無服
女之子女 無服
妻姊妹子 無服
女之孫 無服

徐健菴擬訂五父十三母服之圖

全居繼父 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孫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齊衰不杖期 兩有大功親謂繼父有子孫己身有伯叔兄弟之類 齊衰三月
所後父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 斬衰三年
父 斬衰三年
本生父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 齊衰不杖期
不全居繼父 先曾與繼父全居今不全居者 齊衰三月 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全居者 無服

所後母 為人後者為所後母
嫡母 妻生子女稱父之正妻
母 斬衰三年
繼母 父娶之後妻全親母
本生母 為人後者為本生母

養母 斬衰三年 過房與人謂過外房或與別姓人為後之類若謂與不親房則與所後母何異此則謂自幼過房與人
慈母 斬衰三年 謂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準嫡子亦然
生母 斬衰三年 庶子為所生母雖嫡母在亦然 父與嫡母在應擬齊衰三年
庶母 齊衰杖期 嫡子衆子為父有子女之妾
改嫁繼母 齊衰不杖期 謂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
嫁母 齊衰杖期 謂親母因父死再嫁者
出母 齊衰杖期 謂親母被父出者 古制父在無服
乳母 緦麻 即奶母 律例謂乳母是父之妾乳哺者豈不與慈母仝大約仰頗皆之奶母是也

斬衰三年 用粗生麻布為之不縫傍及下邊古制首絰腰絰用生麻屨用管草或粗麻為之

子為父母女在室并已許嫁者及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仝子之妻仝

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子之妻仝 繼母父之後妻慈母因親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過房是過外房或別姓之類

庶子為嫡母為所生母庶子之妻仝 雖嫡母在為生母亦服斬衰仝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為人後者之妻仝 是為過嗣本房伯叔之承嗣父母

嫡孫為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承重者嫡孫之妻仝

妻為夫妾為家長

齊衰杖期 用稍粗生麻布為之縫傍及下邊杖用桐木削之上圓下方首絰腰絰屨同不杖期

嫡子衆子為庶母嫡子衆子之妻仝 庶母父之妾有子女者如無子女不得以母稱矣

子為嫁母 親生母父亡而改嫁者

子為出母 親生母為父所出者 禮曰不伋也妻是不為白母故古制出母無服今制服杖期

夫為妻 父母在不杖期

嫡孫祖在為祖母承重

齊衰不杖期 服制仝杖期五月三月仝首絰腰絰用無子麻屨用蒲草或麻為之五月三月仝

祖為嫡孫

父為嫡長子并嫡長子之妻及衆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

繼母為長子衆子

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者為改嫁繼母

姪為親伯叔父母及親姑姊妹之在室者

為己之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與女在室者

孫為祖父母孫女在室出嫁仝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 本生父母報服仝

女出嫁為父母為祖父母仝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及姪與姊妹姪女之在室者 其兄弟姊妹姪及姪女報服仝

女適人為兄弟之　為父後者

婦為夫之親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妾為家長父祖及家長正妻仝

妾為家長之長子衆子及所生子

為同居繼父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齊衰五月

曾孫為曾祖父母曾孫女在室出嫁同

齊衰三月

元孫為高祖父母元孫女在室出嫁仝

為仝居繼父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為繼父先曾仝居今不仝居者（自來不曾仝居者無服）

大功九月（衣用粗熟麻布為之古制首絰腰絰用無子麻帶屨用麻絕或用布為之）

祖為衆孫及孫女在室仝（擬應孫女在室出嫁仝）

祖母為嫡孫衆孫（擬應添上孫女在室出嫁同）

父母為衆子婦及女已出嫁者

伯叔父母為姪婦及姪女已出嫁者

婦為夫之祖父母及夫之伯叔父母

為人後者為兄弟及姑姊妹之在室者（既為人後則本生親屬皆降服一等本生親屬報服仝）

夫為人後其妻為其本生父母

為己之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即伯叔之子女也）

為姑及親姊妹之已出嫁者

為己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出嫁女為本宗伯叔父母

出嫁女為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出嫁女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小功五月（用稍粗熟麻布為之古制首絰用牡麻腰絰用熟麻布屨用古屨無絇者或以粗白布為之）

為伯叔父母（即祖之兄弟）

為堂伯叔父母（父之堂兄弟）

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為同堂姊妹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祖姑之在室者（即祖之親姊妹）

為堂姑之在室者（即父之堂姊妹）

為兄弟之妻

祖為嫡孫婦（嫡孫承重嫡孫婦亦服斬祖報以小功祖母更報以緦麻此兩條疑擬太輕）

為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為外祖父母（即母之父母）

為母之兄弟姊妹 母兄弟即舅父母姊妹即姨母
為外甥及外甥女在室者 即姊妹之子女
婦為夫姪孫及姪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 在室出嫁仝夫之姑及姊妹報服亦仝
婦為夫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出嫁女為本宗堂兄弟及堂姊妹之在室者
出嫁女為親姊妹之已出嫁者
為人後者為其姑及姊妹已出嫁者

緦麻三月

用稍細熟麻布為之言剝其麻服絰俱用熟麻履用細白布為之今人自期功以下皆藍鞋而已

祖為衆孫婦
高祖父母為元孫及元孫女在室出嫁仝
曾祖父母為曾孫及曾孫女在室出嫁仝
祖母為嫡孫衆孫婦
為乳母 即乳哺之奶母
為曾伯叔父母 即曾祖之兄弟
為族伯叔父母 即父之再從兄弟
為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 即己之三從兄弟

為曾祖姑在室者 即曾祖之姊妹
為族祖姑在室者 即祖之仝同堂姊妹
為族姑在室者 即父之再從姊妹
為族伯叔祖父母 即祖之仝堂姊妹
為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在室者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為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為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祖姑及堂姑及己之再從姊妹出嫁 祖姑即祖之姊妹堂姑即父之堂姊妹
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為姑之子 父姊妹之子也
為舅之子 即母兄弟之子也
為兩姨兄弟 即母姊妹之子也
為妻之父母 妻亡而別娶亦仝妻之生母仝 按家禮妻之親母雖嫁及出猶服律例不載
為婿
為外孫男女仝 即女之子女
為兄弟孫之妻 即姪孫婦
為同堂兄弟子之妻 即堂姪婦

為同堂兄弟之妻

婦為夫高曾祖父母

婦為夫之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

婦為夫之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 夫之堂姑即伯叔祖父母所生也

婦為夫之同堂兄弟姊妹及堂兄弟之妻

婦為夫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仝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

婦為夫同堂姪婦 即堂兄弟子之妻

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婦為夫姪孫婦

婦為夫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婦為夫兄弟之曾孫曾孫女仝

婦為夫之小功服外姻親屬

女出嫁為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

女出嫁為本宗仝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

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女出嫁為本宗堂兄弟之子女在室者仝

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此係律例不載

凡男子為人後者女子已適人者為其私親服皆降一等私親報服亦然條款繁多不能逐條詳載

修改服制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具奏修改

小功三月

為外祖父母 親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及親姊妹之子女在室者已上皆有條載

為在堂祖母之父母庶子嫡母在為嫡母之父母庶子為在堂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為父後者為己母之父母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之父母已上五款均與親母之父母服仝外祖父母報服亦仝其母之兄弟姊妹服制及報服亦仝與親母仝兩條兄弟姊妹服仝為人後者為本生母親屬服降一等再者庶子不為父後者為生母之父母服一項若己母係由奴婢家生女收買為妾及其父母係屬賤族者不在此例

為母之兄弟姊妹 兄弟即舅姊妹即姨乃在堂繼母嫡母己所後母之舅姨也其義服詳上

為外甥及外甥女之在室者 即姊妹之子女

其義服俱上一條詳載為外祖父母條下為親姊妹之子女原服制已有詳載此非親姊妹之子女亦即上五款之姊妹子女也再者不見嫡母為姨甥子女之條古人男子子女子子均仝一体大約即為姊妹之子女條內

續纂小功

嫡孫衆孫為庶祖母 女在室者仝 此輕義服尊不報卑

妾為家長祖父母 此輕義服尊不報卑

修改緦麻三月

為外祖男女仝 即女之子女

為姑之子 即父姊妹之子

為舅之子 即母兄弟之子

為兩姨兄弟 即姊妹之子 已上四條其義服俱詳載為外祖父母條下

按上四條於原服制內已詳載明白若照修改為外祖父母條下所擬應改載在小功服制內乃合何以仍在緦麻服內甚為疑昧高明議之

殤服 今特不行

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長殤降功服大功九月中殤降功服七月下殤降五月應服大功以下者仍以功服降一等不滿八歲者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未生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

擬條補遺

妾為家長之嫡子衆子婦 擬報服大功

按嫡子衆子為庶母杖期嫡子衆子之妻仝則所服非輕豈無一日之報雖在義服於情似亦太薄應照父母為衆子婦例擬報服大功

妾為其所生子之婦 擬報服大功

其所生子婦為之服斬乃服之最重者然不見報服之條但於情揆之似所當報擬照父母為嫡長子婦例降一等報服大功蓋不敢並嫡也

女出嫁為庶母 擬服大功

女在室為庶母則服杖期出嫁則為服之條即降至三等止有緦麻服應照女子出嫁為其私親服皆降一等擬服大功

祖父母為孫女 在室出嫁仝擬報服大功

女出嫁為本宗服皆降一等而獨于高曾祖父母不降則祖父母應有報服乃服制內不見祖為出嫁女孫之條更不見祖母為在室孫女之條按婦為夫之姪孫女則服小功婦為夫之曾孫女亦服緦麻豈有自己之孫女而無服之理凡此類等想皆當時校輯者之所採遺漏及沒之纂條者亦不加細察遂相沿襲漏之故祖父母為孫女應擬報服大功在室出嫁仝

父母為子之為人後者之妻 擬報服大功

應照為親姪婦例亦擬服大功

女子為本宗兄弟之妻及兄弟子之妻 在室出嫁仝

婦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俱服小功在室出嫁仝其夫之姑及姊妹不論有室出嫁俱擬報服小功大約古人男子子女子子一也此二條想即在為兄弟之妻及為兄弟子之妻條內

為人後者為親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擬服大功 兄弟子女報服仝

伯叔父母與姪相為之服親則期年堂則小功再從則緦麻而已叔姪無大功服者唯是為人後者為其本宗伯叔父母降服一等其伯叔父母則在為己兄弟之子為人後者之條併上一條則是彼此俱服大功

為仝居繼父而一無一有大功以上親者 應擬齊衰五月

庶子因父與嫡母在為所生母 應擬齊衰三年

壓尊與嫡故齊衰報恩與情故三年

凡服制率本以情酌理歸於至當除妾為家長服斬妾為家長正妻服期家長暨正妻分尊不報外其餘或報服仝或報服降等未有甲為乙服而乙不為甲報者其間或因條款繁多不能悉載或是校修遺漏未及詳添俱當照為人後者及女子出嫁例比擬叅看或報服仝或報服降等務要揆之以情毋使失薄則庶幾理順情至意通心安也

服外之服

禮檀弓曰從母之夫 即姑夫 舅之妻 即妗母 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今制雖同爨不服也惟是服有在緦麻絕服之外而情之不可殺者如父族則有從母之夫母族則有舅之妻妻族則有妻之庶母及姊妹之夫妻之昆弟及族則有父之執友世交之伯叔友己之總角交莫逆交等此數疑義雖疎而情有親服制雖無於情仍不可沒凡遇此等喪葬務必躬親食殮弔奠送葬更當照同五世祖族屬例為之袒免腰絰白袍暫為之以情服庶幾于絕服之外各盡其情也

服上之服

凡喪服或先輕而後重或先重而後輕皆不用除彼而服此如先期而後功或先期而後又期者其服皆可弁服若期服親之家有事 如造旬送葬等事 則就其家而服期服迫功服親之家有事亦就彼家而服功服並行不悖亦又何害何用除彼而服此除此而服彼也其彼後功服月數滿足則就彼處而除功服至期服月數滿足亦到彼家而除期服依其先後門期除之便了攷古人有功加期期加功功加功期加期制加功制加期各等款式惟無期功加制者又如輕服未除而遭重服則自然要服重服若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就輕喪之家服其輕服而哭之既畢則迭重服若除重服而輕服未除仍服輕服以終其餘日若因有重服便不服輕服則至輕服之家豈不反儼若無親之外人乎可乎不可乎

喪中之喪 即重喪之喪也

世俗不好一門出兩訃音一家設兩靈座者若卑輩先死而尊輩後死則將先所出訃音揭去另出新訃將靈牌燒化方立新靈若尊者先故而卑者後故則禮壓于尊喪故不能開訃固不能出惟靈牌仍不妨設于其所寢室至若親母與嫡長子仝時死不論死之先後俱將先出訃音揭去兩訃合出一張至後死者之五旬時然後將訃音牌改書謝吊牌可也其開喪位則於外廳正間設嫡長子靈座於內廳正間設其母靈座倘其母先死已於外廳正間設有靈座則其嫡長子靈座便于別廳正間設亦可蓋母其分雖尊而嫡長子乃一家之家長承宗祧於歷世啟後嗣于無窮故喪不妨并開也切勿聽時俗固執不通之說統謂母尊子卑罔知通變俗說謂母死在後則將子棺連夜出殯洗沒訃音燒化靈位如子死在後則將嫡長子訃音出在後門無後門則于横墻開門出訃并出棺或總不出訃或竟連靈座亦不設各種固論勿為所愚但子非嫡長而又有親伯叔兄弟仝居則直作卑輩論矣

喪外之喪 即聞喪之喪又喪在外之喪也

凡有父祖伯兄之至親等在外身故聞訃之下哭踊盡哀延使者問故又哭擗無算然後擇吉用魂帛或魂轎及青竹生鷄死者衣服小銅鏡等項到海旁招魂回家披髮跣足設靈安座以聞訃之日為始計至七日便做頭旬出訃音開喪成服古人四日成服仍設靈床開吊朝夕上食哭奠如儀至扶櫬歸里預於家中外門設座具饌然後引棺經臨本里至門外暫停俾家人婦子等哭踊祭奠畢乃再啟行有山葬山無山寄庄蓋魂則招歸而棺則不入門也若子在外聞親之喪亦擗踊無算問故又哭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城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縣境其鄉其家皆哭入門詣靈柩前哭拜盡哀并拜謝　各尊長親友即日成服至家若既葬即于次日到墓哭拜盡哀若因仕宦覊留或緣生理牽阻聞訃哭踊復不能遽歸者即於聞訃之第七日設靈安座成服開喪做旬受吊仍設朝夕奠哭拜如儀其聞齊衰以下喪如不暇奔喪則為位而哭七日成服如歸在服滿之後仍服孝巾孝衣腰絰具酒設饌詣其靈座或於墓所奠哭再拜遂除而歸

生熟麻制辯

古喪服麻制原斬衰用粗生麻齊衰用稍粗生麻大功小功方用熟麻緦服用稍細熟麻今人乃盡反而用之斬衰用幼熟麻言其堅固能久服不敝齊衰用稍粗熟麻功緦反全用粗生麻女壻均緦服也又另用青紗夏布為之實不知其何心何意古人喪衣上加有手麻絰斬衰上加負版辟領心衰今人則用三樑冠三裁衣以代之并之麻衰俱不知改自何代創改何人且已習俗成風似難更易然亦各在人之文心也自為其用已矣時俗有孫而用單樑冠者此亦時人因三樑冠而推降用者也俗有謂出嫁女及出嗣子降年不降服之說盖思應何服制便應何月數兩相符串從古未見有斬衰期年之名又即藍鞋古亦無名文古服制惟有用粗幼生熟麻履用營草蔬草等類其藍鞋與不降服之說皆時人以私意推測而遞降者也至首絰腰絰則期功緦服皆有之

叁輯 8－370

三禮從今三卷

〔清〕黄本驥撰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序

道光壬辰歲南海吳荷屋先生任湖南中丞余適客其幕下爲
編輯吾學錄二十四卷凡所徵引悉以
大清通禮會典二書爲綱推闡互證之說則詳案於逐條之下
皆士民應知應行事也書成刻於節署旋卽攜版歸粵故湘中
罕有傳本友朋見索竟無以應余維禮之最切於人生日用者
莫如冠昏喪祭四端冠禮久已不行而昏喪祭三禮非無通行
善本要不若折衷古義一以
本朝通禮爲斷者其書爲盡善也因於吾學錄十有四門中抽
出昏禮喪禮祭禮三項約之又約各彙成一卷改題曰三禮從
今郵寄吾友蔣君維揚參校付梓書愈約而用愈便義可賅而
行可遠則中丞雖在其移風易俗之苦心所以諄諄爲吾鄉致
意者亦可藉是刻而得全書之大要矣時
道光二十有四年歲次甲辰季冬月上澣寧鄉黄本驥書於黔
陽學署之知敬學齋

例言

一
皇朝典禮備載通禮會典二書其私家行禮儀節見於古本者
惟司馬温公書儀朱子家禮最爲精審然時有古今制多
損益不援古以證今不知我
朝取擇之善因於通禮中昏喪祭三門參以會典事例別爲
一書而以古本舊說逐條辨正竊取夫子從周之意曰三
禮從今非敢自附於考訂之林也

一冠統於昏爲正家之始六禮古儀及宋儒家禮時代既
殊習尚亦異鄉曲風俗言人人殊而富家大族或有蹈於
僭越而不自知者今遵通禮考定曰旗員昏曰漢官昏曰
庶士昏曰庶人昏凡先正格言附錄各條之內於戒奢崇
儉之旨三致意焉

一經傳所載惟喪禮特詳然生今反古聖人所譏其非
皇朝定制雖有古儀無足遵守今以刑律服制各圖列於卷首
而以通禮所增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降服別爲一圖附
焉喪服制度爲品官士庶所同者敬錄於前歷代沿革卽
分繫於服制之內其次居喪儀節悉以通禮爲據而會典
事例之可附見者亦備錄焉至
國朝諸家之論擇其最醇者并附錄之前代舊說今昔異宜
概不徵採

一報本反始以誠非以文也然無儀文何以自致其誠敬

儀節等殺古今不同世俗之不講久矣今遵通禮攷定曰品官家祭曰庶士寢薦曰庶人寢薦而以廟制寢薦祭器各圖繪於卷首

一通禮昏喪祭三門皆以品官庶士庶人分類其昏喪以七品以上爲品官八品以下及生監爲庶士惟祭則以九品以上及在籍之進士舉人（眡七品）恩拔歲副優貢生（眡八品）皆爲品官以貢（謂例貢生）監生員有頂帶者爲庶士（農官醫學佾生耆老雖有頂帶秖屬庶人）蓋八九品官皆得立廟故特變其例但祭用豚肩不特殺謂之薦不謂之祭通禮以其有廟而附及之耳

一通禮昏禮有滿洲民公以下品官士庶昏禮一條錄於品官昏禮之前其品官昏則標明漢人昏禮納幣具燕儀數各殊今以旗員昏漢官昏別之至滿洲士庶則附注旗員之後不復另列喪祭二禮滿漢所同但以品官標目

一通禮原注及原本正文而移爲小注者以圓圈間之凡推闡互證之說皆加案字以昭敬謹

一會典成於嘉慶二十三年爲書凡千一百三十二卷通禮成於道光四年爲書凡五十四卷會典卷帙浩繁通禮頒藏各學士民均難盡覩道光十四年湖南巡撫吳（公榮光）屬爲約本以便通行題曰吾學錄凡十有四門計二十四卷今版歸粵東未能重梓因於龍標課士之暇約成此書庶便攜覽臨事有所遵守云爾

三禮從今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

湘陰蔣　瓌維

卷一　昏禮

旗員昏（士庶附）

漢官昏　議昏　納采　納幣　請期　親迎　婦見舅姑　婦盥饋舅姑　饗婦　廟見　壻見婦父母

庶士昏

庶人昏

卷二　喪禮

刑律服制圖　喪服總圖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　妻爲夫族服圖　妾爲家長族服圖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圖　外親服圖　妻親服圖　三父八母服圖　附通禮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降服圖

喪服制度　斬衰　齊衰杖期不杖期　齊衰五月三月　大功　小功　緦麻

服制沿革　斬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五月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品官喪　初終　襲　小斂　大斂　成服　給假持服　丁憂事例　朝夕奠　初祭　大祭　親賓弔奠賻　親臨賜奠　賜卹　諭致奠　諡法　賜卹事例　扶喪　給驛事例　扶櫬路費　聞喪奔喪　治葬具　附墓誌銘式　開兆祀土神　遷柩朝祖　祖奠　遣奠　發引　窆　祀土神題主　反哭虞　卒哭祔　小祥　大祥　禫　忌日奠　拜掃

庶士喪　初終　襲斂　成服　朝夕奠及祭弔　扶喪奔喪　期服治喪及守制例　啓殯至葬　反哭至祔　祥禫　忌日奠　拜掃

庶人喪　初終　襲斂　成服　朝夕奠及祭弔　啓殯至葬　反哭至祔　祥禫　忌日奠　拜掃

違禮改葬依禮遷葬例（附改葬儀　招魂葬）

卷三 祭禮

廟制圖（品官家廟陳設圖 一品至三品官家廟圖 四品至七品官家廟圖 八品九品官家廟圖）
寢薦圖 士庶寢薦圖
祭器圖（俎圖 鉶圖 敦圖 籩 豆 豆圖 尊圖 爵圖）
品官家祭（廟制 祭期 致齋具牲饌 祭儀 餕 焚黃祭告 時節薦新 朔望獻茶）
庶士寢薦
庶人寢薦

昏禮

旗員昏 士庶附

通禮 民公以下昏禮將及冠擇朝臣女年齒相當者先以媒妁通言二姓遂諏日行納幣禮（民公侯伯用金項飾一珥二釵三緞衣四襲縐衾褥三具一品官緞衣三襲餘同二品官緞衣二襲縐衾褥二具三品官釵二餘並同四品至九品官緞衣一襲縐衾褥一具無釵項飾珥能具者備用）屆日主人吉服命子弟為使從者齎禮物如女氏至門女氏主人吉服迎入從者陳禮物於廳事賓致命主人祗受告於廟迺醴賓賓退主人送於門使者還復命是日具燕（民公用牲九侯八伯七一品官六二品官四三品官三四品至九品官均用二）昏期前一日女氏以匳具往陳壻家至日壻家具合巹燕於室壻吉服以俟迺設儀衛各眡其品（子未受職父為納婦者禮眡其父鐙鼓樂人均不得過十二）以婦輿如女氏女氏主人告於廟醮而命之醴女以俟迎者至姆奉女升輿至門女侍導婦入室交拜訖行合巹禮是日設燕（民公席二十侯十有八伯十有七一品官十有五二品官十有三三品官八四品官六五品官五六品至九品官具燕俱用牲三）越三日主人主婦率新婦見於廟（分不得立廟者見祖禰於寢）如常告儀（士昏禮得眡九品官庶民納幣衣一襲衾褥一具燕用牲一昏燕用牲二不得僭用儀衛鐙鼓樂人均不得過八）

漢官昏

議昏 通禮 漢官（七品以上）自昏及為子孫主昏豫訪門第淸白女年齒相當者使媒氏往通言俟許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服皆可行（下士庶人同案昏貴及時卽議昏亦不得過早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從宦遠方遂至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藏

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又世俗云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賢否須年長乃見若早議昏姻或昔富而今貧或先貴而後賤則所議之壻或流蕩不肖女或狠戾不檢從約則難保家背約則有爲薄義皆議昏太早之過也然亦不得過遲內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十五而笄已有適人之道日二十而嫁者禮言其極不是過也非彼此有父母之喪則無在二十三年以後者矣今世選擇過甚至有年踰三十尚未出嫁之女其過時傷化爲已甚矣又內則及穀梁傳皆言女子十五而許嫁司馬書儀朱子家禮皆云女年十四可議昏本之大戴禮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化成則有爲婦之道故通禮仍之言十四以上可以議昏非謂迎娶之期限以十四也越語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此特夫差生聚之謀然禮媒氏之合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皆以二十爲斷又司馬溫公云凡議昏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苟慕女家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做其舅姑者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故胡安定云嫁女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謹娶婦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恭又世範云擇婦擇壻須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嫁娶非偶皆父母之咎也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

相忘此風俗最好處然婦女多無遠識或因相熟而相簡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於熟習關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過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以上各說皆議昏至言附錄於此

納采

通禮納采諏日主人具書書辭隨宜後仿此請女爲誰氏出案昏禮納采謂納其采擇之禮於女氏納采後別有問名本一使所行之事故朱子家禮併爲一節問名者問其女幼時父母所命之名將歸卜其吉凶名即周禮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之謂也儀禮問名之辭日敢請女爲誰氏鄭注云誰氏謙也不敢必其主人之女豈有納采之後尙不知爲誰女者耶通禮於誰氏下增一出字謂請問女爲主人之適妻若繼妻某氏所出故下文云適具復書具女所出明史禮志品官昏請問名主昏者進日某第幾女妻某氏出郎通禮具女所出之謂也夫問女之名將以歸卜於廟而必先詢其母氏者女子重所出母爲良族則女敎必修而婦道克順也禮記昏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女之所生母之姓名則誤以誰氏之氏爲問名之名不知經言賓執雁請問名問具女之名記言敢請女爲誰氏問其女所出本二事也先儒釋誰氏之義者或以爲女子之氏如姬姜之類或以爲女子之字如伯仲之類夫昏於齊魯者不問而知爲姬姜女子許嫁笄而字問名時猶無伯仲之稱也並問生年月日別具

昏者生年月日附於書使媒氏豫告女家案問名之禮既遣媒氏往告又以子弟爲使者以嫁娶不可無媒亦不可全憑媒氏當愼其始也世範云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日男富給男家則日女美若輕信其言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者有之矣屆日夙興以子弟一人爲使公服待於廳事主人公服奉書出西面授使者再拜使者避拜受書出如女家案主人西面再拜拜女氏主人非拜使也使者如女家女氏主人北面再拜拜男氏主人非拜賓也故使者皆避拜其日女氏主人設案於廟灑埽廳事待賓亦使子弟一人爲擯公服以俟賓至擯告主人如賓服出迎於門外揖入升堂賓左主人右入堂少深賓東面奉書致辭從者陳禮物於庭主人北面再拜受書賓避拜請退俟命擯揖賓款於別室主人以書入詣廟陳於案上啟櫝告事如常告儀酒具復書具女所出及生年月日附於書擯延賓升堂主奉書出西面授賓再拜賓

受書避拜授從者請退主人請醴賓賓禮辭許饌者布席中堂賓東主西揖讓就坐進饌行酒三巡賓興離席告退揖主人答揖送賓於門外如初使還復命主人納書如授書儀醴使者以家人之禮案士昏禮無壻家告廟之文書儀家禮引左氏傳陳鍼子以鄭公子忽先配後祖爲誣楚公子圍所謂布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故於納采親迎皆增告廟之禮通禮無之從古儀也

納幣

通禮納幣諏日具書備禮物章服一稱章如其品一品至四品幣表裏各八兩容飾合八事釵釧簪珥之屬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幣表裏各六兩容飾合六事食品八器媒氏豫告女家屆日夙興主人遣使奉書及禮物如女家凡禮物豐儉各如其品不得踰越力不能具者聽其量力備物士庶竝同女氏主人受書及禮物告廟具復書授賓醴賓還復命主人禮使者竝同納采會典是日壻家具燕一品官用牲六

二品官四三品官三四品至九品官均用牲二案納幣卽古之納徵宋政和禮避仁宗嫌名改爲納成司馬書儀用左傳公如齊納幣之文改稱納幣朱子家禮仍之又納幣之先尙有納吉一節謂歸卜於廟得吉兆使復於女氏昏姻之事於是定後世卜法不行故家禮去此一節通禮仍之納采納幣必以儀物將事非重其物也所以敬夫婦之始而勿容苟也今俗有空函往復并納采納幣而亦廢之者斯亦不謹其始矣力不足者雖一禽一果豈得議其過儉哉至於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女雖不淑亦姑就之嫁女必計聘資之豐儉苟豐矣壻雖不佳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又市井駔儈之所爲豈士大夫所當效之哉夫子女當昏嫁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如素絲然隨所染而化之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奢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其閑有家啓後嗣其可乎范文正公爲子娶婦聞婦家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吾家素淸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又習於奢侈者所當取以爲鑑也

請期〔通禮〕昏期諏吉具書備禮物三品以上羊酒四品以下鵝酒豫日主人遣使如女家女氏主人迎賓入賓致辭請期主人辭遜言期日宜由夫家賓迺奉書告期主人拜受具復書授賓賓還復於主人皆如納

幣儀案昏有六禮家禮去問名納吉請期楊氏復曰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畧者故通禮增入古之言昏期者不一端要以季秋至仲春爲得理之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無在霜降以前者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無在仲春以後者今之昏期必決之於陰陽家不論日月之早晚矣昏者昏也納采至請期皆用昕日出時也所謂旭日始旦是也惟親迎則必以昏爲期今則迎娶恒以日中惟儀仗用鐙尙存遺制合巹之燕尙在宵中古者六禮除納徵外皆用雁今惟親迎用之然此皆今古異宜而無害於義者也至於昏不及時徒尙奢侈自行聘以迄匳贈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既期華美又務精工迎娶之綵輿鐙仗會親之酒筵犒賞富家爭勝貪者效尤一有不備深以爲恥不顧舉債變產止圖一時美觀以致兩家推誘期屢卜而屢更相習成風貴賤一轍不但男女怨曠甚至釀成強娶賴昏之獄至戚反成仇讎過門立見貧窘富者不爲子女惜福貧者不以入口自計推求其故皆搢紳之族不以節儉相先故無以爲編氓之率也

親迎〔通禮〕昏期前一日女家使人奉箕帚於壻室陳衾帷茵褥

器用具案司馬溫公云女氏張陳其壻之室俗謂之鋪房古雖無之今世俗所用不可廢也牀榻薦席椅卓之類壻家當具之氊褥帳幔衾綯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氊褥帳幔帷幙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襪履等不用者皆鎖之篋笥世

俗盡陳之欲矜誇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態不足爲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鬻奴賣妾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昏姻之家終爲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因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爲昏姻可也又世範云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覘爲他人不以分給以上二條一言嫁女不得過豐一言嫁女不得過嗇互相發明竝錄於此至日壻家筵於室中位東西向別設案於牖下陳壺一璲四合巹剖匏爲二合四璲以備三酳之設醮爵於堂下之東壺璲具初昏壻公服竢於堂下有官者各用其服若其子孫則攝盛三品以上攝五品服五品以上攝七品服六品以下攝八品服儀從亦如之鐙鼓樂人均不得過十二凡品官並同壻馬一乘二燭前馬婦輿一乘或車隨宜襜蓋飾采絹垂流蘇五品以上前後左右各二六品以下前二後二均竢於門外主人公

服出醮子若自主昏則以有服尊長醮後仿此位於堂東西面昏者升自西階再拜執事者升授爵昏者跪受卒爵反於執事者父命之迎昏者曰唯與降出乘馬執事者隨以雁案昏禮用雁今以鵝代司馬書儀云左首飾以繢謂用五色繒交絡之以雁爲贄鄭康成以爲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伊川程子又謂取其不再偶然必生者方可用故儀禮曰摯不用死雁不常有於四時古者仲春會男女所謂雝雝鳴雁旭日始旦是也故以雁爲贄後世昏無定期司馬書儀謂無生雁則刻木爲之刻木爲雁近於用死亦非嘉禮所宜唐李涪之言曰雁非時莫至故以鵝替之爾雅云舒雁鵝鵝亦雁之類也然則用鵝代雁唐時已然矣又士昏禮惟納徵以束帛爲贄餘五禮皆用雁朱子家禮獨用之親迎者從簡便也儀從在前婦輿在後如女家案道遠則迎於女氏之館古無不親迎者春秋傳諸侯或有故若疾病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大夫以下雖越境亦親迎鄭忽娶於齊楚公子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莒慶齊娶於魯是也故齊不親迎風人刺之紀不親迎公羊譏之今人則多不迎者矣夫禮曰親迎能不顧名而思義乎其日女父告於廟辭曰某之第幾女某將以今日歸某氏敢告餘

如常告儀還醮女於內堂父東母西姆相女具服加飾服眡壻之等出至父母前北面再拜侍者斟酒醴女如父醮子儀父訓女以宜家之道母施衿結帨申以父命女識之不唯壻既至主人迎於門外揖讓入壻執雁從入至廳事主人東階上西面壻西階上北面立奠雁再拜主人不答拜案奠雁而拜肅禮也非拜主人故不答拜姆為女加景單縠為之蓋首案姆加景本儀禮之文註謂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即今之蓋巾唐開元禮作幜所以擁蔽其面不使為禦塵計也出壻揖降女從主人不降送姆導女升輿二燭前輿壻乘馬先俟於門婦至降輿壻導升西階入室踰閾媵婦家送者布壻席於東御壻家迎者布婦席於西壻婦交拜訖姆脫婦景媵御設匕箸醯醬壻揖婦即對筵坐饌入卒食媵取琖實酒酳壻御取琖實酒酳婦三酳用巹卒酳壻出媵御施

衾枕壻入燭出案昏禮媵御皆女僕故御得酌酒酳婦又得與媵共施衾枕皆無授受之嫌今則迎婦用男僕酳婦施衾枕別以女僕為之[會典]是日設燕一品官席十有五二品官十有三三品官八四品官六五品官五六品至九品官具燕俱用牲三

婦見舅姑[通禮]厥明婦夙興盥漱櫛總以棗栗腶脩詣舅姑室姆入設席於堂中為位舅東姑西均南向舅姑即席婦執笲竹器有衣者實棗栗升自西階北面拜奠於席舅坐撫之婦興降階執笲實腶脩升拜奠於席姑坐撫之舅姑與入於室案書儀云古笲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用髹朱盒幕以繡帕亦其遺制也

婦盥饋舅姑饗婦[通禮]婦具酒饌設匕箸醯醬行盥饋禮舅姑就坐婦奉饌入獻舅姑眡卒食遒酌酒酳舅姑送酒皆再拜舅姑卒飲興遒共饗婦侍者布婦席於阼階上西向具酒饌設匕箸醯醢舅姑於堂中臨之婦卒食姑酳之婦拜受卒飲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退饗婦送者男於外女於內酬以布帛案古禮惟冢婦饋庶婦不饋今從書儀不分冢庶

廟見[通禮]三日婦見於廟案古者三月而廟見朱子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司馬書儀即於新婦降輿後謁祖禰於影堂其時尙未合巹夫婦之道未成不當遽行廟見故通禮從家禮厥明執事者設饌具主人啟櫝陳主如常祭禮主人布席階下之東昏者在後主婦布席階下之西婦在後各就位再拜主人升上香獻酒讀告辭曰某之第幾子某今已昏畢卒新婦見餘辭如祭式俯伏興退立於東婦進當中階下北面再拜興復位主人復位及主婦以下行再拜禮畢納主徹退若同居有尊者婦見如見舅姑禮見

夫之伯叔母與見姑同答以肅拜見娣姒小姑以夫之齒序拜皆答拜夫兄弟之子若女婦受拜答以肅拜案肅拜但交手低頭而不折腰屈膝婦人之吉拜也於答卑幼用之

壻見婦父母[通禮]詣日昏者以贄眡分所應用往見婦之父母主人迎於門外揖讓入升堂奠贄壻北面再拜主人西面答拜請見主婦主婦立於門內壻立於門外再拜主婦門內答拜出主人醴以一獻之禮案壻於婦家為客故婦之父母皆答其拜

庶士昏

[通禮]士昏禮八品以下官同以納采詣日具書媒氏告於女家主人以子弟一人為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迎賓揖讓入門升堂賓東面致辭奉書于人西面受書再拜賓避拜請退俟命主人

使子弟待賓以書入告於寢如儀〔案〕士庶無廟故告於寢寢卽廳事祠先所在具復書出授賓賓受書主人布席禮賓畢賓揖辭主人送之如初使者還復命主人拜受書禮使者行家人禮〔案〕品官儀云主人公服奉書出西面授使者再拜使者避拜此云使者還復命主人拜受書主人以子弟爲使在則拜授還則拜受重其事也諏日納幣具書備禮物章服一稱八品以下官如其品士眂九品幣表裏各四兩容飾合四事食器六品媒氏告於女家主人遣使奉書物行禮女家受禮告寢復書禮賓賓復主人均如納采〔會典〕是日壻家具燕用牲二〔通禮〕昏有日主人備鵝酒書昏期於東使媒氏奉於女家告女氏主人報東授媒氏復昏前一日女家使人以奩具張陳壻室至日壻家筵於室中位東西面別以案陳合巹器設醮爵於堂東初昏壻攝公服竢於堂下壻馬一乘二燭前馬婦輿一乘

襜蓋前飾采綃二鐙與鼓樂人數見前竢於門外主人盛服醮子於堂東命之迎壻出乘馬如女家雁及婦輿從其日女氏主人告於寢如儀畢主人位內堂東主婦位內堂西父醮女如壻儀壻至女家門外主人出迎壻執雁從入主人東階上西面壻西階上北面奠雁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加女景蒨首出壻揖之降主人不降送姆導女升輿女家亦以二燭前輿壻乘馬先竢於門婦至降輿壻導婦入室踰閾媵布壻席於東御布婦席於西壻婦交拜訖姆脫婦景壻揖婦卽席壻東婦西坐行合巹禮〔會典〕是日具燕用牲三〔案〕酒以成禮亦以合歡如記所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亦古禮之所不廢世俗有所謂鬧新房者閨閫之間婦女所聚乃羣飲喧呼恣爲諧謔夫禮本以厚別爲義反以無別行之是主無以爲禮賓無以爲歡甚非所以敦士行也〔通禮〕厥明婦夙興竢見舅位堂東姑位堂西皆南向婦以贄見於舅姑再拜舅姑受贄婦具酒饌行盥饋禮舅姑就位婦奉饌舅姑卒食酳婦再拜送酒舅姑卒飲共饗婦於阼階及饗婦送者均與前同三日婦見祖禰於寢陳設如薦儀主人在東昏者從主婦在西婦從再拜主人升詣香案前上香奠酒告畢俯伏興退立於東婦進當門中再拜興復位主人復位及主婦以下皆再拜興禮畢退諏日壻以贄見婦之父母迎入奠贄再拜主人答拜見主婦壻拜於寢門外主婦答於門內出主人醴壻皆如儀〔案〕士爲四民之首經傳格言無不通習世風澆薄自當力任轉移卽如昏禮儀節各處鄉風不無小異其不害於義者自不妨各從其俗至於六禮不備謂之奔奢侈踰制謂之僭轉移風化是所望於士林

庶人昏

〔通禮〕庶人昏禮納采諏日書昏者生年月日以授媒氏奉如女

家女氏主人受書告於寢書女爲誰氏出及生年月日授媒氏道遠具饌近則否媒氏復命主人禮之納幣備禮物服一稱用帛無章紬絹四兩容飾四事食品四器媒氏奉如女家女氏主人受之饗媒氏復命如納采禮〔會典〕是日壻家具燕用牲一〔通禮〕昏有期備鵞書昏期於東使媒氏奉如女家告女氏主人許使媒氏復昏前一日女家使人以奩具陳於壻室至日壻家筵於室中東西爲位別以案陳合巹器設醮爵於廳事東序初昏壻盛服竢於階下壻馬一乘二燭前馬婦輿一乘襜蓋無飾鐙鼓樂人均不得過八竢於門外〔會典〕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用執事庶民婦女不得用冠帔大轎〔通禮〕主人盛服至廳事東位西面壻升主人醮之命之迎壻再拜出乘馬如女家雁及

婦輿從其日女家告於寢醮女以俟壻既至主人出迎於門外導入壻執雁從入升堂主人東階上壻西階上北面奠雁再拜姆加女景蓋首出壻揖之降婦從降姆以女登輿二燭前輿壻乘先俟於門婦至降輿壻揖入室踰閾布席壻婦交拜訖姆脫婦景壻揖婦就位坐壻東婦西行合巹禮〔會典〕是日具燕用牲〔通禮〕婦夙興盛服以贄見舅姑於堂拜獻如禮饋酒食於舅姑舅姑饗婦及婦送者三日婦見祖禰於寢如常薦禮諏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設酒食禮壻如儀案庶人以力田為本業秋收豐稔出其蓋藏之餘辦理昏嫁鷄黍延賓荊布飾婦正田家極樂之事何必竭終歲之勤劬以供一朝之靡費與其稱貸而用致令舉室饑寒何如循分而行長使合家溫飽至於商賈之流以逐末爲務貲雖偶贏不能保其無絀乃至僭用官紳輿服競尚奢靡不衢逆制無等亦將立見困窮又如有餘之家必欲厚贈其女匳田妝資尚無不可一切外飾繁文概可從省貧者量力所重昏娶禮成更無需於多費也

三禮從今卷一終

喪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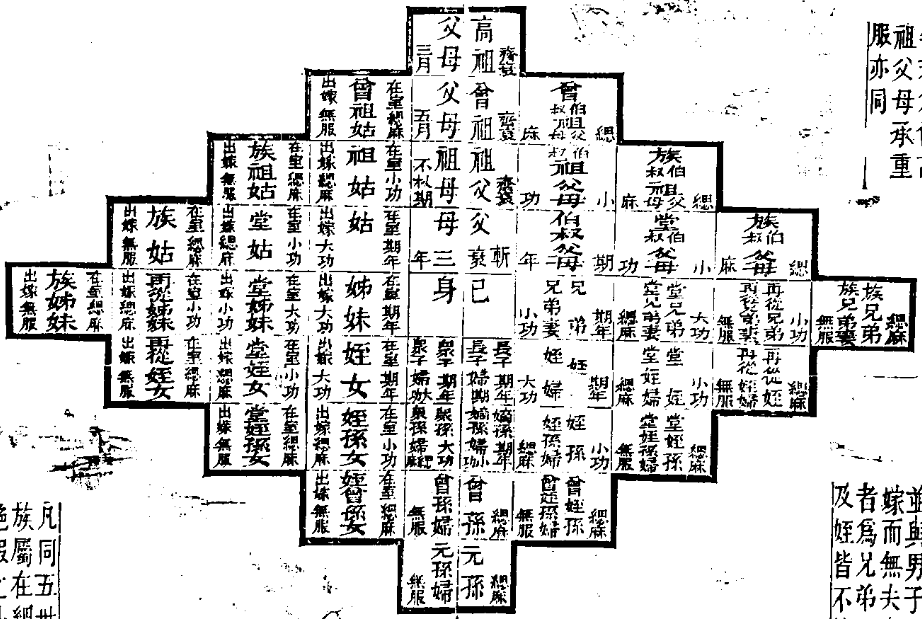
刑律服制圖

喪服總圖

斬衰	三年	用至麤麻布為之不縫下邊
齊衰	杖期 不杖期 五月 三月	用稍麤麻布為之縫下邊
大功	九月	用麤熟布為之
小功	五月	用稍麤熟布為之
緦麻	三月	用稍細熟布為之

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

凡嫡孫父卒為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為曾高祖父母承重服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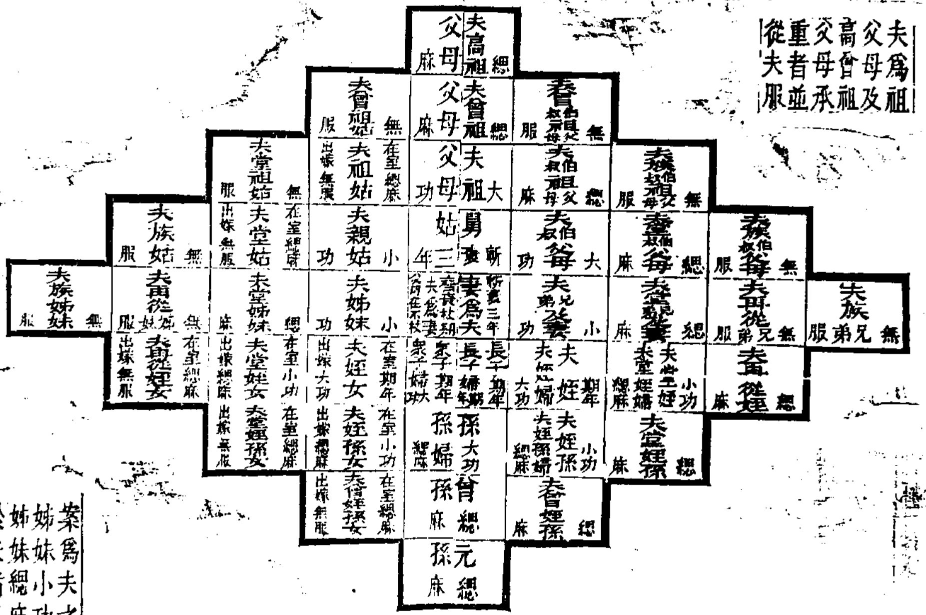


凡姑姊妹女及姪女在室或已嫁被出而歸服並與男子同出嫁而無夫與子者為兄弟姊妹及姪皆不杖期

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絶服之外皆為袒免親遇喪葬則服素服尺布纏頭

妻為夫族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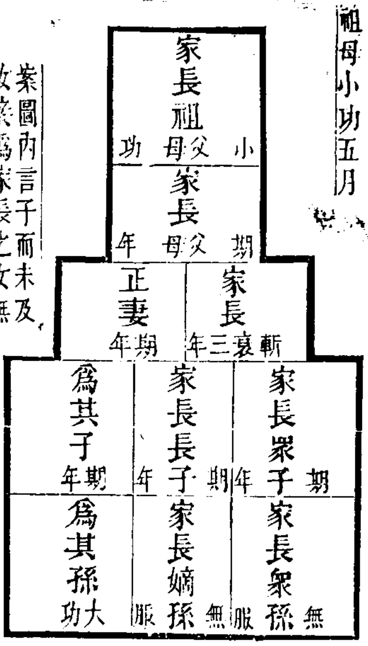
夫為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承重者並從夫服



案為夫之姑姊妹小功堂姊妹緦麻降於夫者已多不得再降故圖內不分在室出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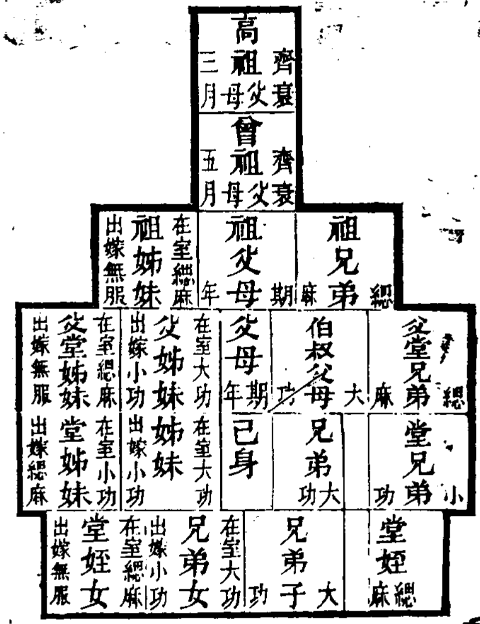
妾爲家長族服之圖

嫡孫衆孫爲庶祖母小功五月



案圖內言子而未及女者爲家長之女無服爲所生女服期年出嫁則降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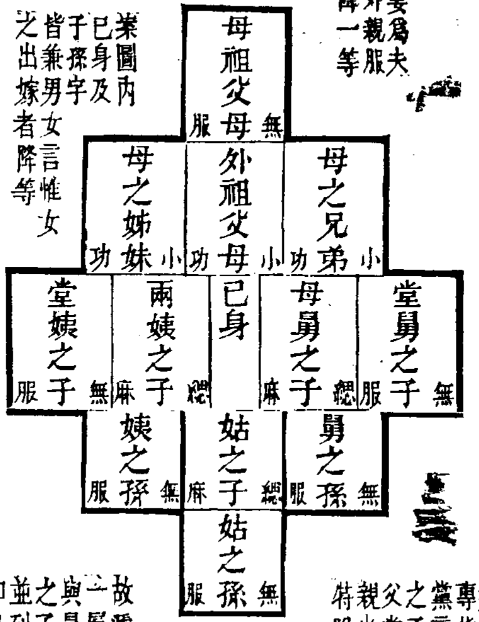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之圖



外親服圖

妻爲夫外親降一等服

案圖內已身及子孫字皆兼男女言惟女之出嫁者降等



案外親專指母黨言姑之子孫父黨傍親也圖特附見

故遞下一層不與舅姨之子孫並列令加祖緣別之

妻親服圖

	妻祖父母 無服		
妻之姑 無服	妻父母 緦麻	妻伯叔 無服	
妻之姊妹 無服	己身 為壻緦麻	妻兄弟及婦 無服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妻姊妹子 無服	女之子 緦麻	妻兄弟子 無服	
	女之孫 無服		

案妻外祖父母妻之餘親也壻及女之子孫非妻親亦附及者今皆加粗線別之圖內女之子兼男女言

三父八母服圖

同居繼父：兩無大功親謂繼父無子孫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 期年；兩有大功親謂繼父有子孫己身亦有伯叔兄弟之類 齊衰三月	
不同居繼父：先曾與繼父同居今不同居 齊衰三月；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 無服	從繼母嫁 謂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 齊衰杖期

養母 謂自幼過房與人 斬衰三年	嫡母 妾生子女稱父之正妻 斬衰三年	繼母 謂父之後妻 斬衰三年	慈母 謂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斬衰三年

嫁母 謂親母因父死再嫁他人 齊衰杖期	出母 謂親母被父出者 齊衰杖期
庶母 謂父有子女妾 嫡子眾子齊衰杖期 所生子斬衰三年	乳母 謂父妾乳哺者即奶母 緦麻

案以上八圖會典通禮皆未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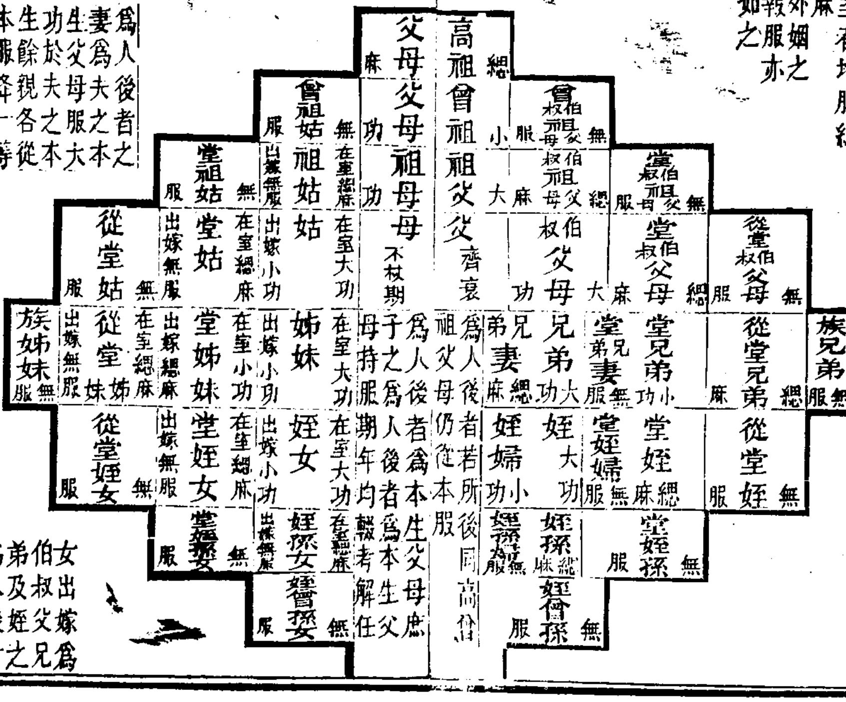
大清律例繪入其三父八母一圖創於元典章自明至今皆因之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疑其未備謂既列嫡母繼母則不當去親父母嗣父母本生父母為更定五父十三母之圖五父者父也所後父也本生父也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十三母者母也嫡母也繼母也所後母也本生母也慈母也生母也養母也庶母也嫁母也出母也從繼母嫁也乳母也其說甚辨然此圖既附律文自當恪守未便據一家之言輕為更易但其中所列從繼母嫁一條原註齊衰杖期通禮改為齊衰不杖期律圖仍前代之舊通禮成於道光四年當以今定者為據養母一條始於宋開寶禮註謂收養遺棄三歲兒服齊衰三年明孝慈錄改註云謂自幼過房與人服斬衰三年今律圖並會典皆仍其舊通禮凡例云既與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持服條混且恐開亂宗之漸奏交大學士九卿議定改從宋開寶禮原註定服齊衰期年以符名義並將抱子從姓者為養父母持服一條附載以上二條今仍用律圖原註而附著通禮改定之義於此

案律例無為人後者服圖通禮於為人後者服制增載甚詳多歷來禮書及會典所未備者原定各圖於出嫁女為本宗降服既有圖則此圖自不可少今據通禮增繪一圖於左附律例八圖之後

為人後者為本生親屬降服圖

為人後者為本生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為本生姊妹之于及女在室者均服緦麻外姻之報服亦如之

為人後者之妻為夫之本生父母服大功於夫之本生餘親各從本服降一等報亦如之



女出嫁為伯叔父兄弟及姪之為人後者服小功從兄弟之為人後者服緦麻

本生親屬為為人後者報皆如其服

喪服制度

斬衰（通禮）服生麻布旁及下際不緝麻冠絰菅屨竹杖婦人麻屨不杖餘同（案）斬衰用竹齊衰用桐上圓下方長齊心本在下此杖制也朱子家禮謂杖圍五寸餘邱氏濬家禮儀節謂斬衰之杖圍九寸齊衰之杖圍五寸餘攷之士喪禮云苴經大鬲喪服傳云苴經大搹苴經首經也以草繩爲之鬲與搹通搹者搤也大搹者首經之圍大一搤也朱子云以拇指與第二指一圍爲一搤以今工部尺度之其圍不及五寸喪服傳茬云搹扼也中人之扼九寸開元政和二禮皆云杖大如腰經是己其云首經大九寸則襲用漢儒釋經之文也漢儒用周尺釋經故云扼圍九寸周尺一尺當今尺六寸其九寸當今尺五寸強唐宋之尺與今尺不甚相遠豈有以今尺九寸圍圓之草繩一條環冠於首者乎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禮經言杖圍者僅此一語所謂經者言腰經也殺五分而去一者以大一搤之首經去其五分之一以爲腰經之圍則腰經之大不過今尺四寸杖大如經者謂杖之大如腰經亦不過今尺四寸此斬衰之腰經與杖制也若齊衰之經則遞小矣齊衰之首經如斬衰之腰經其腰經如大功之首經經小則杖亦與之俱小齊衰之腰經以首經之圍殺五分而去一不過今尺二寸三分杖亦如之家禮云杖圍五寸餘不分斬齊已覺過大邱

氏渚儀謂斬衰之杖圍九寸又襲用開元政和首絰之制則更大矣邱氏儀以指尺定喪服制度則所謂杖圍九寸者亦指尺也其法以本人之中指第二節爲一寸以中人論亦與今尺不甚相遠豈有毀疾已甚之子能擁圍圓九寸之杖而成禮於喪次者乎其謬蓋本於攷古而不定於尺故也開元政和二禮首絰之制固不當仍用古尺邱氏更不當以周尺圍九寸之首絰而移載於殺五分而去一之杖圍既不準於古經又不度於時用明儒議禮往往如此不可盡從也

齊衰杖期不杖期〔通禮〕服熟麻布旁及下際緝之麻冠絰草屨桐杖婦人麻屨餘同

齊衰五月三月〔通禮〕服熟桐麻布冠絰如其服草屨婦人麻屨

大功〔通禮〕服麁白布冠絰如其服繭布緣屨

小功〔通禮〕服稍細白布冠絰如其服屨同上

緦麻〔通禮〕服細白布絰帶如其服素屨無飾〔案〕冠服絰屨之制指與古無異第未詳尺寸縫製之法亦惟攷之經傳參以先儒之說而酌乎時世之宜庶不致泥古違今亦不至棄禮從俗斯得之矣

服制沿革

斬衰三年〔通禮〕子爲父母〔案〕爲父古今同爲母周制父在齊衰杖期父卒齊衰三年唐制父在父卒皆齊衰三年明升斬衰〔案〕云古今同者謂儀禮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明會典所載服制皆與通禮同也

爲繼母〔案〕周唐明制與母同

子之妻同〔案〕周制婦爲舅姑齊衰不杖期唐制婦爲舅斬衰爲姑齊衰三年明改姑同於舅

庶子爲適母〔案〕周制父在齊衰杖期父卒齊衰三年明升斬衰

所生母〔案〕周制父在齊衰杖期父卒齊衰三年宋制父在父卒皆齊衰三年明升斬衰又庶子之爲父後者周制爲其母緦麻唐宋因之明併入斬衰

慈母妾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者〔案〕周唐明制與母同

庶子之妻同〔案〕夫之適母統於姑所生母及慈母明增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案〕爲所後父古今同爲母周制齊衰三年明升斬衰又一子兩祧爲國

朝乾隆間　特制之條道光九年議准獨子之子分祧兩房各爲其父母適孫承重者各爲其祖父母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小宗各爲所生父母小宗子兼祧大宗爲兼祧父母小宗子出繼小宗尚未爲所後父母持服丁憂而所生父母無嗣仍以一人兼祧者爲所生父母均服斬衰三年

爲人後者之妻同〔案〕婦從夫服明增

女在室及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爲父母〔案〕爲父古今同爲母明初齊衰三年後升斬衰已許嫁者同

適孫承重爲祖父母〔案〕爲祖父古今同爲祖母明增適孫之妻同

祖在爲祖母服同〔案〕周制齊衰杖期明升斬衰

若祖父俱亡爲高曾祖後者同〔案〕爲高曾祖父古今同爲高曾祖母周制齊衰三年今升斬衰

爲人後者承重爲所後祖父母〔案〕爲所後祖父古今同爲祖母周制齊衰三年明升斬衰

承重者之妻同〔案〕婦從夫服今增

妻爲夫妾爲家長〔案〕爲夫爲家長古今同妾於家長古稱君明稱王今改稱家長

齊衰杖期〔通禮〕適子衆子爲庶母謂父妾有子者

適子衆子之妻同〔案〕爲庶母周制緦麻明升齊衰杖期其妻同明增

子爲嫁母親生母父卒而改嫁者

出母親生母爲父所出者〔案〕爲出母古今同爲嫁母唐增子之妻無服

夫爲妻父母在爲妻不杖〔案〕周制父卒爲妻杖期父在則不杖歷代因之今父母在皆不杖又古有齊衰三年之制明代併入斬衰惟母爲適長子妾爲家長之長子二條降爲不杖期

齊衰不杖期〔通禮〕爲改嫁繼母謂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若不從則無服〔案〕周制齊衰杖期歷代因之今不杖

爲同居繼父謂父卒從母嫁兩無大功以上親嫁母夫又爲之立廟祀先者

爲伯叔父母及姑在室者〔案〕此二條古今同

爲養母撫同宗及三歲下遺棄子者若三歲下遺棄子不知本宗即從所養家姓氏應考出仕者爲養父母之服同並令輟考解任〔案〕宋制齊衰三年明升斬衰三年今降爲齊衰不杖期養子之妻同會典仍入斬衰通禮改

爲兄弟及姊妹在室者〔案〕爲兄弟古今同爲姊妹在室者宋增

爲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兄弟之子古今同爲女在室者宋增

爲子之爲人後者〔案〕此條古今同

祖爲適孫〔案〕爲適孫古今同爲曾孫元孫之當爲後者亦如之

父母爲適長子衆子及適長子之妻〔案〕周制父爲適長子斬衰三年母齊衰三年明降爲齊衰不杖期爲衆子古今同爲適長子之妻周制大功九月唐升爲齊衰不杖期

爲女在室者〔案〕爲在室之女古今同女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如之

繼母爲長子衆子〔案〕爲長子周制齊衰三年今降爲齊衰不杖期爲衆子今增

孫爲祖父母孫女在室出嫁同〔案〕孫及孫女爲祖父母古今同孫女雖出嫁不降

庶孫爲生祖母若父先卒無與父同母之伯叔者爲生祖母持服同並令輟考解任〔案〕此條始於宋開寶禮明集禮明會典皆無之今會

貞始復其制道光元年禮臣議行斬衰三年旋於四年復改正會典云爲慈養祖母同通禮未載女出嫁爲父
母案此條古今同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庶子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
均令輟考解任案爲本生父母古今同庶子爲本生父母會典未載統於子也又案獨子之子分祧兩房各爲分祧父母小宗
子兼祧大宗爲所生父母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小宗各爲兼祧父母均服齊衰不杖期並令輟考解任其餘本生親
屬俱從正服降一等其子孫則祇論宗支服制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
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與兄弟之女在室者案爲姊妹古今同爲兄弟及兄弟之
子宋增爲兄弟之女在室者明增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案此條古今同婦爲夫
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夫兄弟之子古今同爲女在室者明增妾爲家長之父
母家長之妻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生子案爲家長之父母明制爲家長之妻
古今同爲家長之長子周制齊衰三年明降爲齊衰不杖期爲家長之衆子與其所生子古今同案齊衰不杖期服內周制有
妾爲其父母條宋制有嫁母出母爲其子條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條今皆省

齊衰五月通禮孫及女孫在室出嫁同爲曾祖父母案孫及女孫在室爲曾祖父母
周制齊衰三月唐升齊衰五月女孫出嫁者同唐增孫謂曾孫女孫謂曾孫女案古無齊衰五月之制唐貞觀增至今仍之
齊衰三月通禮爲不同居繼父謂先同居後異居者若未嘗同居則無服爲同居繼
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案爲不同居繼父古今同爲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明增孫及女
孫在室出嫁同爲高祖父母案此條唐制孫謂元孫女孫謂元孫女
大功九月通禮爲從兄弟及姊妹在室者案爲從兄弟古今同姊妹在室者唐增
爲姑及姊妹適人者案此條古今同爲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兄弟之子
爲人後者爲父之兄弟爲人後者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若所
後同祖者仍從本服餘仿此爲本生伯叔父母爲本生兄弟及姑姊妹在室
者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本生兄弟古今同爲姑姊妹在室者唐增爲本生兄弟之子宋制餘
皆今增祖爲衆孫及孫女在室者案爲衆孫古今同孫女在室者唐增祖母爲適孫

衆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孫之爲人後者生祖母爲庶孫同案祖母報
服各條今增生祖母爲庶孫女在室者亦如之會典云慈養祖母爲庶孫同通禮未載父母爲衆子婦及
女之適人者案爲衆子婦周制小功五月唐升爲大功爲女適人者古今同會典云慈母養母爲其子婦同通禮
未載伯叔父母爲從子婦及兄弟之女適人者案爲從子婦宋制爲兄弟之女適人
者古今同婦爲夫祖父母伯叔父母爲人後者之妻爲夫之本生父
母其於本生餘親則各從本服悉降一等報亦如之案此二條古今同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
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凡在室之
女與男子同後仿此案爲兄弟古今同爲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唐增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宋增又大功九月服內
唐制有出母爲女之適人者條宋制有女適人爲出母條明省又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服內爲祖父母爲伯叔父母爲兄
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三條本生親屬報服內爲兄弟之爲人後者爲父之兄弟爲人後者爲孫之爲人後者三條會典未載通
禮增

小功五月通禮爲伯叔祖父母爲從伯叔父母及從姊妹適人
者案爲伯叔祖父母爲從姊妹適人者古今同爲從伯叔父母唐增爲再從兄弟及姊妹在室
者案爲再從兄弟古今同爲姊妹在室者宋增爲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從兄弟之
子宋制爲女在室者明增爲祖之姊妹在室者爲父從姊妹在室者案此二條皆唐
制爲兄弟之妻案古無嫂叔之服此條唐增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
室者案此條宋制爲從兄弟之爲人後者案此條今增爲外祖父母案此條古
今同會典有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之父母一條通禮改入緦麻爲母之兄弟及母之姊妹案爲
母之姊妹古今同爲母之兄弟周制緦麻唐升小功又唐制有爲舅母緦麻一條宋以後無服爲姊妹之子及
女在室者案爲姊妹之子周制緦麻唐升小功及女在室者今增適孫衆孫爲庶祖母案此
條今增祖爲適孫之婦案此條唐制爲曾元孫當爲後者之婦同爲人後者爲本生曾
祖父母若所後同曾祖者仍從本服餘仿此爲本生姑姊妹之適人者從兄弟及

從姊妹之在室者爲本生兄弟之子婦及兄弟之女適人者案爲本生姊妹適人者周制姑唐增爲從兄弟宋制餘皆今增婦爲夫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夫之姑姊妹兄弟及兄弟之妻爲夫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爲夫之伯叔爲人後者案爲夫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宋制爲夫之姑姊妹古今同爲夫之兄弟周制大功九月唐降小功爲夫從兄弟之子宋制爲夫從兄弟之女在室者明增爲夫之伯叔爲人後者今增女出嫁爲本宗姊妹之適人者爲本宗從兄弟及從姊妹之在室者爲本宗伯叔兄弟及兄弟之子爲人後者案爲從兄弟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皆宋制餘皆今增爲本宗伯叔兄弟謂伯叔父及親兄弟也曾祖父母爲曾孫之爲人後者妾生有子者爲家長之祖父母案此二條今增又小功五月服內周制有爲孫女適人者條唐制有爲繼母適母之父母兄弟從母條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條宋制有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兄弟子之妻條今省又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服內爲從兄弟及從姊妹之在室者爲本生兄弟之子婦及兄弟之女適人者二條本生親屬報服內

爲從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夫之伯叔爲人後者爲曾孫之爲人後者三條會典未載通禮增

緦麻三月通禮爲乳母案此條古今同謂父妾乳哺者爲曾祖兄弟及曾祖兄弟之妻爲祖從兄弟及祖從兄弟之妻爲父再從兄弟及父再從兄弟之妻案爲曾祖兄弟爲祖從兄弟爲父再從兄弟古今同爲其妻皆唐增爲三從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曾祖之姊妹在室者爲祖之從姊妹在室者爲父之再從姊妹在室者案爲三從兄弟古今同餘皆唐制爲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之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從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再從兄弟之子古今同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皆唐制爲兄弟之曾孫爲從兄弟之孫皆宋制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爲從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皆明增爲祖之姊妹父之從姊妹及已之再從姊妹適人者爲從兄弟之女適人者案爲祖之姊妹父之從姊妹古今同爲從兄弟之女適人者宋制爲再從姊妹適人者明增爲從伯叔伯叔祖再從兄弟爲人後者爲兄弟之孫從兄弟之子爲人後者爲母之兄弟爲人後者爲姊妹之子爲人後者案本生親屬爲人後者報律圖係統載通禮分增爲父姊妹之子案姑之子外兄弟也古今同爲母兄弟姊妹之子案舅之子內兄弟也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子兩姨兄弟也皆古今同爲妻之父母爲女之夫女之子若女爲女之子爲人後者案爲妻之父母爲女之夫女之子古今同爲女之女唐增爲女之子爲人後者今增爲兄弟孫之妻爲從兄弟之妻爲從兄弟子之妻案爲從兄弟子之妻唐制爲兄弟孫之妻及從兄弟之妻皆宋制爲人後者爲本生高祖父母若所後同高祖者仍從本服餘倣此爲本生伯叔祖父母祖姑之在室者從伯叔父母從姑之在室者從姊妹之適人者再從兄弟再從姊妹之在室者爲本生兄弟之妻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本生母之父母及兄弟姊妹

爲本生姊妹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人後各條皆今增祖爲衆孫婦祖母爲適孫衆孫婦曾祖父母爲曾孫曾孫女高祖父母爲元孫元孫女爲元孫之爲人後者案祖爲衆孫婦曾祖父母爲曾孫古今同高祖父母爲元孫唐制餘皆今增婦爲夫高曾祖父母爲夫之伯叔祖父母及夫祖姑在室者爲夫之從伯叔父母及夫從姑在室者爲夫之從兄弟姊妹在室出嫁同及從兄弟之妻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爲夫從兄弟之女適人者爲夫從兄弟子之妻從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夫兄弟孫之妻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夫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之在室者爲夫之兄弟爲人後者案爲夫之伯叔祖父母爲夫從兄弟之妻古今同爲夫高曾祖父母從伯叔父母夫之從姊妹再從兄弟之子從兄弟子之妻皆唐制爲夫祖姑及從姑在室者爲夫之從兄弟及從兄弟之孫爲夫兄弟孫之妻及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爲夫兄弟之曾孫皆宋制餘皆今增女出嫁

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之在室者爲本宗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者爲本宗從兄弟之爲人後者爲本宗從姊妹之適人者爲本宗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案爲從伯叔父母唐制爲伯叔祖父母爲祖姑及從姑之在室者爲從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從兄弟之子皆宋制爲從姊妹之適人者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皆明增

子爲父母改葬既葬除之妻爲夫孫爲祖後並同案改葬之服周制也宋政和禮明集禮皆因之又緦麻服案內周制有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孫之婦二條唐制有爲夫之舅女爲姊妹子之婦爲甥之婦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女適人爲兄弟之孫五條宋制有爲同爨爲朋友二條今皆省又儀禮長中下三殤之服有大功九月七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別歷代因之自朱子家禮畧之附其例云凡爲殤服者降一等明初編集禮尚仍古制至孝慈錄明會典乃盡省焉今通禮及會典皆不載殤服故不著其沿革又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服及本生親屬報服各條並改葬服會典皆未載通禮增

品官喪

初終通禮官員喪禮有疾居正寢女居內寢案唐開元禮宋政和禮皆云有疾齊於正寢司

馬書儀朱子家禮皆云疾病遷居正寢通禮云有疾居正寢又曰女居內寢卽今人所居之正室也古者惟諸侯有三寢故莊公薨於路寢公羊以爲正僖公薨於小寢穀梁以爲非正若大夫士則一寢而已士喪禮云死於適室註云正寢之室正寢內寢原無分別特以男女異稱亦以別於側室耳正室爲婦人所在故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以別嫌也檀弓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註云內者正寢之中本有疾者所常居非遷而居之也故通禮去遷字邱氏濬註家禮謂正寢卽今人家所居之正廳古今居室或有異制而愼終初無異情疾已甚矣氣尚未絕卽移居正廳以待其死固非人子所忍亦非病者所甘且轉動之頃或致頻絕其何以安夫寢之義有三詩寢成孔安廟之後室也禮庶人薦於寢卽邱氏所謂正廳也詩上莞下簟乃安斯寢卽男女所居之正寢內寢也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疏云夫妻俱然故曰皆若以寢爲廳事豈士之妻亦可遷於正廳乎下文小斂條云帷堂如寢謂死者在室將斂始遷尸於堂以尸未設飾故以帷障之使如寢室曰如寢者非謂堂卽寢也家禮於朝祖後行遷柩禮日遂遷於廳事明前此停柩在堂至是始遷於廳也然此乃三月以後事也斷未有有疾未死而卽遷於廳事者

疾革遺摺三品以上官得具遺摺遺言皆書之案向例大員身故有呈遞遺摺者亦有齎進遺本者其遺本一項嘉慶十七年奉　諭停止惟遺摺聽其照例呈遞

既終子號哭擗踊去冠

被髮徒跣諸婦女子去笄案被髮之制始於開元禮云男子被髮徒跣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不被髮徒跣婦人不徒跣女已嫁者不被髮

期功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皆易素服男哭牀東女哭牀西異向案皆易素服謂男女皆易常服之無文采者開元禮謂有服者用白布十五升初喪固難驟辦且服尚未成何得遽用白布古人變除之節以漸而加也婦人去首飾易以竹木簪

作魂帛結白絹爲之案魂帛之制禮經所無古者始死設重辭以木爲之縱橫交貫縱一橫二縱木長九尺至三尺自天子迄士庶各以其等橫者半之取煮湯沐尸之餘米爲粥盛以鬲或八或六或四或二亦眡其等冪以疏布懸於橫木之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置於堂之西南用以依神其名重之義有二說一取懸鬲重累之義一云既有棺又有木故曰重也司馬書儀始用許氏愼鄭氏康成束帛依神之說易重爲魂帛謂如束帛之式考古之束帛用絹一疋卷兩端相向而束之朱子家禮改用白絹摺爲長條交互穿貫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肖人之形近世行禮者遂用其式於左書死者生年月日時右書卒年月日時其長短無定制

爲位於尸東案爲位謂設虛位今人作靈位以素綾若紙爲之不書奉祀子名又設畫像於案正中皆古人立重之遺意也

前設案奠閣餘生前食飮所餘

案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人老及病飮食不離側故設庋閣既死則奠其餘○庋音詭

脯醢酒果用吉器案始死以生禮事之故用吉器古人常畜脯醢始死未暇別具卽用生時所餘之饌今人或無脯醢但設食物數器可也

立喪主以適長子無則長孫承重案適長既死又無孫可承重則以適次攝無適次則以庶長攝俟得孫承重後於神主改題奉祀之名凡子孫主喪專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以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又朱子云凡喪父在父爲主今以子爲喪主似未當楊氏復曰主饋奠則以長子卒哭後月朔之奠則以父爲主似亦未當蓋父在則父爲喪主此禮之不可易者也其奉饋奠則遣子代行庶於情理兩盡若以夫主妻之奠不拜則簡於禮朝夕亟拜則又過禮也邱氏濬於家禮朔奠儀節增入夫祭妻一條似可不必惟成服之後發引之前酌行親奠可也

主婦以亡者之妻無妻及母之喪則以喪主之妻當之

護喪司賓案護喪以家長或兄若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稟之司賓以戚友

司書贊祝諸執事人案司書以弟若姪贊祝以戚友爲之書儀家禮別設司貨掌財貨出入及親賓奠賻之數無則以司書兼之

治棺民公采棺朱髹飾金花侯伯一品官以下朱棺案通禮云一品官以下朱棺其別於采棺之制者惟無飾耳然未言朱棺之制止於何品雍正元年例云侯伯一品官至五品官故皆朱棺內襯一層六品官以下至兵民故皆棺內襯一層五品以下

但日棺而不言朱棺乃六品以上之制今世俗通用髹黑之棺
蓋五品以下棺制也治棺之材以厚終之記云油杉為上柏次之土
杉為下孟子云中古棺七寸周七寸今四寸許也則棺之厚以
四寸為率王制云六十歲制謂治棺也人漸老則死期將近故以
必豫為制之不致倉卒取辦有失厚終之旨夫棺非絞紟衾言
一日二日而可為者故不在君子恥具之列為人子者烏可以
豫凶事為解而不講於歲制時制月制日修之禮哉凡棺制頭
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為虛簷高足致令藥土不實又
古者葬必有椁開元政和二禮皆云下柩於擴內席上則唐宋
已有棺而無椁矣司馬溫公曰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
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擴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
用之為愈也故通禮不載其制間有用者不在禁例
及凡喪具
案喪具即沐浴襲含大小斂及成服所應用之物或買之市肆
或命工製造皆次第預辦護喪者以籍記之免致臨時失誤

護喪者使人上遺摺訃於有司及親屬僚友
案訃禮經作赴今
俗用雕板印送有
親厚者或以喪主名加書函其餘書問悉停有以書來弔者須
卒哭後答之又附訃而致於僚友者有行述即唐宋人之行狀
也行狀為請諡而作亦有求銘而作者在唐宋皆以異姓之能
文者為之今則以喪主自作而借銜題其先人之諱然行述之非
可猝辦或卒哭後另送可也又儀禮士喪禮記喪大記初終
後有舉復一節所謂升屋而號是也孝子之心冀其復生故有

持衣招呼之事開元政和二禮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明會典皆
仍之通禮不載此節蓋古禮有可有可無者復與設熬之類是
也設熬見後
大斂條後

襲通禮越日小斂案越日謂死之明日**侍者於寢室施幃設浴牀於尸牀前**
案浴牀即用臥牀去腳或以板代舒簟設枕不用氈褥以便
漉水沐浴開元禮云六品以上施幄幄即幃也尸未設飾故
幃其室非
幄於牀也
施牀東置案陳沐浴巾櫛含具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
玉屑五案八品九品含用金銀屑凡品官自八品以下與士禮
同後做此含飯之禮古用米貝貝乃水蟲之甲即書顧命所謂
大貝是也古者以貝為貨如今之用錢非謂貝即錢也司馬書
儀載含飯用錢三枚置於尸口之中左右蓋誤以錢為貝矣明
會典庶人喪禮云以匙抄米實於尸口并實以錢邱氏濬注家
禮亦云實三錢於尸口皆用書儀之說也錢有銅腥且易繡澀
甚非所宜而宋氏穩四禮初稿又謂米易生蟲珠玉誨盜改用
使君子仁三枚謂可以殺蟲更與飯含之義無涉考開元禮三
品以上含用璧四五品用碧六品以下用貝政和禮品官用璧
士庶用貝用貝雖古法亦非今之所宜通禮改用珠玉金銀取
其寶貴即用美之道也然珠玉曰小金銀曰屑無取乎多亦何
致有誨盜之患哉飯含之米古用粱稷今多用稻通禮雖未言

及亦須先進淅淨稻米少許後用珠玉金銀方與飯米含貝之
義相合又飯含之飯上聲用生米飯之也今誤讀去聲用炊熟
之飯者非是荀子云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生
稻謂米也槁骨謂貝也今用熟飯非反生術之謂矣
襲牀在浴牀西襲事陳其旁常服一稱朝衣冠帶各以其等案襲事謂衣服也禪
複具謂之稱古者死人不冠但用帛冒其首名之曰掩蓋以襲
斂主於保護肌體重在輭實古冠高而有翅磊塊難安故司馬
書儀用幅巾以代掩今制無論冬
夏皆用冬朝冠取其輭而安帖也
侍者遷尸浴牀南首諸子哭踊婦人出女喪則男出**迺去尸衣覆以斂衾侍者奉湯入哭止沐髮櫛之晞以巾束之抗衾而浴拭以巾訖結襲衣縱置於牀南領**
案荀子云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
髮也式與拭通其云不沐不浴者謂死者之沐浴與生者異但
以水濡其巾櫛三理其髮三拭其體而已即所謂反生
術也今浴尸惟胸前及手足心用巾數拭之即此義也
舉尸易牀徹浴牀浴具埋巾櫛及餘水於屏處迺去衾襲裳服朝服加面巾案面巾以絹為之方尺二寸**喪主以下為位而哭**喪主及諸子坐於牀東奠北同姓丈夫以

服為序坐諸子後西面主婦及諸婦女子坐於牀西同姓婦女
以服為序坐諸婦後婢妾又在其後東面均南上尊行丈夫坐
東北壁下西上尊行婦女坐於西北壁下東上異姓丈夫坐於
外之東西上異姓婦女坐於幃內之西東上若內喪則同姓丈
夫皆坐幃外之東異姓丈夫皆坐幃外之西
案男女坐次子婦藉以藁餘人藉以薦席
執事者執含具前喪主起盥親含尸訖哭復位案家禮云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小斂通禮是日執事者帷堂如寢陳斂牀於堂東加斂衣三品以上
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
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
皆以繒案古者斂衣皆左衽
不紐今但去紐不用
左衽古者斂衣外別有庶襚謂親屬僚友所致衣服陳而不用
所謂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也今至厚戚友有以衾來者大
斂後加於尸上既蓋而至
則焚之即致襚之遺意也
複衾一
二品以上色絳四品以上色
絪五品色青六品色紺七品
色灰案古之斂衾黃表素裏今制黃色非官
民所應用絳紬緞諸色各服其等裏皆用素
紟紋皆素帛
案紟
單被
也用布五幅紋以布為之小斂縮者一橫者三大斂縮者一橫
者五縮直也既斂用紋以約紟加衾於其上今人斂用絲綿埶
單用生絹為之
亦能經久不壞
既辦迺遷尸牀於堂中行斂事畢喪主暨諸子

括髮加首絰腰絰皆以麻婦麻髽餘同案括以麻束髮也髽用麻繩撮髻首絰加於巾上以一股麻爲之禮所謂環絰也腰絰散垂其末長三尺

大斂通禮三日大斂執事者以棺入設於堂正中南首承以兩凳案家禮置棺於堂中少西古以右爲上也通禮設於堂正中今以中爲尊也其云南首者禮書無論宅與墓之方向皆以外爲南內爲北古者小斂遷尸於浴牀大斂置棺於堂首皆向外足向內故云南首惟遷柩告廟納柩於壙則以首向內足向外今以魂帛朝祖無遷柩告廟之禮惟納柩於壙仍用北首從古制也南方爲陽北方爲陰陽爲明陰爲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禮運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棺尙在堂不忍遽以神待之士喪禮飯含章注所謂尸南首是也及其葬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之幽之義也今之停喪以棺首向內者非是承棺之凳須堅而平不得過高棺內奠七星板案棺內奠用七星板開元政和二禮及司馬書儀皆未載始見於朱子家禮治棺條注云棺內用瀝青溶瀉厚半寸以上以熟煉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上鋪以紙紙上加七星板瀝青者用少蚌粉黃蠟松脂青油合煎而成者也今有用生石膏末布底者邱氏濬補家禮棺具條云用板一片鑿爲七孔其長廣度棺中可容然未詳七星板始於何時及考顏之推家訓終制篇云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隨牀上惟施七星板又通典載元陵喪儀云加七星板於梓宮內其合施於板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上然則此板之設自隋唐已有之板之鑿孔大如錢斜鑿梘槽一道使七孔相聯貫其木用杉不必過厚藉茵褥施綿衾垂其裔於四外民公藉三層侯伯一品以下一層案藉用綢絹或布爲之又古者棺椁皆有裏喪大記所謂大夫裏棺用元緣是也楚人棺內有用漆褚苧布爲裏者亦有用櫻皮剪去硬邊疊布棺底俟斂訖收衾後以櫻皮上掩其尸作魚鱗交搭之狀其法亦善附載於此屆時奉尸入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卷衣以塞空處令充實平滿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迺蓋棺加錠施漆三品以上比葬每月三漆五品以上月再漆七品以上月一漆案漆棺之制雖有定數若豫治之棺以歲久加漆不在此限近人棺用瓷灰和生漆布底又楚人於蓋棺後有用櫻絲密織棺外如織櫻箱式者然後用漆灰平布鬆其面其法亦善附身附棺無嫌詳愼但視其力之能致否耳徹斂牀遷柩其處柩東設靈牀施幃帳枕衾衣冠帶屨之屬設頮盆帨巾於靈牀側皆如生時柩前設靈座奉魂帛几筵供器具建丹旐於門左

內喪則於門右漢人以絳帛爲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七品以上七尺題曰某官某公內喪書封某氏某之柩縣以竹杠依靈右案銘旌禮經作明旐其制絳帛粉書帛廣充幅長短以品爲差杠之長短稱其旐品官借銜題寫用另紙書題者姓名粘於旐下葬時去其名紙題曰某官某公某封某氏係題者之辭士喪不借銜題則稱顯考顯妣庶人喪不用銘旐又今人弔輓用祭幛聯額以旐死者皆明旐遺制所推而行之也執事者陳饌案食品用素器案大斂後始用喪奠故易吉器爲素器而閣餘之奠如故啟帷行斂奠禮內外就位如寢司祝焚香奠酒喪主以下哭盡哀畢下帷每奠皆同及夜奉魂帛復牀諸子次於中門外寢苫枕塊不脫絰帶諸婦女子次於中門內帷幔枕衾皆布素哀至則哭晝夜無時案儀禮大斂後有設熬一節用筐盛熬熬之穀陳於棺下君黍稷稻粱各二大夫黍稷粱各二士黍稷各二加以魚腊開元政和二禮向因其制書儀家禮始去之今粵俗有昔飯加酒貯以罐陳於棺下者似卽設熬遺意又有塗殯一節亦爲書儀家禮所省然三月而葬時雖不久奄柩在堂塗之可禦火患今人用版四圍灰砌內實以沙亦塗殯遺意

成服通禮是日成服五服各以親疏爲等案儀禮三日成服除死日數之是第四日所謂生與來日也故書儀家禮皆云大斂之明日成服惟開元禮云三品以上三日成服除去死日數六品以下則并死日爲三日通禮云是日成服亦并死日數卽用大斂之日也盖蓋棺以後斷無復生之理陳饌既用素品孝子之心以成服爲安耳

給假持服通禮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仕者解任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入公門不與吉事會典不娶妻納妾門庭不換舊符通禮期之喪二月薙髮在喪不昏嫁九月五月者踰月薙髮三月者踰旬薙髮在喪均不與燕樂八旗官在京者三年喪持服百日後薙髮供職二十七日內居家仍素服不與吉事爲祖父母兩月後薙髮供職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爲曾祖父母爲撫養庶母爲伯叔父母爲兄弟爲妻爲已授室之子一月後薙髮供職其在內廷行走王公大臣官員給假十四日不兼職任之王以下入八分公

以上大臣京堂給假二十一日制服期內居家仍素服不與吉事爲高祖父母
爲庶母生有子者爲伯叔祖爲從伯叔爲從兄弟爲兄弟已授室之
子爲兄之妻爲子婦爲己授室之孫既殯七日後薙髮供職爲
伯叔祖母爲從伯叔母爲再從兄弟爲弟之妻爲從兄弟之妻
爲兄弟子之妻爲孫婦殯後薙髮供職制服期內均不與燕樂
漢官在京者期功之喪給假持服眡八旗官之制惟殯後供職者定給假三
日會典凡　京師應陪祀致齋各官有期服者一年不與大功
以下在京病故者一月不與聞訃者十日不與
丁憂事例會典內外官員例合守制者在內由該部具題關給
執照在外由該撫照例題咨回籍守制京官取具同鄉官印結
外官取具原籍地方官印甘各結將承重祖父母及嫡親父母
與爲所後父母例應守制開明呈報俱以聞喪月日爲始不計
閏二十七箇月服滿起復○凡內外大小官員遇父之生母病
故父已先故又無父之同母伯叔及父同母伯父之子惟其回
籍治喪其本身出繼爲人後者遇本生父母之喪令其回籍守
制均以一年爲限○起復遲延二年以內者先准其起復再查
取遲延職名議處二年以上者由部行查原籍是否無故逗遛
照告假違限例分別議處再准其開復
朝夕奠通禮大斂翼日喪主以下夙興侍者設頮水櫛具於靈
牀側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位侍者收頮櫛具奉魂帛出就靈
座案通禮朝夕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初祭日設遺衣服於座皆本古經設重依神之遺意今人又命畫工追摹衣冠坐像設
於靈前通禮未載蓋畫像非倉猝可辦亦有不及備者故不著爲令萬氏斯大曰畫像之事溫公以爲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

帛依神而朱子不改夫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古人自有深心若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則不妨有於今日徐氏乾學曰神像之設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愚
謂當摹之人情而已文翁講堂爲之土偶以像聖賢人以爲非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
子嘗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得而復見矣歲時享祀一展視焉而音容如在若親其笑語聆其謦欬焉悽愴悲懷之意益於
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悠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柰何其欲去之也朝奠衆哭執事者設
果蔬酒饌如生時祝焚香斟酒點茶喪主以下詣案前再拜哭
盡哀以其服爲序皆男先女後宗親先外姻後復位哭止日中
設果筵奠酒及夕又奠均如朝奠儀侍者詣靈牀舒衾枕奉魂
帛於牀上退諸子婦哭盡哀迺止每奠皆如之朔望則殷奠具
盛饌於朝奠行之案殷盛也閣餘之奠如是徹遇新物則薦如朝奠儀案新物如
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及瓜果之類皆是
初祭大祭通禮越日行初祭禮侍者詣靈前設遺衣服於座案古
者祭必有尸今以遺衣服置於座卽爲尸之意也終喪後靈座既徹則以衣服及杯棬杖履等常用之物藏於家廟故通禮品
官廟制七品以上有東西廡以藏遺衣物入九品則以篋藏於房所謂遺衣物者卽此靈前陳設之衣物及手讀之書籍皆是
也通禮後條所云奉衣服及楮幣送燎所焚燎蓋祭畢而焚者爲明衣古用布今以紙爲之或病時所著附身之衣非靈座所
陳之衣服也今富貴之家以死者之衣送遺親屬尙屬近情有以盈箱累笥盡附烈炬者果何爲耶不若取其常用者藏於廟
不常用者分於族戚亦使人念其先代交誼而不忘耳執事者陳饌筵羊酒具楮幣民公筵十
有五席羊七楮四萬侯筵十有三席楮三萬六千伯筵十有二席楮三萬二千均羊六一品官筵十席羊五楮二萬八千二品
官筵八席羊四楮二萬四千三品官筵六席楮二萬四品官筵五席楮萬有六千均羊三五品官筵四席楮萬有二千六品七
品官筵三席楮萬均羊二案楮幣卽紙錢及金銀楮錠也見於史者唐書王璵傳云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以紙寓錢爲
鬼事五代史記云晉祭顯陵焚紙錢於南莊周世宗慶陵用楮錢大如盞口雕印文字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游亞寶見於祀
載者封演見聞記云今代送葬鑿紙錢積爲山盛加雕飾昇以引柩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魏晉以來始有

紙錢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李濟翁資暇錄云邵康節春秋祭祀約古今行禮亦焚楮錢伊川程子怪而問之曰明器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戴埴鼠璞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南齊東昏侯剪紙爲錢以代束帛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禮皆屛去余謂不然漢文帝園陵瘞錢爲盜所發近於之死而致生之是不知也且足以貽禍以紙寓錢亦明器爾與塗車芻靈何以異所謂不知神之所爲也若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耳以上數說論焚楮最爲通義附錄於此 五服之人咸集各以其服爲序司祝焚香斟酒喪主以下詣案前再拜哭奠如儀卒奠侍者奉衣服及楮幣送燎所焚燎大功者是日易素服行大祭禮儀與初祭同期服者是日易素服案通禮初祭大祭皆不用祝文哀不能文也至遷柩朝祖以後始用告辭然亦質而不文至題主虞祭以後始用祝文此易哀以敬之節也

親賓弔奠賻〔通禮〕親賓聞訃告弔於喪主之家未斂至者入門易素服司賓待於廳事以贈賻儀物授司書入臨尸哭盡哀遂弔喪主特哭喪主以下哭稽顙無辭賓出司賓送成服以後至

者各以其服弔具酒果香燭厚則加貨財皆書於狀先使從者持狀通名司書籍記之以禮物入陳靈前喪主以下就位哭司賓出迎賓入詣靈座前舉哀哀止跪焚香酹酒再拜與喪主出帷稽顙哭謝賓答拜慰唁出喪主哭入司賓延客待茶賓退司賓送於門外案賓見主人不答其拜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以其力之所能爲嘗其未備之具遺子弟僕從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觴之奠以爲襚與賻庶合乎古人匍匐救喪之義毛氏奇齡曰周禮以喪禮哀死亡卽今弔喪之禮也生相恤者死相弔凡弔者賻者必賷盡其情不徒飾往來之虛文逐飮食之末節始於哀死亡之禮庶幾不失

親臨賜奠〔通禮〕如有 特恩 親臨賜奠者儀與親王喪禮同案親王喪禮云王子率合屬官跪迎於大門外執事官設座於左有司官置奠几 駕至 御前大臣前引 皇帝座祭御酒三爵舉哀畢 駕興 王子率屬跪送如前儀

賜卹諡致奠〔通禮〕如 特恩賜卹者戶部給祭銀公四十兩侯三十五兩伯三十兩子及一品二十五兩男及二品二十兩三品十六兩四品十二兩五品十兩六品八兩七品六兩工部給葬銀公六百五十兩侯六百兩伯五百五十兩子及一品五百兩男及二品四百兩三品三百兩四品二百兩五品以下一百兩 一品以上奉 旨予諡者內閣擬諡以 聞翰林院撰擬碑文工部給碑價公侯伯四百兩子及一品三百兩 二品以上遣官讀文致奠一次予諡者祭文由翰林院撰擬不予諡者由內閣撰擬 屆日喪家設使者奠位於靈前設讀祝位於靈几之左設喪主及諸子跪位於靈右主婦跪位於帷內執事者豫陳祭物齋 諭祭文從使者素服至喪主率諸子免絰去杖止哭出迎於門外道右先入就位跪俯伏贊者引使者升中堂就位立上香司祝就讀祝位立讀祭文訖復於案執事者實酒於爵授使者使者三奠爵畢少退喪主率諸子降西階下行三跪九叩禮向 闕謝 恩仍至大門外俟使者出

跪送迺還苦次

諡法〔會典〕

忠 肫誠翊贊○危身奉上 孝 慈惠愛親○大慮行節○能養能榮 純 志慮忠實○安危一心

誠 肫篤無欺○實心施惠 文 道德博聞○脩治班制○勤學好問○錫民爵位 獻 智質有禮 成 遂物之美○通達強立

憲 博聞多能○行善可紀 宣 善聞周達○誠意見外 昭 明德有勞○容儀恭美 明 獨見先識○察色見情○譖愬不行

哲 智能辨物 度 心能制義 武 剛強直理○闢土斥境○折衝禦侮○剛強以順 烈 有功安民

勇 勝敵壯志○見義必爲 壯 武而不遂○勝敵克亂○屢征殺伐○死於原野 剛 強義果敢○追補前過○威武不屈

果 好力致勇 威 猛以強果○強義執正 桓 辟土服遠 毅 致果殺敵○強而能斷 恭 敬慎事上○愛民弟長○執事堅固○尊賢敬讓○旣過能改

敬 夙夜儆戒○小心恭事○善合法典 莊 嚴敬臨民○威而不猛○履正志和

端 守禮執義 恪 敬共官次○威容端嚴○溫恭朝夕 欽 威儀悉備○寅恭奉職 穆 布德執義○中情見貌 厚 忠誠自植○敦仁愛衆

安 和好不爭○止於義理 泰 循理安舒○臨政無慢 敦 溫仁忠厚○善行不怠 裕 寬和自得

良 竭忠無隱○宅衷易直 康 安樂撫民○溫柔好樂 惠 勤施無私○撫字心殷○與利裕民 和 推賢

讓能○不剛不柔○柔遠能邇順和比於理○慈仁體民温德性寬和正守道不移○心無偏曲肅執心決斷○身正人服簡平易不訾○執要能周靖寬樂令終○柔德安衆清避遠不義○潔己奉法介執一不遷節好廉自克○謹行制度○艱危莫奪慤表裏如一僖小心畏忌○恭愼無過平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貞清白守節○不隱無屈確執德不回質強立守義○名實不爽潔不汚不義思念終如始○追悔前過愼夙夜敬畏○小心克勤密思慮詳審○追補前過定純行不爽○安民大慮直敏行不撓○率性無邪義制事合宜○先君後己勤能修其官○宣勞中外○夙夜匪懈襄闢地有德○甲冑有勞○因事有功景由義而濟○布義行剛敏好古不怠○才猷不滯理才敏詳審○治繁不擾通物至能應○行善無滯達質直好善○疏中通理榮寵祿光大隱懷情不盡愍使民悲傷懿賢善著美案謚法分上中下三冊惟下冊七十一字一百四十六義羣臣賜謚者用之除親王外皆以二字爲謚由詞臣得謚者上一字坐謚文死事之臣上一字坐謚忠

賜卹事例會典一品官在外身故者將祭文封交該督撫委員致祭二品以下官不奏　賜卹不請謚　特旨予卹予謚者則由部題請祭葬均按照加降品級如從二品加二級者照一品例正二品降二級者照三品例其由一二品降級照三品以下官例者仍讀文致祭給葬費革職留任者照現任品級請給祭銀無葬費現任文武一品官給全葬二品官在任已滿三年給全葬未滿三年者給半葬其予告丁憂告病回籍者應得卹典與現任同文武官員陣亡者由兵部議給卹賞得　旨行知到部由部題請一品至九品官給與一次致祭併造葬銀兩不論歷奉年分其委署職銜大於本職者照所署職銜給與未入流照九品例外委照把總例如奉　旨減半議卹者祭葬銀俱減半官員因公差委於大洋大江黃河洞庭洪澤等湖遭風飄沒者照陣亡官例按品給與祭葬內洋內河飄沒者減半如雖係

外洋外河因公飄沒而事非差遣者照減半例再減半給與

扶喪通禮品官卒於位與在任遭父母喪者初喪成服朝夕奠皆如前儀擇日扶櫬還家卒於京者禮部給沿途照驗兵部給郵符夫馬在直省者由任所督撫給咨牌均行本籍得入城治喪案品官之妻卒於任所扶櫬同籍亦得進城治喪惟品官柩回　京師不准入城係二品以上大臣由部專奏請　旨備行舉儀從各服其品告啟期於親戚僚友啟行前一日行啟奠禮喪主以下就位哭祝詣靈前跪告曰今擇某日奉靈柩還故鄉敬告俯伏興喪主以下稽顙哭再拜興復位盡哀止厥明遷奠告遷於柩前禮亦如之徹祝納魂帛於櫝役人舁轝入遷柩就轝主人以下轅哭眂載出大門加幃蓋發引儀從在前銘旌魂帛從喪主以下杖哭隨柩及郊親戚僚友祖者向柩設祖奠役人倡舉賓向柩再拜主人稽顙哭謝賓退斂儀

從遂行主人乘素車途次止宿奉魂帛銘旌於靈柩前凡柩暫停同水行則設奠陸行則上食及朝啟行亦如之案若由長江大河則柩未登舟先具酒饌祝文以賓親一人祭水神於河干上香再拜酹酒讀祝如開光祭土神之儀至家前一日遣僕戒家人豫於十里外布幕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以迎柩至暫駐幕內設奠祝焚香斟酒跪告曰靈輀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敢告俯伏興衆序哭再拜興柩行咸徒步哭從至家安靈牀於殯所男女各就位哭設奠祝焚香斟酒跪告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衆哭拜如初受弔朝夕設奠並如前儀

給驛事例會典京官一品至五品外官文職道員武職游擊以上在任在差病故者文七品武四品以上陣亡者均給夫十六名馬四匹京官六品以下在任在差病故者外官文職知府武

職都司以下隨征病故者文八品武五品以下陣亡者雲貴川廣新疆微員病故者均給夫十二名馬二匹

扶櫬路費【會典】各省縣丞以下官在任病故不論家口多寡每千里給路費銀十兩不論道里遠近每員加扶櫬銀八兩於藩庫存公銀內支給教官有在五百里以外者亦照例支給微員父母身故一例支給扶櫬銀兩

聞喪奔喪【通禮】官員在外聞喪三年者訃至哭對使者問故又哭盡哀易服如初喪儀訃於有司遂奔喪戴星而行見星而止途中哀至則哭哭辟市邑將至家望其境其城其鄉皆哭至家哭入門升自西階憑棺西面哭踊婦人東面哭踊無算少頃尊卑相向哭細問病中之故復哭迺被髮徒跣（婦人不徒跣）翼日成服

括髮婦人髽皆加麻絰喪期以聞訃日始餘如在家之儀【案】官員奔喪牽於交替不時資斧不給比至家而柩已葬者先詣墓哭盡哀而後入門　期以下聞訃者易服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官員在職非本生父母喪雖期猶從政不奔喪聞訃易素服爲位而哭持服於私家入公門治事仍常服期喪者一年不與朝祭之事服闋於私家爲位哭除之【案】扶喪奔喪皆衰絰在身以速歸故里安妥先靈爲急務如遇風雨阻隔亦當潛伏旋次無沿途拜訪親友謁見官府之理即有聞其過境親來弔唁者亦止匍匐門外稽顙致謝蓋扶喪以守柩爲主奔喪以未及見柩爲戚非酬應時也

治葬具【通禮】三月而葬【案】三月而葬既葬而有三虞之祭初虞祭於葬之日中則葬用朝日可知初虞用柔日則葬以柔日可知是三月而葬不擇月也葬以柔日不擇日也朝而葬不擇時也黃氏宗羲曰古之葬必筮日非生尅衡合之謂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即是凶日筮者筮此也時則皆以賀明惟昏禮用夜有定期也今之葬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宵中而下壙擇時之害也劉氏榛曰或問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左氏曰大夫三月士踰月宜何從曰檀弓引子思之言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不言大夫也蓋三月亦通禮矣曰今人以速葬爲恝於親何也曰非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報急速也不待三月而葬先王且許之又何恝之與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不歸於土猶旅人不歸於家其不予親以安可知也故律云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出禮入律人子可不惕然懼乎若夫曠歲年而若無事焉者是棄其親而已矣故擇名曰葬不如禮曰埋不得埋曰棄

營葬地【案】葬地有祖塋可祔者祔葬若祖塋窄狹或有妨礙別擇可安之地而葬之即古人所謂卜其宅兆也蔡氏世遠曰今堪輿家爲風水之說者審擇乎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之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貪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惑於房分之說者果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推其說卒無有合即考之郭璞葬經及素問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徐氏乾學曰古者葬不擇地周官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爲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

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後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地域有限子姓繁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改卜成子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自秦罷封建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去聖久遠邪說蠲起淫巫囂史得贊鼓其間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即有所謂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壟之狀畧如今世葬書壽龍捉脈之爲者至東晉郭璞專攻其術世乃依託爲青囊之書轉相禁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爲人子若孫者慨於禍福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析地脈斟酌向背誣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於是祖父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以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爲地不可不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爲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謂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缺處乃可用但一鄉之地求其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絶者何可多得昔晉有九原漢有兆邱凡國

家之冢墓卒爲令則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葬師謂所乘者止一綫之氣僅容一人之棺餘皆爲彼法所棄而不用如此則舊家未沒新冢日多安所得千百億之美地而給之吾故謂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可如期惟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爲子若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澆俗而歸諸厚司邦教者所當留意也吳氏榮光曰今之爲地師者甫識一丁字卽取世俗謬悠之書意爲揣摩挾大羅經走田塍山角譁然號於衆曰某地富某地貴某地旺丁王者利其地之可以迷售而得善價也則傳迹而誇粧之又恐其說之無徵而不足取信也則低首下心而詢究之彼卽證以謬悠之書主者入市果得是書從而意爲揣摩遷相傳受則又一地師出且百地師出矣此謬悠之書之害人也其文人墨客稍知俗說之失剽竊楊曾緒餘以逞雄辨而足述不踰百里終日講求皆紙上之巒頭畫中之沙水而不知形勢理氣之妙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楊曾之書亦足以害人也由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則已之非而強以爲是人之是而強以爲非求地者徇道旁之謀溺禍福之說紛然無所措其手足竟有遷延至數十年而不葬者於戲仁人孝子掩其親亦必有道而不料其流弊至於斯極也

治葬具

案葬具卽下文出殯下葬應用之物高氏珩曰近人治喪事其後費也動至千金或數百金問之則曰富貴之家創焉遂相效而務過之不然世俗將以爲譏論其心則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後盡於人心之義也曰以是而師孟子其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孝子之於親豈沾沾以財事哉固有其大焉者事親之道而偕爲聖賢上也策名王朝免於邪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酒炙之養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堂斧之制矣夫酒炙之養未敢後以爲孝也然而吾親實享之勝於祭而太牢矣衣衾棺槨之制亦未敢後以爲孝也然而吾親之身猶切焉勝於葬而儀衛矣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聞焉其於切者或致懈焉反沾沾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且其勞多而費重一一自爲之與曰親知之相助然也曰是皆樂助之與曰有施爲者有報焉者其報者則我之施固在前矣其施者則我之報將在後矣似未嘗偶人也曰是不然親知相愛誠有樂爲助者則亦有不願者矣夫不願而使之助則致厭之道也力不能而強之則致怨之道也雖其人理當報我而力實不能強之報猶怨矣况強之施焉者乎曰富家自爲之何如曰免於怨矣然惜其拙於用財而不知有財之足進於孝也夫以致戚之時而致飾以爲觀美不過欲令小民俗士歎美其家誠富貴有子孫[illegible]獨不畏士君子之竊笑乎欲盡孝而無財則已耳財[illegible]孝不有嘗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宇以隆世守者[illegible]之不又有推述父母之遺命而贍三族以及鄉黨建[illegible]荒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厚福可也[illegible]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爲善孰有大於濟衆者乎稱此不爲

驗輕費萬金譬猶擲之曠野可謂拙於[illegible]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其親[illegible]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缺也夾道之[illegible]之酒食衣服不敢不豐也其甚者一日[illegible]償一家之喪百家賻贈而不能給故稚[illegible]於累年停屑而不恤爲是果有益於親乎知其無益而[illegible]欲悅觀者之目而已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優樂詭麗之具以博婦孺一時之咍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若夫襪庭之說古所無也勿靈以象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功布以前車銘旐以識別本以適用也益而爲幢爇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傾王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絺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歐用兩殆喪家歌舞所由始也無所昔而歌無所歐而舞蓬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凶之衣墓有主賓之位此盧幄之所由設也盧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倖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何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

凡塋地以步計

一品九十步封丈有六尺二品八十步封丈有四尺三品七十步封丈有二尺四品六十步封一丈五品五十步封八尺六品四十步七品二十步封皆六尺

發步均自塋心數至四旁

案塋地以步計者爲買地而塋他人不得跨越或葬祖塋族人不得於步內更葬也若葬已業地有畸零或有前葬者步數不足不在此限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家禮因之今制惟庶人之封四尺然南北地勢高卑異宜聽其減殺但不得踰等

〔會典〕官民營葬不得造立地券

案地券在隧道內石牀之前用甎石甃成官民均不得僭用隧道故亦不得造地券

〔通禮〕圍以垣

公侯伯周四十丈二品以上三十五丈五品以上三十丈六品以下十有二丈案圍垣之制會典云公侯伯周八十庹一品以下七十庹三品以下六十庹六品以下二十四庹庶民十六庹庹音托兩腕引長之謂也五尺爲一庹八十庹卽四十丈也與通禮所載文異而數同

置守塋戶

公侯伯四戶二品以上二戶五品以上一戶六品以下二人案淮陰侯葬母令其旁可置萬家此守冢置戶之始也然置戶必有墓田方能久守墓田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子孫私售族人盜賣所不免但取其租入供修祭之用給守戶之食足矣

設石像生

公至二品用石人石馬石虎石羊石望柱各二三品減石人四品減石人石羊五品減石人石虎案設石像生之制風俗通云罔象好食死人肝腦故葬日爲方相氏入壙驅之又立方相於墓側罔象畏柏與虎故墓前植柏立虎漢旌陽大守趙起墓有石柱霍去

病墓立石人馬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墓有石人羊虎柱如生前儀衛此石人石獸石柱所由起也石人一名翁仲石柱一名華表通禮云三品減石人四品減石羊五品減石虎則六品以下減石馬庶士并去望柱可推而知今華表之制士庶有用之者而不知其僭也

墓門勒碑書某官某公之墓婦人則書某封某氏若合葬則並書之公侯伯碑身高九尺廣三尺六寸螭首龜趺首高三尺二寸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碑身高八尺五寸廣三尺四寸螭首龜趺首高三尺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碑身高八尺廣三尺二寸麒麟首龜趺首高二尺八寸趺高三尺四寸三品碑身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天祿辟邪首龜趺首高二尺六寸趺高三尺二寸四品至七品碑身高眡三品遞減五寸廣眡三品遞減二寸皆員首方趺其高均眡三品遞減二寸案碑之爲制始於宗廟麗牲宮庭測景之石自秦以來因於其上紀功德然未用於葬地葬之用碑古以木爲之所謂豐碑桓楹是也用以懸棺下窆漢以後始有神道碑其文止曰某官神道之碑立於兆之東南蓋地理家以其方爲神游之地故以爲名亦間有刻文表墓者降及唐宋其文益繁通禮於墓門勒碑但書某官某公之墓不言刻詞復古制也又品官碑制尺寸等殺及趺蓋象形之制通禮皆因明會典舊式三品用天祿辟邪首漢宗資墓前有石獸二左爲天祿右爲辟邪皆刻字於聘見集古錄又州輔墓亦有此二獸見水經注及金石錄漢書西

域傳注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通禮云用天祿辟邪首者殆兩獸並刻以一角兩角爲別邪刻壙誌用石二一書如碑碣一詳記姓諱諡字無諡則止書字州邑里居服官遷次及其生卒年月日時葬處坐向所遺子女石字內向以鐵合而束之案墓之有誌齊王儉云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作石誌然前漢杜子夏臨終刻石埋於墓前又南宮寢殿有王史威長葬銘魏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欲後人有所聞知則漢魏以來已有墓誌不始於宋至於比干銅槃衛靈石槨夏侯佳城則好事者之爲也誌文之作蓋慮陵谷變遷墓爲人發此石先出或能見而掩之在家禮所載止記姓名字貫生卒年月及葬地通禮從之不重在鋪陳功德也今據潘氏昴霄王氏行黃氏宗羲金石三例詳定誌式附錄於右

附墓誌銘式蓋書

皇清誥授六品以下曰敕授以子孫得封則曰誥封敕封某某大夫六品以下曰某某郎從八從九品曰某某佐郎武官公侯伯一二品曰某某將軍三四品曰都尉五六七品曰騎尉其從曰佐騎尉八九品曰校尉其從曰佐校尉

某官某諡某公旗人書氏漢人書姓無官者書姓字曰某君某甫之墓誌銘或三行或四行

篆書誌首標題與蓋同次列某人撰文某人書丹某人篆蓋具書出身封階京外官全銜誌云公名位著者稱公同輩稱君者舊稱府君或稱先生友人則稱字諱某字某姓某氏某府州某縣人或云其先世爲某處人何時遷於某處遂爲某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名位不著者從畧曾祖以上有著名者則特書考諱某存則曰父名某三代皆直書名諱不得以字號代仕者書其終官及封贈者妣某氏某封某贈存則稱母生曰封死曰贈生子幾人公次第幾兄弟有著名者則書餘則否少時志趣若何及長科第若何或以別途起家歷任京外某官遷次凡幾治行若何書其一二可傳者餘從畧無官則書其一二遺事足爲鄉人法者以某年號第幾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甲子古誌卒葬之日皆書甲子而不書時終於某官任所或終於家則曰終於里第正寢古誌不書生年月日今多從俗書於卒年之前或書於卒年之後則曰距生於某年月日有諡者書其諡年若干歲齒尊者曰享年或曰春秋卽以其年三月而葬故曰其年葬而隔歲曰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

鄉某里某山之原或祔於某處祖塋若遷葬則書某年月日遷葬於某所旅葬則書葬於某縣某所古誌不書葬處坐向今多從俗故通禮仍之娶某縣某氏某官某人之女祖及兄弟有著名者則特書繼娶亦如之妾雖有子不書男子幾人長某次某有官者書現官先卒者書終官子之婦不書女子子幾人女子亦子也故稱女子子長適某縣某人次適某縣某人壻已仕者書其官不書何人之子其父著名則特書女在室者書字某氏或云未字子女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妻有祔夫葬者則分書子庶子統於嫡不書所生之母其孫幾人曾孫幾人古誌不及孫曾今但書其數而不著其名有求銘者遷葬者則書名亦不書孫爲某子所出曾孫爲某孫所出爾雅曰姊妹之子謂之出左傳曰康公我之所自出公子重耳秦出也凡出皆指母族言不得屬於父祖某人爲請銘銘曰云云銘有用韻者有無韻者有序與銘具者有以序爲銘者有以銘爲序者有三言四言者有用騷體者有長短句者不拘一格惟以簡勁爲要婦人誌婦從夫蓋與標題書

皇清某官某公名某元配若繼配某封某氏之墓誌銘夫無官則書某

君名某妻某氏誌中敘年若干歸於某氏以夫若子官封某號以某年月日終於內寢或夫與子任所子女幾人非所生者不書餘與男誌式同

魏氏禧曰君子為文章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幽可質於鬼神故善善雖長不敢為不試之譽此豈獨於子弟交游在所必慎即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使吾親為聲聞過情之人且人之善否宗族鄉黨未有不知吾九實一虛則人將執虛例實既因一事以沒其九而人情不服必加誇誣是求榮反辱也故曰虛譽其親與自誇其親等吾輩立言自有本末此即便是立身大節不可以為迂且小而忽之也案此條可為徇情諛墓及自諛其祖父者戒附錄於此

作神主及主櫝時案伊川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有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除趺在七寸二分之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粉塗其前面而以書屬稱謂高曾祖考稱謂官諡旁題主祀之名陷中書姓名字及行第左書生卒年月日時右書葬地方向加贈易世則筆滌粉面改書之以滌字之水灑於牆壁上外改中不改櫝高廣製櫃趺下為方牀容主為度唐宋主制櫝外別有韜藉今不用

上編竹格為蓋四出檐垂流蘇繪荒繪幃均青藍色公侯伯織五采二品以上施散金五品以上畫雲氣六品七品素繪無飾承以杠五品以上皆髹朱六品七品飾紅堊案柩舉之制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為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閒須極圓滑以脊塗之兩柱近上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少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加短杠短杠上更或加小杠此家禮舊式也然須寬平大道方便行走今人改方牀四隅用大繩繫於伏兔上如天平然地有低昂而柩適平又改兩頭橫杠皆用活梢平路排行過窄曲處可以魚貫直進更為便用又流蘇謂瓔珞之屬荒以飾棺蓋幃以飾棺旁障柩畫翣五品以上四六品七品二案翣以木為筐如扇而方衣以白布四圍畫雲氣其制有黼翣黻翣雲翣之別俗所謂亞字牌者即黻翣也兩己相背為黻故形如亞字黼翣畫斧形雲翣畫雲氣五品以上黼二黻二雲二六品以下雲翣二兩角高廣各二寸筐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舉行持以障柩士庶喪無此制皆引布二案引羊晉切去聲古以車載物車行挽之以馬惟喪車用人挽車之索謂之引引亦謂之紼今以整疋白布為之繫杠之兩端前屬於翣柩行引布前導禮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曲禮助喪必執紼是也凡有服親屬皆在引布內孝子最後功布一案功布用新白布為之長三尺懸於竿竿長五六尺執以導柩遇道路有傾欹則視布之低昂以為節使舁柩者知所備其以功名者謂治布之功細密凡喪皆用粗布此布功細則色白而易見服制有大功小功亦以治布精粗為別士喪禮冪尊用功布則以功布為冪餼之用開元禮祝執功布升以拂柩則以功布為拂塵之用冪餼之布名同而制異此布柩未出則拂塵柩既出則引路俗用白紙旛導柩即此意也今之功布與繖條多以贊禮執之長尺許非古法矣僅

靈車一案靈車以奉魂帛及主櫝儀從各從其品案一二品文官得用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劍黃金棍桐棍皮槊肅靜牌迴避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武官減黃金棍皮槊增刑杖二三品至九品官遞減命婦各從其夫官銜牌賦其人所歷任或其祖父子孫所舊有無定數明器各從其俗或埏土或以竹木及紙為之案明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又為牀帳茵席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家禮又有苞以盛遣奠餘脯筲以盛五穀罌以盛酒醯醢下葬時納於便房朱子曰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故通禮去之今俗貯五穀為糧食罐其遺意也〔會典〕官員等喪葬除賃用槓轝棺罩執事外其鞍馬衣箱等項量力照例備用力不能備者聽其節省奇巧樓臺等項概行禁止

開兆祀土神〔通禮〕擇日開兆喪主率諸子適兆所以宗親或姻賓一人告於土神執事者設案兆左陳酒饌置祝文告者吉服至盥詣案前立執事者二人奉香執壺琖隨立左右告者跪上香再拜酹酒如儀祝奉祝文跪於告者之左讀曰維年月日某官某敢告於司土之神今為某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庶饈祗薦於神尚饗讀畢興退告者俯伏興復再拜退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是即祀土神之始至開元政和始詳其儀唐宋以來皆稱其神為后土氏邱氏濬改稱土地之神不若通禮稱司土之神為當遂開壙隨地所宜使子弟幹事者留眠之喪主以下還案家禮有作灰隔之法其法先布細灰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以石灰細沙黃土各等分篩拌勻以淡酒灑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為灰隔牆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板近上復以炭灰築之及牆平而止

遷柩朝祖〔通禮〕葬有日豫以啟期告於親戚僚友發引前一日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哭朝奠訖祝跪告於殯前曰
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俯伏興喪主以下哭盡哀再拜役人徹帟
遷柩障以翣侍者移靈牀於堂正中靈座几筵仍設祝奉魂帛
前柩喪主以下哭從及外堂布席置柩祝奉魂帛跪告曰請朝
祖俯伏興執事者布席於廟兩楹間祝奉魂帛詣廟〔案〕朝祖之禮象其人
平生出必辭尊者也開元政和二禮無之古者奉柩朝於祖載以輀軸書儀家禮皆仍其制邱氏濬以今人家廟狹隘難於遷轉改奉魂帛以代柩取其便也通禮從之喪主以下哭從及門止哭入序立階下祝
奉魂帛置席北正中再拜興奉魂帛還靈座喪主以下從出廟
門哭從如初
祖奠〔通禮〕日夕祖奠設饌如朝奠儀喪主以下舉哀祝盥詣靈

座前止哀祝焚香奠酒畢告曰永遷之禮靈神不留今奉靈車
式遵祖道俯伏興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親賓致奠行禮如成
服致奠儀賓出喪主以下代哭如在殯時〔案〕代哭謂更代而哭使不絕聲
遣奠發引〔通禮〕厥明五服之人會葬者畢會執事者陳明器吉
凶儀從於大門外公鞍馬八侯伯七一品六二三四品遞減一五品以下二納靈車於門內
之右役人舉轝入二品以上六十四人五品以上四十八人七品以上三十二人設於堂上喪
主以下哭踊遍載喪主輟哭視載周維以組令平正牢實執事
者設遣奠於庭如祖奠儀祝跪告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
遣禮終天永訣俯伏興徹役人以杠轝舁柩祝奉魂帛就靈車
奉主櫝設魂帛後柩出大門施幃蓋屬引遂發丹旐銘旌前導
旗人以丹旐漢人以銘旌次儀從次明器次靈車次功布次轝外親分挽引

布在前〔案〕家禮出葬時方相在前役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至墓以
戈擊壙四隅今以紙偶爲開路神卽方相遺制無品級故通禮不載喪主以下絰杖衰服男在柩
旁步從女在柩後輿從哭不絕聲〔案〕開元政和二禮及書儀家禮明會典皆云婦人送葬障
以行帷制用粗白布爲之使人夾持以別內外蓋婦女亦步從也若道遠或城市安能步送通禮改用輿從禮從宜也道遠但
送出城門若里門喪主有疾不堪步亦得輿從尊行者皆乘車馬出城門若里門親賓
不至墓者於前途立向柩再拜役人權停轝乘者皆下喪主哭
謝賓退柩行如初若墓遠主人以下皆乘素車從望塋而下道
中哀至則哭每宿設靈座置奠如在殯儀次日啟柩亦如之
窆〔通禮〕葬之日執事者豫張靈幄於墓道右中置几一設藉柩
席薦於壙外鋪陳壙中之事設婦人行幃於羨道之右〔案〕羨音延與埏
通墓道也靈車至幄外止祝奉魂帛置几上奉主櫝置魂帛側設奠

如儀柩車至壙前役人脫載去幃蓋方牀下於藉席祝取銘旌
去杠縱加柩上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親賓送者再拜辭歸
喪主及諸子稽顙謝賓退屆時將窆內外五服之親以次再拜
辭訣丈夫哭羨道東婦人哭羨道西擗踊無算遂窆〔案〕開元政和二禮及
書儀家禮明會典葬時主人皆有贈幣用元六纁四各長丈八尺卽士喪禮所謂制幣元纁束也金氏賁亨曰柩至郭門公使
宰夫贈元纁束主人襲贈用制幣此君施於臣之禮用之窆以榮君賜也後世既無君賜元纁之事而孝子自爲之以贈其親
於義何居故通禮去之喪主輟哭臨眡執事者整銘旌藏誌石〔案〕家禮云墓在平地
則於壙內近南先布甎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甎四圍之而覆其上若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
埋之金石例云墓誌納之柩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定制上下二石字皆以丹塡之二石相合處
以薄石片揩起揩石如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貫相壓著或用石匣四周畧高二三分將誌石放入加蓋亦不相壓
設明器掩壙復土喪主以下哭盡哀退就靈幄序立〔案〕實土成墳乃附棺

最要之事故旣夕篇云卒窆而歸窆未卒則不能遠歸也家禮云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主人先奉靈車歸其說本之司馬書儀書儀乃西北葬法先期用甎甃地壙至日安柩其中今所謂推棺葬也故云匠以土塞壙門可以須臾畢事若家禮載有灰隔之制乃南方葬法灰隔壁可豫爲而實土成墳究非頃刻可了必須躬親監視故通禮於開兆儀則云使子弟幹事者一人留視之其時猶未葬也至於窆儀則無是語可見速反而虞雖爲古禮必實土成墳親留監視之人而返方無後悔也又合葬位次朱子語錄云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考禮是如何陳淳問曰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答曰祭以西爲上則葬亦當如此邱氏濬曰世俗循習已久凡葬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如此恐數世後安知子孫不誤以考爲妣乎通禮於品官喪未及合葬之制其親王以下喪云合葬者男左女右則品官及士民可推令之合葬者當以朱子葬妻之說爲是又檀弓葬者藏也死而不藏是委其親於道路也世有停棺不葬者推求其故或以爲乏財或以爲不得葬地及時日不利愚謂其情倘有二端一惑於地師之異論一迫於兄弟之異心彼以爲然此以爲否相持不決遂至無所適從夫人子事親當求其安几杖扶持安其生也棺槨葬埋安其死也必求吉壤以庇後人遂至久奄不葬是不與其親以安也爲人子者但當自盡其心已以爲可安則親安矣家長以爲可安則一家之人無不安矣兄弟皆同父之人豈有不欲安其親者又何必以龍穴沙水之說偏質於地師吉凶禍福之端交爭於骨肉而後能以一杯之土爲吾親埋骨地哉張氏爾岐曰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自襲斂而殯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旦夕栝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安其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成乎其爲葬者也殯則不可以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以不斂斂則不可以不殯相待而爲終始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人有親死踰日而不襲踰三日而不斂踰旬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如久客而不歸歸而未能至此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而葬者身皆不得祥除也乃知古之人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哀經其心所痛在於未葬爲人子者能不惕然哉朱氏載曰近世士大夫有累世數棺不葬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喪之需斂殯也未聞有因貧而委其親不斂不殯者亦既斂且殯矣何有於葬一日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其地皆在國都之北夫何擇焉一日時日不利禮三月而葬是不擇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

堋是不擇時也竊謂不葬之患有二其不可者有三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久奄中堂固難防守厝之荒野又保無意外之虞乎其患一木受風則裂漆乾久則脫甚或蛀朽至於檢骨易棺于心其何以安其患二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有寶貴之物藏之篋之又從而扃鑰未已也必藏之窆室而後無患殯而不葬是緘寶而置之道路也人子愛親曾不如物乎其不可者一始死而襲而斂而棺槨凡爲葬計也棺斂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斂乎與其不葬也寧葬而裸其不可者二既葬而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舉無所用之不葬者將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禮也將烝當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祔廟則遷其當祧之主而改承祀之名既不葬將終不遷乎其不可者三也今律雖有停柩之罰卒無舉行者意惟禮官申暴露之禁請於朝著爲令有除服未葬者仕官不授官生儒不與試授官者以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某所某年月日服除列於狀傍取族鄰及墓地人結狀與詭言已葬者事發以匿喪論連坐與結之人若士民許族鄰首其異庶乎人人知警

祀土神題主〔通禮〕是日祀土神於墓左如開兆祭儀惟祝辭改營建宅兆爲窆兆

擇宗親善書者一人題主〔案〕通禮仍書儀家禮之舊於墓前題主蓋未葬則神麗於柩既窆則神麗於主墓前爲先靈絶續之交故神主必題於此近日官紳喪禮皆於出殯前一二日行題主禮於喪次蓋以墓地僻仄難以迎賓或道里稍遠供張不易耳

執事者設題主案於靈座東南西向筆墨具對案設盥二一祝盥一題主者盥喪主以下序哭於靈座側祝盥啟櫝出木版臥置案上題主者盥就位書某封謚某官顯考某公母則稱顯妣某氏神位訖〔案〕家禮粉面主下在旁題曰孝子某奉祀或問朱子曰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祝奉木主置靈案上焚香奠酒喪主以下再拜

祝跪讀告辭於靈座之右曰哀子某謹告於先考某官封謚府君母則稱先妣某封氏形歸窀穸神返堂室神主既成伏惟精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案〕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儀禮士虞禮三虞卒哭祝辭皆稱哀子則古無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之別晉雷孝淸問於范宣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孤孫孤子宜何稱宜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日宜至祖母服訖然後稱孤子則易哀稱孤始於晉世其於祖母稱孤孫母稱孤子亦非對孤

子輿馬之父也至唐開元禮始以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傳重者於祖父稱孤孫祖母稱哀孫爲別至於父母俱亡合而稱之曰孤哀子則始於司馬書儀而朱子家禮因之也讀畢興復於案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祝焚告辭奉魂帛埋墓側案書儀家禮於初虞後始埋魂帛謂魂帛所以代重重之埋在此時也通禮改於窆後埋之既奉新題之主則神有所麗自可不必復奉魂帛以歸矣奉主納櫝置靈車而還在途不驅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反哭虞通禮靈車至家喪主以下哭從入大門及庭止祝奉木主出車並櫝奉之設几上南向喪主及諸子在寢東西向親屬以服輕重爲序在諸子後婦人哭於房中有弔者如在殯儀洒修虞事案虞安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凡祭以質明惟初虞則以葬之日日中行事家禮云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再遠途中遇剛日行再虞禮三虞之祭且闕須至家乃行執事者具牲饌品數各眡其等陳設如祭禮見官員家祭祝啟櫝陳主於

靈座主人以下就位哭哭止贊參神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執事者二人一奉香盤一挹尊酌酒詣主人左右跪左進香主人三上香右進爵主人酹酒於地以爵奠於案退復拜位及諸子親屬行一跪三叩禮贊初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匕箸醯醬於几前案北跪一叩興退入於房庖人解牲體實於俎執事者奉以升薦於供案執爵者奉爵主人獻爵於正中跪叩興復拜位立贊讀祝主人以下跪祝詣祝案之左跪讀文曰維年月日孤子某敢告於先考某官母則稱先妣某封氏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無時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虞事尙饗讀畢興復於案退主人以下哭一叩興贊亞獻主婦率諸婦和羹實於鉶實飯於敦出薦於案及腊肉炙胾叩興退如初主人獻爵於左案書儀家禮再獻以主婦爲之終獻以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爲之下卒哭祔祭及四時家祭皆然今從婦人治具陳饌其三獻禮皆主人將事三虞祔祭並同贊終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餅餌果蔬叩退主人獻爵於右如初獻儀贊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興哭祝焚祝文主人奉神主納櫝徹哭止至夕奉神主於靈牀朝奉諸靈座朝夕朔望奠如初案明會典云再虞之後罷朝夕奠通禮初虞條云朝夕朔望奠如初大祥條云徹靈牀靈座罷朝夕奠蓋以靈座未徹不應遽罷朝夕奠必俟大祥後祔主入廟方罷此奠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如初虞禮祝文易初虞爲再虞三虞餘同案乙丁己辛癸爲柔日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古者葬用柔日故儀禮始虞用柔日如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庚日三虞今不拘剛柔葬日既葬後遇柔日卽再虞可也

卒哭祔通禮百日卒哭儀同虞祭祝文改虞事爲成事案卒哭者卒無時之哭也非至是輟哭始死哭不絕聲殯後葬前於廬中思憶則哭皆無時之哭百日後朝夕哭如故然皆有時古者卒哭之祭繫於三虞之後其日用剛如庚日三虞則壬日卒哭開元禮及書儀家禮皆因之自政和禮始以百日爲期而繫是祭於朝夕奠後夫既葬而虞

虞而卒哭此序之不可易者也故通禮仍其百日之期而易其祭於三虞之後是日喪主及諸子咸薙髮入奉几筵用哀服有故而出易墨衰冠冬氊緯夏朱緯去頂藏終喪皆如之至是始以吉祭易喪祭卒哭之明日夙興執事者詣廟具饌陳設如常祭禮設亡者案於祖考神案東南西向祝啟室奉四世神主以次設於几如時薦之位案三虞皆祭於寢至是始祭於廟祭畢仍奉主還寢至大祥然後遷主入廟主人率衆先哭於几筵前奉亡者之主詣廟諸子以下哭從及廟門止哭主人陳主於東南案上序立階下焚香進饌祝讀告辭曰維某年月日孝曾孫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府君某尙饗次讀祝於亡者位前曰孝子某案士虞禮卒哭以前稱哀子祔祭以後稱孝子卒哭之祭雖漸卽乎吉至祔乃爲吉祭之始開元禮大小祥祝文俱稱哀子政和禮稱孤子皆非是司馬書儀改稱孝子通禮從之所謂祭稱孝子孝孫是也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祔事於顯考某官

府君（母則稱妣某封某氏）適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尙饗餘行禮儀節與常祭同畢祝焚告文奉神主復於室徹主人奉亡者之主復寢諸子以下從出廟門哭隨至几筵前納於櫝訖哭止衆退護喪者代喪主爲書使人徧謝親賓弔賻者（案曲禮非弔喪無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況受弔日喪主稽顙謝賓旣謝之矣何必他日又踵門乎故通禮但以書謝無喪主往謝之禮徐氏乾學曰後世有謝孝之禮考之古經有拜君命及衆賓之文註謂尊者加意必往拜謝則所謝者皆來賻之人非盡弔客而謝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其所詣近在一城之中豈若後世之遠都歷邑過在數百里之遠而亦往叩其門哉況古之所重者君賜故因拜君而卽拜衆賓後世大臣及大臣父母之沒例得蒙䘏典者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柰何於遠客之弔而僕僕往謝哉孝子處苫出次嘗奉朝夕奠以守喪爲主卽百日卒哭後亦當居廬讀禮豈可以惡車苴絰奔走道途況吾能守禮卽不往謝人亦安得而責之愼毋錯會經言以貽知禮者之誚）

小祥通禮期而小祥於忌日行事質明祝啟櫝出主諸子及期親就內外位哭盡哀焚香進饌酒讀祝（辭同卒哭惟改卒哭曰小祥成事曰常事）行禮與卒哭同（案祥吉也由小祥而大祥漸卽乎吉也至是喪主以下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遺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

大祥通禮再期大祥忌日行事先一日告遷於廟執事者具果酒如常儀設案於東序西序前各一主人盥詣廟啟櫝陳諸神主焚香進果酒如常告儀祝讀告辭曰維某年月日孝孫某謹告於某官府君某封某氏（四代備書）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官某府君某封某氏神主親盡當祧某官某府君某封某氏以下祔主宜改題世次遞遷不勝感愴謹以果酒用伸虔告尙饗讀畢焚祝主人以下俯伏興再拜奉各神主以置東案上子弟善書者一人改題高曾祖神主訖以紙裹應

祧神主陳於西序案奉改題主遞遷於室虛左一位以俟闔室衆退厥明諸子諸婦女子致祭於几筵前陳設行禮如初期儀（惟祝辭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諸子從喪主奉亡者之主詣廟設於東室再拜奉祧主藏於夾室闔門出迺徹寢室靈牀靈座罷朝夕奠徹几筵斷杖棄之屏處

禫通禮中月而禫二十七月旣周之日行事（案中間也大祥後更間一月爲禫二十七月也禫祭名孝子之心澹澹然平安之意）屆日夙興執事者設几案於寢堂之中主人率諸子入廟詣考位前啟室焚香再拜跪告曰孝子某將祇薦禫事敢請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奉主至寢堂陳於案執事者陳饌案於前喪主及諸子於東壁下就位舉哀婦人哭於房中焚香進果饌酒醴如常儀祝讀告辭曰維某年月日孝子某謹告於顯考某官府君神主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禫事尙饗主人以下俯伏興再拜祝焚告文訖奉主復於廟闔室皆退諸子素服終月始服常服（案禫之說聚訟紛然鄭康成主異月而禫王肅主同月今通考禮文檀弓云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又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王肅之言爲可據士虞禮閒傳皆言中月禫謂僅在祥月中也卽今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卽禫亦不害爲中月鄭氏特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兩文不釋中爲閒遂定爲二十七月司馬溫公朱子皆知王說爲是而不敢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容變也又小祥大祥皆於忌日行事則小祥實十有二足月大祥實二十四足月而禮家謂十有三月而小祥二十有五月而大祥者併追喪之月計之也然則禫之二十七月亦應從遭喪起算今制官吏服闋必扣滿二十七月而除則今之禫除實二十七月之踰月矣蓋律禮皆令甲之書寧使仕進者口月而後闋以杜狩競之習亦親喪從厚之意也）

忌日奠通禮歲逢忌日前期齊厥明主人及子弟素服詣廟設

案於所薦神主室前主人盥啟室奉主就案焚香薦蔬果酒饌告曰茲以某府君某官遠諱之辰妣稱某封某氏謹備庶羞清酌恭伸追慕俯伏興及子弟皆再拜如時節薦新之儀禮畢徹納主閤室退案禮記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忠宋官員遇私忌准給假一日今無給假之例然必變服致齋居宿於外不接賓客以自致其追慕之誠庶為中禮若宴飲如故談笑如故雖奠猶不奠也又人子為已故父母生辰設奠歷代禮書皆無其文惟元義門鄭氏泳家儀謂事亡如存似不可少為撰祝文儀節補入家禮宜朱子之書日行而日偽也其流至於姚旅露書所載明南州宗室謂親卒日為諱忌其生日為明忌孤子遇父母逢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為誕禮家無有糾而正之者夫結綵張燈開筵召客其以親為果在而能享吾之奉觴上壽乎苟一念及於歲序遷流生不及享必有為之食不下咽者今乃萊衣菊部賀客盈門其將為一己娛樂邪抑為來客後豪富邪開宴者忘親往賀者無禮此實人心風俗之所關最重者故通禮無生辰之奠所以防其甚也

拜埽通禮歲寒食或霜降節拜埽壙塋其日主人夙興率子弟

素服詣墳塋執事者具酒饌僕人備芟翦草木之器從既至主人周眡封樹僕人翦除荊草訖以次序立墓前焚香供酒饌再拜在列者皆再拜興案通禮云祭墓具酒饌未載所具之數雍正元年定例云凡公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周年百日及上墳常祭祭筵羊隻各照定例內減半用庶民常祭亦照定例從減○定例謂初祭大祭也減字謂一品官初祭大祭筵十席減為五羊五減為二或三猪二萬八千減為萬四千上及氏公侯伯下至士民各照前數遞減然則祭墓酒饌各有定制力不能具者酌用之可也又徐氏乾學曰先儒云古不祭墓禮經無明文然傳記則有之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孟子亦有東郭墦間之祭則春秋戰國時已有行之者矣況經固言之矣曰反其國則展墓而入展墓非卽後世之拜埽乎拜埽既有之則薦以時物亦禮之緣情而起者獨怪末俗相沿改假上冢之便召客宴會酣飲忘返有類於踏青藉草之游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朱子云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行在哭盡哀今縱不必爾亦當致其忱惕懷愴之意行墳域省封樹翦荊棘培土壤事畢近者旋返遠則記旁舍一飯而去是為禮之變而不失其正矣遂祭土神陳饌墓左上香酹酒主人以下序立再拜退案李氏光地曰墓祭起於奠后

土為先人託體於此歲祭焉所以報也今之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輒加食其藏蔑而已簡慢之極神何以安故祭土神之牲饌當與祭墓同其豐潔會典清明祭埽官民均不得插用墳花案墳花以楮錢為之飾以采繒卽皇子喪儀所謂寶花也今民間但用紙糊或插春條者不在禁例

庶士喪案庶士謂八品以下官至生監也

初終襲斂通禮士喪禮疾革書遺言既終子號哭擗踊去冠被髮徒跣諸婦女子去笄期功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皆素服立喪主主婦護喪贊祝諸執事人治棺及凡喪具護喪者使人訃於有司及戚友執事者帷寢設浴牀於尸牀前襲牀在浴牀西東陳沐浴巾櫛含具含用金銀屑三襲事陳其旁常服一稱冠及禮服各以其等帶鞾皆備侍者遷尸浴牀南首諸子哭踊婦人出女喪則男出適去尸衣覆以斂衾侍者奉湯及巾櫛入沐

浴喪主及諸子止哭眡執事者結襲衣縱置於牀南領舉尸易牀徹浴牀浴具埋巾櫛及餘水於屏處適去衾襲常服禮服加面巾卽牀前為位立魂帛設奠陳生前所食脯醢酒果用吉器喪主以下為位序哭如禮位詳見官員喪儀後同執事者奉含具前喪主盥含尸訖哭復位越日小斂執事者帷堂陳斂牀於堂東加斂衣複一褶一複衾一紟絞皆備斂畢遷尸於堂喪主暨諸子麻括髮加首絰腰絰皆以麻婦麻髽餘同三日大斂執事者以棺入承以兩凳棺內奠七星版藉茵褥施綿衾垂其裔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納生時所落齒髮卷衣以塞空處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遷蓋棺加錠施漆比葬月一漆徹斂牀遷柩其處柩東設靈牀施幃帳枕衾衣冠帶屨之屬設頮盆帨巾皆如生

時柩前設靈座奉魂帛凡筵供器具門內立引旛漢人以絳帛爲銘旌八品七尺九品有頂帶者五尺及題曰某官封未仕則否顯考某府君之柩婦則書顯妣某氏依靈座之右設斂奠內外序哭如儀及夜奉魂帛復牀諸子次於中門之外寢苫枕塊不脫絰帶諸婦女子次中門之內幃幔枕衾皆布素哀至則哭晝夜無時

成服朝夕奠及祭弔通禮是日成服輕重以親疏爲等厥明喪主以下夙興侍者設頮水櫛具於靈牀側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位侍者收頮櫛具奉魂帛出就靈座設奠焚香斟酒點茶喪主以下哭叩盡哀及夕如朝奠禮侍者詣靈牀舒枕衾奉魂帛於牀上衆哭盡哀遂止夕奠皆同朔望則具殷饌於朝奠行之案士喪禮有月朔之奠又云月半不設殷奠則士不望奠惟朔奠而已通禮則云朔望皆具殷奠與品官同惟庶人之喪朔望皆不設是奠盛殷之爲言盛也祭品之設雖眂四時寢爲爲少殺亦必具酒醴魚肉然後爲盛禮經所謂士不望奠者固爲下於尊者而言亦以一月再舉恐力難備具也如力能備者寧從其厚特不爲庶人律耳初祭日陳饌筵三羊二梏一萬大祭儀同親賓弔奠如禮見官員喪儀案近日士族行禮有所謂堂祭文者歷述其父母生平行事止哀聽讀奠知其非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固非人子所能盡言況苦由匍匐之餘哀不成聲何文之有故通禮於初祭大祭皆無辭至遷柩朝祖以後始用告然亦質言其事父母之前事亡如存即終喪入廟亦不得以文祭也又有讀蓼莪之詩用申堂奠者悽惋之音聞者頗涕雖非家禮所有較之祭文稍爲得體

扶喪奔喪通禮士卒於其職官八品九品以下同或在職遭喪者扶櫬還家聞喪奔喪皆如品官之禮案開元禮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家禮云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柩堂中非宗子尊屬隨便門入安於其所居若居城中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於郭外不載毀牆而入之說開元禮本之禮記鄭注曾子問之文解爲毀宗而入訓闕爲牆而於雜記至於廟門不毀牆義不能通乃訓此牆爲裳帷謂去柩車之衣也不知入自闕乃門闕之闕不毀牆乃牆垣之牆若牆爲裳帷脫之可也何言毀乎漢儒以曲說

釋經遂使後世有毀門入柩之事至大歷十四年敕士庶在外身亡卽柩入京城亦不許所司過止而毀牆之令始罷今制非品官卒於位者不能入城奈何本居城外者倘用開元舊制雖宗子尊屬亦不許入中門生時所出入居處之地其死也乃不相容孝子之心安乎況死於道路人子所深痛正當歸殯於家安其體魄倘拘俗忌而竟置於外則與未嘗歸櫬者何異

期服治喪及守制例會典文武生童及舉貢監生遇生祖父母並本生父母之喪例應治喪及守制者期年內俱不許應試有隱匿不報朦混干進者事發照匿喪律治罪其月課等試無關功名棄取者不在此例

啟殯至葬通禮三月而葬營葬地及葬具壙塋周二十步封高六尺闔以垣周十二丈置守塋二人墓門石碣員首方趺勒曰某官某之墓無官則書庶士某之墓婦則稱某封氏無封則稱某氏刻壙誌式見官員喪儀作神主及櫝製柩轝下爲方牀上編竹格爲蓋四出檐垂流蘇絹荒絹幃杠轝飾紅翣無翣引布二功布一靈車一明器仍各從其俗擇日開兆喪主率諸子適兆所以親賓一人告土神執事者陳酒饌於兆左告者吉服盥就位上香酹酒讀祝祝辭均見官員喪儀下同行禮如儀遂開壙使子弟一人嚚眂之喪主以下還葬有期豫以啟期告於戚友發引前一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奠訖告遷柩於殯前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役人入遷柩祇奉魂帛前喪主以下哭從及外堂仍設座於柩前奉魂帛辭於祖禰復於靈座從哭如初及夕祖奠如朝奠儀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親賓致奠行禮如成服致奠儀賓出喪主以下代哭如初質明五服之人會葬者畢會執事者陳明器於大門外設鞍馬二納靈車於門內之右役人舉轝入八品三十二人九品

及有頂帶者二十四人設於廳事正中喪主以下哭踊迺載喪主輟哭視載牢實載訖設遣奠如祖奠儀役人舁轝祝奉魂帛就靈車奉木版櫝設魂帛後柩出大門施幃蓋屬引遂發引播銘旌前導旗人以引播䉒人以銘旌次明器次靈車轝從外親分執引布在前喪主以下絰杖衰服男在柩旁步從女在柩後輿從哭不絕聲出城門若里門親賓不至墓者於前途立向柩再拜役人暫停轝喪主哭謝賓退柩行如初及墓執事者豫張靈幃於墓右置靈座几筵設題主案於右設藉柩席薦於壙前鋪陳壙中之事設婦女行幃於羨道之右靈車至幃外止祝奉魂帛於几上奉主櫝置魂帛側柩車至脫載去幃蓋方牀下於藉席祝取銘旌縱加柩上喪主及諸子憑棺哭婦女哭羨道西屆時男女以次哭叩辭

訣親賓送者再拜辭歸喪主及諸子哭謝遂窆喪主輟哭眡執事者整銘旌藏誌石明器復土喪主以下哭盡哀執事者陳饌於墓左致祭土神如開兆祭儀喪主以下退就靈幃之左序立祝盥復魂帛於箱啟櫝出木版臥置案上宗親善書者一人盥就位題主訖祝奉木主於几上設奠焚香奠酒讀告辭喪主以下哭叩盡哀祝焚告辭奉魂帛埋於墓側奉主納櫝置靈車而返在途不驅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返哭至祔〔通禮〕靈車至家喪主以下哭從入門祝奉木主設几上諸子在寢東服親序在諸子後婦女哭於房中有弔者悉如在殯儀迺修虞事執事者具饌品數各以其等主人以下就位哭主婦薦羹飯主人獻爵讀祝行禮如時薦儀畢主人奉主納櫝徹哭止衆退百日卒哭儀同虞祭厥明執事者具饌於寢室如常薦禮設亡者案於祖考神案東南啟室陳神主主人率衆先哭於几筵前奉亡者之主如寢諸子以下哭從及寢門止哭陳主於東南案上衆序立焚香進饌讀告辭行禮如常薦儀祝焚告文奉神主復室徹主人奉亡者之主復寢哭隨至几筵前納櫝訖哭止衆退〔按〕品官喪禮云百日卒哭後護喪者代喪主爲書主人偏謝親友弔賻者此亦士禮之所宜同近日民家於出葬後百日未滿孝子哀杖步行詣親友門外一叩而士紳亦往往效之蓋不親往則義其簡也不知百日之內衰絰在身無出門謝謁之理俟卒哭後易素服於鄰里則親至其家稍遠者爲書致謝庶於情禮兼盡

祥禮〔通禮〕期而小祥於忌日行事厥明喪主以下及期親就內外位哭盡哀焚香進饌酒讀祝行禮儀與卒哭同再期而大祥先忌一日設案於寢堂東西各一主人率諸子詣寢堂啓室以

遞遷改題事告於祖陳設讀祝行禮如時薦儀迺以紙裹應祧神主陳於西案奉曾祖以下神主臥置東案使子弟善書者一人改題訖復於室遞遷其位虛室中下級以俟闔門出質明主人以下就几筵前序哭陳設行禮如初期儀主人奉亡者之主躋於寢室再拜闔門徹靈牀靈座罷朝夕奠徹几筵斷杖棄之屏處奉祧主於墓祭而理於側如儀二十七月既周設几筵於廳事正中主人以下如寢堂啟室奉新祔神主陳於廳事正中几上祇薦禫事主人及諸子位東壁下舉哀婦女哭於房中焚香薦果饌酒醴讀祝如儀畢奉主復於寢室闔門退諸子素服終月始服常服

忌日奠〔通禮〕歲逢忌日前期齋厥明主人及子弟素服如寢堂

啟室出主薦之主於案焚香薦酒饌讀祝行禮如時節薦新之
儀禮畢徹納主闔室退
拜埽通禮歲寒食節或霜降節日主人夙興率子弟素服具酒
饌詣墓拜埽既至芟除荊草設饌於墓前主人以下序立焚香
再拜興則陳饌於墓左祀土神行禮如儀

庶人喪

初終襲斂通禮庶人喪禮疾革書遺言既終子號哭擗踊去冠
被髮徒跣諸婦女子去笄素服期功以下男素冠女去飾東西
異向環牀哭立喪主主婦使子弟護喪事治襲斂之具訃於親
友踰時子弟奉湯及巾櫛入婦女出婦喪則男出浴沐喪主及諸子
止哭周眡徹巾櫛及餘水埋之案南方沐尸有所謂請水買水者家人具香楮喪主被髮從或

塘若井匍匐詣叩投錢於水然後引汲以歸此風甚陋當呼天搶地時孝子忍遠出門外乎設襲牀於尸牀
前陳衣冠帶舄遷尸於牀襲喪主以下哭踊即牀前爲位立魂
帛設奠陳生前所食酒饌內外序哭如禮喪主起盥含尸以銀
屑三既襲幃堂設斂牀於堂東加斂衣複衾一皆以絹紟紾皆
備斂畢遷尸於堂執事者以棺入棺內奠七星版藉褥施綿衾
垂其裔於四外屆時奉尸入棺納生時所落齒髮以衣實其空
處喪主以下憑棺哭踊盡哀迺蓋棺加錠施漆比葬一漆徹斂
牀遷柩其處案吉日良時禮所不廢術家藉端牟利如襲斂入棺時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
凶鄉曲愚民過於拘忌竟有不察而信之者以至含斂不親視抑情壞信莫斯爲甚司風化者所宜亟爲申斥也柩東
設靈牀施枕席衣被之屬設頮盆帨巾如生時柩前設靈座奉
魂帛几筵供器具設奠內外序哭如儀及夜奉魂帛於牀諸子

居柩側寢苫枕塊不脫絰帶諸婦女子易常次幃幔枕席用布
素哀至則哭晝夜無時案術家有第幾日回煞之說令喪家避之謂之避殃其說始見於唐初博士李
才百之書有喪煞損害法故世俗相戒雖孝子亦避之夫人子之於親也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其祭也僾然見乎其位肅然聞其容聲愾然聞其歎息是欲求一見而不可得矣豈有惡之避之視爲異類
扃靈柩於空室者哉劉氏棟曰父母而加以殃名不孝之罪是天矣夫殃何物也由俗所云猶之乎其魂也魂與氣非二也氣
散而魂獨留魂去而殃循在乎殃之爲義禍也罰也死者又何惡於其家而降之禍罰邪此必無之理也
成服朝夕奠及祭弔通禮是日成服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
就位子弟設頮水帨巾於靈牀側斂枕衾奉魂帛出就靈座設
奠焚香斟酒點茶喪主以下哭叩盡哀及夕設奠亦如之舒枕
衾復魂帛於牀徹頮具衆哭盡哀迺止以至於虞朝夕同初祭
大祭具饌筵二羊一楮六千親賓弔奠如禮若在外聞訃者奔

喪成服均如士喪之禮
啟殯至葬通禮踰月而葬營葬地及葬具墳塋九步封四尺牆
四圍周八丈守墳二人有誌無碣擇日開壙祀土神作神主備
靈車一柩轝一別製布衾衣柩不施幃蓋杠轝兩端飾黑中飾
紅至發引前一日喪主以下就位哭朝奠訖奉魂帛辭祖禰還
靈座晡時設祖奠以永遷告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案左傳有虞殯莊子
有紼謳田橫之客有挽歌皆柩出於塗勞者助力之辭未可施於喪次今田野之俗於出殯前一夕招集鄉里擊鼓敲鉦長歌
達旦謂之唱夜歌有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厥明五服之人畢會納靈車於大門內之
右納柩轝於廳事內外各就位哭徹幃遷靈座役人十有六人舉柩
就載衣以大衾喪主以下哭眡載訖設奠柩前如祖奠禮奉魂
帛就靈車置主櫝於後迺發引前列明器及鞍馬一男女以次

哭從及墓執事者豫設藉席於壙前設靈座於墓道之右設奠
案於座前設題主案於奠案右靈車至奉魂帛於座柩至脫載
下於藉席喪主以下憑棺哭婦女哭墓右屆時男女以次哭叩
辭訣諸親會葬者均以次哭叩辭歸喪主及諸子哭踊送窆納
柩於壙下誌石復土祀土神如儀案江浙之俗有所謂火葬者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火化其親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事關風化理宜禁止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踴爲還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毒之狀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猶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條翁甚矣尚莫俗乃以焚人爲佛家之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焚之邪有識者爲之痛悼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乞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喪主以下退就靈座之側序立子弟啓

櫝奉木版臥置案上宗親善書者一人題主訖子弟奉置靈座
納魂帛於箱設奠讀告辭畢喪主以下哭叩盡哀祝焚告辭奉
魂帛埋於墓側奉主納櫝遂行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反哭至祔〔通禮〕靈車至家子弟預設几筵於殯寢故處奉木主
陳之喪主以下序哭如士喪反哭之儀迺虞饌品器數眡薦禮
主人以下就位哭主婦薦羹飯主人薦酒饌讀祝行禮如時薦
儀畢主人奉神主納櫝徹哀止衆退百日卒哭設奠行禮儀同
虞祭厥明夙興哭於几筵前奉主詣寢陳於祖考神室東南以
祔告啟室陳設行禮如時薦儀畢仍奉主復於几筵納櫝退
祥禫〔通禮〕期而小祥忌日行事厥明喪主以下及期親就內外
位設奠哭叩如卒哭儀再期大祥先一日詣寢以改題告遷於
祖考如士喪告遷之儀屆日夙興喪主以下就几筵前序哭設
奠行禮儀同初期主人奉亡者之主躋祔於祖再拜闔門出徹
靈牀靈座几筵罷朝夕奠斷杖棄之屏處奉祧主埋於墓側如
庶士儀二十七月既周設几案於廳事奉新祔神主陳之喪主
以下就內外位哭奠行禮如常薦儀禮畢復主於寢闔門退諸
子素服終月始服常服
忌日奠〔通禮〕忌日主人具饌羞羹飯夙興及子弟素服啟寢室
出專薦之主於案焚香薦酒饌行禮如常薦儀畢納主闔室退
拜埽〔通禮〕歲寒食或霜降節具饌主人率子弟素服拜埽墳墓
既至芟除荊草訖設饌於墓前主人以下焚香再拜興別陳饌
於墓左祀土神行禮如儀

違禮改葬依禮遷葬例
會典凡愚民惑於風水擅稱洗筋檢筋名色將已葬父母及五
服以內尊長發掘檢視占驗吉凶者均照服制以毀棄坐罪若
有故而以禮遷葬仍照律勿論案揚氏暉吉日近世泥陰陽之術恣富貴之求而不計先靈之安妥與否者以遷葬爲最夫人不忍其親體之未安也於是乎慎擇地避隱從燥防濕又恐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此古人卜葬所以謀之龜筮也其後惑於堪輿之說尋龍指穴擇日諏時不顧停閣歲年惟慮身之不富貴後之不昌熾者既葬之後或少不適意輒歸咎於墓地使然一遷不已至於再三夫親體不安而子心獨能安乎聖賢之教惟聞積德我德不積雖吉地亦凶我德既積豈地所能制妄肆營遷以泥於不可知之說是猶求食而舍其田也吾見其屢遷而屢遷者數數矣未見其富者富而貴者貴也曰然則皆不可遷歟曰不然壽落歸里則宜遷防備崩潰則宜遷知有水蟻則宜遷是皆爲親而非爲已也大率以愼終爲要耳黃氏宗羲曰子孫者祖父之分身也吳鋼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理所應爾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疏貧窶婚宦經營異趣名爲祖父實則路人在生前其

氣已不能通於祖父而謂死者之氣能通於子孫乎此卜葬而求富貴者之謬也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支弱之條夫人如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抬而徙之小櫝其條不毀於支解何如安於故土免致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也又儀禮喪服云改葬緦旣制改葬之服則葬非必不可改者然鄭註云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賈疏云他故者謂若遭水潦漂蕩之等然則非水潦漂蕩尸柩將亡斷無因求謀吉地而改葬者蓋旣葬而改爲子孫者萬不得已之舉故宋政和禮明會典皆云凡有改葬者皆具事自聞於官勘驗得實聽之亦以爲不當改而改者禁也　國朝雍正十二年定例云除民間有將已葬棺槨依禮改葬者聽其自便外其有偏信地師之說無故改葬地方官須究出地師不得隱諱寬縱然則改葬雖例所不禁而爲地師所惑至以先人骸骨求福利者則不孝之子孫固當與牟利之地師同從重論矣

附改葬儀 案律載有故而依禮遷葬者不坐罪則有故原應遷葬也查開元禮明集禮皆有改葬儀通禮旣據儀禮制爲改葬緦之服因採邱氏濬所補家禮附錄於後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旣得地治棺 如所葬棺尚好卽不必易棺度其中無水蟻並不必開棺重斂然棺斂之具須預備 制服 子爲父母妻爲夫承重孫爲祖父母高曾祖父母緦麻餘皆素服布巾 具斂牀布絞衾衣 如大斂儀 治葬具 大轝竹格功布幃幙之類 擇日開塋祀土神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初葬之儀 祀土神文曰今爲某親宅兆不利將改葬於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餘同 前期一日告於廟主人以下序立啓櫝出所遷之主祭神三叩主人盥洗詣神位前跪上香奠酒告曰孝子孫某今以某考妣體魄託非其地恐有意外之虞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以是月某日改葬於某所謹告俯伏興復位辭神三叩納主執事者先期於舊墓所張素幕 開戶向南布席其下 爲男女位次 男東女西俱北上 厥明內外諸親皆易服就次 婦女障以帷幕遠者婦人不與 哭盡哀祀土神如前儀 祝曰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啓窆遷於他所餘同 序立墓前舉哀哀止再拜主人詣墓案前跪焚香奠酒告曰某官府君葬於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安今將改葬伏惟先靈不震不驚舉哀俯伏興復位再拜

哀止開墓訖內外各就哭如初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中席上男女哭從祝拭棺覆以衾設奠柩前陳蔬果酒食如常儀主人以下再拜主人詣香案前跪上香奠酒復位再拜役者舁新棺於幕內以綿衾置棺中垂其裔於四外設斂牀於新棺之西執事者開棺舉尸於牀遂斂如大斂儀 如體骨已壞須備綿袍襖一領將體骨斂訖收入襖中首在領手在袖胸在中腿脖在下 親屬舉尸入棺收衾釘蓋舉哀遷柩就轝乃設奠如常儀告曰靈輀旣載往卽新宅敢告再拜發引男女哭從 男步從女輿從道遠者男亦輿從婦女還宅 功布前導如初葬發引儀 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等物 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道西柩至脫轝置席上北首主人以下相向哭主人輟哭下棺掩灰隔及窆設奠如常儀祀土神於墓左 祝曰今爲某親建茲宅兆餘同 旣葬就墓所靈座前行虞祭如初虞禮祭文曰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靡安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尙饗祭畢徹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易素服而還告於廟曰孝子孫某今以某親某官體魄託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儀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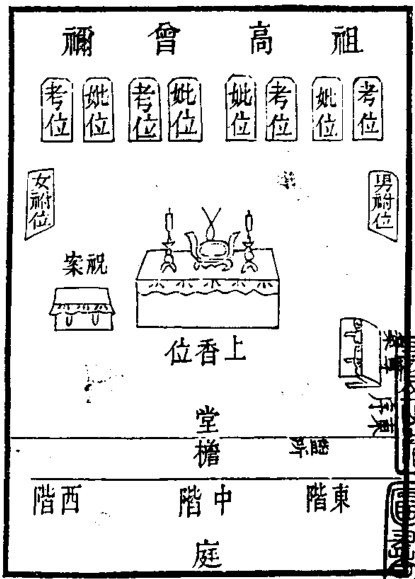
附招魂葬 案招魂葬自漢高葬母光武葬姊以來歷代有之爲家禮之所不取故袁瓌荀組干寶孔衍之徒皆著論闢之謂宜招魂立主不當以虛冢祔神持論甚正然必察其所招者爲何人葬之者爲何故若係淪溺江河撈救莫及確有實據者以及人子之處變自幼失父莫知所終尋訪無蹤年中壽已過以上二者非招魂設冢無以定制服之期無以盡送終之禮孝子之心何以處此若立主依神祔廟致祭有常禮在焉夫況處其變必欲禮守其常則亡於禮者之禮也或不爲賢者之所據耶許氏三禮曰家禮止載奔喪改葬諸業孫氏家禮酌增招魂葬祭之禮固已處人倫之變而合天理之宜矣然於此有別焉如漢李固爲梁冀所害其子變追行瘞葬等事郎卜吉製棺用緞絹作明衣領下定白綾條書

如神主式稱號姓名生時年月招魂而殯葬之孝子被髮徒跣寢苫枕凷照斬衰服制行可也若自幼失父莫知所終其情更難自處人子固有不忍遠死其親之心將疑其尚生邪茍一已後則凡人子飲酒食肉居內衣綵之日俱爲彌天大罪之日矣倘疑已沒又恐尚生其將何以爲情懸之不得安其親之日皆人子一刻難安之時禮宜追求躬訪積年不得歲逾耋老然後立木主具衣冠招魂設家追終制服爲是何也天下無無父之子父不葬子何以生凡遇此等變故者宜終身持齋服縞不赴宴不聽樂古人所謂有終身之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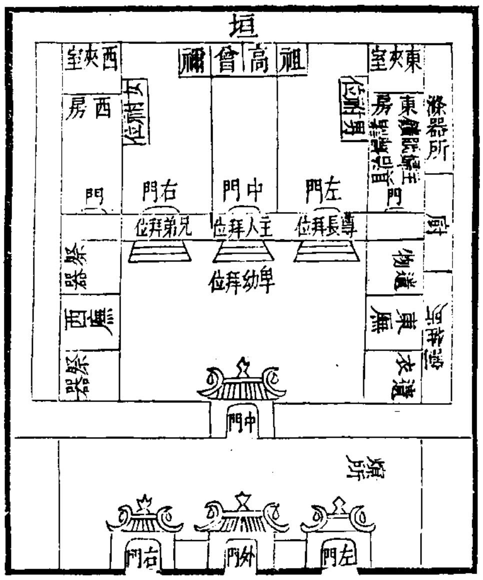
三禮從今卷二終

祭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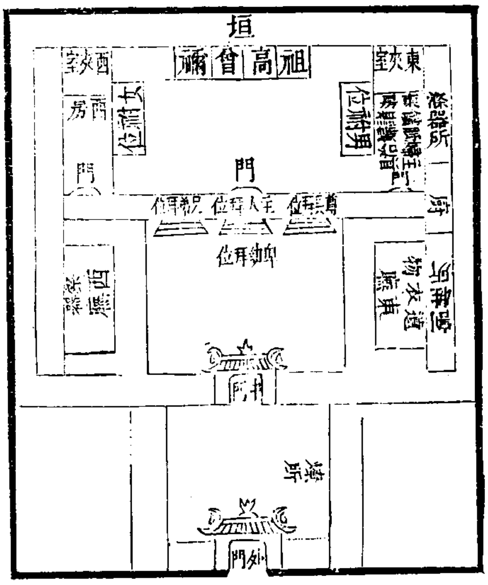
品官家廟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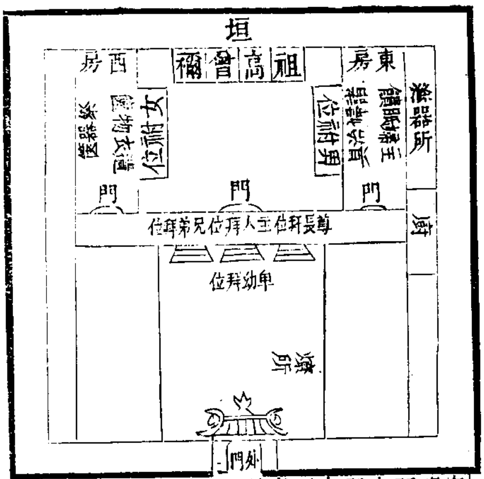
一品至三品官家廟圖



四品至七品官家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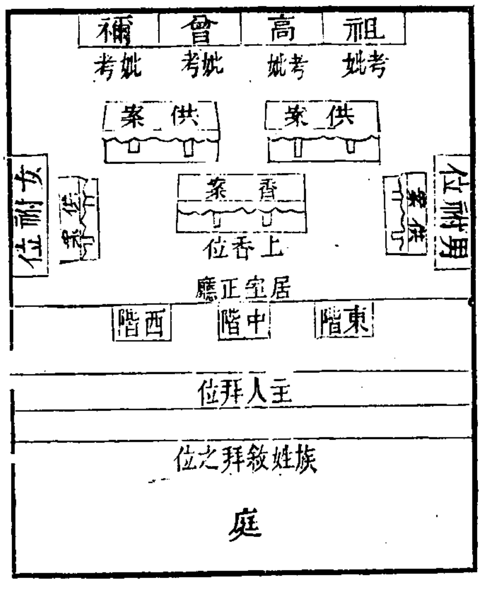


八九品官家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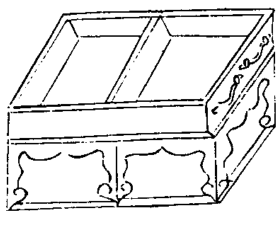
案朱子家禮明會典皆有祠堂圖其堂室庭廡及陳設敘立之次與今制小異因據通禮所載補繪四圖其士庶寢薦之制別圖於後

士庶寢薦圖



案通禮家祭所用古祭器凡七曰俎曰鉶曰敦曰籩曰豆曰尊曰爵會典所載各圖無家祭之制今以用於祀典者照繪其式以遵　今制亦以存古意云

俎圖



案會典有俎圖三此其第三圖用木爲之中區爲二以實牲體裏用錫外髹以漆紅色加蓋左右各銅鐶二六足有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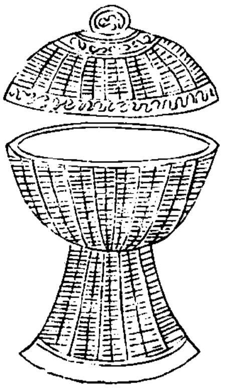
鉶圖

案會典有鉶圖二此其第二圖範銅爲之兩耳爲犧首形有蓋蓋上有三峯以實和羹

敦圖

案會典無敦圖有簋圖二此其第二圖陸氏佃曰敦亦簋也范銅爲之制圓而揄兩耳其上有蓋蓋上有稜四出用盛黍稷

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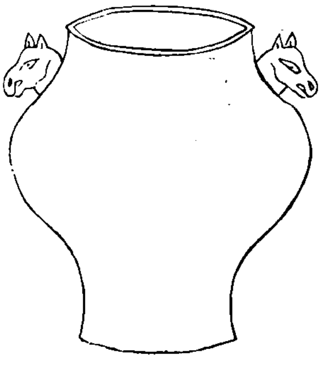


案會典有簠圖三此其第一圖織竹爲之以緇飾裏通髹以漆紅色以實果餌乾肉

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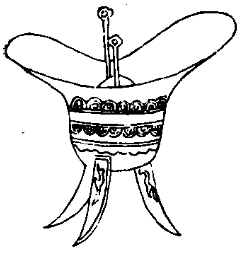
案會典有豆圖二此其第一圖斲木爲之蓋用綯紐以實炙醢的菹

尊圖



案會典有尊圖六此其第一圖范銅爲之兩耳爲犧首形用以貯酒

爵圖



案會典有爵圖五此爲金爵近人多以銀爲之兩柱三足用以酌酒

案禮器之設所以存古意非謂品官家祭必用古器也如龜卜之法久已失傳而開元禮於喪祭之卜宅卜日仍書龜卜之儀其時相地擇日之書已行於世而儒臣議禮猶依倣古制以飾天下之耳目故君子有餼羊之幸焉自宋儒改用杯珓卜日并古禮之虛文亦亡之矣朝鮮之俗田民猶用俎豆班史美之而謂士大夫不當攷其制乎以上各器可以不用不可以不知也

品官家祭

廟制【通禮】品官家祭之禮於居室之東立家廟（案古者左廟右寢廟寢相連取稱依乎人之義凡吉凶事皆告焉故廟必立於居室之東君子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廟而後及財唐王珪旣貴不營私廟朝廷爲立廟以愧之宋代見於史傳者惟文彥博王存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賈似道數人得奉敕立家廟他人皆莫之立故司馬書儀曰影堂朱子家禮曰祠堂皆廟之別稱也明制雖許品官立廟而明會典尙沿祠堂之稱通禮始復古制稱廟然必品官方准依式建立其士庶之家合族人別立宗祠可也）一品至三品官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牆北爲夾室南爲房（案朱子家禮云凡屋不問何向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此廟左右各一間每間中隔以牆分爲上下二間上間爲夾室下間爲房下文庖人納羹飯於東房主人率諸婦人於東房皆左夾室之下間）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案朱子宮室攷升堂兩階東階曰阼階今制堂凡三階下文云族姓行尊者立於東西階上又萊黃釁云）階五級制

書至廟入中門升中階故知今制有東西中三階此云階五級言每階各五級也家禮云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案宮室考云堂下至門謂之庭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序立庭繚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官廟三間中爲堂左右爲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制與三品以上同世爵公侯伯子眂一品男以下按品爲差等入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案入九品之祧主埋於墓故無夾室中廣者爲堂左右狹者皆謂之房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分藏遺衣物祭器陳於東西房餘與七品以上同在籍進士舉人眂七品恩拔歲副貢生眂八品堂後楣北設四室案宮室考云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奉高曾祖禰四世皆昭左穆右案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家禮祠堂神主位以西爲上所謂神道尚右也故高祖居西曾祖而下以次而東邱氏濬所定祭四世之圖攺爲高祖居東第一室曾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考居西第二室通禮從之妣以適配南向案通禮親王家祭云祭始封祖及高曾祖禰五世以正室配言正室則適繼皆配而庶不與也貝勒貝子家祭云奉始封祖暨高曾祖禰不言所配與親王同也品官家祭云奉高曾祖禰四世妣以適配言適以該乎繼亦以別乎庶也庶士寢薦云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言妣則適繼無分亦以別乎庶也庶人寢薦云奉高曾祖禰神主不言所配同乎士也適該乎繼於何徵之新唐書儒學傳云太常卿鄭餘慶廟有二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適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適也兩祔無嫌且適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卽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適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崇享不違也餘慶遂用公肅之議此適該乎繼之證也惟伊川程子有只以元妃配享之說又謂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朱子語錄云古者只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適並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爲正故唐會要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祭於別室恐有未安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然則繼自三四皆可配乎以桓氏三夫人之說證之則再繼可稱夫人卽可配食揆之 國朝令典通禮所載 諭祭格信公遏必隆以公妻和碩格格公妻多羅格格公妻一品夫人巴雅拉氏公妻一品夫人舒舒覺羅氏配祭果毅公尹德以公妻一品夫人董氏魏氏高氏配祭果毅繼勇公阿里衮以公妻一品夫人瓜爾佳氏李氏配是配祔以妻不分適繼矣凡繼皆配無論衆寡矣

會典載婦人受夫封者再繼不准封受子封者不論繼之再三然封妻爲並受 國恩制不可發故以初繼限而子封母則不復限祭爲私情自不必以封之有無別情之隆殺若不受夫封者不祭是父以爲妻而子不以爲母也至於妾母之祭伊川程子曰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奉於私室而 國朝諸家之論則謂妾母之主亦當祔祀於廟邵氏長蘅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氏註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其說非也按小記本文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註曰妾死祔於夫祖之妾祖無妾則間食祖而祔於高祖之妾夫曰祔於妾祔姑則祖妾猶得祔食可知曰中一以上而祔則高祖之妾亦得祔食可知果如鄭說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而祔之且推及於高祖之妾邪然則記言不世祭何居曰所謂不世祭者爲祀妾之禮殺於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小記又曰易牲而祔於女君註曰凡妾下於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盡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耳故曰不世祭也若謂祭止於子遂祀之而不祀則鄭說非也又近世方侍郎苞家廟不爲婦人作主汪氏中袁氏枚盧氏文弨皆有說以正之盧氏之說曰考之禮經婦人之有主明甚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據記所言微獨適妻有主繼妻再繼妻亦有主妾之有子者亦皆有主有主而從可以祔廟安得謂婦人無主也據盧說則妾固有主在廟據邵說則妾當薦而不祭故通禮云以正室配以適配以妣配皆謂有牲之祭非妾所敢當非謂以妾爲母而不祀也使以妾爲母而不祀其入廟主祭及與祭之子孫或係庶出見夫三殤及成人無後者且得祔食其閒而我所自出者上邀 覃恩封贈之榮竟不能分家廟豚肩之奉人子之心其能安乎案王制云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云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隨書紀北齊之制自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至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舊唐職官志祠部云凡官爵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宋史云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經史所載品官廟制及所祭世數其說互異然未有品官士民通祀高曾祖禰者故宋司馬溫公家禮亦止祭及曾祖自伊川程子謂服制上及高祖則祭亦必及高祖卽士庶不容有異朱子從之其說遂定故通禮亦仍其制

高祖以上親盡則祧由昭祧者藏主於東夾室由穆祧者藏主於西夾室遷室祔廟均依昭穆之次案王公貝勒仲祫之祭以祧主合食品官之祧主藏而不祭士庶之祧主埋於墓東序西序爲祔位伯叔祖之成

人無後者伯叔父之成人無後及其長殤十六歲至十九者兄弟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十二歲至十五者妻先沒者子姪成人無後及其長殤中殤下殤九歲至十一者皆以版按行輩墨書男統於東女統於西東西向〔案〕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伊川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

祭期通禮歲以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戒子弟讀祝一人贊禮一人執爵每案二人分薦祔位東西各一人凡在廟所出子孫年及冠以上者皆會行禮〔案〕古者重宗法祭必以宗子然古所謂宗子者皆世官世祿者也今宗法不行貴顯者未必皆宗子而宗子或夷於氓甚或予隸貴又格於分不得伸其追遠之愛遂不祭乎記曰無田則不祭祭用生者之祿是祭禮必大夫而後具明矣宗子而爲大夫則宗子主祭支子而有田祿則支子亦得主之故通禮家祭以官之大小分祭之隆殺不問其爲宗子否也或曰父爲大夫子爲庶人者多矣得無廟建於父而子旋毀之以薦於寢乎子爲庶人孫又爲大夫者亦多矣得無子旣毀廟孫又復建乎曰是不然父爲大夫得建家廟則廟固父之廟也子爲庶人薦而不祭禮也安得並其廟而毀之又曰五世祧王士庶於其墓設其父以下五世無爲大夫者主瘞而廟仍留可乎曰禮始爲大夫者不在遷毀之列宋史禮志云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親盡當祧亦可援立廟之功仍而不毀此敬宗而寓貴貴之義也故通禮載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宗室公之祭於高祖以上皆及始封祖即宋史始立廟者不祧之意也而品官可推矣

致齋具牲饌通禮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咸致齋〔案〕書儀及家禮云男十歲以上皆居宿於外主婦率諸婦女致齋於內凡齋者沐浴更衣飲酒不至亂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又葷謂葱韭蒜之類有臭氣之物今人以肉食爲葷者乃佛家戒殺之說非吾儒之齋戒也前一日主人率子弟盛服入廟眡滌除拂拭畢執事者於各室前設几几前供案堂南總香案一鑪檠具〔案〕檠架鐙有祔位東西各統設一案設祝案於香案之西設尊爵案於東序設盥槃於東階上眡割牲〔案〕家禮云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一槃首心肝爲一槃脂雜以膏爲一槃皆腥之餘十一體則宰夫解之庖人熟之以薦一品至三品官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案〕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亦薦而非祭也通禮以其同爲品官故附及之眡滌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二敦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敦數同代以時用槃椀者聽辨祭器之實俎實牲體鉶實羹敦實飯籩實時果餅餌魚脂獸腊之屬豆實炙胾時蔬之屬〔案〕聞見前錄載邵康節之言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簠籩豆薦牲不可也司馬書儀亦云簠簋籩豆鼎俎罍洗皆非私家所有攷之唐開元禮官員廟祭用簠簋鉶俎籩豆其數以品爲差是私家亦得用古祭器也以神道事其先人無嫌於今古之異矣朱子云本合用古器恐私家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故通禮仍倣古制設器又云代以時用槃椀者聽兼採朱子之說也而書儀又云今人但別置椀楪等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供他用是則品官廟制既有東西廡以藏祭器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有田祿者以不假爲禮又云祭器敝則埋之用於鬼神不可褻也

祭儀通禮屆日五鼓主人朝服與祭執事者盛服入廟主人竢於東階下族姓竢庭東西以昭穆世次爲序執事者陳鑪鐙於供案南陳尊爵於東序案代以壺琖者聽陳祭文於祝案實水於盥槃加巾主婦率諸婦盛服入〔案〕婦助夫祭爲主婦必舅姑既歿或姑老而傳者乃得爲之舅在無姑則祭以舅爲主人婦仍不得爲主婦詣爨所眡烹飪羹定入於東房〔案〕熟食曰定治籩豆之實陳鉶敦匕箸醯醬以竢〔案〕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於家廟獻皆設男女拜位男東女西重行異等凡出主納主上食侑食皆男女分司其事明會典命仍其制通禮改主婦率諸婦次於房中專主眡饌治具之事每獻則先出於房陳饌案上一叩而退然後主人率族姓行禮蓋家廟雖無男女之嫌然同堂致祭分班跪起殊非禮制所宜况助祭尙有親黨婦女何能共列是則通禮爲盡善也質明子弟之長者盥詣各室前跪一叩興啟室奉主以次設於几昭位考右妣左穆位考左妣右分薦者設東西祔位畢贊禮立堂東檐下西面諸執事分立東西序端相向贊就位主人升自東階盥詣中檐拜位立族姓行尊

者立於東西階上卑者立於階下皆重行北面贊參神主人入
堂左門詣香案前跪執事二人司爵者充一奉香槃一把尊酌酒詣
主人左右跪左進香主人三上香右進爵主人酹酒於地以爵
奠於案興退出右門復拜位及族姓行一跪三叩禮〔案〕家祭參神四拜俗禮也通禮貝勒貝子以下至庶人皆一跪三叩贊初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匕箸醯
醬於几前案北跪一叩興徧及祔位退入於房庖人解牲體實
於俎〔案〕解牲法左胖不用取右胖之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段脇爲三段後足爲三段去近竅一段不用凡十有一體爨而熟之羊左豕右分實於各案之俎○胖謂牲之半體脇牲之肋執事者奉以升各薦於供案主
人詣高祖案前跪爵者奉爵主人獻爵奠於正中跪叩興以次
詣曾祖祖禰案前獻爵如前儀分薦者徧獻祔位酒訖退立於
拜位贊讀祭文主人跪族姓皆跪祝詣祝案之左跪讀祭文曰

維年月日孝孫某謹告於某考某官妣某氏之靈曰氣序流易時維仲
春夏秋冬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庶品粢盛醴齊敬薦歲事
以某親某氏等祔食尚饗〔案〕八品以下去潔牲二字讀訖興以祭文復於案
退主人以下一叩興贊亞獻庖人納羹飯於東房主婦率諸婦
和羹實於鉶實飯於敦出薦於案及腊肉炙胾徧跪叩興退如
初禮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左贊三獻主婦率諸婦出於房薦餅
餌果蔬叩退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右分薦者徧獻祔位酒均如
初獻儀贊受嘏祝取高祖供案酒饌降至香案旁主人詣香案
前跪祝代祖考致嘏於主人主人啐酒嘗食反器於祝接以興
主人一叩興復位贊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贊望燎祝取祭
文由中門出送燎主人退避東階下行輩長者咸降階主人詣

燎位眡燎畢與祭者出主人率子弟納神主上香行禮徹祭器
傳於燕器潔滌謹藏之闔門各退〔案〕通禮祭儀與朱子家禮略同惟三獻後不用侑食闔門二節
餕〔通禮〕日中適餕三品以上時祭徧舉四品至七品春秋二舉
八品九品春一舉庖人設酒饌僕人布餕席於堂東西北上陳
醯醬於席四隅醆楪匙箸之屬皆辦與祭者尊卑咸在從曾祖
諸父居東第一席從祖諸父居西第一席諸父次東一席諸昆
弟次西一席諸子諸孫在東西之末各一席序定主人肅尊者
入席從曾祖諸父即席從祖諸父東向尊者肅揖就位諸父東
向揖西向揖就位諸昆弟揖如之復揖諸父就位諸子揖如諸
父復揖諸昆弟諸孫揖如諸子復揖諸子皆就位主人離席僕

執壺實酒從主人酌諸尊長酒每酌一人肅揖尊長答揖徧就
位子弟之長者離席僕人執壺從敬酌主人諸子弟咸避席揖
主人答揖復位主人命諸子弟徧酌酒席中少者舉壺各酌於
其長者既徧皆坐主人興舉酒請於尊長坐尊長適嘗酒卒爵
衆嘗酒卒爵僕人進食主人興請於尊長坐尊長舉箸嘗食適
皆食每進食子弟閒行酒三巡長幼獻酬交錯飲無算爵湯飯
畢長者起主人請留長者告飽遂離席諸子弟咸隨離席以次
出主人送長者於門外入命徹席餕庖人僕人皆盡〔案〕書儀家禮皆云男餕於外婦餕於內通禮未及婦人之餕餕爲神惠下逮庖僕不及婦人者蓋舉外以賅內也
焚黃祭告〔通禮〕凡恭遇　覃恩告廟行焚黃告祭之禮　制書
至主人以黃紙恭繕一通奉於廳事正中諏吉日擇同姓或戚

屬已仕者一人宣　制戒子弟引贊二人通贊二人偏戒族姓
屆朔會行禮前一日齋戒備告文祝文牲餼眡新贈之爵爲等
至日夙興灑埽堂宇供張設饌案以祖禰所及世數爲準香案施架如儀
設改題神主案於堂東西向使人宿宣制者主人朝服率子弟
盛服入廟諸與祭者皆會主人詣贈主室前啟室焚香跪于弟
一人奉告文跪於主人之左讀告文辭曰維某年月日孝子某
或稱孝孫隨宜謹告於某考某官府君某妣某封某氏之靈曰某幸得
列於位恭逢　恩命贈及先人敬請神主祇受　制書改題奉
祀謹告讀訖興主人叩興奉考主子弟奉妣主及族姓出廟門
候於道左宣制者奉　制書前引二人導行至廟衆跪接　制
書入中門升中階南向立衆皆隨入至階下序立主人奉考主

在東子弟奉妣主在西族姓重行立其後皆北面通贊分立東
西楹前贊宣　制主人以下皆跪聽宣　制畢奉主行三跪九
叩禮衆隨行禮宣制者以　制書供香案架上主人奉主置改
題案上揖勞宣制者宣制者答揖復揖辭降自西階主人從至
廟大門外揖送入改題神主爵位訖奉主復位序立忝神讀祝
三獻酒如時祭之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孝子某謹告於顯考
某府君顯妣某氏之靈曰某忝承庭訓列位於　朝仰荷　皇
仁推恩所生贈考爲某銜妣爲某銜感念先澤祿弗逮養茲以
焚黃謹備牲醴用伸薦告尚饗祭畢焚黃并祝文奉主復於室
闔室出主人以下皆退歸胙於宣制者餕族姓如儀墓祭焚黃之禮近有行
於墓前者攷宋張魏公浚贈謚其子栻只告於廟朱子文
集有焚黃祝文亦曰告於宗廟故通禮無墓次焚黃之禮

時節薦新通禮歲逢令節薦新物案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九之類凡鄉俗所尚者
一二三品官每案時果四庶羞四羹飯具四品至七品官每案
時果二庶羞四八品九品官每案時果庶羞各二餘同是日夙
興主婦潔辦果饌主人盛服率族姓子弟入廟然鐙灑埽設案
室前訖盥洗啟室子弟分陳匙箸壺琖之屬於案北主人序立
於香案前族姓以次序列於主人之後主人跪焚香訖叩興子
弟奉果羞從主人詣高祖考妣位前薦果薦羞畢子弟舉壺取
琖酌酒進於主人主人奠酒訖子弟復奉羹飯從主人薦羹飯
訖以次詣各案薦奠如前儀退至香案前率族姓子弟一跪三
叩興子弟徹饌主人闔室皆退
朔望獻茶通禮月朔望日主人豫備茶食之屬每案二器主人

夙興盥洗盛服率族姓子弟入廟灑埽潔神案啟室序位於香
案前主人跪焚香訖叩興子弟奉食及茶從主人詣各神案前
以次供食供茶畢退復位率族姓子弟行禮如時薦之儀徹主
人闔室皆退案家禮於四時祭外別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高祖以上之祖季秋祭禰之儀今高曾祖禰既合祀一廟則禰位無庸特祭始祖及高祖以上之祖今人別立宗祠族長率族人春秋致祭亦敬宗收族之道也通禮雖無其儀要可準家廟之禮行於宗祠宗祠自始祖以下高祖以上非分尊而有功於族衆者不得以私情濫入○家禮又有忌日祭墓祭之儀通禮詳於品官喪禮然喪禮但及考若妣其高曾之忌祭墓祭亦可倣而行之通禮不及備載士庶並同
庶士寢薦案有牲日祭無牲日薦士庶之祭用肉食果蔬故薦而不祭又士庶無廟故薦於寢寢即居室之廳事
通禮庶士貢監生員有頂帶者家祭之禮於寢室之北爲龕以版別爲四
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位如前儀南向前設香案總一服親

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男東女西相向事至則陳已事焚之不立版歲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餅餌二槃肉食果蔬之屬四器羹二飯二前期主人及與祭者咸致齋薦之前夕主婦盛服治饌於房中厥明夙興主人吉服率子弟設香案於南然燭置祭文堂北設供案二昭東穆西均以妣配位均南向設祔案於兩序下各一男東女西東西向主人以下盥奉木主設於案設祔位於兩序案訖主人東階下立衆各依行輩東西序立主人詣香案前上香畢率在位者一跪三叩興主婦率諸婦出房中薦匕箸醯醬跪叩如儀退子弟奉壺主人詣神案以次斟酒薦熟訖皆就案南跪叩興子弟薦祔位畢主人跪在位者皆跪祝進至香案之右讀祭文（辭見品官祭禮減潔牲二字餘同）訖

興退主人以下叩興再獻主婦薦飯羹三獻主婦薦餅餌時蔬主人斟酒跪叩均如初儀畢主人率族姓一跪三叩興祝取祭文及祔食紙位焚於庭衆出主人納木主徹退日中而餕春一舉布席於堂東西北上陳椅棧匙箸如其人數傳祭食於燕器熱酒饌族姓至主人肅入序位以行輩年齒爲等旅揖即席進酒饌酬酢如禮湯飯畢長者離席告退主人送於門外諸子弟皆隨以出徹僕人餕餘食皆盡月朔望日主人及家衆夙興盥洗啟寢室然燭詣香案前依行輩序立主人上香訖子弟奉茶主人獻茶復位率衆一跪三叩興徹茶闔室皆退若家有吉事主人盥洗啟室然燭焚香以其事告行禮加朔望儀

庶人寢薦

通禮庶人家祭之禮於正寢之北爲龕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逢節序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具其日夙興主婦治饌主人率子弟設案然鐙啟室奉神主於案上以昭穆序主人立於香案前家衆序立於主人下以行輩爲先後主人上香一跪三叩興主婦陳匕箸醯醬薦羹飯果羞跪叩如儀主人酌酒進於各位前凡三次皆跪一叩興畢主人率衆一跪三叩興納主於室徹退日中衆餕神食歲一舉論行輩先後同行序齒列坐酒行飯已肅揖以退月朔望日供茶然香鐙行禮告事亦如之均與庶士儀同

錢氏雜城曰祖宗非死也子孫而死之則死矣人固未有死其祖父者以其死而死之則死其祖父矣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如焉者非至死亡而知之其事生事存必有大異乎人者矣夫子之語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人之與鬼神生之與死若寒暑晝夜之不同而夫子云爾者鬼神不遠於人而常以人爲體故有死而死有生而死亦有死而生祖宗者吾形氣之所自來也人生以氣不以形死者死其形耳其氣爲精爽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固未嘗亡也孝子之事祖宗也不忍其形之亡於足爲尸以像之後世不求諸形而并不必其氣之相屬也則其本已先亡矣分祖宗之形氣以有吾又分祖宗之形氣以有伯叔兄弟家庭訴諱手足忿爭人情所時有然而不敢遲者懼吾祖父之或聞而加責焉及其死也刀鋸之未或操戈矛謂其祖父之不得聞而禁之也是其忍情蓄怒而爲之者方其生而死之矣今試語人曰爾弑祖父其人雖甚不仁亦必怫然驚勃然怒矣誠畏乎其名也則柰何及其死而死之方其生而死之也祖父之生爲人人以形治有所隱隔即有所不知其死也爲鬼鬼以氣治氣無不通一念之動無不知之故畏既沒之祖宗尤嚴於生存之祖父○張氏永詮曰率高曾祖考之子孫以祀吾高曾祖考則高曾祖考不啻在焉高曾祖考既如在矣而凡爲高曾祖考之于孫豈無有半葺[illegible]能婚死不能葬者吾襲先人餘澤居則有華堂[illegible]車馬僕從曾無有斗粟尺布以給吾族人則祖[illegible]能無怨恫乎故古人之勤於收族正古人之篤於[illegible]古今論祭之言幾如聚訟今取 國朝錢張二宗[illegible]禮家祭之後一推如在之原一衍不匱之義足爲[illegible]

〔清〕顧問撰

夏小正集解四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敬業堂刻本

乾隆壬子新鐫

夏小正集解

敬業堂藏版

夏小正集解總目

卷一
正月
二月
三月
卷二
四月
五月
六月

卷三
七月
八月
九月
卷四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往歲課徒里塾及門中有受業小正者苦其文字簡古裒集羣書勉爲之注藁未就喜得北平黃先生本讀之融會傳註博採旁搜頗稱該洽苐考證中不無傅會訓釋音義間又依附農師予因重加攷訂經則折衷朱子儀禮通解傳則就正金氏通鑑前編論辨旣夥存逸各半非故以矛刺盾也藉先輩之成書示後學以正義芟繁就簡參異證同崑圃氏其許我乎自惟學殖疎蕪妄加點竄楚固失齊亦未得也又焉用此覆瓿爲乾隆甲辰秋九月高郵顧問識

夏小正集解例言

一小正夏之月令也時訓屬周呂氏春秋屬秦世之相去千有餘歲而亘古不變者四時行百物生也經內所紀多與時訓月令相表裏爾雅爲小學之祖考證尤詳讀者取諸書參閱之則思過半矣

一夏小正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經傳相錯醇駁弗類宋儒山陰傅氏譏之是也傅氏釐爲四卷每卷一傳朱子所定儀禮經傳通解畧同至仁山金氏出逐節分注綱舉目張讀者一目了然今之章句仿此

一自大戴氏作傳北周盧辯注失傳宋關傳朱子注釋畧甚仁山載入通鑑前編始爲之注近人張嵩菴黃崑圃復博引廣稽補所不逮今遵黃氏訂本凡不戾於經傳者悉錄其舊間有附會穿鑿之處如以鞠爲黃星以爽爲爽鳩或刪或辨非好爲異同也

一采輯注說既多用黃氏本其參以臆見者悉從

各經注疏中摘出旁及說文廣韻諸書或有不及詳書目者以便覽非掠美也至引用家彼此多譌愚學識粗疎因陋就簡實深顏汗尚冀大雅君子進而敎之幸甚幸甚

桐陰再識

先儒注釋姓氏

漢

戴氏德　大戴記始作傳

宋

關氏滄　始作注

山陰傅氏崧卿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朱子熹　儀禮經傳通解有注

西山蔡氏元定

元

仁山金氏履祥　資治通鑑前編有注

國朝

濟陽張氏爾岐　夏小正集注一卷

崑圃黃氏叔琳　夏小正註一卷

夏小正集解卷一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此二句舊本誤在正月媞稿傳之下爾雅疏亦仍之今依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定

金氏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也孔子得夏時以說夏禮必有大於此者觀單襄公所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塲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當時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今不可得聞矣黃氏叔琳曰竹書紀年夏后氏帝禹元年正月朔頒小正即是書舊傳或云子夏作謬也問案竹書紀年作頒夏時於邦國小正或夏時之一端也夏小正一卷見隋經籍志大戴記之篇名戴氏作傳與正文合宋宣和時山陰傅氏崧卿仿左氏春秋列正文於前而附以傳其謂自朱子始別出之者亦誤

正月啓蟄

傳曰啓蟄言始發蟄也

正月建寅月也禮三正記正月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淮南子招搖指寅是也餘月建卯建辰可以類推啓者發也非出蟄也月令孟春蟄蟲始振孔疏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二月乃大驚而出觀乎此則啓蟄之旨明矣

鴈北鄉鄉去聲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

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丁丈反焉耳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其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傳氏本作而古通用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鴈陽鳥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故曰北鄉 月令孟春作鴻鴈來其鴈北鄉在季冬或云鴈季冬方北鄉後月乃歸然疏謂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十二月晚者二月易說二月驚蟄候鴈北鄉小正作正月亦以氣有早晚不同故也後如雉雊雞乳之類仿此

雉震呴

傳曰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雉介鳥也諸雉之名詳見爾雅左傳五雉爲五工正杜預曰雉有五種東方曰鶅西曰鷷

南曰翟北曰鵗伊洛陽之南曰翬震者振也呴與雊同史記有飛雉登鼎耳而呴雉鳴而雊其頸也雉性剛明獨先聞雷正月必雷雉聞之振翼而鳴其氣通也若傳訓呴爲鼓翼月令作雉雊呂氏春秋作乳雉雊豈專以鼓翼記之耶張氏爾岐曰雉振翼乃鳴當作振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戴氏於二字乃互誤也 月令呂氏春秋俱在十二月

魚陟負冰

傳曰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
魚當盛寒皆潛伏於水下及正月陽氣既騰遂升水上而近於氷若背負然月令魚上氷淮南子魚上負氷皆一意也傳云解蟄言猶蟄蟲始作也說文魚水蟲也

農緯厥耒

傳曰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農農官也古田畯司嗇之類耒手耕曲木也

易繫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古者耒耜二物皆以木爲之故將耕必用緯詩豳風于耜亦正月事金氏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因束田器也黃氏曰農家厥耒置之於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季冬已令民修耒耜矣至是緯之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知君亦有耒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君耕耤固有耒農大夫亦勸農束耒以待耕其義蓋兼之矣

初歲祭耒始用暢（一作暘）

傳曰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此因緯耒而類及之也祭耒爲耒而祭也禮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有事於耒亦祭耒金氏謂祭始爲耒耜之人亦通暢與鬯同酒也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曰大罍初

歲耕耤將以奉天地社稷之粢盛故始用之以祭耒重耒也

囿有見韭（朱子儀禮脫此句）

傳曰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有藩曰園有牆曰囿見露也見韭者韭之初見也韭初發芽其味尤美埤雅韭之美在黃是也黃氏曰種蔬菜者謂之圃有臺沼者謂之囿得有其樂故謂之囿也韭也者蔬之美者也刈之卽生爲時最久故謂之韭韭文肖

其形名韭著其義也老曰莧稱曰黃囿有見韭倘其黃也陽氣之始升木德之先見者也貴之故園之燕者亦有之蔬之屬莫久於此故君子樂有之也

時有俊風

傳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俊風大風也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條者達

生也卽東風正月中猛風至動搖樹木有聲卽東風之甚者俊大也其卽猛風之謂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當以東風之大者爲允傳訓爲南風者南風長養萬物其義亦通但云合冰必於南風不可強解收亦未詳案太平御覽合冰必於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北風蓋以北風陪說大之者仍大南風也較爲允當傳文疑是傳寫之譌

寒日滌句凍塗從張氏讀

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張氏曰寒日滌言寒氣日變而暖也金氏通凍塗爲句謂日滌凍解而爲塗也則遺寒字義問案寒日滌者方春始和積寒之氣日滌而去也凍塗者凍土融而化爲泥塗也日旣煖而凍亦解仍是東風解凍之意

田鼠出

傳曰田鼠者嗛戶監反爾雅作鼸鼠也記時也

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也集說云鼠能害稼故食之者有功爾雅鼸鼠疏曰鼸是頰裹藏食之名鼠若此者因名鼸鼠云字林卽鼢鼠也黃氏曰田鼠有二目小尾長者鼹目深尾短者鼢皆貪殘而害稼曰出惡其出也然則何以記傳曰記時也以爲是能穴田且藏食者故記之 本草鼹鼠一名田鼠一名鼢鼠任松齋基振曰鼢與蚡同田中鼠無尾乃偃勞所化廣雅云鼹鼠也今黃分爲二恐誤

農率均田

傳曰率者循也均田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農亦農官傳云農夫者爾雅畯農夫謂典農之大夫月令孟春命田（卽田畯）舍東郊皆修疆審端徑遂鄭氏卽引夏小正農率均田釋之疏曰農率田畯也均田審端徑遂也案孔訓率字誤金氏曰率相率也夏后氏一夫五十畮均之以修其疆畔不相侵越蓋謂農大夫

帥之以均平其疆界也二月將舉趾而耕矣故曰急也傳云除田除者治也均之卽所以治之黃引畇畇原隰證之非是至以耕耒之農屬官均田之農屬民尤非

獺祭魚（朱子曰傳本獺下有獸字張氏曰據傳小正舊文當是獺獻魚不知何時更作祭）

傳曰其必與（朱子曰疑作謂）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每以正月取魚水旁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獺穴知水之高下本草釋名正月十月兩祭魚知報本反始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其十月之謂與　山獺出廣之宜州㟨峒見范成大虞衡志海獺生海中似獺而大今人取其皮爲風領亞於貂別是一類

鷹則爲鳩

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

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一作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鷹鷙鳥也一名鶆鳩左傳曰鶆鳩氏司寇者也鷹鷙故爲司寇爾雅作鷞鳩當爲鶆字之誤鷹感秋氣則喙鉤極猛摯嗜殺感春氣則喙直極柔仁善羣高氏誘曰鷹之鉤鳥以喙感春之仁其喙正直不復能食鳥矣周禮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亦謂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案月令在仲春然周書曰

鷙之日鷹化爲鳩處暑之日鷹乃祭鳥漢
初鷙蟄正月中先鷙蟄後雨水則周書所云
自當屬之正月

農及雪澤

傳曰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黃氏曰雪澤者雪之澤也雪也者穀之精也臘月三白者年必豐故以雪爲年之占也雨之流也迅雨於高注於下蓄以畎澮而後禾濡爲雪之化則已入土也故高下悉飫其澤

也老農藏雪以漬穀種螟螣之災皆不及焉管子農耕及雪釋耕始焉則此澤字卽釋也

案諺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故詩傳云豐年之冬多積雪金氏僅以凍解釋之謂及此凍解便往治田似不如黃說爲備今仍之下初服于公田注倣此

初服于公田

傳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黃氏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民受田五十各貢其五畝之入于公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夏周無公田也夏無公田其曰公田何也古者有是言也君曰爾私民曰我公矣凡服于田也必有其初以初耕者爲公耨如之耘如之耔如之穫亦如之曰此我公之田也納穗必以是秸以是粟米亦以是民無時不言公也是古時言公田者民之心有公田也

采芸

傳曰爲廟采也

芸芸蒿也舊注郎闕氏注芸似邪蒿可食王嘉拾遺記云芳蔬園多異菜芸有三種色紫爲上蔬味辛色黃爲中蔬味甘色青爲下蔬味鹹常供御膳以及宗廟祭祀與傳意合月令仲冬芸始生至此月可采矣　鄭孔訓芸俱作香草爾雅翼芸類豌豆叢生其葉極香南人采置席上能去蚤蝨又名七里香

鞠則見

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金氏曰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所見者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九月榮鞠則菊華也黃氏曰鞠星蓋黃星也舜時黃星見或夏后時亦有之金氏以鞠爲菊恐正月非菊苗時也 問案張衡賦云嘉大舜之登禪耀黃星而靡鋒又拾遺記軒轅氏以土德王時有黃星之祥魏志漢桓帝時黃星見宋書晉孝武時黃星見皆是瑞應

豈得入紀候之書至傳云歲再見亦未詳仁山以鞠爲菊正與采芸相類謹闕疑可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縣懸通

傳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黃氏曰唐一行曰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三度中古法以參右肩爲距故曰初昏斗柄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參西方白虎之宿南其首北其尾其前觜星即虎之口也參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古法先觜後參參十度觜一度今法先參後觜觜十度參一度蓋觜在參上二星合體此贏彼絀其度實一也舊云參七星今測參二十四星

柳稊

傳曰稊也者發孚也

柳小楊也陸佃云柳柔脆易生之物與楊同類案本草一物二種枝揚起者爲楊枝下垂者爲柳稊者初春所生荑也傳曰發孚言孚甲之始發也又與荑通易大過曰枯楊生稊 鄭注作荑謝靈運詩草木荑綠柳

梅杏杝桃則華 杝音夷

傳曰杝山桃也

黃氏曰書云木作曲直曲直作酸梅爲木主故最酸杏次之故次酸杝小桃也正月必花實不可啗桃則兼食桃也其花之序先梅次杏次杝次桃曰則者盡其詞焉耳 謂陽氣至此而盡出也 問案四花之中梅爲魁最先開

次卽枇埤雅小桃華陸游云成都有小桃上
元前後卽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
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指此至杏桃之
花當在二三月唐鄭谷詠杏花詩云小桃初
謝後雙燕卻來時月令仲春桃始華又韓詩
外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云云今小正俱作正
月開花豈古陽氣太盛故與　朱子曰枇無
有訓山桃者詳後煮桃注

媞蒿 朱子儀禮作緹縞戴作媞縞金作緹蒿今從爾雅更定

傳曰蒿也者莎隨也媞也者其實也先言媞而
後言蒿者何也媞先見者也 舊本此下有何以謂之小正二句今移置篇首

爾雅蒿侯莎其實媞疏謂蒿卽莎草其實別
名媞本草莎可爲笠及雨衣疏而不沾其根
附續而生可以合香謂之香附子蓑笠二物
治田者之雨具也記媞蒿其爲農事歟　案
臺一名夫須陸璣云舊說夫須蓑草也亦見
爾雅疏或曰香附薹也爾雅作夫須蒿與臺
皆莎之別名

雞桴粥 桴當作孚粥音育

傳曰粥也者相粥之呼 一作時 也或曰孚嫗伏也
粥養也

雞之爲言稽也能考時也案爾雅疏雞之雛
名鷇雛之稍長者名健孚孚卵也方言雞伏
卵而未孚始化謂之涅鳥之孚卵皆如期不
失信也今雞鶩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
日而化粥育也義與哺同通卦驗云立春之

日雞乳

二月往耰黍禪

傳曰禪單也

往往于田也耰覆種也家語黍者五穀之長
禪謂單衣金氏曰耰當作種二月漸暖耰黍
者可衣單張氏駁之謂二月非種黍之時此
乃耰其種黍之地耳黃亦謂黍以大暑種此
言耰黍爲黍而耰也案月令仲夏農乃登黍
蔡邕曰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許愼又

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乃登黍是黍有早
晚不同二月已可以種矣仍從金說爲允

初俊羔助厥母粥

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羊羔（闕本作益）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朱子作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闕作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一作牛）羊腹時也

黃氏曰腹懷之腹下以乳之釋粥字之義他

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易象兌爲羊廣象兌爲羔羔故恤母稍長能食草卽不乳於母可謂母義而子孝矣蔡謂不食乳羔母得以自養繹傳意當是謂羔之大者不食乳則母可專養稚羔且有餘力并非其子亦養之是助母粥也　爾雅未成羊羜俗呼五月羔爲羜羜亦羔也春秋繁露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故羊之爲言猶祥

綏多女士

傳曰綏安也（綏闕氏本作綏）冠子取婦之時也

金氏曰周禮會合男女卽此也男有室女有家所以安之也黃氏曰禮始於冠本於昏冠成人之道也教以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少之禮行焉昏人道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嘉事之重也二月大壯亨之至也嘉會足以合禮必

於是乎行之　冠禮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似冠昏不必在二月也然考漢唐以來凡加元服多用正月間有用二月者如昭帝冠詞云奉仲春之吉辰是也昏禮以仲春爲正周禮媒氏疏辨之尤詳白虎通曰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

傳曰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黃氏曰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知必用丁也入學用丁馬融謂取文明之義則干必用丁支不必用亥也仲春陽之正中故習舞以養和　金氏曰此即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問　案正義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

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釋菜鄭注菜如字高誘本呂氏春秋作采謂釋采幣以禮神黃氏註從之然儀禮有釋幣而無釋采存參

祭鮪

傳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也者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鮪鱣屬也釋文大者名鮔鮪小者名鮛鮪岫居至春始出案爾雅疏河南鞏縣東北崖有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月令季春薦鮪周禮獻人春獻王鮪是也黃氏曰季春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似薦鮪以祈麥也小正祈麥實在三月祭鮪在二月則以美物薦非有祈也故別之也

榮堇

傳曰堇菜也

堇菜名爾雅苦堇注云今堇葵也此菜野生

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者味甘而爾雅云苦者語倒也內則堇荁以滑之廣雅云夏荁秋堇滑如粉宋書王元謨詩亦云堇荼供春膳榮華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亦爾雅云　堇音謹別有靳音者烏頭草也有毒又月令仲夏木堇榮古作木槿一名蕣朝榮暮萎與此堇亦別附辨於此

采蘩

傳曰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旁朱子作方或作勞作万作

（蔦俱誤）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蘩白蒿也陸璣曰春始生香美可蒸食秋名
曰蒿可以爲菹黃氏曰蘩之言繁也蘩始生
一莖耳採其上食之四旁皆勃然生故名旁
勃謂其母曰由胡謂由此叢生散出如胡也
一名游胡取其游散之義傳云皆豆實謂自
母及子自春及秋皆用之也　案爾雅蘩皤
蒿又曰繁由胡是蘩與繁二物張氏辨之是
也傳既引由胡釋蘩則蘩又不僅豆實矣豳

風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朱子云蠶生未齊未
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蘩所以生蠶故記之
與旁勃廣雅作蒡葧

昆小蟲

傳曰昆者衆也由（或作田誤）魂魂（或作蜾誤）也（朱子脫此四字）由
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
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
此月令所謂蟄蟲咸動也正月啓蟄至此則
出蟄矣由魂魂者言云云然咸振動也小蟲

謂孩蟲也案考工記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
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故
訓昆爲衆也揚子魂魂萬物注曰魂魂多貌

抵蚳（上音祁下音遲）

傳曰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
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下闕文）
爾雅蚍蜉大螘其子蚳疏螘通名也其子在
卵者名蚳可以爲醢周禮鼈人祭祀共蠯蠃

蚳以授醢人又醢人職曰饋食之豆蠯蚳醢
醢則醬之有肉者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
也案以蚳爲醢猶內則之以卵（音鯤）爲醬也卵
魚子蚳蟻子也　北戶錄廣人掘大蟻卵爲
醬名曰蟻子醬

來降燕乃睇

傳曰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
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
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窔穴取與之室何

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一作就家入人內也

爾雅燕燕鳦注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月令仲春元鳥至案燕一名鷾鴯一名游波色紫而小者爲越燕斑而聲大者爲胡燕越燕多在室中梁上作巢胡燕多在檐下作巢故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孔氏曰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

剝鱓大戴記作鼉

傳曰以爲鼓也

鱓與鼉同魚名皮可冒鼓史記李斯書云樹靈鼉之鼓黃氏曰似鼉差小橫飛善睡向日吐水日入則沒夜鳴如鼓其聲應更江淮間謂之鼉更又聞鼓則鳴與相應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案周禮韗人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而此剝鱓在二月者其亦周禮取黿用秋時攻黿用春時之謂歟剝割也詩云或剝或烹鱓又音善義別

有鳴倉庚金氏本作鶬鶊

傳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爾雅倉庚商庚注即鵹黃也又曰鵹黃楚雀注即倉庚也案即所謂皇黃鳥也又名黃鸝本草鶯處處有之大於鸜鵒立春後即鳴麥黃椹熟時尤甚其音圓滑如織機聲方言冬藏谷中二月始鳴說文鳴則蠶生故里語曰鵹黃鳴蠶事勤又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平聲蓋應節趨時之鳥也 齊曰搏黍秦曰

黃栗留皆鶯名

榮芸

無傳

榮也者至是始華也餘見前注

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稊與荑同見前柳稊注傳曰稊者所爲豆實蓋指萌蘖之可食者張氏謂如筍蒲椿皆之

屬是也收采也始收者及時而采以草木初
見稊味尤美也又通作蕛郭璞云似稗布地
生穢草也今文作稊金氏因以穢草釋之謂
以其穢苗故始生卽收割之　案小正見韭
采芸已見正月榮堇采蘩皆二月事又何取
於見稊而書之稊者草木之總名也二月陽
氣方盛向之萌動者至此皆甲拆矣故統言
之曰稊或曰稊木之穉者亦通

三月參則伏

傳曰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
見之時故曰伏云

金氏曰至此參初昏而西没也唐開元書推
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
度故曰三月參則伏

攝桑

傳曰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詩豳風注爰求柔桑稺桑也猗彼女桑荑桑
也蠶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攝桑桑之柔
者謂葉始出而佝合也傳曰急桑也者以桑
爲急也蠶爲謀衣之本而桑又飼蠶之具三
月正治蠶月也見其攝而已記之故曰急也

萎楊　萎舊注一作苑

傳曰楊則花而後記之

萎當作委謂楊花也本草春初生柔荑卽開
黃蕋至春晚葉長成蕋落而絮出因風而飛
卽指此傳曰楊則花而後記之者言非所急
也然桑至三月始攝楊至三月已萎小正亦
記時而已否則柳稊不已記於正月耶又白

楊青楊黃楊別一種北方所植

羵羊

傳曰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或曰
羵羝也

羊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黃氏曰羵之言圍
也謂牝羊羣繞牡羊若牛馬之遊於牝也埤
雅羊性善羣每一羣以一雄爲主衆牝羊皆
聽之俗謂之壓羣今北人謂之羊頭集韻羵

羵羊相逐貌傳云記變者記時之變也

螜則鳴螜一作穀音斛

傳曰螜天螻也

爾雅螜天螻疏卽今之螻蛄也方言蟓蝼秦晉之間謂之螜或謂之天螻本草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任松齋曰螻一名螻蛄卽上狗也爾雅翼云好夜出以孟夏鳴其出入與蚓同時

頒冰

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出當在春分後月令開冰亦在仲春而小正用三月者開啓也所謂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也頒分也所謂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也孔氏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畢賦應得用冰之人據此夏與周其制一也蘇氏曰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發陽始用事則啓冰而朝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祭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無夭札胡氏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也

采識識一作蘵

傳曰識草也

識未詳金氏曰當作蘵亦苦菜也顏氏家訓云江南有苦菜葉似酸漿花或紫或白子如珠或紫或黑卽爾雅蘵黃蒢今河北誤謂之龍葵郭璞曰江東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傳本云當云事自卑者始或無也字執操也養長也

此卽月令所謂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也妾侍妾也子內子也曲禮卿之妻曰內子始蠶者三月治蠶月也言事者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親桑之典自宮中始也蓋自后帥外內婦蠶於北郊而媵御之卑命婦之尊莫不專執此蠶事矣妾子一作妾及女子亦通

祈麥實

傳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廣雅大麥麰也小麥秾也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之穀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蓋大麥性平涼味滑膩小麥具四時中和之氣兼寒熱溫涼之性南方地卑濕其穀宜稻北方地高燥其穀宜麥而二麥當春夏之交繼絕續乏爲利最普月令四月農乃登麥故於三月祈之月令爲麥祈實與此意同方氏愨曰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卒痒也

越有小旱

傳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黃氏曰此特記時耳與後越有大旱時有霖雨爲類

田鼠化爲鴽

傳曰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田鼠解見前爾雅鴽鴾母注鵪也李巡云青州呼鴾母田鼠所化者也黃氏曰陰從陽化

故走化而飛惡化而善也故言化盡其辭也其夜飛猶有陰焉猶未離其類故秋感陰復爲鼠也　案淮南子田鼠化爲鶉陸佃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故尸子曰堯鶉居正字通云鴽卽鶉也

拂桐芭

傳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爾雅櫬梧又曰榮桐木郭氏皆以梧桐釋之

黃氏曰桐無子者榮有子者櫬又名梧脂賦
如膠亦木之陰者陰爲陽所散故白乳盡乃
華案月令作桐始華芭與葩通即華也　紫
花者名紫桐白花者名白桐一種頳桐花紅
如火今人家所植名梧桐

鳴鳩

傳曰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
鳴而後知其鳩也

黃氏曰鳩鶻鳩也一名鶌鳩江東亦呼鶻鵃

左傳鶻鳩氏司事埤雅云月令所謂鳴鳩拂
其羽者也朝鳴則晴暮鳴則雨其飛最高故
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廣雅謂爲斑鳩誤
矣　案鶌鳩一名鳴鳩傳曰鳴而後知其鳩
也者似與本經鳴札鳴蜮鳴弋相類非以鳴
鳩名也月令鳴鳩與戴勝對當從孔疏此但
言鳩則方春而鳴者不止鶌鳩也一斑鳩即
鵓鳩語云天將雨鳩逐婦是也一鳴鳩即布
穀其鳴聲曰家家撒穀本草布穀名多各因

其聲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
卻布袴之類皆因其鳴時可爲農候耳

夏小正集解卷二

高郵顧問纂

四月昴則見

傳曰四月昴則見下闕文

金氏曰是時日在畢觜之間故旦昴則先見黃氏曰昴一名旄頭西方白虎七宿之一其廣十度今以窺微鏡測之凡三十六星陳子龍史記測議曰昴宿皆云七星或云六星近測之實三十六星也

初昏南門正

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葢大正所取法也

蔡氏曰南門二星屬角宿庫樓上唐一行曰立夏之日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昴則見黃氏曰再見謂春初昏見秋初晨見壹正則夏初昏正也南門者北辰所向王者向明而治故於南門重之星傳庫樓十星在角舍南維南門二星在庫樓下西大星近樓前蔡氏在庫樓上誤

鳴札金氏本作蚻

傳曰札者寧縣音懸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札蚻通爾雅蚻蜻蜻注如蟬而小疏引某氏解此云鳴蚻蚻者也方言蟬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孟郊征蜀聯句云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蚻又廣雅蛥蚗

蚻也 傳寧縣爾雅注引作虎懸

囿有見杏

傳曰囿者山之燕者也

黃氏曰見杏杏實正熟可供籩豆之實也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鳴蜮音域

傳曰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射工射影水弩含沙皆蜮別名舊注射工含沙射人者與埤雅蜮

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以氣爲矢俗呼水弩廣記云水弩之蟲四月上弩八月卸之廣博物志云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蜮爲短狐無疑黃氏引彼何人斯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謂不可得則烏知其鳴然不知其鳴又烏知有中其毒者耶至疑蜮爲蟈之省文蟈卽蛙也周禮蟈氏疏先鄭以蟈爲蜮又以蜮爲蝦蟇後鄭不從 禽經鵞飛則蜮沉又冬蟄谷間索之陰乾爲末帶之夏天能

自辟之見抱朴子

王萯莠 萯房九切

無傳

王萯草名月令孟夏王瓜生今月令王萯生王萯疑卽王瓜一名萆挈一名菝葜謂之瓜者以根之似瓜也性能祛風去濕亦可釀酒古月令赤箭生指此又呂氏春秋作王善生高誘云王善或瓜瓠瓠也是月乃生案王瓜有瓜有草故釋月令者間從瓜而王萯則爲草無疑韻府亦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五月乃瓜莠當作秀或曰莠如字似瓜非瓜若苗之莠也

取荼

傳曰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爾雅荼苦菜疏引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通卦驗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金氏從之曰卽今苦藚也黃從張說以荼爲茅秀 問案月令孟夏王瓜生苦菜秀宋月令王

萯生苦菜秀方氏慤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張氏虙亦云苦菜詩謂之荼據此則小正之王萯荼亦連類而及仍從金說爲允若以茅秀釋之雖適戴傳而七月灌荼則重出矣且茅必至七月而後秀也

莠幽 金氏以莠字連上取荼爲句任松齋箋爾雅仍之皆非

無傳

莠幽諸儒不詳其名 問案莠當作秀幽草名

又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陳氏喬釋詩四月秀葽以爲卽秀幽毛奇齡云小正秀幽詩秀葽一也張黄皆從其說姑仍之然葽之名亦未詳或以爲苦葽或以爲遠志嚴華谷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玆之秀幽亦或同此性歟

越有大旱

傳曰記時爾

大旱者旱之甚者也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旱而言暵者熱氣也卽指此黄氏曰此月令仲夏雩祀所爲作也金氏謂上必有闕文則因前以小旱屬祈麥實而云耳然月令雩祀何嘗不云祈穀實歟

執陟攻駒

傳曰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敎之服車數舍之也

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執執駒也攻謂制其蹄齧者葢執駒無令近母升而用之於是攻其蹄齧之性將以備驅策也周禮庾人敎駣攻駒與此意同黄氏曰學記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攻也者專治之以老馬引車而繫駒於車後使習見老馬之服轅則以之駕而不驚也數舍之使有餘力不以爲勞也

五月參則見 見賢遍反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一作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黄氏曰唐一行曰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星傳參七星九度半太中央三小星曰伐故謂之參伐也一作牧非

浮游有殷

傳曰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浮游爾雅作蜉蝣黄氏曰能浮水上而游故

謂之浮游金氏曰陸璣云蜉蝣方土語也通
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人燒炙之
美如蟬也樊光謂糞中蝎蟲所化（問案郭璞）
云似蛣蜣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蓋隨夏之
陰雨而生者也殷猶衆也見其衆而知其爲
五月矣

鴂則鳴（鴂與鵙通）

傳曰鴂也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

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鴂與鵙同伯勞也傳云百鷯又名博勞一也
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少皞氏以爲司至
之官左傳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高氏誘曰
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故伯勞鳴爾雅云
其音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黃氏曰埤雅云倉
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
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詩曰七
月鳴鵙八月載績是促人績者爲衣也故善

之

時有養日（朱子曰大戴日作白以十月養夜考之作日近是）

傳曰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
有養日（大戴作白非）云也
黃氏曰此卽月令所謂日長至也古法日百
刻日長六十二刻夜短三十八刻今法日九
十六刻日長五十九刻十分夜短三十六刻
五分夏陽故舉日冬陰故舉夜堯典日中星
鳥宵中星虛春陽舉日秋陰舉宵其義一也

本始末終陽始陰終而陰陽又各有始終夏
至陽盛極卽陰之始冬至陰盛極卽陽之始
不可不察也

乃瓜（朱子曰傳本瓜上有衣字）

傳曰乃（傳云一本有衣字本朱注下同）者急瓜（傳云一作衣）之辭也（傳云一本有衣也者始創衣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大戴朱子作乃瓜關傳作乃衣瓜蔡從之謂以巾覆瓜也金引舊注作乃衣試新衣也張云所引舊注不知何本蔡如蔡氏黃又分衣瓜爲二矣一作乃衣一作瓜案仍作乃瓜爲允）
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蔓生齊民要術

二月辰日宐種瓜盧諶祭法夏秋祠皆用瓜今既五月矣故傳云乃者急瓜之辭也案瓜類不一一曰黃瓜味甘生啖脆滑又名甘瓜一曰香瓜味香以蜜筩爲勝一曰甜瓜王氏農書以爲果瓜味亦甘此三種形質相近性俱解暑庾信詩云甘瓜開蜜筩此類是也若近人所食西瓜脆若嚼冰甘如味蔗暑月食之最宜但種出自西域非三代以前物也今將黃氏舊注附識於後注乃衣曰月令孟夏

天子始絺孟冬始裘若民則惟知禦寒而已二月已禪暑則袒裼裸裎者有之命民乃衣故傳云急衣也注瓜曰瓜之爲物可以解暑則食焉而已玉藻瓜祭上環或始食瓜而祭之故亦云急瓜也其訓乃衣句則鑿甚

良蜩鳴

傳曰良蜩也者五采具

良蜩爾雅注作蜋蜩黃氏曰蜩微物也而五采具故美之而稱良焉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傳曰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一作其）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匽當作蝘蟬屬也黃氏曰何以謂之匽匽猶伏也傳曰蠐螬爲腹育腹育爲蟬又曰朽木爲轉丸轉丸爲蟬以其遞禪故謂之蟬以初

偃伏故謂之匽淮南子蟬三十日而死疑五日上當有三字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而伏也

啓灌藍蓼

傳曰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藍染草蓼亦草名今取其汁爲麴通志藍三種大藍染碧蓼藍染綠槐藍染青皆可作澱本草蓼有七種惟香蓼宿根重生可作生菜

古人種蓼爲蔬收子入藥卽此熊氏曰灌叢生也開別此叢生之藍蓼使之稀散葢早別之則多傷此月長大始可分移布散也　藍蓼張謂藍之似蓼者今名小藍黃謂古禮經濡雞濡魚濡鼈皆實蓼劉向別錄有尹都尉種蓼篇則藍蓼當是二物案藍亦有可食者說文藍瓜菹也續漢書楊震種藍以供食母小正與蓼並稱當作藍菜爲是

鳩爲鷹

無傳（傳意見正月鷹則爲鳩句）

任松齋曰鷹化爲鳩變而之仁也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月令不記也

唐蜩鳴

傳曰唐蜩（大戴諸本俱有鳴字）者匽也

爾雅注作蝴蜩疏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黃氏曰唐之爲言大也其采具者謂之匽其聲大者謂之唐唐蜩馬蜩也大而黑五月鳴又名蜘蟟諺曰知蟟聲狂禾稻生芒其小而紫者爲蟪蛄盡月而止則匽也傳似誤　案蟬之類最多爾雅釋蟲云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謂蟪蛄陸璣疏云螗一名蝘蛁字林蛁或作蟟也青齊謂之螇螰方言又云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所載尤多然則蜋螗亦蟬之別名耳

初昏大火中

傳曰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當作糜）時也（自關

氏本以種黍菽糜四字爲經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爲傳傳氏曰或云種黍菽糜以心中爲節傳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問案此說極是大戴禮朱子儀禮皆無種黍菽糜句而下文另有菽糜句爲正文諸本皆訛今特更正）

黃氏曰心星東方蒼龍七宿之一明堂之位中帝前太子後庶子其廣七度說苑古有四時主春者星張中可播種主夏者火昏中可種黍稷主秋者虛昏中可種麥主冬者昴昏正可斬伐田獵蓄藏皆上告天子下告之民此惟記火中重火也火也者天子明堂之位

也問案黃氏引說苑云云種黍菽糜之爲傳文明矣又夏書大傳夏昏火中可以黍稷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汜勝之書云黍者暑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又云夏至二十日種豆皆與說苑同葢傳云心中釋大火中也種黍菽糜因火中之時而及也舊本穈作糜似誤詩維穈維芑爾雅釋草作虋與穈音義同

煮梅

傳曰爲豆實也

禮內則桃諸梅諸集說云諸葅也桃梅皆爲葅藏之周禮謂之乾藤煮者必先煮之加鹽曝乾乃可藏久近人或以蜜餞之法亦本此傳云豆實葢燕食之加豆者也　詩義疏梅曝乾爲腊羹臛虀卽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意也金氏註主此說亦通

蓄蘭

傳曰爲沐浴也

蘭澤蘭也與山蘭別一類本草蘭一名水香俗呼燕尾香煮水療風又名香水蘭蓄者聚也卽詩我有旨蓄之蓄蘭生水澤中及下隰地及時取之以爲沐浴之用離騷浴蘭湯兮沐芳澤是也金氏曰爲沐浴及佩也香可辟不祥亦可爲藥離騷又云紉秋蘭以爲佩亦通按澤蘭一名瀾澤其澤可作膏以塗髮莖葉與蕑相似

菽糜（糜大戴諸本字皆從米而讀如門此傳寫之誤）

傳曰以在經（傳氏本經上有經字）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一作短閱）而記之

張氏曰金氏無此節傳所云亦不詳其語案傳氏亦無此節皆前以種黍菽糜句爲經故疑此重出也菽豆之總名糜赤苗粟皆夏時種已見前注黃氏曰糜字從米粥也仲夏之杪暑氣逼人令民爲豆粥以辟暑氣其說亦通風土記俗以赤豆爲糜象色也然黃亦以重出爲嫌故改糜爲糜至張以獻糜疑之尤

非

頒馬（黃氏以將閒諸則句補入今照舊本仍刪）

傳曰頒馬分夫婦（傳氏本作分大夫卿之駒也）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此卽月令仲夏所謂游牝別羣也禮集說云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頒分也傳所云夫婦者卽牝牡之謂又云將閒諸則蓋牝牡旣分將以閒之於法則也

周禮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蓋齊其色齊其力以授當乘者唯夏祭先牧頒馬攻特與此意同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當在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黃氏曰依當如依烏郞位之依尾言依槼別名亦前𢇍星之類也尾主于孫故曰依九子如鈎其廣十九度今十五度

煑桃

傳曰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

煑桃卽桃諸也見煑梅註朱子曰傳本杝作梔郭璞云白椵也古今字書無有訓山桃者爾雅褫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梔桃者山桃也當作褫（閒）案任松齋曰褫桃小而多毛核粘味惡不堪食其仁充滿多脂可入藥卽毛桃也梔固不可食而褫亦不可食經言桃不言杝傳誤

鷹始摯

傳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與殺同）之辭也故言摯云

此卽月令季夏鷹乃學習也馬氏曰殺氣未肅而摯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

夏小正集解卷三

高郵顧問纂

七月秀雚葦

傳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雚與萑同說文薍也葦大葭也詩八月萑葦疏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爲萑傳曰秀然後爲雚葦盔未秀則名蒹葭而已　任松齋曰孫炎郭璞以蘆薍爲二李巡樊光以蘆薍爲

一夏小正注及埤雅皆紛紛矣振案戴氏曰菼薍萑荻蒹一物五名今人特謂之荻莖短小而實其葉狹花先紫後白如散絲孔氏曰初生爲葭長爲蘆成爲葦一物三名今人特謂之蘆幹大而虛中其葉濶大穗如狐毛詩曰八月萑葦曰葭菼揭揭曰蒹葭蒼蒼今人言蘆荻皆對舉之詞也

貍子肇肆 貍當作狸

傳曰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狸伏獸也莊子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肇肆言至此而始肆若鷹之始摯然也

湟潦生苹

傳曰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苹當作萍本草注萍卽楊花所化者一葉經宿卽生數葉周禮萍氏注萍之草無根黃氏

曰湟城下池也潦道上無源之水凡水急流者不能生萍故曰有潦而後有萍也爾雅疏小曰萍大曰蘋小者如萍圓不可食大者如盞可蒸爲菹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此專以小言葢是時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故湟潦皆生萍　爾雅苹薃蕭注今藾蒿也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指此案苹陸草萍乃浮萍水草字可通借而義不相通也

爽死

傳曰爽也者猶疏也

舊說爽萊也草名葢夏枯草之屬董仲舒云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爽亦感陰氣而死者歟黃氏疑爲爽鳩殺鳥取其死者祭之因曰爽死則鑿矣或以此句屬上讀注云爽猶疏也潦疏即乾而萃草死其說亦非

萃秀萃當依黃氏作莽

傳曰萃也者有馬帚也

爾雅萃藾蕭又曰莽馬帚案傳當作莽郭璞

云似蓍可以爲掃彗黃氏曰今名落帚科以掃地可斷螻蟻古人以爲雪馬之箠馬者國之大用重馬之帚記之曰有馬帚明所以記之金氏誤爲萃失其旨矣　案爾雅荓王箒註云王帚也似藜江東呼曰落帚黃氏引以釋荓存參

漢案戶

傳曰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埤雅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金氏曰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任松齋曰晉書云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今法謂入窺遠鏡皆碎星

寒蟬鳴

傳曰寒蟬者朱子作蟬也者蝭蠑也

寒蟬即寒蜩月令孟秋寒蟬鳴周書作立秋之日蔡邕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陸士龍

寒蟬賦序云頭上有緌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居儉也應候守節信也豈非至德之蟲哉方言寒蟬瘖蟬案埤雅寒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云別有一種不能鳴者雌蟬是也　黃氏曰爾雅蝭蛛注即蝭蟧也一名蟪蛄此傳云蝭蠑恐誤

初昏織女正東鄉

無傳

黃氏曰詩跂彼織女其廣九度蔡氏曰織女

當斗柄之東斗柄直指則織女正東矣荊州占曰織女三星在牽牛西北星足常向牽牛

扶筐

時有霖雨

無傳

霖雨大雨也爾雅淫謂之霖左傳隱九年正月大雨霖以震書始也禮月令大雨時行在季夏孟子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周七八月亦指夏五六月也金氏曰小正四月越

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莊子亦言秋水時至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故也故凡書傳所載與今不同者率以是推之

灌荼

傳曰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為蔣傳本作將褚之也雚未秀朱子作秀下同為菼葦未秀為蘆

荼英荼也茅草秀出之穗色白故謂之英古人取荼為衣相傳閔子騫服蘆花是也傳云為蔣褚之者褚裝也漢文帝賜南粵王陀書有上褚五十衣云云張氏曰以綿絮裝衣曰褚雚葦之秀亦可裝衣故聚之今猶有取蒲榮者荼則不復用矣　案荼有三種一為雚苕詩予所捋荼是也一為苦菜詩誰謂荼苦是也即上文取荼之荼一為茅秀詩有女如荼是也即此灌荼之荼周禮地官掌荼注云荼茅秀也前漢禮樂志顏如荼注言顏貌如

茅荼之柔也別有荼毒皆惡物荼蓼皆穢草附辨於此

斗柄縣在下則旦

無傳

八月剝瓜

傳曰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

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菹謂剝削淹漬以為菹也秋祭用瓜亦貴時物之意傳言畜瓜者似專主民食而言如委人掌畜聚物即瓜瓠

之類是也黃氏曰瓜之可爲菹者形小肉厚長者近咫以鹽及醬罨之可爲旨蓄一種色微白如枕者曰東瓜一種色赤黃如鍾如瓶者曰南瓜皆可爲蔬

玄校

傳曰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本傳作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月令命婦官染采黑黃倉赤在季夏而此見於八月者時有先後故也詩云載元載黃我

朱孔陽亦在八月元者黑也校義未詳傳云若綠色然者間色也蔡氏曰染必三月而後用此染于六月用于八月也（問）案天氣初涼以爲授衣之計詩禮小正其時雖異其事則同

剝棗

傳曰剝也者取也

黃氏曰詩曰八月剝棗以養老也埤雅棗大者棗小者棘剝者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本草九月採取日曝乾之補中益氣久服延年故易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君壽考

栗零

傳曰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黃氏曰棗言剝人取之不待其落也栗苞生外叢刺如蝟八九月熟則苞自裂而子或一或二或三自隕於地乃隨取之故曰零也

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儀禮士昏禮

婦人之摯棗栗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棗栗爲養老燕賓之脊故經傳每類及之歟又儀禮疏婦用棗栗者以早自謹飭爲義棗早也栗肅也則取義更深矣

丹鳥羞白鳥

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本傳作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崔豹古今注螢一名丹良一名丹鳥腐草爲

之食蚊蚋也孔氏曰是蟲乃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故蟲而謂之鳥月令羣鳥養羞陸佃曰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也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詩名物考今西北多螢火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蔡氏以丹鳥爲蝙蝠非是蝠夏月已食蚊故其糞皆蚊目名夜明沙則不待八月矣　黃氏曰周月令作君鳥養羞螢稟陽有君象故謂之君鳥逸周書君鳥

不養羞下臣驕慢蓋養之而後食之食之而不盡食之是君道也自今月令訛爲羣鳥而說者紛紛矣存參或曰夏時色赤秋時色白諸說尤非

辰則伏

傳曰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金氏曰大火初昏而没也心星也心爲天子明堂之位故於星爲大辰

鹿人從

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一本作人人從一本有兩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金氏曰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鹿羣而善淫春聚麀焉獸道也又曰人從也者謂若人之相從樂而不淫則獸也而有人道矣鹿春聚麀故多瘠夏至以後始復肥焉是鹿之養以離羣而善也善則

不志其離何也其離之時不可知君子之立言言其著不言其幽則但言人從而其之離而生者已可知也（問）案傳意當從後說黃謂鹿人卽虞人反以獸有人道意爲非非是

鴽爲鼠

無傳（傳意見三月田鼠化爲鴽句）

案正字通子水位鼠屬水午伏乃鶉火之次豈可移易盍三月大辰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鴽八月辰伏九月當內火而鴽

於建酉月爲鼠者辰巳伏也子午陰陽之極
神交爲變化如此

參中則旦

無傳

黄氏曰月令仲秋旦觜觿中唐月令八月節曉畢中八月中曉東井中參在觜之下畢與東井之間則旦參中正是或謂當作參見誤矣

九月內火

傳曰內火也者大火也大火也者心也

火心星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蓋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心星以夏之三月見於辰自辰至巳其方爲火所王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陽之力以夏之九月伏於戌自戌至亥其方爲火所伏因其伏而內之所以滋陰之氣也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出火後有災

王氏曰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火有出入當出而大旱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內火也氷有藏啓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休息啓之以發沉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氷開氷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血行不及而百疾作故治疾者多以滋陰降火爲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於是乎有災故調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爲貴

遰鴻鴈

傳曰遰往也

大曰鴻小曰鴈周書云白露之日鴻鴈來小寒之日鴈北鄉蓋鴈之南首必在七月中國所不見必至九月見其遰而後記之也黄氏曰遰之爲言遞也長幼相序飛遷遞然見其遰而知其鴻鴈也故言遰也金訓爲去失其旨矣　博物志鴻鴈三同三異秋來賓一同

也鳴如家鵞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
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鴈多羣而鴻寡
侶二異也鴈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
也

主夫出火 夫當作火黄氏曰此節當在內火下問案金氏內火註云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內火周禮司爟亦有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語出火疑三月事而傳本相沿姑識於此

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主夫即周禮司爟之職掌行火之政令蔡氏

曰主掌也夫燧也謂取火於日者金氏曰古
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之用火於野
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火之用有不可廢者
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使主火度
其用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陟玄鳥蟄

傳曰陟升也元鳥也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
何也陟而後蟄也

左傳元鳥氏司分謂春分來秋分去也晉中
興書郗鑒避亂於曾國山中掘蟄燕而食之
文昌雜錄宋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
是燕亦蟄非渡海而去也月令仲秋元鳥歸
而此言蟄在九月者必甚寒而後蟄也金氏
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
降其去也書陟　高氏誘曰元鳥歸謂歸於
蟄所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 熊羆大戴作能羆穴作大貊金作豹皆非

傳曰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

爾雅熊虎醜羆似熊黄白文爾雅翼云熊是
其雄羆則熊之雌者力尤猛甚害人詩義疏
冬入穴而蟄至春始出貊似熊多力食鐵出
哀牢夷廣志貊色蒼白其皮温暖貉性好睡
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毛深厚可爲裘墨客
揮犀云貉好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鼬
音褎如鼠赤黄而大食鼠者爾雅注江東呼爲
鼪本草一名黄鼠狼一名地猴一名鼪鼠埤
雅鼪今栗鼠似之取其毫與毛可以製筆世

所謂鼠鬚栗尾者也此六者於此時皆伏處穴中也傳曰若蟄承上元鳥之蟄而言金氏曰周禮所謂蟄獸者也

榮鞠 張氏曰榮上有而字羨文

傳曰鞠草也

鞠古作蘜爾雅治蘠也本草云菊花一名節花崔實月令九月九日可採菊花周處風土記亦云霜降之時惟此草獨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 月令季秋鞠有黃華

樹麥

傳曰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樹以九月迎金氣也書大傳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蓋早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詳於農書月令八月勸人種麥毋或失時今至九月故傳曰時之急也

王始裘

傳曰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張氏虔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至此天子始服以順時爲章也小正始裘見於九月似與月令不同黃氏曰獻良裘以供王服獻功裘以賜羣臣則於季秋言王始裘正也 問案霜降九月中今俗霜降之後皆得服裘又何疑於小正耶

辰繫于日 傳氏本無此句朱子曰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

無傳

張氏曰辰大火也九月日在大火故曰辰繫于日古人重火故於火必詳之

雀入于海爲蛤

傳曰蓋有矣非常入也

蛤蚌屬俗名車螯宋盧陵王命膳酒炙車螯即此雀爲蛤飛化爲潛感陰氣也月令雀入大水爲蛤亦在季秋續古今注九月雀不入

水則多淫佚　述異記淮水中黃雀至秋化
爲蛤春復爲黃雀又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
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
名復老服翼所化

夏小正集解卷四

高郵顧問纂

十月豺祭獸

傳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埤雅豺似狗而長尾高前廣後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周書云霜降之日豺乃祭獸毛氏萇曰古者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金氏曰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

時豺獸自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爲乾豆賓客之用　本草豺狼屬也其牙如錐虎亦畏之月令豺祭獸在季秋

初昏南門見

傳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張氏曰唐一行云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岐案前議八月參中則非此議則是

黑鳥浴

傳曰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黃氏曰烏有三種大而巨喙白頸爲老鴉亦
名鶻鵰小而白腹爲雅烏亦名鷽斯尤小而
細喙母哺之六十日子反哺如之謂之慈孝
烏冬月成羣其鳴啞啞謂之寒鴉則此是也
蔡氏曰十月氣寒日暖乘暖而浴也
時有養夜
傳曰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黃氏曰此即月令所謂日短至也古法日長

六十二刻夜長三十八刻今法日長三十六
刻十分夜長五十九刻五分詩曰夏之日冬
之夜此時夜之長如夏時日之長也餘見前
問案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
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
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
北三方亥子丑也蓋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
五分十一月之時晝五分夜十一分此皆舉
兩至而言小正紀於十月者豈有錯簡故耶

雉入于淮爲蜃大戴諸本雉上俱有元字
傳曰蜃也者蒲盧也
禽經元曰海雉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即
夏小正所謂元雉也月令雉入大水爲蜃雉
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故化黃
氏曰此雉所化則蜃也似蛇而大問案禮記
集說云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
中忽有雉雊張華云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
雉側果有蛇蛻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又

詩經類考蛇與雉交生蜃黃說蓋有本矣本
草蜃食燕子能吁氣成樓臺名蜃樓又名海
市其脂和蠟作燭烟中亦有樓臺之形蓋陰
陽異氣所生也　傳曰蒲盧謂大蛤也月令
注大蛤曰蜃
織女正北向則旦
傳曰織女星名也
黃氏曰何以記重織也農耕而女織人之所
以生也而天則有象焉女北鄉而南面者獨

目而心怵矣

十有一月王狩

傳曰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

狩者大田也左傳注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白虎通義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爾雅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周禮大司馬職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月令孟冬天子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或以爲此卽大閱當在仲冬也黃氏曰公羊子云夏不田止以驅害苗之獸而已原不必殺也豈惟夏不田而已卽春擇其不孕所殺幾何至秋乃殺冬殺更多陰盛也小正惟仲冬王狩然則三時皆不獵與（問）案農隙講武因以田獵凡田之禮惟狩爲備故小正獨書之若云三時不獵則又近於鑿矣

陳筋革

傳曰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此因王狩而類及之也筋肉之力也皮生曰革熟曰韋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疏謂百工若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也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黃氏曰取所獲之獸其筋革可供兵甲之用者則陳之左傳所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也

嗇人不從

傳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蔡張二本以萬物不通句別出爲經黃氏從之案傳氏朱子二本皆未別出似卽嗇人不從句傳文近是）

嗇與穡同前漢成帝紀云服田力嗇嗇人當卽嗇夫之類古田夫也不從者弗從於徭役也是時天地不通陰氣凝固陽須閉藏如月令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起大衆皆仲冬時事豈得有所興起造作哉傳云弗行於時日者易曰至日閉關商賈不行何有於嗇人又云萬物不通卽月令閉藏諸事以申

明不從之故耳

隕麋角

傳曰隕墮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黃氏曰爾雅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麋牡麔牝麎其子䴠其迹躔蓋鹿居山陽獸故夏至感微陰而角爲之解麋居澤陰獸故冬至感微陽而角爲之解不言麋角隕而言隕麋角者何也有隕之者也

十有二月鳴弋

傳曰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氏曰弋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

案鳴一作匹鴝一作隼以弋爲鳶正與此類爾雅鳶烏醜其飛也翔魏劉公幹詩云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天是也黃亦從此說謂與鳴鳩例相合

黝駒賁　黝大戴諸本皆作元

傳曰黝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螘通名也大者名蚍蜉小者名螘已見前注方言齊魯謂之蚼蟓梁益謂之元蚼廣志有飛蟻有木蟻古曰元駒者也黃氏曰蟻物小而有力能舉等身之鐵其行甚捷故曰賁他物至此多蟄而螘獨奔行地中感陽動也管子云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　周田饒謂雞有五德晉陸雲謂蟬有五德愚於螘亦云然粒粟必相招者仁也隊長必共戴者義

也行有行列者禮也出知雨澤者智也有欺妄則必戮者信也螘微蟲耳主臣朋友間可以無愧矣

納卵蒜　蒜玉篇俗蒜字

傳曰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黃氏曰納卵蒜者當是卵與蒜二種古有小蒜無胡蒜未有本大如卵者抱朴子曰夏后時始食卵此正記其食卵之始也　問　案古今

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爾雅翼大蒜爲葫小蒜爲蒜本草注亦同則卵蒜卽小蒜也能補陽煖胃若援抱朴子證食卵之始夏小正正月雞桴粥月令雞乳淮南子雞呼卵皆在十二月正屆孳生之時何獨於此月收藏之乎仍從傳說爲允

虞人入梁

傳曰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虞人澤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梁絕水取魚者鄭司農云水堰也張氏曰月令命漁師始漁卽此　案周禮疏取魚之法歲有五正月獺祭魚一也二月祭鮪月令季春薦鮪二也鼈人秋獻龜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當在十月四也月令季冬始漁五也

隕麋角

傳曰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傳氏曰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問案金氏亦以爲重出近是若熊氏謂時有早晚故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俱隕麋角經內所記如鴈北鄉雉震呴之類皆有早晚不同何獨取於麋角而再書之耶似不可從　黃氏曰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小正於夏至不言隕鹿角諱之也於冬至再言隕麋角著之也陽生於子長於丑氣至此如夜之將旦而曙矣又曰在易之臨十二月之卦也初九曰咸臨九二曰咸臨咸者無心之感天地之氣動於至微而象於至著易之再言咸臨者動於至微而小正之再書隕麋角者象於至著也

弟名鴻校勘

叁輯 8－456

〔清〕王謨撰

夏小正傳箋四卷附大戴禮公符篇考一卷

清乾隆刻本

序

有學焉而自喻者有學焉而求其喻者孰是乎曰皆是也昔人嘗苦大戴記多舛矣中間勘正非一家而往往不盡傳者則祗求自喻而已或求自喻而不必皆自信者也往者海寧陳上舍立三曲阜孔翰林衆仲皆從事於此其書垂就而未行於世是皆自喻而兼求其喻者也高郵王侍御念孫每來吾齋語及此深以挍讐之急為言甚矣求自喻者之難也金谿王

君仁圃教授建昌郡去年予來試士與仁圃尋治經之緒間及是書今年復以科試來而君所為夏小正傳箋四卷裒然成帙錄以示予并附考公符篇於其後其於諸家之說博觀而慎擇深思而詳說皆有以得其實庶幾勤而知要者歟建昌人文之秀甲於諸郡而近日士子益知研貫經術者仁圃之力為多予既喜仁圃之博聞善誘而尤服其虛懷商訂每一名義斟酌尋繹而出之不以泥古為名而以適用為務則雖使窮年穿穴於此書深知自喻之難者亦無以過之矣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北平翁方綱序

序

翁覃溪先生典學江右與予言金谿進士王君仁圃學問淵雅今教授建昌建山川秀傑多讀書能文之士得王君啓迪益研追經史務爲根柢學予聞而心敬之嗣王君來謁與之言恂恂儒者叩所學虛懷若谷載詢之乃徐以所箋夏小正一編相示夫小正爲有夏紀時令之書也向視爲博物者所資藉每率忽讀之今閱王君所箋獨能深探遐考出入經史貫穿

百家始覺古先王因時定制上通天時地利中修政事典章下及百物細微經畫之周立制之善直與詩書易禮相爲發明所謂體大物博博古通今由是其選也嗚呼書之可垂久遠事之堪爲典則固即在一名一藝之間而已可見大經大法之垂此之謂善讀書者因紀而歸之乾隆五十六年冬十月嶺西陳蘭森識

自序

昔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周公制禮監於二代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顧孔子於夏禮僅能說之而已於殷禮則言學豈不以世遠則文獻恒略世近則文獻宜詳杞之不足徵或更有甚於宋也歟何以今世猶傳有夏小正謂是所得夏時而坤乾之義乃無有存焉者不惟此也商書十七篇多詳言君德聖學而于一代典章制度

闕然不具即以曲禮建官王制建國之數與爾雅之九州說者雖以爲是商制實亦無稽而夏書僅四篇皆有典有則無論禹貢九州五服爲千古則壤成賦之經即甘誓之六卿胤征之六師官制兵制亦班班可考而五子歌中關石和鈞尤爲周家王政首務以此見夏先王既承二帝成平之後而于六府三事之修無不條理精密規模宏遠可以爲萬世法是以商書曰纘禹舊服商頌曰設都于禹之績凡商之典章

制度冀非率由禹舊而周之所以因殷者卽其所以因夏也歟小正一書關係尤大固不徒上與堯典羲和歷象下與周之明堂月令相爲終始而已見井田之意焉見學校之規焉見耕藉之典焉見親蠶之文焉見田獵之法焉見牧養之方焉見昏冠之禮焉見祭祀之道焉見頒冰內火之政焉見染采執駒之事焉凡周公所制禮巳莫不先爲之極而吾于是尤有以見夏道之近人而忠也豳部本虞夏侯國七月一

詩所言后稷公劉風化自農桑場圃以訖瓜苴荼樗可以佐民養生之具者經畫無不周而豳民益自樂於尊君親上一蠶事也必曰爲公子裳一狐狸也必曰爲公子裘而又以朋酒羔羊躋彼公堂稱壽無疆熙熙乎何其喬野而樸也今觀小正男則服于公田女則執養宮事執駒則升之君卵蒜則納之君又何其與豳民風俗彷彿歟而夏先王又以洪水初平人民艱食于春秋省耕斂必爲之補助故諺有之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而猶慮其無有餘畜也故又爲之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以故小正一書于雪澤必記于霖雨必記于小旱大旱必記無非欲民盡力南畝知有水旱凶荒而爲之備而于是二月耰黍九月樹麥五月心中種菽糜以至于栗棗瓜菰可以佐民養生之具者亦無不周斯所以爲近人而忠也歟洵乎其爲夏時遺

書也已或者以其不列于百篇而疑之以爲非孔子所得夏時書夫自秦火而後孔子所刪定書巳不可得見卽所傳今古文百篇眞僞難辨則此夏小正安知非孔壁所藏之餘復出而爲戴氏所得耶古書之傳於世者希矣幸而存者山海經小正二書皆出于夏世可以考證天文地理之學後儒又以其荒遠而疑之豈不可惜也哉讀因箋註夏小正傳一名一物有可與夏書豳風參證者旣巳條析言之而又爲撮

其大凡于此是豈獨爲戴氏補苴哉言夏時者或亦
有取乎此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閏五月五日建昌府儒學教授
金谿王謨

凡例

一晉郭璞注爾雅所引夏小正原分經傳不知何時
變舊本經傳錯雜宋傅崧卿始倣左氏春秋列正
文其前而附以傳各爲一篇凡十二篇釐爲四卷
名曰夏小正戴氏傳朱子儀禮集傳集注相承用
之今實據爲定本加以注釋爲夏小正戴氏傳箋
亦以遵暢厥旨云

一朱子儀禮集解夏小正本以每月經文總提於前
其傳文低一格統用一傳曰領起自爲一篇
國朝黃崑圃先生增訂此書略爲變通又各句分經
傳其有傳者則加傳曰字無傳者則曰無傳眉目
似較清析茲亦從焉惟以莠幽爲王萯莠傳以榮
芸時有見稊始收共爲一傳由鄙見更定未知有
當否

一小正文字最古流傳諸本尤多舛異若蜉蝣之爲
浮游熊羆之爲能罷此類甚多今一以朱子本爲

正至於音反一遵朱注朱注所無概不增入惟於
五月經文萩麋之麋音門改從麋音庶不失大戴
傳文本意

一元人史季敷有夏小正經傳攷取先儒解經所引
小正及事相附近可以攷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
下惜其書不傳兹竊取其意故於諸經注疏及唐
宋人類書中引夏小正文悉爲采入以資攷核

一小正月令原各自爲書不必强合至天象精微尤
非末學所能窺測故於昏旦中星及諸星見伏一
以唐一行大衍厤議爲斷其所失傳無得而稽矣

一大戴傳文本多隱奥詰屈如初俊羔匽之興鹿人
從數條中有不能强通者寧疑毋質辟不敏也亦
有傳本明白而於義有未安如執陟元枝之類亦
間攄管見以附於後

一戴氏雖傳禮記八十一篇惟於夏小正爲之傳與
孔氏書傳毛氏詩傳專家訓詁不同至於草木蟲
魚之學亦在諸家之先而其後乃無有爲之發明
者不揣愚陋妄爲箋疏非敢以鄭箋毛詩自况

一初箋是書秖據朱子儀禮集傳採擷羣書爲之注
釋事出草創及將卒業始得見黄崑圃先生輯注
因采其說爲酌改初歲祭用暢昆小蟲抵蚳二注
比成書適　學憲翁覃谿先生按部歲試因得就
正蒙即刪定數條賜以序言且命鏤板行世自揣
力有未逮爲藏篋衍俾無廢命并以志師資之益
焉誤再識

夏小正傳箋卷一

金[illegible]輔箋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傳曰。何以謂之小。以小著名也。箋曰此釋夏小正名義也本傳原錯簡在正月丙緹先見者也句下朱子儀禮經傳集解始取出爲此篇題自後諸本皆因之耳今從之按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傳云蓋大正所取法也意大正亦必有書而自司馬遷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鄭康成禮記註亦云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則是大正之書失傳久矣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

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時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金氏本註已編入北平黃氏輯註今皆不錄爲撮其總論大旨于此

正月啓蟄。

傳曰。啓蟄言始發蟄也。箋曰此記正月時候也爾雅蟄靜也疏謂蟄者藏伏靜處引易龍蛇之蟄實則諸蟲皆謂之蟄是以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凡蟲之蟄必以季秋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即左傳所謂火伏而後蟄者畢也啓蟄必以孟春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註引夏小正正月啓蟄是也其疏者則二月始出故月令又于仲春記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也但此皆記物候非指節氣左傳凡祀啓蟄而郊杜預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蓋本此說　按夏小正一書多記物候不詳節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術伏遰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于凡仰觀俯察纖悉必紀然雖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與月令時訓原各自爲書不必强合若伯厚王氏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花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時訓非周公書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此雖非大戴記小正本義學者不可不知也　又案漢歷始改啓蟄

爲驚蟄以避漢景帝諱若夏后名啓小正何以不諱蓋周人始以諱事神名終諱之夏時尚無諱名之禮故郭璞注山海經于夏后開亦以爲避漢景帝諱

鴈北鄉 鄉許亮反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 數色主反 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 長丁丈反 焉爾 箋曰此于月令鴈北嚮在季冬月鴈陽鳥也書禹貢陽鳥攸居正義曰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曰陽鳥呂覽淮南謂之

候鴈高誘注云候時之鴈从仲秋之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孟春之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海內西經載有鴈門山在高柳北鴈出其間是則所謂鴈以北方爲居生且長焉爾但愚意竊疑鴈北鄉爲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有不忘本之意當如月令于十二月言之以其時一陽甫萌感動歸心故毎棲宿皆北嚮所謂禽鳥得氣之先也至孟春始高飛還北從風以愛氣力啣蘆而避矰繳故月令于此又記曰鴻鴈來而呂覽淮南以爲候鴈北也今小正祇于正月記北鄉蓋兼兩候言之爾

九月遰鴻鴈遰特計反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

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箋曰此先言遰而後言鴻鴈者猶公羊之說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所以先言六而後言鷁也大戴文法有似公穀故于鴈北鄉遰鴻鴈並見之也則不言南鄉者以非所生且長也若以爲非其居則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安國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居于此澤明鴈在南方亦得稱居鄭氏于月令季秋鴻鴈來元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凡鳥鴻鴈之屬故季秋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也而高誘淮南子注則謂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是皆別爲一義不必泥小正于此祇記九月遰鴻鴈是亦兼兩候言之而大戴又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或謂大者曰鴻小者曰鴈鴈自河北渡江南瘠瘦江南沃饒及還體肥則當九月遰時尚不得謂之鴻故呂覽諸書亦祇言候鴈不云鴻也說亦過濕義說見下篇　按此條是釋經中九月遰鴈文疑當在下傳文中遰往也下但撿大戴前後文例多詳畧互見如于鷹則爲鳩鳩爲鷹田鼠化爲鴽鴽爲鼠通釋在前又十月豺祭獸以祭其類祭非其類幷解在獺祭魚下則此文亦當以記鴈北鄉不記南鄉連類而終言之非錯簡也

雉震呴呴古豆反

傳曰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箋曰此于月令爲雉雊在季冬月呴與雊同小雅雉之朝雊鄭箋雊雉鳴也說文雊

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故從隹句此云鼓其翼者物類志曰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也正月必雷者論衡云雷者太陽之激氣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而蔡邕月令章句則謂季冬雷在地下雉應而雊自據月令季冬雉雊雞乳文爲說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顏注亦以爲在季冬也正義又引易通卦驗雉雊雞乳在立春節則或當季冬或當孟春節氣有蚤晚均之雷未發聲惟雉爲必聞故震而呴也震雷爲易洊雷震之震雷而後鳴故于雉呴知爲雷震也

魚陟負冰

傳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箋曰此于月令爲孟春之月魚

上冰也鄭注引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正義云陟升也謂魚當盛寒伏于水下逐其溫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于冰高誘注淮南魚上負冰獺祭魚謂魚應陽而動上負冰又謂獺取鯉魚蓋諸魚中惟鯉性尤喜陽而好動最先負冰故獺得取之晉書載王祥性至孝母欲生魚時天氣寒凍將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固由孝思所感亦其物候有以致之也魚本潛伏應陽而動故亦謂之解蟄但無容遽上冰耳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于文爲闕

農緯厥耒

傳曰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箋曰按月令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又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

保介之御間皆以耒耜並舉此獨言農緯厥耒者以耒爲天子所執故舉尊者而言祭義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所以云見君之亦有耒也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註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接耜蓋耒以木爲之可秉耜以金鐵爲之不可秉故亦獨言秉耒實則言耒則耜見言耜則耒亦見豳風三之日于耜毛傳謂始修耒耜是亦互文緯訓束謂槀束堅固亦善修之意

初歲祭耒始用暢

傳曰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箋曰[illegible]是因[illegible]

籍而祭耒也國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覛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稷以告王王乃使司空除壇于藉及藉后稷監之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此古者蓋舉虞夏時而言稷本夏時農官又即國語祭公所謂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者也則文公所言蓋即夏時耕藉之禮今小正既曰初歲祭耒始用暢大戴又以爲暢者終歲之祭此于經傳亦無明文姑仍以月令推之月令季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正義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巳之歲終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而蜡有八神其一爲先嗇謂若神農始爲耒耜者是當歲終蜡祭已及耒耜至初歲耕藉祭復用其禮耳謂之暢者疑即夏時歲終祭名月令仲冬命曰暢月鄭註暢猶充

也太陰用事尤重閉藏或即取是意黃氏訓暢爲鬯按曲禮凡贄天子鬯春秋繁露說苑俱作暢白虎通引王制亦作暢圭瓚然後爲暢劉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董仲舒云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是暢之義也天子終歲祭皆用鬯而必於祭耒乎始故大戴於此記之也或曰祭韭即謂初歲祭耒用韭也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正義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也豳風小正皆夏時故其事同但彼以祭司寒此以祭先嗇耳韭性溫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鄭氏註謂若蔥變爲韭是也則于開冰祭耒用韭皆寓有扶陽之意也

囿有見韭

傳曰囿也者園之燕者也箋曰此言場圃之事也而謂之囿按初學記引說文曰苑有垣曰囿猶有也有囿古字通詩九有亦作九囿周禮囿人註今之苑正義此據漢法以況古古謂之囿漢謂之苑按淮南子湯始作囿而莊子有猨韋氏之囿在黃帝前孟子亦言堯舜既沒暴君代作棄田以爲園囿蓋兼夏商而言用此見夏之亦有囿也囿原以域養禽獸而亦得樹果蔬故時有見韭也見謂始見韭以初出爲美即韭所謂春初蚤韭也大戴以爲匽之燕者明是園與囿得通稱燕猶閑也國語使就閒燕注閑燕猶清淨上林賦所謂以覽聽餘閒時休息乎此正閒燕意初學記引大戴禮此文作園之藩者按詩价人維藩正義藩者園囿之籬可以屏蔽行者猶漢律所謂籞蘌林漢書注曰籞謂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蓋囿制也如此則藩與燕義亦通

時有俊風

傳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箋曰此于月令爲東風解凍正義引易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則俊風宜爲東風而大戴以南風釋之者按爾雅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候也但詩言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皆有陰慘氣象不若南風長養能使萬物凱樂也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正義謂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樂夏之長養也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亦取長養之意是以合冰解冰必于南風也諸經傳未有言風合冰者惟左傳說冰以風壯而以風出爲有是意然亦不必其爲南風也淮南子云南方曰薰風西南風曰巨風巨亦大也

寒日滌凍塗

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箋曰此亦言解凍之事時當春日載陽而猶言寒日者以九九消寒之法驗之則其時正尚寒也風俗通曰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愚謂塗即冰泮在地者也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蹷分二月氣候而冰益壯實與水始冰相承地始坼與地始凍相

承蓋因凍而始坼也惟地坼凍解是以凍下而澤上多也塗當爲小雅雨雪載塗之塗朱傳塗凍釋而泥塗也滌當爲豳風十月滌場之滌正義滌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掃也大戴乃以滌爲變者謂已值南風變寒爲煖而後得滌凍塗故謂之變猶雉必震于雷而後鳴並謂震即鳴也上魚陟負冰爲水上凍解之驗此寒日滌凍塗爲地上凍解之驗

田鼠出

傳曰田鼠者嗛鼠也嗛戶監反記時也箋曰此亦言居蟄之事田鼠此時猶未化但因啟蟄而出其名爲嗛鼠爾雅謂之鼸鼠郭註鼸故厭切謂以頰裏藏食又寓鼠曰嗛郭註頰裏藏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是此鼠亦以頰裏藏食故名爲嗛也白帖引大戴禮嗛

鼠作鼫鼠爾雅疏鼫鼠者李巡曰鼫鼩鼠郭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春秋成七年食郊牛角者是也高誘淮南子註以田鼠爲鼢鼢鼠郭註爾雅云是地中行者說文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廣雅云鼶鼠方言名犂鼠即此鼠也謂起地若耕因名云字林亦云鼶鼠即鼢鼠也郭氏分爲二又爾雅鼫鼠郭註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即詩魏風碩鼠也陸璣疏曰今河東有田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或謂之雀鼠據言食禾苗及粟豆亦貪殘而害稼者然則鼫鼠也鼢鼠也鼶鼠也與鼶鼠雖各異類而其爲田鼠則一也此以時記則鼶鼠也

農率均田

傳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箋曰此于月令爲田事既飭先令準直農乃不惑而鄭註引小正文農率均田釋文率所類反謂田正正義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畬端徑遂也皆以農率爲官大戴乃以率爲循者說見爾雅疏引書顧命率循大下是也均平洽也謂平治其田士以待耕者故謂之除田國語曰農及寒擊菜除田以待時耕注菜枯草也詩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毛傳抽除也又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是皆擊菜除田之事愚按周禮地官有土均言掌平土地之政令以均地守以均地事蓋亦均田之意小正本義疑當如此

獺祭魚 傳本獺下有獸字

傳曰其必與之獻 與疑作謂獻傳作獸 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箋曰此與月令文同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鄭註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高誘淮南子註獺獱水禽也取鯉魚于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陸佃埤雅獺取鯉于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謂之祭魚蓋自祭其先如貙豺然又俗傳獺祭魚將魚羅列于前取黃頷魚一枚以爪拔其頭作聲如人有巫祝也故俗呼黃頷魚爲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師于水按王制又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引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云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 傳作獸祭 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

傳作獸 大之也 箋曰此以豺獺皆知報本故並釋于此也按埤雅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說林曰獺祭魚豺祭獸此物之有禮者也而大戴以爲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者蓋謂豺以獸祭獸而獺則以魚祭獸類與非類指魚與獸言非豺獺所祭有類不類也說文獺似小狗水居食魚埤雅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按此則當如傳本獺祭魚獺字下有獸字獻亦作獸又經文本無獻字亦無因謂之獻也爾雅享獻也疏謂致物於尊者曰獻亦與祭義有別其大之也者亦正以不傷同類故也

鷹則爲鳩

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

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箋曰此于月令在仲春月鷹則爾雅所謂鷞鳩也郭註鶆當爲鷞字之誤左傳鷞鳩氏司寇是也杜預註鷞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司寇爲秋官而鷹以孟秋祭鳥用始行戮是所以爲殺之之時也高誘淮南子註曰鷹化爲鳩豕正直不鷙搏是又所以變而之仁非其殺之時也月令鄭註云鳩搏穀爾雅鳴鳩鶻鵃郭註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云倉經曰鶻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爲郭公郭公復爲鶻鶻小于鷹即所謂鸇隼此又其變化之次第也但月令以仲春之月鷹化爲鳩小正乃于正月言之者王伯厚云鷹化爲鳩陰爲陽所化正月已爲三陽之日其于鷹之化也何有

農及雪澤

傳曰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箋曰此亦終言凍解之事雪澤積雪消融而爲膏澤也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毛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霢霂鄭箋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治此卽所謂雪澤猶詩言陰雨膏之也說文瀀澤多也亦引詩既瀀既渥農及此時深耕易耨是以能生百穀而爲豐年周頌豐年多黍多稌朱傳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是又可以見雪澤之無高下也正義謂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亦此意

初服于公田

傳曰古者有公田焉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箋曰此承上農及雪澤而言初服于公田猶詩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意故大戴亦云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其言古有公田焉者按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鄭氏周禮註曰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如此則夏時貢法宜無公田而鄭氏箋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謂禹治而邱甸之正義云三王之初有井甸田里之法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濬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

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正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于是則十里爲成亦非周之賦法也今以夏小正公田之文證之益信夏時亦行井田之法老泉蘇氏謂古者井田之具必始于唐虞之世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經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所由來者漸矣當孟子時古制久湮典籍無存惟因小雅大田之詩想見周亦用助故于井地之法祇能言其大畧然其遺意猶往往散見他說加正義引論語尚書左傳皆可與夏小正公田意相發明而愚于箋小正祭耒文又推國語虢文公說以爲夏時籍田之制夫既有藉田則其爲公田亦居然可知也服卽書言服田力穡詩言亦服爾耕之服

采芸

傳曰爲廟采也箋曰此爲祭祀而記也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鄭註芸香草正義云以其香草故應陽氣而出按夏小正舊註芸似邪蒿可食者出君韻解詁以其可食故高誘淮南子註芸蒿菜名史游急就篇註芸蒿生熟皆可啗推說文芸草似目宿引淮南王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恐別爲一類若芸蒿以仲冬月生則至孟春足得采之也大戴乃云爲廟采雖無他證要亦如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也若拾遺記所載晉咸寧四年立芳蔬園于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春夏葉密秋冬莖殘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末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供宗廟祭祀此必非夏小正所說且其書本王子年撰不可凭信

鞠則見

傳曰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箋曰此始記星也檢星經天官書無鞠星大戴以爲星名歲再見其時必猶有考據後乃失傳今不知何星也謹嘗竊論諸星名惟五星二十八宿自羲和歷象以來未之有改若周禮保章星土以周時十二國配十二次羲和時必無此說而星經于虛星下又有越鄭趙齊周楚燕秦魏韓晉代十二星與分野不同何歟且如奚仲爲夏車正傳說殷賢臣造父王良皆周人以及漸臺輦道羽林騎官皆秦漢後事而以之名星謂羲和時即有之歟大抵星象古今不易而其名亦或隨時遷改後世星名不必可以驗之上古則上古星名後世亦自有失傳者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此星名無考據不敢竟說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縣音元

傳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箋曰此于月令爲昏參中而曰初昏者按儀禮士昏禮註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昇刻漏之名故三光靈耀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即初昏時又謂之黃昏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離騷曰黃昏以爲期朱子集註黃昏古人親迎之期即儀禮所謂初昏而詩又言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初昏時尚未見星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正義云月令昏明

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歷正同但一月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大略耳今小正亦以參爲正月昏中者按大衍歷議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杓即斗柄又謂之招搖在北斗爲第七星衡爲第五星魁爲第一星魁枕參首者言北方斗衡直當北之魁枕于參星之首也天道元遠古今星辰度數歲差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大衍歷議亦云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羲和遺蹟故愚于小正諸星見伏悉據大衍歷議分別箋註其合與否推精于疇人之

學者辨之

柳稊

傳曰稊也者發孚也箋曰此謂楊柳也爾雅檉河柳旄澤柳蒲楊柳柳類甚多知此爲楊柳者易大過枯楊生稊虞翻註稊稺也王弼註稊者楊之秀也正義稊者楊柳之穗故曰秀也鄭氏註稊作荑或曰楊稊柳稊之稊俱當作梯若稊則禾中莁草有米而細小即莊子所謂稊稗孟子謂之荑稗也發孚猶言甲拆也劉熙釋名曰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月令其日甲乙鄭註亦謂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易正義謂百果草木皆孚甲開拆義並同按藝文類聚引大戴禮此文發孚作發葉孚然後葉也

梅杏杝桃則華

傳曰杝桃山桃也箋曰此于月令爲仲春之月桃始華今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者按經傳皆不言梅華何時其見于後世文士賦詠者如何遜詩銜霜當路發映雪犯寒開杜甫詩梅蕋臘前放梅花年後多則冬春之交正梅花時是梅花開放最蚤也四民月令謂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士之田梁武帝策秀才文所謂杏花舊葉耕穫不衍以此占候則是杏花最遲也皆不必與桃花同時故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朱傳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謂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與月令文同而小正于正月言之則桃花亦有蚤晚不必仲春也南北氣候容有不同草木之性亦有遷移小正謂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亦大概言之耳不必泥也杝桃當作[illegible]桃說見下文

緹縞

傳曰緹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箋曰此謂莎草也爾雅蒿侯莎其實媞郭註引夏小正縞作蒿隨作薩緹作媞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其實別名媞廣雅云地毛莎薩是蒿即莎也司馬相如子虛賦薛莎青薠裴駰註莎鎬侯也又引爾雅蒿侯爲鎬侯盆誤按羅願爾雅翼莎葉莖似三稜根周匝多毛俗謂之香附子一名雀頭香本草又謂之水香稜而小正謂之緹縞者疑皆以色言縞白色緹丹黃色故先見也

雞桴粥

傳曰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伏扶又反粥養也箋曰此于月令爲雞乳在十二月桴即乳也當作孚楊雄方言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說文孚載爪部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抱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按鄭氏月令註燕孚乳釋文孚如字一音芳付反郭璞方言註孚音赴集韻又贅作孵粥與鬻同史記五帝本紀鬻鬻作葷粥賈誼書修政語粥子即鬻熊古字通也幽風鬻子之閔斯毛傳鬻子訓稚子朱傳鬻養也益據大戴此註粥養也爲說但粥字義訓雖從育通作鬻音實同竹叔又呼作祝或轉爲朱博物志祝雞翁養雞法今世人呼雞祝祝起此風俗通則云相傳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雞曰朱朱此皆好事附會爲之實則粥音之轉也其訓桴嫗伏者按

樂記羽者嫗伏正義謂以體嫗伏而生子明羽施皆得爲嫗伏不專屬雞而淮南子嫗雞搏貍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則固可爲雞將嫗伏之訓矣月令謂之雞乳說文人及鳥生子謂之乳又鄭樂記所謂卵生者也此與雉震呴皆屬正月與月令季冬雉雊雞乳文異者蓋立春前後氣候畧同故各以其時言之

二月往耰黍禪耰音憂禪音丹

傳曰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箋曰此記二月時候也言此月天氣漸煖可著單衣往種黍也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正義引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是黍以仲夏熟則於仲春宜得種之也乃夏小正于二月言往耰黍又于下五月言心

中種黍者按詩黍稷重穋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正義引鄭司農云先熟後種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又物理論以粱爲黍稷總名稻爲溉種總名菽爲衆豆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由種類各别故其熟有蚤晚如黍本性當以大暑中種而蟬鳴黍則黍之别種先熟者初學記黍部引廣志破蔵稷逼黍稷二者以四月熟宜亦以二月時種也鄭康成論語註曰耰覆種也謂禪爲單者按方言覆袷謂之禪衣偏禪謂之禪襦又禪衣南楚江淮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禪訓釋皆不明惟劉熙釋名云禪衣言無裏也又曰無裏曰單是直以禪爲單包咸論語註春服謂衣單袷之時此二月正可服單衣也甯戚飯牛歌云短布單衣裁至骭亦正言農服與此文相應

初俊羔助厥母粥

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箋曰此言牧養之事羔本羊之小者此何以言俊羔蓋猶詩言肥羜也詩正義羊初生子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也未成羊可言肥羜則此小羊亦無嫌言俊羔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謹周法訓亦謂羊有跪乳之禮是則羔本食乳至此二月始能草食齊民要術云臘月正月生羔爲種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其八九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之冬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三四月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惡五六

七月生者兩熱相仍中之甚惡其十一月十二月生者母既多乳膚軀充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即得春草是以極佳此小正所以於二月記初俊羔助厥母粥也歟

或曰夏大戴作憂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樂音洛喜傳本作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傳云舊註作羔羊腹時箋曰此又申言俊羔之事言將用以煮祭也古者祭司寒必用羔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鄭氏箋註皆謂以羔祭司寒之神而出冰也今大戴于小正二月俊羔文釋以煮祭用羔疑亦當爲祭司寒神或當小正時以夏頒冰而祭未可知故朱子改憂爲夏煮即亯也祭時用羊必以亯詩曰挈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亯是也周書曰肥豕必亯今羔已肥大可亯煮以祭

此又羞之〃以憂而不足喜樂也憂喜俱就羞言如此則當從大戴本文作憂有煮祭又牛羊腹時牛羊當作羞羊言羞在羊腹下跪乳時也說文云羜五月生羊䍪六月生羊羍七月生羊而通得謂之羞是則羞之爲生也當其煮祭則可憂而原其生與腹時則可喜此小正所以記初後羞也歟

綏多女士

傳曰綏安也冠子〔冠古亂反〕娶婦之時也〔箋曰此言嘉禮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二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註謂親其恩成其性是所以綏多女士也綏多女士猶書云綏厥士女不必加詩言釐爾女士謂女之有士行者也大戴以爲冠子娶婦之時者按士冠禮筮于廟門鄭註冠必筮日于廟門賈公彥疏不筮尸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女士冠子娶妻時也鄭作筮尸爲不筮也大戴禮公符篇孝昭冠辭有云仲夏吉日盧氏註亦謂古者冠以仲春非明仲夏是則冠子之時也又周禮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註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賈疏引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以爲嫁娶之候又引夏小正此文云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若陳風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以喻時晚失仲春之月正義則謂秋冬爲昏無正文抑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逆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冰泮二月意自九月至于正月皆可爲昏荀在秦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今大戴又在毛公後而不用其說者益各據所聞立義朱子詩傳于桃夭篇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亦引周禮令會男女而不引夏小正文以周南係周詩故當從周禮爲正〕

丁亥萬用入學

傳曰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箋曰此言學校之事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註引夏小正此文正義謂引之以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萬者何休註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葢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按正義說非也萬是樂舞總名竹書紀年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知在唐虞世樂舞已名萬三代因而不改至周則侯國之樂皆得名萬詩邶風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衞事也春秋宣公七年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秋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魯事也又莊公二十六年夏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楚事也故詩毛傳鄭箋皆訓萬爲干羽舞與大戴禮公羊傳專訓干舞不合而何休萬人之說尤爲失之其謂丁亥吉日也者亦猶詩言吉日庚午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正義云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此于習舞釋菜亦屬祭祀故必用柔日但月令周制祗用上丁而小正入學必以丁亥若是年二月無丁亥日豈遂不用萬入學疑此必別有說大戴失之也學謂大

學蓋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者也書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孔安國傳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伏生尚書大傳亦謂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蓋虞夏時制如此大舍采即指釋奠之禮而言月令謂之釋菜按黃氏日抄云釋奠即舍采蓋天子諸侯視學及始立學天子出征反告于學其所行之禮凡三皆言以采而非以菜與士始入學而止以菜爲祭者其禮全不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字菜遂亦誤以士始入學之禮釋王制天子告反于學之禮耳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周禮曰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置采帛于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是釋奠即舍采而非釋菜也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世

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未聞天子諸侯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今大戴以大舍采訓入學正釋奠事則在西漢以前說本無誤鄭氏始失之也

祭鮪

傳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箋曰此於月令爲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小正乃以二月祭鮪者按周禮天官漁人春獻王鮪詩序曆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鄭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于宗廟也正義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正義又云正月未有鮪明二月三月有之則皆得獻之不必季春也爾雅鮥鮛鮪郭註鮪鱣屬也陸璣詩疏曰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而周禮月令夏小正皆言鮪不及鱣大戴更以爲美物者以其時先至故美之也陸璣疏謂鮪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則當二月鱣實未至也鄭于月令薦鮪詩云進時美物蓋亦用大戴說

榮堇采蘩

傳曰堇菜也大戴作菜色　箋曰此亦爲祭祀而記也詩大雅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毛

傳堇菜也釋文按廣雅云堇藋也正義引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將諸申生寘鴆于酒寘堇于肉賈逵曰堇烏頭也若是堇荁之堇則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今按爾雅釋草凡有二堇其一爲芨堇草即烏頭其一爲齧苦堇郭註今葵堇也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疏引內則堇荁枌榆是也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是則此堇雖亦有苦名味實甘滑與烏頭之堇原自二種故可以爲豆實也凡草華謂之榮一本大戴禮記作榮黃下云菜色意即堇菜華色也

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　箋曰此一物三名即爾雅蘩皤蒿郭註謂之白蒿本草曰白蒿葉麤于青蒿似艾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蓬蒿可以爲菹陸璣詩疏曰凡艾白

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由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記夏小正傳曰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廣雅謂之蘩母旁勃又大戴禮記由胡作田胡旁勃作蕃勃爾雅疏引小正傳由胡作遊胡諸說未審今以朱子本爲定若詩言采蘩則有二焉其一爲召南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鄭箋云以豆薦蘩菹其一爲幽風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毛傳謂所以生蠶正義云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是則分爲二事但毛傳于召南采蘩云皤蒿于幽風云白蒿其實一物也今據大戴以豆實釋采蘩亦正與召南說合

皆豆實也故記之

箋曰此承上而言堇與蘩二者皆豆實也若以蘩與由胡旁勃三者一物當之則誤矣且小正經文止言堇蘩耳由胡旁勃乃傳文輾轉申釋大戴不當自云故記之也

昆小蟲抵蚳

傳曰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箋曰此卽月令所云蟄蟲咸動也按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氏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正義引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愚謂此云昆小蟲當從大戴訓衆爲是謂之小蟲者爾雅釋蟲疏云蟲者蜾毛羽鱗介之總稱又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疏云此對文耳散言則無足亦曰蟲今考爾雅本篇所釋皆小蟲故謂之釋蟲所以別于倮羽毛鱗介諸蟲也由魂疑當作遊魂猶上蘩由胡亦作遊胡也易繫辭遊魂爲變王弼注遊魂言其遊散也正義遊魂爲變者物旣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遊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變則必動故曰魂也者動也是言衆小蟲變動有似遊魂也大戴禮易本命篇云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盧氏注蟲有蟄見以風動息也惟蟲動息必以風而於時則春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鄭注蠢動生之貌說文蠢訓蟲動以蟲春聲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又與小正二月時應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殆如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皆先寫形聲而後斥其名故曰動而後著

抵猶推也推土堆反 蚳蟻卵也蚳魚豈反卵盧短反 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箋曰此亦申言上文蚳卽昆小蟲中之最小者國語蟲舍蚳蝝賈逵注蚳螘子也可以爲醢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其子蚳郭注蚳蟻卵

周禮曰蜃蚳醬疏云其子在卵者名蚳可以作醢醢則醬之有肉者按周禮鼈人祭祀共蠯嬴蚳以長醢人又醢人饋食之豆有蜃蚳醢鄭皆注云蚳蝝子禮記內則服修蚳醢鄭注蚳蚍蜉子實一物也若抵與推皆取物之名說文抵側擊也推排也謂排擊而取之也方言秘抗推也南楚凡相推搏曰秘或曰揔或曰撼亦皆排擊之意

來降燕乃睇

傳曰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 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普莧反 眄者視可爲室者也 百鳥皆曰巢穾穴取與之室何也

搶泥搶所覺反而就家入大戴作入入內也箋曰此卽月令所謂元鳥至者
也爾雅燕燕鳦郭註鳦音乙說文鳦元鳥也齊魯
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
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商頌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鄭箋降下也正義元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
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
註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也此
以莫能見其始出故亦言來降若自天來降也說
文䁟小視也南楚謂眄曰䁟眄目徧視也一曰衮
䁟也䁟可爲室者月令鄭註云燕以施生時來巢
人堂宇而孚乳百鳥皆巢樹木燕獨巢人堂宇是
以淮南子云大廈成而燕雀相賀而傳咸燕賦序
亦云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復來者其將逝
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窔當作窔上林賦巖窔洞
房索隱曰窔音一弔反釋名以爲窔幽也楚詞云

冬有窔厦王逸以爲複室也大雅陶復陶穴鄭箋
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朱傳穴土室也上
文視可爲室是言燕自爲室此窔穴取與之室是
指入家室見燕不特巢人堂宇而直入人室中窔
入惟所取與猶言去就也爾雅云室內謂之家故
又以爲就家入人內也燕巢必以泥古詩願爲雙
飛燕銜泥巢君屋博物志曰燕戊己日不銜泥塗
巢搏雅云搶取也燕非有手取物而亦云搶者猶
詩託鳥言予手拮据予所捋荼焉爾

剝鱓

傳曰以爲鼓也箋曰此爲樂器而記也說文鱓魚名皮可爲鼓詩所謂鼉鼓逢逢是
也陸璣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
鵝卵甲如鎧今合藥鼉魚甲也其皮堅厚可以冒
鼓史記序越世家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鱓音
鼉是鼉與鱓古字通也尚書大傳載禹時四海異
物有河魭江鱓卽謂鼉鼉則在禹時鼉鼉俱爲貢
物但月令以季夏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鼉
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而小正以二月剝鱓者
此自名朔時令不同非若作月令者據周禮秋獻
龜魚之文遂以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因書于季
夏爲有誤也又按呂氏春秋古樂篇帝顓頊命鱓
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據言
以尾鼓腹則鱓亦當作鼉上古聖人驅使百獸固
神化不測然鼉鼓之
制其或卽肇于此歟

有鳴倉庚

傳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箋曰此卽月令所記倉庚

鳴也豳風亦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豳風小正同
時則知其時固以此鳥鳴爲農桑之候也毛傳倉
庚離黃也陸璣疏曰黃鳥黃鸝鶹也或謂之黃栗
留幽州人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
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
之黃鳥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諺曰黃栗留看
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方
言驪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鶊自關而西謂之驪黃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按爾雅皇黃鳥郭註俗
呼黃離留亦名摶黍疏云自此以下諸言倉庚商
庚鵹黃楚雀之文與此一也並無所謂長股者大
戴說諸蟲鳥名如以札爲寧縣蛾爲屈造鳩爲百
鷯蝘爲匽寒蟬爲提蟟蝭爲蒲盧此又以倉庚爲
長股皆與爾雅方言互異而鄭氏註禮記郭氏註
爾雅亦多不承用則知其學當時亦
未甚行所以其書不得並列于經也

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箋曰前既言采芸矣此復記榮芸而又無傳疑有誤也按初學記引夏小正二月采芑註云芑音杞藘也今小正脫此文及註謨竊意初學記所引小正必是古本後人傳寫大戴禮以二字形譌相似遂譌采芑爲榮芸耳若是芸草不必於此二月重複言之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註杞枸檵也爾雅杞枸檵郭註今枸杞也陸璣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此郎初學記所引夏小正音杞之芑而藘則又讙音之轉也如此則下文時有見稊始收正與采芑合爲一條所收之稊郎今俗所采枸杞芽也稊乃木之稺者草則曰荑木則曰稊芑正木類故亦得名稊可以爲豆實也但按文有見稊始收則凡草木之有稊可爲豆實者皆得收之不專指一物言禮郊特牲曰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凡水土之品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不必如周禮醢人以韭菁茆葵芹箈筍定爲七菹也

三月參則伏

傳曰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箋曰此記三月時候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甘石星經參兩肩雙足三爲心爲忠良孝謹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大衍歷議曰夏時季春月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按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彗孛飛流皆陰陽之精孟康註以伏見蚤晚屬五星非也正如夏小正所言正月鞠則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八月辰則伏十月初昏南門見皆經星常宿其見其伏正如昏旦中星原有定候月令正義所謂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暗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中亦自有伏者大戴此註云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非亡之辭亡則孟康所謂恒星不見者也此亦猶沇水潛流地中東流爲濟入河溢爲滎凡三伏

四月而初未嘗絕流人自不見耳但小正祇言參星以三月伏以五月見餘星則言見不言伏言伏不言見故無可稽矣

攝桑

傳曰攝而記之急桑也 箋曰此記蠶事也桑所以飼蠶者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註風戾之者及蚤凉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以蠶性惡濕也此言攝桑猶條桑之意豳風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鄭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條其桑而采之者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按此則攝桑當如左傳鄭人閉門郑人羊羅攝其首之攝攝亦斬也

是皆古急桑之事而月令乃云是月命野虞毋伐桑柘者鄭註謂愛蠶食亦正所以急桑也

委楊

傳曰楊則花而後記之箋曰此猶正月記柳謂也陳風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楊花亦當三月梁書載北齊胡太后楊白花歌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杜甫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下言楊花雪落覆白蘋按通志草木畧云楊與柳實兩種說文楊蒲柳也柳小楊也斷其枝橫倒曲直栽之皆生其花謂之絮隨風如飛雪落地如鋪氈故騷人之所取與小正所指楊柳蓋即此種謂之委楊者按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鄭注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唐人柳詩別有長條踠地垂之言其委於地也但據羣芳譜言楊與柳自是二物柳枝長軟楊枝硬

夏小正傳箋　卷一　廿

短諸家多將楊柳混稱此云委楊蓋亦兼言楊柳矣

羵羊

傳曰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記變爾或曰羵羝也羝丁奚反箋曰此蓋言牧養之事猶前之記俊羔也小曰羔大曰羊案說文羊相羵曰羵羣羊相羵曰羶又曰羼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若羵羊義訓無考大戴以爲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還與旋同山海經曰歸山有獸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郭璞註還旋旋儛也則此相還亦當有旋儛意集韻又轉爲相逐義亦可通大抵羊性健鬬故宋義謂之佷如羊又貨殖傳其民獧急不均索隱曰其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然其性又善羣埤雅曰羊毎成羣必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所謂壓羣是也松漠紀聞北羊不觝觸善牧者必置羖䍽羊數頭伏其勇很行必居前羣羊隨之此云相還又疑于善羣中嘗有健鬬之意如山海經所云數羊鬬攻諸之跳躍自撲也羝牡羊也博雅牡羊三歲曰羝埤雅曰羝好觝突故以抵省抵者低其角然後能觝箋易所謂羝羊觸藩羸其角是也

𧒂則鳴𧒂音斛

傳曰𧒂天螻也螻音樓箋曰此亦啟蟄中事爾雅𧒂天螻郭註螻蛄也引夏小正𧒂則鳴疏云𧒂一名碩鼠即今之螻蛄也方言螻螲謂之螻蛄自關而東謂之螻蟈或謂之蛞螻或謂之蝼𧒂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蚵蛒秦晉之間謂之𧒂或謂之天螻郭璞註按爾雅云

夏小正傳箋　卷一　廿一

𧒂天螻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爲蝎未詳其義也通志蟲魚畧曰螻蛄曰螜曰天螻曰蟓曰蛞螻亦曰螻蛄故爾雅云螜天螻又曰蟓蛞螻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此物頗協神鬼昔人獄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爾魏詩所謂碩鼠者大鼠也今按螻蛄與碩鼠自是二種鄭氏通志乃混合爲一蔡邕月令章句又以五月螻蟈鳴之螻爲螻蛄益非也

頒冰

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箋曰此與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文相應也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于是乎用之其藏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
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
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
疾無不受冰正義曰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故下
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火出而畢賦者按左
傳云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
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
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昴火星始出至建巳火
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蚤則三月之末晚
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
故據夏而言之如左傳正義說正與小正三月頒
冰時合則知左傳所云古者通指夏商而言不專
據周禮而周禮凌人以夏頒冰掌事䟽言掌事謂
主此頒冰多少合得與不合得之事則知自大夫

而下不得授也

采識

傳曰識草也 箋曰此當爲蘵草也爾雅蘵黃蒢郭璞註蘵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
江東以作葅食顏氏家訓曰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
菜可以釋勞此乃郭註爾雅蘵黃蒢也河北謂之龍葵粱世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
耳今考顏說蘵有苦菜之名固與月令毛詩爾雅所載荼苦菜殊類但小正既以四月取荼爲君薦
蔣則此三月亦無嫌于采蘵爲葅也大戴于說草木名與諸經傳多不合如采識之識與爽死之爽
俱不能確指爲何草姑據所見解說如此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
始也 傳本云當云事自卑者始或無也字 執養宮事執操也 操七刀反 養
長也 長丁丈反 箋曰此正言蠶事也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鄭註引周禮內宰職曰仲春詔后
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正義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
女者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子內
子皆以嫁有爵故內宰之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則
未出嫁者不在焉引夏小正正以證明子女養蠶
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
宮事謂操持長養蠶宮之事士昏禮母命女夙夜

無違宮事䟽引內宰職云后教六宮婦人稱宮故
也但按大戴禮釋先妾後子言事有漸自卑者始
則如禮記正義皇氏說非其本意明妾當爲妾媵
左傳載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于桑下有蠶妾
在其上知之以告姜氏是亦可爲卑者之一證也
豳風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
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正指女子未
嫁者而言蓋夏時風俗如此又不必如周禮註䟽
外內子女之說

祈麥實

傳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箋曰
此與月令文同月令季冬之月天子爲麥祈實鄭
註云于含秀求其成也[illegible]射稚嫩麥漸漸以擢

宅詩善注引微子歌麥秀漸漸云漸漸含秀之貌化之賦上言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正暮春時候詩周頌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朱傳來小麥牟大麥言麥已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又思文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段昌武日詩言來牟者二盍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穰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小正亦以爲急祈而記之也案月令以三月祈麥實六月祈穀實而周頌祇有祈穀詩無祈麥詩愚意卽以臣工一詩當之可也

越有小旱

傳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也箋曰此爲農事記也小正重農事故于雩澤霖雨小旱大旱無不記者但按月令以是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而小正乃于此言越有小旱葢當是時雨未降也今考淮南天文訓云清明後加十五日斗指辰則穀雨言穀得雨而生韓詩亦言三月有桃花水荆楚歲時記則云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未有與小正文言旱應者古今物候蚕晚容有不同至于天時雨暘水旱不應差殊如此大戴于此亦祇隨文解釋實無以測之也

田鼠化爲鴽

傳曰鴽鶉也鶉烏含反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箋曰此承田鼠而言化也爾雅鴽鴾母郭璞註鴽鴾也者青州呼鴾母疏季延云鴽鶉一名鴾母田鼠所化者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是也高誘淮南子註曰鴽鶉也鶉亦鵪屬月令正義曰凡二化者若鼠化爲鴽鴽還化爲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非類而改亦謂之化今考月令于腐草雉爵皆不言化以其不復本形也若鷹與鳩田鼠與鴽皆言化則以其能反歸舊形也大戴又以小正經文田鼠爲鴽言化爲盡其辭鴽爲鼠不言化爲不盡其辭者葢鼠陰類鴽陽類陰爲陽所化故爲善陽爲陰所化故爲不善郊特牲迎貓爲其食田鼠鼠能害稼固陰柔惡物也

拂桐芭

傳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

貌拂拂然也箋曰此卽月令所記桐始華也通志草木畧曰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其子亦可食白桐與岡桐無異惟有花子耳花二月舒黃紫色禮云桐始花者也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可作琴瑟按此則月令季春桐始華與夏小正三月拂桐芭皆白桐也芭當爲葩說文葩華也張衡思元賦天地烟煴百卉含葩與芭字義訓自別楚詞九歌傳芭兮代舞王逸註芭香草又芭且芭焦皆草屬也拂謂其葩拂拂四布猶南都賦云從風發榮斐披芬花也本華海賦葩華蹤沍註謂葩華分散也亦有此意

鳴鳩

傳曰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

知其鳩也箋曰此月令鳴鳩拂其羽之候也詩小雅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傳鳴鳩鶻鵰釋文鳴鳩斑鳩也陸璣疏曰鳴鳩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堂爲鳩聲轉故名移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正義按爾雅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鵃音嘲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鶻鵃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曹植洛神賦云命儔嘯侶意蓋本此據爾雅言此鳥多聲詩疏亦云啼鳴相呼則是此鳥善鳴故曰鳴鳩徧檢諸經文義凡禽鳥善飛者先言飛則有如飛鴞飛隼善鳴者先言鳴則有如鳴鶴鳴鴈小正之言鳴蜩鳴札鳴弋也亦然此乃以爲鳴而後知故先鳴後鳩蓋大戴釋經自爲之例云爾

男鼎定以常校字

夏小正傳箋卷二

金谿王　謨仁甫箋釋

四月昴則見見賢遍反

傳曰四月昴則見下闕文　箋曰此記四月時候也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西方白虎七宿之一也按召南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昴留也正義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故言參伐也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又朱傳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則疑並時見于東方今小正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者舉鄭以此詩證之詩云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則此二星亦以四月五月更見也

初昏南門正

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箋曰此必有所爲記故獨以爲大正所取法也史記天官書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正義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占明則氐羌貢贍則諸夷叛客星守之外兵且至也大衍歷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按此則小正經文原以初昏南門正昴則見合爲一條再見謂春初昏見秋初晨見壹正則是

初昏正也有小正必有大正蓋夏時書之法尚有傳者故大戴得而測之也

鳴札

傳曰札者寧縣也（縣音懸）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箋曰此記蟬屬也按爾雅蚻蜻蜻郭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蚻虎懸疏引衛頭人詩螓首蛾眉鄭箋螓謂蜻蜻此蟲頟廣而且方故以比婦人之首也今考方言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註即蚻也而不謂之蠽爾雅方言皆郭璞註而其文互異又引小正札寧縣作蚻虎懸蓋所見本不同實則詩之螓也小正之札寧縣也爾雅之蚻蜻蜻也方言之麥蚻也一物而異名皆小蟬也

囿有見杏

傳曰囿者山之燕者也

箋曰此猶上文言囿有見韭也非草屬在囿囿故以爲囿之燕杏木屬在山林故以爲山之燕而要皆在苑囿之中也又槮杏柂桃則華並見上正月至下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以爲豆實則此言見杏亦必有所取用若盧諶祭法云夏祠用杏是亦當爲豆實也

鳴蜮（蜮音或）

傳曰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箋曰此即月令所記螻蟈鳴也蜮當爲螻蟈之蟈非春秋有蜮之蜮小正以草木會蟲記時候與月令同月令于此月記螻蟈鳴鄭註螻蟈蛙也荼邕則以蟈爲蛙螻爲蛄螻又周禮蟈氏鄭引農註云蟈蝦蟆乎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則螻蟈固得單稱蟈此又省文爲蜮或傳寫之誤耳必知非春秋有蜮之蜮者春秋記災異諸書有不宜有也經于莊公十八年書秋有蜮杜註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正義又引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非時所宜有且其物不能鳴此故以知其非也屈造當作鼓造淮南子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一曰蝦蟆五月望作蝦蟆羹

王萯秀

傳曰秀幽

箋曰此即月令所記王瓜生也鄭註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按通志草木略草藉菝葜苗葉與王瓜相近又云土瓜根可生食類瓜故得瓜名

月令王瓜生即此鄭氏以爲萆挈誤矣爾雅鉤𦬙姑郭注又以爲即王瓜而皆不及王萯則此三者竟未能詳也秀當爲秀爾雅凡草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孟夏之月草木多秀故豳風言秀葽月令又言苦菜秀皆是月也下秀幽句當屬此文下幽言其色也詩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　按秀幽二字疑當即爲王萯秀傳文舊本大戴禮記誤出在爲君薦蔣句下朱子未經更正他本遂將王萯秀秀幽各自爲經文而皆無傳今輒以鄙見合爲一條并志于此惟識者審定焉

取荼

傳曰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箋曰此即月令所記苦菜秀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苦故月令小正皆于四月記之也按爾雅

荅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疏謂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但據豳風采荼新樗食我農夫以爲賤者之食此乃取以爲君蔣薦菲食之也說文蔣菰也廣雅蔣菰其米謂之雕胡按周禮食醫掌和王六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鄭注苽雕胡也苽同菰是蔣菰可以爲簽食也禮記內則亦云蝸醢而苽食又曰濡豚包苦鄭注苦苦菜也以包豚蔽其氣苦可以包豚則是君若飯蔣菰亦取荼以爲薦藉而蒸之也是以取之也

越有大旱

傳曰記時爾 箋曰此于月令爲仲夏之月大雩帝鄭注仲夏陽氣盛而常旱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正義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恒旱故制禮此月

爲雩令以小正記時之文驗之四月恒有大旱正與春秋傳合而月令以五月大雩爲失之也又正義引穀梁說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今小正言旱不言雩或其時尚未制爲雩禮也

執陟攻駒

傳曰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箋曰此于周禮校人爲以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攻特于月令爲以仲夏縶騰駒共說此一事而時令有不同鄭注周禮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于注月令則云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惟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別爲一義蓋用小正此文爲說也大戴又以爲執而升之君訓執陟別于諸經傳無文可據或云陟當作騭爾雅釋畜牡曰騭郭注今江東呼駁馬爲騭亦後鄭意也又二鄭于攻駒俱訓爲騬其蹄齧者此云教之服車則學記所謂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也舍止也數舍之所以節其勞使有餘力也馬二歲曰駒

五月參則見 見賢遍反

傳曰參也者伐一作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箋曰此記五月時候也大衍歷議曰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按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

艾事正義曰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是宜作伐星惟小正文例于其所善者則盡其辭是星旣王斬伐則何善爾或疑天官書有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昴南爲天子養禽獸所與參星同處西宮當夏時或入參星內占故小正以爲牧星也

蜉蝣有殷

傳曰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箋曰此詩曹風所謂蜉蝣也浮游本作蜉蝣爾雅蜉蝣渠略郭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疏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

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又大戴訓殷爲眾與鄭氏注禹貢九江孔殷春官殷見曰同義並同

鴂則鳴

傳曰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箋曰此即月令所記鵙始鳴也鄭注鵙博勞也爾雅謂之鵙伯勞郭注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氏小正又以爲百鷯皆聲之轉也詩豳風七月鳴鵙而小正月令皆以五月鳴者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爾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

鵙然故以其音名云孟子以許行爲南蠻鴃舌之人趙岐注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是也辜罪也言是鳥以惡聲爲罪五月陰氣未盛則其聲尚不甚惡是其不辜之時也又謂之鶗鴂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朱注云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近王逸乃以爲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此異說也

時有養日

傳曰養長也長丁丈反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大戴作白非是云本多作之今從傳本舊註也箋曰此即月令日長至事按大戴禮記本作養白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辨正此條謂以十月養夜考之當作養日最爲明晳其曰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蓋亦兼對養夜而言日屬陽故爲本夜屬陰故爲末如月令仲夏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正義曰之事也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正養夜之事也此養日養夜蓋采人事而言特夏時風氣滯噩文字簡質小正一書多紀物候不詳人事要在學者以意測之耳先王奉若天道敬授人時分至啓閉皆登臺以望雲物而二至尤爲陰陽剝復之候無容不一議及故知此養日養夜即指長至短至而言乃小正書最綮要處未可以大戴無明文而遂畧之也

乃瓜

傳曰乃傳云一本有衣字者急瓜詩云一作衣之辭也傳云一本有衣也者始創衣也瓜也者始食瓜也箋曰按禮記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正義言天子所以惟樹値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祭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則此急瓜者乃是勸民及時畜瓜以爲種斂藏耳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鄭箋謂農人作廬于田中以便其田事而于畔上種瓜正義謂種瓜亦所以便地也則種瓜原王政所急但據豳風七月食瓜當夏正五月爲時甚蚤恐尚未得而食之也吳淑事類賦注引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以爲治瓜斯得之矣

良蜩鳴蜩音彫

傳曰良蜩也者五采具箋曰此卽豳風所謂五月鳴蜩也按爾雅蜩蜋蜩螗蜩郭注引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采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按此則螗蜩卽蝘與蜋蜩自別爲二種而疏引舍人云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爲蝘方言云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皆以爲上俗異名并也郭璞云諸蟬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今故亦隨文解釋不復辨也通志蟲魚畧云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據言五月前鳴有青紅色當卽此良蜩五采具者也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於殄反

傳曰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箋曰此亦別蜩族類也匽當爲蝘毛萇詩傳螗蝘也蜩蟬也釋文引字林云蟬蟌蛄蝘音偃蟬屬草木疏云螗一名蝘蚒一名蛁蟟青徐謂之蝭蟧楚人名之蟌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則直以螗蝘蟌蛄合爲一物矣高誘淮南子注亦以蟌蛄爲蛁蟟通志蟲魚畧云蟬類甚多蟌蛄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若小正所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大戴以爲不知其生不知其死蓋亦言其易生易死也惟蟬本易生易死故淮南子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朱子楚辭注亦云蟌蛄夏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又據莊子蟌蛄不知春秋爲說似與小正此文有合則謂蟌蛄爲匽信矣又按通志云蟬本蠐螬所化至夏便登木而蛻化則非生蛻則非死是以小正但言興不言生言伏不言死至其興與伏日則未之詳也

啓灌藍蓼

傳曰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箋曰此于月令爲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正義曰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爰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

散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是所以爲陶而疏之也爾雅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埤雅引夏小正啟灌作灌沐云灌澆灌也沐剔沐也又別一義按通志草木畧藍有三種蓼藍如蓼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此雖言藍蓼蓋兼三種而言

鳩爲鷹

無傳箋曰此傳已見上文鷹則爲鳩所謂變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者也按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眞鷹可習矣今考夏小正五月鳩爲鷹蓋已感于一陰初起而卽變并無俟二陰也孔疏有言雖順和布氣鷹化爲

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則固不盡化也故易變而爲鷹矣

唐蜩鳴

傳曰唐蜩者匽也箋曰此亦蜩種類也而大戴以爲唐蜩者匽則此三句當與上匽之興合爲一條不應別出在鳩爲鷹句下按唐蜩當作螗蜩詩大雅如蜩如螗爾雅螗蜩郭注引夏小正傳曰螗蜩者匽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是亦據此文爲說或曰唐者大也唐蜩則蜩中最大者爾雅謂之蝒馬蜩鄭志蟲魚畧云其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巘谷是爾雅所謂蝒馬蟬也如此則唐蜩又似非匽信傳或不若信經也

初昏大火中

傳曰大火者心也箋曰此于月令爲季夏昏火中而小正乃以五月初昏大火中者蓋據夏時而言小正正當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孔安國傳日永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正義謂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曰舉中則七星見但此亦有二說鄭康成則云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季夏中火則指心火也如此言火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今按小正凡再言大火中皆指心星故大戴注云大火者心以別于東方之次也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按春秋說題辭云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日月五星

所從出入是以小正重占之也

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箋曰此句依別本上有種黍菽糜四字經文而此則其傳也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火中正大暑時也正義引書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視四方中星知人緩急此所以爲敬授人時正道與二月往耰黍禪權宜之計有不同也如此說則當以心中種黍爲正而菽糜其餘事也菽豆也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總名月令天子于夏食菽與雞鄭注菽實孚甲堅合亦是時也但此非小正本義糜朱子儀禮通解音門是當从禾作穈毛氏詩傳穈赤苗也爾雅作虋赤苗郭注今之赤粱粟也但按小正本義亦當从米作糜說見下文

煮梅

傳曰爲豆實也箋曰此與正月梅華文相應也爾雅注梅似杏實酢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鄭注乾䕩乾梅也謂以梅煮而乾之爲豆實卽內則所謂梅諸也籩竹器豆木器周禮籩實此言豆實者籩豆皆禮器宜得通言之是以周禮亦有籩人而無豆人也

蓄蘭

傳曰爲沐浴也箋曰此亦爲祭祀而記也祭祀必齋戒齋戒必沐浴而沐浴則以蘭說文蘭香草也詩草木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通志草木畧云蘭舊名蕑澤草婦人和油澤頭故以名焉楚辭所謂浴蘭澤兮沐芳是也宋玉賦亦云沐蘭澤含若芳

此當爲楚俗今據小正已言蓄蘭以爲沐浴明此一說不自楚人始也按荊楚歲時記云五日競渡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今小正無此文疑古本大戴禮記蓄蘭作蓄藥蘭亦藥中一物也

菽糜 菽音叔 糜音門

傳曰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闕 大戴禮記本作矩闕一作短閼 而記之 箋曰此言五月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當食菽糜以佐之絕也糜粥也釋文粥羅于糜粥粥然月令季秋行糜粥飲食是也按檀弓衛國凶飢公叔文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漢書項籍傳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是皆食之至薄者也

矩闕當作短闕月令仲秋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鄭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正義謂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種食闕短是其乏之也故知此爲短闕也此小正經文記菽糜之意也 按此則上種黍菽糜固當有經文矣但糜字當如字讀音糜若从門音作糜則于上種黍菽糜義可通而于此記食短闕意又有不合大戴禮記本又作菽糜古字相通且同音也今亦隨文訓釋餘說具存不論

頒馬

傳曰分夫婦 一作大夫卿 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箋曰此言頒馬之法則也馬二歲曰駒離駒則上文四月所云執駒離之去母者也上既言攻駒教之服車數舍之矣至此月欲其乘之性相似則又取其牝牡而分配之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謂是使三牝各產其二通牡爲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此即分夫婦駒之法也閒當作閑爾雅閑習也左傳所謂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雅所納之無不如意是所以爲閑詁則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正謂此也或云納之即謂納諸閑也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皆所以習馬者按此則小正言頒馬法則與周禮夏頒馬攻特月令仲夏月班馬政義皆可通若以爲分大夫卿之駒則當爲頒賜之頒矣恐非小正本義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箋曰此記六月時候也小正凡再言斗柄懸在下此獨言正在上者按淮南時則訓斗柄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以十二辰爲次皆不必正惟六月初昏斗柄當午未之間是以獨正在上也朱子謂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小正于五月記大火中于六月記初昏斗柄正在上疑有不合故大戴釋之曰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按豳風七月流火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正義引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

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是則豳風月令左傳俱以火爲六月中星與堯典仲夏日永星火不合惟小正夏時率用堯典故大戴于此再發明之也但據爾雅星有房心尾並爲大火之文而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尾書正義亦謂堯典星火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故當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知尾與房心相距稍遠則是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明當依尾也依倚也言稍偏著也禮記正義于月令季夏昏火中下引劉歆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是知大戴之言不謬也

煑桃

傳曰桃也者杝桃也傳本榹作杝注云按爾雅杝桃郭璞云白杝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杝而無榹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榹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杝桃者山桃也當作榹蓋傳寫之誤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箋曰此與上正月桃華文相應也按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鄭注引內則桃諸梅諸云是其乾者正義云乾藤既是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有乾桃今此所云煑桃以爲豆實即乾桃也亦名藏桃釋名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但按爾雅郭注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宜不可煑爲豆實且經文亦祗言桃不云榹桃也

鷹始摯

傳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傳本有摯云言字箋曰此于月令爲季夏之月鷹乃學習鄭注鷹學習謂攫搏也引夏小正六月鷹始摯釋文摯本亦作鷙儒行鷙蟲攫搏不程勇者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字从鳥鷙省聲也釋文鷙與摯同正義蟲是鳥獸通名故爲猛鳥猛獸獸鷙从執下着手鳥鷙从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愚謂摯鷙二字古原通用周南關關雎鳩毛傳鳥摯而有別亦不從執下鳥聲淮南子勾爪居牙于是鷙矣高誘註勾爪鷹鸇之屬居牙熊虎之屬蓋又通鳥獸而言不必泥[illegible]殺通劉向說苑引王制殺作煞

男貽定淡常校字

夏小正傳箋卷三

金谿王

七月秀雚葦秀讀爲秀雚胡官反葦于鬼反

傳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箋曰此記七月時侯也豳風八月萑葦毛傳薍爲萑葭爲葦豫蓄萑葦可以爲曲也正義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註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則萑葦爲蠶之用八月萑葦既成故豫畜之以爲曲耳此于七月言秀萑葦則尚未成也雚當作萑易繫辭坎爲萑葦小雅萑葦淠淠莊

子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作萑葦若雚自別種爾雅謂之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管子地員篇言草物有十二衰葉下于蘩蘩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莽莽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是明以雚萑分爲二物但古字相通故小正秀讀爲秀則雚亦可爲萑也

梩子肈肆

傳曰肈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箋曰此伏物乘秋氣而動者也梩當作貍爾雅貍子貄郭註今或呼豾貍字林云貍伏獸似貙其子名貄音肆按爾雅又云貄長毫郭註毫毛長貄音四號云脩長也廣雅斡毛謂之毫言肆獸體多長毛疑即貄一子至此始長毫故謂之貄非別一獸也堯典仲秋鳥獸毛毨孔傳毨理也毛更生整理說文亦云仲秋鳥獸毛盛也按此則小正七月梩子肈肆大戴訓爲始遂亦當就長毫言肆或即貄字之爲也或又訓肆爲殺則莊子所謂貍狌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搏而殺之也肈殺亦猶鷹乃祭鳥用始行戮之意

湟潦生苹湟音皇潦力倒反苹符兵反

傳曰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箋曰此猶月令記萍始生也湟與潢古字通說文潢積水池也左傳潢汙行潦之水杜預註潢汙停水行潦流潦正義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也水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故曰有湟然後有潦苹水草也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蘋大萍也正義引爾雅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今按爾雅本作萍蓱註引詩于以采蘋又苹藾蕭疏引詩食野之苹陸璣詩疏亦引爲二苹蘋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嚴粲詩緝云苹有二種苹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苹藾蕭此陸生之苹也足知此湟潦生苹爲萍蓱也至月令以季春記萍始生小正乃以七月記湟潦生苹蚤晚懸殊各記當時所見不必强合

爽死

傳曰爽也者猶疏也箋曰此亦草族感秋氣而隕死者淮南子墬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亦五行相剋氣候使然此經言爽死亦草中春生秋死者大抵月令小正多以草木生長占四時氣候如月令則仲春桃始華季春桐始華萍始生孟夏王瓜生苦菜秀仲夏半夏生木槿榮季秋鞠有黃華仲冬芸始生荔挺出小正則正月柳稊梅杏杝桃華緹縞二月繁由胡榮芸三月委楊桐芭四月王萯莠五月灌藍蓼七月莠萑葦生苹灌荼九月榮鞠皆是而于草死則惟靡草與爽各一見焉按鄭氏禮記註引舊說靡草薺葶藶之屬高誘淮南子註云草木之枝葉靡細者而爽則未之有聞惟荀子富國篇有云葷菜百蔬楊倞註葷菜辛菜蔬與蔬同與此傳猶蔬文合而究不審是何蔬菜姑從闕

荓秀

傳曰荓也者有馬帚也箋曰此當與上湟潦生苹有別爾雅荓馬帚郭註似蓍可以為掃彗疏荓草似蓍者今俗謂蓍荓可以為掃彗故一名馬帚按此則與萍蓱苹又自別為一種張揖廣雅云薸蓱也苹蘭蕣也馬帚屈馬第也亦即爾雅蓱苹荓三物而未嘗混合為一也今小正既以萍蓱之萍為苹而大戴并以爾雅荓馬帚之荓釋苹此當有誤

漢案戶

傳曰漢也者河也大戴無此三字**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箋曰此天漢也詩小雅維天有漢毛傳漢天河也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按大雅又言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毛傳回轉也鄭箋天河水氣精光轉運于天朱傳言其光隨天而轉也其所以隨天而轉者晉書天文志云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漢起東北而止西南其修徑可知矣大抵河漢修徑四時皆常如此是以古今詞人如李陵詩天漢東南傾魏文帝詩河漢西流夜未央杜甫詩河漢聲西流率據東西為說惟至初秋七月始轉而直正南北故謂之案戶謝莊月賦云斜漢左界知天漢起東北而止西南之為斜則可以知正南北之為直而河精之隨天而

轉益見矣而李善文選註引大戴禮七月漢案戶云案戶日戶也此疑有誤若緯書云王者有道則天河宜如繩史記龜策列傳衛平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火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又與此占驗不同

寒蟬鳴

傳曰蟬也者蝭蠑也堤大兮反文同箋曰此與月令月令孟秋之月寒蟬鳴鄭註寒蟬寒蜩謂蜺也按爾雅蜺寒蜩郭註蜺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方言謂蟬黑而赤者謂之寒蜺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二說不同大戴又以寒蟬為蝭蠑今考爾雅方言俱無蝭蠑惟爾雅蟬族有蝭蛥螇螰郭註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方言云蛥蚗齊謂之螇蚗楚謂之蟪蛄或謂

之蛉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或謂之蜓蚞疑即大戴所謂蜺蟟也但據朱子楚辭註以蟪蛄爲夏蟬則又不得謂之寒蜩矣爾雅方言及夏小正記諸蟬名多駁雜難以詳據惟通志蟲魚畧云蜩蟬實是二物蜩則五月以前鳴者青紅色聲小而清亮蟬則七月以後鳴者似蚕色亦斑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義也說最明析

初昏織女正東鄉 鄉音向

無傳 箋曰此承上文漢案戶而言也蓋自詩言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自後說者皆以牽牛織女二星爲在天河左右三輔黃圖引隱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三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元阯牽牛立其右織

女居其左班固西都賦曰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古詩亦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河漢清且淺相距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于是淮南子云七月七日烏鵲塡橋以渡織女崔寔月令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二星神當會守夜者或云見天漢中有弈弈正白氣如地河之波㳽輝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候宗懍荊楚歲時記云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註引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今考史記天官書北宮有漢中西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又其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又其北織女正義曰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晉書天文志天河分二道其南經傳說宜天籥天弁河鼓其下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歷叙天河旁近諸星獨不及織女則以織女星在河北天紀東相去必遠也竊意天漢四時起東者止西南故史記天官書載牽牛織女皆云其北至七月始直戶正南北故小正言織女正東鄉然亦不必與牽牛相對也後世文人多以牽牛織女對稱固爲失實而稗官小說至造言織女嫁牽牛益失之誣矣

時有霖雨

無傳 箋曰此與前記小旱大旱皆欲人知水旱而爲之備也春秋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爾雅曰久雨謂之霪霪謂之霖或疑霪雨則爲災故傳曰天作霪雨害于粢盛霖雨則爲祥故書曰若歲大旱用作霖雨要亦各以其時驗之耳不必泥也按梁元帝纂要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藝文

類聚載魏文帝曹植應瑒晉陸雲俱有愁霖賦唐盧照鄰又有秋霖賦楚詞九章曰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既以淫霖通言今考夏小正亦言七月時有霖雨則秋霖之說由來久矣月令孟秋之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正以其時有霖雨故備之而鄭註乃云備八月八月宿直畢畢好雨故云又不取大戴說

灌荼

傳曰灌聚也荼雚葦之莠也 傳本有也字 **爲蔣楮之也** 箋曰此與上取荼文相應也大戴于經文四月取荼既以爲君薦蔣釋之矣此于灌荼又以雚葦之莠爲蔣楮之釋之何也按王伯厚云詩言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莠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前取荼之荼當爲苦菜此灌荼之荼則當爲茅秀也爾雅蔈荂荼猋藨芀郭註皆芀荼之別名藝云按鄭註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荼即芀也又一名猋又名藨皆雈茅之屬今大戴亦明言雈葦之秀則此荼爲茅秀無疑但據言爲蔣褚之則未知所取用或曰褚當作褚左傳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訓藏謂以此茅秀包裹蔣菰而藏之猶以苦菜藉蔣而蒸之也

雈未秀爲菼菼上敢反葦未秀爲蘆傳本秀皆作莠箋曰此又與上七月莠雈葦傳文轉相訓釋也詩正義曰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葸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

異名故云薍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之時已名葦也今按大戴云雈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正與詩疏說合而佛典引韓詩傳云老萑爲萑老蒲爲葦又可以備一解

斗柄縣在下則旦縣音懸

無傳箋曰此與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文相應也按淮南時則訓以斗柄指十二辰正十二月小正歷法則祇于孟春孟秋昏旦測之故于正月初昏記斗柄在下于七月記斗柄懸在下則旦而于六月則斗柄正在上知其法亦以衡反之也衡反說見前篇

八月剝瓜

傳曰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箋曰此記八月時候也詩小雅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爲菹也鄭箋農人于畔上種瓜瓜成乃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亦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按豳風七月食瓜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鄭箋云瓜瓠之畜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則此言八月剝瓜亦以其時瓜熟皆可剝而食之不必如小雅所言天其稅以供祭祀也竊意瓜類最多熟亦有蚤晚大戴于五月乃瓜既以爲治食瓜此于剝瓜又以爲畜瓜者蓋既已剝之食之而又擇其美者畜之以爲種所謂斂藏之種也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或畜而後剝之食之亦可也

元校

傳曰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傳本作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衣去聲○箋曰此當是言染采之事元校疑當作元綬禮記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註絞蒼黃之色也大戴以校爲若綠色然說文綠帛青黃色亦即鄭註所云蒼黃色也一本綠色作緣色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有緣衣鄭註引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此緣衣實作褖衣也詩國風云綠兮衣兮鄭箋綠衣作褖衣言褖衣自有禮制其色黑釋名云褖衣褖然黑色也大戴又以爲婦人未嫁時衣云者按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鄭註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

人不常施袖之衣盛昏禮爲此服正義云女御自祿以下嫁時以服之此祿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爲袖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然則此元枝乃婦人始嫁之服而大戴以爲未嫁者衣之義亦通也謨又考幽風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毛傳元黑而有赤也祭服元衣纁裳鄭箋云凡染者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正義云八月之中民始績麻又染繒爲元爲黃凡元色在緅緇之間是黑而有赤也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染色多矣而特舉元黃由祭服尊也又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註亦以爲祭服竊意此元枝果當爲元紋而以黑而有赤者爲衣若黃色者爲裳黹亦以之爲祭服當時八月染采故小正于此記之正可與幽風詩意發明古之王者改正朔必易服色夏以水德王色尚元而于朝祭之服尤所首重是以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貢荊州亦貢元纁則是幽風小正所述宜皆夏制朝祭服色若大戴以爲婦人未嫁時衣無論與周禮內司服及士昏禮文不合且于義無居亦恐非小正經文本意

剝棗

傳曰剝也者取也箋曰此即幽風所云八月剝棗也毛傳剝擊也正義云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爲擊也陸佃埤雅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按此則上文剝瓜之剝音博此剝棗之剝當音撲杜詩堂前撲棗任西鄰釋文剝音普卜切正是撲也容齋隨筆曰王荊公作詩新經解剝棗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甚矣註書之難也

㮚零㮚力執反大戴作栗

傳曰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箋曰此與上剝棗相承爲文棗栗皆可以佐民食不專爲豆實也故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史記貨殖傳亦言燕秦千樹栗安邑千樹棗與千戶侯等又曰棗栗千石而皆于八月乎取之故小正並記于此大戴亦並釋之曰零而後取故不言剝也爾雅隕磒湮下降墜摽蓋落也疏引詩鄘風靈雨既零云蓋零音義同按離騷惟草木之零落說文云草曰零木曰落此對文也實則草木可通言零落故小正亦以栗零爲文也左思蜀都賦曰大火流凉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黎肆潤榛栗罅發蕭瑚亂潰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劉淵林註罅發栗皮折罅而發也此正言栗零之事

丹鳥羞白鳥

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傳本作閩蚋也蚋儒梲反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箋曰此于月令爲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鄭註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正義云羞謂若食之珍羞貊似今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

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丹良是螢乃謂之鳥
者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螢而謂鳥也但未
知丹鳥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鳥是螢火今按爾
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鳥未聞皇
氏何依據讀考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燿夜一
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
名宵燭腐艸爲之食蚊蚋崔豹晉人在皇侃前此
皇氏所據以爲說者也但如崔豹說亦祇據月令
小正爲文以今二蟲驗之實未聞螢火能食蚊蚋
也或左傳載少皞氏以鳥名官有丹鳥氏司閉杜
註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以
其時考之則丹鳥宜當爲鷩雉白鳥鷺屬詩曰白
鳥翯翯是所以爲羣鳥也又羣鳥養羞周書時則
訓本作羣鳥或作君鳥謬又呂覽淮南此文俱作
羣鳥翔註謂羣鳥肥盛試其羽
翼而高翔也並與小正文異

辰則伏

傳曰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箋曰此與三月
參則伏文相應也諸星皆有見有伏小正獨于三
月記參則伏八月記辰則伏者按左傳子產謂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
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
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二星行度本相爲出沒
故人生若不相見則比之參辰蘇武贈李陵詩曰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文選註引尚書大傳曰
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
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參虎星我不見龍虎
俱見此猶以行度相爲出沒言之耳今大戴于小
正參則伏以爲非古之辭爲以五月參復見焉故
也至于八月辰則伏則以爲入而不見爲必待明
年三月斗柄指辰始見而其時參星則又伏矣是
眞不相見小正
所以獨記之也

鹿人從

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本傳無此而字
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
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大戴無此從字也者大者
於外小者傳本有於內率之也箋曰此言鹿性善羣如人之相從也大戴
此文辭稍詰屈亦無他傳記可證謨竊以意釋之
說在小雅鹿鳴與吉日之詩也吉日詩曰獸之所

從麀鹿麌麌毛傳麌麌衆多也說文作𪊨𪊨云麇
鹿羣口相聚又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
或羣或友鄭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獸三曰羣二
曰友此以知鹿從羣也鹿鳴詩曰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毛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鄭夾漈云凡
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
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
是又得蔞蒿之趣也是以家語曰鹿鳴興于獸而
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陸賈新語亦謂鹿
鳴以仁求其羣此又以知鹿之養離羣而善也又
按爾雅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跡躔絕有力狄鹿
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麚類最多大
抵其子則其小者絕有力則其大者羣居必有行
列小者在內大者于外率之埤雅曰鹿大者曰麈
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字說曰鹿性警善羣
羣居分背而食環角向外以防害此正如三軍[illegible]

制三重相褰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以爲備禦是以謂之人從也但小正于八月所以記鹿人從之意大戴以爲非所知時故記從不記離則未明其義也

鴽爲鼠

無傳 箋曰此傳已見上正月所謂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時當八月其蓑而鴽方變爲田鼠以害稼所以謂之不善也郊特牲云迎貓爲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䟽云言貓虎舉其除害甚者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

參中則旦

無傳 箋曰此與上正月初昏參中文相應也按大衍歷議以八月參中則曙爲失傳曙亦旦也

詳大衍歷議本意以小正言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在孟春正月者以衡反法驗之則旦時參中斗柄懸在下皆當在孟秋七月今小正于七月記斗柄懸在下又于八月記參中則旦所以謂爲失傳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吝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飧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蓋亦指言曙景矣

九月內火 內音納

傳曰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心也 箋曰此記九月時候也按王伯厚云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即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而不言九月內火者以即寓於火伏中也左傳引孔子言火伏而後蟄者畢杜註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正義云月令季夏之月昏大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以此知九月內火與十月火伏同爲一候也

遰鴻鴈 遰特計反

傳曰遰往也 箋曰此特解遰字之義餘說已見前篇按賈誼弔屈原賦鳳漂漂其高遰史記索隱遰逝也漢書作逝今大戴訓遰爲往往亦逝也月令以自南方而言故記曰鴻鴈來小正以自北方而言故記曰遰鴻鴈亦猶禽經鴇以水言自北而南鴇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註云鴇音

鴈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鴇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嚮燕代尚寒猶集于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厈義固各有當矣

主夫出火

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箋曰此文當在九月內火下共爲一條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註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左氏傳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杜預謂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

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於火按周禮左傳皆先言出火後言內火故禁焚火此夏小正文則先言內火後出火故主縱火言九月內火正所以主夫出火也以時縱火即指三月上下原相屬爲文主夫木詳或謂掌火之官夫謂夫遂主夫即司烜氏也但據左傳正義言傳以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註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爲辭出內之文所以言不及味也大戴此傳亦依據大火爲言故當以周禮爲正○又按小正文法亐凡前後相對爲文如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七月斗柄懸在下則旦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三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爲鼠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之類皆于前後兩月並書互見此正例也至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乃獨于九月兼言之而于三月不書又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月

令于夏冬兩仲月各記小正乃于五月不言鹿角解而于十月十一月且再言麋角解則又變例此可見古文變化之妙

陟元鳥蟄

傳曰陟升也元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箋曰此于月令爲仲秋之月元鳥歸鄭註元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正義云凡鳥鴻鴈之屬皇氏衆云元鳥以其稱歸故也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但按月令以元鳥歸爲仲秋之候元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以郊禖爲候故不更記與小正義例不同又月令於元鳥曰至曰歸以去

來爲文今小正於二月則曰來降於八月則曰陟以下上爲義下上所以爲去來也此與詩邶風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頡之頏之又各自爲義陟而後蟄諸經傳無言燕蟄者惟晉中興書載郗鑒鎭於魯國嶧山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則是燕之蟄亦自在於中國者也鷰本作燕水經註引羅含相中記石燕自然引漢書成帝時童謡燕燕尾涎涎俱作鷰蓋本於此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貊莫白反貉各反鼬音佑鼪音生○按傳文脫羆字又大戴禮記本熊羆作能罷

傳曰熊羆貊貉鼬鼪則穴大戴穴作大非若蟄箋曰此以六者皆蟄獸故言穴也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鄭註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

所食之物于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按熊羆皆猛獸說文熊獸似豕山居春出冬蟄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埤雅曰熊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足縱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猛憨多力能拔大木貊貉亦狐貍之屬豳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以爲公子裘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詩義問曰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爾雅曰貈子貆郭註其雌者名獾今江東呼貉爲𤟹狹埤雅曰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按說文引論語以貈爲狐貉之貉下各切又以貉爲蠻貊之貊亦北方豸種莫白切而阮貊不載爾雅釋獸

亦無貂名今以小正文推之則知貂固貉類也鼬鼠雖以十一月于貉而其穴居則在九月也鼬鼪於獸中別爲一屬爾雅鼬鼠郭註今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又鼯鼠郭註引夏小正曰鼯鼬則穴鼯音斯邪疏但引莊子云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鼪而于鼯鼠亦別無證釋通志蟲魚略則云鼯似鼬鼠也今大戴禮小正文俱作鼬鼪似與郭註不合至以大爲穴則郭氏所見本原未誤也大抵此六獸雖皆穴居實分三類大戴誤以若蟄訓之蓋承上文而言若元鳥之蟄也○按大戴禮記及朱子本于傳文若蟄下俱多一而字漣下榮鞠爲請恭衍文也

榮鞠樹麥 鞠居六反大戴無樹麥字傳云或曰傳文也

傳曰鞠草也 箋曰此即月令所記季秋之月鞠有黃華也釋文蘜本又作菊一作蘜爾

雅蘜治蘠郭注今之秋華菊邢疏蘜一名治蘠本草云菊華一名節華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爲真一種莖青而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也周處風上記曰日精治蘠皆菊之華莖之別名也生依水邊其華煌煌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埤雅曰菊本作蘜從鞠窮也花事至此而窮盡也又按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鄭註鞠衣黃桑之服正義云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要之菊品最多以黃爲正是以秪稱鞠有黃華

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箋曰此於月令爲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註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故大戴亦以樹麥爲時之急也但月令以仲秋勸民種麥正義

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小正乃以九月樹麥者按春秋繁露云穀朽寅而秋生麥淮南子云麥秋生夏死高誘注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是以八月九月皆得種之又按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食之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則自七月處暑以後皆可樹麥至於九月榮鞠更不容緩矣故以爲時之急也

王始裘

傳曰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衣去聲 箋曰此夏后氏始稱王也夏書王曰嗟六事之人又承王命徂征皆當時史官之辭故此小正亦以王始王狩爲文也按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鄭註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國語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韋昭註亦云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小正乃於九月言王始裘者按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後鄭注良善也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正義曰先鄭意良裘王所服故仲秋獻之羣臣所服裘在下季秋獻功裘是也後鄭不從之者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此良裘若是王之所服何得在仲秋故後鄭不從元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按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獮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獮田用黼裘與此中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但無正文約與之同故言與以疑之也誤竊謂此皆泥於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之文故皆不取夏小正說實則周禮仲秋獻良裘與國語

隕霜而冬裘具皆與夏小正合大戴此解以爲衣裘之時明是爲寒而設亦與先鄭意同蓋由霜降立冬節氣蚤晚相通而裘之輕煖溫厚有宜於薄寒者有宜于嚴寒者亦無嫌于九月始服之也且如玉藻言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註云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獮田固當屬仲秋然如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則亦既明明誓省矣似非以其時寒安得服黼裘乎既服黼裘得不謂之始裘乎要以夏周異制月令小正諸文原不必强合如必執鄭氏小戴之學以非大戴則失之矣

辰繫于日 傳本註無此字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　按文當作無此句

無傳 箋曰此當有傳而失之也按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正義辰所以爲日月之會者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半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一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此言辰繫于日卽傳所言日月所會謂之辰也檕當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亦有聚會之意大戴于此文無訓釋謹竊考其時日月當會于房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鄭註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夏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次之舍集合也正義云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東有似矣知不然者以星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如此則夏時季秋月朔辰固當集于房星小正九月辰繫于日亦指房星言卽以月令推之亦未有差但一歲有十二辰小正獨以爲九月時候者意蓋舉一以例其餘也

雀入于海爲蛤

傳曰蓋有矣非常入也 箋曰此于月令爲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鄭註大水海也釋文高誘註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蓋由高氏誤以上鴻鴈來賓之文屬入下句也雀與爵同按說文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而不言雀所化者蓋有矣非常入也而周處風土記六月東南颶風海魚化爲黃雀又以雀爲海

魚所化此皆變化之至奇不可以常理測者

男貽定　從常校字

夏小正傳箋卷四

金谿王　謨仁甫箋釋

十月豺祭獸豺牀皆反

傳曰善其祭而後食之也箋曰此記十月時候也按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周書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此以十月言之者古之王者好生而惡殺故小正于鷹之化也樂其變而于豺之祭也善其遲月令又兼言戮禽者正義云此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蓋獸可通言禽鳥不可通言獸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此不言獸言禽者亦不忍盡其辭也說文豺狼屬狗聲埤雅曰豺足似狗而長尾白頰前高後廣其色黃季秋霜降之日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先王候之以田故曰豺祭獸然後田獵

初昏南門見見賢遍反

傳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箋曰此再記南門星也大衍歷議曰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按朱子詩傳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中正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所以知定星方中則南門伏者按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

註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月寒露節也天根氐亢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月霜始降火見謂霜降之後是則東方蒼龍七宿皆以九月寒露霜降時節朝見東方至于定星方中據鄭箋云定昏正而中謂小雪時孔疏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左傳亦云水昏正而栽正義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為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蓋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壁中則是當十月十一月之交東方七宿已久退舍據史記天官書南門兩星於東宮蒼龍屬亢是以定星方中則南門伏而小正猶以為十月初昏見故謂之失傳也

黑鳥浴

傳曰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箋曰此猶記丹鳥元鳥也烏有蒼赤白黑數種黑其正色也詩邶風莫黑匪烏莊子烏不日黔而黑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腹下白不反哺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燕飛乍高乍下故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此言黑烏浴猶燕濯也張衡西京賦曰衡狹鷰濯李善注鷰濯謂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是以乍前乍却為浴此以乍高乍下為浴有似之也

時有養夜

傳曰養長也若日之長也玄傳本註無玄字傳作云疑爲上則然亦非

也　箋曰此文疑當屬下十一月以前養日爲冝至事則此養夜當爲冬至事也説已詳見前篇太元經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元之象也進而未及往而未反虛而未滿故未之近元也若爾雅月令所云冬爲元英其神元冥天子居元堂乘元路駕鐵驪載元旂衣黑衣服元玉則於孟冬宜皆得言之然皆進而未及往而未反虛而未滿未之近元令大戴于養夜言若日之長也元益以知其當爲冬至也但其言若日之長亦有二説其一謂冬至晝漏極冬至以後漸長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以此見日之長也一説謂冬至日長三十六刻十分夜長五十九刻五分是此時夜之長若夏時日之長也如前説則于若字義無所居如後説亦于養字意有未安是皆以長短相對而言愚謂此長字當以消長相對爲説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消長養二字原是一貫此養日養夜還當是陰陽剝復之氣以人事消長大槪如月令文不必以晝夜長短爲爲説也

雉入于淮爲蜄蜄時忍反

傳曰蜄者蒲盧也箋曰此與月令文同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鄭註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爲蜃按晉語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正與小正文同韋昭註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也爾雅蚌含漿郭註蚌即蜃也又蜃小者珧郭註珧玉珧即小蚌蜃與蜄同史記天官書所謂海旁蜄氣象樓臺者也大戴乃以蜄爲蒲盧按爾雅果蠃蒲盧郭註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邢疏引中庸鄭註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詩義疏曰蒲盧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據諸説蒲盧自是蜂屬與蜃蛤絶不相類大戴既以蜄爲蒲盧又轉爲蒲盧從而益所未聞本又有以上文元字屬下作元雉者按左傳丹鳥氏司閉者也杜註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則此雉乃山海經所謂赤鷩也若元鳥自别爲燕非雉屬爾雅載諸雉屬有北方曰鵗又不言其色元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鄉許亮反

傳曰織女星名也箋曰此再記織女星也詩小雅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毛傳跂隅貌正義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史記正義織女三星在

河北天紀東主瓜果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于神明則三星俱明不然則暗而明天下女工廢但小正于七月言初昏織女正東鄉此十月又言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按史記天官書織女在河北固其定位而至于或東鄉或北鄉則又以其形體向背展轉隨之也諸星皆有形體即如小東詩言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以及有捄天畢皆然織女三星既跂然鼎足而立故于初昏東鄉則爲孟秋北鄉而旦則爲孟冬也又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索隱引荆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荆楚歲時記引天官書又以爲是天帝外孫春秋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大戴皆不取直指爲星名益可以徵七夕牛女聚會諸説之謬矣

十有一月王狩

傳曰狩者言是之時田冬獵爲狩箋曰此記十一月時候也月令
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鄭註
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引夏
小正十一月王狩按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於農隙以講武事也杜預註蒐索擇取不孕者苗
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
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正義曰爾雅釋
四時獵名與此同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
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公羊
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
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周禮異漢明
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主說
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除苗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與本名
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
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是則諸經傳說四
時田獵名各互異惟於冬狩則無異文而王制又
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註三田者夏不田
蓋夏時也正義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
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名故夏不田今考夏小
正十一月王狩則是夏時冬獵亦名狩而于三時
則未之有考也或疑豳風亦當夏時而以二之日
其同載纘武功者鄭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
兵俱出田不用仲冬亦以豳地晚寒若王狩則固
在十一月也

陳筋革

傳曰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箋曰此因狩獵而陳筋
革也筋所以爲弓周禮
考工記弓人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
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于
其獸又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
材革所以爲甲周禮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
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
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
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視之欲其
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此蓋因田獵所獲之獸陳
其筋革而省其可以爲兵甲者以入于內府耶周
禮掌皮所謂秋斂皮冬斂革而春獻之者也月令
乃以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者蓋彼
以工作時言此以取材時言左傳臧僖伯諫隱公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此之謂
也

嗇人不從

傳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箋曰此亦承上王狩
而言嗇人疑卽夏書嗣征嗇夫也按嗣征季秋月
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安國傳
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正義周禮無嗇夫
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司
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
走有所取也如此則嗇夫嗇人自是一官但于救
日之事則馳走供命至于王狩則不從行此非其
職故也若史記張釋之傳載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有虎圈嗇夫從旁代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疑
漢世始因夏制設此官以圈養禽獸而正義引百

官表有鄉嗇夫以爲其類今考後漢書百官志縣
置嗇夫一人註引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
消息百姓均其賦役此又鄭元所據以爲司空之
屬也以此推嗣征小正亦皆有合于時月也萬物
不通三句按文疑當在隕麋角上與傳文冬至陽
氣始動諸向生文相應朱子以屬嗇人不從句下
義雖強通但如月令以孟冬命有司曰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又仲冬命有司
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
而閉以此申解嗇人不從語嗇人但當如有司助
養陰氣閉藏以謹關梁塞徯徑
爲務而不從王田徽其亦可也

隕麋角

傳曰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

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箋曰此即月令所記麋
角解也按月令夏至鹿
角解冬至麋角解正義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
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
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
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
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小正乃于冬
再言隕麋角而于夏至不言隕鹿角者自是小正
文有詳略如于諸星見伏或書或否又如出火內
火皆著于九月而于三月不書安能一一推論之
也若以爲有所諱而不書則于凡鳩爲鷹鴽爲鼠
所以爲不善故不書其辭者亦未嘗不著而存之
也隕麋角是解而後隕若書言崩厥角也必于冬
至者孝經說曰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
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
此主陽氣始生說史記天官書曰十一月律中黃
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
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爲壬
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于下也癸之
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此得言陽氣至始動
諸向生皆蒙蒙符也易序卦曰物生必蒙故受之
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鄭元曰蒙幼小之貌齊
人謂萌爲蒙也干寶云干消息爲正月卦正月天
時陽氣上達故屯爲物之始生蒙爲物之穉也此
于十一月言之且再言蒙蒙者極狀其幼小無知
若[redacted]所云蒙蒙如未覩之狗也月令于十一月
物候備記鶡旦不鳴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蚯蚓
結易通卦驗于冬至陽氣始萌亦有蘭射干之應
小正祗以麋角解當之
益以知其文簡古也

十有二月鳴弋

傳曰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
後知其弋也 箋曰此循月令記征鳥厲疾也弋當
作鳶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鄭註
鳶鳴則將風正義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
則塵埃起禽經曰朝鳶鳴即大風亦善飛故詩曰
鳶飛戾天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按月令季冬
之月征鳥厲疾鄭註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
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正義征鳥謂鷹隼之屬然
則鳶亦鷙鳥鷹隼之屬應時厲疾者是以小正記
之或曰鳶色黑故字從弋漢文帝紀身衣弋綈
註弋皂也皂黑色也漢書五行志云載色黑近
黑祥師古曰載
音緣正與鳶同

元駒賁 賁音
奔

傳曰元駒也者螘也螘魚豈反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箋曰此終言蟄蟲之事小正自正月啟蟄而下所記若蚳螜蜮札浮游匽貞蜩唐蜩寒蟬丹鳥白鳥以至于元駒皆昆小蟲而畢記之者以著候也亦可以見夏先王察物之智愛物之仁而不遺于細微若此也駒一作蚼博雅曰蛾蛘元蚼蟓蚍蜉螘也方言曰蚍蜉齊魯之閒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燕謂之蛾蛘郭璞註引法言元駒之步是也馬縞中華古今注載牛亨問元駒答曰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舉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元駒今按夏小正時已名蟻元駒則知馬說謬也蟻通作螘藝文類聚引大戴禮此文本作蟻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打螘螱飛螘其子蚳大戴以其賁爲走於地中者詩豳風鸛

鳴于垤毛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正義云此蟲穴處輦土爲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陸佃埤雅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塲謂之坻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謂之蟻塚是所以謂賁於地中也蟻至微物亦能知陰陽氣候者隆冬必多陰雨是以小正記之

納卵蒜蒜蘇亂切

傳曰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箋曰此亦終言場圃之事蒜嘗作蒜玉篇蒜葷菜也俗作蒜崔豹古今注曰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籜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通志草木略曰胡大蒜也蒜小蒜也小蒜一名亂子亂又卵音之轉也按周禮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珍而藏之鄭註蓏瓜瓠之屬正義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以爲在地曰蓏在樹曰果此卵蒜益亦蓏屬歟藏而納之君者也

虞人入梁

傳曰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罟音古

箋曰此于月令爲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周禮𩰫人掌以時𩰫爲梁鄭註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周頌潛詩序亦言季冬薦魚益周制也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正義又以爲在十月今考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昭註亦以爲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言古者又見與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文合其謂虞人官也者按舜典命益作虞孔傳虞掌山澤之官周公制禮始分山虞澤虞在夏時總通謂之虞人左傳載周太史辛甲虞人箴首述禹迹中引夷羿未言夏家亦見虞人本夏官但彼則山虞此則澤虞也又按周禮有以人名官者于寶註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賈疏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之類以其事名官今考夏書胤征有遒人小正又有嗇人虞人則是夏制固多以人名官也罟同网本作網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益取諸離正謂此也

隕麋角

傳曰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箋曰此再言隕麋角者月令正義曰節氣蚤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按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者也如大戴說曰冬至陽氣始動猶在夜半至十二月陽氣旦睹則是陽氣益升而在上牽引萬物而出是以麋角又有感而隕者前後訓釋各有義理非復出也

男貽定淡常校字

大戴禮公符篇考

金谿王謨仁甫攷正

謨嘗竊論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固自有辨然亦惟在學者能以知人論世之識探求其微言大義所在而干其中訛誤者正之隱奧者則發明之必不得已而有疑則闕斯僞者不得以亂正而正者亦不至疑於僞若今世所傳大戴禮記四十篇本無甚疵駁而孔氏穎達乃謂其文多假託朱子亦以為多雜僞何歟其意大抵皆指公符一篇而言如史繩祖鄭元祐以孝昭冠辭誤為成王祝辭其謬固不待辨卽陳振孫以錄昭帝冠辭疑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決非戴德本書亦非知言者大戴此篇正為孝昭冠辭而記而所以記孝昭冠辭者則固以孝昭比成王而以霍光擬周公也方武帝末年察羣臣惟光可任重屬社稷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至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班固志五行謂是歲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而五月災見夫霍光雖無周公之德而昭帝實有成王之性即光于昭帝始冠亦必不用成王故事曲臺諸臣目睹其事故樂記之

而特于公符連類及之此大戴本意也或曰如此則大戴毋乃為佞乎予曰惡此乃以臣子而頌美其君父惡在其為佞也且與褚先生有間褚先生為元成間博士于史記三代世表後推論漢大將軍霍光云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此言不知所證何事而妄引不經宜小司馬斥之為腐儒也若大戴此記因諸侯冠禮而及天子冠禮又因成王冠辭以及昭帝冠辭同德度義擬人必於其倫惡在其為佞也或曰如此則漢文亦可謂之經乎予曰此自漢儒記禮書耳初曷嘗以經名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中有曲臺后蒼九篇大戴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而此篇即后氏曲臺所記也小戴又刪為四十九篇後世立之學宮與易書詩春秋配為五經中已有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者而

又雜取戰國時人及漢文時博士所錄則此書中之有荀卿賈傳語又無足怪也且所惡乎僞書者為託聖制以文其姦言假公義以濟其私欲如張霸僞尚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之語王莽遂因之以稱居攝劉歆又依託周官以逢莽惡斂財聚貨瀆祀煩民馴至大亂流毒無窮是雖聖經有不可信者若公符篇載昭帝冠辭以當代賢君始加元服煌煌大典筆之於書令後世有所遵

術安得謂非僞也孔子作春秋絕筆于西狩獲麟而左傳于經書孔某卒公羊穀梁又于經書孔子生蓋三傳特從此以尊聖人而大戴亦以此尊其君皆光明正大無不可者而諸儒疑之亦見其惑也但意當日大戊本文必以貽帝冠辭附于篇末迎日東郊之後且爲標目以別之後人編書始與史雍祝成王冠辭混合爲一而王肅又掇取此文別爲冠頌以入家語史氏不加推考反據家語以詆訶大戴則又惑之

甚者也讀故爲發其大意于此仍依原文析爲數節并取家語冠頌篇文逐條附列於後爲之辨證云

公符第七十九

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入堂深異于士既醴降自阼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階也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不敢終于正也其餘皆與公同也爲迎賓升阼之等公元端與皮弁皆韠元端緇布冠及元冠之服也玉藻曰始冠緇布之冠自諸侯達冠而弊之可二服皆韠也古者因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加韠以蔽其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韠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徑五寸肩博二寸朝服素韠元端諸侯之服皮弁天子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公冠四加元冕四當爲三元當爲袞字之誤饗之以三獻之禮饗賓也士于賓以一獻之禮也無介于饗而贊冠者退爲衆賓者君禮于臣本無介也無樂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欲樂取之孔子曰娶婦三日不舉樂思嗣親然則冠禮一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詔冠之時爲節也皆元端君臣同服其酬幣朱錦采四馬慶也同其慶賓亦如是祭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此文作鄭注誤也大戴禮記周盧辯註見北史本傳但如漢魏叢書中大戴禮注甚疎畧且多譌字今从雅雨堂盧氏所考定元時刻本訂正

家語冠頌篇曰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升自阼階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元端與皮弁元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韠服朝素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元冕祭加元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亞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　按此即王肅所譏家語自爲之註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篇

兼取鄭王二註而刊公冠四加則以鄭說爲是

右第一節此正言公侯冠禮而以公符名篇者按杜氏通典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弑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貫公彥士冠禮疏亦云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則此篇亡唐時猶作公冠不知自何時始訛爲公符耳其訛冠爲符者殆因冠字或寫作冠形近而誤致然耳若

劉昭後漢書禮儀志註引成王祝辭又作冠禮不知何所據也家語冠頌篇似是据此篇益以小戴記左傳之說而假託邾隐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以問禮于孔子爲文此于家語本篇爲懿子第五問與公符篇句字畧有增損至公符明言無樂而此不言無樂者以本篇上文明引左傳有金石樂云云也公符祇言迎賓不言賓爲何人而此知以卿爲賓者則又叅用劉向說苑也按說苑云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元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四加與此二書文相出入而大戴禮無卿爲賓句于義爲闕此則王肅家語參用說苑爲得也

天子儗焉儗公禮也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主侯自主之重言太子誤也家語曰王太子庶子之冠儗焉非也按雅雨堂盧氏本云上文太子儗焉俗本皆作天子此註云重言太子則作天子者誤矣又注云主侯自主之別本作王侯自主之亦誤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家語冠頌篇曰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按朱子儀禮集註云此一節見于大戴記者與此文小異大戴天子以下至冠皆十二字本篇作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今悉从大戴蓋加此卽畧與上文天子之冠相應但亦非懿子所問爲可疑耳

右第二節此由公侯冠禮推而上致于天子也其曰天子儗焉者按杜氏通典天子將冠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註引大戴禮公

冠篇云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衮冕朱子儀禮集註于公冠四加亦引禮記孔疏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衮冕是可爲天子冠禮明證而今本大戴禮公符篇但云天子儗焉註亦秖言儗公禮則在周時盧氏所見本已如此又不知杜氏何所據而云爾也但愚意此篇旣引成王祝辭明證天子冠禮則于此言天子正無疑誤下文太子與庶子正天子之太子庶子其

自爲主亦卽天子自爲主也家語冠頌篇乃云王太子庶子之冠儗焉皆天子自爲主獨不言天子冠禮且設爲懿子問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是明言天子無冠禮矣又設爲孔子言天子冠者下引成王事以明之則亦自相枘鑿矣故朱子儀禮集註于此文秖从大戴不信家語而猶以非懿子之問爲可疑則于

王肅之僞猶未之辨也　晉平通典之言曰天子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漢書藝文志亦云禮古經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如此篇上節正言諸侯冠禮自此以下至迎日東郊皆言天子冠禮而以天子儗焉句爲提綱古書久遠容有闕文諸家註釋又復不明以致學者妄謂天子無冠禮豈不誤哉　又按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

左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月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賈公彦儀禮疏亦据左傳國君十二而生子謂諸侯十二而冠天子亦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矣杜氏通典又謂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則是天子必有冠禮三代皆然經傳旣無明文可證惟賴大戴此篇稍存大畧而鄭元王肅盧辯諸人又不能推

明禮意惜哉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雍太祝當左與王爲祝辭于冠告焉曰達而
勿多也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曰使王近於民如視民如子遠於年
嗇於時及時而施惠於財親賢使能
家語冠頌篇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
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
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年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正合而說者橫爲年紀歷促成年少又
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頁可爲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

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
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
嗇于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
右第三節此因記天子冠禮而引成王冠祝以明
之也按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
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
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
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因 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
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許
愼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
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
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今大戴此文不言成王以
何時冠而竹書紀年載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
于畢秋王加元服家語冠頌篇則曰武王崩成王
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
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盖用紀年爲說

而至命祝雍辭則全取大戴本文說苑則以遠于
年爲遠于佞博物志亦作遠于佞下衍近于義一
句通典則于近于人遠于年下衍遠于佞近于義
二句盖又遞相衍述而總之當以大戴此文爲正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
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春遵並大道邠或邠或當爲芬或聲字之誤也秉
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
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皇帝武皇帝肅勤高祖淸廟高祖高皇

帝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按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志所載云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其文視此爲完 孝昭冠辭 漢孝昭帝冠辭

家語冠頌篇曰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 袞職盛服有禮文也 欽若昊天 欽敬若順 六合是式 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爲之法式 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公符 十二

右第四節此以孝昭沖年嗣位比成王故于天子冠禮並記之也說已見前其餘孝昭冠辭四字正如禮記文王世子篇內有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樂記于子貢論樂下又書子貢問樂四字品目上文亦正以別於成王冠祝也辭內所稱文武謂漢文帝武帝非周文王武王高祖謂漢高祖陛下先帝正當時稱謂史氏繩祖不加考核妄謂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以爲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又大戴所載冠辭冗長典雅不類家語此真孽語也今考祝雍本辭祇十有八字正所謂達而勿多也家語乃于祝辭下又接其頌云云不已辭費乎且如頌辭內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即士冠禮始加祝文而易爾爲王字耳其六合是式率爾祖考無極三句亦與孝昭冠辭後數語相出入又說苑于載祝雍辭後亦引士冠禮始加祝文令

公符 十三

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四句蓋諸侯爲太子庶子冠于祖廟采用士禮仍用此文故下文又云冠禮七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非天子冠頌也家語乃於成王冠祝下又作頌辭而以士冠禮始加祝文及孝昭冠辭附合爲一予固疑家語爲王肅采獲諸書而爲之者也但王肅家語既改孝昭冠辭增入成王冠頌而張華博物志引此又云孝昭用成王冠辭亦爲未審大約古書傳寫

積久句字容有訛舛如本辭內所云大道邠或郊或字實難曉當从博物志作郊域又考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五行志亦同通典謂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是已而此辭乃云仲夏之吉日註又云古者冠以仲春時日皆牴牾不合此則當以正史爲斷者也至大戴于此篇錄孝昭冠辭並非駁雜諸儒紛紛論說何爲也哉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于山川）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薄旁薄也易曰乃順承天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地祝辭皆爾省文故于下明之也）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爲薦品先而尊事天也）

家語冠頌篇無此三辭

右第五節此三辭舜亦爲成王既冠祭告天地而作後遂以爲郊天祭地迎日之辭孝昭冠禮又承而用之也或疑天子始冠祭告天地禮無明文經傳別無考證安所取擬而云然玆事體大謨固不敢妄議然禮必有義謨竊以其義考之而知是禮必有所爲設也古者聖王重冠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王者父天母地而兄日夫亦猶是道也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一也士冠禮筮于廟門鄭注廟謂禰廟疏云大夫雖無冠禮然有幼而冠者亦與士同在禰廟若天子諸侯皆冠于始祖之廟王者始祖配天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二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夫以太子初生猶

必見之南郊敬其事者重其始安有新天子嗣位始加元服而不敬其事者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三也古者天子祭天歲凡有九外又有因事而祭之禮如將出征則類於上帝巡狩則因名山升中於天凡吉凶軍賓禮之大者莫不奉天道行事況于嘉禮之最重者乎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四也若謂天子在諒陰之中不可以承事天地則在禮三年之喪有越紼而行事者

公符　十六

四郊其一焉羅敦仁固以此說康王之誥矣朱子亦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即以喪冠何獨不然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五也古者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文必稱天以誄之正其終也天子始終無事不告於天故於踰年即位而冠亦宜告於天地以正其始則謂天子始冠當祭告天地其義六也凡此六義皆約據禮經舊典以傳合於大戴此文大

戴記此亦正明此禮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不得而擬也惟成王始冠不知的在何年歲如竹書紀年成王以丁酉春正月即位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加元服家語冠頌亦云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則成王之冠蓋在孟秋與此文正月朔時日不合審如是則以喪冠也譙周據大戴此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以爲除喪冠且謂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周公

公符　十七

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與紀年家語說正相反然則周公冠成王當在成王三年而其日則以正月之朔因以祭告天地迎日謁故以此辭爲祝雍頌王並時所作也古者冠子必以仲春而自漢制天子加元服皆以正月必皆遵用成王故事此又天子冠禮所以不同也惟孝昭始倣成王冠禮即用此三辭而大戴亦遂以附於後爾不然則是郊天祭

地迎日之文與公冠何涉而漫然記之也哉又春秋繁露引郊祀尚書大傳載迎日辭皆與此文同繁露本董子作大傳本伏生作皆在大戴之前而其所言又皆三代春秋時事其中并有與洛誥文合者則此三辭必非漢人所作明矣周氏西麓涉筆謂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風味似矣而又以班固禮樂志不錄此文爲可恨則亦以此列於孝昭冠辭後誤爲漢人作也苟知此三辭爲祝雍並

時所作而天子冠禮所以異于諸侯正在乎此則於此篇要義已不煩言而自解矣惜乎唐宋諸儒於此未及討論吳文正公雖取是篇入儀禮逸經而亦未有論次也故敢附著其所見于此庶得藉以就正於通經者

〔清〕錢世熹撰

周禮彙纂二卷

清嘉慶十五年史祐刻本

嘉慶歲次庚午年鐫

周禮彙纂

宋葉文康公禮經會元條晰周禮綜貫六經凡自禮樂政刑之大以至羽毛鱗介之微無不畢具錢紹文世熹先生為之併省篇目裁節繁冗其詞氣近於語錄者多所删潤以歸雅馴復博採宋元儒說以附益之卷帙無多而六官制度已燦然心目誠揄觚之士所當奉為枕秘者也竊維紹文先生為順治康熙間名宿其時制義崇尚宏麗而先生文獨以清健為宗上接太乙山房下為慕廬墻東在陸諸前輩開先今讀是書其淹貫賅洽如是益信清真雅正之文固非無根柢人所能為也余得其本於同邑周氏從學多借鈔者因校訂授梓以公同好庚午孟夏溧陽史祐識於京師邸舍

周禮彙纂目錄

卷上

學校
國子
農士
教化
選舉
考課
讀法
射法
詩樂
郊廟
耕藉
社稷
祭祀
睦族
飲膳
朝儀

賓禮
禮命
燕禮
遣使
史官
諫諍
后宮
宮衛
內外

卷下
井田
溝洫
鄉遂
水利
賦斂
兵賦
役法
理財

式法
錢幣
內帑
俟貢
山澤
荒政
賒貸
市政
都家

令命復逆
奄人
地圖民數
遷徙
刑罰
兵戎
盟詛
鳥獸

周禮彙纂卷上

錢世熹紹文氏輯

學校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代之有學尚矣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則學政尤詳今觀校庠之名不見周禮惟州黨之學則曰序國學則曰成均又曰瞽宗成均虞庠也爲周之庠瞽宗殷學也爲周之序分言有成均有瞽宗總名曰學而庠序則鄉學國學之通稱也周人以成均之法治國學之政豈非有虞典樂教胄之遺法乎以樂祖祭於瞽宗豈非殷學樂人典宗之遺意乎然考之周禮鄉學惟州長合民於州序以教民鄉射之禮黨正屬民於黨序以教民鄉飲而已師氏雖亦地官之屬則惟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則亦惟國子之游倅耳至於春官大司樂則掌建國之學政樂師則掌國學之政大胥則掌學士之版小胥則掌學士之令是皆以教國之子弟何周人獨詳於國而畧於鄉學耶及

以王制考之司徒論士之秀則升之學大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而國之俊選咸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學士謂司徒以升於學者然則周人雖詳於國子之教而俊選之士亦莫不在學也故總名學士而不言國子考王制升於學者必皆俊選之士爲民之最秀者而升焉則是司徒所升皆有德行道藝之可取者然後得與國子並預成均之教豈泛然雜進哉然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籥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籥皆樂教也人知周之樂正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掌於禮官皆有深意焉蓋樂之爲教入人也深化人也易是故教以樂德可淑其心教以樂語可和其聲教以樂舞可善其形是猶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大學藏於瞽宗者也至禮樂二者不可偏廢非中無以爲和非禮無以爲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

教禮。文王世子所謂瞽宗典樂之官。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於禮官也。

國子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直寬剛簡相濟之和。猶周人樂德之教也。教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人樂舞樂語之教也。虞則合而爲一。周則分而爲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若是則成周國子之教。尤詳於虞矣。

蓋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在宿衛者。大司樂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校者。至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亦國子之教。但所謂國子者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諸子所掌。乃國子之倅。倅貳也。既非師氏宿衛之貴游。又非大胥學士之版籍。燕義所謂庶子是也。教國子而不遺庶子。見成周教胄子之法爲尤詳。當成王時。周公之子伯禽。康叔之子牟。太公之子伋。皆爲顯諸侯。則教

青有素其驗如此然師氏掌詔王媺保氏諫王惡而外惟及國子而不及世子即成均司樂亦惟曰合國之子弟教焉而不言世子按文王世子周公之相成王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則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法意者亦抗世子法於國子使之與世子居乃所以爲教歟又按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是國子與世子素相周旋者也況周禮世子

服御與王后同然獨膳夫之正膳不會如庖人酒正外府司裘等官止曰惟王及后不會則是世子之膳禽飲酒裘服皆會矣所以遏嗜慾而防縱侈又素有道也周人之教世子豈一人一日之積哉

農士

周人以農士立國自后稷以來稼穡有教今觀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須一曰稼穡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潟墳壚辨糞壤也稻人掌其水之蓄止均瀉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鄰長趣之里宰又趣之一穜稑之種舍人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媺惡之地旅師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

一人防其妨奪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布懼其惰游甸師帥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力田內宰率宮以獻王種所以示重穀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芟慮其荒蕪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稼備其水旱其始也於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重農如此豈有不服勤南畝者哉是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以農事相勉蓋不待勸而自力矣且

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年大比之興氓。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庠。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與閭族之書。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之天府。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之天府。豈非士藏於農。則其待農亦如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無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教化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今觀其屬則不然。自鄉師至比長。自遂師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埸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貨賄賦斂之官。自司市至掌節。皆掌闤市。自遂人至場人。皆掌田野山澤。自廩人至槀人。皆掌倉廩祿食。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救六七人而已。豈司徒所掌。固有其名而無其實耶。蓋民之爲道。有恒產者有恒心。詳考司徒之職。先曰以土會

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是故其教人也。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上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正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內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得矣。於是合五家爲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居。又頒職事十有二於

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然後十二教可施鄉三物可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和若是猶有不率教者則以鄉八刑糾之不服而興訟獄則聽而斷之歸乎司徒士師之官叅考司徒一官六十餘屬雖曰經理田疇分畫郊里征歛賦役稽察山澤紀綱門市筦鑰倉廩而先王之教已流行其中豈特師保六七人而已哉

選舉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夫豈無意歟葢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與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與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六鄉而考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能凡三公之尊如鄉老六鄉之尊如鄉大夫士大夫賢者如六鄉之吏皆以鄉飲酒禮而賓之六鄉之民得相酬酢焉書獻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書貳將以詔王用之其尊且敬其賢能如此六鄉之民果何修臻此葢以平日鄉大夫頒法教民而考察者卽德行道藝也黨正屬民讀法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孝弟睦婣有學閭胥所書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之物特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一行一藝皆書之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耳不惟是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是也司

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者此也然又不獨六鄉爲然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無往不爲德行道藝况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既以大比賓興而又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葢將示人激勸而爲賓興之繼夫射可觀德州長春秋會民以禮而射於州序是以射擇士鄉大夫以射禮詢衆庶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自勉矣然後興賢

興能以長以治故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

考課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唐虞之法也今觀周之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其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葢廢置以歲終以百官言乃卿大夫也致事於歲終者其期廹誅賞以三歲以羣吏言謂羣士庶士府史胥徒也計事以三歲者其期寛是故百官廢置權之大者太宰必以詔王羣吏誅賞權之小者冢宰得以自行且小宰贊太宰者也月終則以序受要歲終則贊會致事一歲而月有考焉宰夫次

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有考焉太宰惟以三歲大計其功而誅賞之不特此也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於會酒也在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是詳於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官府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是詳于士庶子之

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詔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族師會政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太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事掌皮會財齎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禽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典絲典枲會其服此所

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要會方士省縣法而誅賞此所以考其獄訟也舍人之計其政眡祲之弊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周人考課之法如此豈徒爲詳密哉向也正歲之首必使屬官觀法狗以木鐸警以常刑申之以令憲之以禁使修乃職待乃事既又警羣吏修職令羣吏讀法至于三歲大計則太宰計治誅賞司書計治知財數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三年大比則小司徒受比要鄉大夫興賢能州長考州里縣師考羣吏遂大夫明其功均人大均司民獻數此皆考之以三歲也蓋周人之法有所謂待其治者預定於始而責驗于終如太宰宰夫太府內府外府之屬是也有所謂逆其治者詳稽其終而鈎考其始如小宰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內史之屬是也既待於先又逆於後大臣計之天子察之賞功罰罪其有不當乎

讀法

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所治亦云足矣州長乃以正月與正歲及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二千五百家之民每歲四讀法矣黨正又以四孟及正歲與春秋祭禜之時屬民讀法則是五百家之民每歲七讀法矣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酺之時讀法則是百家之民每歲十四讀法矣閭胥又以歲時及春秋聚衆庶之時讀法則是二十五家之民每歲又

不知幾讀法矣盖親民彌親教亦彌數況讀法之時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友睦婣有學閭師則書其敬敏任恤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射法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者梓人曰張皮侯而設鵠則春以功謂天子將祭必與羣臣諸侯射以作其容體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也賓射者梓人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也燕射者梓人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勞使臣若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也射法射儀散見六官射人則專掌之說者謂射人主賓射然曰王大射曰王射則三射皆掌之矣樂師凡樂

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采蘋士采蘩此射節之異也司弓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射弓之分也樂師則大射令奏王夏騶虞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太師則大射帥瞽歌射節眡瞭則賓射奏鐘鼓鐘師奏射節笙師共鐘笙鎛師鼓金奏車僕大射供三乏司常供獲旌掌次張耦次太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賓射則掌事如太僕凡此皆分掌王射之儀法也射人一職乃正射位而詔射事以射法而治射儀耦

卽掌次所掌之次侯卽司裘所共之侯獲卽司常所共之旌容卽車僕所共之乏節卽樂師所歌之節正卽司馬所治之正而射人兼總之葢射可觀德內志正外體直容比禮節比樂是故享諸侯必以射燕羣臣必以射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老五物之禮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於射諸子國子之考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異時得與於祭得爲諸侯由此其選也

詩樂

六經無樂者樂有詩而無書也詩存樂存詩亡樂亡韶至齊猶聞必韶詩尚存也濩至魯猶見必濩詩未泯也武樂至萇宏之時而失傳殷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爲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雅頌興比賦是也瞽矇掌播鼗鼓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於太師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大師曰大祭祀率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師則掌吹豳詩豳雅豳頌此吹籥之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樂節四詩騶虞采蘋采蘩猶可

考獨貍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時邁執競思文尚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鈌而樂與之俱鈌矣夫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徵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尚在魯雖韓宣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向使古詩尚存樂豈不可復正哉

郊廟

郊丘之分合宗廟之禘祫此禮之大者也諸說紛紛皆當以周禮爲正按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祭天則合天神祀之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是也祭地則合地祇祀之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葢冬至陽生天屬陽故於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

陰故於方澤陰位以禮地祇詩言昊天有成命但言郊祀天地皆歌此詩未嘗言合祭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地祇合祭乎是故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按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以祠禴烝嘗享先王。則宗廟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則有祼。旣祼而獻。有薦腥。禮旣薦而獻。有薦熟。禮旣薦而饋。有饋食。禮凡四時之祭皆然也。則謂廟祭有此六享。以祫言肆獻祼。以禘言饋食。非矣。葢天子四時之祭。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大祭則曰禘。謂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也。諸侯三年大祭則曰祫。謂合祭於祖廟也。大夫三年之祭則曰殷。以少牢是也。周禮以肆獻祼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於

四時之祭皆然也。有如朝踐之籩豆。謂薦腥時。卽獻也。饋食之籩豆。謂薦熟時。卽肆也。此可知其禴祠烝嘗皆用此禮矣。或徒見魯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是葢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又禘於太廟。則曰宗廟有禘祫之名。不知魯之禘祭上僭天子。聖人方以為非。未嘗言天子亦祫。諸侯亦禘也。況司尊彝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之禮。烝嘗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宗伯未嘗

別其為禘祭之名。禘祭且未嘗與四時之祭並言。況可與諸侯祫祭之禮相混乎。故郊廟禘祫之說當以周禮為據。至于郊有六天之名。廟有七廟之制。亦當以周禮正之。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或因有六天之說。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葢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天帝於圜丘。而配以祖。故曰配天。季秋物成之時。專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周禮本無明堂祀帝之文。惟典瑞曰四圭以祀天。旅上帝。葢祀天則總

天神。旅帝則專上帝耳。非謂天有異名也。大抵形體謂天。主宰謂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者五行之精氣。則主宰乎四時。故月令以太皞炎帝少昊顓頊黃帝五德之帝。配而食焉。此所以有天帝之分。烏可以此立六天之說乎。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曰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或謂遷主所藏曰祧。廟主有遷。於是乎有毀廟之議。按尚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葢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餘各以世代迭遷。大抵正廟則為廟。遠

廟則爲祧。古人言藏主於廟。只言祧而不言遷。後人遷主於廟。只言遷而不言毀。故自七廟外。其遷主則合爲祧廟而祭之。其廟則修治之以奉新主。未嘗毀之。此所以有廟祧之名也。豈可以此疑七廟之制乎。

耕籍

甸師掌王籍者也。以其職考之曰供粢盛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而已。何以列於食官葢先王列飲食之官雖曰供王膳羞寔祟祭祀之事膳夫祭祀則徹胙俎。庖人祭祀則共好羞。內饔則掌宗廟之割烹。外饔則掌外祭祀之割烹。烹人祭祀供太羹鉶羹。獸人共祭祀之獸。𩊚人共祭祀之魚。鱉人共蠯蚳。腊人祭祀共腊物。先王以事人之禮事鬼。以事存之禮事亡。若此。列甸師于食官見先王一飲食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謂籍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籍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率屬耕耨王籍。以時入之。而不言親耕。亦舉其職耳。按內宰王后率六宮而生穜稑之種。而獻於王。註曰王當以耕於籍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籍田可知矣。

社稷

小宗伯建邦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立社稷之壝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而樹之凡封國必先設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食于社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

稷湯遷柱而立棄此社稷之神也太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小宗伯大烖類社稷則爲位舞師率舞社稷之祭祀太祝國有大故天災則彌祀社稷禱祠小子則掌珥社稷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爲休告與喪祝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國之社稷而爲之尸是亡國社稷猶存況當代所建乎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而或又有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說蓋即太宰馭神之意乃變易其祭祀之禮非遷其神也抑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之社壝而不言稷宗伯肆師師甸則用牲於社太祝大師則宜於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蓋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責耳且周人祖后稷而郊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所得比也

祭祀

周禮一書所言祭祀之禮甚詳大宗伯掌禮而首及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先此正虞廷秩宗典朕三禮之意然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則其典禮等級何可無辨哉夫祭莫大於郊丘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貍沉副辜之禮以祭地示有肆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

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示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於此見周禮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者惟曰犧牲曰粢盛曰豆籩曰尊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王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於五官肆師則展犧牲繫於職人牧人牧牲牛人供牛羊人掌羊犬人掌犬雞人掌雞射人贊射牲封人歌舞牲太祝則辨牲號此嚴於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掌王籍供粢

盛內世婦則帥女宮爲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粟以共接盛舂人則掌米物共粢盛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齍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于粢盛之奉然也籩人則掌四籩之實醢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豆籩外宗則佐王后薦眂豆籩此則陳豆籩之禮然也酒正以法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鬱人和鬱鬯人供鬯此則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贊玉

幣大宗伯則作玉器奉玉齍肆師則用牲幣典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幕人共帷幕幄帟掌次掌張邸帟案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其敬謹亦云至矣然古人所以交神明者初非繁文縟節已也鉶羹之共而太羹之設散鹽之供而苦鹽之尚醴酒之陳而元酒之貴畫布之幕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於報本反始而已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

之祇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
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
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先王所以交神明。於是乎在。至樂師及
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徹雍詩也。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夫雍雍和也。肅肅敬
也。徹樂而歌雍。其慎終如始可知矣。何慮神之不

格哉。

睦族

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懿親裂土者五十國。
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
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隆
同姓之封。司士嚴王族之位。司儀重同姓之揖。不
幸而麗於法。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罪不可
免。在小司寇不敢以即於市。在掌囚不敢囚以適
士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氏曰王之同族有罪則死
刑焉。記曰。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慮兄弟也。周公於此。何其仁至義盡哉。此
意不明。而棠棣之詩。廢角弓葛藟之刺。興曾不思
太宰。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安民必曰聯兄
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風歸厚難哉。

飲膳

惟辟玉食。是以天官宮衛而外。首及膳夫。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其職可謂重矣。膳夫以下、如庖人內饔外饔烹人甸師獸人獻人鱉人腊人。皆備物以供王者。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以導其和。庖人則辨其香臊腥羶之膏。內饔則辨其痼羶臊狸腥螻之臭。獸人則辨其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凡以和氣平心。以養其體。又膳夫之膳如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及受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者。則受之以給王膳。如司士掌擯士者膳其贄。卽宗伯以禽作贄者亦受之。以給王膳。不惟敬王。敬心亦見物不妄費。而况獸以時田。魚以時粱。龜鱉以時籍。則王之奉養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至於殺牲日舉。則內饔陳其鼎俎。醯人共醯。醢人共醢。齊日則三舉。燕將交神明。必變食。致養宜豐。若有荒喪札災。又飲常日之膳而不舉矣。歷考數官所以奉王者

原不徒口腹之奉也。其辨物以時。其用物不妄。其取物有道。其視物同體。此需之所謂飲食宴樂。鼎之所謂巽而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爲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

朝儀

國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內。王圖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外。詢萬民聽政事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其後。面三公。州長衆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之朝法也。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政。王位南面。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

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石以達窮民。聽國郊野都獄訟於此。入兩造束矢兩劑鈞金於此。雖有帥屬鞭呼趨辟之儀。惕朝錯立族談之禁。而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以致於朝。則百姓衆庶且得與公卿侯伯羣吏羣士相從後先於堦戺矣。治朝之位。王南嚮。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敍羣吏之治。則宰夫掌其法。以正王

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太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朝。冢宰則贊聽治。雖有虎賁士旅之衛。僕御右從之位。而太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達王前。則初未嘗以嚴禁限矣。至於燕朝之法。雖在太僕但曰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然曰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燕朝。亦如正治朝也。小

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此皆燕朝之儀。而諸侯之復逆。則掌於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羣吏之逆庶民之逆。則又掌於御僕。又皆聞達於燕處之時。不以邃深爲隔。合三朝而觀之。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然三朝分掌。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則是太宰與聞外朝之政也。治朝之法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是爲天官之屬。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也。

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所掌羣臣之復逆賓與宰夫所掌相關况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路門外在朝則在路門左王視治朝則前正位王不視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通則太宰亦與聞燕朝之政也周人之治宮中府中皆爲一體豈有內外之分哉

賓禮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而朝覲會同宗遇之名則詳於宗伯宗伯旣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會同宗遇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達則掌於行夫其牢禮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訝其結好則有掌交豈徒爲是委曲繁文已哉考之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大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

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狩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然諸侯見王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果何禮哉賓禮雖止于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而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

哀寇亂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又曰閒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禬以補灾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其厚不特此爾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命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觀此則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是故周人十有二年一巡狩雖不若有虞五載之數而其與諸侯相親者無一歲不相問至於侯邦之相交先王亦為制其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司儀曰諸公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撫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寖失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睽是故下堂而失禮者有之召會而無信者有之來朝而不禮者有之甚至以世子而下會諸侯以侯國而迭為盟主之

以天王而使來錫命以伯主而召狩朝王賓禮已掃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再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三而魯之聘問歸脤會不一見也魯秉周禮尚且如此吁朝聘之禮既失則強陵弱衆暴寡亦何足怪哉

禮命

小宰官成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之崇卑。祿位所視以為升降也。今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而典命則掌之。以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節。以九儀考之。一命受職。謂始為吏也。於王朝為下士。於列國為士。於子男為大夫。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於王朝為中士。於列國為大夫。於子男為卿。三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於王朝為上士。於列國為卿。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於王朝為大夫。於列

國為孤。於子男為適子。五命賜則。謂賜以治國之法則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大夫。於列國為子男。六命賜官。謂賜之使得自置官也。於王朝為卿。於列國為侯伯之適子。七命賜國。謂賜為列國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卿。於列國為侯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加命作州牧也。于王朝為三公。於列國為公之適子。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故命為方伯也。於列國為上公。於王朝為出封之三公。與典命所職相符。至王之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等。固所以褒有德。亦所以重外臣。是以宗伯五命賜則。七命賜國。所以示卿大夫之出封加一等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示上公之功德加褒也。儀命之秩數明。而小大尊卑之等級。名分特嚴。宗伯典禮之掌。孰大於此哉。以至侯伯來朝。大行人又得以九儀而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圭璧繅藉之寸。冕服之章。旂常之斿。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牢之數。朝位賓主之步。饗食獻舉之禮。上公則以九為節。侯伯則以七為節。子男則以五為節。大國之孤。小

國之君。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士大夫皆如之。此言待賓客之禮然也。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禮。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相之禮。銖兩尺寸不可踰越。豈非名分等級所由辨乎。迨至春秋。臧宣叔猶得以禮而先晉荀庚之尋盟。子服景伯猶得以禮而折吳人之徵百牢。信儀命之所係大矣。

燕禮

嘗觀詩之鹿鳴曰燕羣臣。棠棣曰燕兄弟。伐木曰燕朋友。湛露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備意周矣。今觀周禮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大宗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秋官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皆主燕諸侯而言。湛露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恩情浹洽何如哉。至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則燕及羣臣兄弟朋友矣。太僕

言王燕飲則相其法。是王親燕臣下。而太僕相其左右也。然嘗考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葢君無獻臣奉臣之禮。故令膳夫主之。酒正供之。況臨以君臣者。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浹。否則亟問亟餽。令臣下拜起不遑。何以盡其歡耶。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賢也。其言君子有酒。樂未已而至於衎。綏未足而至於又思。眞有加無已之情乎。

遣使

嘗讀四牡皇華。見周人之遣使。重其遣之也。歌皇華。其勞之也。歌四牡。遣詩言送以禮。勞詩言有功而見知。且先勞詩而後遣詩。葢爲氏遣使非徒以禮樂。光華爲觀美也。今觀周禮遣使一事。典瑞則有珍圭牙璋穀圭琬圭之瑞。掌節則有虎節人節龍節之節。此使臣所持以爲信也。若以書使于四方。書其令則外史掌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焉。則校人掌之。此使臣所將以爲命也。作士適四方使

爲介。則司士掌之。適四方使從士大夫。則虎賁氏掌之。此使臣所藉爲貳也。訓方氏則掌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匡人則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撢人則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行夫其使也。必以旌節。使則介之。掌交則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而道之德意志慮。此皆奉王命而使於四方者也。小行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王有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行。此豈徒達六節成六瑞合六幣已哉。曰札喪則賻

補。凶荒則賙委師役則犒禬。福事則慶賀禍烖則哀弔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往者無非爲邦國之民也及其萬民之利害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其札喪凶荒厄貧其康樂和親安平各爲一書每國辨異之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小行人反命以告者亦無非爲邦國之民事也周爰咨諏周爰咨詢豈非以此哉

史官

吾觀周禮而知史職之重也太史所掌六典八法八則卽太宰所掌者太宰以之待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太史以之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內史所掌八柄之法亦卽太宰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馭羣臣內史以之詔王治是內史太史雖屬於宗伯而權與太宰等矣法則有辨約劑有藏位常有考其不信者誅之是雖爲史官之長實得以刑誅百官者太史也法令政事會計則考逆之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制祿賞罰則贊爲之是雖處史官之列實得以祿命百官者內史也大抵周之史官有二其一則太史以下大夫爲小史各官之長其一則內史以中大夫爲外史御史之長古者天子有史右史記言左史記動今太史內史各官會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善惡于未發今也一居必詔一動必詔一忌諱一納訪必詔既隨事隨時以謹其微及其祭祀讀禮則有書會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序則有書四方之

事則有書。是又以書而正其事也。豈徒載筆執簡。聞王言動而特書乎。其有所書者。惟內史曰凡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蓋內史掌書王命也。外史曰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蓋外史掌書外令也。若御史一官掌贊書。謂凡治者來受法令于冢宰則贊書之。故其史有百二十人。至於周之史籍。亦惟史氏藏之。小史掌邦國之志。謂諸侯邦國之圖籍文書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謂四方蠻夷之圖籍文書也。世繫昭穆之書。亦掌於小史。三王五

帝之書。亦掌於外史。又況邦之盟書。則太史內史貳而藏之。大比民數。內史則貳之以制國用。是盟書民數亦藏之史官也。然侯國皆有史官。齊之太史。魯之史克。晉之董狐史蘇史黯是也。侯國皆有國史。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國史掌書國中之事以達於上。故周禮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所謂書事者。如小行人利害逆順暴亂凶札康樂五書之類也。內史讀四方書事。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考周之史職。自太史至御史。凡七官。

馮相保章之掌天文。猶星歷也。內史外史之書令。猶制誥也。詔王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雖名爲史。實備四者之責。顧不重哉。

諫諍

周官三百六十屬。纖悉具備。獨諫諍一途。缺而不詳。僅師氏掌以媺詔王。而不知所詔何媺。保氏掌諫王惡。而不知所諫何惡。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宫者也。其職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亦皆守衛之人。居王前後左右。備奔走應對者。然後知其潛移默奪而無以昌言顯諫爲也。然必有師氏涵養於先。而保氏救正於後。是以書言師氏儕於綴衣虎賁之列。詩言師氏伍於膳夫趣馬之班。其職尤重。而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詔王爲治者。不止一人。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公卿之復逆。小臣達之。吏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失。豈患不聞。是不特一保氏諫王而

已也。是故瞽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以至獸人有箴。寺人巷伯膳夫揚觶飲酒。沿及春秋。此意猶然豈非先王盛時有以作敢言之氣哉

后宮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凡王宮王寢后宮之政皆屬焉此見宮府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以內宰考之掌宮中之版圖而分其人民均其稍食則后宮之守衛嚴歲終則會其財用稽其事功而后宮之會計嚴至于賓客之祼獻瑤爵則贊大祭祀之祼獻瑤爵則贊立市則佐帥六宮親蠶則詔帥六宮生穜稑之種則詔又以陰禮教九嬪婦職教九御而凡嬪禮事亦贊焉家法有不

齊乎不特此也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太僕內豎掌外內通命凡小事則猶王小臣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其出入以時啟閉寺人掌內人宮女之戒令相導其出入而糾之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其外以士人爲之內以奄奚爲之以內外不容相混宮廷不容雜處耳至典婦功絲枲三官此后宮女功事染人追師屨人三官此后宮服飾事皆用士人爲之此最人主奢儉所關后宮風化所係非用士人必敗國政大抵王后均體天子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三公論道經邦官不必備三夫人亦坐論婦禮不設官職九嬪一嬪統九女如卿之分職率屬故內宰既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而獻功事至世婦則猶大夫之職當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盛湆女宮而陳具羞

由前而觀則后宮官不虛設由後而觀則后宮職不徒分况統以內宰臨以太宰又儀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沿及周衰詩人言豔妻煽處猶知歸咎于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之不得其人褒氏嫉妬讒巧敗國巷伯一詩所謂萋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尚能言之豈非周制王宮之政家法相承有以發其感刺哉　按禮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言御序者皆本之謂凡御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

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宮一夕十五日而徧不知王宮無夫人夫人乃諸侯之妃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是內宰教六宮九嬪九御小臣擯詔后相九嬪正內人之禮事內司服共后及九嬪世婦凡命婦之服追師掌王后及九嬪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不及夫人何也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

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在侯國中者耳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盖兩諸侯相見之禮諸侯中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爲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然則王宮之無夫人明矣是故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所治也世婦爲后屬

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若世婦所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不在進御之數周禮九嬪九御皆言御序惟世婦不然月令仲冬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盖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必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若以先世之臣妾而敬之內宰于六宮九嬪九御皆有教獨無教世婦之說謂其素習于禮不待教耳若諸侯則或一娶五人或三人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文姜之嫁亦有葛

屨五兩之語則并夫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娣姪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是并夫人三也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矣

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若世婦所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不在進御之數周禮九嬪九御皆言御序惟世婦不然月令仲冬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蓋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必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若以先世之臣妾而敬之內宰于六宮九嬪九御皆有教獨無教世婦之說謂其素習于禮不待教耳若諸侯則或一娶五人或三人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文姜之嫁亦有葛

屨五兩之語則并夫人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娣姪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是并夫人三也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矣

宮衛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則各有版有次舍士庶子之數亦有版有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衆寡宮伯則掌其政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此以官爲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此以兵爲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衛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眂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司士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視朝則前正位而立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眂朝則在路門之左大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眂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以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夷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有二其別有四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

衛天子所視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前後左右則
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故稽功緒糾
德行幾出入去其淫慝與奇邪之民而教之道藝
此宮正所以峯峯也至士庶子之在版者皆卿大
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
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班其衣裘均其叙
而掌其誅賞而已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
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士以下大夫掌
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况虎

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
有勇力者雖名爲兵不庸一武夫悍卒厠其官師
氏虎賁皆爲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宿衛雖殊
曾何文事武備之別至於宮正宮伯則統于太宰
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
又爲司徒之屬益兵衛不可不相聯而兵權不可
不相制此又周公思患預防之意也

內外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
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立市王后
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
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
侯而內交羣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女祝又掌
王后之內祭祀且女祝之設似近於左道后夫人
以下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何
獨不著典婦功典絲枲追師染人屨人無非士人

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
世婦矣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此
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
鍾氏染羽矣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以裁省乎曰凡
此數者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
之纖悉詳盡非以通內外即以嚴內外者也王與
后之分陰陽而已王立朝於前以先義后立市於
後以後利朝市何妨相關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
亞獻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

好事乎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䋺私猥之事隱然厲其䙝瀆禮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以防奢侈慎耗廢士大夫何嫌處內廷乎此皆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卽宮壼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爲內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爲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功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外司服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掌王后之服飾鍾氏染羽以充邦用染人掌絲帛以充后用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八內司服縫人之職自用奄人外自有不可以兼內者鬼神隨在有之則隨在祭之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觀夫人過市之罰其禁極嚴是后雖立市內外未嘗相雜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亦正以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閑濁亂宮闈之漸此又皆所以嚴

內外而異之也同則不隔異則不亂合而觀之何疑於內外之制哉

錢世熹紹文氏輯

[seal]

井田

周禮致太平之書井田太平之首務也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此言都鄙之田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耳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大司馬曰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耳至於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言遂溝洫澮之制夫井牧之制通於天下井邑邱乘縣都之制無往不同井方一里九夫受田九百畮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畮邱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畮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

田五萬七千六百畮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畮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畮經野不殊乎九夫度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畮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內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舉內以見外遂人曰辨野之土則舉遂以見鄉司馬曰令賦則舉鄉以見遂匠人曰溝洫則內外並言何得分都鄙鄉遂之異乎況小司徒明言以稽國中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旣國中四郊都鄙同是夫家九比之數則是鄉遂采邑通行矣合而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卽上地一易之地卽中地再易之地卽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五十畮以遂之上地有不加萊地耳雖百畮二百畮三百畮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百五十畮食者三之二中地二百畮食者半下地三百畮食者三之一則皆爲百畮而已此一夫受地之制然也遂人又言餘夫亦如之葢古者用民之力必授以田小司徒言上

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凡一夫一婦則爲夫家。登五人以上則爲家。其餘夫則上家三人。中家二家合五人。下家二人。可任用者必授以田。惟遂人言餘夫受田百畝。與孟子不同。至於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辨任土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必足賦以制祿。正孟子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說也。考孟子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匠人註則曰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與孟子不合。不知同一王畿也。六鄉於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聚于倉人。六遂于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助並行。鄉遂異制。當以孟子之言爲正。豈可謂畿內獨用貢法。邦國皆用助法乎。

若夫載師所分八等之地。閭師縣師所任之職。則是用貢法矣。至園廛二十稅一。至漆林二十稅五。有遠近輕重之不同。故載師立爲定額。使之自貢。而閭師縣師征之。然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爲輕重。何至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至於凶年取盈哉。

溝洫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或以遂人爲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匠人爲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是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不知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也按鄭氏言溝洫法與井田異制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其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疏密不同

鄉遂

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之別按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爲鄉矣遂人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爲遂矣今以鄉遂之官言之司徒曰比閭族黨州鄉遂人曰鄰里酇鄙縣都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爲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爲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閭胥三千皆中士族師七百五十皆上士黨正百五十皆下大夫州長三十皆中大夫鄉大夫則六卿六遂之鄰里酇鄙縣都亦然但每官各卑鄉官一等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以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萬有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下大夫必以朝官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爲之如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則不設明矣然嘗疑之鄉官列於鄉師之下而遂官列於市官之後且遂官以歲時登

其夫家衆寡及六畜車輦則如鄉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可任者則如鄉軍旅田役之致民者賓客祭祀之供給者歲終之會政致事者皆如鄉而司徒之教飲曰鄉飲射曰鄉射賓興曰鄉三物糾民曰鄉八刑歲時邦法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孝友睦婣任恤之書惟及鄉而不及遂先王何獨詳於六鄉之教而畧於六遂耶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在六遂者土則曰野民則曰甿牲則曰野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

曰野賦周人爲是先後詳畧之敘者所以別野人也不然鄉大夫之職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至六十晚賦而蚤免之野則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蚤賦而晚免之何也官皆王官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觀也觀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有何鄉遂之別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則其待六遂之人才猶待六鄉之人才也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于鄉而畧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于鄉而興于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井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一川既爲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溉又爲徑畛塗道路以通往來按司險掌九州之圖設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五溝言遂溝洫澮川五

涂言徑畛塗道路以見鄉遂皆然九州皆然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而稻人一官又教民作田與水之法以豬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疏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泛濫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豬瀉有節此農夫所以無恐歲事所以屢豐歟

賦斂

太宰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復云以九賦斂財賄然則此賦何從出乎蓋九職所出者任民之稅司會所謂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也九賦所斂者任地之稅司會所謂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也大抵九職所貢出於農圃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民以其身之所業功之所有獻于君以充府庫故曰貢亦曰功九賦所斂出于國郊甸稍縣畺關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之餘財以其

地之所出官之所贏輸之於君以待膳服賓客稍秣匪頒工事幣帛喪祭賜予之用故曰賦兩者各不相妨太府于萬民之貢只以充府庫之藏於九賦之入乃以待式法之用則是貢入少賦入多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之賦如載師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所謂國中四郊以時征其賦是也邦甸家稍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大都小都之地乃使縣師征之所

謂邦都稍甸以時征野之貢賦是也關市之賦如
市之羣吏廛人斂市布廛布皮角筋骨與夫司關
所掌征廛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山虞澤虞
之地使角人羽人斂齒角骨物羽翮于山澤之農
以當邦賦是也幣餘之賦如職幣斂官府都鄙與
夫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之餘財是也蒞穀粟
之賦出於井田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出於邱乘
特以供軍賦雖有邦國之貢止以待弔用九職之
貢止以充府庫至於國之大典若祭祀賓客喪荒

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取於民而誰責
乎是以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其貨賄之
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作之司會則令而
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之太宰而不敢輕也 稅
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兵賦
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
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
一車事已則兵還農車還甸雖名爲賦實使民自
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故復制

爲九等之賦凡閭師縣師廛人山虞澤虞角人所
掌以及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收皮毛筋骨丱人
收金玉錫石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
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茅莠以當邦賦其始以九
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地物充賦其始以五等定
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周禮所載
九賦之法可謂詳矣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嘗
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
一車一兵之出自有定制自黃帝作井牧以來未

之有改耳然則公田以出稅私田以出賦明矣至
於幾外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納
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于太宰之制其
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會其獻考
之職方氏有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
此卽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
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卽變服賦以
爲貢也周衰王制不明魯宣初稅畝是於公田外
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

至於成公作卬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于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諸侯既不貢之天子子産言鄭伯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之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嗚呼讀周禮知周之所以盛讀春秋知周之所以衰

兵賦

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此制軍之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鄉六遂可制十二軍僅制六軍可見先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也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八家下地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授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

下劑爲率其寛民力可知也又況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伍長兩司馬卽平日之比長閭胥他日之卒長旅師卽平日之族師黨正他日之師長將軍卽平日之州長鄉大夫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以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爲兵晉作三行是

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爲兵故君子譏之以其非周制耳然此特制軍之法而周人因井田以制軍賦可得聞乎按稍人掌邱乘之法是四邑爲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矣以丘乘法考之則甸四十乘縣十六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八都受田之夫供之八都共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亦豈爲多乎至於軍賦雖不詳言然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

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鄰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所需鄉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矣不特此也縣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會其軍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是丘乘之賦通內外皆然也兵寓於農賦藏於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井田而有定額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稾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倉人戎事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爲兵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峙乃糗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供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九式均財皆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無煩

稟給故不煩均節耶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田之役在民鄉之役也常官之役也久田之役也簡兵之役也跡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役若繁矣然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以土地媺惡也鄉大夫登

夫家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是均以國野遠近也均人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均以年歲上下也不特此也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用民之力不甚寬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故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樂於爲臺之役百堵皆興鼛鼓勿勝則樂於作室之役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則不以田役爲勞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則不以兵役爲苦後世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則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豈成周之盛所有哉然力役以三日爲斷亦謂城郭溝渠塗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耳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但三日哉夫三日一日用其民而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此周公所爲以佚

道使民說道使民也

理財

或言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太宰九職九賦九貢之目各有定制何待於理然則周公理財亦在出納之際會計之時二者而已攷之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弔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式貢之餘以供玩好太宰所定爲取財之法太府所分爲頒財之府內府所受司會所計司書所敘皆此財耳金玉曰寶器幣曰賄總名曰財掌財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

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分而頒之凡執事受財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皆太府爲政誠懼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於一人則出財者惟以給頒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不顧後之不繼也太府而下五官玉府王之內帑內府外府王之公帑公用多私用少故公帑二內帑一三府雖各有所掌而統以太府卽太府又制於太宰此皆掌財之官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有司會以下五官主之司會爲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

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分治不至曠官掌百物財用在書契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踰法以參伍考曰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旣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按宰夫之職足用長財善物者失財用物辟名者詔冢宰而誅賞令司會詔王及冢宰以此而嚴廢置則其致謹於財可知司書爲司會之貳掌其版圖而知百物之出入財幣之餘則使入職幣財用之用必考於司會三歲則大計吏治以

逆詔令以入要貳以考邦治會計之書可謂詳密矣職內掌賦入之數職歲掌歲出之數一出一入各有分職乃可相考職幣掌幣餘之賦歲終則會其出是雖式貢餘財旣會之而使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至於司裘歲終會其裘事掌皮歲終會其財齎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皆會財之官也然合掌財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

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校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稽考掌財用財之吏必權位出其上而後可以防其奸欺核其侵盜是故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而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也

式法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矣即繼之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於財以節之者理之也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然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共是故宰夫得以式法掌祭祀之具酒正得以式法授酒材掌皮得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委人得以式法供薪芻木材國用有經民財不屈非論道經邦之責而誰責也惟太宰執九式之法而立乎其上故雖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然而九式具在取不妄取供不妄供雖曰不會無待於會也至節財必曰均尤有深意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天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膳羞之品必以

百有二十犧牽之牲必以三十有六祀宜太牢服
宜九章致幣三享陳芻倍禾如是則均苟或豐或
殺或多或寡其爲非均一而已矣夫均節者人情
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厭厭則易窮安則可久
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均乎

錢幣

內府與外府並列內府待邦大用外府待邦小用
今外府惟曰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百官公用
之有法者用布王后世子之衣服用布祭祀賓客
喪紀會同軍旅之財用幣齎賜予皆用布此布從
何入乎考之泉府亦掌布者也泉府之布則是廛
人所斂司市介次思次所稅之絘布肆長所稅列
肆之總布質人治質劑者之質布司市罰犯令者
之罰布廛人征邸舍者之廛布入焉泉府所謂以

市之征布斂貨之滯於民者是也外府掌布以待
用不言九賦九貢九功之所入或者載師所斂宅
不毛之里布閭師所斂民無職者之夫布抑亦九
賦之中有入泉者乃入於外府與太公立九府圜
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按景王二十有一年將更制大錢單穆公曰
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夫
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宜之制耳故司市亦曰凶
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

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乏則布之利輕今外府掌布雖曰以供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制用凡貨賄布帛皆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後世百用盡出於泉泉安得不困哉

內帑

職內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內府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職內言待邦之移用內府言待邦之大用此非天子私財也所謂天子內帑者惟玉府而已蓋先王先民後己必不以貢賦之公給玩好之私必不以貨賄之本供賜予之末是故太府則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財以供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上之

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巾車會車出入歲終則入齎於職幣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此皆以餘財供用內府外府固亦供玩好賜予之財用安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供之歟今觀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供之諸侯相會之玉則供之王之燕衣褻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所掌所供如是其爲天子私藏乎獸人之皮毛筋骨漁人之漁征廛人之皮角筋骨澤人之國澤財物數者皆曰入

於玉府。又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於玉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但曰野之所入。則其他九功九賦不入於玉府可知矣。玉府所入如此。雖以供玩好。賜予之物。何傷。況太府總其前。司會計其後。又有太宰臨其上。則財雖私而實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為私藏。萬一變起非常。玉府之藏。又將為外府之副。非特為玩好賜予用也。觀職

內所掌。且敘官府之餘財。以待邦之移用。則玉府之藏。亦得移用可知矣。

侯貢

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國賦所入。又或以其半。或五之一。或四之一。致貢於天子。於是乎有祀貢牷茅。嬪貢絲枲。器貢器械。幣貢皮帛。材貢木材。貨貢金寶。服貢元纁。斿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九貢蓋其貢之所掌。即職方氏揚之金錫竹箭。荊之丹銀齒革。青兗之蒲魚。雍之玉石。幽之魚鹽。冀之松栢。并之布帛。任土所出。以為惟正之供。於是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內府掌九貢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其非無名之需可知矣。此九貢之目。小行人所謂令邦國春入貢。蓋每歲之常貢也。至大行人則曰。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衛貢財物。要貢貨物。則是因其間歲一見。貢之非每歲常貢。內府所謂凡四方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是也。然所貢雖入內府。至適四方使者。則又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以其所入。還遺諸侯矣。

卽如九貢之入內府雖曰以待大用而太府則曰以待弔用故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及其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灾則令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之常貢所入且還爲諸侯之用豈有如春秋之求金求車歸賵求賻哉

山澤

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逼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婦皆詛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禁民自取也古之

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藪澤之名皆職方氏所掌至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民以時斬木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受迹人之令取金玉錫石者得以受丱人之圖羽翮齒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爲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其

與民共財如此既而太宰以九賦斂財賄而八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官之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廾人則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斂之絺綌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荼掌蜃之屬無不以時徵其物其

禁民趨利如此二者並行而不悖此其所以無曠土無游民也自齊桓問管仲何以爲國而管仲對以惟笎山海於是鹽筴之利始爲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

荒政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惓惓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賑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歲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

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眚禮也大司樂大凶大烖令弛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貶即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太祝大烖彌祀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祇物彪以禬國之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然則十二政一以散利爲先利不散則民不聚是以周有倉人掌粟

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爲之備也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至義盡矣

賒貸

周禮一書信其半疑其半其疑者特病其官冗事多瑣屑煩擾然歷觀秦漢以來但能易其制不能并省其官減其事也惟與民交利之事則後世宜以簡易濶畧爲便苟以周禮行之必至厲民而階亂如泉府賒貸之法是已葢三代之時封建法行天子僅治千里公侯則自百里至五十里卿大夫又有世祿食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上人於民如祖父親子孫家主親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鄉遂之官從而視其業之肥瘠口之衆寡斟酌區畫使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泉府之官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俾之足用雖事似煩擾而未聞病民者私土之人痛癢相關脉絡相屬奸弊無由生也自土不分胙吏不世守壤地旣廣則思慮難周長吏數易則設施難禁法立奸生令下詐起弊不可勝言矣

市政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財也太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兼司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立市司市爲市官之長故政令特詳質人掌質劑即司市之結信也廛人掌斂布即司市之行布也胥師掌憲行禁即司市之禁僞也賈師掌均市價即司市之成價也司虣則掌搏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虣

也司稽則搏其犯令者即司市之去盜也胥則執鞭度以守門肆長則陳貨賄以分肆即司市之執鞭平肆也至於泉府一官乃斂滯貨以利商貨喪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貨斂賒也其餘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司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考其治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利朝市商賈爲主日昃而市百族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此非通民財

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罰蓋命婦罰帷過必有罰況敢與民爲市此豈非禁爭利乎凡市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工在賈者皆十有二此禁僞而除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此禁物靡而均市也豈非抑趨利乎或曰孟子謂廛而不征又謂關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絘布總布罰布質布廛布之斂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幾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

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征廛是市廛門關皆有征矣不知司門所云譏出入之不物者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僞飾之禁也司關所云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謂犯僞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耳曷嘗於商之常物既征之市廛又征之門關乎至於泉府一官以廛人所斂市布收其不售滯用之貨以其價買之使商賈不至失利所以利商民物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因

祭祀喪紀之費賒而貸者則亦授之所以利居民買者各從其抵則豪民不得乘急以邀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則奸民不得無故而妄用若夫賒而買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又以國服為之息有期而民不敢泛賒取利則民不敢輕貸無非謹民財之意云爾

都家

都宗人都司馬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凡六官家亦如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為家邑家邑之外為大都小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大都則分王之親子弟及為三公采邑小都則分王之次親子弟及為孤卿采地家邑則分王之疏子弟及為大夫采地蓋為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予其地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於是有都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於是有都司馬法則馭官之大權於是

有都則司刑民命所關於是有方士治中考治之樞要於是有都士家士至於王朝有令于都家都家有治於王國不可無以統率於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宰之事其治法一聽于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為其廢置皆由於冢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政教所以專一上下所以流通殆周公立法之深意乎六官惟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於宗伯

司馬司寇者也。

命令復逆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嘗合周制論之凡王者有命令大宰詔之然後命内外史書之内史復審以法因得獻可替否内外史既書於是太僕小臣傳達於外善則行之故曰出入王之大命其命令之制如此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美其惡則得以司馬之法正之矣宰夫以敘正其

治則又得以治朝之法糾之内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以太史之典考之大事則内史引以告王與之問答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告於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其復逆之制如此因是而有以知周制之善矣蓋冢宰贊王治矣然可以贊王而不敢與也内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太僕小臣乃得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命令豈有下移之漸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

臣萬民之復逆矣又有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宰夫掌敘羣吏之法以待之受之者非一人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

奄人

奄之爲言閉也國君不近刑人奄乃精氣閉藏者葢因民有疾而用之與聾聵司火矇瞽修聲同然周禮掌戮曰宮者使守內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然則果近刑人乎曰非也考周禮天官之屬自閽人寺人內豎外用奄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爲之地官之屬用奄者十二人不過舂人

饎人槀人春官之屬八人不過守祧而已其下之供給服役皆女奚之徒且獨內小臣一官言士餘不得與士列也況守祧則宗伯統之舂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又臨以公卿大臣亦復何患哉

地圖民數

地官司徒佐王安擾邦國則掌土地之圖與夫人民之數可也然職方氏亦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蠻夷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夫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而乃歸於夏官司馬司民亦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死生而乃隸之於秋官司寇蓋夏官職政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慎固封守秋官典刑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愛惜民命雖有司徒掌教之職

欲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佐王安擾邦國得乎且掌地圖者不止一職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內宰掌書版圖之法遂人掌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司險掌九州之圖此皆掌地圖之官也掌民數者鄉士爲之掌鄉數遂士爲之掌遂數縣士爲之掌縣數小司寇爲之登民數小司徒則稽人民之數此皆掌民數之官也然地圖特分掌之而已至於民數尤極其詳焉小司寇三年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以制國用又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亦曰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邦治一民數也國用之豐耗繫焉王治之興廢繫焉或掌而辨之或貳而圖之又必拜而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及祖廟寶器俱藏焉以此觀之愛民卹刑之意常相關也

遷徙

大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敦仁也。族師謂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謂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相及。皆此意也。今考之比長有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邦爲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爲而聽其遷乎。蓋量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

而生齒日繁。不從其徙將何所容。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而後徙。徙於他鄉者必有旌節而後行。無授無節則掌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圜土納之。與罷民相聚耳。考王制司徒命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則以其不帥教而移之者有之。至於廩人之移民就穀。士師之移民通財。特以凶荒暫徙耳。周之重遷民如此。豈有棄家室舍兄弟而轉徙他鄉者哉。至於國都之遷。其事尤重。在太卜則曰貞龜。言卜遷也。大史則曰大遷國。抱法以前。言營國也。小司寇掌外朝之政。國遷一事必致萬民於外朝而詢焉。如商之自契至湯八遷。又至盤庚五遷。惟視民利當遷。非敢强也。邢之遷繹。晋之遷新田。惟民是利。况聖人乎。

刑罰

帝命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皆掌今周官既以大司馬掌兵又以大司寇掌刑蓋大刑用兵甲以威蠻夷猾夏者則掌於司馬中刑用刀鋸以威寇賊姦宄者則掌於司寇觀刑官之屬自小司寇至禁暴氏職亦詳矣有墨劓宮刖殺之五刑有宮官國野軍之五禁有誓誥禁糾憲之五戒有辭色氣耳目之五聽至於輕重之間原情權義尤爲曲至蓋刑者所以教中也司刺則曰斷中士師則曰受中小司寇則曰登中權其輕重凡以取中耳夫刑非聖人之得已是故司寇掌刑之官意其必用刑罰也今於所謂野刑軍刑官刑鄉刑國刑者不施其刑惟功命德能愿之是尙使之知慕不察其罪惟力守孝職暴之是糾使之歸正初何心于用刑乎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意其必加刑罰也今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勤議賓初何心於用辟乎此猶曰刑不上大夫耳至於萬民有獄訟者司寇所掌兩造既備入束矢而後聽兩劵既至入鈞

金而後聽無非禁民獄訟之意至于萬民之麗刑罰者士師必先有以佐助之以五禁左右刑罰狥之於朝又垂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用之於其所使無麗於罪此非刑期無刑者乎大司寇正月則垂刑象而使觀小司寇正歲則率官屬而憲刑禁士師正歲則率其屬憲禁令布憲則以正月之吉執旌節而憲刑禁又有禁殺戮之官禁暴氏之官及其陷乎罪也司刺則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必皆可刑然後刑焉否則以其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以其幼弱老旄惷愚而赦之至於死刑鄉則王親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蓋欲合衆議以免之此非辟以止辟者乎詳觀司寇數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語畧而免刑之意詳至於刑之必先教教官之屬司諫一職糾其惡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是有以驅民於善也驅之於善則有德行道藝之可書國事有能之可任而廢置可得而詔赦有可得而行司救一官衺惡

過失則誅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懲之以惡則有衰惡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恥則以嘉石坐之有過失者三責而後罰三罰而未改則以圜土納之必先之以教官之救諫而後繼之以刑官之詰奸先王豈不教而殺者哉況大司寇之職嘉石則曰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一職亦曰以教罷民是不惟教於未犯之先且教於既犯之後矣至於必不得已而用五刑死者既欲免之墨者猶使守門劓者猶使守關宮

者猶使守內刖者猶使守囿髡者猶使守積而各以器飲食之此又聖人法外之仁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者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兵戎

大司馬掌六軍兵固屬大司馬矣至于軍旅大事則五官皆與冢宰掌政典宗伯掌軍禮司寇掌軍刑司徒一職乃統六鄉六遂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故大軍旅大田役皆司徒以旗致之而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則司空亦與兵事焉不特此也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則是六軍之將皆六卿為之也至於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於

周禮彙纂 卷下

司馬嘗考之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而必聽於冢宰召公冢宰致命而必命二卿將命以往則宿衛之兵無專屬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戒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則征伐之兵無專屬也是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

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至如國有大事國子遊倅雖屬之夏官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如此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至如鄉師率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考辟於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如此古者軍制自衛兵而外皆寓兵於農寓將於卿有事調兵則天子以一牙璋發之而已是故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邱甸縣都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司馬但拳拳於政象之垂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有名無職非惟以兵權不可專授亦謂兵以毒民非聖人之得已也迨及後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卿師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師師乱權臣也後世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得不驕也

盟詛

周官有詛祝有司盟後世疑之以爲成周盛時不宜有此不知周公非爲當時蓋爲後世慮也詩曰侯詛侯祝靡屆靡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周公逆知後之必至此也故詛祝有官掌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家之劑信司盟有官掌盟載之法與盟約之禮儀邦國之有疑會同者則北面詔明神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使之盟詛焉此所以結其信於未叛之先也既盟詛矣又有不信者則司約所掌有訟者服墨刑大亂者殺太史所掌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所以繼施其刑於不信之後也迨至春秋盟始替矣孔子作春秋始於隱公元年首以邾之盟繼以宋之盟厥後書來盟書涖盟然口血未乾聘使未反侵伐之兵已環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之敘劑信之約否乎抑春秋以救周禮之壞不獨詛盟一事爲然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賦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

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饑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大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圜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

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曰季姬歸鄫貢獻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類實繁豈易殫舉哉噫此其所以拳拳於周公之夢而戚戚於周公之衰也

鳥獸

天官獸醫之職凡獸有病瘍者爲之療養不特此也地官之辨物生必求鱗介羽毛臝物之得宜春官之作樂舞必求鱗介羽毛臝物之有所致藪牧必求鳥獸之阜土地必求鳥獸之蕃至於奉養有不可缺者則獸人以時田獸魚人以時取魚鱉人以時籍鱉然而夏官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則有服不氏掌養鳥而阜蕃教養之則有掌畜射鳥敺鳥鳶則有射鳥氏作羅羅鳥鳥則有羅氏不特

養而擾之又必射而羅之何耶秋官之屬冥氏攻猛獸庶氏除毒蠱穴氏攻蟄獸翨氏攻猛鳥硩蔟氏以方書去天鳥剪氏以攻禜莽草除蠹物赤犮氏以灰炭除貍物蟈氏以牡蘜去鼃黽壺涿氏以牡橭象齒殺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矢射焉不曰除而去之則曰攻而殺之何耶葢奉養有節而不忍暴殄天物者先王愛物之仁患害必除而不使紛擾民居者先王制物之義後世服不氏廢則冬多麋矣壺涿氏廢則秋有蜮矣硩蔟氏廢則鸜鵒

來巢矣。射鳥氏廢。則爰居有祀矣。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虫。厥有旨哉。

〔清〕許珩撰

周禮經注節鈔七卷

周禮注疏獻疑七卷

清嘉慶十六年刻本

序

周官一經最晚出後人疑信相半不過以官職之冗碎法制之煩密爲病至歆莽介甫等行之而大壞特用周禮者之過不可以其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也漢永平初唯緱氏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興父子皆爲解詁康成作注特存三家經旣繁瑣復多古文奇字而注亦詰曲奧質世之學者務趨簡易坊間所行之本不免過于漏略又或棄鄭

注而羼以衆說讀周官者每憾無善本之可據焉儀徵許君楚生通經學古具有本原於周官一書用力尤深嘗苦學者未能讀全經於是五官中自喪禮外畧爲刪節考工一篇則全錄之注以兩鄭爲主參用賈疏及後儒之說而間附以已見爲周禮經注節鈔六卷外爲獻疑七卷則貫穿諸經旁通曲證多前人所未及序官都爲一卷亦異於朱周翰之以爲贅而刪之其於經文去煩冗而不失之太簡鄭注賈疏決擇皆精審所引諸說亦頗有闡發視明王平仲注疏刪翼近北平黃崑圃節訓尤爲賅括學者取而讀之旣易于成誦而諸家之說簡而能明經義畢貫音讀瞭然使家置一編得由此而博稽之卽可以識周官之制豈僅以便學者之誦讀而已乎是爲序

嘉慶辛未三月知杭州府事嚴榮拜撰

周禮經注節鈔獻疑敘例

儀徵許珩

余少不治經誦周禮僅一過耳歲癸丑訓蒙里中稍稍習之生徒不能讀全經者請作節本乃手刪授之乙丑丙寅閒授徒處州之蓮城書院諸生復有請者將取舊本授焉覆視之未善也遂更刪以應踰年歸揚州命潘生曦作節注適復有浙遊不果

仍攜之行篋中頃遊不自得游燮堂明府招余同寓而燮堂于役京師獨居多暇因自取漢注節之其不安者則以後儒之說易之無可易者然後以已意別紙疏之凡五閱月而初稿成計序官一卷經注六卷外爲獻疑七卷共十四卷自作凡例十二條如左

一刪經不可訓也況周官乎然學徒不能讀全經者多坊閒節本舊無善者注釋尤謬此余經注節鈔之所以甘爲經師罪也是鈔前五官自喪禮外不過略節其繁冗以便舉業閒有繁冗而亦備錄者則語涉獻疑故也至攷工記無涉喪禮之處而文章實爲記序程式之祖故全錄焉

一序官本分置五官之首學徒讀者絕無而僅有余節經文亦不之及也頃節注成乃以五

官序都爲一卷而于每官略求其分職聯事之故別爲段落而爲之說庶讀者因此求通不致視同縉紳總目也

一經文或節去一二條或節其句或節其字不過期于稍簡而便讀若漢注則尤苦聱牙故以今注體增損之使讀者易于成誦大致以解字爲主而經義古質者少加貫串耳

一注字義止于一見其有一字數義者則更注

之所以省筆墨也

一漢注以兩鄭爲主不復分別無注者則求之疏注意太質者亦然其注質而無疏者則以已意增成之閒有後儒之說勝者則附之本節注末稱某氏曰以別之而仍錄漢注于圈外俟讀者自訂亦有後儒之說與漢注各持一是者則錄之圈外以備異說唯惠氏說雖善均置圈外以其時代近也容有鄙說不入

三

獻疑者亦閒附數語然寥寥無多焉

一先儒經論本不采錄閒有三數條可藉以疏通經義者亦偶取之

一獻疑之作本出無心因節注時覺其說有可疑抑或原注竟不可通而前人復無異說與有說而不愜鄙意乃自疏之積之得二百條別爲七卷附之經後而但于本條注後申云說見獻疑使讀者簡閱而參訂之一則不致

混先儒之注再則鄙說果有可采此七卷不妨單行也

一疏之誤者甚多有前人已辨者亦有未辨者但與注不甚相妨卽不復正之他日買山願遂更期廣集衆說別爲正義也

一音釋之道爲訓蒙第一難事用反切則學人或不盡解用質音則字毋易誤余于此書旣已加意攷定而又分之曰音曰同曰通曰讀

四

如曰讀曰讀某聲曰音某字某聲曰音者其字稍生取一習見者以示人是也曰同者可書作此亦可書作彼者是也曰通者其字另有本音而古借作此字者是也曰讀如者以彼字釋此字而卽用彼字之義是也曰讀與讀某聲者其字他音尚多而此處讀作此字此聲是也曰音某字某聲者有三其字無正音可釋者一也有正音而其字轉苦難識者

二也有數字而彼此互音究歸不識者三也此等字用反切最準不得已而以某字某聲代之耳亦有所音之字恐人誤讀而繫之曰某聲者讀者詳之唯職方湛字云讀近斬蓋諸法俱窮故耳脃字云脆本字則傳寫之譌故不得謂之爲同數條內讀如一條似改漢注之例然各求其是不必强合古人也

一字須音釋者止于一見其有羣經習讀之字圈破即知者如大字圈右肩長字圈左肩之類概不音釋而讀者自一目了然若經文共字皆讀如供予字皆讀如與與夫治字作動字者皆平聲有字凡涉數目者皆讀如又之類則并圈省之又如辟字或讀如譬或讀如避之類則前後各釋射字作動字不釋而無射邸射乃釋之參字圈破者或讀驂或讀如三亦不分釋讀者詳焉

五

一漢注讀如某讀爲某之字本在注中今悉從釋文例圈以別之唯當作某者仍之亦以便讀者也

一經分段落頗無成見不過約略便讀而已若掌蜃之以一句爲一節不多見也

六

參訂姓字

同學錢唐吳成勳翌齋　同訂

受業秀水懷　淳湘喬

江都潘　曦朗嚴

麗水王尙忠芝庭

大興方三錫師吉

秀水鄭玉信孚之　參閱

小門生秀水鄭肇豐頌年 鄭肇恒立方　校字

周禮經注節鈔卷一　　守硏齋訂本

序官

天官冢宰第一　冢大也宰主也○天字說見獻疑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旅衆也府史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繇役者也○繇通徭○按府史胥徒之制凡職事煩者則皆備其全無者若鄉遂之敎官係無官府之事者食醫以下四官殆與醫師共之者諸僕諸右則從王而已有藏貨而少文書者有府無史文書多者反是胥一則徒十其少有參差者惟玉府一官若有徒無胥者以無須才知之人也有胥徒而無府史者四官舞師牧師野廬氏乃無須府史者外史其亦與內史共之與其餘僅有勞事者則設徒足矣虎賁氏之徒稱虎士雖以勇異名而仍列胥之下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伯亦長也○自大宰至宮伯宮中府中之大綱[illegible][illegible]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善也膳夫食官之長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苴賈知物價者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割烹煎和之稱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王之藉田在甸故曰甸師○甸師說見獻疑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八十人

𩺰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𩺰漁同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之言夕也日晞殘肉至夕而乾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衆醫之長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之類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癰也○創通瘡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正酒官之長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今宦人也女酒女奴曉酒者奚侍史官婢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氷室也凡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冪○冪音覓○自膳夫至冪人皆主飲食之官而食醫附之醫師及諸醫皆以類從而四時皆有癘疾固宜在天官也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舍行所解止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

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次自脩止之處○自宮人至掌次主出入起居之事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工攻玉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大計也司會計官之長○會音膾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內主入者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歲主歲計以歲斷者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自大府至職幣乃理財之官下附司裘掌皮者以其皆有歲會之事而又與內司服爲聯事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宮中官之長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奄稱士者異其賢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閽人司啓閉者 寺人王之

正內五人 寺之言侍也 內豎倍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名 九嬪 嬪婦也 世婦 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惠氏禮說云此世婦卽春官之世婦然則春官之所謂卿大夫士者卽世婦之數也 女御 御猶進也侍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自內宰至女史皆后官也若九嬪世婦之屬皆有祿秩比於外官焉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主也主婦人絲枲工官之長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裁縫官之長○女御說見獻疑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玉石之名○追音堆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說見獻疑自典婦功至縫人皆宮中共衣服之官染人以下則以服飾類附而終以夏采焉

地官司徒第二

地者載養萬物司徒主衆徒者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按鄉師雖以鄉名官觀其歲時巡國及野則并遂亦掌矣此其所以爲司徒之副與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老尊稱也正之言正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按鄉遂之官皆無府史胥徒者蓋命鄉遂之賢能者爲之專主教化而無官府之事若賦稅獄訟則鄉師遂師鄉士遂士諸官之掌也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按土地之政皆兼邦國言之故封人在此又有飾牛牲諸事則又與牧人至充人爲聯事重祀也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

二人徒二十人。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舞徒給繇役能舞者爲之○鼓人舞師說見獻疑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養牲於野田者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牛人主牧公家之牛者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自封人至充人皆以牲事類附鼓人無牲事其以舞師而及之與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人謂以物有所餽遺○遺音位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平土地之力征也○自載師至均人主征斂之事

卷一　八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以道安人者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者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救猶禁也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合也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自師氏至媒氏主教戒和解之事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市官之長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猶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民居區域之稱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

卷一　九

則一人自胥師以下至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泉或作錢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關界上之門掌節上士二人中士

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自司市至司關主關市之征而掌節以達貨賄附焉）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酇音纘）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正用里宰者亦以共親民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稍字本去聲作破讀者誤）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自遂人至委人掌邦野賦斂之事）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主平土地之政令者）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除草）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者）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訓說四方所誦習者）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山澤虞說見獻疑）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山足曰麓）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

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迹人說見獻疑）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丱礦皆音鑛上聲）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染物之草）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茅莠）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築地爲墠季秋築圃中爲之○自土均至場人雜言土地墽惡及山澤宜利之事）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米曰廩）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人說見獻疑）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說見獻疑）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抒臼也通揄詩曰或舂或揄○抌揄皆音由）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人主炊官也或作饎○饎饎皆音熾）　槀人奄八人女槀

每奄二人奚五人（槀主冗食者○槀讀犒冗音戎上聲自廩人至槀人主收斂舂餁之事）

春官宗伯第三（春者出生萬物宗尊也不言司者禮以事神爲主鬼神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猶陳也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也）　鬱人下士

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為酒芳香條鬯於上下也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人說見獻疑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自鬱人至司几筵皆祭時所陳故肆師統焉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信節也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曰祧遷主藏焉○自天府至典祀皆言祭時禮器衣服之等而以守祧之藏終焉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宮六宮也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說見獻疑自世婦至外宗皆婦官之與於祭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塋冢之地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自冢人至職喪因祭而及喪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說見獻疑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
目無眸子謂之瞍○眡同視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同說見獻疑　磬師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
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
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
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如鐘而
大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
六人徒四十人韎師說見獻疑○韎音昧　旄人下士四人
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　籥章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吹籥以爲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鞮音提鞻讀如屨屝音吠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庸功也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
史二人徒二十人干舞者所持謂楯也○自大司樂至司干皆樂及舞之事
合地官鼓人舞師凡二十二官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卜師上士
四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
八人燋焌用荊菙之類○菙音睡上聲燋讀爝焌音俊　占人下士二
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視卦兆也　簭人中士
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蓍曰簭○簭同筮　占夢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
二人徒四人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祲音浸○自大卜至眡祲皆占驗之事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
祝官之長○祝讀呪下同愚按天官女祝祝讀亦當與此同　喪祝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祝說見獻疑）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阻敗也）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自大祝至男女巫古人所以通鬼神之情者）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馮讀憑）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章郎爲章于天之意）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卷一　六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史先於府重其任也○多史說見獻疑自大史至御史皆史官之事古史必兼天文故馮相保章在焉眡祲當在此而列卜筮之後者以安宅敘降與始儺驅疫爲一例涉人事也）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車說見獻疑）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王所乘車）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自巾車至司常主王車旗之事此下三官則推祭祀之事而終言之）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爲下士○劉氏曰士當作仕謂明神理而仕者）

卷一　九

王氏曰藝卽掌三辰之法以下按二說近是且經文士仕多通如地官士田夏官司士皆然

夏官司馬第四夏整齊萬物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

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輿衆也行謂軍行列王應麟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師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勳功也主功賞者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

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以丈尺量地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火蓋謂熱火。爟音貫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人候迎賓客之來者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王氏曰環人之官巡察內外若環之終始相循而不窮。按環字注云以勇力御敵愚謂以御訓環既無義且環人果有御敵之勇何至僅在下士之位當以王說爲是黃文叔鄭氏鍔說皆同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壺漏壺也。按自司勳至挈壺氏爲戰守之大端軍事尚功故先司勳以馬爲用故次馬質軍必立營故次量人祀與戎並重羊所以祀而出軍必斬牲故次小子羊人火爲夏令而焚萊亦有禁故次司爟能守而後能戰故次掌固

至掌疆軍有候望巡察故次候人環人軍行以水爲重故以挈壺氏次焉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氏服不服之獸者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搏鳥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按軍事射爲最重故官在此服不氏於射有職事故次之射鳥氏以射取鳥故又次之而羅氏掌畜又以共鳥之事而附焉二官葢與天官之獸人爲聯事者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劉氏曰司士正羣臣之版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焉。按司馬九灋有進賢典功故列司士王制所謂論士之秀者升於司馬是也在此者葢以射人之朝位而類及之次諸子者以有甲兵之事則司馬得以軍法治其有司故也天子之元子亦士也故繼司士之役焉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劉氏曰適子庶子皆掌之王氏曰自其衆而言之則謂之諸子愚按經文春合諸學註引王制王大子云云又按師氏教

國子疏云鄭不言王大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畧言之據此則此註云公卿大夫者亦畧也以本經甲兵之事與文王世子出疆之政較之良然而命官之意則必合劉氏王氏之說方明且與愚獻疑內凡國之政事條可互證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右說見獻疑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士徒之有勇力者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節服說見獻疑裘冕六人條下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自司右至旅賁各不相屬而皆以勇爲職節服方相有維大常執戈盾之任故附焉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隷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以隷名者其事褻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稱也○自大僕至弁師凡六官大僕小臣掌正服位而諸僕以名附焉弁師以王服而附其後言弁

不言冕者兵事重弁而弁又冠之大稱言冕則當在春官司服之前矣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爲言勁也善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箭幹謂之槀○自司甲至槀人主軍之利器者軍事重射故司弓矢亦下大夫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參乘也戎右充戎路之右者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者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之右者 大馭中大夫二人不名僕者以祀神尊之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亦中大夫重戎事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齊僕道僕說見獻疑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自戎右至馭夫凡九官諸右不屬司右諸僕不屬大僕者職尊也馭夫與僕爲聯事故附此而不列校人下其實則諸僕與馭夫皆校人之屬蓋諸僕卽僕夫而馭夫之祿必由校人等之也或者司右與此亦有錯簡與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之言校也主馬者必校視之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音嗾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之神者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馬者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人說見獻疑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養馬曰圉○自校人至圉人主養馬之事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方主四方之職貢者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說見獻疑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主合同四方之事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主制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邍同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主以灋則匡正諸侯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讀探○撢人說見獻疑自職方至撢人絶不言兵而隸于司馬不隸于司徒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推及都家治賦而司馬之官備矣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馬主軍賦者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正猶聽也公國也謂家臣自治其賦而正于王官也

秋官司寇第五秋者遒也寇害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于萬物也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官也 遂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

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以掌四方獄訟爲主故亦名士 朝士中士六人府二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主外朝及獄訟者○按朝之有士所以肅朝儀則朝其專掌也雖鄉遂各士之治皆聽而序在各士之後此分職之法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主民數者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

徒四人觀司民司刺為士師之屬可以知曾子告陽膚之道矣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言語之約束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曲禮曰涖牲曰盟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為惡曰厲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犬人說見獻疑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圜土也○圜同圓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戮說見獻疑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屬也賤稱也罪隸百有二十人五隸說見獻疑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夷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通貊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縣表刑禁者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相殺戮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蠅蟲所聚謂之蜡○蜡音覻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止水者也○雍讀壅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者取其不沈溺之意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夜覺者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火也○烜音袁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當作滌狼狼藉也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脩治也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以其冥取猛獸而名之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驅除毒蠱之言○庶讀如藥煮之煮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搏蟄獸所藏者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鳥之彊羽蓋以所取名官與○翨同翅柞氏下士八人徒二

十八人柞除木之名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剪草之名○薙讀如鬀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猶擿也蔟巢也謂以石擿之而毁其巢也○硩讀如擿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猶滅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說見獻疑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螻蟈蓋以所去之物名官與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涿說見獻疑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說見獻疑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枚狀如箸橫銜之以止言語蓋禁囂之官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說見獻疑按自鄉士至伊耆氏無非士職大抵皆士師一人統之中間畧分者則鄉士至朝士爲一節皆讞獄之官也司民至掌戮爲一節而以司民先之者先儒所謂聖人用刑本於好生是也司約有不信之殺司盟有獄訟之盟故連類在此以職金參其間者金爲秋令猶司爟之在夏官也有刑必有罰故金罰掌焉又有爲兵之金兵亦殺象於秋尤宜若玉石丹青則以類掌耳司隸與五隸爲一節以其有囚執人之事也布憲至脩閭爲一節所以申刑禁冥氏至庭氏爲一節則翦除之及乎鳥獸草木者也銜枚伊耆二官說見獻疑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圜也主圜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象通夷狄之言者南方曰象獨掌之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翟通狄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主交結諸侯之好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朝大夫說見獻疑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三官皆有說見獻疑自大行人至掌交所以聯邦國之情與職方氏相爲表裏掌察四方以下多闕而其以刑治都鄙者朝大夫一職可見矣

周禮經注節鈔卷二　守硯齋訂本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辨方謂別四方正位定宮廟之位也體猶分也體國謂匠人營國經野均井地也極中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均平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典常灋也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言國者據王國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舉猶任也辨猶分也聯謂六官連職相佐助也會合也聽猶察也成謂成事品式經猶理也灋謂灋度小宰以灋掌戒具是也官刑謂上能糾職卽書所謂儆于有位也弊斷也或言邦或言官者官治覈其人邦治舉其事也○灋同法○官常說見獻疑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

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則亦灋也都鄙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也馭斟酌品節之意灋則官所守之灋度也廢退也置舉也吏有職守故有廢置士初論定故唯加以祿位也禮俗昏姻喪紀舊俗所行因而馭之使相安也威謂使之畏也鄭氏曰祭祀有廢置使無僭故亦曰馭魏氏曰賦井地所出貢土所產馭之使之足用也王氏曰田以敎戰役以任勞如是而後衆可用耳○祭祀注云其先君社稷五祀似于治都鄙無義故取鄭氏之說賦貢注云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愚按周無口率出泉之灋貢指九職義自可通而土產足以該之故取魏氏之說卽禹貢之法也田役疏云謂采地之中得田獵使役于民皆當不奪農時使入于善義未當故取王氏之說焉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詔告也柄統必以告王者卽書所謂無有作福作威也予謂賜予幸則言行偶合于善者置謂使之在位生猶養也臣之老者王皆有以養之也奪者奪其地廢者放其人誅責讓至死

刑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
達吏八曰禮賓 統率物之意庸功也達吏舉勤勞之小吏也八者皆詔王躬蓋
上率之而民自興起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
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
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
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
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原隰平地也九

穀黍稷稻麻粱苽小麥大小豆也草木謂疏菜果蓏之屬虞衡主山澤之官澤無水曰藪牧牧
田也飭勤也治也化變化爲器物也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枲麻未績者臣妾男女之賤者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也九者皆所以養生而即生財之大道
也○蓏音贏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二曰四郊
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
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 賦征稅也邦中在城郭者去國百里爲郊
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家削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九賦自邦中至邦都皆出賦王氏曰關
市有廛布山澤有十一之貢幣餘即職幣之餘財已出而復斂之故亦謂之賦也○削通稍○

九賦康成皆謂口率出泉故不從而以征稅渾括之關市山澤幣餘則用王氏之說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
荒四曰羞服五曰工事六曰幣帛七曰芻秣八
曰匪頒九曰好用 羞飲食之物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匪頒謂常賜好用燕
好所賜予也歲入之賦用三存一皆有式以節之則人主之私心碍而侈心銷也 以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
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
曰斿貢九曰物貢 祀貢犧牲之屬嬪貢絲枲之屬器貢石磬之屬幣貢皮帛

之屬材貢杶幹之屬貨貢金玉之屬服貢絺紵之屬斿貢羽毛之屬物貢橘柚之屬九貢所列
非用物不致所以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斿同旒杶音椿 以九兩繫邦國
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
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
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
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繫聯綴也牧牧伯也長諸
侯也宗者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主謂公卿大夫食采者利即因利而利之意友同井者任佐
助也九者皆以維繫民使不離散也○惠氏曰翼九宗逆晉侯遂四宗殲齊戍皆以族得民者

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建子之月周正月也劉氏曰始和者一陽初生其氣始和歲事將興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挾讀如浹○始和注云若改造云爾疏云似更新其事若改造云爾者其實不改王氏解之曰和者可否相濟之謂據此則和當讀如煎和之和愚謂注于和字既未改讀且國家定灋何必示人改造之意故寧用劉氏之說）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參卿也伍大夫也殷衆士也輔庶人在官者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者兩謂兩卿王子弟公卿出封者得立兩卿也正六官之長也貳若小宰小司徒是也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之屬鄭氏曰待謂灋具于此待事至而應之○立監說見獻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

納亨贊王牲事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亨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誓戒謂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具所當共者脩埽除也遂戒者戒百官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執事祭前一日也滌濯指祭器而言納亨納牲告殺也贊者王親牽牲而大宰助之即言迎牲者祭天不祼也玉幣謂蒼璧元纁之屬爵不用玉尚質也玉几左右各一所以依神玉爵王獻尸所用也○示同祇○五帝說見獻疑大神示另條）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玉五玉幣皮馬之屬玉獻者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玉爵王酢諸侯之爵也治朝在路門外聽朝巡守時之朝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歲終周正季冬也會計簿也致事以事狀來致者也）

小宰掌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王宮中之刑也）以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謂先後尊卑

也治功狀也情爭訟之辭與有過失者也 以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二曰地官其屬六十三曰春官其屬六十四曰夏官其屬六十五曰秋官其屬六十六曰冬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大事則專達六官之數象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周官三百六十之數宋元明攻駮者甚多惟毛大可云每屬六十指長官以下下大夫四人至下士三十二人而言其數適合其理亦甚通頗可從之以息衆紛 以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鄭氏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六典之外有六職焉 以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荒四曰軍旅五曰田役六曰斂弛凡小事皆有聯斂者賦民之財弛者寬民之力也 以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比居伍籍也簡稽者計其卒伍閱其兵器也禮命者九命之差等要凡要也○政讀如征責通債劑

音咨○傅別書契質劑說見獻疑 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灋能守灋也辨謂辨然不疑惑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受幣之事將送也受受之大宰也王以賓之酢爵授大宰大宰又授之小宰受幣亦猶是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正歲帥官屬觀治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歲夏正建寅之月也易氏曰正月之縣以示萬民正歲之觀以肅吏治

宰夫掌治朝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者反報于王逆謂上書也○鄭氏曰臣民皆有復逆互文耳賓客之令說見獻疑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

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者謂别異諸官之職以待王之徵召也正正卿要若歲會之謂師謂大夫凡若月要之謂司謂上士中士目若日成之謂治數謂事多少異數也治敘謂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徵令趨走給召呼以供使令也王氏曰契要書也其用以合驗爲主故謂之契藏則凡所蓄聚之物黃氏曰史有案牘可攷故于治爲贊助也○按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一嫌混同一欠該括故用王氏黃氏之說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乘猶計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者文書與實不相應也長財謂能以道生財者善蓄蓄息之○辟通僻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眂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也比按次之也牛羊豕具爲一牢牢禮謂多少之差若九牢七牢是也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飲食燕饗也飧賓客始至之食禮牽生牲也陳如門外堂上之列數則鉶豆等數也王氏曰膳獻殷膳禽獻也又曰賓賜王所好賜也○膳獻注云禽羞俶獻也用聘禮記文是以羞字易膳字矣故取王氏之說焉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能與良者而告于上日謂之成者以十爲成數也上謂小宰大宰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比宮中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官府次舍謂宮中官吏直宿處也時禁禁非時出入也淫放濫也○衺同邪

凡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春秋脩火禁者因火星之出入以愼火也蹕謂禁絕行者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均秩歲終均敘以時頒

其衣裘掌其誅賞秩祿稟也敘才等也徒役大子所用也八謂四角四中均敘者均其勞逸劇易之敘也○士庶子說見獻疑

膳夫掌食飲膳羞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荒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六清水漿醴䣼醫酏也羞庶羞隨時而具無常品也八物內則所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醢醢也舉殺牲盛饌也一舉謂朝食也日中夕食則餕其餘而已十二謂正鼎九陪鼎三也祭祭肺離而祭之也品嘗者每物皆嘗之也造作也卽廚是也三舉齋必變食也札疫癘也大故寇戎刑殺皆是也○䣼讀如凉醫上聲酏音移淳音諄毋音模牂音臧○惠氏曰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勤馬銜枚出火于造闇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是也徹于造者所以便溫燅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于造者不重進失之矣日三舉鄧氏王氏皆謂當作則不舉與下文一例注漬熬之熬愚按據內則當作糝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凡稍事薦脯醢燕飲酒則爲獻主后及世子之膳羞肉脩之頒賜皆掌之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贊祭祭牢肉也胙俎王與尸賓相答酢之俎也稍事謂小事而飲酒也爲獻主者王與臣燕則膳夫爲之主而獻酳明臣不與君亢又以止臣之降拜也脯卽脩加薑桂鍛治者致福謂諸臣祭祀歸胙于王者也摯羔鴈之屬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膳共祭祀之好羞喪紀之庶羞賓

客之禽獻六畜卽六牲人所畜養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也六禽鴈鶉鷃雉鳩鴿也禽獻謂乘禽九十雙七十雙之屬王氏曰好羞若文王之昌蒲記曰齊則思其所嗜是也○鱻同鮮薨同槁麕音軍鶉音純鷃音晏○好羞注云非常物進之孝也子好字義不協故用王氏之說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用謂煎和以獻也羔羊子豚豕子膏香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膏臊犬膏也犢牛子麛鹿子膏腥雞膏也鱻魚也羽鴈也羶羊脂也○腒音渠鱐音脩

內饔掌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

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
珍物以俟饋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臑音猱胾音恣　辨
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
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
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朽木臭也泠毛長毳結聚也赤股股無毛者也躁狂也皫色不澤美也沙嘶也般文也螻螻蛄臭也○庮音由泠音零般通班○貍字說見獻疑盲眡另條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
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亦如之邦
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
則其獻賜脯肉之事刑鉶羹膴大臠也饔者賓既將幣之食禮饗饗禮以飲爲主食食禮以食爲主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獻獻師之長帥○刑鉶通膴音胡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
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齊多少之量也大羹不致五味者鉶羹加鹽菜者也○齊讀如酌劑之劑

甸師掌耕耨王藉以共齍盛祭祀共其蕭茅果蓏王
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齍稷也在器曰盛蕭香蒿詩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蒸用以燔燎者也茅以藉器亦以縮酒也蓏瓜瓞之屬鄭大夫曰蕭或爲莤莤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同姓刑于甸人者文王世子所謂刑于隱也○齍通粢滲森去聲○鄭大夫之說惠氏極主之引說文縮作莤爲証其義自不可廢按說文秖釋莤字之義而未云莤與蕭爲一字此經文明作蕭字故杜子春讀如字後鄭引經以申其說義甚平正不得謂之爲非而斥去杜讀也故此條愚獨并列而以後鄭爲正焉

獸人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
則守罟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獸入于腊人皮
毛筋角入于玉府弊止也注猶聚也虞中虞人所立虞旗之中也○王氏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獮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者此也各于其時罟而獻之以除民害
䱷人掌以時䱷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薨以
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共魚凡魚征入于玉府梁偃水兩畔中間通水爲關孔者王大也

鼈人掌取互物箬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互物謂有甲者箬謂以杈剌泥中搏取之也貍物伏泥中者蚳蟻子取其白者以爲醢也○箬音綽貍同埋蠯同蜯蠃通螺○王氏曰鼈蜃以春龜魚以秋者字乳之時弗獻先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也

腊人掌乾肉凡腒腊膴胖之事祭祀賓客共之胖爲脯未乾者也○胖音畔

醫師掌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疕瘍者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事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

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毒藥之辛苦者恒多毒也疕頭瘍亦謂禿也○疕音比○王氏曰藥多得天地之偏氣久服必有所傷故總以毒名之疏義較明

食醫掌和王之食飲膳羞醬珍之齊凡食齊眂春時羹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君子之食恒放焉食宜溫羹宜熱醬宜凉飲宜寒滑堇荁之

屬甘飴蜜之屬調者言雖各尚其時味而必以二者成之也放依也○堇音謹荁音桓

疾醫掌養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有痟首夏有痒疥秋有瘧寒冬有嗽上氣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疾病分治之死終則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癘氣不和也痟首頭酸痛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聲言語之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九竅陽竅七陰竅二變謂開閉非常也九藏五藏與胃膀胱大小腸也藏動言脈至也○痟音宵痒通癢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五氣養之五藥療之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祝當爲注祝藥附著藥也劀刮去膿血也殺以藥去其惡肉也毒毒藥附著者也氣當作穀○折音舌劀讀如刮

獸醫掌療獸病獸瘍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曰泛曰醴曰盎曰緹曰沈材謂秫稻麴蘗之屬齊謂祭祀之時劑量而作

之也泛者滓浮泛泛然也醴猶體也言汁滓相
將也盎白色翁翁然也緹色紅赤者沈滓下沈
也○緹音題 辨三酒之物曰事曰昔曰清事者有事乃造
成卽供飲也昔舊也清冬釀接夏而成者也○
王氏曰五齊不致其味故曰名三酒務致其實
故曰物 辨四飲之物曰清曰醫曰漿曰酏清醴之泲
者醫釀酏爲之漿米汁酏薄粥也○惠氏曰醫
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漿人掌之而酒正
辨焉說文醫治病工毆惡姿也得
酒而使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 凡祭祀以
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
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其賓客之禮酒共后致飲

于賓客之禮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
計饗士庶子耆老孤子皆共酒無酌數凡有秩
酒者以書契授之貳副益也計數也秩酒王制所謂九十日有秩是也
酒人掌爲酒凡事共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其夫人致飲
于賓客之禮涼糗飯雜水也○惠氏曰涼宜于
夏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
夏之時覆甓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
上而飲之則酒宜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二物
酒正不辨者非
以其無糟與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治鑑
凡膳羞鑑焉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其鑑賓客共冰
夏頒冰掌事秋刷三其凌謂三倍其冰也鑑盛
冰器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
也刷除
冰室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
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
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
餈凡祭祀共其籩實賓客共其薦籩羞籩朝事薦腥
之事也熬

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形鹽鹽之似虎
者鮑魚以糗乾之鱐析乾者也饋食薦熟也䕩
梅也加籩后獻尸而加之也蔆芡㮚脯重言之
者蓋四物八籩也羞內羞也糗熬大豆與米也
餌謂合蒸之粉豆屑餈餅之也薦籩羞籩者未
食飲曰薦既食飲曰羞○麷音豐䕩音老蔆同
菱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
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
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
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

賓醓食糝食凡祭祀共豆實賓客亦如之有骨曰醓無骨曰臡皆莝切而漬水以成者也醓肉汁昌本昌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詩所謂薄采其茆是也脾析牛百葉也拍肩也深蒲始生水中者箈箭萌亦筍屬也酏以稻米與狼膏爲之糝煎餌牛羊豕肉合稻米所成者也○醓音貪上聲臡音泥茆音柳箈音台莝通剉酏通饘

王舉其醓六十甕以五齊七醓七菹三臡實之賓客共五十甕齊當爲韲五韲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醓人同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以共祭祀賓客亦如之王舉共齊菹醯物六十甕賓客共五十甕

鹽人掌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膳羞共飴鹽凡齊事鬻鹽苦鹽不湅治者散鹽煮水爲鹽也飴鹽之恬者齊和五味也○苦讀盬鬻同煮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畫畫雲氣也黼黑白文

宮人掌王之六寢爲井匽除不蠲去惡臭共沐浴凡寢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六寢路寢一小寢五也井匽路廁也蠲潔也勞事勞褻之事舍會同之舍也○井匽用先鄭說後鄭以井爲漏井匽爲豬雷下池也惠氏曰井匽一名偃莊子庚桑篇云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以饗燕屏廁以偃溲此井匽乃屏廁之明証而後鄭謂漏井匽豬者非也

掌舍掌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車宮轅門壇壝宮棘門帷宮旌門無宮人門梐枑謂行馬車宮轅門謂以車爲藩以轅爲門也棘戟也○梐音陛枑音互○惠氏云會同之舍有三宮曰車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于外築壇于中張帷于上三者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曰棘門曰旌門曰人門仰車爲門門旁列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時各舉其一久則全設暫則偏共而人門獨曰無宮者言雖無宮亦然尤以人爲重也又云虎士立爲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曰幄承塵曰帟綬繫四物者○帟音繹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

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祭祀張旅幕射則張耦次（邸屏風也皇者象鳳皇之色次謂幄也邦事謂以事從王旅幕衆幕也王氏曰大旅謂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大旅上帝注云祭天于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愚按旅之爲義究當訓衆若是圜丘之祭則當言祀昊天上帝或祀上帝不應舉大旅以爲名故用王氏之說）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九功卽九職據成功而言故謂之功受藏之府若內府是也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歲終則會（稍秣卽芻秣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服玉佩玉珠

玉齊則共食玉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珠玉琢玉爲珠以貫冕弁者食玉玉屑也珠槃以盛牛耳玉敦歃血玉器所用以盟者也○敦讀對琢讀如篆○惠氏曰玉非可食之物凡言食玉者大宰皆寓言而食玉載于周官者蓋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尊之爲寶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于身而祼用圭璧其名曰瑒清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齋則共之是爲食玉謂潔清其氣神明其德祓除其心而已非口食之也凡王之獻說見獻疑）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大用朝覲之頒賜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共凡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布泉也齎行道之財用也○齎音躋）

司會掌國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參互謂參取司書職內職歲之計筭以互攷之也）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財受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

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凡邦治攷焉（版圖百物所掌與司會同者一主鉤攷一主書記故二官通也敘財受幣謂百官府之餘財餘幣皆簿書之攷謂以九式攷之而知其當否也逆鉤攷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及會敘其財以待移用（敘其財謂鉤攷餘見爲之簿也移用謂轉運以給他用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凡官吏之用受式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振猶抍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奠定也楬揭示也○楬讀如揭抍同拯○王氏曰振者以時畀之幣邦財說見獻疑）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良善也行賞也功裘人功微粗者也）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鵠（侯所射也鵠着侯中所謂正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于百

工共毳毛爲氈（毳毛毛之細縟而結聚者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治內政均稍食分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使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版宮中之籍圖宮中之圖人民宮吏子弟也婦職謂織紝縫線之事二事絲枲也展錄也○張氏曰誦服之無斁而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而知周之所以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者凡內祭祀王每祼獻皆后亞之瑤爵者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用之若亞祼則用璋瓚也）凡建國

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次思次敘介次肆行列也度五度分寸尺丈引也量五量龠合升斗斛也淳謂幅廣制謂匹長也○淳讀純○陰禮說見獻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稍食稽事功佐后授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正歲縣禁令于王之北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北宮對王寢在南而言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祭祀則徹后之俎[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

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潛服若衷甲者燎地燭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者]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

九嬪掌婦學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贊玉齍說見獻疑]

世婦掌祭祀賓客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內羞[摡拭也內羞房中之羞也○摡同溉]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功事絲枲成功之事也]

女祝掌內祭祀禱祠招梗禬禳之事[招善祥曰招禦捍惡曰梗除裁害曰禬却變異曰禳○禬音膾]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逆者鉤考六宮之計也]

典婦功掌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嬪婦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賈而楬之[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也]

典絲掌絲之藏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工以物授之及獻功則受良功以待政令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物若縑帛]

則授素絲文繡則授采絲是也組就謂以組爲
冕旒之就也采色一成曰就邦器茵席屛風之
屬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時頒功及獻功

受苦功以待時頒物者布緦縷用麻物紵用草物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衣刻繒爲雉形素質畫五采者祭先王服之狄當作翟雉形青質畫五采者爲揄狄祭先公服之刻雉形而不畫者爲闕狄祭羣小祀服之鞠衣色黃桑時之服也展當作襢展衣色

白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緣當作褖褖衣色黑燕居之服也素沙者六服皆袍製以白爲裏也王祭服六后祭服三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皆不與婦人無外事故也○褘音暉揄通褕音搖展去聲褖音彖○惠定宇曰沙者釋名曰穀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穀亦取踧踧如沙也鄭氏鍔曰天子之服九取陽數之極后之服六取陰數之中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

染人掌染絲帛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暴練謂練其素而暴之染夏大染五色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副所以覆首祭則服之編列髮爲之桑服也次髮髢服以見王者也衡笄衡簪以王爲之故追琢也○髲音被髢音替

屨人掌王及后之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複底爲舃繶以絲爲下緣也句當作約屨上飾也單底爲屨葛對皮而言功屨次命屨者散謂去飾卽素屨也王舃三等赤舃爲上白黑次之諸侯亦然后惟祭服有舃元舃爲上青赤次之鞠衣以下則皆屨也○繶音億約音劬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

四郊二番旗以正王終也綏當爲緌以旄牛尾爲之綴于橦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太宰內始和布令一條惟春官無之司徒司馬司寇皆有今概從節而附識于此

周禮經注節鈔卷三

地官司徒第二

大司徒掌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辨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以野之宜木明其社與其野東西爲廣南北爲輪下平爲衍高平爲原隰下溼也溝穿地爲阻封起土界也壝壇外四面之埒也田主田祖也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明者如以松爲社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也○廣讀去聲 以土會之灋辨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植物宜皁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植物宜膏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植物宜莢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植物宜叢其民豐肉而庳毛物狐貉之屬皁柞栗之屬膏楊柳之屬津潤也覈梅李之屬莢皁莢之屬晳白也贏虎豹之屬叢萑葦之屬庳猶短也○覈同核專通團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

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愼德以能制祿則民興功陽禮鄉飲之禮陰禮男女之禮也儀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因其生習去其太甚也度謂宮室車服之節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世業也○愉通偷 以土宜辨十有二土

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利害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十二土如吳越齊魯之分野上應列星者相視也壤亦土也人所樹藝則謂之壤九等騂剛赤緹之屬 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土圭長尺五寸土深南北東西之深也日至之景謂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也地中八方之中謂東洛也○地中注云今頴川陽城地惠氏據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愚取其意焉

凡建邦國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封疆兼附庸而言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食謂天子食之所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也○按小司徒井牧田野注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此都鄙之制可與此注天子食之之說互看但如其說則諸侯所餘之稅反多于公似乎不合惠氏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如是則周官王制孟子可合而一蓋周官言其封域王制孟子言其采地地則全入于其君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愚謂據此所引韓詩說與經文參之一四之一大致相符豈經文所云食者即韓詩所云采地耶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

室數制之即王制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也不易之地歲歲可種者也一易者休一歲復種再易者休二歲復種也職謂九職所宜也○地守說見獻疑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散利貸種食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若公無禁利即澤梁無禁之意去幾去關市之稅也眚禮殺吉禮殺哀殺凶禮也蕃樂謂閉藏樂器也多昏者不必備禮而昏者自多也索鬼神謂脩廢祀詩所謂靡神不舉是也○蕃通藩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護之使蕃息也振救也寬疾謂有疾者寬其夫布也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舊也媺謂約椓攻堅則重去其鄉里矣族墳墓謂以類相近則生死相依矣兄弟昏姻嫁娶也同衣服則富不相耀矣

乃施敎灋以敎民五家爲比

卷三　三

卷三　四

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
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相受受寄託也賓賓其賢者卽鄉飲之禮也）
頒職事十有二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
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
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服事謂公家服事者○生材學藝世事說見獻疑）
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
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
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睦睦族也任信于友恤振貧乏也六者自親而疎者也造言謂以言惑衆亂民謂亂政之民也）以五禮防民僞而敎
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敎之和凡民之不服敎
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之附于刑者歸于
士（五禮謂吉凶軍賓嘉有地治者鄉州都鄙之吏也○六樂說見獻疑）祀五帝

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
道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國有大故令無
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札令邦國移民通財舍
禁弛力薄征緩刑（羞進也肆解骨體也大故謂寇戎○肆字據注當讀鬄惠氏曰小胥職云全爲肆肆全也周語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于俎卽所謂羞其肆也又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
小司徒掌邦之敎灋以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貴
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

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鄉大夫使各登其衆寡
六畜車輦以歲時入其數三年則大比受邦國
之比要（九比出九賦之人也賤謂占會販賣者也施當爲弛）乃會萬民
之卒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
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
比追胥以令貢賦（追胥追寇賊也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也）乃均土地以稽民數上地
家七人任三人中地六人任兩家五人下地五

人任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餘子
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馬氏曰授田之
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
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
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
事令貢賦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
政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故謂之井
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
里爲成九百夫之地而得一旅之衆則井牧之
灋先古然矣政稅也○林氏曰九夫特以通率
言之葢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盡井者安得九
百畝皆平地乎故以九百槩言之其實仍八家
也　小祭祀奉牲羞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民訟
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正歲攷夫屋以待
政令比田畔所與比鄰者也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廵役說見獻疑
鄉師掌其鄉之敎而聽其治稽其夫家衆寡辨其
可任與其施舍者大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攷司

空之辟以逆役事辟灋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
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徒役與其輂輦凡田前期
出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及期以司徒
之大旗致衆庶以旗物辨鄉邑廵其前後之屯
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茅蒩土虞禮所
謂苴刌茅長五
寸束之所以承祭也輂駕
馬輦人輓行者○輂同梮　凡徵令有常者以
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
囏阨以王命施惠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
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
也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
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
之器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賓器尊俎笙瑟之屬也教謂
道藝辭謂史辭展省視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內與王論道外與六鄉
之敎其要爲民故別之于鄉
焉
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正月之吉受敎灋于
司徒退而頒于鄉吏以敎其所治以歲時登夫

家之衆寡辨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七尺謂年二十六尺年十五也征之者給
公上事也易氏曰近郊之民事多故晚征而早舍也○征舍後鄭皆以爲賦稅蓋卩泉之謂也
故征字用先鄭解而附易氏之說焉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
藝而興賢能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以鄉射之五物
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

卷三 九

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
使治之以禮謂行鄉飲酒之禮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三者謂六藝之射禮樂也
長若都鄙之主治若比長鄰長是也○按鄉飲酒義疏鄭目錄云鄉飲之禮一則三年賓賢能
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五物注似未安惟馬氏論
語射不主皮注曰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庶乎得之但文微異其
所見本不同與抑經文古簡馬氏增文以成義也惠氏亦主此說且疏之曰和志其志和也和
容其容和也主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和頌其聲和也興舞其節和也于射時之詢爲切較疏
之曲爲鄭說勝矣 國大詢于衆庶則帥其鄉之衆而

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王氏曰各守其閭者以靜致動凡軍中捕賊之濾皆
然見動者則擒之則奸細無所容矣○各守其閭注云使民皆聚于閭胥所治處愚按王氏說
較勝以其與以旌節輔令文聯也
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屬州民讀灋
以攷德糾過歲時祭祀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
而射于序正歲讀灋如初大比則贊鄉大夫廢
興灋謂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灋序州黨之學也

卷三 十

黨正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
讀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則
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
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禜謂雩祭水旱之神索鬼神謂
大蜡之時齒位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
也○禜音詠 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
事掌其禁戒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族師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屬民讀灋書其孝

弟睦媚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人物裁害之神（）酺讀布○惠氏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祭酺之辭也

以邦比之灋被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若作民則以旗鐸鼓物帥而至

閭胥掌其閭之徵令歲時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

舍凡祭祀役政聚眾庶既比書其敬敏任恤者

凡事掌觵撻罰之事觵撻罰者謂輕則以觵酒罰之重乃加撻罰也

比長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從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圜土內之從于國中及郊者或內徙或外徙也授謂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也他謂異鄉也圜土獄也獄必圜象仁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亦如之凡祭祀飾牛牲設楅衡置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賓客軍旅大盟則飾牛牲飾刷治之也楅在角衡在鼻防抵觸也絼牛鼻繩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歌舞謂隨牲歌舞以歆神也毛炮去毛而炮也○絼音陳上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和軍旅正田役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

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鼓眾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雷八面鼓靈六面鼓路四面鼓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者凡樂先鐘後即擊鼓故曰金奏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與鼓相和者也鐲鉦也形如小鐘鐃如鈴無舌有秉通猶先也兵謂干戚帗采繒爲之有秉鼜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鼜音戚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帗舞舞社稷之祭羽舞舞四方之祭皇舞舞旱暵之祭凡野舞

皆教之小祭祀則不與舞皇析五采羽爲之蒙首以舞也野舞野人學舞者○帗音弗○皇先鄭云蒙羽舞後鄭云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疏云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惠氏曰皇或書爲翌鳥冠也卽建華冠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說文皇作翌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帗作翇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翇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二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有蒙羽于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非蒙羽于首乎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故愚于皇舞之義參用先後鄭之說焉又注云或作義另有說見獻疑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用牷外祭毀事用厖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不繫者奉之牷色純體完也陽祀謂祭天及宗廟陰事謂祭地及社稷時祀四時常祀也○外祭毀事說見獻疑

牛人掌養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授職人而芻之賓客共其牢禮委積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凡會同軍旅田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祭祀其互與盆簝以待事享牛獻神之牛求牛繹祭之牛居前曰牽居徬曰徬互福衡之屬盆盛血者簝盛肉者也○徬音謗簝音老○劉氏曰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職人說見獻疑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散祭之牲繫于國門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贊者贊君告博碩也○碩一云當作射

載師掌任土以物地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任者任其力勢所能生物者物色上地所宜植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宜禾黑墳宜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是也宅田致仕者所受士田卽圭田也賈田賈人所受廛地去國五十里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市者士工商皆有田蓋其長者在官餘夫亦以力出耕公田士田賈田官田皆是也牛田牧田爲公家畜牧者所受賞田賞賜之田遠郊去國百里之地公邑六遂之餘地藉田所在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也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采地大都公采

地王之子弟親者視公疎者以次視卿大夫畺王畿界也○士讀如仕畺同疆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國宅謂宮室吏治也國稅近輕而遠重者近者多役也漆林之征獨重者以其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不毛不種桑麻也○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說見獻疑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

卷三　十五

以時徵其賦凡任民農以耕事貢九穀圃以樹事貢草木工以飭材貢器物商以市事貢貨賄牧以畜事貢鳥獸嬪以女事貢布帛衡以山事貢其物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貢獻功也夫布一夫口稅之泉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賦貢夫布與庶民之罰說見獻疑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車人之卒伍使備旗鼓兵器帥而至郊里郊所居也田萊見遂人文 凡造都邑量地辨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謂四郊以外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

卷三　十六

荒委積者國用財穀之餘少曰委多曰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無室者

均人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三年則大均旬均也無年無贏儲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

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教三行一曰孝以親父母二曰友以尊賢良三
曰順以事師長以媺詔王謂王有媺則詔之也國子王大子以下至元士之適
子皆是也至德中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遜
務時敏厥脩乃來朱子曰知逆惡謂得于己者深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不爲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中失以教國子弟凡貴游
子弟學焉凡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以
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虎門

路寢門也門外畫虎故曰虎門司察也中中禮失失禮也遊無官司者舉猶行也○惠氏曰虎
門路寢之西門舊說以爲外門者非王氏曰師保兼守禦所以武臣皆知忠義而同心同德也
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曰五禮六
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教之六儀曰祭祀賓客
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凡王舉使其屬守王闈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
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六儀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
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也闈宮巷門○襄通讓齊皇之
皇讀往顚音田詻音額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
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
可任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任任
吏職也攷治謂攷吏民之治○魏氏曰大宰歲終攷察瀆之經也王時遣使者出而巡察吏治
瀆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與愚謂司諫亦主教之官與閭胥以上諸
職相表裏故選舉不濫賢才亦無不上聞者攷治卽攷諸官之治也

司救掌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
之凡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
諸嘉石役諸司空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
歸于圜土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罰謂撻擊
之明者書其罪于大方版以著其背也恥者坐諸石上以辱之也施惠謂賙恤也○衺惡過失
說見獻疑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人者使
民成之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從父兄弟不同國君䀿父師長䀿兄弟主友䀿
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執之凡殺人有
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
令勿讐讐則死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
動者誅成之謂鄉里之民共和解之也瑞節剡圭也與者王與謂人也反殺謂重殺如既殺其讐而復殺讐之父兄若子弟也義宜也殺人而義謂其人會辱其父兄師長而子弟若弟子殺之也不同國謂不必海外及千里之外也書者記其姓名○辟通避下同

媒氏掌萬民之判男女自成名以上書年月日名
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娶判妻入子者
書之判半也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成名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也娶嫁之期男子自十六以上女子自十四以上三十二十蓋言其極法也判妻已出之婦也○入子說見獻疑中
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
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奔謂不備禮而娶也○會男女說見獻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
無過五兩禁遷葬與嫁殤者凡陰訟聽于勝國
之社純帛緇帛也五兩十端也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蓋指苟合者而言殤謂十九已下未嫁而死者雖已受聘而生未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亂人倫者也陰訟中冓之事勝國亡國如亳社是也

司市掌市之治敎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敍分地而
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
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
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
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辨物物異肆也靡侈靡也泉盛也商賈盛通則布行價買也物有定賈則易買也賈民胥師之屬知物情僞者也同貨斂賒謂貨滯者則官以泉斂之無貨者則官賒予之而以時斂其泉也○價音育○次敍說見獻疑

大市日昃百族爲主朝市朝時商賈爲主
夕市夕時販夫販婦爲主市入則胥執鞭度守
門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涖焉而聽大治訟胥師賈師涖介次而聽小
治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
者各于其地之敍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
而舉之百族百姓也爲主言賣買多也鞭度鞭刻尺寸如度以威衆正度也平者平其

行列展者整其市物旅者衆人所望上之以爲市期思當作司思次司市之舍也介次旁舍也得得遺物也槊沒入官也○辟布量度說見獻疑 凡治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僞飾之禁民十有二商十有二賈十有二工十有二利利于民者使有使阜謂起其價害害于民者使亡使微謂抑其價作布鑄泉也僞飾如以僞爲眞以陳作新之類言十二者舉大略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從治市政憲謂縣書以示人徇謂舉其人以示其地之衆從治市政謂人衆所在來物以備之也

質人掌成市之質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書契同度量壹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罰凡治質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外不聽治治其訟也○成市說見獻疑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絘布列肆之稅釋文曰絘或作次是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廛布邸舍之稅也王氏曰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總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康成謂總讀如租穗之穗總布謂守斗斛銓衡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愚按肆長總布杜子春亦謂當作儳以說文証之儳互不齊也在肆則可入于廛人則直當名總矣康成說亦係別生枝節質布如云質人所罰則亦罰布也故取王氏之說江愼修亦以王說總布爲是邸舍之稅江氏增其義以爲若今棧房是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皮角筋骨斂之以當稅也珍異四時食物也滯謂不售斂官買之也

胥師掌察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價賣也慝惡也○價字司市注訓買疏云所訓不定愚按賣買字多通如沽字亦然

賈師掌展成奠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天患如卜旱疾疫之類

司虣掌禁鬭囂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屬遊羣遊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與不物者搏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不物謂衣服瞻視不同及所操不如式者

胥掌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撻戮而罰之襲掩捕也○坐作禁令說見獻疑

肆長掌陳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遠名近實不得雜僞以欺人也

泉府掌以征布斂售貨之滯者賈買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抵謂所屬

吏主謂別治大夫也以國服爲之息謂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如受園廛之地而貨萬泉則期息五百也○抵通柢

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幾不物正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監門養之四方之賓客造焉則告死政之老孤謂死國事者之父母與子也犯禁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陳氏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僞飾之法是也○正讀如征○王氏曰正貨賄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正爲征恐非不資疏云謂非民常用之物愚按非民常用之物是固可用之物也即非常用何至犯禁而沒之不資者猶言無用也疏說未當故增陳氏之說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以節傳出之凶札則無征征廛謂關之邸舍稅布如市廛也不出關謂從私道以避稅者所達謂他國也傳若過移文書節傳者門關之信無之則雖有璽節亦不達也凡賓客敂關則告有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同扣

掌節掌守邦節以輔王命王氏曰邦節即下文所謂玉角虎龍之屬也○

邦節注云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愚按此五者乃典瑞所掌不應在此且如注說則此經在前而典瑞文又無節字經不容不辭費故取王氏之說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金者以金鑄其象也輔之者以英蕩飾函器也符析竹爲之璽今之印章旌節以旌爲節也王氏曰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使節注云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舍王國而言諸侯于義不順當與小行人參看故取王氏之說

遂人掌邦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民授田簡兵器教稼穡各掌者謂遂大夫以下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下劑謂任民一家三人如下地也樂昏謂勸以昏姻順民情也興耡謂起民人令相佐助也時器耒耜之屬彊予者餘夫復予之田是也政稅也○甿同氓音萌耡音助○政字注讀如征愚按似當作如字說見獻疑土地之政條下

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郊內爲易郊外爲萊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廣二尺深二尺爲遂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爲澮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也

以歲時登其

夫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以遂之大旗致之旗熊虎之旗也

凡祭祀共野牲令野職賓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野職薪炭之屬也

遂師掌經牧田野辨可食者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廵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移用其民謂地宜有早晚不同故民必轉相救助也

凡祭祀審誓戒共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廵道脩庀委積軍旅田役平野民比敘其事而賞罰審詳告之也脩治也庀具也平謂平其行列也○庀通庇上聲

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興甿舉賢能者○易氏曰小雅求髦士于或耘或耔之間即六遂興甿之意也

縣正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稼事用野民則治其政令徵比徵發挍比也○趨讀促

鄙師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衆庶而察其媺惡

酇長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衆寡若作民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簡器與有司數之歲時趨耕耨稽女功器稼器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愚按必待有司政令者鄉遂之官固不得自行科斂也合耦于耡說見獻疑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相糾謂五家之中有過則相糾察也贊謂或助其財或助其力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耡粟一井之稅也用之謂恤民之囏阨也○而用之而讀若○屋粟閒粟說見獻疑

凡新甿之治聽之使無征役以地媺惡為之等新甿新徙來者

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會同師田行役則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于司馬同徒大司馬所調雖不徧用而必同調以均勞逸也王氏曰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也○邱乘注本訓為四邱令為溝涂之令愚謂其說無義故用王氏之說且稍人以稍秣為名主乘馬說尤當

委人掌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其余以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芻薪軍旅共委積芻薪凡軍旅之賓客館焉粗曰薪細曰蒸軍旅之賓客謂諸侯助王征討者余當為餘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地事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地事即地職也○土地之政說見獻疑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糞種言以汁糞其地也騂剛謂土全赤而彊也赤緹獂色墳壤多蚠鼠者也渴澤故水處

鹹潟鹵地也勃壤粉解也埴壚黏疏者彊檃強
堅輕㶁輕脆者也○潟音昔貆音暄檃音喊㶁
音猋緶音
詮坌音焚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稼下地謂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豬陂也蕩行也遂田首小溝也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寫瀉也水瀉于澮故得涉田中以治田也○惠氏曰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列讀例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其雩斂稼澤謂以澤地爲稼者殄絕也芟夷者夏既以水絕草之後生者復俟其涸而芟之也芒種稻麥也雩斂雩事所斂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王巡守則夾王車道說也地慝惡產蝮虺之屬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王巡守則夾王車志記也方慝惡俗忌諱之事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邦工掄材不禁春秋斬木不入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厲藩界也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稺也稺材柔及故服與耜皆用之也時斬材之時期出入之期掄材國所用也

祭山林則爲主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萊謂除其草萊珥取禽左耳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計謂計守者之功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人守財物以時入于玉府頒餘于萬民財物皮角珠貝也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大田獵則萊澤野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澤物芹茆蔆芡之類屬猶致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與毒矢射者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角人掌徵齒角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羽人掌徵羽翮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十羽爲審十審爲摶十摶爲縳縳音喘

掌葛掌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草貢萯紵之屬○萯音傾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炭之徵令灰所以瀚湅者也

掌荼掌聚荼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祭祀共蜃器之蜃蜃器以蜃飾器也共白盛之蜃盛猶成也謂飾牆而使之白也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賓客共獸物

場人掌場圃而樹果蓏珍異之物祭祀賓客共果蓏享亦如之魏氏曰享謂宗廟月享每月朔薦新也○享注云納牲似不應别于祭祀之外故用魏氏之說

廩人掌九穀以待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治年之凶豐凡民食人四鬴上也三鬴中也二鬴下也不能二鬴則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數計也六斗四升曰鬴○王氏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灋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灋之所以不善也會同師役則治糧與食祭祀共接盛行道曰糧止居曰食王氏曰接者繼續之義言春之又春如說文所謂㯻鑿也○接讀扱○接注云扱以授春人似太略故用王氏之說愚又按盛者簠簋之屬即詩所云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之謂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車米筥米芻禾政用穀之政車米筥米芻禾見掌客文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后之春獻種獻種謂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宜地爲灋縣于邑閭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王氏曰平其興如旅師所謂平

均其所興舉之粟以給之○按平興注云興謂所徵賦疏謂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愚按旅師用之注云謂鄭民之囏阨此與賙急并舉則為貸粟于民可知故用王氏之說孟子所謂始興發補不足與字與此正同江慎修說亦略同王氏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賓客共其牢禮之米饗食共其食米米物言非一米饗食共食米饗不主飽而亦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賓客共其簠簋饔食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豢祭祀之犬宂散也宂食謂留治文書者穀食曰豢○宂戎上聲

周禮經注節鈔卷四　守硯齋訂本

春官宗伯第三

大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鄭氏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無怨恫于其先而後邦國寧也　以吉禮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禋煙氣實柴實牛柴上槱積也積柴為燎周人尚臭三者皆以報陽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飌師箕也雨師畢也血祭祭自血起亦貴氣臭也五祀五行之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也祭山曰貍祭川曰沈疈辜磔牲胸也四方百物磔攘及蜡祭也肆解牲體獻獻醴薦血腥也祼以鬱鬯之酒灌地也饋食黍稷也二者祫禘之祭禮同而文互也○飌同風疈音壁祼通灌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哀謂救患分災也荒禮如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之

類禍烖若遣水火禬謂會合財賄以補之寇謂兵作于外亂謂兵作于內 以賓禮
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朝之
言早宗之言尊覲之言勤遇之言偶也時者有事乃來無常期也殷衆也殷覜王國有慝而畢
來也○殷覜另有說見獻疑餘詳大行人殷同條下 以軍禮同邦國大
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
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大均者諸
侯賦稅不均則合衆以均之大封正封疆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
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
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
異姓之國族食之禮親兄弟歲四食視服爲降脤膰以祭肉賜也贊喜曰慶加財物
曰賀○脤音愼上聲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壹命謂王之下
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受服謂王之中士爵弁服子男之卿列國之大夫元冕也受位

謂王之上士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朝者受器謂王之下大夫公之孤始得爲祭器也則地未
成國之君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有賜地也賜官謂六命之卿得自置官如諸侯也國侯伯
之國六命之卿加等出封者也侯伯得專征伐曰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伯方伯王之上公亦九
命也○賜則賜官賜國說另見獻疑 以六瑞等邦國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瑞符信也等齊也鎮謂琢爲四鎮之山桓謂爲宮室之象信當作身信躬皆象人形
有粗細耳穀穀文蒲蒲文○惠氏曰六瑞之制四方象鎮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曲身
象躬玉之形也粟文象穀藻文象蒲玉之彩也其瑑飾則覜聘之器加瑑飾以別之六瑞則不
瑑也惠說近是然則信盩讀如伸矣 以六摯等諸臣孤執皮帛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摯言執以自致也○摯通贄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元璜禮北方牲幣各放其方之色 以天
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禮樂并行則四者乃得其和也○天

産四語先鄭以天産爲男女地産爲地利防之所以制其淫驕主人事説後鄭以天産爲動物地産爲植物防之所以使不傷性主飲食説愚按二説皆未安竊謂禮樂之用妙合自然共于天地陰陽之道有隨處求之而具足者固不得有所指實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王不與祭則攝位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玉禮神之玉始既涖之祭又奉之也號六號也治習也載爲也爵行曰果攝果陳祥道曰攝攝后也○果讀如祼○載果注云代王然經文在王后之下故取陳氏之説焉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大封則先告后土詔禮曰相接賓曰儐大故謂凶烖四望五嶽及鎭瀆也

小宗伯掌建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兆者爲壇之營域五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也四類日月星辰以氣類爲之位如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是也○四類惠氏專主日月風雨援洪範庶徵以爲説云

掌五禮之禁令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以辨親疏正室謂之門子掌其政令用等牲器尊卑之等昭穆謂廟位太祖東向以下北昭南穆之位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三族父子孫也正室嫡子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陳氏曰晩周以下先王之禮寖以埽地學者亦多失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衛不知司市之法則時之知禮者鮮矣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祭祀賓客奉牲謂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

馬主馬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也六齍六穀也六彝六尊見司尊彝文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卜貞也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將瓚果詔相小禮賜卿大夫士爵則儐逆齍受盛也省視烹之生熟也將奉也瓚祼器也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軍有事則與祭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齎謂所齎之貢獻軍社軍行之社主以石爲之主車天子

延守以遷廟之主戰于齋車也饁謂饋神頒賜羣臣也○甸通田佃 大烖禱祠于上下神示凡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天地之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大烖謂水火及年穀不登肄習也天地烖謂日食星隕地震之類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以歲時序祭祀祈珥大祀謂天地宗廟次祀社稷以下小祀司中以下也祈珥當作禨衈釁禮之事也○禨同鐖音機衈音二○惠氏曰割牲曰刏薦毛曰衈祭血曰禨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

卷四 六

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眂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築鬻謂築香草煮以爲鬯也 大賓客涖几筵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匪當作篚篚罋皆貯食物者設設于賓客之館也授祭以胇授賓也侯禳小祝職也 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宗遷主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卜卜其宜否也社祭土爲取材于地也祭謂社與禜酺也

鬱人掌祼器凡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詔祼將之儀節凡祼事沃盥玉謂圭瓚璋瓚沃盥謂以水沃手及洗瓚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疈

卷四 七

事用散王之齊事共秬鬯罍瓦器門國門瓢蠡瓠去柢以齊爲尊○齎讀如齊通臍脩讀如卣○用脩用蜃用概用散說見獻疑齊共秬鬯另條

雞人掌共雞牲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凡禳釁共雞牲嘑同呼嘂同叫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位謂所陳之位○愚按尊彝位不可攷大略如特牲之尊于戶東少牢之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是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

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雞彝鳥彝謂畫爲雞鳳之形也舟承盤也獻尊畫犧于尊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后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尊也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內宗薦加豆籩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象尊象鳳皇也昨當爲酢謂諸臣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也斝彝畫禾稼者黃目尊也朝獻尸卒食王酳之也著尊著地無足者饋獻謂薦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也壺尊以壺爲尊也○獻尊之獻讀如犧斝讀如稼○九獻之節聶氏圖云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熟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九獻諸臣酳尸此說後儒多從之惟陳氏引大行

人云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而祼不與諸侯壹祼而酢饗禮七獻而祼不與先儒以二祼爲在九獻之內非也其云九獻則朝踐三獻王后諸臣各一饋食三獻酳尸三獻同馬貴與謂二說當幷存之愚謂陳氏說較長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于廟虎蜼皆刻畫其形也大尊瓦尊也山尊刻畫爲山雲也尊皆用兩者鬱鬯與明水也○蜼音壘○四時之閒祀先鄭云謂禘祫後鄭以爲冢下追享朝享惠氏曰閒祀謂非四時之正祀如仲春獻羔開氷季春薦王鮪之類是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和齊也獻摩莎出其香汁也以芧泲之曰縮以酒和之曰涗以水和之曰滌○獻讀如莎涗音稅脩讀如滌泲同濟○王氏曰獻當讀如字凡酒以濁爲尊鬱鬯最尊故不縮不涗直獻之而已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凡大朝覲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

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喪事葦席右素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黼依謂畫斧文于屏上而王依之莞細蒲紛純以白繡爲緣也繅席削蒲展之編以五采畫純畫繪爲雲氣以緣之也次席桃枝有次列成文者昨尸酢王也繢畫文也國賓謂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者彤几指聘者而言諸侯則彤几也○依通扆上聲莞音桓紛讀如粉純讀準繅通藻璪

天府掌祖廟之守凡玉鎮大寶器藏焉玉鎮鎮圭之屬大寶器若書之赤刀大訓記之崇鼎大璜之屬

上春釁寶鎮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

歲之美惡若遷寶則奉之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遷遷國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晉謂插于紳帶之閒。繅所以藉玉。○晉讀如搢。

卷四　十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瑑篆文也。圭聘君。享以璧。璋聘夫人。享以琮。邸本也。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本著于璧也。圭璧。圭邸有璧也。射剡也。璋以琮爲邸而微銳。造贈館以贈之也。珍圭之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徵召守國諸侯則以爲節也。牙璋瑑以爲牙。兵象也。羨不圓也。廣八寸。袤一尺。起度謂丈引以一尺起度。尋常以八寸起度也。穀善也。和以穀圭使還于善也。琬圭無鋒芒者。諸侯有德則以賜之。美其純也。琰圭有鋒芒者。誅討之象。故以責讓諸侯也。鄭氏鍔曰肆陳也。○邸通底柢。射讀實。玉人同。○以肆先王注云肆解牲體以祭肆讀如鬄。鄭氏鍔以爲旣祼然後解牲體以祼爲肆非其序也。當訓爲陳愚謂以肆爲祭名文義尤不雅馴鍔說是也

典命掌五儀五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

卷四　十一

五命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爲節如九命則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之類。餘皆見大行人職。　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誓命

也重樹子也攝君者君有故也皮帛謂不能用璧故執皮帛也

司服掌王之衣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兵事韋弁服眡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裘羔裘也袞冕九章自龍以下衣五章裳四章鷩謂畫雉即華蟲也凡衣三章裳四章毳畫虎蜼即宗彝也凡衣三章裳二章希刺粉米無畫凡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文裳黼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韋弁服以韋爲弁又以爲服左傳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以皮爲弁服則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此日朝也若受諸侯之朝于廟則袞冕矣冠弁即元冠服則緇布衣裳亦積素爲之○鷩音鼈希通黹音止

公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士服無章惟元衣纁裳而已端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元謂吉禮素凶禮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祭祀則脩除徵役于司隸外祀四郊之祀域謂壝外爲列以止入者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祭祀則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讀隳去聲○藏其隋說見獻疑

世婦掌女宮祭祀其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內宗掌薦加豆籩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外宗掌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獻亦如之后不與則贊宗伯眡眡其實也

冢人掌公墓凡祭爲尸

墓大夫掌邦墓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謂各從其親也

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之喪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成均、五帝之學、瀆、謂其遺禮可瀆者、瞽宗、殷學名、周備四代之制、以殷學爲右學焉、以樂德敎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興以善物喩善事也、道猶引導、陳古以訓今也、雲門大卷以下、謂黃帝堯舜禹湯武王之樂也、○磬同韶 乃分樂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函鍾、一名林鍾、先妣、姜嫄也、夾鍾、一名圜鍾、○蔟音奏、蕤音綏、射讀睪、下無射同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

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更也、樂成則再奏也、致者、每奏有所感致也、象物、有象在天者也、然此但言感通之妙、非必一變二變之拘、以辭害義也、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矣、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取其材以爲琴瑟、空桑龍門皆然、圜丘、在南郊、 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孫竹、竹根之末生者、方丘、在北郊、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陰竹、生山北者、九德、謂六府三事、歌、卽虞書之九歌也、九磬、當爲大磬之誤、 凡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

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射王出入令奏王
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展謂先具陳而聽之
也弓矢舞謂揖讓進退之節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
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
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侑勸也大傀異烖謂天地奇變也傀音瑰○建國禁聲說見獻疑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
干舞人舞小舞象勺大夏也帗全羽羽析羽旄犛牛之尾旄舞辟廱之舞干舞即兵
舞也人舞手舞宗廟之舞也○犛音氂又通旄教樂儀行以肆夏趨
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
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蘩爲節肆夏采薺皆樂名肆夏緩采薺疾王至堂而肆夏作出路
門而采薺作此受享饗食步迎賓客之節也若車出之事登車在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
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于是
奏樂射之樂節不可攷貍首見樂記○薺讀疵凡小事用樂者令奏

鍾鼓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令相饗食諸侯令奏鍾鼓令相如祭儀燕
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軍大獻
教愷歌遂倡之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也歌徹歌雍也令相謂令眂
瞭告瞽以當罷也樂出入謂笙歌舞者○皋通嗥
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凡祭祀之
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學士謂卿大夫之子學舞者采蘋蘩之屬以禮先師
頒分也以樂聲合舞分其才氣之高下也正舞位謂大合樂以習之○舍讀如釋采讀如菜
小胥掌學士之比觵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
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
士特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宮縣四面皆縣軒縣去南
面象宮故曰宮象軒故曰軒也特縣縣一面也鍾磬各十六爲全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
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律同合陰陽者謂陽律左旋陰同右轉左右相配謂之合律律聲旋相爲宮有調有音調盡于六十音窮于八十有四也若相生則皆左旋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損一以律爲夫以同爲婦所謂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母子也

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奏鼓㮘大饗亦如之拊形如鼓以韋爲之下管謂吹管者在堂下也播揚其聲也㮘小鼓先擊小鼓後擊大鼓如引導也蓋堂上將歌則先擊拊堂下將吹則先鼓㮘也○㮘讀如引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軍聲如商則軍彊角則軍擾又如師曠歌南風北風之類

小師掌敎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凡小祭祀小樂事鼓㮘柷如漆筩敔木虎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六孔應卽㮘也○柷音祝敔音語塤同壎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誦謂誦詩以戒君及小史所定之世帝繫也琴瑟謂誦帝繫時鼓琴瑟以播其音而美之也○惠氏曰繫世必鼓琴瑟以定之者卽吹律以定姓名之謂

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賓射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磬在西方曰頌東方曰笙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䰈薄聲甄厚聲石凡聲指鍾聲而言高上大也硍謂聲旋于內正上下直也下下大也陂偏侈也險偏弇也達微大也贏有餘也微微小也韽不成聲也回圓也衍淫衍也侈中央約筰迫而疾也弇中央寬䰈聲不出也甄掉也言震掉而不收也石如叩石也○硍音衮陂讀秘韽音闇筰音責

磬師掌敎擊磬擊編鍾敎縵樂燕樂之鍾磬鍾磬皆編于鍾言之者不編者則鍾師擊之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房中之樂也○縵音幔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金謂鍾及鎛也九夏如王夏肆夏昭夏己見大司樂者餘則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是也○祴通陔驁音敖○九夏說見獻

疑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竽三十六簧籥如篴篪七孔舂築地也牘應雅皆竹器築地以節祴夏之樂也鍾笙與鍾相應之笙○鍾笙說見獻疑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愷樂軍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鄭氏鍔曰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按鼓字注云擊晉鼓以奏其鍾鎛鍔云鎛師掌鎛今略無擊鎛之文則鼓爲鼓作之義明矣其說極是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舞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凡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燕樂散樂說見獻疑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鼓字說見獻疑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土鼓以瓦爲匡革爲兩面者詩豳風七月也雅亦七月也謂之雅者言于邦衆趾饁彼南畝爲男女之正也頌亦七月如躋堂稱壽皆頌其上也息老謂勞農以休息之物謂萬物至此皆勞乃祀而息之也○王氏謂以七月一章分爲三體其說不倫當以生民諸篇爲豳雅思文噫嘻諸篇爲豳頌其皆曰豳者周之王業起于豳也又按朱子亦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然亦未敢定也○豳籥說見獻疑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祭祀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兵物所鑄以銘功者筍虡縣樂之器橫者爲筍從者爲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則授舞器賓饗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一曰玉二曰瓦三曰原經兆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兆謂灼龜于火其形可占者玉如玉之璺瓦如瓦之𤮊原如原田之坼也兆象日體有五色以別五行洪範所謂日雨日濟日圛日蟊日剋是也頌繇春秋傳所記鳳皇于飛間于兩社之類是也○璺音問濟今尚書作霽圛作驛蟊作蒙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鄭志曰近師皆以爲夏殷也別變也重數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觭得也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陟亦得也周人作焉運當爲煇眡祲所掌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運十其別九十王者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之其別九十言每運九變也○觭音羈上聲○郝氏曰致謂有因而致觭謂反覆異常咸陟謂無心而魂升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征征伐也象謂災變雲物易所謂天垂象也與謂所與其事也果謂成事與否至謂至否雨卜雨瘳卜疾也 凡國大貞卜立君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眡高謂以龜骨可灼者示宗伯也命謂但言所卜之事不親作也○貞龜陳龜說見獻疑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四兆之義未聞致墨謂坼文微以墨食之而後可辨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曰靈屬地曰繹屬東曰果屬西曰靁屬南曰獵屬北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六龜龜各異室也天地四方皆以其色辨之攻治其骨也○果讀贏

華氏掌共燋契以明火爇燋歛其焌契燋灼龜之木契開龜之鑿也明火以陽燧取于日者歛其焌謂以契柱然火而歛之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以八簭占八頌者謂將卜八事先以簭簭之也以八卦占簭之八故者謂不卜而徒簭之也坼兆釁也言諸占者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也

簭人掌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凡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巫當作筮更謂遷都邑咸謂衆心歡否式謂制作之灋目謂事衆當簭其要者易謂民衆不說當改易也比謂與民和同也祠謂牲與日也參謂御僕與車右也環謂致師也相簭謂選

著草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之濛未聞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噩當爲愕言驚愕也思覺時所思也寤者寤時道之而夢也喜謂有所喜悅而夢懼謂有所恐懼而夢也○噩同愕○惠氏引逸周書曰太姒得吉夢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以告太子發命祝占之于明堂遂作程寤荅六夢之寤夢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始難毆疫聘問也獻者臣有吉夢而獻之也萌菜始生卽釋菜之意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也○難通儺○聘贈之義劉氏謂問王之夢吉則臣獻其善而王拜受之不吉則求不吉之萌兆于四方而釋去之以贈送其惡愚又按聘字注云發幣似拘故止訓問

眡祲掌十煇之濛以觀妖祥辨吉凶曰祲曰象曰鑴曰監曰闇曰瞢曰彌曰敘曰隮曰想掌安宅敘降煇日光炁也象如赤烏者是也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謂雲在日旁如冠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氣貫日也敘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升氣也想雜氣有形似可想者降禳移也宅有妖祥則次敘而禳之使人安居也○煇音運鑴音嚌炁同氣○惠氏

曰司農以闇爲日月食非也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乃有影是爲瞢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是爲闇愚按太卜而下卜筮占夢之濛多不可考故前人于注雖有異說皆置不辨惟日月食似不當在十煇之列韋昭曰氣往迎之爲薄虧損爲食京房曰日赤黃色爲薄葢薄卽煇也故取惠氏說備一解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貞正也○筴同策○六祝說見獻疑 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說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故以祈禮同之○六祈說見獻疑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祠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六辭說見獻疑 辨六號曰神曰鬼曰示曰牲曰齍曰幣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也 辨九祭曰命曰衍曰炮曰周曰振曰擩曰絕曰繚曰共祭祭食也命者玉藻曰君賜食而命之祭是也衍當爲延曲禮曰主人延客祭是也炮當爲包包猶兼也有司徹曰兼祭于豆閒是也周徧也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擩染也謂染菹于醢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

振乃祭也絕祭不循肺本直絕以祭繚祭循肺本至末乃絕以祭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是也○擩讀芮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稽留也稽首頭至地少留也頓首叩地即起也空首頭至手所即拜手也振動謂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一拜褒再拜肅拜但俯下手即今揖也右侑尸食也○稽同稽褒讀報右讀如侑、愚按九者皆祭時之拜如振動之說殊不合但拜禮今不可攷姑存之可耳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相尸禮明水謂以鑒取于月者號祝以明潔也○隋釁說見獻疑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獻獻功也前祝者前王而讀祝辭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則保郊祀于社侯祈福祥禳却凶咎也釁釁鼓保祀互文有寇戎則郊社皆保而祀之也○彌讀如敉

喪祝掌喪祭祝號

甸祝掌四時之甸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反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貉兵祭也禂亦祭名爲牲求肥充爲馬求肥健也○貉通禡下表貉同禂康成讀如伏誅之誅有說附見獻疑六祈条內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載辭謂爲辭而載之于策國之信用司盟所謂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是也質正也即虞芮質成之意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大旱則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雩祭名天子雩五帝諸侯雩上公之神○巫恒說見獻疑　祭祀共匰主及道布蒩館凡祭祀守瘞主木主匰承主之器道布爲神所設巾也蒩館器以承蒩者也守瘞謂守埋牲玉之所○匰音丹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祀有牲粢盛者衍但用幣致神而已旁招謂招四方之所望祭者堂贈謂以禮送不祥于堂中則東西遠近無定所也弭弭凶咎也

女巫掌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大烖歌哭而請祓猶拂也祓除拂去不祥也釁浴以香草熏浴也歌哭者冀以悲哀動神也

大史建六典掌灋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約劑藏焉以貳六官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史曰官任卿事以為王受治也中數曰歲謂以二十四氣之中數之朔數日年謂以十二月之朔數之中朔大小不齊則正之以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朔者月必有政行政必自朔始故以朔為名頒謂頒于諸侯諸侯藏于祖廟月朔則朝于廟告而行之門路寢門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次謂次其所居如序昭穆之位將幣享禮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中盛算器算所以紀射中之數中則釋之飾如鄉射記閭中虎中之類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奠繫世謂定帝繫世本之屬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歲謂太歲之行于十二辰者月月建之十二辰也辰謂子丑寅卯之類日謂甲乙丙丁之類星謂東方角亢等之類致以土圭致之以知二至二分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變動謂星有贏縮日月有虧食皆是也觀謂視其變移之分野以定禍福也星土星所主土如晉為參星商主大火之類妖祥如彗孛之類觀謂以歲星所在辨其國之盛衰也雲日旁雲氣辨如黑為水黃為豐之類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也降下也以分星知所下之國也十有二風者凡辰皆有風察之之法則亡矣訪序事謂謀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也王氏曰相謂歲星之順逆盈縮伏見進退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制祿則贊以方出之掌書王命遂貳之事書謂凡以事奏白于王者方版也貳者藏其副本也○枋通柄○納訪說見獻疑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名字也所謂書同文也

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掌贊書說見獻疑

巾車掌公車與其旗物而敘之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路大也王所在多以路名玉者以玉飾諸末金象亦猶是也錫在馬面詩所謂鏤錫是也樊大帶纓當胸大常旗之畫日月者斿旗旁下垂者○樊通鞶○一曰說見獻疑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鉤在頷下膺前大旂旗畫交龍者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大赤旗以通帛爲之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無飾輓之以革也龍駹也雜色韋也大白白旗也衛衛服也○條讀如條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大麾不在九旗之數以正色言之則黑也蕃國在九州之外者○前讀翦○錫鉤等說見獻疑大麾另條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從王祭所乘以重雉羽爲飾也總著馬勒直兩耳厭翟從王賓饗諸侯所乘雉羽以次相壓不用重也勒面以雜色韋爲面飾

如龍勒也安車坐乘也朝王所乘彫刻韋爲之無雜色也鷖青黑色容幨帷也蓋上覆也翟車乘以出桑者以翟爲飾而不重不厭也貝面謂以貝飾勒握張幄于上也輦車宮中所乘人輓以行者翣如大扇所以蔽風塵羽蓋謂羽爲小蓋以翳日也○鷖音翳握通幄翣音衫入聲幨音襜○總字說見獻疑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服車謂服事之車夏篆以五采畫轂約者夏縵亦五采畫而不篆也墨不畫者棧車無革輓者也役車有方箱可載器者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良車散車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精作爲良粗作爲散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大祭祀則贊駕說駕說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通稅

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射共三乏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者也苹猶屏也對敵自屏蔽也輕車致師之車也萃副也乏以革爲之持旌告獲者所藉以自蔽○萃通倅○苹車說見獻疑

司常掌九旗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九旗自日月已下旂旗旟旐皆畫象也交一升一降也通帛赤色不雜周正也雜帛謂以素帛飾其側殷色也全羽析羽二者皆以五采繫于其上也

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凡射共獲旌師衆也衆所聚謂之都獲旌唱獲者所持之旌也郝氏曰道車前導之車斿車屬車也陸氏曰畫象者謂官府以下三象指旞旌而言也○道車注云象路王以朝及燕出入斿車云木路王以田以鄙愚按二車皆大閱時所用注說未安故用郝氏之說畫象注謂畫雲氣亦似不合故取釋文焉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祭祀謂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坐也蓋位次之謂百物之神曰鬽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鬽于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鬽同魅

周禮經注節鈔卷五　　守硯齋訂本

夏官司馬第四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也○均守平則說見獻疑以九伐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陵也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聲其罪也內謂國中外謂諸侯壇猶墠也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是也不服謂恃險而不事大侵之者兵加其境既服則已也正者執而治其罪如衛侯殺叔武晉人執以歸于京師是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謂不用王命而亂政也杜者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謂淫于外內悖人倫也○眚之等說見獻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曰甸畿又其外曰男畿又其外曰采畿又其外曰衛畿又其外曰蠻畿又其外曰夷畿又其外曰鎮畿又其外曰蕃畿王氏曰自侯服至衛服是爲中國所謂疆以周索自蠻服至蕃服是爲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九畿皆方五百里鄭氏謂與王畿共爲萬里薛氏以爲方五百里者蓋王畿四面各二百五十里合而言之也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半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參之一民可用者家二人賦給軍用者令邦國亦以地之媺惡民之衆寡爲制食參之二如六遂雖有萊五十畝而每歲止種百畝更番休息也餘倣此用者因四時之田以敎戰也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凡師入日振旅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也以旗者立旗致民于其下也王不執賁鼓者尚之于諸侯也提馬上

鼓有曲木可提持者公司馬伍之司馬也蒐搜也搜取不孕者而用之也表貉立表而禡祭也誓者誓以犯田法之罰也火者春田主火野必焚萊所以除陳生新也弊止也○賁通鼓

中夏教茇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舍草止也撰謂數擇也書契者按錄軍實之簿書號名徽識也如軍師鄉野之類夜事夜守之事仲夏日炎故重于夜苗者擇取不孕如治苗去不秀實者也夏田主車示所取物希也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

旗物之類與司常不同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焉獮殺也秋田主網故曰羅弊祊當爲方秋田畢則祭四方也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戒脩戰灋虞人萊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大閱簡軍實也表識也弊仆也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

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徇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軍將也摝謂掩上振之以止行息氣此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摝音鹿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鼓戒戒使攻敵也三發三刺象戰也鼓退者蓋自二表再進至第四表若與敵遇而戰既勝則退又鳴鐃以節之復至第一表而止也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帥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軍門曰和者師克在和也有司平之謂鄉師正其行列也分地謂調其部曲之疏數屯謂車徒異羣百步相去之數也爲主謂在前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
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
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驅逆之車田僕所掌也所弊謂田所當止處也
駴疾擊也○駴同駭若大師則涖大卜涖釁主及軍器
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有功則左
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不功則奉主車
律同律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
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射則

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植築
城植也屬賦丈尺也合謂以諸侯爲六耦也○牲魚說見獻疑
小司馬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如大司馬之
灋餘文皆闕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勲掌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
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凡賞無常輕
重眡功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祭于大烝
謂冬祭先王皆從祀也參之一食謂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也○正讀如征
馬質掌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
賈綱惡馬禁原蠶者綱謂以索維之原再也蠶爲龍精與馬同氣再蠶恐
傷馬也
量人掌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

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
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
書而藏之州涂之州言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也涂道也言軍中市朝與師之所在
皆有道以往來也軍社社主在軍中者里居也凡祭祀饗賓制其從
獻脯燔之數量從獻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以燔從是也數儀禮脯十
脡各長尺二寸是也量未聞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
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肆體

薦全烝薦腥也殺體解節折薦熟也豆切肉也
邦器禮樂之器○珥先鄭云以牲頭祭也後鄭
云珥讀爲衈祈或爲刉用毛牲曰刉用羽牲曰
衈按之雞人與下羊人職殊不然祈珥當仍作
禨衈解見春官肆師注侯禳先鄭云謂候四時
惡氣禳去之王氏曰當用小祝注王說是故不
另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
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賈買牲而共
之登首報陽也灋謂多少之灋○釁積說見獻疑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
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
令祭祀則祭爟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行猶
用也變猶易也出火謂用以陶冶祭爟若祭爨
然野焚民擅焚也○王氏曰火逆用之則强弱
相勝而氣不均順變之則休廢相沿而疾可救
民于四時皆有癘疾火生于木其氣性從之故
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之春取榆柳夏取
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皆以陰
陽强弱之理相扶抑以救民疾
也○時則施火令說見獻疑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
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
樹之固郊亦如之有山川則因之飾器兵甲之屬○竟通境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
其道路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
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
者惟有節者達之五溝遂洫之屬五涂徑畛之屬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
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各從其方來治國事者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
訟敵國揚軍威降圍邑致師者先往犯敵以致其必戰也軍慝軍中陰爲惡者也諜反閒也訟謂敵國兵來則往訟其曲直也揚者揚威武以示敵也降受降也○諜音牒○環四方之故說見獻疑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
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以水火守之分以日

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挈壺謂縣壺于有井之地使可望而知也挈轡謂以轡表舍轡脫則止也畚盛糧器壺漏壺以定刻數榛行夜者所擊水以沃壺火以夜視刻數者漏有漏箭晝夜共百刻分謂晝夜長短也。畚音本榛同柝。挈字另有說見獻疑

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位將射時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王與諸侯賓射士不與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虎熊豹也容乏也二侯熊豹也一侯麋也豻胡犬也。豻音韓平聲。節正說見獻疑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射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作使也介爲卿大夫介也

從從王也戒大史者謂王有使三公就館賜諸侯之事則大史爲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擾馴也猛獸熊羆之屬抗舉也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屬是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烏鳶者恐便汙也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襦羅之細者蜡祭之時可用密網也春鳥蟄而始出者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行頒賜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鳥物鶂鴈之屬膳獻鶉鴽之屬

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貴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食稍食位久然後定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

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
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
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
退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謂小臣之屬前者正燕朝之位也○故士及士旁三揖說見獻疑
掌國中之士治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
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割牲羞俎豆會同
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賜爵昭穆之爵也割牲制體也爲介謂爲介于出使之大夫凡邦國三歲則稽

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王氏曰按後漢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卽所謂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進退爵祿疏謂諸侯自進退其士之爵祿而司士爲灋義非是王氏所引左雄傳語本射義及尚書大傳故愚取其說訂義亦曰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賢否
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致于大子甲兵之
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
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倅副貳也正征役也王氏曰有司若卒之有長伍之有公司馬也大祭祀正牲體樂事正舞位授

舞器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
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
其藝而進退之正牲體及凡國之政事已下說見獻疑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
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
焉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羣右說見序官獻疑司右條下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
奉書以使于四方趨以卒伍謂雖羣行亦有局分也舍次舍也不通或寇兵或泥水之故徵徵師役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
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
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
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

尸從車袞冕從王服也維持也孔氏曰虞夏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張氏曰周郊以后稷配天則有尸宜矣○袞冕衮冕說見獻疑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時季春季秋季冬之時也王氏曰索室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掌諸侯之復逆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出入之入謂羣臣所奏行退謂退居路門左之本位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窮謂窮寃失職則擊此以達于王遽若軍書當急聞者逆二官者使受其事以聞也

祭祀賓客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牲事若親射親割之屬前驅導王也居車左自馭而使人爲右焉燕朝在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者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如大僕之掌小灋儀謂趨行拱揖之容○王氏曰觀大僕小臣諸職所列事無大小皆有儀灋其防之也豫其喻之也微是故三代以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以下法家拂士犯顏極諫而不足也○燕出入說見獻疑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有司既祭以王命勞之誅不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也都家公卿自祭其先祖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大祭祀相盥而登登爲王登牲體于俎也王氏曰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于上者○惸同煢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五寢五廟之寢祧廟則無寢也乘石乘以上車之石也○惠氏曰天子七廟廟皆有五寢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又曰王有六寢廟無九嬪室故闕其一康成謂二祧無寢失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元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冕以版爲之廣八寸長尺

六寸延冕上覆版也紐小鼻笄所貫也紘以組爲之冕制笄貫于紐兩端外出以一組繫左笄遶頤而上屬于右笄垂餘以爲飾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以其等爲之三采朱白蒼也瑱塞耳者前低曰冕前後平曰弁會縫中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象邸謂以象骨飾弁下之柢也韋爵韋所成皮鹿皮也等如侯伯七就子男五就之類○上諸侯侯字當作公璂同綦○五冕及繅就采玉等說見獻疑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祭祀授舞者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干櫓之屬名未詳舞者兵若干戚是也○車之五兵說見獻疑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車王所乘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箙盛矢器六弓之義見攷工記椹樹椹以爲正試弓習武也勞勤勞王事者每弓一箙箙百矢○箙通魚服之服椹讀砧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矢制凡八枉殺矰恆弓所用餘弩用也枉矢飛行有光絜矢象焉殺矢中人則死鍭矢象焉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恆矢安居之矢所謂志也痺矢象焉○痺音畀繳讀灼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句者謂之弊弓弊惡也○句讀如鉤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如數謂每人一弓乘矢并夾鍼箭具物矢箙之屬籠竹器盛矢者總貯于籠又分貯于箙也增不在箙恐其相繞亂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抉所以持弦著右手巨指拾謂韝扞以韋爲之著左臂者○抉通決扞通韝音汗或作捍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齎其工言以資授工也物類也六物卽六弓三等謂上制中制下制也素謂形灋定成謂飾治成也等謂工拙高下之等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充謂居左也贊者謂取血以桃茢拂之○愚謂兵革使當是戰陳兵革之事皆使之不惟有所誅斬已也辟盟說見獻疑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乘初乘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道車象路也諭命宣王命也車儀顧式之屬前馬者國君式齋牛恐馬或驚奔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山而去喻無險難也詩曰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卽謂是也軌軾前持車木也○軷音鈸軹音紙軌同軓音犯菩音阜○按經言先犯軷後祭及祭下注皆不釋疏云卽將犯軷時之祭殊覺不然惠氏曰王出太僕前驅大馭戎僕爲馭及犯軷馭下祝是大馭爲祝及祭酌僕是大僕爲尸祭軌祭軌乃飲此非尸祭而尸飲與聘記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處者于是餞之然則犯軷遂驅之而亦不遂行也既犯軷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軷後可知矣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凡者通五路言之鸞和皆鈴屬鸞在衡和在軾也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凡巡守及兵車之會掌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等謂侯伯之等節謂九十步七十步及車軹前疾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朝夕謂朝朝暮夕也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鄙謂巡行縣鄙也驅謂驅禽使前逆謂阻之使不出圍也○提馬說見獻疑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王氏曰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使車注云驅逆之車無義故用王氏之說校人掌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馬謂上善似母者玉路用之以駕戎齊皆以路名駑則給官中之役者○種馬說見獻疑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乘之四之也師圉師○繫讀計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駑良馬數說見獻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每廐一閑故天子十有二四種齊道田駑也二種田駑而已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特居四之一謂三牝一牡也馬祖房星天駟也執之者駒弱防其淫也攻謂騬之爲其蹄齧不可乘也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善也馬步神之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于王也講簡習也○騬音繩○王氏曰社廐中之土示也馬步行神大閱故祭馬步二說皆有義然未詳其所據姑備一說可也騬蓋閹割之鄭氏曰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毛馬齊其色也幣馬卽六幣之圭合以馬也飾黃駒者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祭之禮物馬齊其力也○物馬等說見獻疑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簡差擇也駕說之頒謂用馬之次第居謂牧庌所在治謂執駒攻特之類王氏曰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庌音迓○六節注云差擇王馬以爲六等云六等則駑馬亦在中與經云良馬不合故用王氏之說巫馬掌養疾馬攻馬疾

牧師掌牧地孟春焚牧中春通淫田事贊焚萊焚牧地亦所以除陳生新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佚謂用之使不過勞馬三歲曰駣教謂乘習之散謂以竹括其耳毋令善驚也圉閑也○駣音陶○正校人員選說見獻疑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剪闔蓐馬茲謂以草藉馬也庌廡也所以庇馬使凉也充猶積也茨蓋也闔苫也謂刈草爲苫以蓋牆也○蓐音辱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四夷八蠻七閩九牧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利害說見獻疑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鎭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浸可以爲陂灌漑者五湖在吳南二男五女謂女多于男餘倣此○藪及三江五湖三條說見獻疑　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衡山在湖南雲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丹朱砂齒象齒革犀兕也○瞢同夢湛讀近斬○惠氏曰潁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于豫州而東南流爲荊州之浸又云潁在愼城而愼故楚邑故左傳謂之潁尾蓋首陽城而尾下蔡則其地古屬荊州矣又引京相

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犨縣北而湛出犨北昆陽屬潁川爲豫犨屬南陽爲荊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荊也其援據極博此特撮其大略似康成未及攷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在滎陽波卽滎嶓之嶓溠梁溠宜屬荊州林竹木也六擾卽六牲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滎音縈雒通洛溠讀如汊○溠字說見獻疑　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

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山、在蓋邑、望諸、即孟諸、在睢陽、淮出桐柏、泗出濟陰、沭出東莞、二女疑作三女、○沭音術、睢讀綏、莞讀官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大野、即鉅野、盧維當作雷雍、盧即雷夏、在城陽、維即雍水、自河出者也、四種、黍稷麥稻也、○泲同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吳嶽也、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渭出鳥鼠山、洛出懷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川與兗同者、蓋幽兗皆河泲所經之地也、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貕音奚、般讀槃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彘陽、紆所在未聞、漳出長子、

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山、在上曲陽、昭余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也、○虖同呼、池讀如沱、嘔音謳、淶音來

乃辨九服之邦國、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蠻、曰夷曰鎮、曰蕃、凡邦國、大小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及王之所行、先道、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殷、衆也、○制其職及王殷國說見獻疑

土方氏掌土圭、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樹、謂為之藩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送逆、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遠物、九州之外、無貢灋而至者、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財利、謂茂遷有無也、數器、權衡之屬、

怨惡謂邦國相侵，好善謂風俗相高尙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說見獻疑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讀如㼌音誇○華離說見獻疑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于邦國，使致珍異之物。致謂使出稅以當賦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于邦國，使致珍異之物。

邍師掌辨邱陵墳衍邍隰之名。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心向王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政學，以聽國司馬。政謂賦稅，學謂脩德學道也。

家司馬亦如之。

周禮經注節鈔卷六

秋官司寇第五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新立之國平國守成之國亂國叛逆之國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糾謂察舉之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守不失部伍也愿謹愨也暴當爲恭之誤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恥三年其不能而出圜土者殺中國謂民之故鄉里也出逃亡也○罷民說見獻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造至也使兩至也既至使皆入矢乃治之不至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而訟自息故曰禁也用矢者取其直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券書也金取其堅三十斤曰鈞不入金則亦不直而自服矣三日乃致重刑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贄不直不實者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禁訟禁獄說見獻疑以嘉石平罷民民有罪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嘉石文石也役給諸官府之役以自贖也任保也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告于上而罪其長肺石赤石也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凡諸侯之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之訟以邦灋斷之庶民之訟以邦成弊之劉氏曰邦典上文所謂三典是也邦灋小司寇之八辟也邦成士師之八成也○按注本以天官之六典八灋八成釋此處三項愚謂其說非是當用劉氏之說定之斷之弊之說見獻疑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奉其明水火朝覲會同前王大軍旅涖戮于社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府史以下也

小司寇掌外朝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國危二曰

國遷。三曰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進。以眾
輔志而弊謀。輔志輔王志也。以五刑聽民獄訟。附于
刑。用情訊之。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
婦不躬坐獄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附著也讀書則
用灋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不躬坐者謂有獄訟即使其屬與子弟也不即市謂刑諸甸師也
○愚按此聽之乃是民獄已成兩辭皆具而定讞之時雖知其附著于刑絕無宛抑猶旬日乃
斷慎之至也此與大司寇文正相發明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
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辟灋也麗附也
以五聲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言不直則煩色不直則赧氣不直則喘聽不直則惑
視不直則眊○王氏曰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然必以言為主故皆以聲名而先
辭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
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
服下服之刑。上服劓墨下服宮刑也鄭氏鍔曰刺取也殺也○劓音疑去聲○刺

注云殺也于訊字不可通必如鍔說義乃備也上服下服惠氏引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
適重上服服讀如附蓋謂附于刑者有輕重之權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
生齒以上。登于天府。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
大賓客。前王而辟。小師。涖戮。孟冬祀司民。獻民
數于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辟辟除奸人也
士師掌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
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
朝。而縣于門閭。五禁之灋令亡左右助也 以五戒先後刑
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
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如甘誓湯誓誥如大誥康誥禁如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
○糾憲說見獻疑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
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
刑賞。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
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
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士謂士師已下成獄官之成灋也汋謂斟酌盜

取國家之審事也賊謂逆亂犯謂干冒王令撟謂詐稱王令也盜謂竊國之寶器者朋謂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誣謂誣國君臣使事失實也○汋讀如酌撟通矯　若邦凶荒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
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辯者救荒之政十有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辯之灋糾守備盜賊也○辯讀如別　若祭勝國之社
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
沃尸及王盥凡劀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
其屬而蹕于王宮珥當為衈

卷六　五

鄉士各掌其鄉之獄訟異其死刑而聽于朝司寇
聽之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
會其期三公若有邦事則前驅而辟中刑罰之中即所斷之民中也協合也謂擇其合刑之日也免猶赦也期謂司寇聽之之期會者往會司寇而親議之也
遂士各掌其遂之獄訟異其死刑而聽于朝獄成
就郊而刑殺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六
卿若有邦事則前驅而辟

縣士各掌其縣之獄訟異其死刑而聽于朝獄成
刑殺各就其縣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大夫若有邦事則前驅而辟
方士掌都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而上于國獄成
書之書之備反覆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
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國則前驅而辟居館則
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有治則贊之亂獄如上

卷六　六

下淫虐之類○有治則贊愚按掌訝文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此云贊者贊掌訝也
朝士掌建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
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
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
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樹棘取其赤心也槐之言懷謂懷來人于此趨趨朝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
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朞外不聽凡士

謂鄉遂之屬。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國灋國服之灋令之使不得多取也○同貨財者及凡屬責者說見獻疑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盜賊軍謂盜賊成羣若軍者書于士謂先告之于士也

司民掌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

卷六　七

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司刑掌五刑以麗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謂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鼻也宮丈夫去勢女子閉于宮中刖斷足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以贊司寇。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不識謂本報甲讐不識甲而傷乙也過失如舉刃斫伐而軼中人也遺忘若聞隔帷薄忘內有人而誤以兵矢投射也惷愚生而騃者○旄通耄惷音春騃音埃上聲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民次之。地次之。功次之。器次之。摯次之。治者理其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之等級民約若征稅遷移仇讎旣和者地謂地界功謂王功國功之屬器謂禮樂之器摯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宗彝宗廟之六彝丹圖未聞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或其類與珥當為衈不信不如約也大亂謂僭約若諸隧之類

卷六　八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不信者亦如之。載盟辭也疑不協也明神日月山川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則使之盟詛。凡盟衆共牲。旣盟為司盟共祈酒脯。祈酒脯出酒脯以祈神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其入征者辨其
㜸惡數量楬而璽之入金錫于兵器之府入玉
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
司兵旅上帝則共金版青空青也罰罰贖也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
聞○鉼音餅○貨罰說見獻疑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七
十者未齔者不爲奴任器謂盜賊傷人之兵器也舂槀舂人槀人之官也

○齔音襯○愚按此盜賊兼叛人而言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牷物伏瘞亦如之幾珥沈
辜用駹可也伏伏犬以王車轢之軷祭也瘞埋祭也珥當爲衈○幾字康成讀爲
刏愚按當作從幾省駹通尨
司圜掌收敎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任之以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刑
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不虧體者但書其罪不虧財者但任以事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

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罪拲有爵者桎以及刑殺奉
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拲兩手共一木也明
梏謂書其姓名及罪于梏上也劉氏曰在項曰
梏在足曰桎○拲同拱桎音質○梏桎康成謂
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
愚按加明梏注則梏當在項上又春秋傳曰梏
之以弓明是以弓加于項而桎亦
有兩足共一木者故用劉氏之說
掌戮掌斬殺焚辜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墨
者使守門劓守關宮守內刖守囿髡守積斬以斧鉞
要斬也殺以刀刃辜謂磔之髡不在五刑而此云髡必王之同族不宮者但去其髮而已守積

積在隱者也○踣音匐○王氏曰髡爲宮刑之滅是反輕于劓刖恐其非法愚謂疑之亦是殆
宮者滅爲劓刖而劓刖者遞滅爲髡與
司隸掌五隸之灋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
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祭祀賓客則
役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之服
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辱事旣夕禮曰隸人
涅厠是也○積任器說見獻疑
罪隸掌百官府使令之事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牛助謂國以牛助遷徙則罪隸牽徬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守宮厲禁如蠻隸愚按畜上當脫掌字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守宮厲禁如蠻隸

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守宮厲禁如蠻隸夷貉之人或曉鳥獸之言如介葛盧辨牛鳴之類

布憲掌憲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察也謂察吏民之相斬殺戮者也攘獄不受獄者遏訟過止欲訟者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力正以力强得正也凡民之好為侵陵欺詐謾誕者亦刑所禁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有相翔者誅之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謂賓客之所宿所止井供飲食樹為蕃蔽也相翔觀伺者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擊互謂舟車迫隘之處叙之使彼此互讓也横行謂妄由田中徑踰謂邪趨而踰越隄渠

禁之皆防奸也不時猶言不夙則暮也○擊音計

蜡氏掌除骴大祭祀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骴謂死人及鳥獸之骨任人罷民任役者凶服喪服也○骴音疵

雍氏掌澮池溝瀆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阱謂穿地為塹以禦禽獸擭謂阱淺者罝柞鄂其中使禽獸不得躍

出也塞杜者謂收刈之時恐其陷害人也禁爲
淵與沈者謂其就禽獸魚鼈之居而害之沈謂
沈毒于水也○柞鄂疏云置柞于中而
向上鄂鄂然也○害國稼說見獻疑
萍氏掌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水禁謂水中害
人之處及入水
捕魚鼈不時也幾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
者謹謂使民節酒用也禁川游備沈溺也
司寤氏掌以星分夜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
行夜遊者
夜士主行夜徼候者晨先
明也禦亦禁也宵定昏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
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大事共墳燭

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軍旅修火禁屋誅則
爲明竁
夫遂謂陽遂鑒鏡屬明齍謂以明水修
滌粢盛黍稷墳大也樹于門外曰大燭
門內爲庭燎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也屋
誅謂殺于甸師者○竁音毳○明竁說見獻疑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凡誓執鞭于前且命
之誓僕右曰殺馭曰車轘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小史曰墨
誓謂
出軍
及將祭祀時命謂大言以宣命也車轘以車裂
之也不關不請于君也師樂師也○王氏曰鄭
氏以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事故謂兼祭祀
言按大師職云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之有大
師也大史職云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
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佐大史是軍之有小
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
也若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徒涖之何與于
條狼氏哉愚又按祭祀之誓何至曰殺曰車轘
則可不煩言而解矣○邦之大史說另見獻疑
修閭氏掌比宿互櫜者與其國粥比追胥者而賞
罰之禁徑踰者以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
宿宿衛互即梐枑粥養
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

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弧張罿罦之屬敺
之以鼓者使驚而
入于阱擭也備
爪也○須通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以嘉草攻之
禬謂祈
于神以
散之也嘉草未聞
○禬康成讀如潰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獻其皮革
蟄獸熊
羆之屬
冬藏者也物者獸所食
之物燒之以誘其出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以
物爲媒說見獻疑

卷六　十五

柞氏掌攻草木林麓夏日至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刊剝皆謂砍去次地之皮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化謂化爲糞壤以種穀變謂已火者以水漬之在水者出而火之也○王氏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修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萌謂以茲其斫其生者夷謂以鉤鐮迫地芟之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者以耜剗之也變之謂焚所芟之草復以水漬之以糞田也○按茲其卽孟子所謂鎡基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夭鳥謂若鴞鵩之屬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至赤奮若○夭通妖○愚按注荼當作涂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莽草藥物殺蟲者也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除謂蟲豸藏逃其中者攻之謂擣蜃灰以坋土孚墻灰灑謂以蜃炭爲灰以水漬而灑之也○坋音憤

卷六　十六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水蟲無聲

牡蘜蘜不花者煙謂焚牡蘜于水旁上風則煙被于水上也○蘜通菊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牡橭山榆也午貫謂以象齒中穿爲十字也神謂水神龍罔象也○橭音枯○焚石說見獻疑

庭氏掌射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不見謂夜來鳴呼爲怪者日月之食陰陽相勝故于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以救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之類太陰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也○薛氏曰自修閭達于布憲先王所以盡人性自冥氏至于庭氏先王所以盡物性也

銜枚氏掌司囂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道者

司囂謂禁

囂讙者也

伊耆氏掌大祭祀共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杖咸者老臣雖杖于朝祭祀敬故去之有司以此函藏既事乃授之也有爵之杖以別吏卒也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咸讀如函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大賓謂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圖比陳協皆攷績之言會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則既朝王為壇合諸侯而發禁令焉禁謂九伐之灋同謂六服盡朝既朝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以政政謂邦國之九灋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殷同及時聘等說俱見獻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

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介輔己行禮者也九牢饔餼之禮也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車軹公所立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公乃下車立也廟祖廟享獻也享皆用幣故云將幣三享其禮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王禮謂王以鬱鬯禮賓也再祼者王使宗伯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之謂再然後賓乃酢以報王也饗者設盛禮以飲賓也九獻者自初獻後主賓酬酢凡九也食禮九舉舉牲體九飯也積委積出入皆五勞謂若倦之也唯入有之○三問說見獻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壹祼后不祼也○前疾當作前侯惠氏曰其誤自宋俗本始所引詩疏論語疏甚詳又云古侯與胡通故經云侯而注云胡又云說文引周禮作軓軓在衡後軹前讀者可一目瞭然諸子執穀

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皆下

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不交擯者謂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擯者也無相謂介入廟門皆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不用鬱鬯也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象胥諸侯通言語之官屬聚也召而聚于天子之宮也瞽史亦諸侯官成平也數器銓衡之屬〇辭命注云六辭之命六辭前已辨此辭命當指文告耳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王事以王之事來也位朝位等車服禮饗食大事謂諸侯有兵寇來告急者小聘曰問〇殷聘說見獻疑前殷

同條下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籍名位尊卑之籍也貢者大國貢稅入之半次國參之一小國四之一常貢也功謂攻績之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入王入朝王也郊勞大行人勞之于郊也眡館致館也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

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使謂小行人奉王使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六節者邦國通用之使節也○王氏曰此于地官掌節有異同者王節惟天子之監邦國者得用諸侯無之璽節以通貨賄使臣無之王之都鄙守者爲諸侯故用角諸侯之守者爲卿大夫故用管此其所以異也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讀如鎮○瑱圭說見獻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者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諸侯相享亦然用圭璋者二王之後而享諸侯亦用璧璋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皮虎豹皮也王氏曰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禬之凡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舊典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命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之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王氏曰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故典命屬于春官正位肅儀森然如秋故司儀屬于秋官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壇築土爲之三成三重也宮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旁一門蓋每旁一門也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謂無親者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謂昏姻時揖平推手也天揖則推手小舉之上等中等下等謂壇之階奠玉處也禮祼禮也如之謂各于其等也毛者王行燕禮則諸侯皆以鬚髮爲坐次尚齒也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

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
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相爲賓謂相朝也辭
賓辭也受不言登者在庭中也擯謂公之介與
使者之介旅謂陳之而不傳辭也勞謂勞賓再
者一于境一于遠郊也辭謂辭主國之禮揖揖
使卿也登謂登賓舍之堂也受受幣玉送送使
卿也交擯三辭謂賓聞主君來使介辭之白上
介傳于末介復由末擯以達上擯轉達主君也
車逆至再拜者既不獲辭乃乘車出命以迎主
君見主君車來則下拜以謝其自屈辱主君于
是入舍奉幣賓又三揖三辭然後拜受主君出
賓又以車隨送若欲遠送然及主君三還辭之
乃再拜而送焉致館謂授賓館而主君以禮視
致之也致飧則使大夫致之而已○旅擯如臚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
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
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
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將幣至止
相行朝禮也賓至大門外主君使擯三辭不獲
則乘車出迎見賓則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亦下
答拜彼此揖讓入門及中門則紹擯末介少次
不行至廟門則承擯次介又次不行故曰每門
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入廟至階三揖三讓
而後升授當爲受謂賓送玉主君再拜受玉賓

又拜送卽覲禮之降拜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
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上于下曰禮敵
體則曰儐也三請者請賓升車也每請則主車
一進又再拜以盡禮亦若將遠送也三還三辭
每車進皆旋辭且告避也自致饔餼至郊送凡
行禮于館者皆賓爲主人儀亦如之○辟讀如
避下同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
如主國之禮諸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
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拜禮謂拜謝主君之禮也繼主君謂儐主君如
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拜
禮及如主國之禮說見獻疑
諸公之臣相爲
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

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辭客辭拜辱拜使者之辱也聽命客
聽使者之命乃下階拜復登而受其幣也賓使
者謂使者禮畢出門客以束帛賓之使者復入
受帛如行勞禮之時也言致館明不
致飧也○三積皆拜受說見獻疑
及將幣
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
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
初之儀再言旅者謂己至主君之門外使非敵
體亦不用介傳辭也拜逆者主君拜迎
客也辟辟不答拜也君相主君之相也拜
君拜也如初者蓋出而復入行享禮也
及

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禮以醴禮客也。私面者。前所行禮皆代君致聘之禮。至此乃復再拜稽首以謁主君也。私獻亦臣之私禮。所以別于享也。言答拜。君不稽首也。問。問不恙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館客者。客將去而主君就館省之也。介受命遂送者。客不敢面君。恐其拜送。故使介見而受命。

君亦不請客見。而遂致其來送之意也。客從者。主君方反。而客卽從行也。禮賜。謂乘禽之加惠也。遂送及拜禮賜俱另有說見獻疑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送逆。謂郊勞郊送也。稱。謂大國豐而小國殺也。以幣爲之禮。謂王國禮之。如其豐殺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夕。東西面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傳遽。若今驛騎是也。有難。疾病及他故也。不時。踰時也。必達。不廢王命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通。謂以常事往來者。路節。旌節也。無幾者。以有環人送逆故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

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言辭傳之。凡禮相之。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作事。謂有事而使之也。○國客幣及作事說見獻疑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政治。如邦新殺禮之屬。饗諸侯而用王之牢數者。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長。謂九命作伯者。公侯以下。則如其命數。○十二牢

上聲秅音
姊稯音棕

及諸侯長說見獻疑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積眡飧牽者，謂每一積皆五牢，用生牲不殺，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罋，無鉶鼎簠簋之設，而車米禾芻薪皆具，五牢，一熟，其餘皆腥，下云牲三十有六，牲當爲腥，是也。食，庶羞之美者，簠，稻粱器，豆，菹醢器，鉶，羹器，壺，酒器，鼎，牲器，簋，黍稷器，牲，腥鼎也，有鮮魚鮮腊，凡九列。○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積問使臣及羣介等有牢說見獻疑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饔餼既見而致大禮也，如飧之陳，謂亦一熟餘腥也，筥米，每筥半斛，貴者之食，車米，賤者之食也，眡生牢，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眡死牢，五十車也，秅，十稯也，十筥曰稯。○車皆車字衍，籔音數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乘禽，乘行羣處之禽，雉雁之屬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燕在饗食之外，以恩爲主，弗酌，不親饗食也，知非燕者，燕禮褻也，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使下大夫致之，卿膳者，亦贊君養也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

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膳眂致饗，言不饗也。親見卿，卿不必皆見也。）凡諸侯

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賓客至，則與士逆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入復，及退亦如之。（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從者凡介以下也。道，謂營護之。）

○賓客之治說見獻疑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辟行者，王惡則辟，王好則行也。）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和好，謂有欲相爲修好者，則爲和合之。說，所喜也。達，謂達于王及其國君。通事，謂朝覲聘問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灋之禁。九戎，即九伐。○和好若好及九稅說見獻疑）

掌察四方（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朝大夫說見獻疑）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周禮經注節鈔卷七　守硯齋訂本

攷工記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審曲面埶謂審度五材之曲直方面形埶也辨治也資取以足用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廬矛戟柄攢竹爲之○廬讀如纑）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

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守之世，謂父子世相教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氣，剛柔之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不踰濟，謂自濟以東則無之，貉，北方之產，踰踰而南也。○鸜同鴝音鼩鵒音欲貉音鶴 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

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者，妢胡，胡子之國也。笴，矢幹也，泐，裂也。○妢音汾笴讀藁泐音勒澤通釋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埴音植。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㡃，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鮑或作鞄音樸韗音運㡃音荒楖同櫛旊音仿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柄也，迆，邪倚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柲音秘迆音以○軫

酋矛說見獻疑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于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樸屬，猶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

也戚速疾也庳卑也終古常也陁陁阪也終古登
陁言馬之用力多常如上阪也軹轂末小穿也
轐在軫下軸上狀如伏兔者也○戚
讀如慼庳讀如卑陁通陀轐音僕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
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三材所以
爲轂輻牙也時謂仲冬仲夏之時轂輻所湊也
輻輳中之直木牙輪外著地者也不失職言相
拄不動如守職
也○牙音迓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
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

卷七　四

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
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
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
敝不匡幎均致貌掣纖殺小貌言輻之近轂漸
小如人之手上削而纖也肉稱言輻之
材雖上下削而能稱也易平也眼出大貌幬幔
轂之革也綆輪箄輪之外向而薄者也蚤謂輻
入牙中者菑建輻也齵不齊貌匡枉也○幎音
冪掣音宵眼讀垠上聲綆音梗蚤通爪菑讀截
齵音嵎○幬之
廉說見獻疑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

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
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輪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
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
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
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
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
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稹細致也養
謂炙之使堅

卷七　五

藃耗也柞窄也摯危也轂小則容輻者窄而不
能勝轂短則容軸者少而不能安也六分輪崇
以一爲牙圍如六尺六寸之輪則牙圍一尺一
寸也漆其二者近地則不漆也椁度也漆內者
舉漆之內以爲數也中詘者既得漆內之數復
中分而取其半也防三分之一捎除也藪之爲
言趨也言衆輻之所趨也大穿曰賢容形容容
轂猶言轂容也篆轂約也負依也摩革謂革上
加漆乾則以石摩之也○藃讀如耗摯讀如槷
通陧防同仂音勒捎音消○去一以爲賢司農
云此大穿甚大當作去二方稱○
矩其陰陽施筋必數諸說見獻疑　參分其轂
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
爲輻廣輻廣而鑿深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

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
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
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
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
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
之輪之固抓動搖也竑度也爲之弱言度其輻廣少弱之以爲菑蚤也殺其一言三
分輻長自二分以下則漸殺而弱也股近轂處骹近牙處也揉謂以火炙之平沈謂以水驗之

也○抓讀如杌隉之杌溓通黏音拈骹音敎槷讀臬○無槷有槷說見獻疑　凡爲
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
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
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杼謂薄削其踐地者侔上下等
也搏圜厚也甐亦敝也廉絕理而利也挫理內促折也腫負起也○甐通磷音吝　是
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
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

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輕重之侔指兩輪而言也○萬之說見獻疑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
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
者二蓋車上覆也達常斗柄下入杠中者桯蓋杠車中之柱也部蓋斗猶今言頂也廣經
也部長之部郎達常以其上入部中故亦謂之部也○桯讀如楹○愚按四尺者二當以兩木
爲之或以其便于駕脫與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
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尊高也謂斗蓋隆起一分也鑿弓所納之孔也
上二枚下四枚并鑿計之以見部厚一寸也○上直二枚鑿端一枚說見獻疑　弓長
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
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股近部者蚤近末者也○參分弓長
說見獻疑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
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

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畮而馳不隊冒蓋上衣也紘謂以繩維之殷畮中畮謂橫馳也○隊通墜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輿車底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

卷七　八

轛圍隧輿深也較高于式在輿左右立乘者所憑也轛車前板內之橫直木也○較讀覺轛音對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如附言如枝之附幹也摧折也引牽也○弇侈說見獻疑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

三者以爲利也輈車轅自軫達軛漸曲及衡以持輪者也理道也國馬種馬之屬高八尺者田馬高七尺者駑馬高六尺者媺謂無節目利滑密也

軏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任任

卷七　九

用任正者持車之正木謂輿下三面材也無任不勝任也軫間即車廣也兔即轐也當兔謂橫軸之處頸轅端持衡者踵承後軫者孫順理也無弧深謂不必中參也○衡任注云兩軛之間橫當輈頸者江慎修云衡謂軸即下文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是也以衡任爲衡非經意○軏字說見獻疑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

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
且無橈也大車牛車摯低也登上阪也轅曲則
低低則上阪難故大車轅直乃能登
也覆車易故小車不取焉言既節者猶言既用
直轅也言及言不伏不援者皆設言反言以見
大車用直轅而須人力爲
多也○摯讀如軽緧音秋　是故輈欲頎典輈
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
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
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

卷七　十

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
七寸輈中有灂謂之國輈輈深言探之過曲也
負言與馬相依也楗
或作劵今倦字也左不楗言尊者在左不罷倦
也需畏懦也勸猶助也取猶進也輈猶一取蓋
極言其善也環灂謂漆文如環也伏兎至軓皆
近輈之處而漆文不傷則輈之良可知矣○楗
音蹇灂讀醮需通懦○頎
典利準契需等說見獻疑　軫之方也以象地
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
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象日
月者日月三十日而合宿也星謂二十八宿之
星也大火東方之宿其屬有尾尾九星鶉火南
方之宿其屬有星星七星伐西方之宿與參連
體而六星營室北方之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弧旌者旌旗有弓所以張縿幅故日
弧旌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者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
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金有六齊六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卷七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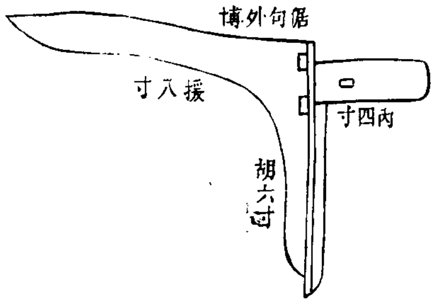
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
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
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氏爲削長寸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
盡而無惡無窮猶言常新也
○無惡說見獻疑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
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
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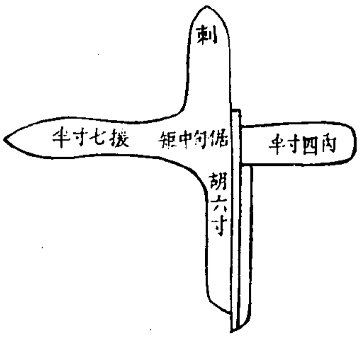
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鋌箭足入槀中者坑量名也其數未詳旁枝爲援下垂者爲胡內上與援平接柄者也倨直也句曲也中矩正方也刺直刃也鋝鍰也鍰重六兩大半兩三鋝二十兩也○按注云戈句子戟也戟注云今三鋒戟也句子戟今人多不解三鋒戟乃以漢法說之亦不合按程易田通藝錄云戈戟之體大略相同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衡貫於柲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戟之制內胡援猶戈也其刺則于胡上冒援而直出內胡援刺四物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三相際乎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內之平而內小郄焉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縱衡不正方也戟之倨句中矩中矩云者胡與援一縱一橫適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云云又附戈戟二圖於說後愚按戈戟二義用說文最妙且古戈戟之制知者絕少以其未見古器故也愚既采程氏之說并附其圖則讀者了然矣○鋌音挺坑音完鋝音捋鍰音還○倨句長短另有說見獻疑

程氏戈戟圖

戈 係顏氏所藏古戈

戟 係程氏據經義所定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

去一以爲首廣而圜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莖謂人所把之處○臘從設後首廣說見獻疑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欒鍾口角古應律之鍾蓋不圜也于鍾脣鼓所擊處自于上至舞皆鍾體也甬衡皆鍾柄也旋鍾柄上縣者以蟲爲飾又謂之幹也帶自鍾脣以上凡四週故謂之篆篆中有乳故謂之枚又謂之景也攠敝也隧在鼓中言其擊敝似隧也○銑音跣攠音靡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爲衡圜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自十分其銑以下言鍾之尺度隨其大小而用之也修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播聲散即典同所謂甄也震謂震掉而聲不正也○遂通隧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改煎重煎也耗減也不耗謂消湅金錫至于已精重煎之亦不減也權謂稱每量之齊也準之謂齊其大小也量之謂鎔金入模中也臀鬴底豆四升也耳謂在旁可舉者黃鍾之宮者十二辰皆有五聲必中其宮乃爲合也時是也文文德之君也思索言思而求其意允信也臻至也觀示也後後人則灋也○

秏同耗湅通鍊諫○槩而不稅說見獻疑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聯綴也合甲謂合犀兕之革而爲之也○屬讀注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卷七　十六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容者人之形容也旅衆也甲札衆多故以爲名上謂要以上下要以下也鍛椎革使熟也摯致也橈摧敗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鑽空縫甲之孔也惌孔小貌易謂革內無敗穢而平也朕制革之縫也櫜卷而韜之也豐大也齘齒不齊貌○空讀如孔惌讀如宛彼鳴鳩之宛音苑朕音陳上聲齘音械　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善也言屢更治之而善也制裁縫之制也明謂有光耀變隨人變利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

卷七　十七

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鮑制皮者也荼白如荼之白也迆邪也著謂平鋪之如人著也淺薄也線縫革之紐也澣所以去穢疾則不傷于濕而色明也腛厚也腛脂之則需謂以脂厚渥之而韋革柔軟也雖敝不甐謂縫線深固革浮于外故革敝而線不磨甐也○腛通渥需通軟帴讀踐○以博爲帴說見獻疑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

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臯陶鼓木也穹謂中間隆起也○司農曰韗書或爲鞠康成曰鞠者以臯陶名官也鄭氏曰古者爲土鼓瓦匡故名陶○上三正等說俱見獻疑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日用啓蟄取雷之發聲也○瑕如積環說見獻疑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次謂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畫象說見獻疑後素功另條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羽者旌旗之用王后之車飾也湛漬也丹秫赤粟熾炊也淳沃之厚也漬浸之也入盎加沃之言三五七而不及四六以意逆之殆四入爲朱六入爲元與○湛讀尖秫音述淳讀諄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涚水以灰漬水而沛之者也漚亦漬也宿謂縣之井中也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欄苦楝也湅帛者燒其木爲灰而漬水以沃帛也澤器滑澤之器清澄也盝竭也謂以器漉之而竭其水也揮之謂揮去器中之灰也沃之謂以所漉之水沃之也更盝之而塗之者謂復漉其漬帛之水而以餘灰之細者塗帛上也明日更沃而盝之者言非一而已也○欄通楝盝通漉○渥淳淫說見獻疑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玉人之事并下用全諸條說見獻疑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
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冒覆也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孔氏曰冒以冒圭以齊瑞信蓋圭之制上刻冒之制下邪刻之可合以爲信也 天子
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
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
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必謂中央以組約之以防失墜也○必讀如縪○杼上終葵首說見獻疑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
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
三寸以爲度好璧孔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
女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
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
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瓚勺也鼻

璋勺相接處也衡勺之徑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
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
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
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謂有孔可繫組者權稱錘也○駔讀如組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
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
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案若今之盤以玉爲飾者純謂兩行所謂二爲純是也○愚按兩圭下有邸字則四圭下闕此二字矣夫人以勞諸侯說見獻疑

柳人闕

雕人闕

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
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
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磬制上廣而短者爲股所以縣者即句是也下狹而長者爲鼓所以擊者即倨是也一矩有半蓋設

言之如二尺七寸之磬上句而出者其博九寸則下倨而垂者尺有八寸廣狹之數如上博九寸則下垂者六寸其小者可類推也摩磨也○耑通端○摩其旁摩其耑說見獻疑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矢前後說見獻疑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蓋擘裂之以受鏃也辨其陰陽謂觀其半沉半浮之處也比箭括也夾比謂四面設之也憚驚也○笴厚說見獻疑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弱強幹之病豐殺羽之病趮旁掉也俛翔六者謂矢行也夾謂以指夾矢橈屈其幹也鴻殺猶言粗細粗細稱則無強弱之患矣生謂無瑕蠹㮚者色如㮚也○趮同躁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甗無底甑脣口也穿甑下孔也鬲曲腳鼎所以亨者觳受斗二升○鬲音歷觳通斛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髻歁邪墾頓傷薜节瓬暴剝落也膞瓦埒之式縣縣繩以正豆柄也○髻讀如跀同刖薜讀如黃蘗之蘗暴讀如剝膞音篿平聲瓬音庾埒讀如坯

梓人爲簨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簨虡簨音筍　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却行螾衍之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頸也脰鳴鼃屬注咮也注鳴精列屬旁鳴蜩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屬胷鳴榮原屬○螾通引衍音衍蚣讀淞蝑音胥○螾衍

卽蚼蜓精列卽今促織發皇或云尔疋所謂蛂蟦蛜也榮原揚雄以爲虵醫〇內骨說見獻疑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燿殺小貌〇燿通哨由通猶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

聞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決旁開也顅長脰貌騫虧也亦小貌鴻傭也均也〇數讀如促顅音肩

凡攫網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其匪色必似鳴矣攫網言攫物而網援簭援物而簭也深藏也作動也之而頰骨也匪采貌也〇攫音玃網同殺簭通噬匪通斐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

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〇措猶棄置也頹同頽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量也凡試梓飲器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衡謂平爵向口也〇豆矣豆酒之豆當爲斗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

縜寸焉个指舌言之謂侯之上下左右橫出之布上長與身廣等下半之綱所以繫侯于植者出舌尋者謂去舌一尋之外樹植而以繩繫之也縜綱紐也〇个讀幹縜音雲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皮侯虎熊豹之侯春作也天子將祭作之射以序其功也五采五色之正也遠國屬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于侯謂燕射也〇春讀如蠢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祭侯謂司馬實爵薦脯醢折俎而獲者祭之也寧安

也屬猶朝會抗張也○寧侯說見獻疑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飮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飮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故兵欲長而無已猶言不但已也害人謂用者不便則人轉得而害之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椑撱圜也轂兵殳屬同彊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校疾也傅近也密審也正也王氏曰彈謂如彈丸失于圜也○蜎音娟椑音鼙轂讀如擊校讀絞○彈司農云謂掉也不若王氏說易明故取之無蜎說見獻疑侵之另條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

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殳矛被圍說見獻疑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眂其蜎也灸諸墻以眂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眂其勁也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置猶樹也○灸諸牆與橫而搖之說見獻疑六建另條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眂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建國建邦國之城也水地謂以水平地縣謂四角植木縣繩以正柱也槷表也立八尺之表識日影以正四方也爲規謂畫地爲規中置槷也極北極也○槷通臬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旁三門謂四旁各三門也經緯皆以涂言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車轍八尺爲軌祖祖廟市朝一夫謂市朝各百畝之地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世室宗廟也脩深也二七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言以脩之十四步四

分之得三步有半以之益廣則爲十七步半也三四步四三尺言五室之制也九階南面三東西北面皆二也四旁兩夾窻謂每室四戶八窻也門堂門側之堂室即其室也○按注云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如中央之室四步則以四尺益其廣四隅之室三步則以三尺益其廣未見其必然寧闕之以俟攷焉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堂崇階崇也四阿四隅重屋猶重檐也○據鄭氏以世室爲太廟以重屋爲路寢惟周人始爲明堂毛西河極辨其非以爲堂階總戶之式張記于夏后氏之下而殷周制度并不之及以此正見其同且以堂階總戶之制攷之廟寢無一合者毛氏此說甚正鄭氏說殊不可遵但明堂之制聚訟已久愚此書專爲便讀亦不及詳讀者因愚說而自訂之可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者明政教之義也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几之尺數注未詳按蔡綜曰几俎也長七尺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扃扛鼎木大者長三尺小者長二尺闈門廟中小門通宮中者也徹即車

轍二轍相去八尺言三个者葢二丈四尺與九卿謂三孤六卿也○徹通轍○不容說見獻疑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阿棟也長三丈高三丈爲一雉葢宮城之角上有浮思也涂環城之涂也○浮思小樓也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耜耒頭金也田首百畝之首也名諸水名也○畎同甽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地防猶言地脉不行謂決溢也理條理孫順也不理孫言不順其條理也○梢溝說見獻疑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

爲淵則句于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
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
其䌉參分去一大防外䌉奠水停水也磬折如磬之折有長短也參
伍者無定之辭句于矩謂于水流之衝疏爲句
曲則水迴旋而下成淵也漱猶齧也淫謂泥淤
留著助之爲厚也廣與崇方言防之基與高
等也䌉謂上薄也○大防外䌉說見獻疑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
以傳衆力先深之以爲式謂先使人爲之視其一日得功多少以爲法也○里爲式
說見獻疑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三

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
分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約縮也束也汲引也大引
之則版橈版橈則築牆不堅也葺屋草屋也參
分四分言各分其堂南北之脩以其一爲峻蓋
自脊至檐下迆之數也囷倉之圓者穿地曰窌
逆卻也謂六分其高卻一以爲䌉也堂涂十有
三分謂以兩旁之脩十二分之以其一爲中央
之高使水兩分也竇宮中水道也○窌同窖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
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矩之數以人爲法而三分之人
長八尺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欘斤
柄柯斧柄也○欘音燭○磬折說見獻疑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
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
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
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
折謂之中地庛耒下接耜處也上句者人所執之處也○庛音刺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
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
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首斧也渠郋牙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
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
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
圍輮亦牙也反輮言揉木爲牙使心在外則泥不黏仄輮則木之表裡相依而堅也○輮音
柔上聲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
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
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
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牝服車箱也羊車善車也車箱

之度短于大車而柏車則又短也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鉤鉤心之木所以固于車箱者鬲轅端壓牛領者即兵車之衡論語所謂輗也○鬲讀厄通軏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旣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

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陽聲聲清也鄉心木之近心者也用埶謂木性曲者反之用直謂木性直者厚其材也○檿音厭○菑栗說見獻疑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于𠠝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于𠠝而不休于氣是故胞胞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疢疾險中言牛病則角中傷也蹙近也休謂以氣煦養之也埶謂其形自曲也畏弓曲處所謂淵也凡弓張則其曲者在兩隈故又謂之畏也胞欲其柔言胞不足用必得柔者非能使胞者柔也牛戴牛言其角可當一牛之値也○紾音軫昔讀如錯𠠝同腦休讀如煦畏讀如隈胞脃本字○紾而昔說見獻疑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餌謂色如餌昵黏也方比也○昔字說見獻疑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于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沉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簡條直也剽疾也敝之敝言其熟也測猶清也沉猶明淨也○剽音漂去聲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

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三材膠絲漆也體往來之體也析灂蓋謂角幹有疎則加漆以固之易滑致也煩亂也張不流言張之而體不移也審環言敎定也○液角則合之合讀如洽○液角說見獻疑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

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倫順其理也脩久也幨絕起也帤絮也弓中裨也約纏也謂以絲橫纏之也○帤音袽○斲目必荼說見獻疑帤字另條數似亦當讀如促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之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

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恒竟也短謂短于淵幹也逆反也縱謂不用力也達謂長于淵幹也紲弓鞁也弛弓在匣以竹爲鞁而約之所以持弓體者終紲如常在鞁也茭解謂弓隈與簫角相接之處變謂用力異也挺直也挺臂人所把處柎側骨也○恒角之恒讀如亘辟讀如譬解讀械柎通附音撫鞁音秘○斲摯說見獻疑

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燀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

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撟揉也贏過也燀爤也不動指弓而言○孰通熟燀音潛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于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峻謂簫也敝謂握持處宛謂引之也無已言常應弦也末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畢簫應弦則柎將動閷接中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接下柎條注意似牽強姑存俟攷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

水雜體防之引之中參雜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同橕芽音振弓有六材等說見獻疑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參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不勝不相勝也量其力有三均者言如三石之弓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加筋勝三石也權平也侔等也上下猶言工拙也○斞同庾○注云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然鍰字義亦難通均闕之爲是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成規說見獻疑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寬緩忿埶指性情而言奔疾也危弓夾庾之屬危矢恒矢安弓王弧之屬安矢殺矢也愿慤也○荼通舒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往體來體以弛張而言也○臾讀庾　大和無灂其次角筋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

斥蠖灂深謂惟中央有之疏則兩旁皆有而世疏耳合謂表裏合漆處若背手文言如一也蕢麻子也斥蠖屈蟲也○蠖音汪入聲○陳用之日以文意扯之當言大和無灂其次角無灂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筋皆有灂而深恐先儒傳之失次其論先得我心　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和調也猶言試弓覆察也至善也句弓敝弓也侯射侯深射深言幹則角可知言筋則幹可知省文也○轂注云拂也大[illegible]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illegible]拂誠是己而于轂字無義且試弓豈[illegible]了者但轂摩之法不詳亦闕疑可也

周禮注疏獻疑

序

儀徵許君楚生篤志古學治周官經著獻疑一書示予予卒讀之而爲之序曰西京大儒專守師承不爲異說明知師說之可疑而不敢疑也至高密鄭君始疑師說如詩箋之疑毛傳周官之疑前鄭杜子春是矣然無疑經者有之自周官始何劭公創義於前林孝存發難於後爰及趙宋諸人改竄經文漫譏注疏俞廷椿爲變亂之魁王與之爲煽

助之黨分門別戶轇葛蔓延至明末尚祖其謬說此疑所不當疑者也鄭注賈疏自漢及唐爲專門之學讀禮之宗雖王肅好難鄭氏然無異說宋歐陽脩以周禮注疏多引讖緯又改經字其請校正五經剳子欲刪削其書然先秦以前之緯其書皆出聖門弟子如乾鑿度諸書非盡不可據即先秦以後之緯亦有所本豈可概以讖緯爲不經之書而棄之哉若改字之說如某字當作某字所見本異也如讀如讀曰或義從音出或音從義出乃聲音訓詁之學非改字也後人因歐九不學之說遂集矢於鄭注賈疏不亦傎歟此亦疑所不當疑者也但知者千慮必有一失鄭賈二君雖顓門名家之學而訓詁節文亦有可疑者乃千慮之一失也宋元諸儒恣肆排擊僅摭其引讖改字而已非不欲攻訓詁節文之失然粗心浮氣又苦禮經難讀不能心通其義而不能疑也許君潛心力學十有

餘年博綜羣籍精研本經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爲鄭賈之諍友盡掃前人聚訟陋習是書一出而王昭禹易祓諸人之說皆可廢矣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朔甘泉友人江藩作

夫藝之精者不兩能而作詩與說經一趨華一務樸二者尤不可得兼惟大雅宏達才分優而用功深者研慮說心無微而不入汪汪乎孰能測之哉余獲交楚生先生恨相見晚觀所著古今體詩奄有三唐之勝遇雖窮不屑作霜辛露酸語早嘆爲海內一燈矣比遊浙西歸手攜一編示余曰周禮注疏獻疑潛心校讀益動容起敬蓋君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湧出是編則融貫全經熟核傳疏

釐正搜剔有前賢百思不到者足爲鄭賈功臣而其悟多由小學入古人云讀書必先識字嗚呼識字之功豈易言哉統而觀之其辨名物莫詳於考工究禮意尤嚴於宗伯他如論女御之不必定指當夕中春令會男女宜屬凡民之鰥寡論王殷國凡王之獻兩王字一如諸侯入王之王一疑工字之誤秋官大行人諸殷字皆訓爲中侯國於天子不當稱聘頫之類均裨乎風化關乎名分不第通漢儒之訓詁抑且得宋儒之精微而朝大夫一官全翻舊注精確不磨閱者自能辨之君問序於余余謭陋何敢知此事矧六七年來憂患攖心意中所欲造之程望之愈遠而蒼蒼在鬢竹素難窺一寸之書未知終能卒業與否因讀楚生獻疑一編不覺愴焉內疚撫歲華之易逝而感不絕於余心也

嘉慶十六年孟冬古歙學弟程元吉拜譔

周禮注疏獻疑卷一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官

天官 天字

天官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愚謂天者君象也自大宰以迄夏采蓋終王一身之事故曰天官

甸師

甸師注云共野物官之長疏云或云與地官掌葛

掌炭掌蜃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爲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爲長也愚謂六官雖云職任各别而實多聯事况天官爲六官之長所以統率五官或說極是以此爲疏復何間然即委人爲中士而天官屬之于五官亦不得以品秩限之并不必引大史之統内史以爲之說也愚近尋繹全疏賈氏之學不但不能超出注外即會通

江鄭堂師云以夏爲大於義亦通然不若夏翟爲有本

其旨已難間有所見又復如此云云何怪乎各家之說紛紛指摘乎以下士爲之者爲其爲外內饔之役有所屈耳屬之膳夫者藉田千畝則王之六食亦出其中可知

女御二人

内司服女御二人注云以衣服進或當于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愚謂王服衣服亦得謂之御此女御與縫人女御即御者進也之謂似不必定指爲當

夕之御也

夏采

夏采注云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愚按夏大也冕上用玉五采以王之大事雖于命官而復祖用冕因即玉采以爲名而冠之以夏蓋諱之而又微示其意與

地官 鼓人舞師

鼓人舞師二職序于地官封人之後牧人之前愚按分職之事前人所辨至俞氏顛倒錯亂極矣愚皆不以爲然惟此二官似當在鎛師前後之閒或曰封人役事用鼛鼓而祭祀有歌舞牲是以在此江愼修曰鼓人兼教四金鼛鼓爲軍旅田役之用故屬地官

山澤虞

山虞注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愚謂虞當訓備經所謂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此備之義也蓋卽職方周知其利害之意或兼義亦可

迹人

迹人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愚謂迹當讀如不踐迹之迹迹者有所遵循也蓋邦田皆有定處不得踰越所以戒王之禽荒也

鄭堂師云迹字即爾疋跡躔跡速之謂蓋迹人視地上有獸迹而根尋之作遵循反費解矣

舍人

舍人注云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愚謂舍次舍也宮正比次舍之衆寡均其稍食廩人掌國之稍食舍人乃其屬官宮中次舍之稍食爲所專職故以名其官或云訓宮則其辭該愚又謂特名舍者正舉其重而言也

司稼

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愚按注體但種穀一句足矣如說字義不如許叔重曰家事也爲當

春官 雞人

雞人注未釋疏云雞屬木在春故列職于此愚按司尊彝文祼用雞彝鳥彝故此官列其前猶犬人之在司圜前也薛平仲曰凡祀事雞人警之于嘑旦之時是以次乎此

外女

鄭堂師云注外宗字十行本及監本皆作外人蓋王之姑姊妹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注云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愚按非同姓不得稱宗而王之姑姊

嫁于畿內異姓公卿之所生經文宗字指女之宗非王宗故曰外也

姝當嫁于諸侯安得用其女以爲后官外女當卽春秋所謂宗婦注云同姓大夫之妻是也

大司樂

大司樂注云樂官之長據注不過與衆官之長一例似乎太輕愚謂以大名官若比于司徒司馬者尊樂與禮等也仍屬宗伯者禮得以統樂也故禮官之長不言所司所以避大司樂之名嫌于并體耳雖大行人晉接諸侯統屬尊嚴猶不在此例不

然如天官之司會亦中大夫何以不言大乎

典同

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據此是鄭以書之同律爲陰陽律之名矣疏不敢正言其誤而引孔注以爲義別愚謂同字固不如鄭說而典同之名當本乎此葢律度量衡用雖不同而皆起于黃鍾律同則無不同矣故舜之同之也以律爲首而周之命官也卽以同爲名若謂因其先言則疏所云若陰陽亦先言陰將先后于王可乎薛平仲曰律同不可偏廢而官曰典同葢樂以統同爲貴或曰古之始爲律者截竹爲筒故謂之同又曰十二律皆以銅爲之同銅也大師之同律亦以此稱云三說皆可采姑備錄以俟定者

韎師

韎師先鄭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杜子春讀爲菋荎著之菋後鄭云讀如韎韐之韎疏旣云後鄭皆不從前人之說矣又云取韎爲赤色而引其禮記注曰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亦東方之意是仍用先鄭之說葢以後鄭于經文下注云舞之以東夷之樂故爲是兩可之辭也愚按經此官并無夷樂之文而下文旄人鞮鞻氏則皆有之據地官舞師首云教兵舞葢舞爲兵象故

先干干舞必用戎服靺韐是也遂以名官後鄭此處自得之又案司干掌器而不言教籥師掌教羽舞而不言干則靺師爲教干舞尤信

甸祝

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釋文音電愚謂當讀田古字通小宗伯言田卽作此字愚于賈師賈字疑當讀作價然讀古音猶或近是若此則讀田爲正也

史百有二十八

御史其史百有二十八注云以掌贊書人多也愚按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而設史不多注說似不然葢御史贊冢宰而凡治者皆受灋令此用史所以多與餘詳本職掌贊書條下

巾車

巾車注云巾猶衣也愚謂義未足當云首衣巾車如後世所謂領軍冠軍之意疏云以衣飾其車恐不然也或云乘車兵車皆無蔽而王后之車皆有容葢故以名

司右

司右注云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愚謂此戎右之任也按其職掌羣右之政令注云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釋羣字亦未當羣也者謂凡車之右不獨指王也葢勇力之士可爲車右者此官主預選之所謂能用五兵者屬焉是也

齊僕道僕

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愚謂此注當在齊右之下道僕注云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愚謂亦當移于道右下注之當云王眡朝則與三公坐而論道

趣馬

趣馬注云趣養馬者也愚謂義未豁當云讀如左右趣之之趣謂時在馬之左右也又按皁一趣馬

皁櫪也蓋同櫪養之然則養馬之官趣馬爲最要故獨舉馬以名與

庾人

庾人注云庾之言數釋文數色主切鄭氏鍔曰庾之義爲隱先儒以庾爲數不可攷愚按庾通捜索也擇也庾人有選人選馬之責故舉其大者以名官與餘詳本職正校人員條下

撣人

撣人注云撣序王意以語天下撣字未另釋疏于本職下云在心爲志故探取王之此志愚謂賈以說文此字訓探故云然耳但官雖名撣而經云誦王志誦固不必探矣注曰序序亦非取之謂也況探字從罙罙者深也撣字從覃覃者深廣也必兼廣意方足覩經文曰天下曰萬民可見

土方氏

土方氏注云掌四方邦國之土地愚按其命官及

鄭堂師云鄭君深明律法曾爲律書章句魏晉六朝皆用以斷獄且是時如春秋保乾圖尚在人間康成必有所本此等說疏存而不論可也

府史胥徒皆用五數而所掌則土圭之灋注掌字下當增入王畿及三字爲是

秋官 犬人

犬人注未釋疏云犬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愚謂非也按說文獄字從二犬謂以犬守獄故其官在司圜之前又按徒十六人似鈌有字

掌戮

掌戮注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愚按古注之質往往類此當云戮斬殺也辱也或斬殺或辱之

五隸

罪隸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康成係據司厲文其語已拘或古律唯盜賊之家始爲奴未可知也若蠻隸注云征南夷所獲閩隸注云南夷之別夷隸注云征東夷所獲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又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愚按

鄭堂師云說文捇裂也謂裂地而拔去之也古赤捇字本通捇拔字葢當時有之

其說似不可通何也周之初興未必多有兵革之事何以皆云征討所得即使當時有之制禮者豈能定爲常數且與鳥獸言安得盡人皆能而著之職守抑又甚矣此殆未必然者意當時四夷賓服或自貢其伎能之人或選諸其國而用之雖名爲隸所掌皆王宮守禁之事而百官府之使令不與焉則其任之也亦異于囚虜矣

赤犮氏

赤犮氏注云猶言捇拔也捇拔字不知所本愚謂赤當讀如赤地千里之赤按漢書五行志注云空盡無物曰赤犮拔也祓也葢取拔除淨盡之意與

壺涿氏

壺涿氏注云壺瓦鼓涿擊之也按以壺爲鼓似乎甚曲涿訓擊亦未見其義愚謂壺或是壹字之譌壹有閉塞之義又作壹通鬱涿通濁水蟲多在濁水之中壹涿謂以法閉鬱之使絶故以名其官與

庭氏

庭氏注云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淨如庭愚謂以庭爲潔淨義似牽强容謂其在庭戸間則射之葢山林之中何所不有不可得而除而亦不必盡除庶幾命官之義與

銜枚氏伊耆氏

銜枚氏伊耆氏序在庭氏之後大行人之前愚不得其分職之故竊謂銜枚氏當在野廬氏之後蜡氏之前伊耆氏當在司烜氏之後按之經文以氏相從少勝舊第不然則銜枚氏當置夏官挈壺氏之後伊耆氏當在春官司几筵之後也

伊耆氏

伊耆氏注云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德而以名官與按注亦未定之辭愚謂耆老也伊語辭又維也或維持老者之義與又按耆疑通楮爾疋楮柱也故主杖

稽通砥同厎者亦通厎

都則都士家士

都則都士家士三官皆闕序但言中士幾人云云注云皆當言每都愚按八則匡人達之都則主之其冊籍當亦無多觀序官有都無家其爲兼掌可知都家且可兼何用每都分設耶士爲刑官所主不過都家成讞亦唯一官掌之如都宗人家宗人足矣非如軍賦事煩也若朝大夫通理其國事固尤不得比之愚於朝大夫一條極辨在後故此處不得不難康成也

周禮注疏獻疑卷二

儀徵許珩

天官冢宰第一

官常

大宰八灋四曰官常以聽官治注云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聯事通職所共也愚按宰夫之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後鄭于彼注云數謂多少異數此官常正與之同亦當釋常爲常數矣蓋常本紀數之文事有多少然後官之勤惰可分故以聽之若漫云常職何以異于二曰官職耶呂氏詳說亦謂常爲常數然以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之類當之與愚說異

立監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愚謂邦國即諸侯之大稱不必更立其名注又引梓材以

釋之似足爲確據矣然書文多殘缺錯亂不能盡信卽云可信其篇首先云大家安知非王之命卿卽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之監乎

五帝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云云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疏引緯書青帝威靈仰諸名又云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于南郊故云祀五帝于四郊也又云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

之處語皆不及昊天上帝之祭愚按祀禮莫重于二郊未有大宰不與執事者其說殊未安反復經文知凡言五帝者皆謂昊天上帝與四方之帝此經與地官充人及大司寇之禋祀五帝是也言昊天上帝及旅上帝類造上帝者皆合四方之帝言之若五人帝則無專祀而分主五天帝之祭何也大宰不與昊天上帝之祭固無是理已大宗伯析言祭禮豈有五人帝有祀而不明著其文者其爲

統于昊天上帝可知而亦有互文以見義者則司服之旣言昊天上帝而又言五帝大司寇之祀五帝必言禋是也六天之說前人已非之矣然旣別昊天上帝于外而又雜以緯書耀靈寶之名則雖欲不謂之六天而不可得竊謂緯書不足據而家語五人帝配天之義則有可信所謂配者非僅配食也太虛寥廓莫適爲主故分配古帝以爲之主如東郊則祭大昊南郊則祭炎帝其禮固可推也

若據郊特牲主日之文則大宗伯固别有日月之祀郊特牲豈足盡信乎惟黃帝之祭自漢以來皆謂季夏葢仿佛月令之時而言之其實禮經并無明文卽賈疏謂迎土氣于南郊今禮記月令亦無其文愚亦不敢信也如其然則將專祀黃帝耶抑立一中央帝之位而以黃帝爲之主耶專祀黃帝是四帝皆配天而黃帝特祀矣立中央帝又何以異于上帝耶然則祀黃帝殆不于季夏也惜乎月

令律中黃鍾之宮一言漢儒未之深攷生二千載後豈能臆斷然季夏既云律中林鍾不得又稱黃鍾之宮其理甚明而黃鍾子月爲圜丘祀天之時安知非以黃帝爲昊天之主但鑿空言之經師所不取耳或問司服與大司寇所謂互文者何也愚謂經文以爲單言昊天上帝恐人于四方之祭疑之故申文云然其言五帝而不言四帝者古文質也猶言服大裘而未特著爲冬郊之祀也典瑞之

既言祀天而又言旅上帝亦猶是也至大宗伯則止言昊天上帝以有司服文在前也于大司寇則必言禋祀五帝所以補大宗伯之文而義于是乎備矣若明堂合饗之禮楊氏以爲無之姑置不辨而五帝之合祭則旅上帝與類造上帝皆是也知者虞書雖止言類上帝其時禮文俱簡而天之四方自無不該周人因其名當亦不別其義旅者衆也又通臚盍臚列衆帝而祭之也至掌次言旅上帝而又言祀五帝祀者分祀也分祭之禮與合祭之禮有不同故特別之云爾

大神示

祀大神示亦如之注云大神示謂天地疏云謂祭天圜丘祭地方澤又云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愚按賈氏之依經傍注卒意爲言類不足信即如此條大小天地之說已無謂矣所謂圜丘祭天即祀昊天上帝

也經文有以昊天上帝之祭列他祭之下者乎天地殆指日月星辰與方澤嶽瀆之屬康成特未分別言之亦謂其莫適指耳

傅別書契質劑要會

小宰八成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傅別先鄭云謂券書也傅傅著約束于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後鄭云謂爲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質劑先鄭云謂市中平價今時月平

是也後鄭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據先鄭說尚或有別據後鄭則一物兩名而已愚按傅字王介甫以爲責契立保其義勝已然不若卽用後鄭朝士職地傅注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証之之語否則引周書鄉正保貸可也則字則劉迎以爲朝士職之判書極合質字說文有贅音解曰以物相贅古音義多通則質劑之質當有贅意又質

人文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謂大市爲人民馬牛之屬古之人民亦用以質惠氏禮說于買賣人民條云王襃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與質可贖魯人有贖其臣妾于諸侯者愚于此質字亦云然劑義訓齊又有齊去聲一音謂和劑也蓋賣買于市官爲調和均一其價然後定約但交易不用質耳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書契先鄭云符書後鄭云謂出予受入之要據先鄭則與質劑傅別無甚分據後鄭又易與要會之名混按後鄭于質人書契注云取予市物之券其說最明殆若今時之行票然如此庶四項不致混同矣

賓客之令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令字注未釋疏云若大宗伯爲上相肆師佐儐以及委人遺人之屬皆賓客之令使辦理之愚謂令與復逆并舉當是賓客之請命于朝者王朝

敬賓故謂之令殆如晉侯請隧管仲辭上卿之禮在侯國則滕薛爭長子産爭承之類與

士庶子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注云士謂宮中羣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王介甫曰非王族卽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愚謂士當卽司士之王族故士康成彼注云宿衛者是也庶子卽大僕所逆之御庶子蓋國子之倅也不得專指羣吏之

子

貍

內饔鳥皫色而沙鳴貍貍字注未釋亦不讀爲鬱釋文音鬱疏用內則文改貍作鬱以腐臭爲義愚謂貍字當與下文鼈人貍字同讀故康成不破之訓義當作土臭與朽木臭螻蛄臭一例內則之文或經師所授不同而其義則一知者物鬱土中久多作土臭也

盲眡

冢盲眡而交睫腥盲杜子春讀爲望疏云冢乃聽物不合望眡又云杜子春讀爲望眡者以爲盲則無所覩見不得眡內則爲遥望之字故子春從內則爲正愚謂不然冢病則睫毛長雖似盲而未嘗忘眡王昭禹曰有目而視不明謂之盲近之故云盲眡而交睫經文似無庸改讀

凡王之獻

王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云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進諸侯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愚按王于諸侯惟飲食之禮有稱獻者而凡器物則不過曰匪頒及好用賜予而已下文即云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本句王字疑是工字之誤又按黃文叔曰此私獻于王者也鄭氏言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非劉原父曰獻讀如大夫出疆必告反必有獻于君之獻傳

曰潁考叔有獻于公是也江慎修說與劉同據諸說則王字當讀如諸侯入王之王故承上合諸侯言之義亦可通

幣邦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注云幣謂給公用之餘用邦財謂軍旅疏云見經斂官府都鄙外別言用邦財故知用邦財謂國之大事唯有軍旅王與之曰鄭說非也幣未可言餘

下文始是餘者蓋職幣掌斂幣振餘二事皆辨物定錄以詔賜予愚按王氏駁鄭是已惠氏亦云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皆用邦財其說正合然謂二事皆辨物定錄以詔賜予則恐不然蓋賦出與出賜之數職歲掌之而職幣則掌餘財以詔小用賜予統言之竟似大事無用幣者矣又案注雖未釋財字其實蓋以泉布當之竊謂財字或讀如禮器設于地財之財財通材用用以制器也下文所云掌事者之餘財即此用者之餘知者八材有金玉義與財通幣兼泉貨而言既言財又言幣複矣下文云辨物奠錄如係泉布何待辨與奠耶

陰禮

內宰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按婦人祭禮無謂愚謂陰禮者祭不用樂者也郊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大司徒陰禮注曰男女之禮其義正通

贊玉齍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疏云贊后進之愚按經文下接云贊后薦徹豆籩則此不得專指贊后卽從杜以王爲玉康成以齍爲敦言之粢盛凡祭皆有外祭祀后不得與以各官之本職參之凡宗廟祭享之齍小宗伯辨之舂人共之世婦爲之九嬪贊之以授饎人饎人爨之傳入于房九嬪復贊后遂自房中授而設之肆師告潔大祝號之以祭少牢所謂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又云授贊者敦黍天子之禮可以意推此贊后也若外祭則亦小宗伯辨之舂人共之世婦爲之九嬪贊之以授饎人既爨則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王親設之肆師告潔大祝號之以祭如春秋桓六年傳奉盛以告云云蓋君自奉之非夫人所宜與而九嬪則未嘗無所贊耳故書玉作王者殆以

王統后以盤爲粢與經文別稱贊后義合自子春
康成別爲之義賈氏直疏爲贊后其說始與經戾
耳

周禮注疏獻疑卷三

儀徵許珩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守

大司徒乃分地職奠地守地守注云衡麓虞候之屬疏引春秋左氏傳晏子曰云云愚于此注有以知山虞澤虞與夏官均守候人之所以誤矣夫上文地職既注云分其九職所宜虞衡在九職之中何以又分別言之王昭禹曰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守而爲之厲禁其說近之蓋康成于守字之義似少體會而又未細思齊之官制不能盡如周初之制故如此云然其實晏子所謂虞卽山澤虞之意候卽夏官候人之意皆謂守也晏子又云祈望望亦守也衡麓卽林衡而于守字無與如此處地守但注云山虞澤虞之屬足矣不必用晏子說也若天官九職則虞兼衡言重在作材

固不辨其守與否耳

生材學藝世事服事

頒職事十有二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先鄭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服事謂公家服事者後鄭云生材謂養竹木愚按諸條唯公家服事之說無可疑生材如後鄭說何分于樹藝作材如先鄭說其義亦不當學道藝二條後

鄭不駁先鄭然學道藝爲士之正務不應列此世事上文注謂士農工商之世職經文此處不當言士職知者以十二教有以賢制爵以庸制祿二事皆指士而言故應兼之若此條本之大宰九職自稼穡以至斂材卽三農以至臣妾所職皆農工商之事不應世事之中轉雜以士况十二職下卽繫以三物賓興乃專爲士而設此條之不當及士尤明甚然則世事殆專指工商與大抵生材以下四條卽大宰之轉移執事大宰統言之司徒分言之生材者閒民之執事于虞衡者也學藝者閒民之執事于載師者也生之如修平剔攘學如爲人灌園之類世事者工家之閒民如不能爲弓冶必學爲箕裘因其材而用之也商賈家之閒民則擇利而爲之不拘一業皆所謂轉移執事也最下者乃唯服傭于公家而轉移不待言矣故曰材曰藝皆本職所有曰事卽執事也其所以析一爲四者司

徒主民宜其詳于大宰與

六樂

以六樂防民情而敎之和注疏皆不釋六字上文六藝樂字注云六樂之歌疏以六代之樂實之則此處六樂當蒙上文矣愚謂六代之名秖以功德存之所以防民情者當不在此此六字似應指陰陽律而言典同所謂掌六律六同之和是也若六代之樂恐未必人人皆聞耳

廵役

小司徒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注云廵役小力役之事則廵行之愚謂以此二字置小軍旅之下治其政令之上似乎不順以大司徒校之廵字疑田字之誤

皇舞

舞師皇舞舞旱暵之事皇舞司農云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愚按翌與皇通義當卽鵔鸃說文鷩

也漢侍中有鵔鸃冠若鷸若鵕皆鳥之有文采者也作義者殆如鷸爲述鷸爲术之類與

外祭毁事

牧人外祭毁事用厖可也注云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杜子春云毁謂副辜侯禳毁除殃咎之屬易彥祥曰按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厖之有駿之是已至引肆師之侯禳于畺及郊爲外祭毁事似泥愚謂外祭者非時之祭侯禳亦在其中毁事禨衈之事也

職人

牛人掌養公牛授職人而芻之注云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黃文叔曰職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供其職牧人備言之矣此省文也愚謂黃氏說是然謂爲省文亦不必然葢職卽職事之謂乃職主芻牛者謂之職者莫適指也又按肆師注亦破職爲樴人謂充人及監

門者疏云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言職則無所指斥然則經文諸言帥有司帥其屬者又何所指斥耶

里布夫家之征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里布先鄭云或曰泉布也後鄭云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屋粟謂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征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

徒車輦給繇役按王明齋曰里布以宅里得名惠氏曰里者居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王氏詳說曰布者布緦也夫家惠氏曰猶徒役也朱子語類謂載師諸罰爲待士大夫之家陳君舉曰載師之罰罰有官職及閒民商賈也若圭田賞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庶人在官之田王明齋曰此爲工商雜流而言愚謂諸說皆近之里布家征即孟子所謂布縷力役之征在周初祇以爲罰而戰國時則爲常征耳唯屋粟一條未有發明按朱子以田不耕爲爲臺沼之屬其說最是即孟子所謂棄田以爲園囿屋粟者蓋三倍罰之如一畝之地不耕則納三畝之稅庶足以重困之使他人不敢效尤而田地不致荒蕪非謂有不耕之田即納三百畝之稅也若民無職事者則與九職之閒民不同蓋轉移執事自與服公事爲比而此民則必其家富廢業及游惰

不任事者故不惟起徒役之時使出一夫之征即竭作之時亦罰以一家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之征皆令輸布以給繇役也里布曰有者宅既不毛則無布縷之可征而猶必征之故變文也

賦貢夫布與凡庶民之罰

閭師以時徵其賦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疏云按下文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爲主耳又云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此于九賦之中唯有二等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愚謂賦乃上取下之名以泉穀爲主而草木器物之屬皆可充賦故下文一一陳之貢說文云獻功也蓋閭師專掌任民而所任之民各獻其功有若九穀以下諸目閭師即徵之以爲賦非賦之外別有貢而亦不必求合九貢九賦之數也黃文叔曰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國中貢即賦也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云言掌九賦者上

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又引康成答劉琰問云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又云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按注及答劉問固卽以夫布當賦非別賦于貢外上文賦字注當與此參看屢言九者文質耳疏未得其意無職者所以出夫布之故注未釋竊謂大宰云無常職者猶有職也此無職者亦是游民以其從無常職中別出此種而又有口泉當賦故類言之且閭

師與載師其職文當互看載師言無職者出夫家之征葢指徵役之時此言夫布則通歲計之如漢之口算錢也不然則起徒之日無多何足以示罰耶若云無職乃無常職之民則旣使之轉移執事服傭公家而又徵其口泉立法不應如此又里布諸罰見于載師此復有不畜諸條朱子語類謂閭師諸罰乃待庶民陳君舉亦曰閭師之罰庶民受井田者葢惟閭師以親民得名故罰之獨詳且士

鄭堂師云鄭君之在當時爲刑家第一人其所言皆有本惜刑家言無存者耳

大夫及工商雜流則罰之以財庶民則耻之以禮周官分職之詳而立制之善如此

衺惡過失

司救掌民之衺惡過失注云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于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如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于罪者按侮慢二條謂之惡則可謂之衺則不當酗醟好訟與衺惡轉近而于過失亦不當若抽拔兵器行傷害人卽

使其誤亦不得待至三次而後罰愚謂衺者詭譎不端惡者性行暴戾過失者任情無忌而行不中禮然皆未麗于罪者故司救得以禮防禁而救之其不可救者猶必三讓三罰而後卽刑與

入子

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入子先鄭云謂嫁女後鄭云容媵姪娣先鄭說嫌同判妻後鄭辭未定鄭氏鍔曰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宜入者苟不

記之則他日之昏姻無別矣或云再嫁而攜子以入者江慎脩主後說二說義皆可通愚謂或買臣妻之屬亦媒氏所當稽其出入者余友吳豈績成勳曰此條或說有可証者春秋傳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是入字確據

會男女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康成以仲春為婚期之正後人或從之或非之愚謂無論其期之正與否但婚姻之禮卽慮過時亦何至苟且如此反復經文竊疑司男女句本在仲春句上錯簡在下葢未婚之男女自有正禮而鰥寡可以權宜制之故仲春令會則有不備禮而近于奔者會字讀如會計之會一以蕃生育之道一以防敗俗之原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之令乃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而言如所謂有故則二十三而

嫁非謂婚用仲春之令也鄭氏鍔曰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陳君舉曰奔者不禁謂不當行而行無故不用令謂宜成禮而不成禮故皆當有罰江慎脩以為遲歸者或因貧乏或因災禍故許其不備禮而昏諸說皆較康成為長

次敘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思次介次敘肆行列也經界也次敘解與內宰異疏云此文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并介次同名為次敘為行列此鄭望文為義愚謂次敘仍當從內宰為是本經下文卽云陳肆辨物而平市平市卽正肆文不必同也劉執中曰謂司市二十有八人各以其所居之次為序分其地掌其肆說葢得之經當訓理卽總目所謂治耳

辟布者量度者

胥師賈師涖介次而聽小治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注云故書辟爲辭先鄭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後鄭云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愚按此文上蒙治訟先鄭注于義爲近似當從之且并量度句亦可以辭字蒙之于義尤順

成市

質人掌成市之質劑注云成平也會者平物價而

來主成其平疏云會謂市人會聚買賣止爲平物而來質人爲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貴賤也愚謂注意似不合疏尤失之蓋市人買賣皆價定于賈師復就質人平之而成交易焉平猶評成就也言成則平在其中不得判爲二耳愚本謂質人質字當訓成也信也鄭堂師以爲當如鄭說故不存質人一條附識于此以俟讀者參焉

坐作出入之禁襲不正者

鄭堂師云街彈之室乃合耦之處鄭義亦不可廢也

胥掌坐作出入之禁襲其不正者注云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愚謂市爲五方雜處之地即負販中亦不能保無匪人而肆中之坐作出入者勢不能禁胥爲司虣司稽之佐特令二肆一人以專伺察而掩捕其不正者蓋所以防宵小與

合耦于耡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先鄭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後鄭云耡者里宰治處

也若今街彈之室愚謂以耡爲室似乎無義此殆公田之說也于當訓往蓋六遂餘地是爲公邑公邑之田當使百姓助耕之因名爲耡旅師之耡粟即此是也而里宰掌其邑之政故爲之合耦以往助鄭氏鍔所謂人有老幼力有強弱合其耦使人人適均斯無廢耕之事是也經文下云有司意者其公邑之大夫與

耡粟屋粟閒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注云耡粟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屋粟不耕者所罰閒粟無職者所罰惠氏以注屋粟閒粟爲悞謂屋粟爲三夫之粟閒粟爲一夫之粟閒猶一廛也其說頗當愚推其意謂經文必分三粟者葢六遂之地制用溝洫而稅亦以井計之不能則以屋計之更不能則以閒計之孟子所謂九一而助與雖周亦助者正指此耳

土地之政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注云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愚謂政當讀如字與下文舍人平宮中之政一例知者以經文各項不專指稅而屬于土地則一均之則一言政則稅在其中言稅則偏而不舉且司徒一官言地守地事地職地貢地征者屢矣言政則不言貢言賦貢則不言征有并言者則力役之征也上文遂人以土均平政讀當同此與大司徒所云以土均辨五物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者異若小司徒與均人之讀征則以其與地職地守并舉故也又按序官注云主平土地之政令者康成于彼旣得之矣何以注經文又讀作征也

周禮注疏獻疑卷四

儀徵許珩

春官宗伯第三

殷覜

大宗伯殷覜曰視殷覜注云在一服來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愚按元年至七年中間五年七年至十一年中間三年已疏數不齊矣況十三年又

爲一服來朝之歲中間止隔一年其期尤數且如是則諸侯十一年使卿大聘十二年或朝方嶽或同于王國十三年又使卿大聘王國之煩諸侯乃至于此此不必然之事也愚說詳大行人又殷覜注與大行人不同亦詳後

賜國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前人于此多異義惠氏凡三說愚取其引九錫之禮一條謂朱戶納陛爲則虎賁爲官因又按經文自一命至四命皆曰受五命至七命皆曰賜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賜與錫同義所以別乎定制也然則不惟則官二條當用九錫之文即賜國亦當指附庸之國魯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葢謂此注云侯伯之國王六命之卿出封加等者豈其然乎

用修用蜃用概用散

鬯人凡祭祀廟用修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

疈事用散後鄭云廟用修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修蜃概散皆漆尊也修讀曰卣卣中尊獻象之屬蜃畫爲蜃形祼當爲埋字之誤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杜子春云蜃水中之蜃先鄭云概散皆器名疏云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當用鬱當用彝尊不當在此而用概尊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木主入廟之祭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可與吉同故略同士大夫禮畫爲蜃形亦謂漆

愚又按南史劉杳傳杳嘗于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

畫之愚謂經文言廟自指凡宗廟之祭宗廟之祼
器必有飾故下云祼事用概後鄭云始禘不知何
據如疏意則以祼當用鬱用彝尊而遷就言之然
玩經文凡祼事鬯人自共秬鬯實之于器以授鬱
人然後鬱人和鬱以實于彝理不相妨事實相因
故鬯人曰飾鬱人曰陳也抑又徵之大宗伯之文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涖玉鬯則祀天亦用
鬯祭義云醍以俠甒加以鬱鬯俠甒卽司尊彝之

卷四　三

兩大尊則大尊亦用鬱鬯是鬯人之文且未備而
何疑于祼事乎若以爲喪中之吉祭則詩所謂秬
鬯一卣傳云使以祀其先祖不幾爲豫凶事耶至
破祼爲埋則惟祭地與祭山用之他祭姑置不論
山川之祭禮無不同何獨于酒尊有隆殺也注云
漆尊者謂以漆畫之卣爲獻象蜃爲畫蜃不審概
散又畫何物按經文凡畫者皆言畫如冪人司几
筵司常可証也獻象之屬皆以名冠器司尊彝可

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然則康成所謂漆畫者皆非鄭康師云古書字一訓刻畫漆尊殆如今之彫漆者然但以獻爲鳳尾娑娑則未知其目驗否耳

証也然則所云漆畫者亦非蜃殆掌蜃所共之蜃
器也又按燕禮有酌散實散禮器賤者獻以散散
受五斗則散酒器也說文概作杚斗斛據詩酌以
大斗斗爲酒器概其斗之類與杜氏與先鄭之說
未可廢也

齊共秬鬯

王之齊事共秬鬯注云給淬浴疏云鄭知爲洗浴
者以鬯酒非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

卷四　四

王洗浴使之香美也愚謂疏以沃尸例王齊之洗
浴于文爲失辭于字爲失義按浴字不專主祼體
前人于魯論之浴乎沂嘗辨之矣淬字有倉卒之
義于盥濯爲近疏不釋何也又周語耤禮先時五
日王卽齋宮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
醴乃行按祼與盥通易云盥而不薦是也蓋鬯人
共鬯鬱人和鬱以薦于王王用盥之以自芳潔鄭
因以淬浴當盥疏不能達其旨耳

藏其隋

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字先鄭云神前沃灌器之名後鄭云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惠氏謂後鄭誤先鄭近之其援據極博而義重瑕辭一說所謂祝瑕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者當以藏於廟爲正愚雖偉其論然觀所引春秋傳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一條似最爲合彼謂奠幣于神曰墮此職與服同藏則或從其類與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疏云淫聲若鄭衛也者樂記文引玉藻御瞽幾聲之上下以釋哀樂之節又引樂記鄭注以釋亡國之聲愚按樂記無謂鄭衛爲淫聲之文御瞽所幾乃聲音一時之高下不可得而禁桑間濮上樂記謂爲亡國之音據史記則謂之淫聲引之與經文淫聲反混康成云若鄭衛也者葢約鄭音好濫淫志言之過聲慢聲皆望文生義凶聲所引似未當竊謂淫聲即所謂桑間濮上之音靡靡之樂過聲如樂記所云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皆是也凶聲謂暴戾殺伐之聲有亂象焉慢聲正所謂五音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四者皆足以亡國故大司樂特禁之耳

九夏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九夏康成以爲皆詩所據則春秋傳云金奏肆夏之三謂肆夏爲時邁之詩則其八者皆詩可知說葢出于呂叔玉愚按時邁小序作巡守告祭柴望之詩康成于儀禮大射注亦用其說特舉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二語以爲合享元侯之旨其他固均無取也呂說未知所本然謂時邁有肆于時夏一語則緐遏渠又何取乎謂同

鄭堂師云詩亦有有詞而不歌者如今之十番是也亦有聲存而詩亡者不必泥有聲無詞之說爲是

乎酌桓賚般之例則繁遏渠旣無義而詩之命篇何仍用篇首二字乎且孰競思文二詩于享元侯絕無取則呂說不足信也故劉原父曰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屬金奏詩屬工歌則夏非頌明矣其說自不可易江慎修亦云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旣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矣乃又引呂叔玉之言是誤也愚又按樂師職云帥學士而歌徹以明詩必當歌也儀禮用樂曰

奏曰樂曰笙曰歌凡言歌者今詩具在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言樂言奏言笙而不言歌言樂言奏皆蒙笙入而言之其與歌幷舉者則謂之笙又新宮管也亦謂之奏不言歌也其辭皆無攷殆所謂有聲無辭與惟騶虞言奏說者以召南之末篇當之而鄉射記則曰歌騶虞若采蘋大師職曰帥瞽而歌射節射節者騶虞貍首之屬而大司樂及鍾師又皆云奏騶虞其言奏言歌不一者

殆或取其節如天子以騶虞爲節之謂或取其辭如騶虞樂官備貍首樂會時之謂然觀樂記之文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采蘋采蘩不傳蓋極言其雍容暇豫而貫革之射所以息似專以節爲主特今不可攷耳或曰詩雅頌亦有云歛者篇章掌之矣愚謂此或譜詩入樂或如今之村樂歌者自歌鼓吹者自鼓吹如節奏然鞮鞻氏所云祭祀則歌而歛之亦是也蓋又一義非金奏之謂且彼固

言歛不言奏也然則所謂九夏者何愚曰九夏者皆取其聲以名之也夏蓋其調之名王者君也衆聲之長也肆者放也展放其聲也餘皆可推繁遏渠亦猶是也請更質之知樂者

鍾笙

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云爲此解者以其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知義然也愚按大射儀其南笙鍾此經

云鍾笙正與相應故射共之天子諸侯祭饗禮皆亡下云燕樂亦如之燕亦有射也而燕禮不言者略耳

散樂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云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愚謂恐不然當是夏商後王及古侯國所製之樂有可采者以其不在六樂之數故謂之散而列之夷樂之前或民間之私樂亦在其數未可

知也

鼓羽籥之舞

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云鼓之者恒爲之節疏云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按注所謂恒爲之節者當謂以鼓爲籥舞之節鄭氏鍔曰鼓而作其羽籥之舞義自豁然疏意籥師不應用鼓故含糊其辭幾不可解愚謂鼓字殆如大胥以鼓徵學士之鼓蓋

鄭堂師云吉禮先于凶禮觀越紼行事可知輕于大祭祀條不可駁

平時教以羽籥有事則以鼓致衆耳

豳籥

籥章掌土鼓豳籥豳籥先鄭云豳國之地竹後鄭云豳人龡籥之聲章愚謂兩說恐皆未當盖豳詩雅頌豳人皆以籥龡之從其舊俗故曰豳籥經文自明也

貞龜陳龜

大卜大遷大師則貞龜貞龜注云正龜于卜位也

不親命龜輕于大祭祀也按國非大故不遷故小司寇文與立君國危同詢于外朝而謂輕于大祭祀可乎卽大師亦非常之事不得云輕也郝氏固嘗疑之而其說未愜鄙意竊謂此二條不指卜時事貞固守之也大遷則龜亦遷大卜之職當固守之如天府所云若遷寶則奉之大史抱灋以前之類大師必以龜從則亦大卜固守之若小宗伯奉主車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類重寶龜也下

文即云凡旅陳龜盖掌二事言之或所遷之地或師所過與所至之處將有大旅之事則陳龜而卜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大遷大師皆大故也書禹貢傳祭山曰旅武成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所謂凡旅也其掌則當如大祭祀之眡高命龜未必如注之陳龜于饌處也若疏云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爲之愚不知其所據矣

六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先鄭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愚按經文每官首數語或一語多總冒之文下乃分承之如此職云以祈福祥求永貞凡祝辭皆此意也則年祝吉祝不得以二者當之明已小祝有禳故有彌災遠罪之說此六者有祈而無禳則不得以災兵旱疾爲祝又明矣以逆時雨寧風旱爲瑞按瑞字古以爲信節字後世所謂祥瑞古謂之福祥亦曰休祥曰禎祥不言瑞也即後人所稱之瑞必如景星慶雲之類雨澤時風旱寧亦不足以當之是先鄭之說皆非也愚謂順即禮運所謂大順其道自養生送死至于天降膏露地出醴泉皆統爲首以是祝宜已年豐年

也一歲之事以穀爲主爾疋周曰秊郭注曰取禾一熟故春秋書大有年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祝之不待言矣此條劉執中說與愚同吉月吉也禮有告朔月祭諸典祭時當有祝辭故次于年又按廣疋吉行也行祝經文大師以下至反行舍奠皆是也義亦可通化謂天地之化祝者祝萬物之生也故列人事之後此四祝者皆所云祈福祥也瑞玉瑞也大宗伯以六瑞等邦國尚書大傳曰諸侯有

過者畱其圭能行正者復還之三年圭不還絀其
爵則瑞爲邦國所繫祝之者祝諸侯之永貞也筴
者曲禮云龜爲卜筴爲筮龜必命之筮不命而亦
有辭以祝焉古者卜祝之官爲聯事故以筴祝終
焉且卜筮多言貞易曰利貞洪範曰貞曰悔本經
曰大貞曰貞龜則又求永貞之意夫

六祈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

說注云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灾
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
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
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疏云加
誠肅求如志者欲明天神人鬼不得同名類造故
云按注說禜攻幾于無分如疏說則經文既云類
上帝又云類宗廟社稷既云造于祖又云類造上
帝非鬼神示同名類造乎尤失之矣愚謂古人制

祭之名或因其事而命之或因其禮而命之有兼
用者有專用者如類者同類也巡守出師一昭其
同一討其不同故皆曰類又類之言類也疵也天
地之裁如國有疵故于此時祭宗廟社稷獨謂之
類也若爾疋專以爲師祭用之巡守猶可通用之
宗廟社稷則不可通矣爾疋自釋詩非通釋也造
之言告也有大事則告上帝及先祖故同名爲造
禬字康成于女祝禬除注云除灾害曰禬于春官

之末與庶氏職皆讀爲潰癰之潰謂祭而散之而
此注既云告之以時有灾變又云禬未聞是亦無
定說矣按禬字從會有會聚會計二義本篇末以
神仕者云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
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葢合神示鬼鬽
而祭之以除去凶灾此會聚之義也大宗伯以禬
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灾此云禬凶
荒札喪殆亦有會計之義焉禜則春秋傳子產之

言詳矣其字從火烖字古今字皆從火其爲告灾無疑攻謂伐鼓其義可通然禜門亦伐鼓春秋傳云大水鼓用牲于門是也不若謂如儺用戈盾之屬以攻擊爲義尤不易也說字如董子之言幾如後世禁呪庶氏之以攻說禬之或者類是此一義也愚謂說字當如金縢之文不若旦多材多藝云云其云藏于金縢之匱中即所謂祝嘏辭說不藏于巫史之証也若翦氏之以攻禜攻之殆伐鼓禜

神以求去之庶氏則伐鼓禁呪以聚而殲之未可知也推之禳與攘通又通讓有攘除責讓二義禨幾通微也兆也故禨衈爲釁禮釁亦兆也又微有隙也甸祝禂牲禂馬禂字康成讀爲誅今侏大字求牲馬肥大也義似周折按禂字從周有周備之義文在田畢之後蓋獵畢而祭牲馬以告周事即小宗伯注得求曰禱之意可不破讀而得之又按從壽從周字古有通者如詩之調飢從周書之禱張從壽禂字或即禱字詩小疋既伯既禱是其事然則禂字殆別體與醻字康成以爲人物灾害之神愚循文求義不可得也此條與校人之馬步皆有可疑彼注云神之爲烖害馬者夫既曰神何至爲烖既爲烖則當禳之攻之不得云祭矣或云淮南子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如其說則祭之亦宜但解家謂醻布以音而通終屬未安惠氏云祭而飲酒後世之大醻因之說稍近是愚按其

字從酉從甫鄉人之祭惟有酒脯故從酒從脯省又甫者衆也始也殆謂鄉里之衆祭自族師之醻始與宜獨用于社者五方之性各有所宜社必樹其土之宜木宜也者所以祈行者之無不宜也願以質之通字說者

六辭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先鄭云當作辭謂辭令後鄭增成之引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

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二曰命先鄭云即論語所謂爲命三曰誥先鄭云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後鄭皆從之四曰會先鄭云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爲其辭後鄭不從云會同盟誓之辭五曰禱先鄭云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又引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之禱辭後鄭不從云慶賀言福祚之辭而引檀弓善頌善禱之言此條疏云後鄭不從之者六辭皆爲生人作辭無爲死者之事愚謂大祝所掌皆祝神之事疏之誤不必論矣注說亦多未安祠字據注說則與六辭辭字犯經旨不應如是按小宗伯文禱祠于上下神示後鄭于彼注云得求曰祠即如彼說亦當有答神錫福之辭何以此處必破作辭也況祠本祈祭之通稱曲禮曰禱祠祭祀并不必拘于得求之說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高禖乃祈嗣之祭其爲有辭無疑然則經字可不改矣命謂如論語之爲命爲命國之大政也故鄭以數賢成之豈大祝所能作者誤矣惠氏引春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又引昭七年傳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之之文以破之是也誥字之誤與命字等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作告杜雖未增成其義然以爲告則得之如書武成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即其事自有道曾孫以下至無作神羞乃其辭也會字先鄭固失之後鄭謂會同盟誓之辭恐亦不然盟詛之載辭詛祝掌之況會不必盟春秋時尚云再會而盟則以會統盟可乎黃文叔亦以盟辭爲非謂會同當有告神之辭據下文有大會同至反行舍奠一條自有祝辭說似可通然猶恐與告混按周書王會解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葢古祝由之意會祝之辭其謂是與

禱亦祈祭之通稱禱必有辭先鄭說是已又如春秋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亦其事自齊環以下至有神裁之乃其辭也後鄭所引檀弓文云云據文似係張老口誦之辭然古者宮必有廟考必有祭成室卽考室安知非張老代爲禱神之辭乎且卽以爲願欲之辭禱之者人而成之者神其義二而一者也經文言上下親疎遠近者禱祠之辭通于上下命誄之辭通于親疏誥會之辭通于遠近先鄭之義亦未晰也秋官大行人辭命注總作六辭仍此誤耳

隋釁

凡祭祀隋釁逆牲注云隋釁謂薦血也後言逆牲容逆鼎疏云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故鄭云按牲未殺曰牲在鑊曰鑊在鼎曰鼎上文大宗伯小宗伯皆有省牲鑊之文儀禮少牢有迎鼎之文似不可通愚謂隋亦幣也凡祭必先陳幣春秋傳說奠幣于神曰隋釁古通熏女巫釁浴鄭于彼注云謂以香熏草沐浴齊語三釁三沐韋昭注釁或爲熏是也祭時芬香之物惟鬯喪禮有釁鬯是鬯不惟共祼亦可用以熏薦神之幣當取芳潔或祝號之時先以鬯熏幣而後薦于神與故曰隋釁而其事在逆牲前也

巫恒

司巫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注云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愚謂巫恒容常爲巫而老退居不屬于官者故必造而叩之以示敬裁與

納訪

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注云納訪納謀于王也愚謂注于訪字未詳葢納者謂人以治之得失告內史而內史納之訪則內史訪于人者二者皆以詔王庶于文義不謬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後鄭云贊書謂王有命掌以書致之則贊爲辭凡數從政者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先鄭讀言掌贊書數後鄭以爲不辭愚按以書數爲句則必將凡字倒在下是改經已而下句又無義誠不辭也而後鄭說亦似不然細玩掌贊書八字當作一句讀數字讀如頻數之數蓋書從政之久者以待冢宰之

攷績或卽如後鄭解書從政者之凡數亦可王昭禹所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也均于御史之職爲宂而文亦順分之則同不辭耳

一曰

巾車一曰玉路而下無二曰金路等云云疑有闕文不則此一曰字當衍

錫樊纓鉤樊纓朱樊纓龍勒條纓前樊鵠纓

玉路錫樊纓注云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金路鉤樊纓注云無錫有鉤象路朱樊纓注云無鉤以朱飾勒而已革路龍勒條纓注云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樊字蓋脫爾木路前樊鵠纓注云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按諸說皆不無可議據金路有鉤無錫詩云鉤纓鏤錫乃宣王錫韓侯之辭諸侯惟得乘金路使其無錫韓侯何以得錫朱樊纓爲無鉤鉤以婁頷蓋固勒之具何可無之

纓字注云以五采罽飾之按禮器注纓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爲罽義較勝此云以條絲飾之條非爲飾之具施之纓尤似不合謂前字無義以前爲翦通淺可也以翦必爲緇則不可卽旣夕文亦無此義鵠之色白經文凡白皆言素而以鵠爲色亦未之前聞愚謂言錫言鉤言朱皆互文也鉤以婁頷勒以絡銜其用實一則鉤勒亦互文條似當從本音蓋與鞗通鞗轡也詩云鉤膺鞗革有馬必有

鞗有鞗必有鉤其爲互文尤明經字似可不改讀也前讀爲翦極是前字本有翦義殆翦革爲樊不加飾耳又翦與淺通淺爲虎皮見詩韔弘淺幭毛傳葢虎皮之淺毛者今人乘馬猶以淺毛之皮束馬腹取其堅而已是亦一義也鵠字據爾疋象謂之鵠郭云治樸之名木路尚樸故纓亦樸素無飾而不言就特用治樸之鵠爲義與

大麾

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不言其制其云黑色于義或然愚按王制疏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又天官夏采注綏以旄牛尾爲之綴于橦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此經云以田則王制疏是也封蕃國用之者樂官屬旄人掌夷樂其義葢相通耳

總

后路有朱總繢總鷖總組總疏云車馬之飾愚謂總即轡也在旁者謂之鞗在手者謂之總揚雄反離騷云解扶桑之總轡是也

革車

車僕凡師共革車注云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者所乘也疏云知戎惟共其一者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

尊所乘也愚據經止言凡師注何以專謂其爲王似未安經云車而疏云路亦不合且稱四路不混于金玉象木之名乎竊謂經所謂車葢統言之王之戎路亦名車戎僕御戎車注云戎車革路也下文即云掌王倅車之政是革路外另有革車矣而其他四車皆必有革車以此處下文各以其萃句知之如此庶于經文不背耳又按革車之用注未釋據杜牧注孫子以革車爲輜車重車此經廣車

苹車輕車注皆以爲戰車似苹車非用以戰者矣然春秋傳稱昭公之蒐曰革車千乘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皆不言輕車其每戰車一乘必有重車一乘故舉重以概輕與但武王伐殷止云虎賁三千人似不得更有輕車或當時之制尚略也葢不可强解矣

周禮注疏獻疑卷五

夏官司馬第四

均守平則

大司馬掌建邦之九灋其第八曰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注云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灋也疏云均守謂五等諸侯有五等受地五百里已下是均守也平則者則法也謂五等職貢之等皆有常法則邦國獲安愚謂均守解注疏兩失之則字注猶未甚誤而疏則盡失其意葢如注解均守何異于制畿封國如疏解則字何異于施貢分職均守王氏以爲掌固司險之事得之則即大宰之八則兼八灋而言以則統灋者謂總目言灋故變文云爾注仍釋爲灋葢互見爲義然究不若通釋爲灋則也知者以建邦之九灋本與下文諸官爲目如制畿即九畿之籍與職方之掌設儀

辨位乃射人司士諸官之掌進賢興功乃司勳及司士之掌建牧立監施貢分職亦皆職方之掌制軍詰禁與稽簡郷民則大司馬之專掌均守平則則掌固司險匡人之掌故掌固曰頒其守曰守政曰守灋司險曰守禁曰以其屬守是皆所以安之者也匡人掌達灋則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反側者不安也平灋則而達之非所謂安之者乎比小事大則形方之掌經文皆極明耳

眚之殘之　外內亂

九伐馮弱犯寡則眚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眚注云猶人眚瘦也愚以爲與削字複鄭氏鍔惠氏皆云然然則眚其罪責之意乎殘之王氏以爲如秋官掌戮焚之辜之之罪其說近似又按釋名云殘踐也踐使殘壞也史記樊噲傳殘東垣注謂多所殺傷也証以檀弓邾婁定公之言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是眞所謂殘矣故康成既訓爲殺謂其太輕復引王霸記殘滅其爲惡葢得其意而賈氏不能疏耳外內亂疏指齊襄衛宣愚謂如二君者所謂內亂也外亂當如齊莊公陳靈公是

牲魚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注云牲魚魚牲也據儀禮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少牢魚十有五而鼎此祭禮食禮用魚之大略也然司馬主奉馬羊經文前言

大司徒奉牛牲後言大司寇奉犬牲此云羞牲當是奉羊以其與魚并進而魚又在六牲之外故兼言之觀先牲後魚可知似不得專言魚牲知非馬牲者下文云喪祭奉馬牲葢馬非常用之物故專言之與

釁積

羊人凡沉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後鄭云積故書爲眥先鄭云眥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先鄭

所謂國寶卽小子文之邦器則漬爲軍器可知其說是已後鄭云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疏云不從漬軍器者以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以此知不得爲漬軍器愚按羊人與小子爲聯事葢羊人共之而小子用之經文極明其云積者不過釁積義可通增字以成文非別一義也不然則秋官司隸之所謂積任器耳疏又云三者皆須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故也如疏說則經文當作凡實柴沉辜

云云不得名之爲積且序在釁下矣疏又云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彼亦據日月已下及配食者也按小序我將爲祀文王之詩故其辭云然且文王配天不聞配日月況日月已下乎賈云日月已下用羊或可也何必引詩爲

時則施火令

司爟時則施火令注云焚萊之時愚按以時爲焚萊文無所承且焚萊惟春田用之非四時皆然名之曰時似無謂竊謂時字蒙上文卽季春季秋之時火令當是鑄鍾鑄鼎之類國家之事謂之令及其時而施之以順承天庶無火見之災如前注所引春秋傳昭六年鄭鑄刑書之事也

環四方之故　巡邦國

環人環四方之故注云郤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以郤訓環愚已于序官辨之而四方

之故不得其解惠氏云環與還通引春秋宋人遷宿公羊傳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此夏官環人所謂環四方之故者也其訓環字與愚合然究無當于四方之故偶憶春秋昭十八年傳鄭火作子産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杜氏注謂其知我國情故禁之使不出按故字本訓舊大宰八統二曰敬故卽用其義然則四方之故者葢四方之舊客也

觀僖三十三年傳弦高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此客將爲患之明徵敵國軍來特令人環而禁之以防交通與上文察軍慝下文搏諜賊之辭正一類四方字又與方治之方通經文脈絡可以細按也劉昌宗讀環爲患乃動靜字亦主禁說但此屬司馬春秋傳屬司寇者據環人所掌皆軍中之政其官殆軍司馬之屬惟行師時有之在國當掌以司寇故秋官亦有環人

況火時司馬司寇皆列居火道是二官此時又爲聯事不嫌異文也巡邦國句邦國乃謂諸侯之在軍者注不釋者葢謂讀上下文自得之疏以邦國爲諸侯邦之內失之

挈字

挈壺氏挈壺挈轡挈畚三挈字注皆訓縣愚按經文下卽云縣壺則縣字與挈別矣似當從說文縣持也之義葢縣持以令于軍中也

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孤卿大夫士五節二正

射人王射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樂以采蘋士以采蘩皆一獲一容五節二正先鄭云節析羽設于長杠正所射也後鄭云節奏樂以爲射節之差又云容侯道之數而正字則增成先鄭之義以五正爲朱白蒼黃元三正爲朱白蒼二正爲朱綠

疏云節字不從先鄭者謂析羽卽是獲旌當與三獲三容相依不得序于樂下故知是歌節按後鄭謂節爲樂節極合卽樂師王以騶虞爲節云云正字解終覺可疑然後鄭又云容侯道之數則未有定見也愚謂節之爲樂節斷無可議所謂正者有二說焉一謂正者射之正節也天子六耦非五節不足以終事諸侯四耦故減作三孤卿大夫士皆三耦故同用二此一說也又按儀禮歌詩謂之正

鄭堂師云古人行文參錯不似後人呆序不得以此定之

用吹謂之閒鄉射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射曰奏貍首閒若一合之此經蓋歌詩或五或三或二故謂之正其餘皆閒以吹而音節疏數略同故云若一此一說也二說雖均不敢定然皆可與樂節相比若從後鄭前說則讀者應于節字絕下另爲正字一條從後說則九節五正二者不唯當如賈氏說不容序于樂節下且當繼三侯言之并不應在三獲三容下矣是願質之通人焉

射正

佐司馬治射正注云射正射之灋儀也疏云司馬所主法儀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愚按經文上云以射灋治射儀下云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則此非灋儀可知正當讀如政若中多則與祭之類言政則如疏所云何嘗不在其中耶

故士

司士王族故士注云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愚按宿衛之士不必定晚退者故字據說文使爲之也此爲字當與之同蓋對虎士而言以虎士雖名爲士而實非士也愚又按所謂爲士者殆旅賁屬之下士以宿衛親近之士故使王族爲之觀司戈盾文授旅賁及故士戈盾可見

士旁三揖

王揖朝者之禮士旁三揖注云羣士位東面疏云

約諸侯燕禮大射禮言之注又云孤卿大夫入門皆北面王揖之始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故得以西南面揖之蓋以下文有還揖門左揖門右之文而云然愚按燕射禮皆不能証此燕禮士本不與大射士雖與而卽席者惟卿大夫故君不與之行禮而自就西廂東面之位若朝豈其然哉且經不言羣士而注增之義亦未安竊謂路門外之日朝羣士或不必與與者惟故士大右

之屬入朝時即東西面序立于庭侯公卿大夫就位然後就位王既揖孤卿大夫就位旋外向三揖于是逡巡還辟而就路門左右之位或疑故士等王既揖之何以復有還揖門左揖門右之文意古者進退皆有揖王視朝既畢三公尊先退孤卿大夫猶俟于庭王還將入門乃揖之使退以其東西面立故左右揖之所以下文云皆退也春秋昭十二年傳王揖而入語亦可証且必謂揖門左右爲

揖故士大右之屬是王就其位而揖之禮反重于孤卿大夫正恐不合耳又疏云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夫旅與彼不同者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之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以少爲貴愚謂亦不然天子尊禮不必與諸侯同而大夫之旅揖乃面揖之士用旁揖其分在此故經特異文不得以其同用旅揖而不詳其義也

鄭堂師云康成匕載當謂如司馬升羊匕載於鼎之時疏云載之於俎自未爲得然不得謂康成以正爲登也

正牲體

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注云正謂朼載之賈氏括特牲少牢以匕入鼎出牲載之于俎之事以疏之愚謂正字意與出牲載牲皆不合按下文御僕云太祭祀相盟而登注云謂爲王登牲體于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以登爲載得之矣正字雖不見他經然薦腥則體薦全烝薦孰則體解節折體不一矣體薦之禮已亡體解如少

牢所云司馬升羊司士升豕佐食二人上利升羊下利升豕諸條皆其事以少牢禮推之天子太牢則體之當正者益多康成司士注以割牲爲制體劉執中曰謂朝踐獻腥則豚解爲七體饋食獻孰則爲二十一體而爓之是也御僕下士賤故掌匕載之事諸子下大夫位尊涖而正之宜矣康成與登字同釋愚不敢信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

合諸學秋合諸射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政事字存字皆未釋疏云政事謂繇役之事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者謂國有事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二事按賈氏加一中字似以存字爲存留之義脩德學道卽指國子不知此國子平時所司何事如謂無事何以平時不使之脩德學道如謂有事國有繇役與國子何涉獨于此時令之舍其職事而就學乎且又何處得此閒暇無事之倅其以脩德學道爲遊暇無事乎抑别有所謂遊暇無事者乎依文爲義其謬至于如此愚謂以凡國一句蒙存遊倅恐有通人亦不能使其說無弊或當時有闕文未可知也無已則以凡國句屬上文與鄭氏凡庶蠱之事記法略同蓋不但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卽凡政事亦令從焉于何徵之按序官注諸子一曰庶子語

本燕義本經秋官掌客王巡守則國君致膳有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是從于巡守也春秋成十六年傳文子以戈逐范匄曰童子何知襄八年傳子國怒子産曰童子言焉二子此時非所謂羣子乎是從于軍與議國政也又下文大僕職有御庶子疏云御僕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一官而别爲二名經無是例也蓋亦卽此羣子朝時待于外以聽王命有急遽之事則使察之以聞以其無定職故但曰凡國之政事與存尔疋云察也遊卽師氏所謂貴遊子弟是也國子有職事其庶弟爲倅故國子得以察之脩德學道卽學于師氏也學注云太學射云射宫春合秋合但引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云云愚謂以學爲太學是也以射爲射宫則不盡然蓋春時有事于學者三曰習舞也習樂也大合樂也遊倅皆當與者射事則有澤與射宫二處澤爲選士之射國之子弟安得不與

故春曰合諸學蓋莫適指其事秋曰合諸射莫適指其地也

衮冕六人裘冕二人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衮冕注云從王服也裘冕注云從尸服也此條前人多疑之愚謂其誤始于康成訓節服之名彼于序官下注云世爲王節所衣服如其說此官當

在春官司服之後不當在此且觀其所掌僅有衮冕裘冕之名不知所節者何事蓋節服者謂服之不倫有節取之義故立是名而置之方相氏熊皮金目之前此周官命名分職之妙也其維大常必如是服者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以旂象天則當用貴者維之而其實勞事也又不容竟煩大臣故假下士以上公之服以示敬天不僅爲示威儀而設諸侯用交龍之旂龍有大君之象故各以其服假之以示敬王同一義也尸車用裘冕者尸雖用人而究以神道事之假送逆者以服意若王自從之云爾此條鄭氏鍔說與愚大同小異而其論衮冕裘冕則似不必故愚不入正注而附之獻疑讀者辨焉若如他人所說讀者當于冕字絕不知其服亦如之又作何解也

燕出入

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于諸

觀苑愚謂與其引漢故事何不引靈臺之詩耶

五冕繅就采玉

弁師掌王之五冕注云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據注則冕固有六此特除去一無旒者耳陳祥道以爲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而冕則一是不從康成之說也馬貴與曰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之大夫服之以天子祀天之服而下同乎此

其義不可通經文云五釆繅十有二就皆五釆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云合五釆絲爲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就成也每繩一匝貫五釆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九旒用玉一百六十二云云又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蓋謂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之屬陸氏釋文云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經文云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釆其餘

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注云侯當作公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旒皆就皆三釆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釋文云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以下以其一冕冠五服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愚按注云前後各十二是後亦有旒矣王明齋曰旒爲目而設後之有旒何爲故經止云十二不云二十四也況禮記家語皆云冕而前旒是亦

一証其說理明而証確注蓋失之就注云成也卽典絲注釆色一成曰就之義是也然云每就閒一寸與陸云以一玉爲一成則恐不然就字之義當謂合釆爲繩每一繩爲一就如今俗言莖言條凡言就者皆此義也不得屬玉玩康成云蓋一寸固亦疑而未定之辭然但當云每玉閒一寸則不可易矣繅不言皆者以就有多少若玉則皆十二其分在釆故經云瑉玉三釆以別之下云其餘如王

之事卽十二玉亦在其中王明齋之意亦如是也明齋曰旒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閒寸十有二玉爲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其理亦至明鄭氏鍔亦曰經不言玉之數則每旒之玉皆十二與王同可知注義或亦未然與繅旒皆就本不甚可解玩注意竟似玉備三釆謂之一玉諸公之冕每旒皆用玉二十七王及諸侯以下類推如此庶乎皆三釆也三句方明然斷無是

理也鄭氏鍔言玉既三采則繅斿之就皆三采于
文義亦未豁然玉瑱疏云互文如其說玉笄何以
不用互文王明齋謂繅斿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
文語頗不謬愚謂玉瑱玉笄亦似有錯李嘉會以
爲王之德自能反聽不待玉瑱而知愚亦不敢信
闕疑可也陸云諸公以下皆以一冕冠數服是謂
王則每服異冕也愚又按王明齋曰王止一冕并
無鷩冕九斿以下諸分向以經文明云五冕不敢

信其說今復尋疑義至此更繹司服之文而知一
冕之說未嘗無見也經文曰王之五冕皆元冕云
云而司服文祭羣小祀則元冕此云元冕蓋舉其
極而言之固六冕之一也其餘則服裘服袞服鷩
服毳服希之冕皆從其服而名是爲六別元冕于
外故謂之五實則一也如此則五冕六服之說明
而陸氏一冕冠數服之說亦可通矣孔子曰服周
之冕正唯其體制之嚴等威之辨不然以加首之

物而或九斿或七斿下同于諸臣之服孔子奚取
焉又按康成云一命之冕無斿王明齋曰冕止于
再命再命始受服冕亦二斿一命不服冕弁服而
已愚謂二說當參看康成謂一命之冕無斿疏云
亦無正文不過謂一斿不足以飾觀但用前低之
冕以異于士其說近是如王氏說誠與士無分矣
愚謂或亦用二斿之冕但以無章之衣別之如侯
伯子男同用七數五數而分在圭璧亦可備一說

也王氏說禮每多可採而于此條尤辨悉故備引
之愚又玩皆元冕朱裏延紐之文既稱冕則已成
之物玉乃外加故謂之藻康成所謂一命之冕殆
卽此與

車之五兵

司兵建車之五兵注云謂如司農所云殳戈戟酋
矛夷矛步卒之五兵則有弓矢而無夷矛愚按攷
工六等之數車上不建夷矛而弓矢則下文所謂

唐大利車戰是也注說似相左夷矛說見後

辟盟

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先鄭云辟法也後鄭云謂陳其載辭使衆心皆開辟也愚謂先鄭說無義後鄭說又似鑿按辟有徵辟之義蓋以玉敦遍召當盟者遂授以血而歃之無煩別求意義耳

提馬而走

田僕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

晉猶抑也使人抑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抑臨川王氏不從其說以爲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之較鄭義勝矣愚謂提字猶未能切形之人之乘馬徐行則按轡提之則已速矣況凡言走馬皆非從容之象詩云來朝走馬道德經曰却走馬以糞舉可証也

種馬

校人種馬一物注云謂上善似毋者雖得其意而未詳也愚謂種馬蓋不易得之良馬必使之合牝牡以留種記唐人說部尚有其事可覆按也若注云似母猶之先牝後牡先陰後陽之義措辭本善無容增成其義疏云亦有似父而言似母者以母爲主迂矣

駑馬三良馬之數

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云自乘

至廏其數二百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筴也校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宜爲六字之誤也愚謂注之不可解者無過此條康成之改經字而武斷者亦無過此

條經云六廄成校此官以校爲名故謂之成蓋至校而後數定無所謂小備大備也經方言良馬而注云六馬是兼駑馬矣經以校爲成數而注以廄爲成數又借易數以實其說此不可解者也經云駑馬三良馬之數後始有麗馬云云注云然後而三之此非武斷乎經字有必不可通者引他証以改之可也經文本明因一字之疑以致萬不能合遂并經字經義而改之此斷不可者也所謂疑者

何麗字也麗之訓耦固屬正訓然既曰耦則不得不改八爲六而成四百三十二之數既有四百三十二之數于是以廄爲成數而有二百十六之說矣是爲改經就我也請依經文而析之經曰六廄成校者謂每校爲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兩校合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矣以良馬五種分之每種各得五百一十有奇駑馬三良馬之數者謂駑馬合得一千五百有奇也麗馬三馬

鄭堂師云此則鄭注誠有可議惜訓麗爲三究無確據

也麗之訓三于古無之請比例而得可乎按麗字說文訓爲旅行旅之言衆也玉篇訓數本大戴文王篇毛傳在詩曰其麗不億則亦衆也三人成衆三馬不得謂之麗乎再穿鑿言之麗美也著也義通于粲三女爲粲三馬不可以爲麗乎以麗爲三則八麗一師爲二十四自師再八以登于馭夫凡爲馬一千五百三十六豈不略符三良馬之數乎其馬不養于廄故至馭夫而止倘謂麗之爲三究

無確據然經之似此爲義者有之矣如尓疋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之類豈有確義可指者乎更不然即以麗爲附不過謂依附乎三之數者如此以聊完經之本來面目不猶愈于改經字而顛倒經義乎

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云物馬齊其力說本戎事齊力是也疏云物即是

色當與上文注毛馬齊其色互以見義愚謂疏語失之夫謂色亦稱物可也謂物卽是色不可也凡言物者皆有指之稱莊子曰芒乎芴乎其中有物物者實也軍事用馬蓋實取其有力者而須之非僅取其毛色也故謂之物使亦謂之色可乎注說不必增也若等馭夫之祿注云馭夫于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注云師圉府史以下也二條殊未當按康成于駑馬一物下注云給

宮中役使誠有見之言而養駑馬者至馭夫而止故經文特云等馭夫之祿以駑馬雖不及良馬而馭夫之勞則均故等之以示公以其給宮中之役故稍食自宮中須之經文極明豈康成注此二句忘却前注耶

正校人員選

庾人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注云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讀自選字絕愚按校人爲長官之名不得指爲師圉而馬八尺以上三句虛附于後亦無此體例玩經文當以正校人員爲句校人員者如注所謂師圉是也選字屬下蓋正員一事選馬又一事耳

利害

職方氏周知其利害注云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利字蓋據經文其利金錫諸

條言之害字無謂愚謂下文貫利之利乃如注所云若此利害字恐所指甚大故聯言山師川師之文亦然請略言之利者何地利也天下形勢之說先王雖不言而邦國大小相維犬牙相錯之制則深意存焉故有封人以制其畿疆有掌固司險以守其阻隘又設形方以防其華離此非論形勢而何名山大澤不以須而山林川澤皆以王官控制之此不使諸侯得專土地之利者也及其衰也楚

有方城漢水之固而長中原秦據殽函之險而并天下此得形勢之利者也管仲相齊官山海而桓公霸越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吳也不許吳成而句踐霸此言土物之利者也害者何要害也如隱元年春秋傳國之害也之害又凡不利于我者皆謂之害險要者亦謂之害鄭武姜爲叔段請制而莊公不許畏其害也晉城虎牢以逼鄭而鄭請服謂能害之也漢吳王濞擅山海之利

幾爲害于天下此在我則爲利而在人則爲害者也晉郤瑕氏之地土薄水淺而諸大夫以爲利韓獻子以爲不利此又或利或害因乎其人者也凡此利害之大端皆建國之不可不知者戰國策范雎曰能專利害之謂王利害之義大矣哉而古今成敗之故皆由于此故經文前後皆聯言之而別乎貝利貝物之外似非區區講求于金錫竹箭之屬若鑄鼎所象不唯秋官冥庭諸職掌之抑末矣

或曰如子言何不隸掌固司險于職方使監制之愚曰此先王不欲諸侯之生心而于無形慮之也

藪

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云大澤曰藪按天官藪牧注澤無水曰藪後澤虞注水希曰藪三者異文愚參之前後藪蓋大澤之旁地水漲則爲澤水壑則爲平地而中生蒲草之屬故又訓爲聚草三義皆可通非不相蒙也

三江

揚州其川三江注不釋疏云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後分爲三道而入海亦不舉其名愚按禹貢三江既入疏引鄭康成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韋昭國語三江環之注云松江錢唐江浦陽江水經注引郭景純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其說與班志合初學記地部云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

至徐陵爲北江葢一源而三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蘇子瞻從後說以禹貢三江爲上流之三江而以北江中江之分爲以味別自後論三江者大抵不出諸說而阮伯元浙江圖攷最後出其大旨全主禹貢疏所引鄭注三孔之說而以班氏之地理志酈氏之水經注証之與金輔之禮

箋所論略同而加詳焉愚按初學記所引地理志鄭孔注既與今書全別已不足據且其說謂至徐陵爲北江猶可通也謂至九江爲中江則禹貢中江不得遽云入于海矣謂上流之三江似矣謂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則禹貢中江當在滙彭蠡下不得在北會于滙下矣將以滙字卽指彭蠡如師古漢書注說則江不能旣至東陵而又云東迆北會是初學記直不足辨伯元以爲非徐

堅原本是也子瞻主上流之說最爲有見特以豫章水爲一江則禹貢無明文以中江北江爲以味別則非釋經之道也愚初解職方三江卽同郭景純之說以爲當屬大江松江浙江而不及辨禹貢之三江旣質之鄭堂師云三江諸說究當考之愚乃細檢諸家書而繹其旨竊謂職方之三江本指揚州全域而言當主郭說無疑國語之三江環之出自吳臣之口則不得舍京口之大江其解當與

職方同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以爭國言之則亦與上三江同以爲出自越臣之口則其時吳越相禦據地界皆在吳江之上介乎松江浙江之間則謂爲浙江吳江松江轉無不可而兼蒲陽言之則恐不然至於禹貢之三江必當主上流之說何也向來解入字或曰入震澤或曰入海愚以爲皆非也所謂入者入揚州之域而三江則當申明蘇氏之說耳三江者何岷江也漢江也九江也或曰孔

傳以九江爲江至此分爲九道釋文所引潯陽地記緣江圖可謂詳矣而子以九江爲一江何其謬也愚請以經文証之經一則曰九江孔殷再則曰九江納錫大龜是已爲定名矣不同導河之播爲九河也而導山導江則皆曰過九江與過洛汭過三澨爲一例使非定名可得曰過乎陸氏所引兩說皆後人附會之言其說已自不合安足爲據然則九江者葢山谷之水九派至此合而爲江因以

爲名也蘇氏謂豫章水入于彭蠡葢得其意而言之不詳愚案禹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漢書地理志注云在豫章歷陵縣南然則蘇氏所謂上流三江者葢得之若夫下流三江則禹貢本無其說而班氏以意增之也何以言之禹貢止言北江中江而南江則無其文傳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此臆說耳班氏之見正與此同或曰如子說是無南江則何解于

鄭堂師云史記褚先生曰神龜出於江灌之間或者當時灌水與江通亦未可知此說可謂辨矣然以今之水道考之則斷斷不能通也即善長亦不言灌與江通但言入淮而已

北江中江之文也愚曰此解經者不善會禹貢之文而班氏遂因江水見行之支流可以通浙而爲之說也請爲解之經曰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者對南入而言即由蕪湖而入至松江入海者也經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滙即淮也古淮滙字通唐扶頌可証淮又作睢音與滙通山海經可証葢江水至東陵稍東當由灌

水邪入行五百里而會于淮與水經沔水合江東北出居巢縣南之形勢相類其不言會他水而獨言會淮者爲揚州之域中界淮海也或謂淮爲四瀆之一不當通江不知爾疋所謂四瀆者不過謂其發源注海耳倘謂淮必不當通江則濟水入河經有明文將不謂之瀆乎分流既明則從東直下者謂之中江以中爲對迤言之可也以爲居淮海之中亦可也北江中江既明則南江之名不必更

設矣或曰石城分江水首受江班氏斷非無見而然愚曰即以此論班氏之誤可知矣禹貢水道必由上而下豈有舍首受江水之南江不序而先序北江者乎特據後世見行之水以爲岷江不得通浙則拘儒之論耳或曰浙爲大水禹貢未有舍而不序者愚曰禹貢江水以貢得名越在周時尚爲荒徼則當時不當通貢其水自漸水穀水而下安流入海當不爲患經文固無庸及之或曰禹之討

功在會稽則浙水不容不序案胡朏明謂禹會諸侯在即位後而治水則未施功已有說矣愚謂古會稽郡雖以山得名而郡治在今吳縣是會稽山直揚州之邊界而貢道自由北江可達禹從冀州遠至會稽直如後世之封狼居胥矣何必定取一過二郡行千二百里之支水以爲南江乎愚見如此他家之說均不及辨而辨三江之書莫詳于阮伯元之浙江圖攷讀者取而自辨之可也

五湖

揚州其浸五湖注云在吳南愚謂康成此注深得闕疑之旨蓋當時彷彿聞之而不詳其名也按浸之爲義本爲灌溉而設五湖蓋皆川澤旁之豬水可與大水通水落時又各別爲湖而無洪濤駭浪故可障之成陂以資灌溉隨地爲名則有五焉在當時亦不甚著今吳江禾水之閒如此者甚多居人或謂之湖或謂之蕩蓋其類也黃文叔易彥祥皆曰舊失其傳不能臆斷得之

溠

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溠梁溠宜屬荆州康成蓋以此字唯見春秋傳而云然易彥祥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荆州而不知古荆在荆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而誤也惠氏云案湖水別爲金浦溠漳水別爲柏梁溠江水別爲觀詳溠皆以溠名然

則溠不屬荆也爾疋洛爲波則波溠明爲滎洛之
別名矣愚因之有觸焉溠之字從差有差別之義
郭氏所謂別出小水之名與此正合又與汳同音
汳爲分流溠或與爲古今字未可知也又按爾疋
云頖爲沙頖屬豫州沙溠音相近溠或卽沙因聲
轉而通差之義又近少或并因義而通與吾鄉王
懷祖先生廣疋疏証主通轉之說他日當請質也

制其職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注云選諸侯之賢者
爲牧使牧理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云牧監參
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愚謂經文旣分設其牧于
外職字中卽不得聯敷若天官所謂設參傳伍云
云太宰不過施其典非王朝專制其職卽以參字
而論參謂三卿也五等之國卿有命于天子有不
命于天子安得盡問其所能况五大夫哉以文義
玩之職卽諸侯之職晏子所謂述職是也自王設

鄭堂師云竹書乃王肅僞造不足爲據

至所能當爲一條葢王旣使大小相維而又爲之
設牧伯之統制五等之職因其能而任之使列國
之權仍摻于天子下文又制其貢而不苛以所無
則懷柔之本立矣

王殷國

王殷國亦如之如之指上戒四方先道諸事殷國
注云殷猶衆也王若不廵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
國王字不釋疏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

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
之事王字亦不釋愚按王卽小行人之諸侯入王
商頌之莫敢不來王以殷國爲衆國此字原可不
釋但玩康成謂之殷國句竟似以王爲天王不然
衹當云衆國盡朝足矣疏以王殷國三字爲文亦
似含糊其辭者故爲辨之至疏謂所在無常故有
戒令之事殊不然凡王會同皆在東都竹書屢云
東都是也故大祀職有王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

事焉之文使在國城外有何大山川之可過乎若云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會同大典何至假諸他國將周初時卽有狩于河陽之事耶且卽如賈說王有故不廵狩旣有故不能廵狩矣而又至他國何爲愚不知其所據也

傳道

訓方氏掌四方之傳道注云傳道世之所傳說往古之事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愚謂

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皆外史掌之道方志則誦訓掌之訓方之職專掌時政不應及此所謂傳道殆四方之街談街議衆口喧傳者訓方采之以誦于王而後知其好惡正歲并其政事志意以教天下使之就好去惡而同風俗與

華離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云華讀爲低哨之低正之使不低邪離絕義亦可通而究嫌于改讀愚謂華可讀如爲國君華之之華火加切曲禮注曰謂中裂之後檢討義知王介甫已有此讀蓋華離卽分裂有侵削乃有分裂之患形方氏之初制所以必正之而定事大比小之經也

周禮注疏獻疑卷六

儀徵許珩

秋官司寇第五

罷民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云以嘉石平罷民注云不愍作勞有似于罷觀經文下即云凡害人者如果止于不愍作勞何至害人且司救文云凡有衺惡者三罰而耻諸嘉石有過失者三罰而歸于圜土此豈僅不愍作勞者哉愚按罷讀爲疲義當訓頑頑則無耻視讓罰爲故事而不畏故以圜土嘉石振作之以冀其或改與經云置之圜土而施職事注云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夫入至于三讓三罰尚得謂之不故犯法乎但云先王不忍遽虧人體教而後殺則可耳

兩造禁民訟入束矢兩劑禁民獄入鈞金

以兩造禁民訟注云訟謂以財貨相爭者疏云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愚謂訟祇是爭曲直而已不必拘于貨財黃文叔曰財貨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是也經云入束矢于朝然後聽注云百矢爲束惠氏引鄉射禮以爲四矢似近情古之矢値雖不可攷然金則今之銅兩者相較百矢自重于鈞金且或偶然口舌之爭安所得百矢而入之若云如此正禁其訟則物之難致者多矣何不可苛求之耶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注云劑今券書也疏引小宰注云獄訟之要辭若王叔不能舉其契按劑字先後鄭皆云一札兩書別而同之豈古之興獄者必先合立一券于外陳之有司而後成獄耶是誠有禁之道焉又按獄始有券書則訟無文書眞愚所謂口舌之爭矣

定之弊之斷之

邦典邦灋邦成劉迦之說可謂先得我心曰定曰斷曰弊乃法外之意則前人未嘗見及何以知之

三典之設專爲諸侯權其重輕八辟之設專爲卿大夫議其寛典八成則以刑之及于民者多從其寛而此八者乃斷不可縱故謂之成有此三者而後獄訟之權衡可以不失矣或疑議賓一條據注似與卿大夫不合然康成謂賓爲王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意本不安故以與爲文王昭禹曰賓謂四方之客得之

糾憲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注云糾憲未聞愚謂糾即上文之五刑糾民憲即下文之布憲也細詳五刑之糾唯軍刑似不可通然田亦軍禮也鄉師之文凡田戮其犯命者故曰上命大閱有辛有屯非彼注所謂部伍而何國中者鄉師掌國中注謂國中至百里郊是也布憲文云以詰四方邦國都鄙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而大司寇亦曰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灋之象于象魏皆特舉都鄙言之蓋象必用縣都鄙遠不能觀于象魏當另縣以示故大司寇布之而士師使人縣之又使其屬布憲持節達于四方及其都鄙所以經文專言用諸都鄙若國及郊野則自縣之矣義皆甚明似無庸闕疑也愚本作此解後檢惠氏禮說略與愚同但其說稍雜蓋惠氏專主援據愚則于國中都鄙之義詳加剖悉爲初學者自切耳

同貨財者

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先鄭云同貨財謂合財共賈者合下二句似無義後鄭云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其說稍長然與稱責無異何必別其名爲同貨財乎愚謂疑如質庫之類蓋以貨質財有似乎同故異其名與國服之息官爲定制今時猶然也

凡屬責者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先鄭云謂訟地畔

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後鄭云屬責
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
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証者來乃受其辭爲
治之愚謂屬者以言辭相付屬也葢其人素本通
財不立劵書其後有交不終而致訟者或本主死
亡而子孫相訟者既無判書本不當聽然有附近
相比之人爲証則亦不得不聽其辭也觀經文有
責者係不云無則不聽而此云聽其辭可知黃文

叔曰屬責謂以貨財相委屬鄭氏鍔曰屬字當爲
親屬以財相貸葢有不用判書而與之者及其有
責而相訟以所親之人爲証或不能無容隱故以
其地相傳近之人証之二說皆可與愚說相備

貨罰

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貨罰注不釋疏云無金
則出貨以當罰愚按朝士文明云凡民同貨財者
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此正士之貨罰也故

康成不釋疏失之

積任器

司隸爲百官積任器先鄭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
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後鄭云任猶用也疏云任
器除兵之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愚按百官
任持之器不可指目積聚之無義泛言用器亦無
指疏增爲家具之器竟不知當用隷若干矣竊謂
任器卽鞭杖之屬刑器也百官出入本使隷任之

積當讀如羊人釁積之積刑器有省繁之祝禳故
當釁之漬以牲血亦煩辱之事故用司隷之民殆
卽今皁隷與

害國稼

薙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注云害于
國稼謂水潦及禽獸劉執中曰通溝瀆澮池之壅
塞而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者愚謂劉說得之凡
害句當屬上葢卽曲防之類官以壅爲名此其專

職也然後推到阱擭再推到苑沉上不然方說害又說利條目不清如注說則首句當云溝瀆阱擭之禁矣

明竁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注云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愚謂屋誅非王之同族卽大臣刑之方且于隱豈有死後而反楬書其罪名者注又以明竁爲夜葬此事何必以官掌之桼郊特牲云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有厭勝之意此則屋中刑人死非正命恐其爲厲乃穿屋爲漏使沴氣得天陽而散就死者言故謂之竁殆亦祓除之意掌以司烜者烜之與晅猶爟之與煖易說卦曰日以晅之明竁之理可通矣

邦之大史

條狼氏誓諸官自僕右以下皆泛言之而獨曰邦之大史愚疑古諸侯不得以大史從軍恐其妄言占驗而僕右諸職則諸侯皆有耳

以物爲媒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于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愚按取鳥之灋亦有以食誘之者若今之爲媒則不然媒者如取雉則用雉取鷹隼則用鷹隼所謂各以其物蓋以素所馴養者置之羅罔中以誘之鳥從其類而來下則掩取之此目驗者也鄭氏鍔曰以其類爲

媒蓋亦見及此矣掎說文云偏引也廣韻云牽一足也鳥入絹中不必定牽其一足所謂掎者掎媒之足恐其飛去耳卽穴氏所云各以其物愚亦疑是皮骨之屬焚之以氣相致但語無所驗耳

焚石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焚石投之注云投之使驚去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則驚去也愚按焚石卽今石灰投之水中亦能殺蟲但不能殺其神耳故

下文申之恐不僅驚去也

殷同殷覜殷國殷相聘

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三殷字注皆不釋不釋者謂前已兩訓爲衆可以通之于此耳唯殷相聘也義不可通乃注之曰殷中也而中字義亦難言復申之曰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按殷朝字經傳無有語不甚可解同字注云十二年王不

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同除慝注云諸侯使卿來覜天子命以政禁之事以除其惡行與大宗伯注迥乎不同殷國注云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是竟以殷國爲同之別名矣諸說愚皆疑之何也注以同爲王不巡守疏并云王有故不巡守夫以十二年一舉之大典王何故而不行若云四方有事王不能往諸侯又安能來若云荒札之故則平時尚有殺禮之文何反敺諸侯以行大禮乎且如其說當與巡守聯文不當在此此同之說可疑也覜不應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前既辨之矣若巡守殷國之文即如職方注以殷爲衆不過曰巡守衆國而已非巡守一義而殷國又一義也觀掌客文王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則其說曉然矣何注意尙多含混乎殷聘訓中是已而不得其義則亦難通然則如何而後可通也請妄斷之曰諸殷字皆訓爲中則義自明矣試以同言之同于經無明文

愚以爲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是也葢要服來朝之歲侯甸男服皆當見期并制宋衛兩服均令之朝既示大同又令諸侯得自相見其時在巡守之中故謂之殷或其年有事卽行會禮故經文會同每聯言之知者竹書成王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言會則不言朝矣十九年王巡守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亦言會不言朝中閒皆六年是其徵也覜者何也

同與巡守中隔五年恐諸侯有生心者遂于其閒遣使四出巡視邦國陰以除之經所謂三歲徧頫者正指此以其在巡守與會同之中故亦謂之殷殷國者中國也王巡守至方岳而止謂之中國也固宜諸侯相聘謂之殷者何也王朝三歲而頫又三歲而同又三歲而再頫皆謂之殷故邦國三年一大聘亦得謂之殷蓋名自王朝而定也況說文云諸侯三歲大相聘曰頫則聘頫義正通矣統計

十二年之中王一巡守一殷同二殷頫皆閒三年而當朝歲問時聘不與焉則邦國尚有生心者乎諸侯十二年之中一大會于方岳一大會于王朝其同朝之年又得相見三年一行大聘而每歲皆行小聘則諸侯有不相好者乎愚見如此但此種公案從數千載後鑿空懸斷誠自知其謬然謂巡守大禮可以託故不行頫期疏數不一殷國爲同之別名則愚不敢信殷朝相及之義尤願經師之教我也又按司儀爲壇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又以方岳之朝爲同矣豈康成于此絕無定見乎

時聘閒問諭志交福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注云時聘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閒問閒歲一問謂存省之屬諭志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也愚謂聘頫二事皆當屬天子說頫

字已見前蓋結者自我結之除者我往除之也鄭氏鍔以爲天子之報禮王昭禹謂與下四項皆王致愛于諸侯近之如注說則多一層周折矣謂閒問爲存省極當以下文存省不言所事也志當即訓方氏所云上下之志以諭言語諭書名當諭無乃失志字之旨乎交福交字當訓共祭則受福諸侯皆歸美于王王與之脤以示推而共之之意此等處似應望文生義也又愚嘗有謬說爲諸侯于

天子不當稱聘稱覜何以徵之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使稱聘覜何必更著此文且聘禮記亦絕不及天子之事可知或謂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春秋傳屢言聘于周如子言則皆誤耶愚謂王制之文舊云殷禮使引以爲証則下云五年一朝五年一巡守亦可証周禮乎旣言禮請卽以禮徵之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不曰使于天子也聘義天子

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不曰于王朝也二者非禮經與春秋傳在孟子之前似可信矣然東遷以後典章多改桓文旣興諸侯皆僭平邱之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子太叔之徵禮也曰文襄之霸叔向之言禮也不曰文武而曰明王是豈可以証周官者乎故襄二十六年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將歸時事于宰旅靈王稱之曰辭不失舊善其不曰聘于執事也夫聘大典也而春秋經文不書不得已而書之曰如周周者王臣之采邑也非斥言王國也其旨亦微而嚴矣卽以字義言之聘女曰聘聘臣曰聘皆非施于上之文也覜字通眺一作頫通俯言眺已輕言俯則尤卑于義豈有當耶

三問

上公之禮三問三勞注云問問不恙也愚謂問請事也問不恙乃主賓相見之辭明知其朝聘而問

之者以示不敢當禮問至于三者恐傳命之未審皆敬客之意每一問則一勞之是以皆三也若諸公相爲賓則至三問而主君已自勞之故止于再耳

瑱圭

小行人王用瑱圭釋文瑱宜作鎮鎮之誤瑱或爲蠹簡或爲傳鈔之訛未可知也然愚按漢書高帝紀帝曰塡天下吾不如蕭何塡讀鎮塡與鎮義本

可通豈古本作塡又訛爲瑱耶

拜禮

司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注云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賓旣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愚謂古人無禮不拜凡主人之加禮于賓者皆當往拜覲聘禮一則曰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再則曰明日賓拜禮于朝三則曰賓介皆明日拜于朝可知以諸公之禮致饔餼三

饗三食未必俟至將去時始拜謝經文記之郊送之後益補記之似無容泥也

如主國之禮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云或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愚謂燕容有之饗食之禮須行之廟中恐客館不當有此禮也

三積皆拜受

諸公之臣則三積皆三辭拜受注云受者受之于庭也愚按此語已見諸公爲客條下本可不注乃疏于此下云上諸公卽云登謂登堂此不云登故知受于庭也賈旣忘却前注而諸公爲客條下又何嘗有登字耶

遂送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注云君拜以送客愚按諸侯于聘卿大夫無迎禮則亦無送禮況客未拜禮賜豈能預爲之送以促其行所謂送者卽介送

君云遂者君不入門備主賓之禮而竟反耳

拜禮賜

客拜禮賜遂行注云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疏引聘禮云賓三拜乘禽于朝以經証之確已然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語自該括讀者參之可也

受國客幣　作事

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禮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凡作事王之大事

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先鄭云使諸侯執大事遞至庶子皆云然愚按經文諸侯指蕃國上注諸侯亦當易作蕃國經文大事葢指即位之事如檀弓大事用昏之謂本經所謂蕃國世一見者此也餘如會同禘祫之事不過作其臣使備奔走而已皆所以懷遠而示威德也如此庶子象胥職為當或誤謂諸侯為泛指固非以大事為祀與戎則蕃國諸侯將不勝其見矣

具十有二牢　諸侯長

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云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敵即吾誰適從之適葢以諸侯之中有用十二者有用九用七者莫適為具故備物以待義本明也疏云兼饗諸侯無二相敵失之諸侯長注云九命作伯者釋長字自確然二王後亦當用十有二獻其爵亦上公似當并舉也

積問使臣

主國五積三問注云其禮皆使卿大夫為之然掌訝文明云及委則致積掌訝乃中士也然則致積非卿大夫矣注又云聞闕則問愚既于大行人辨之矣

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云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疑有脫誤此

泥于在三問之下耳王昭禹曰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其說極是若臣之用牢臣之積也非為問而有乃特隆上公之禮侯伯即無之假令移三問句于羣介之下豈不又疑為問羣介等耶

賓客之治

掌訝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注云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按正貢賦

大事恐非訝所得與聞經云訝治之不云如朝愚謂治者校也當讀如治獄之治李嘉會曰訝訝士也葢或偶有犯客者則客以令訝訝得爲主而治之此情事所常有者下文使人道之注云營護之其義正可通也若大事當告于朝者則宰夫所謂賓客之令或亦掌訝傳辭而其義固具于待事于客內矣

和諸侯之好　結其交好　九稅

掌交使和諸侯之好注云有欲相爲脩好者則爲和合之疏云下有結其交好則此好爲昏姻之好是以鄭云爲和合之經又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結好不釋疏云兩國相通之事惟有朝覲聘問結好謂結使交好愚謂疏皆失之經文和字如調人和難之和注云脩好蓋統易世繼好與始相好而中有隙者言之故謂之脩實邦交之常也豈得泥一合字而謂爲昏姻乎經云通事者上下交通之事結好卽所謂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下文以諭云云葢蒙此而言之注義可謂當矣疏曰兩國曰使交好則經文不可通而兩國亦得謂之覲乎抑王與諸侯可統云兩國乎惟九稅字似當指九賦言注以九職當之或未然與

朝大夫

朝大夫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注云平理其文書來

于朝者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于都家者朝字君長字皆不釋疏云日日在朝則朝爲王朝矣又云三公及王子弟稱君卿大夫皆稱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注云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非朝大夫所能平理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

其朝大夫注云不及謂有稽嚴之注義皆主在朝而遥制之爲言愚謂官以朝大夫爲名而其實則士自以王朝之士出在都家而異其稱如在王朝則何不以大夫爲之而命之曰都大夫家大夫乎然則所謂掌都家之治者蓋以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多從王于朝其國之事故政令專使朝大夫掌之如孟子所謂天子使吏治其國是也日朝者朝大夫自朝其國人若今官府之聽治然告其君長

者君謂國君長謂其國之卿蓋朝大夫雖得與聞實不爲之專主畿內之國亦當置卿而于朝大夫爲長也國有政令乃王朝之施于國與國君之自令其國者令之或告其卿大夫或告其吏而行之也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則公卿大夫若王子弟之自居其國者稱都家者該舉之辭亦必因朝大夫而後聽者既尊王官亦持大體也夫如是則其身在都家之國中而又自大事以外無不與聞可以

隨時催促設有不及宜乎其當誅責矣使不過在朝遥制之豈能指揮不失而任其不及之誅苛矣一官之注全翻漢解愚不敢求必伸其說姑備味于無味者之一覽耳

周禮注疏獻疑卷七

儀徵許珩

攷工記第六

軫

攷工記序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云軫輿後橫木愚按輈人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疏云軫是輿之本則軫爲輿旁四面之木無疑戴侗亦據此說以駮康成或引釋名云軫枕也枕有橫無直又引詩

秦風小戎注言前軫後軫而不及兩旁疑軫唯前後有之其實不然軫之爲枕僅取其高不問橫直也小戎言深淺自不當及兩旁况輿中之板皆橫置使軫唯有前後兩旁何以承之且記云加軫與轐使僅後之橫木何以加之軸上此尤理之易明者是軫固四面與按江愼脩曰輿下唯有後軫無三面材輿三面板及底板皆以牝牡相銜如今人作箱之法此其以目驗者然輿制正方隧深僅三分之二使兩旁無材不能達前不得謂之方矣然又曰載于轐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轐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說最圓通

酋矛

酋矛常有四尺注云酋發聲按詩秦風厹矛鋈錞注云厹三隅矛說文云厹氣高氣高卽發聲之意

然則詩之厹矛當與此同厹酋之音相近而亂耳又廬人有酋矛又有夷矛鄭于彼注云長短名是又一義也愚謂酋字爲魁長之名建兵之長者無過于矛說之亦可通夷誅也矛之稱夷蓋猶矢之稱殺又夷平也夷矛不建于車上殆平地卒徒所用之兵遂以名之與此皆有義可言似不僅漫言長短也

幬之廉

輪人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
也注云革急則裹木廉隅見愚謂如注說則之廉
之字爲不辭矣廉似當訓斂蓋轂之出雖大而裹
轂之革則急而斂急而斂則堅致矣

矩其陰陽　施筋必數

凡斲轂之道必矩其陰陽注云矩刻識之也疏云
謂斲轂之時先就樹刻識之按注義未知所本疏
說尤拘滯愚謂矩卽絜矩之意蓋視而度之也未

有積理疏理工不能知必待就樹刻識之者施筋
必數釋文作色角切似無義當讀如數罟不入洿
池之數言細密也

無槷有槷

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先鄭云
槷摋也蜀人言摋曰槷摋音所甲切後鄭云讀如
涅疏云謂涅物于孔中之涅愚按今涅字不聞此
義而摋字訓爲側擊于經義似隔惟今江南木工
于器物之搖動者則加小枘于鑿旁其名之也音
與摋同然則先後鄭殆一義與

萬之

萬之以眂其匡也後鄭云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
中萬蔞則不匡刺也疏云見今車有萬蔞不高不
下中于萬蔞則不匡刺先鄭云書或作矩按經文
圜直等字皆正義此匡字不當作匡刺萬蔞據疏
則目驗知之江愼脩亦曰今試輪猶用此法但古

車果用萬蔞當與賢軹之屬并言其制且單舉萬
字亦似不辭愚謂匡者正也輪雖圜而置之地必
得四面皆正則仍中矩矣鄭氏鍔曰萬矩也匡方
也江愼脩又曰凡物圜中規者四角量之必中矩
得之又記文下云輪崇車廣衡長謂之三稱稱亦
方也故曰眂其匡焉

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輪人爲蓋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注

云鑿對深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注所謂上低二分平剡二分愚思之不甚了了又按上文鑿廣廣字注云大也疏云恐直以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之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愚謂恐不然據記于鑿上鑿下皆有定制則弓之上下向者爲廣四分無疑上下謂之廣則左

右謂之直可矣下者據鑿在部之下而言又直者當也謂下之所當亦通其內之深處在上故謂之端弓之爲骨制蓋狹長廣則四分而直則二分鑿之形亦如之內一枚者部廣六寸除鑿入之數中徑一寸圍三寸稍弱分爲三十枚二十八弓每弓一枚蓋僅能容之下文三分其股圍注云寸六分據愚說則亦不然也

弓長參分揉一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云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下文爲之尊注亦云近部平者蓋謂撓之使直也按物平則水不能行安能疾吐且如是則記當云揉其一以爲之尊矣愚謂揉其一者蓋統計句曲之數如此所謂宇曲二尺是也以三分之一爲尊者部尊一分則弓之二尺近部者亦當邪迆一分其餘四尺則下曲至末符二尺之數注于揉字義似不合而平字亦不能無弊也

弇侈

輿人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弇侈字注不釋疏云向內弇向外侈語似是而實未詳愚按康成典同注云弇中閒寬侈中閒約棧車一名卧車又通役車可以卧可以載物故中閒欲寬飾車有金玉象之飾外觀自覺少侈而實約其中蓋車廣衡長不能踰制所增損者此耳故曰欲也

軓

輈人軏前十尺而策半之先鄭云軏謂式前也後鄭云軏是軝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持車正也愚按記文直舉軏爲言似不當及三面材及檢戴氏釋車云軏謂之陰注云詩秦風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軏也鄭箋曰揜軏在軾前垂輈上則先鄭說得之而未詳其制如必欲合兩鄭之說則軏卽前軫以其爲車之範圍故謂之軝其一物而二名與

頎典

輈欲頎典後鄭云頎典堅刃貌先鄭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殄似謂此也後鄭或本古義先鄭作未定之辭可謂愼矣但皆嫌與上下文不洽愚謂頎讀懇是謂深也典當讀如字法也謂欲其深而有法下文又反言以明之也

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契需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注云故書準作水先鄭云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去水利也後鄭不從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愚謂如後鄭說則當衍去利準重文巳先鄭從故書或有見乎和則安注云注與準和人乘之而安于文不順細玩此句當爲下目下文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卽上文之欲孫而無弧深複言以見其材之和下云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馬行主于進人則有

當退之時愚謂馬在前人在後故以進退爲文卽蒙下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言之然後總束之曰此唯輈之和也記文自明此條進退字江愼修說略與愚同而于和字未能辨析契字先鄭讀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愚謂似太拘或當讀如死生契闊之契謂馬不勤苦也

無惡

築氏敝盡而無惡先鄭云鋒鍔俱盡不偏索也後鄭云雖至敝盡無瑕惡也愚按古文惡亞字通亞字義有云物之岐者俗作丫椏其象爲缺無惡者無缺折也又如城以完爲美完者缺之對惡者美之對故春秋傳曰城已惡先鄭言不偏索意蓋近之而辭古後鄭未免混同矣

臘從首廣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注云臘謂兩刃從謂劍脊兩面殺趨鍔愚按鍔之義爲刃旁以從爲趨鍔是經文直同贅疣會自爲一說以易之既見程易田通藝錄云臘之言鬣也前承劍本而後接於莖豐中而漸殺焉以橫趨於兩旁如髮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橫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劍本閒之故有兩從易田先生會於揚州得古劍較之靡不合其說當從而愚說遂隱矣設注云大也謂自莖中以後稍大之也

愚不謂然而不得其解及按通藝錄云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緱緱之言喉也當莖之中設之以容指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史記馮驩有一劍又蒯緱說者謂劍把以蒯繩纏之劍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緱故知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其說尤得之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疏云首廣謂劍把接刃處之徑也愚謂不然首者莖之首少儀澤劍首是也蓋莖自中漸大至首則廣如上數復從而圍之耳通藝錄亦云首者戴於莖者也

槩而不稅

㮚氏槩而不稅先鄭云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疏引鄭志趙商問答愚按其說謂是所以勘當諸廛之量器則得之謂以稅爲賦則失之蓋槩而不稅謂槩以取平而不用以征稅誠以三十斤之器非可常用故也先鄭蓋得其意而辭質耳

以博爲帴

鮑人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先鄭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後鄭云翦者如俴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疏云後鄭轉翦爲小戎之俴謂小戎之義謂其廣深不得引之以証一方緩一方急之意愚謂讀爲淺是爲俴淺之淺如疏說則非玩經文以博爲帴博廣也帴薄也急者以革之廣有不足强伸以製甲則革急而薄失其豐厚之性是以易裂以博爲帴猶云因欲其博而致淺也

上三正　爲皋鼓　倨句磬折

韗人爲皋陶上三正先鄭云兩頭一平中央一平後鄭云三當讀爲參謂穹上一直兩端又直記又云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江愼脩有說戴東原有圖愚按長六尺六寸之鼓記不著其名皋鼓不言其圍爲皋鼓與謂之鼖鼓文復不同且鼓制有六亦不止此三種疑此處有脫文錯簡又按大司馬師帥執提注云提馬上鼓有曲木可提持然則倨句磬折殆提制之闕文與

瑕如積環

良鼓瑕如積環注云革調急也疏云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林希逸曰瑕者痕也鼓皮既漆其皮鞔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戴東原主其說愚按此句承冒鼓言不得遽及漆文而鼓之良否似不必以漆爲重竊謂瑕如積環者凡冒鼓必周爲鑽空以釘固之其釘上圓以爲美爲其鑽空故謂之瑕釘深入而革反若浮故如積環庶乎于理爲近

畫象

畫繢之事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後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爲此記者見時有之其說已拘疏增成其義云若記者不見時君畫于衣記人何因輒記之爲經典也眞十成呆語矣天時變先鄭云畫天

隨四時色大誤按上文天謂之元是元者天之色也安得隨時而變况天非可畫者乎記者正以十二章之物有不可畫者故特詳之以爲地不可畫地上惟土而亦不可畫遂取其色爲裳裳幅方以象地之德天不可畫畫其所有舉日月星辰而天之變窮矣何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乎又豈此外別有所謂天地乎火亦不可畫也而無物足以象之以其略有形可儗則畫以圜若山則可畫者也于

是乎章之章著也明著之爲山形爾疋所謂上正章是也注云章讀爲獐獐山物據此以章爲獐下文章之之章亦得謂之獐乎水亦略有形可儗者然龍足以象之則畫以龍鳥獸蛇注云所謂華蟲也鄭于鷩冕注以雉爲華蟲而此以三者當之其忘之耶抑非出一手也記云鳥者殆卽所謂雉也華蟲也獸者虎蜼之屬宗彝是也蛇于衣無聞豈宗彝爲虎蛇之屬與不然則畫于旗者龜蛇四斿

是也四時者卽龍鳥獸蛇以通言之春爲蒼龍夏爲朱鳥秋爲白虎冬爲元武乃其義也此皆至易明者而注不云然兩鄭氏不應如此愚于攷工注不能無疑矣

後素功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爲之爲其易漬汙也按論語繪事後素注云先布衆色而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與此略同而小異此

云白采者畫所用彼云素者畫成而以素分布其閒使他色益章也惠氏引漢法之班閒布白疏密有章以實之是也然論語注則與今朱子注迥異或疑朱子不用古義愚謂攷工記有功字自不得不如此注論語無功字固不妨別爲之說卽如此注斷不容與論語同論語泛言之故可云分布行閒此處則衣裳之色或元或黄而白爲之采可更云布素其閒乎但朱子旣別爲之義則不引攷工

記語可也

渥淳　淫

㡛氏渥淳其帛後鄭云渥讀如鄫人渥菅之渥同漚按渥厚也淳訓為沃蓋厚沃之似不必改讀也淫先鄭云當為湼書亦或為湛後鄭云淫薄粉之令帛白據後鄭則記所云塗之之義與淫字似尚隔愚以先鄭說証之今人作畫用粉必先澄之而後其色益佳着縑楮益細湛者澄也記先言淫之

以蜃下再言盝而後塗者意殆近是又按湛與沈通沈湎一作湛湎春秋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淫即湛湎也說文淫浸淫也然則淫者謂以蜃灰漬之復屢沃而屢塗之有沈湎浸淫之意矣

玉人之事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先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尨謂雜色後鄭云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又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按說文瓚三玉二石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其玉石之數與後鄭異而龍作駹將作埒惠氏圭其說亦以將字太無義叔重義或當也圖說不然謂此皆謂祼器也天子全以玉為之上公以玉為龍首侯唯以玉為瓚伯唯以玉為將將柄也據以四項為祼器似有見但將字訓柄古無此義其制恐亦未必然愚按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詩曰瑟彼玉瓚玉無文飾但見其瑟然

而已郊特牲大圭不琢所謂純色純玉者其謂是乎上公用龍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推之于瓚將無同王者之後爵上公殆亦用圭瓚而疏刻以龍文與侯用瓚據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蓋玉瓚者同用之器所重在圭用瓚殆據未賜之諸侯言之若伯則瓚亦不得用玉唯于祼將時用之故曰伯用將與然此亦不過即圖說之義而略以詩禮証之亦

不敢謂遂得其義也但通計攷工一篇脫簡錯簡至多康成依文爲義而不加更定爲得尊經之體試以玉人一職論之五瑞不言子男故書七寸作五寸康成云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至繼子男執皮帛則云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贄已不敢疑記文矣然玩記文伯守之下當有子男一條下卽當接繼子男句言者見子男已下無用玉之事如下文記玉案并及棗栗菹記事之法必終其

義也天子執冒四寸下接天子用全其文不順此十字似是收束五等之玉宜置之用皮帛下以爲一節之末而天子用全四句則繫以祀廟下圖說所謂祼器是也兩圭有邸二句當在以祀天下穀圭二句當在以易行下而圭之制明矣璧羨句乃璧制之發端與下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一例至以享天子而璧之制明矣大璋後鄭統以三璋言又以意爲之說曰于大山川用大璋加文飾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據此則大璋中璋同九寸何以別之爲大爲中文飾何所指目愚不敢信也竊謂大字與大圭不琢大字正同大者樸素也下大琮亦然云素璋者蓋對瑑璋牙璋言之覩下牙璋中璋可知中璋邊璋中邊字自有義而制無考然言射言厚不言博殆以廣狹分之與璋邸射素功三句當在以覜聘下制長亦當八寸知者以素功對瑑而言且不然則其長

之制不可攷矣大璋亦如之二句當在以治兵守下言大璋則別于牙璋蒙七寸言則與天子穀圭之長同蒙射二寸言則不同于邊璋而璋之制明矣繼此皆言琮而以案終之玉人之事于是乎備如此移置讀者不可以一過而瞭然與卽記文斷不敢改請爲讀攷工者之一助焉又按玉人一職訂義內亦有改讀之文然似論用玉而不似攷工讀者檢而互較之可也

杼上終葵首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云大圭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于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閷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疏云齊人謂椎爲終葵又云珽玉六寸者謂于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爲椎頭據此則記當云杼下不當云杼上矣且玉藻云方正于天下此則其首如椎六寸以下卽殺而漸小尙得云方正乎愚有謬說

者二一謂杼薄也珽雖方正其首亦略殺而薄但不上剡不過圓平如椎之首而已其下則方正無疑此一說也又按殷民七族有終葵氏則終葵不獨齊語爲然而與陶氏錡氏并稱則訓椎是也但首字當讀如劍首之首葢大圭搢于腰間略如佩劍故其本謂之首製爲椎形以便于搢而圭之體仍方正特其上六寸稍薄使其明可炤耳春秋昭十二年傳命剝圭以爲鏚柲殆卽此惟其如椎故

可以爲柲而楚之王制自爲可知矣此條江愼脩說略如愚後說而愚說特加詳耳

夫人以勞諸侯

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先鄭云夫人天子夫人後鄭云夫人王后也記特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于夫人也愚按漿人有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先鄭之說是也後鄭謂當特王后與夫

人不別然記文玉人前皆言后何獨于此條混同之至疏云不見后不得先見三夫人按此爲郊勞之禮據聘禮則當使下大夫致之然王之夫人卑似當使士且據酒正后致飲于賓客使士奉之則此葢亦使士賈氏何慣慣乎勞禮或蒙上純五而言夫人卑不得同后禮也抑或諸侯夫人勞與國之相朝者亦當用此禮何以言之諸侯妻與三夫人同稱其體亦略相敵同禮宜也又據饔餼之禮

上公用九牢而飧僅五牢餘以等殺是小禮多從其減況諸侯夫人勞與國之聘卿大夫僅以二竹簋方注引聘禮是已則其于諸侯用棗栗五列不亦宜乎

摩其旁摩其耑

磬人已上則摩其旁先鄭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後鄭云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注云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按十二律長短厚薄自有定制此云摩鑢以定其聲則律不足爲準矣愚謂摩與擵通皀氏于上之擵謂之隧後鄭于彼注云擵所擊處然則摩之云者殆于鼓上略爲之隧抑惟擊者自變通之耶姑俟知樂者就正焉

矢分前後 并論築氏冶氏錯簡脫簡

矢人爲矢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後鄭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

爲殺先鄭云一在前謂前槀中鐵莖居參分殺一前下文兵矢殺矢條皆云鐵差短小愚于二說均不解及讀下文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葢當長二寸以上有三分其羽句也愚于此有悟焉刃長寸四句冶氏亦有之上有爲殺矢三字後鄭彼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其云補脫或係謂補築氏之脫疏云似補脫在此也者按下矢人自造八矢殺矢彼已有此亦有是彼脫漏有人于彼補訖更有人補于此是誤在此也如此疏注其陋不滅鄙武士人矣愚以無害于義置之乃讀矢人文有所不通然後以已意詳之略爲想其前後脫錯之處似當于築氏之末接云爲矢刃長二寸下接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下更接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所謂在前在後者葢指箭鏃之

長短言之論名則鍭矢茀矢殺矢專有所主其餘則枉矢絜矢皆歸之兵矢矰矢恒矢痺矢皆歸之田矢可弓矢所謂散射者殆對矰繳而言也本節則當于爲矢下增槀長三尺四字下接三分其長云云以矢人本刮摩之工不當爲鏃也如此則三官皆完善矣不但已也冶氏爲戈聯文不待言矣此下亦當有刃長若干字下方接廣二寸云云何以言之凡兵皆以刃爲主戈豈有不言者此築氏

之文所以錯在彼也下所云胡乃是柄所入處胡者喉也象其中空而名之故柄入刃處盧人反謂之刺戟不必言刃統于戈耳說經家類不敢議經文愚謂經文斷難增改然果能尋其錯簡有可移置不妨少爲綴緝脫簡則著其說以示後學如武成錯簡四書錯簡前人皆訂之似亦明經之一道也

笴厚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云厚之數未聞愚謂笴圍有粗細則笴有厚薄本不應有定數也

內骨

梓人外骨內骨注云內骨鼈屬愚按其字從蟲據東山經葛山之首澧水出焉東流至于余澤其中多珠鼈魚其狀如肺凡魚屬多內骨此云如肺則外之豐肉可知疏直謂爲鼈又碍于易說卦離爲鼈之文而曲爲之說何耶再細繹小蟲之屬注亦

未必盡當但當時康成或猶及見古器之遺實有如此種種者故當仍之若改其字畫以成其誤則大謬矣

寧侯

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注云寧安也其先有功德其鬼其神疏云祭者先有功德之侯射侯則不寧侯愚按侯字之義本不過以此爲射中之侯射義云中之則爲諸侯已無解于賤

者之射此以爲象古諸侯而射之語甚近誕然就其辭而論所謂寧侯自指現在之諸侯而射者爲不寧侯如豐國之君以酒亡國而畫以爲罰爵也如注疏說是射者一侯祭者又一侯似無是理于記文語女字義亦不可通也

無蜎

廬人刺兵欲無蜎先鄭云蜎讀爲悁悁謂撓也後鄭云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愚謂撓掉之

義皆非搏字對面而謂井中蟲則得之據爾疋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子孓廣疋云按子孓與蛣蟩音義同子無右臂孓無左臂上文梓人云小身而搏無左右臂則不搏矣下文置而搖之以眡其蜎殆亦眡其四旁之均否與若疏所謂蜎蜎者殊不可解耳

侵之

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注云侵之能敵也愚謂不得侵字之義說文侵漸進也刺兵欲其深入則侵亦當爲漸進葢已刺中敵人而復深入之也

爲殳爲酋矛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後

鄭云被把中也先鄭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胸也後鄭不從晉字之解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矜卽柲也）首及上鐏也愚反復思之不得被爲把中之義因而各說皆不能通又按殳之爲物但曰無刃曰毄兵而其制究未詳竭半日之思而得其說焉葢殳卽後世之棒按揚子方言云僉宋魏之閒謂之摲殳注云僉今連架所以打穀者棒一作棓棓亦打穀具據此則殳之爲棒無

疑棒以殺人用木則不利用金則重故分殳前之二尺四寸以金被之所以殺人也晉進也在前故謂之晉耳後鄭讀搢搢插也殳外以金被柄居其中矛刺直前皆有似乎插義亦可通殳不言刺者矛戟之柄入刃者淺而殳則木與金相爲用也首圍之首後鄭以爲殳上鐏葢得之其圍獨細卽上文所謂舉圍欲細也酋矛之柄後粗于前卽上文所謂舉圍欲重也但上文所謂同强者葢皆自舉

圍以上言之與刺謂矛刃胸先鄭此義極妙愚以胡爲矛戟之接刃處卽此意但未知爲經師所許否耳

灸諸牆　橫而搖之

凡試廬事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注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閒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于牆牆巽按正于牆二句文甚奥疏以不解解之愚詳其意葢卽兩牆相近之處撓其柄而以兩端正抵之視其句之均否以驗其上下之强弱牆巽者當謂橫柱其上不滑脫也此辭雖似可通而于灸字無義竊謂醫家用灸動非一處凡着火處皆成創往見習武者試矛每搖其柄以擬牆視其鋒所值處受創均否俗謂之梅花槍或謂是與橫而搖之疏云橫之膝上亦不必然試矛者但以兩手握其中搖之而已江愼脩謂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可云暗合愚又按記以灸諸牆爲眡其橈則蛸

不訓橈益明矣

六建

六建既備車不反復謂之國工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愚謂建雖訓立然自人立之謂之建非立卽爲建似不宜加之于人況人無定數或三或四兵矛不云建于車上安得有六乎六字疑是四字之誤以篆書兩字相似也或謂司兵已建五兵此不得更云四記與五官非成于一手是固無害但此

三句當在車有六等之數節末爲是然則亦錯簡耶

不容乘車之五个

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此門半之爲丈六尺五寸愚謂不容者稍不容耳假如門爲三丈而乘車五个爲三丈三尺卽不能容遽謂爲半恐不然與

梢溝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先鄭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梢謂水漱齧之溝據齧之義從螵蛸而出必破讀而後可通古義或然愚按爾疋梢梢櫂注云梢木長而殺者使用其義則長對井閒短溝而言殺者廣之對也義自可通或無庸破讀與江愼脩曰梢與捎同除也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其廣宜倍義亦通

外綱

大防外綱注云又薄其上厚其下疏云于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之注本未當疏尤失之愚按隄防之用或防其出或防其入防其入者多卽田園之旁增築之大防蓋指此其地內爲田園防基不可量其厚薄而綱亦微外向者近川水漱齧之有崩坼之患故必言綱殆開渠之常法與

里爲式

凡溝防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愚謂里爲式者如三里之程則爲三式五里之程則爲五式恐工作一時俱興難于稽察近在一里之內皆有式可仿而後衆工之勤隋可以畫一也

凡任索約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一條愚于鄭注在疑信之閒竊謂參分四分六分十有二分當是任

版之度葢築牆者必兩旁置版而以繩約之其任版則以牆爲主而版之分或參或四或六焉堂涂十有二分者堂涂高出地上無多故兩旁之版反浮于地之上爲十有二分如此似乎文義順適也

磬折

車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愚謂凡人帶下之數但能言其大略不足

爲準且如此訓又何解于下文造耒之制葢磬之長律二尺有七寸短律尺有八寸合之爲四尺五寸是一柯有半之數定數也易氏亦曰四尺五寸謂之磬折然語太直提下文句倨磬折以庛之制一尺一寸適符乎博爲一之數而直與上句則符乎股二鼓三之數故亦云然注謂庛與直者亦失之若人立之磬折則虛形其狀耳非數也

菑栗

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先鄭云菑讀爲不菑畬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謂以鋸副析幹後鄭云栗讀爲裂繻之裂據此則當蒙析幹言之不得變文言居且下文何以尚有析幹必倫之文耶愚謂居猶安也與下居角相應菑字讀當與菑蚤同建也直也栗致密也以幹附角必直密而不邪然後不致發而旁出耳江慎脩曰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

紾而昔

老牛之角紾而昔先鄭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後鄭云昔讀履錯然之錯愚按抮之義爲戾于觕字遠昔字先後鄭一義不過引經異文耳恐未甚確據說文紾轉也轉則不直昔讀錯得之但其義當如甲錯之錯乃所謂觕也觕則不澤與稺牛之角正相反

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注云摶圜也廉瑕嚴利也愚謂瑕字失之餘義多未晰昔者互錯之義瑕即韗人瑕如積環之瑕紾與上文紾字同訓蓋膠之爲物調之皆有孔所謂瑕也以深爲貴有瑕似乎粗矣而其實則澤故曰深瑕而澤調而轉之無不摶者然及其晞也其廉甚利故曰紾而摶廉此目驗知之者也

液角

春液角先鄭云液讀爲醳疏云漬液之義按下文角三液而幹再液又云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燂又云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然則液者以火撟角之謂角得火而柔有似乎液之融耳先鄭云醳者蓋再三之義言漬液則疑于用水失之矣

斵目必荼

斵目必荼注云荼讀爲舒舒徐也按下文云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據此則目當盡去矣徐字無義按爾疋四月爲余詩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疏云爾疋除作余李廵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除又音書義同然則余也除也荼也音義皆可互通若此處則當讀爲除惡務本之除矣

帤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先鄭云帤讀爲襦有

衣絮之絮愚按絮繭之粗者蓋以緜裹之而約以絲下云約之不皆約是也疏云雖用整木仍于幹上褌之是以帤爲木爲之矣豈其然乎

斵摯

斵摯必中注云摯之言致也疏未增成其義愚謂當是簫拊相承角幹所入處故用斵陳用之謂以手所執而名之爲摯義最近之

弓有六材焉九句

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注云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注云體謂內之于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注云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先鄭云堂讀如堂距之堂愚謂注多不然而其誤自分節始夫無難易何以譬之流水參尺何必言中堂字義雖是而于負弦不相屬如環

非無難易之義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自以流水與防相應言張弓者以體為準如流水之止于防也引之中參維角堂之言引滿時弦之形如參星之象而角與為對若相堂距也宛少引之也今人試弓既安弦輒屢挽之以視其離峻與否（峻今謂之墊）負弦謂弦負于峻上也引之如環自是引滿之意釋之如環當是謂弦還著于峻上如循環然故曰不失體如此庶字字皆有實義耳而且强防堂為

一韻弦環為一韻尤見記文妙處何可錯亂耶

成規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云材良則句少愚謂弛弓愈句則愈强殆尊者弓弱所以優之與

跋

余往歲以童蒙之求作周禮經注節鈔非敢言經學也既而熟復全經尋繹注疏覺其說有不合者乃駁正之積得二百數十條時假寓虎林案頭惟汲古閣注疏王平仲注疏刪翼惠半農禮說惠定宇九經古義寥寥數卷不敢自信乃寄示阮伯元宫詹伯元復書言此書功力已深然尚多可商屬余自訂而莫

適指也余始於同人處假得王與之周禮訂義江愼脩周禮疑義舉要二書合而參之去其雷同者十數條采入與余說相備者數十條置之行篋時復刪訂迄兩歲不能決今秋暑退遂買棹歸揚州送贄江鄭堂先生門下乞其改正先生爲余舉其錯謬者十數條兩可者十數條復假余戴東原考工記圖說金輔之禮箋程易田通蓺錄諸書使余更訂之

既成先生爲之序焉夫鄭君體大思精余何人斯而敢議之雖然讀書而蓄其疑何如勿讀疑之而不能說安所用疑且說之而非於鄭君何傷說之而是而經益明或亦鄭君之願乎他日見余書者以余說爲是則與余共疑之可也以余疑爲是而說非則更爲之說可也以余說爲非乃更駁而更正之因之經明而鄭學愈顯則余又鄭君之功臣也稿既

定同學汪君紹成昌序勸余板行余亦欣然欲就正于當代諸君子也遂授之助剞劂者則陳君曼生鴻壽居其太半餘則錢唐裘君謹齋世鈔儀徵黃君錫之純嘏長白承君蘊山緒秀水鄭生梓林玉仁也辛未冬至日儀徵許珩